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三冊目次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宋）鄭伯謙撰　明刻本　〇〇一
周禮傳五卷翼傳二卷圖說二卷　（明）王應電撰　明嘉靖四十二年吳鳳瑞刻本　〇五八
禮說十四卷　（清）惠士奇撰　清紅豆齋刻本　四七九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宋）鄭伯謙撰

明刻本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間。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腳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尚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太平經國之書總序

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撰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持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國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濟時於小康而不足以養綿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其慮詳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豈以不信天下之謗而私其道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其精神心術而爲之其安農以井田其衆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龜攻蜃之微雖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再三而後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烈以免流亡之禍其和攝政而天下復安故龍蛇作輔宗周衰矣猶能擁虛器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自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甚于禮蓋綿延乖忤而弗念然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遂檜亂之極一變而後見曲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根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操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粗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禮制則採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落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功近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暫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儁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

顧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仲淹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豈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欲思推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脩起隳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粗舉制吏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為兩稅變府兵而為彍騎停世襲而為州縣

不變名器而為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含私而亦得以復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錯隳呈露而毀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父事而正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脉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與蘇威高熲本朝字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亦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嗜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翰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燬燼於秦火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没於山岩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遂

其弊甚於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殺青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擢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業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

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攷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所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僅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illegible]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識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太平經國之書總序終

太平經國之書目録

永嘉鄭伯謙節卿

卷之首

秦漢官制圖　成周官制圖

漢官制圖　漢南北軍圖

卷之一

教化　奉天

省官　內治

官吏　宰相

卷之二

官民　官刑

攬權

卷之三

養民　稅賦

節財

卷之四

保治　攷課

卷之五

賓祭　相體

卷之六

內外上　內外下
卷之七
官治　臣職
官民
卷之八
官御　奉養
祭饗
卷之九
愛物　醫官

鹽酒
卷之十
理財　內帑
會計上　會計下
卷之十一
內治

太平經國之書目錄終

秦漢官制圖　出[illegible]考

秦

尚書（四人名[illegible]丞）

少府（少府令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故曰尚書）

尚書

少府（漢因秦制公卿皆因以奏事）

西漢

中丞

公卿

郡守

中二千石

諸侯王

御史中丞（領尚書事御史大夫副也）

丞相之制

內朝

外朝

[illegible]大夫

丞

九卿

京兆尹

將軍

司隸校尉

大夫

博士

議郎

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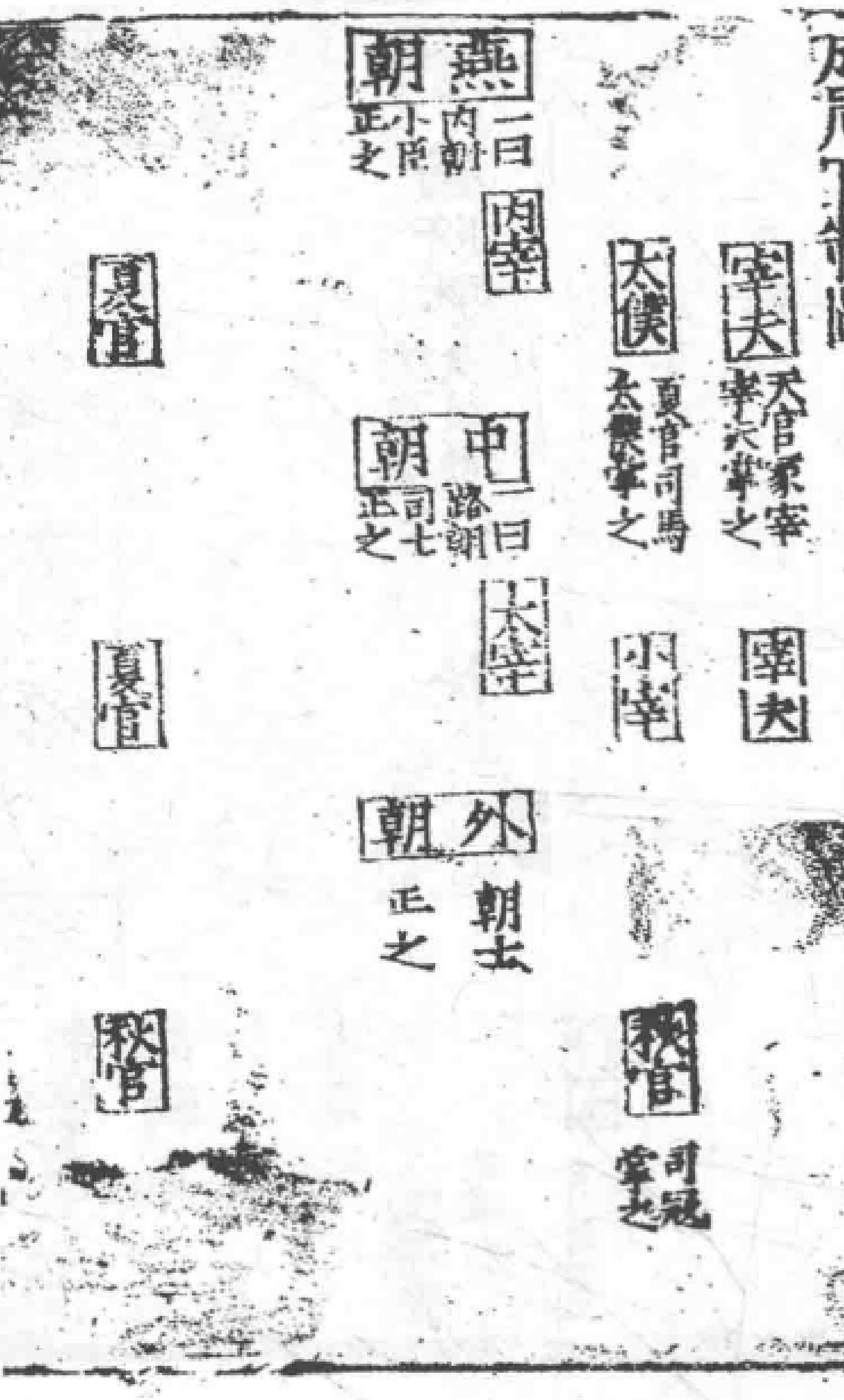
中朝

左右曹諸吏散騎

中常侍給事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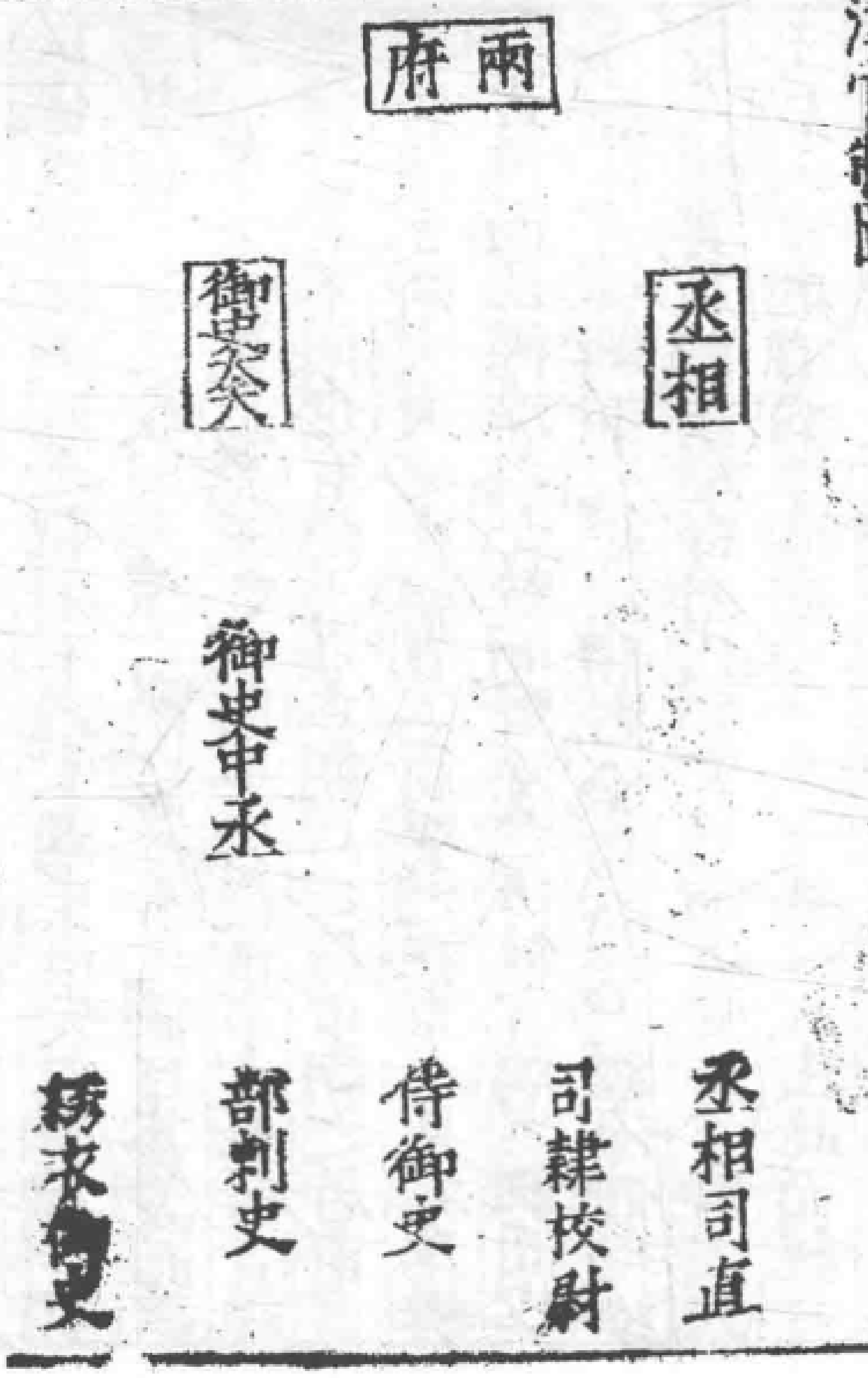
上五項係加官也

成周官制圖


宰夫
天官冢宰宰夫掌之
太僕
夏官司馬太僕掌之
燕朝
一曰內朝小臣正之
內宰
中朝
一曰路朝司士正之
太宰
外朝
朝士正之
宰夫
小宰
秋官
司寇掌之
夏官
夏官
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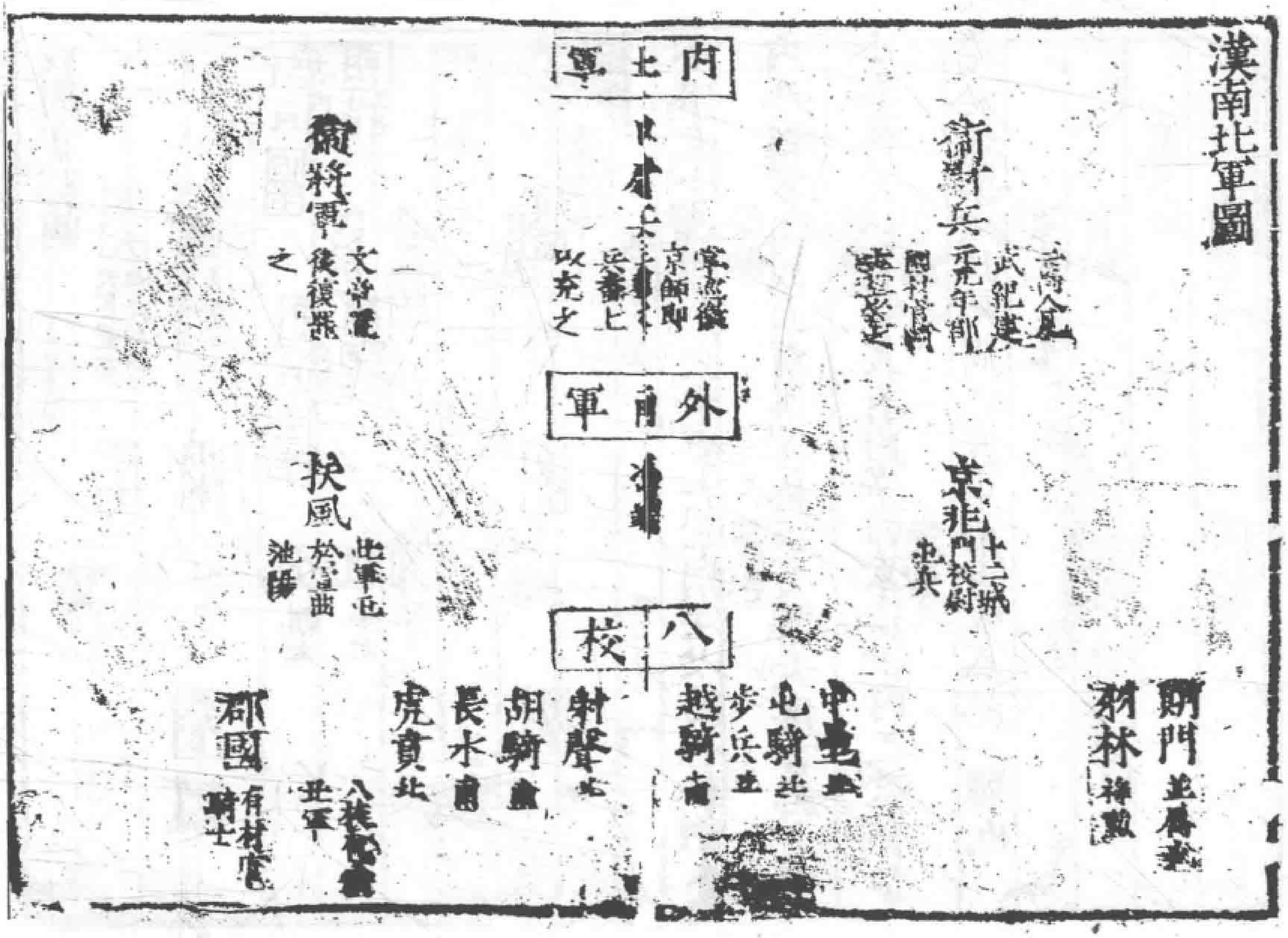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於一體也

漢官制圖


兩府
丞相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丞相司直
司隸校尉
侍御史
部刺史
繡衣御史

舊有四圖一曰宰夫之官分爲尚書中書從建成兩省二曰宮正宮伯之官分爲光祿勲衛尉後遂成門下省三曰膳夫至臘人凡鳥獸魚鱉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幕帟幄次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少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財則分入少府外一項財則分入太司農四曰自內宰至內師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人分入於太長秋

漢南北軍圖


内北軍
衛尉兵
武紀建元年
衛將軍
文帝置
京兆
十二城門校尉
外南軍
八校
期門
羽林
中壘
屯騎
步兵
越騎
射聲
胡騎
長水
虎賁
扶風
郡國
有材官
騎士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宋永嘉鄭伯謙節卿

教化（論六典以爲民極）

或問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爲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於民也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司徒一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放之六十官之內大抵皆分畫疆家經理田疇征斂財賦職掌山澤與夫市井門關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婚飲射之末而已有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法民保民誅救調媒之職則不過審國中得失之事其曰十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教之條目其設而教之官屬不詳見焉先王之教固與夫後世事文墨詳言語說傳授者不同也有如王之立朝后之居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爲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軌而野涂之伍軌宮隅之制而以爲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爲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爲人知其爲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鄉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州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爲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

定民之志而爲教之大者固在於此耶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者也而尺才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干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教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故位國野設官

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至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古人教民之意深矣且不獨周公然也康王命畢公以康四海不出於表宅里殊井疆畫郊圻之間周公陳先公風化之由惟在於于耜舉趾條桑載績播種稱觥之事孟子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與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韓退之以士農工商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絲麻粟米蔬菓魚肉之物

而歸之於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後世王制不明道揆法守不立本末源流之論不講而左右前後尊卑貴賤之際聽其相冒而相易類聚群分日用飲食交際文爲之間無復有能寓吾道德之意天下之人旁觀而習見之耳目亂而分守易衰弊者雖不泯滅而生厚者因物有遷矣君臣之間方以因民出治爲美談開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下詔勸學以風勵四方以改易萬民之觀聽儒者又從而諛之曰是有志於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疏漏而無統紀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爲文具下爲觀美相與爲欺而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以爲示[illegible]

者是罔民也漢事文具晉尚清談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大司徒教與之意天官以爲民極之說誰與講明而告君者

奉天（論天官冢宰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至周以來則省九官以爲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併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漢之官制猶爲近古大

司馬六卿之職武事者。後霍光領尚書事內主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於司馬何與耶而大將軍之上必冠以大司馬之名此正祖天官冢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聖人畫天道伏羲有神龍之瑞故以龍紀官黃帝有慶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共工以水神農以火少昊以鳥顓帝之後以民則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帝堯之興以天地四時則羲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興以五行則益火稷穀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改前世之制而兼其長必若所謂虛名加實職則事之關乎天者其屬之誰乎曰予以爲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而燮理陰陽者若曆官羲文史卜祝之所爲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鬬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省官（論天官冢宰兼官）

或問大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洛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爲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殁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特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特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雖無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命芮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三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兼除大約一官凡五百

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illegible]
（卿大夫合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illegible]司稽不可得而口百餘人春夏秋三官[illegible]）
（官通考之凡三千人也）是以為宮深必設府史胥徒不[illegible]
其勢亦未嘗曠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illegible]
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illegible]
[illegible]宮多而不宜者則獸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illegible]
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內治論（天官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illegible]
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獨不有[illegible]為之[illegible]
講道經邦也人[illegible]見矣內外庭宿衛之士[illegible]
庖[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之官皆其[illegible]膳酒漿[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矣合[illegible]未周四臣寺[illegible]御[illegible]
也而不[illegible]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illegible]
臣之[illegible]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illegible]
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illegible]
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illegible]
不與之同為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illegible]
以和其音聲以其嗜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illegible]
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罔

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
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
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
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
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
令於前而不得以乘間取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
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是古
人輔相之事[illegible]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群有
司之細務而後侵奪權勢以舍己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後
世識此意[illegible]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

所不至者惟後庭[illegible]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故
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
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
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疏內庭日親公
卿大夫一切隔絶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
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督之爵下及於宦
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
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
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
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

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俗譏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大宰屬官而求之

官吏論六官府史胥徒

或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時無曠土無遊民彼在官者以何人爲之祿足以代其耕也以何祿賦之以一歲而更耶或終身而充耶抑從其家之徭役與否耶曰學周禮者其論此固多也而未有慊人意者焉善其說則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爲之則終身居之此則不可之大者夫終身爲吏其時既老且死誰其代之謂其子孫繼之耶則不幸者無不肖之嗣何以遵服公家之役謂

其子孫不得繼耶則當削其祿而授之田彼素不習農畝之人何以遽安耒耜之勞哉不然一人爲吏則一家世其祿也先王之祿地固無若是多也役者之來將何以待之余嘗攷之矣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之定數也每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之定數也司馬法則曰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積而至於終則爲士徒者四百又積而至於同則爲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司法考之旬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於三十何耶說者以爲此調兵之法先王寬民力之意故兵者視農者

而損有井授居者而益不[illegible]何以爲而遽發之就如其議則均之爲兵[illegible]者處其危得無有不平乎司馬之所[illegible]使之所出也嘗攷是四者之數於六官[illegible]則一千六百六十有六家也一官則二千[illegible]一百四十[illegible]三千二百六十有二乃司寇則二千六百[illegible]之數固已萬人矣又如地官無[illegible]焉構官未嘗置而[illegible]府史胥徒[illegible]不調諸民而充之[illegible]史胥徒之用昭昭[illegible]自六[illegible]

等耒邑民受私田者爲民者[illegible]力年大比而升之升於司徒則不征於[illegible]者則大司馬之法也征之更調[illegible]其上者爲府爲史爲胥[illegible]下以給官府其在官則祿於四[illegible]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吏者乃昔日之爲民者也今之爲[illegible]也閭閻之利病田里之[illegible]耕政事決令之可否[illegible]下相諳彼此相[illegible]之吏無所病於民而民無所苦於吏先王[illegible]天下之政因不

惟公卿大夫士而已雖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論太宰建邦六典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見於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見於小宰之職自治典至事典截然分畫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職領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凡朝廷之事固屬之太宰國中之遠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郊畿之事固屬之司徒職方氏土方氏以至稗人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馬禮屬宗伯刑屬司寇工屬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六典八灋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總其綱而攝其要焉又非獨曰格物窮理克勤小物而已也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分職職而攷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春官之屬也而與灋之正則在於太宰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秋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而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稾人掌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縫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兼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旣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典耶此書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舍周官未有不泛然無統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二

永嘉鄭伯謙節卿

官民論二與官府萬民

或問周有三公有六卿今太宰經理邦國其職則治官府而紀萬民事權之重如此其所以異於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論道燮理而已不親治也況當是時三公既兼太宰則治之事權非六卿與而誰專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嘗論之矣此不復述也太宰之所當論述者則其所主之百官萬民耳然太宰實專主百官司徒實專主萬民讀周禮者苟得其說焉則二官節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禮刑政事之要均曰百官而獨於治典則曰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於教典則曰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變百官而言官府說者以為天地二官不拘其數所以尊之也是則然矣而未究其大旨也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前有六典後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則合官民而互職之周官則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於張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職則治道為之不振立國之本莫切於愛民也民生不遂則國本為之不立是以太宰專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馭歲終之所廢置三歲之所誅賞無不森然有不可犯者故雖六卿各率其屬而趨事赴功之際發號施令而不敢不勉者無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專主萬民凡其十有二職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斷斷然有不敢忽者故雖六卿各主一卿而聯事合治之際纖悉瑣碎而不敢不盡心者無非所以奉司徒之教也司徒太宰是以獨曰官府而小宰為之貳宰夫為之攷一則曰官府二則曰官府也府之為言百官之所總而萬化之所聚也雖然九職九兩太宰非無與於民也特紀綱其大者而已命鄉論秀司徒非無與乎官吏也特教養之於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書蓋相為表裏者也周之治大抵自上而達於下自內而推於外端本以澄源詳近而略遠故六卿各主一卿一公則率二卿且太宰司徒當時既以三公兼之其外四卿意當時亦必以此二公率之一以率畿內之官一以率畿內之民本立於上而末自舉於下治教行乎王畿之近而君吏若民自風動乎四方萬里之遠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之大幾無異乎一堂之上所謂行法自貴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自京師始其道蓋如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職不定以倡九牧而卑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萬民而假四海

亂發於上而禍及於下本實先撥故而枝葉受其害成王周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政靡有孑遺矣夫豈未有誅賞不行於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懼不敢易紀律者未有生聚教訓勸相勞來不加於民而能使海內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者穆王欲興文武成康之治雖未見其能復還太宰之職而命君牙以爲周大司徒又命伯冏以爲周太僕正而正于群僕侍御之臣孜之周禮太僕傳言於宰夫而宰夫聽命於太宰此不可謂不知本矣厲王板蕩無綱紀文章陵遲至於幽王厲階之生實起於二官之失職故冢伯維宰番維司徒詩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

之詩所以作也然則後世欲復成周之治當先治官與教民欲無一官之不職無一民之不善當先復太宰與司徒

官刑論官府都鄙法則

或問周官一書成王所以勸其群臣者寬厚溫和惟恐其或傷周禮之一書成王所以御其群臣者嚴厲督責惟恐其或敗我事何也曰勸之之辭徒詳而治之之法不繼則無以聳聽而起其怠人情於此亦未必有退聽而從命者故內而官府凡治教禮刑政事之屬外而都鄙凡王子公卿大夫之衆皆有法則以治之善責有當尊賤有當賤者不嫌於無法故未嘗忘教責者不嫌於無教故行法必自貴者始夫是以官刑之所糾官計之所弊異辨會聯經正之別刑賞祿位廢置之馭與夫秋霜陽春雷霆不可犯也曰法曰則其名雖異其用則同而或者以爲詳法而略則所以詳內而略外猶禹貢綏服三百里曰揆文教要服二百里曰蔡也噫先王之治天下固有詳略之不同而千里之王畿三等之采地不遂略也八法以治官府既見於太宰而六敘六屬以下復述於小宰豈官府之治固詳也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都鄙之治豈將以爲略乎自獨不見祭祀以馭神乎先王謹禮嚴

祀刑罰慶賞不獨以經理其生民雖幽而鬼神無不及焉是故順成之方八蜡乃通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不可食也彼其幽而無形深而不可攷曖昧恍惚而難及以政者先王不敢不致其詳焉而況於爲吾之官吏乎是故都鄙之治所謂法則以馭其官者即官府之八法也所謂祿位以馭其士者即官府之六敘也其餘廢置刑賞莫不皆然觀先王之治都鄙夫亦自其所難及者而觀之耳日月寒暑晃秩序而履錢之江河淮海禹疏導而平治之天地之大也先王猶及以政曾謂官府都鄙而遂有詳略之分乎謂詳法而

原缺

略則詳內而畧外不能縝察而周覽之者也不足與論先王之治

攬權論八柄八統詔王

或問太宰主群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闔闢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為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為天下一切專於法而無操縱闔闢之權以變通之則爵之祿之生殺有時而窮而人情畏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以已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無爵而未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為予非所可殺而有私義之免以為廢置之奪貴而使自愛者奪崇富而使貧賤罪其過而或止於廢置誅於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用以為發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者當貴客者當敬敬而尊禮賢能勤貴固當任使而保庸然待恩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賢賢繼之尊尊貴貴不已而下下繼之內朝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教其振厲惟知自強於為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養賢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至於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為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賞用必然之罰必親親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固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為之定法以自守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闔闢於其上上下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二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三

永嘉鄭伯謙節卿

養民（論太宰九職任民）

或問先王井天下之田分天下之民凡民皆受田凡受田者為農而太宰之九職三農九穀之外又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婦之民未免有農末之分何也曰此即受田之民為之非其餘力則有餘夫也至於臣妾則男或一夫女或一婦既不可以受田於公家其勢必服役於私室先王於此則使之聚斂疏材以取其利若九兩之主以利數以宦是也（荼以供喪事芬以供祭祀芻茭以飼園馬令[illegible]人[illegible]取于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冰拾髮[illegible]薪木[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者也）材之閒民則私田九一之餘公田十一之外既不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又不從事於工商嬪婦之業是先王於此則使之轉移執事以共其利若司徒之生材冢宰之斂粟是也蓋嘗因事論之以為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於今世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為生民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迫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讐且不至於貧窶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臨絕之餘如先

王之季世也嘗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為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為之比閭族黨州鄉為之鄰里酇鄙縣遂為之溝洫澮川畛涂道路以安其生為之禱祠醫藥之政為之賙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為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設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思慮周密安養生利備至蓋不措之於[illegible]無憾之地則藹藹然如有負於斯民也反復太宰之九職未嘗不三嘆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己之心轉移而為此此民所以樂其上之愛己而忘其勤於是相與出其賦稅以供其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而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鈞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間有水旱不登則焦然憂然念民生之不易稿至之無日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嗇民知上之與己者至故其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而徒與也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

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民始自爲生矣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厭處不自聊賴去而爲工技散而爲商賈不得已而爲庸保而民之爲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爲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耶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以則聽民之自爲生乎

稅賦論（太宰九賦九貢）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制如何

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析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九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有羞服有工事有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何責而供之於是始取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徵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荼蓼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

斂識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參太宰始終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稅周禮者曾一言之哉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改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邑曰常處其巧並經畫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數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並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逮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爲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

亦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豫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illegible]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illegible]爲貢也其纖者亦由則與畿內無一不相[illegible]爲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illegible]可攷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爲貢賦之制焉有金木錫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

也然以貢與周禮言之少異耳周禮畿內之賦謂可以言貢者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稅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又每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蓋浮誇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見昭公十三年）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節財（論九式均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稽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臺苑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國用[illegible]

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爲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賢者也宮庖饔膳之事事之卑者也魚臘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凡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糾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爲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

計無復多寡之節以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大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主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以鉅萬計縣官不足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特元帝在位號為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厩馬食粟將萬匹此猶未大費其所以奉養猶中人[illegible]尚奢侈冢宰之官屬也天宰太僕掌飲食之數之屬本衛掖食肉醫者宜春之苑罷角抵之戲罷齊三服官之舊而漢室孝文之節儉也雖然吾徒知有漢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外府歲終不會王之服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今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者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

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矣故宰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以至尊者較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吾亦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卑事微物求而充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吾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入王之一[illegible]心以式法而檢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浩然立本於此而無以為累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犒賞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宮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稾人司弓矢司甲兵之屬掌之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

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其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為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雖急於堙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侈之滲漏上之取者彌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辨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弊矣嗚呼王[illegible]亦以[illegible]濩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三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四

宋 嘉興鄭伯謙節卿

保治（論九兩繫邦國得民）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動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閒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曾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耶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illegible]公之有邦都其大夫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秩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尊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事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為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幾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屬合有所

耳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爲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至吏之間如有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挻交至不救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大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考課論三官中 胡考察

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司寇亦

皆然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五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或問大宰之職自六典佐王而下九兩繫民而上凡此十者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既兼舉而並行之矣今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懸而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

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攷其人正月正歲不得不有以申明其法蓋慢令而致期不戒而視成先王猶不敢以施諸民而況於其官吏乎未嘗豫戒之而遽置廢誅賞之平時既無以起其怠而策其進一旦亦無以示其信而愜其心先王不爲是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矣而正月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爲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不共邦有常刑在夏爲遒人在周則爲小宰大鐸未徇則常刑終未施也廢時亂日之人承命徂征之舉至此何所逃其罪耶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肆五子之訓以爲三風十愆之戒使瞽矇之士具其訓而颺之異時記禮之書考論夏商之制則其本末猶有可言者孟冬之月命大史是察阿黨無有掩蔽命司徒徇行積聚無有不斂命工師效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其有敢侵刻行罪無赦此所以考課之也季冬之月則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之月則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此所以申明之也由是言之夏商以來所以考課其人則在於孟冬所以申明其法而重爲他日考課之地者則以季冬以孟春是唐虞平在朔易之意而周人之所以依倣而行之者也蓋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小宰司會司書女史職歲職內縣師大史內史是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於其後也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族師黨

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大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典枲泉府稾人金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大宰小宰宰夫則無統而並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曰計曰會曰要曰成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自宰夫而下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成以有要攷月成成以歲會考歲成成司書則入要二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與夫司馬士師亦皆受而正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遺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以王制參觀之司會質成三官則從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三卿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按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而受質焉公卿皆與

考績而冢宰獨操其綱然王制總要其畧而周禮則備見其詳條目爲甚悉其八柄之所施凛凛乎其嚴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豈遽行其法而遽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爲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曰要雖不嚴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蓋自六典八法八則其正在太宰太史司書其貳在小宰司會九貢九賦九式其正在太宰司會其貳在小宰太府賜予則掌於宗伯脩法則掌於匡人司寇執典灋以斷匡人達法則以觀其屬太宰張其紀綱於上而六卿群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決

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權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亦攷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皆者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煒煒然常有日新之意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由太宰終篇觀之乃施典則於邦國都鄙是所立之法常者始立而施之

也建其牧而立其監建其長而立其貳是所用之人常者始建而立之也法若始立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勸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故太宰於正月正歲之既後斷斷然行其誅賞於歲終而小宰宰夫於歲終已誅賞之餘又昭昭然揚其禁令警戒於歲始歲終之相因勸戒之相仍王朝之上所以無一人[illegible]不舉其職歟且不獨待其人爲然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人不能皆盡既已因法而盡其法不能無弊則亦爲之隨時而損益者

也可否之相濟猶五味之相和於是時也先王尤恐夫人出入之際有以亂人聽而未孚乎人之心於是正月和而憲布之於正歲終而申儆之況乎考[illegible]之法特以斷人之功而正人之罪豈得不遲之於一歲三歲之終乎督之迫者課及易考而待之寬者責備難酬也雖然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紀綱可以定於期月之頃而治功可以成於三年之後考績之法固可以行於此時也若夫舉一世人心皆安行乎大道之中而無所事乎上之誅賞是非必世焉不可也此又周禮言外之意成王周公之所自知也學者當

因吾夫子之言而求之周禮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四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五

永嘉鄭伯謙節卿

賓祭（論六官祭禮賓客）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或問以典待邦國之治則六典已有賓禮以法待官府之治則八法已有官成今邦國都鄙官府之下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必待舉而後見之何也曰

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非以爲己也凡所以爲民也曰先王爲民之意則重矣彼賓客何爲邪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待天下之民當若待客賓之重使天下之民當若臨祭祀之嚴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賓客者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此心無異敬此敬無異用畢是二者而皆以一敬心行於其間自常情處之待賓客之心必重於待民之心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賓客之心夫是以臨祭祀則猶能竭敬以自强而待賓客則此敬已少衰而待其民則益衰矣敬心日以益衰則敬心日以益[illegible]至於此則臨祭祀之神其終亦不誠而已豈固未有一心而二用者是以先王待民之心即其處祭祀賓客之心而太宰而下所以勤勤於祭祀賓客而纖悉委曲不敢不盡其誠者固將以廣其敬推其心而達之於天下也且以祭祀賓客言之周之先王知幽明之無異理也故凡宗廟之事則一以人道處之忽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朝事之豆籩以象朝時事其親之所進饋食之豆籩以象食時事其親之所進無非以人器爲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慢凡賓客之禮則一以神道行之相朝於寢廟相見於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見昭公五年）肉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監鹽形鹽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爲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褻不慢不褻不敢以易心處之凡衣服器用之類牲膳膳羞之品備盡致美之享贊祼酌獻之儀與之太宗伯而數之三百六十官者無一事之不同焉故先王之與賓客並言於典瑞大享之與祭祀並言於大司樂以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即其朝覲宗遇之儀也上公再祼諸侯一祼即其灌地求神之味也洞洞之敬屬屬之忠即其發爲之文宗廟之嚴也人徒見鬼神之道茫昧而不可知恍惚而不可見而賓客之事粲然有文燦然有恩則以爲幽明有異塗而不知其未始有異理也自今以太宰小宰宰夫發篇而言之太宰之職於祭祀既掌其誓戒具脩及其祼將幣於賓客則必掌其朝覲會同及其幣獻几爵小宰之職於祭祀則贊於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於賓客則亦贊祼受爵之事受幣之事宰夫之職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以牢禮之法掌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夫豈無他事邪而一則曰祭祀賓客二則曰祭祀賓客不惟並言之而於

天下紛然以萬務之中又常竟是之書固知先王將以其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又將以其祭祀賓客之心而爲出門使民之心也凡太宰正歲之所申明歲終之所考課小宰宰夫於歲終之已考課而復贊太宰以正歲之申明太抵尤嚴於此二事而已昔者商之季世紂之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之所以數其罪者尤在於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而謂祭無益謂敬不足行也夫莫尊於天莫重於宗廟而猶不知敬焉亦何有於賓客萬民耶友邦冢君八百所以皆去而從周而君子小人所以簞食壺漿而並迎王師也武王克商深鑒[illegible]

亡以洪範而於五行五事之後天人定位之餘首敘[illegible]八政之疇於其一曰食其二曰貨其三曰祀食貨既足則首及於報本之祭祀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蓋司空以居民司徒以教民司寇以威民而終之賓者以見其平日待民之心無異於待賓客之心也同此一心同此一敬紂以不敬而亂武王以敬而治成王周公親繼王心而述事豈敢不究心於此哉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者載見有客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芟之祈社稷酌

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推其對越上天之心而爲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於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於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畧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周官之六典以見成王之所善而周詩之三頌又以見成王之所行

周禮篇小宰宰夫行法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

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illegible]政令若今宮中諸官詔敕之）（[illegible]）正歲以宮刑[illegible]禁于王宮帥治官之屬而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于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行四制其食五受其位六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以官府之六計弊群治之吏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

康辨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歲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以法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于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者宮中夫役及諸官府舍內

內宰掌治王內政令（有王宮有王內言王宮以王內焉后宮言王內以見王之在外也敘官士師亦掌宮禁）

或問三百六十官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太宰其事權亦重矣而嚴置諸宮之說僅不過終篇一二言之者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耳而馭吏之嚴反諄諄言之不置要之乎有不可犯者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究心於理亂安危之大者故惟造原立本出爲義脩以與當世士大夫躬行而世守之太宰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群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爲之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辨群吏之治敘群吏之治致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

其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爲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爲甚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寬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廢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雖自以爲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而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問然亦未爲得太宰之體者蓋小宰宰夫之所領行無非本於太宰之所建立焉且食貨國家之大本丞尉生民之司命宰相恝然不以爲意一舉而盡

付於其人而曾不究竟其大綱經紀其本末源流乎是以清談而不事事者爲好言以自解耳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則又不過如賈生所言特以簿書不報會期爲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以諸葛武侯之賢相蜀之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自親之而出師臨發之表僅方以宮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費禕以營中之事委之向寵其見亦已晚矣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事事者則宏綱大法之所當總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文墨者則[illegible]斷獄

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其多也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者何其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終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群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諫垣三者本

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若無足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大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蓋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爲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爲爲天下國家者亦何便於此此大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令之所以不得不論也學者盍因其論而知三代之下事權之分合與夫官制之本末源流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五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六

宋永嘉鄭伯謙節卿撰

内外上（論三宫兼統内外）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大宰之法而發動與大宰官聯以治其於事則當爲宜而於勢則爲煩矣至於王宮之戒令政令則自有宮正宮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亦詳矣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內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治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于兼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大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大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大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攷之曰建邦之宮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于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登于王宮也則兵衛即衛

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饍衣服酒漿啓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祕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文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績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蠱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大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爲始小宰之宮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大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於汝墳遠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王之命所謂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祗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三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煽巷伯之雅所謂萋菲成貝錦哆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爲世德下衰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遴其選而擇其賢有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矣是以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

治國必自文王之家法始

內外下（論三省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序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爲之猶得以天下之刺舉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改爲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胞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廐祠祀食官邑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重勢盛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

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illegible]無內外之限矣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武帝晚年始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宣[illegible]

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宣是內外合而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從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謀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還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宣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於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

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疏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黨錮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鉗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不奏侯覽而尚書

召冀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恣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善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害

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入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門下大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僕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變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或 主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 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

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奉率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爲治之大源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六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七

宋永嘉鄭伯謙節卿

官制論（叙屬職聯成計）

或問太宰既建六典小宰又辨六職六典於邦國萬民之中則言官府六職於邦國萬民之下則不言官府而言庶事何也曰其法則有六典其官則有六職典所以舉其畧而職所以致其詳也六典王之所治所以維持邦國萬民也故言官府於其中以見維持天下者在邦國于邦國者在萬民而理邦國萬民者在官府也六職則百司之所治於是而又言官焉則贅矣故邦國萬民之下不言官而言

事也或曰六典六職則聞命矣子前言八則無詳畧之分官府都鄙無內外之限今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則治都鄙彼其出法以爲治固未見其有內外詳畧之殊也至於小宰守法以奉行則惟曰掌八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循法以致察則惟曰掌治法以致百官府都鄙之治都鄙僅兩言之耳若官府則又不獨治之下有六職試以八法一節言之太宰舉其八而小宰復有其六官常官法官刑雖不以象而舉所謂攷乃法觀治象之法所謂國有常刑國有大刑則要未始遺落而不及焉宰夫又於六職之外而辨八職於治象之外而掌治朝之法治官府者何其

詳而治都鄙者何其畧也曰汝以爲不言都鄙則其治遂畧於都鄙耶先王之治體國以經野由內以及外詳於官府者固將以爲準於都鄙也且夫法則以馭其官要之不離於八法賦貢以馭其用未嘗自別於九賦九貢廢置祿位以馭吏與士卿其馭群臣之八柄禮俗田役以馭民與衆無非八統八成之所已行建其長而立其兩設其伍而置其輔亦與夫建正立貳之法又非有所輕重於其閒也地皆王畿而人皆王官內外詳畧之分周公寧有是哉周公將以其在內者而分奮於其外以其布諸朝廷者而達之於天下是以治官事之法遂官事之制無所不致其詳

焉然而官卿吏也職之群吏則自況長而下是也市之屬吏則自胥師而下是也宰夫之言群吏則自卿大夫而下是也小宰太宰之言群吏則公卿大夫士皆是也言之不同治之則一而已故自其有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聯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職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措有依據而無私意又有宰夫之八職則上下迭相召令隨其尊卑而治其詳畧始正之以六叙終弊之以六計達之使悅戒之使勵逆其治於司會計其治於司書登其治於天府掌其治於御僕官府既治官治既舉由是以正萬民又由是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而况於都鄙之近者有違其則而不盡其心者乎余嘗作官府都鄙法則論矣此可以補其缺

臣職論六屬從常事達

或問小宰六聯之事曰凡小事皆有聯而六屬舉邦治又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曰事雖小苟非一人之所能爲則不可以無聯事雖聯苟無待於稟命而後爲則雖謂之專達可也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內饔外饔是非不聯也而飲饍之事不必日稟於太宰司馬司爟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非不聯也而門市之匪頒不必日稟於司徒六官之小事皆然是以大臣惟治其大而畧其小

臣得行其小而詳者後世小臣專大事則大臣毋至於無權而小臣發至於積大臣親細務則上常以多事自敝而下常以虛文爲欺一則紛而敗事一則勞而無補於事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大事小事之分者大因各隨其宜也抑嘗以周禮考之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令其四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縣師稍人若有軍旅師田之事則聽受於司馬在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在都家則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此百官之聽於六卿者也在太宰之職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百官之職於太

原缺

三四之數而致之於衆士焉惟史下之胥掌徒役之次敘胥下之徒掌奔走之役令此其職甚卑而其事甚微則得以專行之不然苟係於大事則雖大宰不敢專而況於三百六十屬乎自漢以來此制隳矣雖然漢初猶近古也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謂公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耳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後以御史大夫爲

丞相之權對立而爲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凡事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倪寬爲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旣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內庭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權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又削奪其權權旣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貪權者欲集之使歸己至取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自而親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益欺矣及復周漢之際而參觀其治亂盛衰之本末然則官府之六屬不可廢矣余嘗論小宰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統內外矣今而後知其所以致此者六屬與有助焉

官民論六　敘八成財用

或問小宰掌大宰之八法以致官府是矣而又別立六敘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祿位出入之外皆所以經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則介於其中宰夫掌治灋以致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而獨參奉於乘財用

之出入以居其終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源流皆相因而有次第故有首治灋以始事者有原治法以終義者有論治法始終之所待以立者非率意而爲之說也是故言官則必及於民言民則必及於財甚矣先王之愛民也國不可以無民民不能以無事於是有征斂徭役之事軍旅田獵之事里閭之利病市井之纖悉稱貸取予之區區皆有法以持其事有書以載其法比國比也居保伍也（猶今差役收賦稅必按役簿而錄之保伍也傳猶保人也別名分券爭也此主與債而言故名傳別也契合契主取償主言訟詁書契也質牙保也劑買賣交約也）然先王不可以獨治之也於是張官置吏以奉行之官吏之奉法又不能無功過之分也於是有

旨成月要以勸勉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猶非日有以作其意而月有以繼其怠則法令之繁奉行之難一歲三歲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無所爲耶是以三歲有誅賞歲有廢置月有六敘蓋歲終三歲爲年勞而六敘則爲遷轉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群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敘治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序內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則亦令作秩敘凡歲時令耦於耡則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姑正其皆敘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則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餼稍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僞之不同或陞其秩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其治矣漢魏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太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累日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業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敘遷轉之遺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廢遷轉而爲年勞而年勞之法又有置而無廢有賞而無誅矣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

而天下之民受其弊張官置吏以爲民之本意竟何爲哉先王於六敘之後而始責之以奉法於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所以觀勉其官之法無非所以經理其民之意至於區區之失物失用失財與夫足用長財復見於太宰之末者非取民之財也正懼其病民之財也有如百官府之治於內群都之治於外縣鄙之治於下其事衆矣而以理財爲先務者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此大學言生財大易言聚人曰財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歲之總則會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數則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財之法於是爲至矣建官爲民之意於是爲得其於司會之職不同矣後世不知其本末源流徒見先王有長財之賞則諷郡縣以羡餘之獻者有之日進月進剝民以奉上之欲者有之上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獨承其弊矣故今爲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爲先今之所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爲優劣閭里之彫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稅徭役之不均不以爲意也當是時也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歎而況於軍期之督迫乎究論所自則

昔始於張官置吏矣爲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之以爲臨民之勢先王之六敘反用之以爲裒斂之法嗚呼此積非一二日矣其無有以周官之本末源流而救其弊者矣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七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八

永嘉鄭伯謙節卿

宮衛（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部衛而兵衛部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考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議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親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掌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

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衞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衞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衞而皇城之事亦懇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隷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制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

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故嘗因是而攷之以爲周人宿衞之制其别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衞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衞者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若奉輿馬督邑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衞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隷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隷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衞非兵衞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衞爲實兵之衞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隷則以王之出而環衞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衞之别也然環列腹心之衞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懲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不使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此宿衞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既不

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恥者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德業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衞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隷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得恣放侵詭諸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者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

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從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豐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吏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昭著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祀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而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閱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盡閹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

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燧凡諸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可不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論飲膳 酒漿 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鱉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帷供帳之儀至於醫師之中又有食醫[illegible]皆職[illegible]食飲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雁之宜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聚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蓋使之屬民以自養耶何其厚口體之奉而修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蒼生可厚自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幾兼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兼天下之備產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

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太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獸無遲腥臊膻香之失宜內饔掌內外饔掌外無割亨煎和之不備亨人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以薪蒸而從於外內饔獸人𩡧人鱉人腊人又以鳥獸魚鱉鱻薧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醫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救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醯醢而言之醢人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甕醯人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漿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稍禮酒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人幕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掃除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鑪炭以致其溫帷幕幄帟以致其貴飭其在外也車宮則御轅以為門壇壝宮則列戟以表門廡官則共人以為門梐枑再重之說大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不盡其飭也蓋宮舍幕帟帳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漿醯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內內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尤致其詳焉切嘗論之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氣體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胙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脉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原者不能有慮及此也自漢以來失周公之意遠矣文帝以敦朴為天下先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上書囊為殿帷耶是非有供帳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客之職也梁武帝斷禁魚肉牲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之一瓜為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群臣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辱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日飲膳羞以養其內如膳夫以

下槩人以上之職也夫先王之所以自奉惟喪荒札瘥則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薄蓋將以吾身為天下本而何至蕭然自敝其形神若此耶莫貴於天子莫富於四海夫豈不足以奉一人而所以利天下者顧豈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居齊美以飭其躬窮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於肥甘不足養於口聲音不足養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而使變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為自厚其至也自待於菲薄而自敝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又從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知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式者存何慮其不節耶玩易之象反覆勝夫以下之職事不以所養俾氣冲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祭享論祭祀燕享忠厚

或問太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王者何以屬膳夫膳人也人和膳也而賓入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籩豆何以屬天官而為籩人大司徒掌六卿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而有甸師以至外饔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主王之飲食而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耶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以為未足而互見於三百三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之果蓏薪蒸酒正之酒漿籩人醢人之醯醢均之為飲食耳事既連於彼則勢不容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懷群臣而恤老幼者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群臣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非徒以自為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袒而割牲執醬曹執爵然後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不腆之產也而千畝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以爲祭以爲粢盛自致焉則猶不祭也不惟齊盛而果蓏蘭芷之偶無非使甸師共之以明其爲自致之物外饔亨爨則內因以盡忠以此率天下則耕者養者知觀而起敬起敬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鬼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塗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其所好羞之籩人醢人必有朝事之籩其薦羞實非遐之數以致其盛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籩豆薦羞之籩不惟以備其數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物享必亨人大羹之外必共鉶羹羞豆之外必共羞豆羞不盡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明水之外必加五齊玄酒之外必加三酒不敢一於神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此示天下則凡爲人子者謹終追遠而民德歸於厚非復有致死而爲不仁者燕群臣嘉賓所以思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大嚴而情不接僕盞舞則非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爲獻主則無降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矣禮大迫則歡不洽賓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以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共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

其歡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養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此率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非復有不近人情而背義忘本者矣嗟夫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也關節脈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則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尊賢而民勸善親親以睦友賢人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由此言之飲膳非細事也亨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醯醢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群臣嘉賓養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illegible]以興起其孝敬之心故治國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禘嘗之禮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忠者亦自夫飲食之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誰謂其爲不急之務而不可以不嚴且重乎自此意不存而先王之官日爲無用新籍之官廢則郊社之義缺三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醯醢之官廢則宗廟之禮虧去告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爲獻主則公食饋未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享老幼則四百四十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刑墜矣上之人既無敬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家之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

之事不惟其敬上帝事鬼神懷群臣而惠老幼有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也八蜡之祭雖猫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焉况其所當奉敬者乎古者餕既祭之末不敢忘至賤之畀雖煇胞翟閽猶不敢不及焉况親愛如群臣乎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猶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况於死政之老與其孤乎學者誠於此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意所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當其精而察之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八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九

宋嘉鄭伯謙節卿

愛物（論鳥獸魚鼈昆虫）

或問天官有獸人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有䱷人鼈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則凡禽獸蟲魚之瑣碎三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養猛獸射鳥氏之毆射烏鳶羅氏掌鳥之網羅馴擾何以復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庶氏除毒蠱穴氏攻蟄獸翨氏攻猛鳥硩蔟氏攻之書去夭鳥翦氏以禜莽草除蠹物赤犮氏以炭灰除貍蟲蟈氏以牡蘜去鼃壺涿氏以牡橭象齒殺淵神庭氏以救日月之弓矢射夭鳥何以復列於秋官若曰天所掌惟畜獸魚鼈以供王飲膳之物耳而禽獸之屬昆蟲之類所以為害於國中者不暇及焉彼服不氏之所養與其所共冥氏穴氏之所攻與其所獻獨不可合於獸人乎而專有其屬官分隸於數處先王豈好爲是不急之物設無用之官以待有事之用耶曰先王司事以會官作事者因官以存名其名不可廢其官則未必皆有試舉其略言之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止征一物戎僕戎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

用夏采夏祝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上方氏遠人來則用懷方氏事至則臨事而兼之三官六十官其臨事而兼者殆相半也且自不服氏以至羅氏自冥氏以至庭氏大抵皆下士一人否則二人皆徒二人否則四人惟掌畜下士二人則有史有胥有徒二十人然比之天官獸人獻人府史胥徒皆具而徒之多至於三百則又不同矣由此言之天官獸人以下雖具官而設局而夏官秋官如服不氏羅氏掌畜三職之外意其必皆臨事而兼之耳或曰是則然矣服不氏以下何以必屬於夏官冥氏以下何以必屬於秋官曰掌養鳥而皁蕃之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皁蕃教擾爲鳥獸養育之事夏爲鳥獸養育之時故以屬司馬掌攻猛獸蕃獸而獻之掌攻猛鳥夭鳥而殺之攻爲殺伐之事秋爲殺伐之時故以屬司寇至於凡田獸之政令則要皆獸人掌之先王於鳥獸之微與魚鼈昆虫之細其在所當養則設官以養之以順春生夏長之道非獨養民而已也其猛鷙在所當去其托爲神妖孽在所當除則設官以去之除之以象刑罰之威以順天地肅殺之氣非獨誅惡發慝刑暴亂而已也夫以鳥之高飛獸之遠走魚之深潛昆虫之雜集至難及以政者也而先王於此猶無所不盡其心焉甚矣法制之脩明而先王爲天下興利除害之意非若後世

之苟且也如是而受天下之報享天下之利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可以共受之而無愧矣天下之生久矣一亂一治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其所以爲民物害者非獨洪水而已也自禹驅龍蛇而放之菹而後民不至於無所定自益烈山澤而禽獸逃匿而後獸蹄鳥迹之交於中國者無有容鳥獸之害人者既消猶懼其不終息滅而復出爲惡於是又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雖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而其所當養者則有遊爲虞而掌之蓋周人之政即虞夏之舊政也雖紂之餘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後即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無觀孟子論三聖之功以爲驅猛獸而百姓寧此之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知猛獸之爲天地間害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同天下既平九州清晏八荒會同之後周公安得不爲無窮之慮哉因事而建其官因官而存其名此非不切之務無用之官也先儒徒見夫獸人之官脩則以爲寧百姓之大徒見夫獻人之官脩則以爲養萬物之悉孰知興利除害事已而不敢不存其名有非一職也周道衰而官職廢先王興利除害之意無一復存春秋書秋多麋則不復有獸人之獻亳社之災東門之鶢鶋則不復有哲蔟氏庭氏之毆除校人之

亨鳧鷖之詩魚藻之詩君子傷今而思古則不復有獻人鱉人大羅氏之養當是時也龍蛇之孽羽毛鱗介之禍史不絕書不惟物性不得其安而萬物亦不得其養欲令德及昆虫而禽獸之不遂人者難也善後世養民之政猶苟且而不及況於鳥獸禽魚之難及以政耶漢有一宋均能出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遣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爲創見駭聞之事嗚呼彼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周官之治鳥獸蟲魚耶

醫官論醫師以下五官

或問醫旣有醫師足矣而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毋乃太宂乎曰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說救必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而不敢計其冗甚矣夫先王之仁也曰先王之於醫事嚴矣祭自萬民及鳥獸無不治療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反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夫其疾於未然乎不於食醫而謹求之乎凡今之疾未

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香既以時而眡之醎酸甘苦辛之齊又不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燥溼寒熱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爲然庖人以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饔爲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醢者則有醢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醯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五臟之不足故雖蔬果末節而必立之官以掌其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鬱之氣夫宮六寢之脩宮人於春冬則掌爐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其匽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潔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醢人鹽人凌人宮人爲然內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叙于王所女御則御叙于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眞而蠱惑其心志者无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耶大抵味以養精者也穀以養形者也藥石以治

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治疾爲下莫貴於王而至於設官以待其疾不惟非臣子之心而亦非所以爲奉養之至者也豎不及王又何疑乎若夫萬民則不然夫自王而下至於公卿大臣凡有爵而貴者不幸有風雨霜露寒暑燥濕之感則其據力足以致醫其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設官以掌之惟編戶齊民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粗給而祭祀醫藥必有所不足力既不足以致醫而良醫又不屑於治則夫疾醫以下苟不設爲民之死於非命者必多也蓋嘗讀衛生之經矣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暑以爲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淫則爲菑以生寒熱末腹惑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今也喜怒之不節與寒暑之過序者適相值焉是以其生不固疾亦從作寒極爲熱熱極爲寒爲癘瘧爲痒疥結爲瘤贅陰爲癃痼以至一不能自有其生於天地之間當是時也而不有聖人同萬物之憂向民吉凶之患不有良醫深性命之情而順陰陽之理辨內外之證而明死生之訣則將誰與哀救之哉是故疾病死傷繼

之於醫師而分治之於疾醫瘍醫以掌萬民之疾病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瘍醫則掌腫潰金折之瘍而攻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以至獸病獸瘍亦有官以掌之亦推其有餘以及其分治其事而各精其業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考其全失而定其上下國家仁民愛物之意至是極矣若曰養王於未疾之前而治民於已病之後此非先己而後民也尊卑之分有輕重之理臣子愛君之深意也雖然周家亦豈一切治疾者也[illegible]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昭公四年夏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之三月也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而時疾皆可以藥是亦不必皆待其已然而後治之也學者讀此周家待民之意則知王之所以不言醫益充可嘗者矣氣體均和膚革充盈无復生害氣之食免沉酣燕泆之飲無淫荒遂惑之好無風雨露霜寒暑燥濕之感則疾病之源固已塞之於平時暇日也昔者春秋之世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昭

公元年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其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夫平公惑女寵以致疾而醫和歸咎於良臣何也不救君之過不能節王之聲色彼蓋有所傷而思古也且不獨此也如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鼓鐘以飲酒小大之臣爲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褻臣不規而杜蕢以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而進救益之戒酣酒嗜音而內作色荒是安能無疾耶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是猶有周家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閹人以主之其意已不謹矣宋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正渡江以後則太官太醫悉隸於侍中而唐則悉隸於侍內者而大臣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夫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飲食醫藥不相聯則彼此不得以相察每思天官冢宰之分職以膳夫等官列於前而以食醫一官列於後此最防微之深意割亨煎和一有失宜則食醫皆得以糾察之雖曰王不言醫其醫豈不預耶蓋至於大臣之政令不行則飲食酒漿之小官各求以自媚於上雖宰相無如之何矣而何太醫尚藥之足忌也嗚呼此周公之思慮所以求深長而醫師以下五官始有可得而論者

鹽酒

或問鹽人掌鹽之政令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鹽榷酒乎抑以鹽酒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鹽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鹽酒之數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奉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鹽人之外在地官則有川衡以誅罰其犯禁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虣以掌市之飲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又與後世曾不少異焉何也曰先王之有鹽禁也禁其奔本逐末與官吏之緣公爲私而已其於酒禁也禁其飲酗以爭流辯以敗風俗與其流生禍孽本業而已若夫醞釀之所需飲食之所用祭祀之所羞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但收販鬻者之賦而非復自貪其利遏其源而不以一孔遺民也昔者晏子謂齊侯曰（昭公二十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而夫婦皆詛晏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林之利先王以來固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民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逸近賞公室乃貧獻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雖與民共而猶未嘗不慮其舍本逐末以至於貧匱不給也漢興猶存此意鹽鐵酒榷之利雖盡捐以與民而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多爲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春秋秦漢以來猶不忘之况以周公憂民之深乎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之可教則其末爲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爲可畏是固周公雖不與民爭鹽酒之利亦不恣民趨鹽酒之利矣蓋海以爲鹽利至博也不爲之禁則緣畝之處矣將日趨修心日動而本心日搖官吏之會者亦將並緣以爲奸欺矣蓋夫以爲酒禍至無窮也不爲之禁則縱酒而無厭舍是以民人及市肆飲而闘囂酒亂其德聽獄訟日益繁滋矣周公於此則一切有法以待之其鹽人酒正之政令彼特施之上者也而會有式法以公酒材有酌數以供祭祀有法以行頒賜有書契以授秩酒有日成月要以致出入自王后之外雖世子之飲亦有歲終之會而况取縱民於酣飲乎其取鹽也必有簿書以責其數其受鹽也必有待節以防其偽况敢縱民於淫食乎故公鹽之入有數而民之食鹽者亦有數公酒之用有數而民之飲酒者亦有節但酒正內官耳自酒人而下皆奄奚爲之勢不可以行呵禁於外故掌市官之屬則有司虣以掌之刑官之屬則有萍氏以掌之鹽人既共祭祀賓客之鹽共王后世子之鹽與凡齊膳羞鹽百事之鹽故雖奄隸之賤命而掌天下[illegible]鹽之數而山林川澤鹽鐵之藏則有澤虞川衡以掌之而川衡之掌則又有大川中川小川以別之巡其川澤而平其守執其犯禁而誅其人內外相若相維而法令可以相致大抵周[illegible]禁而美風俗耳其禁雖嚴初不以自利也其民安於禁而樂於從初不以爲怨也若夫後世則不然自文帝以來雖不與民爭利然稽其書不足以爲政而鹽鐵在民酒利在民其亦太無制矣徒知其害而不能定其法處雖勸民耕桑不知國已導民而趨末也至於孝武則又不顧斯民之死以爲生一舉而盡奪之幹官鐵官之設雖近於酒正鹽人來會本之設雖近於泮民大抵不過幹鹽鐵而榷酒酤耳而又或屬於內史或屬於少府大臣之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取之無藝歛之不慮衆心歛固有不平於下而鹽鐵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日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官榷益嚴其犯愈衆吏卒搜索私釀酤至於壞室廬而毀釜甑凡一家妻子離散生業破蕩無餘而民之以酒獲罪者方日來而未已郡縣積于下私釀不爲衰減力不足以勝之則浸成頹俗而流入姦盜民豈樂爲

此哉上之人既不能制民之產民方懼死於飢寒而日求升斗以苟活但莫知徙命縱之則不顧而逐末迫之則急而犯法耳固未易以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為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或不貸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智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智其子而責之學乙智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況又有所謂百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今世鹽酒之禁蓋亦反其本而已正使有本之可趨猶不嘗禁之使至於此極況未嘗得本也愚嘗論州縣官吏之自為私酤而不必禁民之私酤又嘗論州縣當置鹽本錢為之增價以買鹽而減價以賣鹽此則姑因今日之勢而行此不得已之策豈之欲紾其兄之臂而教之姑徐徐云耳周公之法意至此殆有未易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九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

永嘉鄭伯謙節卿

理財論（太府以下三府）

或問周禮真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飢墻下之桑五母之雞二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虞之以嬪婦臣妾畜之以山澤藪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辦而上之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矣內而九功之正稅九職之正賦外而九貢之常貢其將已至其財已可取則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職掌財以頒之當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之入也財之來為無窮財之取為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羨而其用之也則常懼其姦欺而困乏是故一時之財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六典之書見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沒或有以容姦而肆欺

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審於用則不免重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爲前有大宰小宰宰夫後有大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泉府入廩人但斂散賙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地官大宰兼制國用故大府與司會皆列於天官而大府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掌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命司裘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歎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之詳多也蓋內府若可以兼玉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何

於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宜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以汨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攝爲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內外之參差不齊出入之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委亂亦必將有斃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爲此也故以太府言之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爲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爲限則用不免有欠餘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紛然

始舛錯而難效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見於大府移用則掌於職內矣以內府言之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既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獻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雜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而其精美緊切者則分於玉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邦

幣齎予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鎖碎不一矣而斂滯貨給賒貸所以與民用通者則又非外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者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書亦別爲一書以待司會之攷以佐大宰之稽節鏃然此特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參而相攷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

所入互相出入考也不相參則可以事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用征斂常不至於害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害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爲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者太宰之府較太宰太府式法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職九式九事之異同此則自有諸儒之傳說在

內帑論三府供王玩法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爲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而尋常玩好之私亦所不容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遂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畜恩而無所累乎外也子孫不能皆賢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遽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胷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橫流反有不可得而遏者矣夫玩好之私亦人主之所不能免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帝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强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玉府一職終始皆稱王齋燕衣裘器褻第席床亦無不書其飾而極其精緻以其金

玉寶貝之器物又以其精美殊異充玩好以玩好之心見於物則曰小用曰好用以玩好之心見於人則曰賜予曰好賜亦曰好用大抵總而言之則曰玩好析而言之則曰小用賜予也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爲君之大體亦安得而盡絕之况夫太府所謂式貢之餘財非惟曰吾欲取其餘而不顧式法之所當用也必待九賦以充九式所用之餘九貢以充邦國吊用之餘然後共之若其無餘則亦無可共矣王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非曰九賦九貢之入吾必責之以此玩好之獻也辨其所產

之地而收其入如其地之止產此物而可以充玩好則亦足以便其所貢矣內府所謂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供王之好賜予亦非其出於九賦九貢之貨賄也卽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國珍異之物而引領之於內府者及其有問者之齎則各以其四方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王亦無所利其物矣夫此三者旣無所損於人主之大體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旣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冢宰又特以道而養正之以格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願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儒者過爲儉嗇之說而使其君以

所不堪特使之飯土塯啜土鉶以爲乘之資而下無監門逆旅之能繼嗣不立而子孫無以持循繼繼之心其勢不有不勃然而生者西漢之初頗知此意以大司農掌天下經費猶外府也以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禁錢而給私共養猶王府內府也雖無大府一官以總其出入而有計相以會計之則猶司會司農少府及計相蓋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周之統於大宰自光武變亂舊制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從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而威靈之君字

歛天子無私財而開邸者賣爵復國自爲私藏矣馴至於唐尤爲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而聽天子取給之使以天下之公賦而爲人君之私藏有司不復窺其多少而宦官領事至三百餘員此固不足道也至於楊炎以片言移德宗之意卽日下詔還內庫之積財而盡歸之左藏議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德宗之刻剝聚歛受延齡之欺罔而來諸道之羨餘乃自此而始惟宋朝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庫在周則爲王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在周則爲內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

於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別置激賞卽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無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竭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爲此矣至於防其侈而截然無一毫之假借亦豈爲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二

永嘉鄭伯謙節卿

會計上（論司會 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擬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主之皮則今適糾察鉤攷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其弊而察姦欺其弊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蒙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參行其所行

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

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大宰之治也春官大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大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農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爲甚分使遂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上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

以尚書而尤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蓋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於唐也蓋天子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原缺

而行郡國獻賦至六百萬（貢禹）疏歛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匱兵興而無定期也乘輿賦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貢禹）之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廉鏹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關有奉公應平者權糴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官家而入家通貨（鄭當時）則其轉移侵糴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曰筭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票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效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餘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

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恣飲人以酒而人無不任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善者蓋不獨致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至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茂而有殖川澤之萑蒲魚[illegible]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會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內治（論內宰下十九）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交群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

祭祀漢家尚除秘祀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道入宮而為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渴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污宮壼者后夫人以下女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典婦功典絲枲追師染人縫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服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為

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內外為相參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為相亂有外祭祀則內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猥多泛濫之職耶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亦以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內廷與外廷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

朝市何嫌於相關乎夫子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婦事乎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育沐浴櫛縱私褻之事而隱然為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也夫天何嫌於處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今其人民耶宮壼之親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宦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冪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為內外夫官世婦以爵齒為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

之寢戒名同而實異則不得不分內外司服所以掌王之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爲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繼用士人而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嚴內外未嘗相混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

之不著其數亦以所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釋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為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墻自邑鄰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深今室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官之縱弛而不舉知慮疏畧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illegible]之意也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為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并無所觀宮卿亦異道王后不同心執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以產宮闈之內尚不暇於聲色而况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illegible]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貪寵而爭妍宮掖有讒忌之舉妃妾起巫詛之風宦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疎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而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一終

周禮傳五卷翼傳二卷圖說二卷

（明）王應電撰

明嘉靖四十二年吳鳳瑞刻本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云者、卽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卽附之校傳後焉。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書雖各爲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然論說頗爲醇正、雖略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蓋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邱甸諸圖、則別見翼傳、故不複載也。所說閒有舛誤者。如謂社卽地祇、夏至有事於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祇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卽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尸、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里。安有祭時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蓋尸幄切近壝宮、迎尸卽於此幄。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譌。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既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顚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則亦頗有所訂正。今姑與其傳竝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禮辨、曰經傳正譌。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梓人、器府、四瀆、匠人、蠱壁氏、巡方、考工、準人、嗇夫、

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政鹽法家人十八官。未免意爲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配諸官、以爲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及後人假仿之妄、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爲自古相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爲有見。餘則多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復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經傳、雜參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禮辨、駁正諸家、尙爲明析。其經傳正譌、則於周禮以外兼涉羣經。非惟以篆改隸、併欲以籀改篆、則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蘊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矣。大抵三書之中、多參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禮至明幾爲絶學、故取長棄短、略採數家、以姑備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蓋約舉之詞。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疎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繫之周禮傳下、亦爲舛誤。豈偶然疎略、未及檢其全書歟。

相成如六合

分治如六花

聯事如六札

周尚文

周禮傳叙

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氣之行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秉之機也帝王之治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粤稽古羲黄而上未嘗先天以開人成周而下亦不能爲太古之無事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葢世有升降治濾不能不與之推移心無臧息則立人之道不可得而改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

也周監于四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覆承生長收藏彌綸有密如上下四方之六合治教禮政刑事卷舒閫闢如花瓣之六出大而王躬后宮切而朝廷圻輔迄于五服四夷百官萬務六官共聞其政一職不專其理錯綜綠繞如束物之六札故一職脩可以扶顛持危撥亂反正六職脩則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叙樂之和

註疏之失

移易經文以補冬官之失

非周禮之謬

假行周禮之謬

作傳之旨

體行周禮之濟

變通其制

酌得其文

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吾惑焉誦其文不究于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濾致後之瞽矇聖經是疑而或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廼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隸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爲書至于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意詆毀竊其醨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竈玩習累年不質之註而質之經不求之我而求之天遇有不得虛以待之久之若有所會

通者敬爲傳詁然愚豈泥其蹟而欲盡如其所設耶噐便于盆盂而籩豆猶存服習于長衫而衣常不廢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道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于此且造化不收斂則不能發散不混沌則不開文明丘園之賁先進之從周公孔子葢嘗發之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

相因之運廟朝宮衛之式君臣同體宇內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數教用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瀵密于理財而以義爲利詳于會攷而謹終如始五常竝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玆乎

嘉靖戊午秋日吳人王應電書

周禮傳叙

百姓之心聖人之常心也人知聖人無不愛之民而不知其愛之不生于民聚民之喜非億其腹而予之也驅其所咸非攷其俗而得之也聖人率其心之盎然以生者而宣之其初亦一人耳民各自其所爲一人者而聽聖人則聖人之情可見而道之所以不廢也周之禮周人之心也周公先得于己而以禮出之百姓亦若出自己者周公旣老自知其生之不數于是著爲禮經以垂後世後世遂稱爲周公之書而不信其爲百姓之書也劉歆向父子拾之殘缺中號爲好之二子尤善立言而卒無所發乃以授杜子杜子抱此以隱年餘九十而不能爲傳至東京二鄭始取而釋之夫二劉非其意之不存也而無所托以起人之信二鄭非其玩之不精也而亦不能使人之必信然設世學者往往見聖人之心若有以束其臣而欺其民稍下者又見聖人之惴々焉慮天下之不豫己也此無他故也以禮求聖人而不能以己之心與百姓之心求聖人則禮之不

可行于今者非不幸也明齋王先生少有博識受學于魏慈谿公尤耆周禮晚以疾阻往往瞑目澄坐口耳之累漸次刊落久之似有所烱然于中者固未嘗強探乎聖人之心而於百姓之心每以其意通之無所抵牾乃以其暇作周禮傳余官金陵時嘗一讀而愛之今年秋先生携其書訪余神霄山中遂獲縱觀因以參互諸家之註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註疏也同者以偶符而異者則自別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究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徇至于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昔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鈌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若可運掌于旦暮者夫亦以聖人雖往而百姓之心未死也余每讀之輒爲愴然云故叙

壬子八月楊豫孫叙

書周禮注後

崑山王君明齋善稽經訓綴經語連類比義參伍以今世聞見而折衷爲說為鄭賈之數千言不能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更覃精累十數年要凡爲三十萬餘其首原第度之由起究於意之所歸因說而遂探其淵源細而尋繹其大指五官離合之數默識家說說之按以爲百世範周而治者悉出於此雖嘗稱系師說而發其是非一斷以己甲寅秋携冊南遊俾予訂正予遭多故不暇而君亦携還戊午友遊萬蓮潤如蔽寺策見之如蚤相標枝樹體苑精鏡識刻舖箋

理數分即今日庠序諸儒摭其巧縟固弗能摘摭於中而淺騖其上也予愧固陋時出詁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揆焉夏旦或夕揣竟日不能凡三月而後忘言支以王君十數定要之勤而予以三月之旨然者矣同宜並而不盾也予張有而訂正訛缺欲求聖人之旨於斯即未而言固已近之姑識歲月歸之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上弦吉水念菴

羅洪先書于垂虹巖前朋來堂

刻周禮傳後序

周禮傳者吴人王昭明先生所述也往

南畿督學象岡胡公翠巖黄公不諸生遇之具舍豐饒俾之卒業云脫藁未幾而兵燹毁家會太史

念菴羅公約遂挾冊西遊焉時

巡撫可泉蔡公吉陽何公督學敬所王公暨蒙泉姜公竹隅李公相繼賓禮得復從容討論乃成今本予往寓泰和相與證契深密備聞脩述大旨嘗慨其不獲見諸行事以究聖人之用傳之天下以闡疑經之微今穐

少司馬栢泉胡公以巡撫江西蒐求隱逸大興禮典因得是傳嶶鳳瑞梓之豈斯文之傳固有所待歟嗚呼荆玉居函豐劒土翳其寶氣精光固不容秘向非卞張之神識博物何從知之使出為天下共寶也傳以明經豈翅寶而已不有數君子知言好禮幾何不為覆瓿哉昭明性質高朗頴悟殊絶

弱冠即師事莊渠魏先生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三代之治為必可行冥心潛思閲覽博物常王經制條貫參酌靡遺而尤篤好周禮思行周公之道方其西客異土流離淹泊可謂窮矣而猶擇地而蹈不苟就舍擇人而友不輕交際雖餽遺常禮必酌諸義以為辭受其高氣遠度不受羈紲是以其行芳其志潔故其中靈通徹悟先求聖人之心而遡斯禮之源據通理以攻羣疑依聖經而詁衆傳經制大體存而不議私見疑義辯而不諱以至損益從宜緣物設制雖周公復起不能不與民變革者姑明其意以俟君子擇焉蓋其濬自道生言由心出與附會聞見之末比擬形迹之粗者大有間矣君子謂禮註自歆向而下鮮及焉宜諸君子知而傳之也嗟夫由斯傳以知其人未若由其人以知斯傳也乎故論著其行畧云

嘉靖癸亥冬永豐令楚蘄吳鳳瑞識

分守道奉都察院行文

欽差提督糧儲帶管分守湖西道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姜　為書籍事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奉

欽差巡撫都御史何　鈞牌照得僑寓泰和縣儒士王明春自註周禮有補世教相應措處以資刻傳為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量行措處無碍官銀徑給本儒以助刊刻牌具遵行過緣由及給銀兩數目報繳等因奉此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查支本道贓罰銀伍拾两徑給儒士王明齎領作修註周禮筆楮供費之資仍將動支過銀數給領過緣由併取回帖繳報查考施行毋得違錯未便牌併繳須至牌者

右牌仰泰和縣准此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　日

永豐縣奉都察院行文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　為刊周禮傳翼以明聖經事照得周禮一書乃周公輔相天下之典法經制後世觧者紛如多所錯誤以致讀者承訛踵誤或因而禍人家國遂使後世揺手相戒絶口不談至成冗編長物深可慨嘆近見吳儒王君明齋所撰周禮傳一書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而深得古聖人參賛彌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殊有益於治經學經世務者相應刊刻況前院業已處有工價近五十金稍助以米糧板木即可成書矣為此牌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於本儒處查取前書及其工價該縣再行湊助食米梨板等項將前周禮傳一書顧覔工匠校正刊刻完日仍刷拾數部送院并具處過米石板片緣由一併繳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牌者

右牌仰永豐縣准此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　　日

處查取周禮翼傳一書到縣查筭共計八百五十葉每葉扣該工匠銀壹錢叁分共該銀壹百壹十兩零伍錢除謄寫米糧梨板在外隨據本儒開稱先奉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　行縣措處銀尚存二十兩付在鄉官聶郎中處并奉本院給發銀十五兩封貯鄉官羅念菴處二項共計銀三十五兩見在餘少銀兩并米食板片今該本縣知縣具　遵行措辦工募善書抄謄刊刻完日另行印刷送驗外今奉前因合先繳報為此本縣今備前由同原奉鈞牌合行隨繳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　　日

周禮傳目錄

周禮傳卷之一上　天官上
周禮傳卷之一下　天官下
周禮傳卷之二上　地官上
周禮傳卷之二下　地官下
周禮傳卷之三上　春官上
周禮傳卷之三下　春官下
周禮傳卷之四上　夏官上
周禮傳卷之四下　夏官下
周禮傳卷之五上　秋官上
周禮傳卷之五下　秋官下
周禮翼傳上　冬官補義一　天王會通二　學周禮灋三
治地事宜四
周禮翼傳下　握機經傳五　非周禮辨六　經傳正譌七
周禮圖說上
周禮圖說下

右之義

周禮傳卷之一上

天官上

六官曰天地春夏秋冬者天官所掌王宮內外及百官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所掌教養斯民皆根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掌禮樂合天地之和春生象也夏官掌政皆均平大事夏長象也秋官掌刑裁物之過秋殺象也冬官掌事萬物各止其所冬藏象也故六官皆實理以成天下之務如天宇之六合也

惟王建國（聖人繼天而王必宅中圖大而建立國都）辨方（以日景定其方向）正位（中爲王宮后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即洛誥攻位于洛汭也）體國（國中之道九經九緯如人之四體）經野（井牧其田野爲都鄙鄉遂之制如布之有經）設官（天地春夏秋冬）分職（治教禮政刑事）以爲民極（極至也民之所歸猶之北辰衆星所拱屋正中衆木所湊故謂之北極屋極也）

四海之治歸于王畿王畿歸于王朝王朝歸于王躬而王建其有極故辨方正位則前王後后內外不相瀆前朝後市義利不相干而朝廷正矣體國經野則王國王畿各止其所而邦畿千里正矣設官分職則天下之治大綱小紀靡不畢舉矣所以大中至正爲萬民之表極焉治道不出於此故六官之首皆以此語冠之也

乃立天官冢宰（鄭氏曰山頂曰冢宰主也以其總制六官之治曰冢宰以其司主一卿之事曰大宰冢宰不主一職宗伯總掌其禮故皆不言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

國

按書周官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大宰治典曰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小宰治職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冢宰者天下之治所自出故曰掌邦治百官皆其所任用故曰統百官天下之治必始于財用主制國用故曰節財用布帛縷引者曰經邦國王是乎有統緒而不亂故曰經邦國綱之目曰紀萬民在規條中而不敢越故曰紀萬民曰均四海曰均邦國曰平邦國曰均萬民皆指其均平天下而言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鄭氏曰小宰與大宰同名小大爲異故六卿之下中大夫爲十二小卿宰夫曰攷以其攷此一官所主之事也）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鄭氏曰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凡官尊者少宜逸卑者多宜勞故下士稱旅）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藏貨財曰府以府名者主守藏之吏也掌文書曰史以史名者取其善于書計也徒奔走之稱以徒名者主徵求號召給使令之役也胥說文別有諝字釋云知也爲凡人有才知之稱設官之數每徒十人胥一人即徒之什長所以序次諸徒役使之事俾有次第而不偏頗者當用諝字胥蓋借用來）

取用府吏胥徒之濫

見學禮通今録

宮正　宮伯（宮正之屬○序官原有大夫士府史胥徒之數今附于各職下）

膳夫

冢宰屬官從天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烹同○已上並屬膳夫）

甸師　獸人　䱷人（漁同）　鼈人　腊人（已上甸師之類並統于膳夫）

醫師（當作毉下同）　食醫　疾醫　瘍醫（音陽）　獸醫（已上並屬毉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去聲）　籩人　醢人（音海）　醯人（音希）　鹽人　冪人（音密○已上並屬酒正）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已上並屬宮人）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已上並屬大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歲當作出）　職幣（已上並屬司會）

司裘　掌皮（司裘之屬）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音樹○已上並屬內宰）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已上並屬九嬪統于內宰）

典婦功　典絲　典枲（音徙○已上並屬典婦功）

內司服　縫人　染人（已上並屬司服）　追師（堆同）　屨師（已上內司服之類）

夏采

已上天官之屬凡六十官王者奉天道以理天下也故曰天王冢宰佐王以奉天也故曰天官是故王宮后宮之事冢宰無所不統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宮室典婦功主女工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凡有一事一物出于他所違于式濫者俾王及后率由天

道也萬物皆天物故主制國用而有大川以掌其出入之權百官府皆天職故主統百官天下事皆天工故主贊王聽邦治而特立司會一職總贊天下之治會天下之職稽之虞廷謂之百揆六十屬皆主在上之事故曰天覆象也

按舊說周禮設官諸言伯者以尊長爲名師者取可爲師灋也言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義若桃氏爲劔築氏爲削族有世業故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保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司者專任其事事由于已典者出入由已謀彼作人職者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守者專于其他無敢移易掌者執掌其事不得放失曰夫者剛陽之稱曰大夫則尤尊矣曰僕侍御之名曰隸卑之也曰正貞固之義曰宗禮灋之主府主藏史主禮

文他若饗醫卜祝虞衡車馬瞽矇眡瞭布憲象胥之屬皆因其事而立名也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典常也主也謂所主執經常之道也）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擾從夒歟名不從憂）

建邦之六典者建國設官不離乎此王執之以治天下邦君執之以治其國故大宰掌之以佐王也六官各以邦國言者自王國以至諸侯之國兼舉之矣各以官府言者六官互相管攝不止治一職也各以萬民言者民惟邦本爲政主于臨兆民也治道無綱不足以言治大宰主出治亮釆惠疇舉其大綱邦國如布縷之有經進退人于百官府皆其所統治于是萬民如在網目中而不敢越無禮義則上下亂司徒敬敷五教邦國賴以安寧六卿六遂皆受教灋于司徒百官府皆其所教于是民生遂馴擾而無叛亂然猶未諧和也秩宗典禮樂直哉惟清神人以和邦國賴以和協百官府習于禮樂心志有所統攝萬民因以諧和而無乖戾然苟有外患內訌禮教將安施乎政典以正之九灋脩明邦國賴以底平百官府無先後失特弗納于邪萬民因之均齊無敢

亂行干紀刑典以糾之制百姓于刑之中惟明克允邦國之不如灋者有以詰責之百官府皆有所儀刑入于軌度萬民因之以舉正此二者所以禍亂無由起也然苟有廢壞不舉之處則不生司空度地居民水火金木土穀唯脩邦國賴以殷富百官之事皆其所任用萬民因之生生而不困也此六典之相合而無罅漏周匝而無厭繹相承而有序如此六典既定王國于歲首則以此縣之邦國于歲首則以此施之諸侯之獄訟則以此定之所以佐

王治邦國也

按惟王建國而大宰之六典司徒之土地人民宗伯之神示鬼之禮司馬之九灋司寇之三典與夫小宰之宮刑小司徒之教灋小宗伯之神位大司樂治建國之教灋必稱建國者謂有是國即有是典圖禮教刑灋神位

叅灋非此無以立國國存與存國亾與亾商受夏周受殷百王不易故繫之建國有國者當知所執守矣聞之師曰先王封建諸侯以道治天下定爲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專務以灋把持令不復有君道六典滅亾久矣大宰徧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大宰所掌治典大宰自主之其次分掌于五官○應電業師魏恭簡公謚校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仕至大常卿有周禮沿革傳止天地二官餘闕

以八灋治官府（灋古法字從水取其平從廌觸邪獸去惡之意今文省廌非○鄭氏曰百官所居曰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即小宰之六屬）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即小宰之六職）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即小宰之六聯）四曰官常以聽邦治（即宰夫之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常古所常行也周官其爾典常）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即小宰之八成宰夫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謂比居簡稽八者）六曰官灋以正邦治（即宰夫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及經中治灋教灋與凡稱灋者皆是）七曰官刑以糾邦治（伊訓制官刑司寇官刑尚能糾職小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及經中稱誅罰皆是）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即小宰六計弊斷也）

六官各有六十屬舉賢自助則邦治興舉而無鰥曠六職各有攸司責有所歸則邦治有分辨無相奪倫國有大事如吉凶軍賓嘉非一官所供六官相聯共行則邦治會合如一而無離散事變無窮創立之始節目有未盡舉古所常行者而折中之則邦治有以聽斷而不眩官府各有成事品式六官依此聽决則邦治如布之有

經而不紊每事各有成灋百官各循其灋則邦治各正而不忒以至人無所懲戒則心易懈制官刑儆于有衆邦治得以糾察無廢墜有善不舉則衆無所勸會計功叙以弊斷之邦治所以成終也

師曰治天下有體邦國君道也以六典治之官府臣道也以八灋治之

以八則治都鄙（三百里外邦縣邦都之地）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宗廟社稷山川五祀及凡有功德之在其地者或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鄙主其神之祭祀）二曰灋則以馭其官（有爵位者兩伍之屬以王灋紀之）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庶人在官者有過則廢有善則置）四曰祿位以馭其士（學士將仕者論定官之位定祿之）五曰賦貢以馭其用（自上所收曰賦自下所供曰貢用所以待王朝之徵調及守宗廟之典籍也）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凡鄉俗之禮有不同而無害于義者如禓有儺合衣有玄端褖被冠禮有醮有醴因其俗而節文之以禮俾民相安而不敢越）七曰刑賞以馭其威（都鄙有君道故封內刑有罪賞有功得自專之方士所謂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上之于國猶今之題知而不胥胥兼聽之故事治而上達也）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大田簡衆大役任衆都鄙之君衆隙得自爲之）

王畿千里自鄉遂公邑之外有家削縣都之地天子不能親治不得不封其臣子以分治之然不可聽其自治而不爲之節制又不可一一束縛之使不得以有爲故有八則以馭之使得專其治無過其則而已蓋幽則有

八柄

鬼神示明則有官吏士皆爲治之綱領賦貢以足用禮俗以施敎皆爲治之具而刑以詰奸兵以禦侮則輔治之灋故祭祀禮俗則有都家宗人法則則有都則家則刑則有方士兵則有都家司馬至若大宰之建長立兩卿大夫以灋憲于所治之國春官太史逆都鄙之治夏官司士掌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凡歲終之所致正歲之所施治朝之所聽一以此八則而馭之又有公邑錯綜其間天子使吏治之此千里之內所以昭明而無後世世家之禍也

師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灋治之在封邑則君道也故以八則治之灋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制于上而下得自專也馭者節制之義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鄭氏曰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一曰爵以馭其貴（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命也有德者尊之以爵使貴于凡民）二曰祿以馭其富（自國君至庶人在官者之食也有功者厚之以祿使豐其所享）三曰予以馭其幸（常祿外賜與特恩即九式好用熱賞功幸易沐天寵）四曰置以馭其行（有善行者論定官之置之于位）五曰生以馭其福（人情莫不欲壽罪疑惟輕死刑者赦之使得其生爲福大矣）六曰奪以馭其貧（大則收其田里小則下其食不善而君所棄者貧之以困之）七曰廢以馭其罪（有罪者罷黜不叙使不任事）八曰誅以馭其㊀過（誅麗于五刑即內史之殺也罪而至于典刑非常過惡舊以罪重于過故訓誅爲薄責然不可以對生當以內史之殺爲擬或曰過對福當是禍字禍與過形聲相似而誤猶詩莫予禍謫亦作過也○柄說文從秉作棅）

周禮敘大宰治天下之綱凡十條而唯六典曰佐王八柄八統曰詔王蓋治邦國馭羣臣馭萬民乃王之大權王所自操大宰但參贊之禮所謂雖有庶民之德不敢懷君民之心也其餘大宰執之王不必專書所謂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也爵祿二者王所以馭羣臣八柄之大者予奪二者自其祿而施低昂之柄廢置二者自其爵而操進退之柄生誅二者制其死生之命也予置生皆作福之事奪廢誅皆作威之事洪範所謂唯辟作福唯辟作威臣無有作威作福故以詔王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統包舉倡率之意）一曰親親（如堯之親九族）二曰敬故（如高宗之舊學于甘盤光武故人嚴子陵）三曰進賢（有德行者）四曰使能（有才藝者）五曰保庸（有功者）六曰尊貴（有爵者）七曰達吏（在官小吏）八曰禮賓（如三恪二代之不臣者以賓禮之及待四方之賓客也）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大君以一人之身欲操御之使皆循軌苟無其道不幾于舉一而廢百乎惟其統領之道有此八者然後能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耳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進賢使能則民勸于爲善有功者保安之則民知趨事赴功有爵者尊崇之則朝廷愈尊屬吏有勤勞王事察舉奬勸之俾得行其志則

民相勸而勸于事禮實則民興讓八者上行而下效故能以一而馭萬所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是故先王以道治天下似難而實易後世以禮把持天下似易而實難也

以九職任萬民任者使負荷其職事而責其成

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山農澤農平地之農也九穀者黍稷稻粱麻麥菽苽蕡也黍禾高丈餘稷俗名穄高四五尺二者皆宜于陸稻一名稌有百種宜于水粱即良也有黃白二種麻芝麻也有數種月令食麻與犬麥有來麥大麥小麥三種熟于夏一名莜麥熟于秋菽俗名豆其類二一生于冬而收于蠶月有大小二種一生于夏與禾齊熟有黃白赤綠黑絆大小刀扁之名百餘種苽茭所結實也生于水涯食醫苽宜魚蕡蕡麻仁也遂人趧蕡穀類尚多此特取經傳所載者明之○苽蕡音孤文莜音喬

二曰園圃毓草木毓育通鬻育之意○圃樹植之地園其樊即載師所謂園廛也草者蓏實及菜茹木者果實及桑柘與凡嘉木也○蓏禮果反土中果也柘音蔗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山林川澤有自然之利不櫛節愛養之則至于困竭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教民作興其利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藪音叟○澤生草曰藪牧者牧地皆善水草之處滋養鳥獸使之蕃殖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飭音勅○八材者曰土曰木曰金曰玉石曰骨角曰皮革曰羽毛曰染漆土之陶木之斲金之冶玉石曰琢磨骨角曰切磋皮革曰剝羽毛曰析染色之文膠漆之固所謂百工也飭者修治之如土金去其滓玉去其瑕木判其皮皮革治熟之因其質而作新之耳化者變化之如木之爲室土金之爲器皮之爲衣染色之有象更易之而非舊形也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賈音古○金玉曰貨自然之物也布帛曰賄者聘禮賄用束紡人所爲也物之生聚有地自其多處遷于所無曰商物之多寡有時自其多時積以待之曰賈故能利者使阜無者使有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枲音徙○絲出于蠶枲出于草變爲布帛故曰化治嬪指宮中之人及有爵者之妻掌于典婦功婦泛指國中婦人掌于閭師等官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疏材者草木枝葉根實可以食用藥材者地官掌荼之所掌也臣妾男女賤者之稱蓋一男一婦勢不能自立而依于私家則使之爲此職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閒民者不服農圃山澤藪牧之勞又不從事于工商之業故使轉移執事若今之脚夫舟師車夫等人

古語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民無職事則不生不事事而求生亂之道也然人情好逸惡勞非長民者各以其職而任之則相率而爲惰遊矣生民之本在食農圃二者民生之本故居其首虞衡藪牧二者虞書所謂若上下鳥獸草木皆生財之源故次于農工商二者民用之不可缺所以資農故視農爲末人情勞則思善逸則思淫惟夫嬪婦皆勤于女工此內人之所以無不有事而富足之資也其一家專務爲織則任之以女事而貢布帛耳至于疏材者天地之遺利則以臣妾聚之轉移者百職之所需則以閒民司之蓋既不強人以所不能而又足以濟人事之不可無者庶幾天下無廢人而事易舉矣九職既任即大學所謂生之者衆爲之者疾也何憂乎貧今民之無職者多矣一曰佛二曰老三曰冗兵四曰冗吏五曰遊民六曰作無益

之工七曰通異物之商宜乎民之困窮而無以爲生也抑不特此風俗奢僭于下賦役歲增于上而彼貪汚官吏日夜疾視其民而歛之若仇不至于大檗不止也善乎節卿鄭氏之論曰先王制民之產以厚其生既而聽民自爲生下則困之使民無以爲生嗚呼天之立君以爲民夫何使之至於此極也大有爲之君聽民自爲生不止也其當制民之產哉

以九賦歛財賄（賄月鬼興鬼二切○賦取于民之稱兵有車馬兵器亦取于民故謂兵爲賦人功所成曰賄周禮取民之制不專于米故以財賄言）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以待賓客）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近郊遠郊也以待芻秣）三曰邦甸之賦（二百里以待工事）四曰

家削之賦（削恤教反古文作䣙善○三百里以待匪頒）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以待幣帛）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以待祭祀）七曰關市之賦（市或在關或在國以待王之膳服）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掌山農澤農以待喪紀）九曰幣餘之賦（掌事者之餘財以待賜予）

此王國賦入之定灋舊說賦謂口率出泉如漢灋口賦人百二十以爲筭也關市山澤之税有人占會取之幣餘之物指斥與人賣之皆爲官出息若後世賈人倍筭矣愚謂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税其身者口率出泉商賈取税斥賣官物有息皆漢已後事用此以解九賦謬甚蓋自邦中四郊甸稍縣都皆田賦也關市与

廛市山衆澤衆有十一之貢此皆正賦惟夫幣餘者蓋九式之用雖有定灋然會計之始必稍爲贏餘故事畢必有所餘以待王之小用賜予其詳見于職幣古人節用故用于上而有幣餘後世橫征故取于下而有羨餘名相似而實不同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鄭氏曰式謂用財之節度）一曰祭祀之式（祭祀有大小中三者出于邦都之賦）二曰賓客之式（朝覲會同及諸侯諸臣聘問往來之饔飧牢禮也出于邦中之賦）三曰喪荒之式（喪古喪字○喪謂大喪小喪也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荒謂凶札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傳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此亦荒之式也蓋每賦式皆當以三年而存其一卒然無征而國用有

所支又以其餘及縣都所積者而散之于民故每遇凶札既能薄征又能散利也）四曰羞服之式（王之膳羞衣服出于關市之賦）五曰工事之式（百工器物之材與其食也出于邦甸之賦）六曰幣帛之式（諸臣適四方之幣獻王帛也出于邦縣之賦與邦國之幣貢）七曰芻秣之式（芻音初○芻牛馬禾穀出于四郊之賦）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諸臣之常祿出于家削之賦）九曰好用之式（好去聲○君之于臣或親故賢能于常祿之外特恩加厚有所賜予所謂予以馭其幸也出于幣餘然亦有式則不至于過多無節）

此王朝用出之定式王者莫尊于天地祖宗故祭祀爲首禮莫重于尊賢故賓客次之喪禮以送終荒禮以之

災二者事之至急故喪荒次之羞服所以供王工事亦上用爲多此國用之至大而次于祭祀賓客喪荒者卽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薄于自奉之意也匪頒生供臣下芻秣乃軍國犧牲之所需故次于上供好用非常典故在經用之末也

按軍旅有國莫大之費而九式不言者蓋軍旅之賦出于丘甸其穀積在廩人倉人薪芻在稍人委人皆取于公田之入務多積以待不測與凶荒互用者其金石之費則職金所謂凡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也其車馬兵器則取辦於眾所謂丘甸之車數者也非若常用之可以一定而無損益故不在九式之內也

師曰九式言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年矣則其積可供一年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

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災上又得以蠲賦所以眷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于未萌也事有定格王不得濫費有司毋敢濫供監守者不得侵沒上下交相正焉祖宗創業立灋謹嚴子孫守成遵而不易不至由儉入奢王政之至善也嗚呼九式廢人主太平逸樂將必生其侈心而有司逢君爲容說國費日靡民賦且日增至于窮奢極欲竭民之脂膏而不能給矣上下相師風俗胥爲侈靡四海所以困窮也今欲復九式則何先曰寡欲則費省而稅斂薄多欲則多費而多取于民此古今治亂興亡之訣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致者定爲式灋使其自至也）一曰祀貢（供祭祀之所需禹貢荊州包匭菁茅以其堅實條暢利于縮酒其產特良也）二曰嬪貢（嬪音賓○供嬪婦之所化治禹貢青州岱畎絲枲厥篚檿絲兗之絲荊之枲皆堅韌肥美利于女工也）三曰器貢（吉凶禮樂之所需九州各有所制禹貢徐州之泗濱浮磬攷工記所稱燕之函胡之弓及肅愼氏楛矢成器精妙非他方所能造也）四曰幣貢（供神人幣帛之用禹貢所謂厥篚揚之織貝兗之織文荊之玄纁纖組徐之玄纖縞豫之纖纊也此與服貢相類故大行人采服之貢但言服貢而不及于幣貢皆堅緻而有文章非他方之所及也）五曰材貢（供百工之所飭化禹貢徐之土五色嶧陽孤桐揚之篠簜齒革惟木荊之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美材適用非他方之所產也）六曰貨貢（山澤所生自然之物禹貢徐之淮夷蠙珠荊揚之金三品荊之大龜梁之璆鐵銀鏤雍之球琳琅玕得天地之精英者也○蠙玭通弼眡切璆球通）七曰服貢（供衣服之用禹貢冀之島夷皮服揚之島夷卉服荊之絺綌梁之熊羆狐狸織皮是也）八曰斿貢（斿旒通又音由○供旌旗之用禹貢荊揚之羽毛徐之羽畎夏翟此皆出自南方蓋天文南方七宿爲朱鳥感之而生者也）○九曰物貢（九州之物各有所宜禹貢之厥包橘柚青之海物徐之魚物有適用而不可無者也）

此侯國職貢于王之定灋召公訓于武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夫聖經每言制其貢者以其所有後世之貢責以非其地者不可勝數誅求貨買之弊殃民不可勝言苟律以此灋一切裁革其利民不亦大乎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三八之政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師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之使不渙散先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有道以固結其心耳牧者諸侯各有分地世養其民民皆親戴之後世守令數易不復以地得民矣長者畿內諸侯雖不世然德尊位隆民皆尊仰之後世公卿不親民不復以貴得民矣師者學校之官興教化善風俗民尊其賢後世師道不立不復以賢得民矣儒者學校所造之士篤信力行有道為人所重後世儒者志于利祿習為空言不復以

道得民矣宗者大宗百世不遷收合其族後世宗灋不立人不知統繫不復以族得民矣主者大夫各食其采地利益及民後世仕不世祿與民爭利不復以利得民矣吏者若比長鄰長已上等吏治教與民相安後世鄉遂灋廢上下乖離不復以治得民矣友者同井合耦之人互相保任情各親睦後世井田廢出入不相友不復以任得民矣藪者虞衡掌澤藪公其利于民後世山澤之利盡榷于官國富民貧不復以富得民矣此古今治亂之大較也有志復古者以民吾同胞為心則有是灋矣愚按府史之屬服勤公事亦以治得民也

正月之吉（夏正月正元日）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有不調之處和洽而布之）○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縣音玄掛也○象者國家之灋如天之垂象也魏大也闕旁兩觀謂然故以為名兩觀主縣灋故曰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挾音接○挾日更一旬也久則生玩故斂之）

歲首天運更始人事當一新治教禮政刑事建國之所倚賴六官之所執守萬民之所觀灋王畿內外之所奉行者也然時移世改必有不可行之處治道當有變通故每歲首則和而布之于邦國都鄙使行之無弊斟酌而縣示于民使有持循蓋邦中鄉遂之民六官所自治故縣以示之邦國都鄙之民各有其君六官但節制之而已故布而使自縣之也宗伯獨不言和布縣灋者其有缺文歟司空則亾之矣

又按周公制禮述為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于正月之吉皆曰和布何也立人之道生生

不息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宰相佐王御天豈拘拘守其繩墨之謂哉故必有協和之方而後可以守之無弊也是故舜為以聖紹聖而尚有作新之政成王名為守成而周家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義凡于先君已行之事特移勢改有所廢缺則不敢少有損益曰變亂成灋也其小人陰壞黙損則更不能問故必至于大壞極弊然後英雄之君相起而振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雖然苟無協和之道而徒取舊章紛更之以至于速天下之禍多矣故事有當變通偷情而不肯為非也事非有弊喜事而擅改作誠前王之罪人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九州之牧在舜典為十二牧周官所謂九牧也）立其監

（監平聲○監于方伯之國及名山大川者）設其參（參清含反○諸侯之三卿記所謂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于天子者）傅其伍（傅音附○益之也伍五大夫）陳其殷（衆也謂上中下士）置其輔（府史胥徒輔治者）○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都鄙之君）立其兩（孟仲兩卿）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六卿）立其貳（十二小卿）設其攷（成也宰夫卿師等成治者）陳其殷置其輔

前所言和布縣觀者六官各下其一官之事于邦國都鄙萬民若天之賦式地之教灋春之三禮夏之九灋秋之三典即小宰所謂六職也每歲施行之際有所損益故各官自行之此所言典灋則者邦國官府都鄙一代

之典章一定不易大宰總執其體要而施之也夫牧而曰建者不可則有所更置州牧未嘗專其任曰監曰參皆自王立之設之此天下之治所以常出于一也長而曰建者有罪得而廢之都家未嘗有其上曰兩曰伍皆自王立之設之此王畿之治所以爲首善之地也正而曰建者歲終則致其事六卿未嘗世其官曰貳曰攷皆自王立之設之蓋歲終于百官府之受會致事而詔王廢置故此若更置其人在位者所以無姦慝之可容也此皆天子之大權大宰得而佐之若侯國之五大夫其君自擇之及夫殷與輔皆其君長正自主之王與大宰固不得而胥胥矣夫典灋則非有變更也每歲首必施之則爲治之具燁然有日新之意牧正長非必改易也而每歲首必建之則爲治之人欣然有日新之功故灋久立而不玩人久任而無倦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八灋中之官成自官府所執而言此則自萬民之有事于王朝而治）之以禮待賓客之治（五禮之賓禮自常時言此則因事變不齊而治之蓋大宰聽邦治則有萬民賓客之至故特舉此二者）

師曰治灋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太宰清心無爲候事之至各舉舊章應之未嘗作聰明爲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也

祀五帝（五帝者一氣流行而變爲木火土金水德各不同以宰制萬物王者因而祀之也詳見郊祀總釋）

則掌百官之誓戒（誓警勵之詞若不共有大刑戒使知儆即齋戒）與其具脩（具所當供之物牲幣之類脩所當舉之事滌濯掃除之類）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卜者請命于天也卜吉遂戒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故必前期十日而卜此誓戒之事也）及執事眡滌濯（祭之前夕世婦帥女官而濯溉宗伯眡之大宰復親眡之此所脩之事也）及納亨贊王牲事（亨音烹○納亨者祭之晨王親割牲以授亨人納之爲俎也納亨之牲大宰牽之以授王故曰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與幣所以禮神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宗廟用玉爵祀五帝不用玉尚質也牲與幣此所具之事也○齊音劑）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示謂郊社）享先王亦

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者天子平日左右玉几故享先王設之以依神玉幣爵玉几玉爵皆大宰執以從王而授之故皆曰贊）

（禮莫重于祭凡卜日具修詔相大禮雖大宗伯所掌而大宰百司之來故凡有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徙掌之）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朝覲會同見大宗伯玉幣諸侯享幣也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二者大宰贊王受之）玉几（王所依也即司几筵之左右玉几所以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于阼階上二者大宰贊王爲禮）

大喪贊贈玉含玉（王及后之喪贈玉既窆而納于壙者含玉歛而實口者大宰助王爲之）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大事軍旅田役也王親命之冢宰爲之贊助）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之戒大宰掌之則此戎事之戒非大宰則司馬今不屬之二官何也此有三義其一君德以剛爲善故欲其當萬衆之中布昭聖武其二治安則玩兵故欲後王身親師旅之事安不忘危三則大宰于治無所不統不可復專兵事之戒大司馬統兵于外其權特重軍容不可入國故亦不專其戒皆防微杜漸之意也）

[illegible]日眡朝之事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治朝路門朝也）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巡狩于方岳）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聽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王日出眡朝宰夫叙羣吏之治而王聽邦之大治及大行人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亦巡狩而聽治于明堂然冢宰佐王平斷若畿內與四方賓客之小治則冢宰自聽之四方聽朝不言小治巡狩皆大政也）

（師曰王恭己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于冢宰衆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

歲歲會受致[illegible]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百官府六官之僚屬也歲終天運一終人事告成將除舊布新故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謂申明其職掌也受其

會謂考覈其功叙也致事者休致其職事于上一則王事告成而不徒使一則臣事告終而不徒祿于是詔王廢置以爲正月建立之地蓋大僚中有當舉當黜不能俟大比之期也他官或言正治致事或言會政致事義並同）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凡人事必以三歲而成一爲創始二爲損益三則成立若敎民而使之感格治地而使之成熟豈一歲之功故攷治者必以三年也歲終之考止于百職之首去泰去甚三歲大比則大計其羣吏之治計者審察商度之謂無功者不徒廢之而已必加以下官不職之罪有功者不徒置之而已必受進賢之賞書周官舉能其官惟爾

羣吏辨

之職稱匪其人唯爾不任是矣蓋興起事功出內則用士大夫不能一一親之皆出于羣吏之手而其所以用羣吏者則士大夫也故周公之灋必詳于羣吏御史贊其書宰夫正其會司會攷其成內史逆其會如是則事功之興廢財用之生耗不得毛髮欺隱其誅賞皆實績而非虛應故事矣若羣吏之廢置誅賞皆各屬長官自專之觀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大比則攷發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乃各官之著例也夫然則大僚務以求賢為急而必明于其官百揆不侵百官府之權使得精于用舍此其大小煩簡所以各得其職也後世百官皆攷選于吏部豈為長官者不能知其屬吏而為吏部獨能詳其各屬各部（之官皆不可信而吏部獨可信耶是所謂舛也）

按羣吏不止府史胥徒亦有兼言士者觀宰夫言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見六官之中言羣吏者非一大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指六官之屬吏也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專言天官一屬之吏也鄉大夫令羣吏正要會遂大夫師其吏而興甿即鄉遂之官司市之羣吏即胥師等官司馬令羣吏撰車徒即鄉遂之吏受灋于司馬者也唯司寇之詢羣吏則指諸侯之陪臣言若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則兼大夫士而言猶御僕言掌羣吏之逆不言士大夫在其中矣

師曰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之吉宰百官興事也歲終者其成也有事詔王贊王順承天施之義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昔者堯舉舜而敷治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此乾坤易簡之理萬世之灋也

又聞之師曰冢宰統百官則既掌其廢置誅賞矣然之

宰之賢否王何以知之乎昔夫子稱鄙夫之患得患失洪範稱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秦誓稱一个臣之休休有容覩于此三者而相定矣愚謂爵祿威福出自于君臣何有焉技能彥聖出自于天已何與焉彼鄙夫淺丈夫知自利其身故患得患失以至于奢縱擬君自有其善故妬賢嫉能以至于殃民病國大臣者以天下之樂為樂而不有其身何意于富貴威權以天下之善為善而不有其善何敢以自賢自聖在高位者非此斯亦無足觀矣求之近代王安石能不患得失公孫弘能不作威福王旦能不忌賢才而相業有未盡者非以其有得有失歟抑宰相者佐天王以御天四海理亂百世安危孰非其責皐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此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而伊尹以一夫不獲為時予之辜也察此而無餘蘊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以治王宮之政令（王宮各司職事命令）凡宮之糾禁（糾者檢察而攻發之禁若士師宮禁）

王宮統于天官故小宰掌建邦之宮刑王宮內外其刑特嚴所以衛至尊肅政本也各司政令或有不舉糾禁或有所犯皆得以官刑治之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貳副也）

典灋則大宰所頒為治之道小宰迎受而攷覈之使天下之治不徒為文具貢賦式大宰所以制國用小宰叅

（議而均節之吏上下之財不得違于式灋）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大夫而下三等士庶人在官者）一曰以敘正其位（官伯歲終均敘爵雖同階而有先後之次猶孟子之不歷位也）二曰以敘進其治（參事于王有輕重緩急不得叅越即宰夫敘羣吏之治也）三曰以敘作其事（朝廷七事及各官職事有大小遲速當率作申戒）四曰以敘制其食（攷其勤惰工拙爲之下上其食即宮伯月終均秩也）五曰以敘受其會（即下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也各有次第）六曰以敘聽其情（情謂事有轉移勢改不可執一須有變通之方當白于上者即官常以聽邦治也或曰情謂私家之事非王政而欲白于上者）

朝廷主莊公卿嚴陛事簡官無不肅羣吏人衆事煩苟不有以齊之能免喧嘩者乎所以有六敘以正之也朝廷莫如爵故正位爲首王視朝則聽治故進治次之不戒則事不成故百官府之事所當率作而興起之其在王所食有豐嗇當制其食事成則有要會當受其會事未安則有所白當聽其情六者處以敘正之斯無爭先越次而致有不肅者矣

冢宰主統百官故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凡所以治百官府之灋皆小宰掌之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周禮六官通言六十屬然考之于序官天官六十地官七十五春官六十六夏官六十五秋官六十二而不甚

齊者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設官之數因之故所謂六十者舉大數而已天官之九嬪世婦女御春官之官卿世婦內宗外宗本后所立之六官而亦附載其職掌者天官兼內外之治春官兼內外之禮故皆掌內官之大畧也必六十屬者官盛任使大小相承然後邦治得以脩舉不至于缺人廢事也且其多寡不甚殊者固聖人擬議之使繁簡相等亦天然之妙也〇六官之下有各司之長若天官之膳夫大府地官之司市遂人各司之下有分司若膳夫之庖人內饔大府之內府外府司市之質人廛人遂人之縣正鄙師有大事焉則分司之旅承命于各司之長各司之長又承命于六官之長而無敢專行如卿大夫攷灋于司徒而小司徒頒比灋六牲皆有專官而奉之者必長官也其小事則各司之長專行之而六官有弗與或分司之旅專行之而其長亦弗

攷課之灋凡日成一則六官各司之長受之如酒正之出日入其成酒正所自聽也一則六官各入于其攷宰夫之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餘五官則卿師上師等聽之也一則六官總入于司會所謂以參互攷日成也凡月要一則入于各官之丞一則入于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也一則入于司會所謂以月要攷月成也凡歲會一則入于各官之正一則入于冢宰一則入于司會○或疑百官府至牘也每月每歲之事至繁也大宰司會歲受之不幾于文具乎曰三百六十屬雖衆而其大屬每官數人而已故所謂日成每日出入之數及所成之事似于繁也至于月要則總計一屬之財貨入幾何出幾何合行政事某事已行某事未行如是兩條甚爲簡要故稱月要至于歲會則總計其一歲之出入行事較量而稱度之以爲之總故謂之會尤爲易辨安得謂之繁後世唯不知會要之灋故文書愈詳而愈不可致詰所以爲文具也○師曰百官府各有長吏得自攷課條屬而上計于其六官之正爲之正者攷課其長吏數人幷覈實其所攷之條屬而悉上計于天官天官總覈百官府羣吏之計大宰提其綱故以歲會覈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要覈其次者宰夫衆理其目故以日成覈其小者蓋帥百官府興事而要省其成也漢郡守辟除長吏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承相御史得雜攷郡國計書其灋猶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銓選皆出吏部故攷課悉歸于攷功上下欺誕多文具矣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小宰于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

樂等官主禮樂以假鬼神聚百物者大司馬九灋皆天下之大政主糺聚百物除盜賊者因戮剕刺等官皆主除盜賊生百物者居四民時地利而百物自生也

聞之師曰古者百官府各有分職委任而責其成功故得展布以爲治弗稱其職則去之其人可得而去其職弗可得而侵也後世君行臣職大臣行小臣之職煩碎拘攣萬事棼不可理矣然則何如曰王者勞于求賢逸于任人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大宰贊百官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涖王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宰贊玉幣玉獻玉几宰夫掌牢禮大司徒令野修道委積大宗伯爲上相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司寇前王）三曰喪荒之聯事（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屬六綍宗伯主喪禮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荒大宰會計司徒主荒政宗伯主荒禮司寇荒辨之灋小行人令賙委）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軍軍將皆命卿田役亦然大宰贊王戒百官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大宗伯主軍禮大司馬建大常比軍衆司寇涖戮）六曰斂弛之聯事（斂謂征賦役弛謂舍其征大宰任貢賦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司馬施貢分職閭師征賦大府受財）○凡小事皆有聯（如司門聯門市充人聯六牲其許錯綜互見于各官之下）

一事而一官專行之此六職也一事而合六官共行之此六聯也蓋大事非百職具不克舉行且大禮所在必六官皆在方不至于缺失也通貫而無扞格會合若出于一人故曰聯必分見各官者使各有所職掌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政役凡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也聽之者辨其可任與其弛舍及貢賦之更易以比居者所謂民訟以地比正之也）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師旅田役分數宜明簡稽者遂人職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爲之要簿則多多益辨）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六鄉二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人民之版以人爲主以業爲客土地之圖以地爲母以人爲子聽閭里以版圖所謂地訟以圖正之也）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此指民間相假借言稱借而責貸必償故曰稱責傅地之附近鄰比爲證佐也別者上下劵書合而分之兩相執一猶今合同也）五曰聽祿位以禮命（祿之多寡位之崇卑皆出于命數禮有九命載于方冊故以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此指官與民相交言始則民取之于官終則官取之于民若泉府之同貨而斂賒旅師之平頒其興積書者錄之于冊契則刻之于木曰取予者兩平交易而不拘上下之分也）七曰聽賣買以質劑（此指市中貨物言大市以質若中見也小市以劑但刻以爲識皆買人存之所謂期內聽期外不聽也）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此指百官府互有出入言此出彼入各存于日成月要歲會故以聽出入）

人之情僞無窮而官府之施舍措置有一定品式可以依據不勞而理經邦治者如布之有經而不亂也四六七八皆主財貨之相交言凡交財最易起爭端劵書之類所以絶訟端于始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邦治（聽字無意義以上下之例推之當是行字八灋中官常以聽邦治經無其文豈此其缺文歟弊邦治一本作弊羣吏之治然此本從大宰八灋作弊邦治與上文爲類故從之○計如會計之計弊斷也謂計其人之有某事某事而施廢置誅賞之典故邦治于此而斷也）一曰廉善（廉察也善謂懷悌慈良）二曰廉能（人有才藝如治民治兵典禮典樂各有所長）三曰廉敬（動謹畏愼不懈于位）四曰廉正（公清正直行無傾邪）五曰廉灋（奉公守灋不濫憲典）六曰廉辨（明哲果斷臨事不惑）

人之才行萬有不齊棄其所短取其所長皆可適于用非仁不足以長人故善居其首非才不足以興衆事功故能次之惰慢邪僻則身不正枉法蓄疑則事不理敬正以律己斯無悔尤灋辨以應務斯可以無憾六者于吏治盡之矣然人才未必皆全而取人者不可以求備故以此六者斟酌低昂以定人之高下故曰計如書之三德六德傳所謂用人之知仁勇而各去其所短者庶乎天下無棄才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國之大事皆天官掌之故祭祀之誓戒與其具修大宰掌之軍旅田役之戒則王親命而大宰贊之此七事之

（誓戒具修徒小宰掌之者特佐大宰耳云以灋者小宰以灋守爲事也）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百官府合共其財齎與其具脩皆有常規然有當共而施以職事者或舍而不用者須有變通至有因而爭訟者當齗其曲直然小宰司之○已上小宰于禮事所掌之灋）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大祭祀用玉幣爵大宰贊王小宰執以授大宰故亦曰贊）祼將之事（祼音貫小宗伯單用果論語借灌用此爲善○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小宰贊之者酌鬱鬯也）○凡賓客贊祼（大賓客大宗伯攝后載祼小宰贊之）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受爵受幣即大宰玉爵玉幣王受于賓客大宰贊之受于王也小宰又贊之受于大宰也）○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喪有含襚之禮凶荒有賙委之幣玉小宰專受之○已上小宰于禮事所執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凡言官府百官府皆兼六官言若單言羣吏則止一官之吏而已敘即以敘受其會之敘百官府之月要小宰受之歲會冢宰受之而小宰贊之）歲終則令羣吏致事（羣吏指天官一屬之吏致事休其職事致于冢宰而廢置之也凡五官歲終致事皆少卿令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正月之吉大宰縣治象之灋于象魏小宰帥治

官之屬往觀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徇恤慎反○鄭氏曰古者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金口木舌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凡五官觀灋皆少卿令之）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觀灋而退即以宮刑宮禁表縣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復令于王宮之百官府俾各修明其職掌無敢廢墜稽于式灋無敢遺忘所當行之事豫爲以待無敢緩急失措職統言故曰修事尤切故曰待）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共恭通○宮中皆王事比外尤重故不共則有大刑重于常刑也）

正月正歲春王正月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治朝之位見夏官司士司馬主政故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冢宰贊聽治故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糾其不如儀掌其禁令者朝廷之禁戒命令皆宰夫宣行治出于一也）敘羣吏之治（敘即所謂以敘進其治也）以待賓客之令（賓客四方諸侯及使臣也令謂政事）諸臣之復（諸臣王臣也復白也）萬民之逆（逆上奏也自上而下爲順自下而上故曰逆諸侯諸臣萬民皆有復逆或言復或言逆互文見義）

（凡諸侯諸臣萬民奏事不出于六職而六曹吏治不過統此三等之人但其事有尊卑大小緩急聽之當有

後故每日先期叙六曹吏治使依次進之以待此三事之八也夏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庶人之復三官主受之于外故有尊卑宰夫主白之于王故有先後也詳見命令復逆圖說

按冢宰贊聽治則朝廷之政令章奏皆得與聞之故宰夫主肅朝儀宣行禁令及受其復逆所以爲一體相承後世小宰散爲御史大夫故肅朝儀之事亦散于御史承受章奏散于尚書中書以侵奪宰相之職于是政出多門宰相名存實亾矣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王有徵召命令于百官府皆宰夫掌之其尊卑之職掌有八宰夫辨而施其徵令或下于其正長或下于其屬旅止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小宰六職自各官府辨之也宰夫八職自一官府辨之也）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與三曰官灋字重此灋字誤當作官屬○正六官之長也八灋中官屬以舉邦治掌于六官之正任賢才以充各職則治無不舉此爲治之大綱故曰要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六官之丞言可爲師灋也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每事之至有一定之科條六官之貳聽之治一官之大凡也）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司六官各屬之長如大宰之膳夫大府司徒之鄉大夫遂人宗伯之大司樂司馬之職方氏司寇之大行人之屬各有攸司官灋者飲食倉庫鄉遂禮樂每事各有成灋如綱之有目故曰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六屬分司之佐也官常者事雖有成灋亦有變態不一在乎親其事者舉古所常行者而斟酌損益之

書所謂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也當纖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故曰治數○已上四職皆王臣）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府居守之名掌官府文契以治所藏圖書器物貨賄米穀）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史吏知文墨者掌官府之書籍以助爲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胥人有才知之稱徒之什長也官叙者掌官府中當先當後之事如小宰六叙之類因以次叙役使者而行不數數煩于士大夫）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徒奔走之稱掌官府中之有命令則爲之徵求號召給其使令之役也其煩辱之事與囚執人之類別掌于司隸故此胥徒非若今隸胥之賤也○已上四職皆庶人在官者）

師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吏多于官數倍奔走在官者往往千百維羣積爲姦弊囊橐坐而蠹耗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而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胥吏世界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百官府羣都縣鄙通王畿而言灋即大宰之八灋八則也大宰出灋以治之小宰執灋以逆之宰夫循灋而攷之每加詳焉）乘其財用之出入（乘則算灋乘除之乘以其入數攷其出數而知其羸耗也）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通避）

（財謂穀帛貨賄用謂貨出物謂樹畜夫財用物者侵漁而財耗散妄費而用不足失養而物凋敝碑名者追改日月移易數目規避以爲姦欺此有辠而當誅責者若稱量得宜而用不乏運用有方而財自生培養有道而物充盛此有功而當賞者一功一辠每事告成咸詔于冢宰而誅賞之或疑財用物有定曰足曰長曰羨不幾于聚斂乎生財有大道唯用天道因地利與夫轉輸斂散之適宜調度費出之有方若夫子之畜蕃息蕭何餽餉劉晏理財其充裕乎蕃視夫拘攣無變通至于困急消耗者衍差百倍不特無損失而已惟識時務者知之）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祭祀之誓戒具修太宰掌之小宰以灋掌之然財用出納割亨調和小宰不親之故誓戒之事官府之具與牖盤之薦內羞庶羞之物玆宰夫以式灋掌之特治其詳也）從大宰而眡滌濯（滌濯大宰眡之小宰曰贊宰夫曰從禮之等差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禮事即小宰之七事也具即共其財用小宰令之宰夫贊而比之謂較齊其美惡具否）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三牲牛羊豕爲一牢聘禮歸饔餼十賓有五牢飪一腥二牽二也委積禾米薪芻也膳獻禽獻及四時珍美新物也飲食燕享也賓賜之飧牽謂中間加賜之牢與牽也牢禮皆掌客所主小宰陳之故掌其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鄭氏曰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賵賻音諷附○已上國之大事玆宰夫佐大小宰掌其具脩禮灋）

大喪小喪（小喪夫人已下之喪也）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官有司王官也）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有司大夫家臣也）（國之喪禮皆小宰掌其戒具故小官之戒令則宰夫掌之及凡執事之人皆宰夫帥之以各供治其職公卿大夫士之喪皆職喪所掌公卿與王一體宰夫帥王官治其事猶王家事也大夫亦貴臣故宰夫使其下士帥其家臣而治之但不若公卿之率公有司士已下則旅亦不命但職喪治之耳○已上國之喪禮玆宰夫掌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此令天官一職之羣吏也歲會致于家宰）月終則令正月要（月要致于小宰）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致其治（旬終十日之終也令正日成宰夫自致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治不以時舉廢時失事也財用事小故告于冢宰宮中事重故告于王此所告者大則于王小則于冢宰也此條乃六官攷課之著例也每官之攷若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皆令羣吏以歲會致于其正月要致于其丞日成自攷之治不以時舉者皆以告而誅之）

與如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小史凡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上達于王下達于民旁達于六官皆專行之也蓋大事而弗從其長則政出多門小臣橫而大臣無權小事而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以多事自敝下僚賢者不得盡其才不肖者得以推姦籍口二者皆非也

聞之師曰王舉大宰大宰舉五官于王六卿各舉其僚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公卿亦得自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于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冢宰云六典者謂所當行經常之道人君之所操故有治官府教官府統百官正百官刑百官任百官六官互相管攝者也此言六職者謂所主掌之事人臣各有攸司故曰辨邦治而不云官府百官乃六官之分職也節財用者大府司會主制國用懷賓客者八政以食爲先遺人主供道路之委積以懷遠人事鬼神者典祀大司

宮令于百官府大約令之修職攷事無敢違慢宰夫云以灋令修宮中之職事則凡服食宮豎之事一一亦令之不越于式灋矣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能謂舉其職良謂有善行上謂王）

必書而告使有實跡可稽非若後世之浮詞得以朦朧康王知近臣之賢否也

師曰小宰貳大宰而宰夫又以貳小宰也故大宰以寬簡爲治而小宰濟之以嚴宰夫加之以密上下所以相承也

按天官之職甚爲博大驟而觀之若散出無紀然有要焉典灋則治天下之道貢賦式制國用之矩八柄八統御天命之權九兩九職保萬民之方此總述均平之事所以運量天下者也冢宰主節制王及后世子而有官中之政令王統百官以攷其治理財以制國用而有歲終正治受會此一官灋守也自和布縣灋而下則帥六十屬以舉天下之治建其牧而下則總擇天下之官以任天下之職此特春王正月新政也以其宅百揆故晉王聽治而有六敘以肅百僚六計以察百官八成以聽萬民六屬而事之職掌有定規六職而事下六官有定式八職而事下各職有定式此皆每日之事也國之大事七或以百職之首而提其綱或以天官所掌而治其要此則每時所值之事也小宰宰夫其職掌並與冢宰而相亞大約尊者博而要卑者少而詳故雖雜而不越大積爲而不究者以此嗚呼天無爲作之君以代天君不能自爲立之相以代君求之切擇之審待之隆相視爲一體相資爲一家君之所以付託相之所以負荷皆家事也故宰相事業不過輔王以承天奉嗣王以統承于先王而已蓋主器者天子而相之者天官天子之[illegible]

（雖構洋一家而天下之治則合于四海是故天官之職俾王及后世子靡不由于戒禁不必傳賢而天下無不治雖曰家天下而實常有賢也伯益伊尹周公所世守者後世人君所以求之待之說與古異而人才亦不古若或貪戀權勢肆志妄行或罷軟不勝任推諉避事故天子每每自用相不得有為豈一體相成意賴其代而下惟孔明君臣有古立冢宰之風耳小宰佐大宰及夫宰卿之職皆自王朝右寀承弼匡贊以及四海無所不統皆所以體相濟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官府執事于王宮之長）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士庶子宿衛于王宮之長）

（以分職言宮正專掌宮府如所謂比宮中之官府令于王宮之官府是也宮伯專掌士庶子所謂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也以兼職言則宮正總掌王宮戒令糾禁故宮伯為中士而統于宮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者先事而戒令者舉作興事二者即宰夫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也糾者舉其違慢即下文糾其德行禁者禁于未發即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士師之宮禁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宮中官府若膳夫酒

醫師典婦功師保氏大史等官各有職事于王宮必相統一皆宮正主之次其治事之處舍其私居其人有升降出入時常比校之為之圖籍以待比及聽政令咸攢籍為之）○夕擊柝而比之（柝音託野廬氏作柝○夜則每官府各自戒備宮正總擊柝而比之庶無懈惰失守也）○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凡經中言大故專謂寇戎之事此有故若日食大火大裁大喪皆是也令諸司宿衛王宮宮正總擊柝而比之此與夏官司士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秋官脩閭氏邦有故守其閭互聯事通國上下皆為之戒備也○已上皆版籍宿衛之事）

辨內外而時禁（王宮后宮有內外之別常禁防之無得妄有傳遞出入）稽其功緒（興事造業曰功事業有倫曰緒）糾其德行（德行見師氏糾勸之以敬良為本）幾其出入（有當出入者則幾察其持操及疏數）均其稍食（稍小也即稾人所謂內外朝之冗食給事王朝者總共其食則體統一而事功易起也均謂平頒之）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衺斜通○民宮中官府各有庶人在官者放辟怠慢奇異家曲者察而去之）會其什伍而敎之道藝（凡官府之在王宮者雖各有職司宮正總以時而會之使之五人為伍二伍為什鄭氏云使之輩作輩學相觀率且寄宿衛之令道藝見保氏敎之者令王所皆善士也）月終則會其稍食（防其虧耗）歲終則會其行事（糾其廢職○已上皆敘正其人之事）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大事七事之大者政所當共之事令別有所徵召攝官之類宮正令之以待）○春秋以木鐸脩火禁（鄭氏云火星以春出秋入脩火禁者因天時而設戒也）○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蹕音畢○邦事小宰之七事也蹕止行者以備非常宮中宮正所專掌廟中乃其衆掌閽則藏姦必執燭以爲明）○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親貴者所居舍堊室疏賤者所居○已上皆有事警戒之事）

天官之職惟宮中爲至要故小宰宰夫以宮職爲至重宮正乃天官設屬之至大者于王宮之官府士庶子無

所不統故內宰掌版圖之廣矣此則總爲之版王宮八面常均一無衆寡不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守王門矣此則擊榛而比其宿晝夜巡警無頃刻疎虞師保氏敎以德行道藝矣此復糾而敎之王所其惟吉士閽人禁暴氏稽其出入去其奇衺矣此復稽而禁之無得越其禁防膳夫醫師等各掌其功叙矣此復稽而會之惟恐饔天職舍人司祿等既掌其祿食矣此復均而會之惟恐其暴天時四時有司爟以掌火政矣宮中尤宜慎火此特以木鐸脩之凡有邦事宮門廟門閽人掌其蹕燎矣宮中廟中不可無備此特掌其蹕燎大喪司士大僕既掌其守政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凡若此類雖各司之長所自掌而宮正爲宮官之長故又爲之挈其總禁密之地無一處而不究心內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宰宰夫

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義所以列銜百職之首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士庶子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及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謂宿衛王宮皆有名籍以擬校比施政令也○適音的）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八次八舍者王宮四正四隅各有宿衛常處整行列便譏候謂之八次又各有私居謂之八舍職事者擊榛巡警等事皆宮伯授之此即所謂掌其政令也）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司士會同賓客作士從大喪作士掌事諸子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皆宮伯令之此即所謂作其徒役之事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秩謂祿之高下一事而功有勤惰則爲之下上其食叙謂仕之等級一官而才有升降則爲之先後其次月終均秩則祿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稍食歲終均叙則能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行事此即所謂行其秩叙）以時班其衣裘○掌其誅賞

班其衣裘者王所以厚世臣之子掌其誅賞者以王命賞其功而治其罪以其未仕故不與天官之攷也○已上宮伯所掌凡五事敎則于師保氏詳焉

王宮官府八次舍圖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人非食不生孟子曰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然苟失其養則疾病因之以王及后世子可不致其謹歟故天文有天廚內廚爲是故也況畿之內外凡可以致養者貢獻爲至多而祭祀賓客之禮極于繁縟司之者尤不可以非其人膳夫者以禮制王之食以道節王之欲贊王之祭代王之獻謹其出入明其黜陟非知道者不能故庖人內外饔亨人主庖廚之事甸師獸人漁人鼈人腊人主生聚取辨食物之事凡九職皆統于膳夫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庖廚中一應生物）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主調和五味熟食爲事朝食曰饔日中及夕餕朝之餘故官以饔名王后世子之食及宗廟之祭與燕飲食其事皆在內故曰內饔外祭祀賓客饗耆老孤子及師役其事皆在外故曰外饔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烹同）

天王人子之義

（主薪水㸑爨之事）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王之饋（進食尊者曰饋）食用六穀（稻黍稷粱麥苽）膳用六牲（馬牛鷄羊犬豕）飲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庶羞也出于牲及禽魚菓實以備滋味）珍用八物（即八珍見內則謂淳熬淳母炮擣珍漬熬糝肝膋也○膋音遼）醬用百有二十甕（醢六十甕醯六十甕合之爲醬百有二十其詳並見下諸職）

或謂周公設王之飲食何其太豐侈也夫居崇高之位享天下之養下自士大夫等而上之升降以兩其數不得不加四海九州之富各欲盡其奉上之心其物不得不多故非勉強以致之苟王而不御之其物亦何所用萃彖曰用大牲吉亦理勢之自然也且物性各得陰陽之氣于人身必有所益如食治本草之六畜物致味亦所以助王精氣而益其聰明非但爲肥甘之足于口而已然王日一舉不過一牛而又與后同牢其羞醬之百有二十者則出于六牲之所雜制與夫菓實菜品而並陳之較之太古似于奢眡後世御食之費其約不知幾倍矣柰何以寒士所習見于民間之事而遂疑于周公之制哉抑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夫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奉饗而籩人醢人止于四籩四豆之實合之爲三十二物且有薄正有焉可以類推矣

其[illegible]舉之變

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玉藻皮弁以日眡朝遂以食日中而餕日一舉謂朝食也）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牢鼎九陪鼎三總而十二物皆有俎謂牢鼎皆實于俎也鄭氏云王日一大牢以王制君無故不殺牛之例推之理或然也）○以樂侑食（侑猶導也）○膳夫授祭（古人每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膳夫授王祭謂祭肺也其餘饋之序徧祭之）品嘗食王乃食（玉藻云火熟者先君子一恐火齊之不得一以備非常也○齊去聲）卒食以樂徹于造

（人于飲食之際心氣和暢則多食而易化怫鬱則食不消而致疾古人當食不歎者謂是故也樂乃天機之鳴脾喜聲音故每飯皆奏樂以侑之食畢仍以樂徹于造處終之以和皆所以養胃氣使不至于欝滯也）

王齊日三舉（齊齊同將祭而齊○日三二字當作則不）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札子八反）

（齊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飲酒侑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大喪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百官府大荒饑饉也大札疫癘也爲民父母子有憂患自然不安天地有烖如日月食山崩川竭地動之類爲天之子父母有變自然恐懼脩省大故謂寇戎也上下戒嚴期於安之自不遑寧處六者皆當徹膳以自貶損其禮皆膳夫掌之又凡刑殺大臣之喪臣民弑逆古人皆不舉此不盡述王或不以禮自處膳夫當隨事救正如檀弓所記杜蕢之揚觶于平公是也○[illegible]音昏[illegible]飦同[illegible]音米寧也）

王及后世子不會舊說之非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已上每日王食此事之至重故必膳夫親之）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胙音酢○胙俎王與尸及賓相酢之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稍事謂非饗燕大事偶有事賜飲臣下）○王燕飲酒則爲獻主（燕羣臣嘉賓以示慈惠）

（祭祀賓客以胙俎爲尊故膳夫親徹稍事以脯醢爲重故膳夫設薦燕飲酒一則畿內諸臣不敢當君客禮一則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故膳夫爲獻主先王所以恩禮曲盡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內饔供之膳夫特掌其數玉藻云夫人與君同牢后牢肉當亦與王同）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肉脩薑桂腶治者王有加惠于臣制肉脩頒賜之蓋孟子所謂鼎肉）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致福謂羣臣祭祀若畿內都鄙山川及四海五嶽四瀆古帝王之在其國都或王五服之親凡以王命而祭者當歸胙于王也摯見卿羔大夫鴈士雉之類所以伸臣子之誠敬二者皆受而膳之使鬼神之惠臣下之誠不至于虛也○后世子膳羞頒賜致福贄見四者膳夫但掌其出入命令不親爲之）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舊說謂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則任所用夫九式羞服飲用之式正先王所以立爲宂濫節制後王之膳羞衣服

（好用賜與玫司書云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豈得而任其所用謂之優尊者哉且庖人酒正外府等官唯言王及后不會則世子除正膳之外餘皆有會矣司裘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是后之用皮亦有會也何獨不優之而任其所用乎愚謂凡掌財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蓋百官則有進退陟降廢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盈縮萬有不齊故必以彼之入數較此之出數而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數可知百司皆了然故不必彼此互相句攷也其事甚明而添一注釋遂使蔡京執此爲說務以侈靡惑人主使海內虛耗卒召裔夷之禍釋經者言可不慎乎）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六畜即前六牲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兔也六禽雁鶉鷃雉鳩鴿也○麕坤倫反鶉音純鷃英諫切鴿敎合切）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名如兎曰明視豕曰剛鬣也物謂各以其方之色及用牷用駹也鮮曰鱻乾曰薨○鱻音獮牷音全駹音茫襍色也凡水陸之產不可生得者不嫌其死可以生致者死則味變當生畜之凡腥物新致者以鱻爲美遠來者以薨爲用入則辨而受之出則辨而頒之○已上庖人所共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備品味曰薦即醬用百有二十甕也致滋味曰羞即羞用百有二十品也）○共祭祀之好羞（若禹貢徐州之魚鄭氏謂荊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鮺子馬反亦作䰼即鮓也）共喪紀之庶羞（虞祔之祭乃有薦羞）賓

羞物膳之灋

客之禽獻（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王言薦羞者味以不褻爲尊后世子言膳羞致滋味也祭祀好羞喪紀庶羞者記稱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咸在以致孝于鬼神也賓客曰禽獻者尊之曰獻○已上庖人所當供之事）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禽獻不可久處將獻賓客取于獸人掌畜等必書所當獻之數是以灋授之也及其來致禽依此數受之是入以灋也至獻賓客又以此數付使者展行之是出以灋也一則不失禮于賓客二以待會計○已上出入之灋）

凡用禽獻（此謂煎和之以獻王及凡祭祀賓客也）春行羔豚膳膏香（香香當從禮記作膷从肉爲是香乃禾氣也○行用也通下四行字內則俱作宜）夏行腒鱐膳膏臊（腒音渠鱐音搜臊音稍）秋行犢麛膳膏腥（麛音迷）冬行鱻羽膳膏羶（鱻音鮮羶膝堅反按禽獻四時各因其類而用之今人于夏膳亦以腊薨爲宜推此類可見羔小羊豚小豕始生而肥春氣柔嘉之象故春行羔豚春木克土而土死于春膷牛也牛屬土故春膳以牛膏和之腒乾雉鱐乾魚爆熯而乾夏時火盛之象故夏行腒鱐夏火克金而金死于夏臊犬也犬屬金故夏膳以犬膏和之犢牛子麛鹿子皆成而克秋物長大之象故秋行犢麛秋金克木而木死于秋腥鷄也鷄屬木故秋膳以鷄膏和之鱻魚也潛于水羽鴈也巢土不木棲冬氣潛藏之象故冬行鱻羽冬水克火而火死于冬羶羊也羊屬火故冬膳以羊膏和之禽獻

（各以其時必先歲氣也後因其時舉其所勝之氣而和之者無使太過以傷天和也○已上用物之宜）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日食有常）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亨讀作烹和去聲○鄭氏曰割肆解肉也烹煑也煎和齊以五味）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臑寧報反胾音子乾肉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于鑊以實鼎取于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脀音烝升也）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百羞饔人所辨百品味之物也醬物醢人醯人所造也珍物即八珍先進食之時選擇王所當御者以俟膳夫饋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后世子直言共內饔自饋之降殺之等也○已上共王及后世子之濃）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腥臊羶香雞犬羊牛之味也無疾肥美則其氣味雖存而可食有疾而形體變則臭味惡而特著斷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庮音由○鄭氏曰牛朽木臭也）羊泠毛而毳羶（泠音零毳音翠○羊曰柔毛泠毛而毳者毛長總結其肉必羶甚也）犬赤股而躁臊（犬股裏無毛曰赤發狂曰躁其肉必臊甚也）鳥皫色而沙鳴貍（皫丕表反貍音埋○鳥毛失色曰皫聲細而澌曰沙其肉氣貍鬱而不疏通也）豕盲眡而交睫腥（盲

（作望豕無物不望眡此豕望視而眼睫毛交肉必成米如星也）馬黑脊而般臂螻（般班同螻音樓○馬脊肉黑色前脛毛有文般如其肉如螻蛄臭也○已上選擇牲肉之濃）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宗廟祭祀謂四時朔禴禘袷等祭也燕飲食者燕群臣以示慈惠也掌割亨之事而不言煎和者此行正禮之時不貴褻味也）○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刑當作鉶膴音呼胖音判○羞庶羞也脩脯也加薑桂鍛治之曰脩不鍛治曰脯不乾而腥曰胖膴肉大臠曰膴刑鉶羹也骨脊也鱐乾魚也祭舉而燕與燕飲食皆先共此七者以待共膳也上言選百羞醬物此言共修羞刑膴互文也○已上宗廟燕飲食之事○䐑音蝶）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王所愛好若親故賢能有所賜肉脩比膳夫之頒賜爲重故云好賜也饔人內饔也此即孟子所謂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者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等神也內饔有羞脩骨鱐而此止于脯脩刑膴內饔不言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而此言之蓋互文也）○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饗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主其割亨共膳陳鼎俎亦皆外饔掌之）

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耆老孤子死事者之父祖子孫也饗之于朝所以示恩而民勸于功士庶子宿衛主宮之適子庶子也饗之亦所以示恩使之益知親上死長皆外饔掌其割亨之事

按吳子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左傳陳成子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此皆禮耆老孤子之事也又按王制周人饗國老于東膠饗庶老于虞庠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國老有爵者之老庶老庶人之老猶國子庶子之云也養之所以教敬而民勸于德

以槀人例之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此外饔並當共其膳

師役（大師用衆大役任衆）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賜皆有脯肉）

遣師之禮君親推轂曰閫以外將軍治之故尊之曰獻犒兵衆曰賜記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圖日即此意也

凡小祭祀陳其鼎俎而實之（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大祭祀則內饔掌之）

按外祭祀賓客之飧饔饗食其事皆在外國學在郊其事遠耆老孤子士庶子雖在朝其事煩師役其事亦煩小祭祀雖在內其事褻故皆外饔掌之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宗廟祭祀及燕飲食故不相混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去聲○凡肉物先實于鑊煑之以水然後脀于鼎調以五味各因其物而加水之多少火之進退故曰齊皆亨人給之○脀音蒸）職外內饔之爨亨煑辨膳羞之物（爨清亂反然火也○分職外內饔之亨煑爨火之事及辨其所當膳羞之物）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音泰羹音庚）

大羹大古之羹肉湆不調以五味及菜設之貴其始也鉶羹後世之羹調以五味加以菜芼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之類所以致滋味也羹以亨煑所得故亨人共之○湆古汁字音執芼音毛菜葉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曰甸師猶長也自此以下五職皆主生聚取辨野物甸師主齍盛爲重故居其先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佃獸之政事者）

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主取魚之政事者）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主取介物及貍藏水中之物者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此主食而言故以鼈命官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昔字古人作昝上即豈肉從日）

（乾之今文旁加肉贅○上凡乾门）

甸師掌帥其屬（即徒三百人記謂庶人）而耕耨王藉（耨寧豆反去草也○躬耕[illegible]在君而實借其力于民故以藉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齍音資○黍稷曰齍在器曰盛）

按月令孟春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一以示敬恭神祇致孝于天地祖考一以勸農率先天下也以時入之者小滿而來麥成熟霜降而百穀用登收入地官神倉不敢以為他用所以祭則受福也

諸侯為藉百畝卿以下則有圭田

祭祀共蕭茅（蕭香蒿也茅白茅也）共野果蓏之薦（蓏禮果反○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詩曰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謂以黍稷率膟實于蕭以為燔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于几東謂之苴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藉而滲之一取其絜二象其歆之意求諸陰之義也又按司巫云祭祀共蒩館鄉師云大祭共茅蒩凡茅皆出自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為苴以共之祭天地則鄉師為苴以共之其聯事若此又楚之貢曰包茅其莛特良故以為貢蓋亦入于甸師而共之也詩云園有桃又云疆場有瓜野果蓏之謂也地官場人祭祀賓客共其果蓏職與此聯事上四物皆野之所有故皆甸師共之○率膟音律遼腸間脂也苴蒩竝苴租二音場音亦埸音脹

喪事代王受眚烖（眚生上聲）

鄭氏曰齍盛者祭祀之主也國遭大喪若云此齍盛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詞授甸人使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按商俗尚鬼周人因之觀盤庚金縢所稱極誠確矣代王受眚烖者意以齍盛不蠲乃甸人之責非先王之過恐降禍非一端則當罪及甸人不當延于嗣王亦臣子之至情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辠古罪字罪乃取魚器也秦人以辠似皇故借用罪）

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辠則磬于甸人又曰獄成致刑于甸人甸師主郊廟齍盛不以即市而戮于是者以示得辠天地祖宗非王所專也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貴貴與親親同此不

言者于秋官互見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木大可析曰薪小曰蒸耕藉之餘則樵蘇以分給外內饔之柴薪）

按甸師共胥徒三百三十人蓋非此衆則農功之時不足以集事然止耕此千畝則農隙之時遂幾于徒食故多其員則事事而人無不給兼其役則無事而祿不妄費周禮攝官之意皆此類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音古网別名○野獸皆有名號物色用之各有所宜取而辨之以共獻。网古網字）○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氏曰狼山獸其膏聚

（則温冬苦寒故獻狼麋澤獸其膏散散則涼夏苦熱故獻麋春秋温寒適故獸物皆可獻若內則狐去首貍去正脊之屬也○詁用物之宜）

時田則守罟（四時之田謂彼苗獮狩也守罟者獸捉罟則取之一使不得奔逸二以備其觸攫○獮音選攫教縛切）○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也令禽注于虞中者凡田在山山虞萊山田之野田在澤澤虞萊澤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虞旌于中致禽而珥焉於是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于虞旗虞旌之中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右田獵所執之事○珥耳通割獸耳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之生獲而可畜者百獸並入于囿人猛獸則入于服不氏以待祭祀賓客用時取之囿人祭祀祭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服不氏祭祀共猛獸是也獸可生共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後共並主獸人共之）○凡獸入于腊人（腊音昔○其獸之有所傷而不可畜者並入于腊人而乾之亦以待祭祀賓客之用）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皮毛筋角堪作器物者入于玉府以給百工之用○右供獸入獸之灋）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畋狩有時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灋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若東有甫草駕言行獸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鱻薧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麛音迷鹿子也）

𩀻人掌以時𩀻爲梁（𩀻古漁字○梁者匽水爲關而中空之以笱承其空而取之詩敝笱在梁是也取魚之時歲有四月令孟春獺祭魚之時得取一也季春薦鮪于寢廟二也鼈人秋獻龜魚三也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即潛詩序云季冬薦魚四也○匽音燕笱音苟）○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共其魚之鱻薧（鮪月軌反○王大也王鮪鮪之大者鱻生也薧乾也共王膳羞共于膳夫以共王也祭祀賓客祭祀共于內外饔而共之也）○凡𩀻者掌其政令（政令見上獸人）凡𩀻征入于玉府（周之先澤梁無禁而有所謂𩀻征者蓋無禁者謂虞人入澤梁之時與民公共利征者謂水族中若蟦骨珠蜃堪飾器物者取之有定數民有得之者𩀻人以漸收之以時而入于玉府以當山澤之賦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音冊）魚鼈龜蜃凡貍物（簎昌角反貍音埋○互有甲之物其殼相交互故名簎叉刺泥中而取之也貍物謂水族之貍藏泥中者掌取互物而以時簎凡貍物者互物皆貍故兼及于凡貍物取之爲便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鼈孚乳以夏蜃大蛤十月雉入大水所化亦有自産者龜用以卜秋則殼堅實其肉亦可食能補心益知也貍藏之魚多生于秋冬至春而消春鼈蜃秋龜魚各因其盛美之時而獻之）○祭祀共（[illegible]）蠯蠃蚳以授醢人（蠯蒲猛反蠃音羅蚳音遲）

（つ蠃楷作蜂說文螪烏蠭圓烏蠕蠃介虫旋殼者蜓說文蛾子來許蠶人有蠃蠶蠹蠶蜓蠶故此于祭祀共此三物以授蠶人而共之也）○掌凡邦之簎事（簎事非一凡有取于水中者金珠玉石或異物及有旅遺失以驚人畜于簎事故兼掌之也）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日乾曰腊亦有大乾者凡乾肉總名之曰腊析言之大物解肆乾之曰乾肉小物全乾曰腊大臠曰膴薄析而乾之曰脯捶之而施以薑桂曰脩脯而腥曰胖凡田獸畢宜鳥此數等之肉者腊人治之以共于膳夫）○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籩人職曰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此言共豆脯薦脯者共于籩人也）○賓客喪紀

共脯腊凡乾肉之事（凡畋獵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于其多時取以爲昔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不至于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昔呂正獻公每貯昔羹以待客正謂此耳）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已下五醫字皆當用毉从巫謂其通神明如巫也此醫字乃梅漿以造漿如酒故从酉今用此醫字非○毉師衆毉之長）

食醫中士二人（即今食治濃）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瘍音陽創腫也）

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掌醫之政令（政令謂衆毉疾病藥材等事）○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藥得天地之偏氣寒熱之性過甚者也人身具造化與天地相流通非時不正之氣感則成疾與夫七情六慾所傷亦能成疾是皆有不和之氣者故以偏勝之物攻之即得其平然藥亦有平補者終不免有所偏可暫用止疾而已久服必有所傷故總以毒名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兵米反）

（輕曰疾重曰病內科主治頭瘍曰疕身瘍曰瘍外科主治邦國有內外疾來求治者毉有專科故毉師使分治之或疫癘大作民不能就毉量地遠近民之多寡分命衆毉往治之以活人爲上不責其直以救民夭札也）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凡祿食必本于功事每屬之長稽而制之若醫師內宰所云是也小宰總稽百官府而制之所謂以敘制其食也唯宮正則凡宮中之官府又以時稽而制之禁密之地尤宜加嚴耳又冢宰受歲會故醫師以歲終考課羣醫蓋官屬各課于其屬之長冢宰但執其要而已）

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

十全失之義

爲下

凡疾病有生道則可治無生道則不可治又有命數短促或老而氣散亦非醫藥所能起故醫可以治人之疾不可以治人之死十全者指凡治人疾十人而皆驗也其不可救而不救非醫之辠矣所謂失者非謂失而死也變症之輕重情狀投藥之多少効驗豫言之而無徵即爲失耳故藥有起病者苟不能預定其情偶中而已不可以爲全病有不起者苟能預決其死不可以爲失如此則醫不可以僥倖失一失二失三失四以次而降制食因之過是而失五則不足爲醫矣蓋人有不服藥者病亦吉凶相半醫而至於失五何以異于不服藥哉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齊去聲）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此飲食寒溫之節也食飯也五穀食之主宜溫故眡春羹大羹鉶羹菜羹也所以調食宜熱故眡夏醬豆實之主言醬則豆在其中所以致滋味宜涼故眡秋飲主解渴宜寒故眡冬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去聲）

此調和五味之宜也春屬木主酸夏屬火主苦秋屬金主辛冬屬水主鹹故和飲食者各因四時之味而稍加之所謂必先歲氣也木火金水載于土酸苦辛鹹成于甘故復調以滑甘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甘者脾家本宮之味滑以通和諸竅也○（飴）音夷（堇）音謹（荁）音桓（枌）音文白榆也（免）音問（薧）

考董已下新生者曰娩久畜者曰薧（滫）恤久反久泔也（瀡）髓通（[illegible]）坤教反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稌）音杜（苽）音孤

此合食之灋也凡物性有同類以助其生者有相制以洩其過者合食則能益人有相反而爲逆者有相惡而爲讐者合食則能害人故膳之與食相合各有其宜牛稌土羊黍火豕稷水犬粱金鴈麥陽魚苽陰同其所稟故合食爲宜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君子自士而上也）

食數有品節限制養道則上下同之寒溫之節調和之宜會合之灋皆如食醫○按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于未病而其灋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于已病而其灋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疾醫而曰養者病每加于小愈療治易將養難不專于攻治而已）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音消（痒）音羊（疥）音介（嗽）恆搆反○四時皆有癘疾此主萬民之通疾言蓋感時氣所生即所謂疫癘也鄭氏云痟酸削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六癘作見春金沴木夏水沴火秋火沴金冬土沴水

師曰春氣不正人傷于風氣升而上凉金所制酸削頭痛夏氣不正人傷于熱汗泄于外寒水所制生疥而癬二者感而即病也夏傷于暑火邪傳脾土旺未病至秋火金爭脾病乃見瘧而振寒秋傷于濕土邪侵肺金旺未病至冬寒包熱肺病乃見氣欬而逆二者感之逾時而後發也然亦有感而即發者夏季金畏火而伏至秋金盛陰陽爭人感之而爲寒熱交作之疾冬時寒極人身感寒皮毛先受之肺主皮毛故爲嗽上氣疾

以五味（鹽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稻黍稷麥菽）五藥（草木蟲石穀）養其病

凡病由氣勝負而生醫者攻其羸補其不足使之平而已五藥治之主也五穀食治也五味所以佐藥與穀也三者皆貴乎養之

以五氣（五藏所出氣肝溫心熱肺凉腎寒脾平也）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及肝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也）五色（見于體貌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也）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竅〕坤教反○九竅者耳目口鼻陽竅七大小便陰竅二變謂開閉異常）叅之以九藏之動（九藏者心肝脾肺腎精藏五胃膽膀胱脹形藏四九藏在內以脉之動而知之）

凡醫之視疾曰望聞問切五色望而知之五聲聞而知之五氣問而知之九藏切而知之九竅兼望與問而知之兩之參之云者既察其氣聲色則其死生之候既已不可逃而後以九竅九藏參互比並則其愈之次第死之遲速皆能得之而不可易藥之所投可以百發百中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或來就于醫者或不能就而來告以病者皆醫師分命衆醫而治之其不愈者少曰死老曰終書其所以不愈之狀而入于醫師得以制其食而進退之也）

〔瘍〕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劑（〔祝〕音晝〔劀〕音刮〔劑〕字細反○腫瘍癰癤痛癢壅腫而不散者潰瘍癰疽成膿而必決者金瘍刀刃所傷軍中尤急者折瘍跌撲拔擊所傷四者皆外科疾也祝者陰陽家之術主于移精變氣去疾于無形者藥者藏內消之或外治之劀謂將潰而以刀決出膿血不使其內滋蔓殺謂已潰而以藥殺去惡肉不使嘉肉腐爛四者內外治瘍皆有劑量瘍醫掌之）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此五氣字誤當作五穀）

或以毒藥從內拔去病邪所謂五毒攻之也或别以五藥治其所急五穀養其正氣五味節其藥力四者皆主治于內療瘍之常法也鄭氏云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以黃堥合之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着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則惡肉破骨盡出此蓋治瘍之一端○〔堥〕音牟〔礜〕音豫〔創〕古瘡字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此六味專以所走形體中而言以外科所患在形體也嘗叅之醫家之說人之生也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脉故脉之行于身如水之流脉軟則和鹹能軟所以養脉也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故氣之出入無形如火之炎氣堅則壯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故筋之絡如金之能鎔合異物筋散則不攣辛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故骨之植如木之根立地中骨收則強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故肉之豐如土之含載四者肉緩則不壅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虚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形神之往來者滋則氣著滑則流通此滑以養竅之義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國中有瘍者或造或否丛得于瘍醫受藥其分治死終亦當如疾醫之規○按外科死生于瘍之微驗自易見故眡其死生之凑于疾醫爲特詳內科之主治在臟腑故六味所養形體之凑于瘍醫爲尤切然亦互相發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家畜之獸五羊犬豕其疾既少治之甚易雖不治亦無大害唯牛馬畜之貴其疾當有以治之故有獸醫也視人爲輕故病瘍同一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獸病狀難知者灌以發散之劑行之節之以動其脉氣然後觀其所發而調養之）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獸瘍已成形症可辨灌以攻毒之劑劀潰其瘍以發其惡然後補養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獸醫之療治進退亦皆醫師掌其政令）

醫仁術也生民不幸而有疾病古之神人立爲治療專于濟人而已其酬之者出于病者之情也世之醫者非以活人爲事而專以牟利爲心不識其病而妄爲營謀以試藥術能救之而故爲聲價以要利于同類則排擠之而唯恐其有功于勝已者則妬嫉之而惟幸其瑕釁如此則亦奚以醫爲故術愈下而心日非宜夫病者亦不以誠待之也是故先王立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使醫者無求于病則心清而業精病者不必酬乎醫則藥之所及廣而活者衆能者舉之于上不能者黜之不得行醫于是醫老務以活人爲

心而民無夭札之患故醫師者總執醫要器使衆醫不自用而使人各盡所長通乎道者也食醫者飲食過則成疾得凑亦能治病特設此職調和飲食之齊一則不使其過治于未病一則或有不安節則以食治之不藥之藥故在疾醫之先也疾醫者大方醫也經文所載四時之疾即今傷寒科也瘍醫者曰腫瘍潰瘍外科也曰刄瘍金鏃科也曰折瘍接骨科也曰祝祝由科也獸醫者兼于育物也或疑醫有十三科而周禮所載止此何也治古之特氣化和平民患疾者少且古人欲寡六氣受病爲多今人多欲七情受病爲多又古者婦人小兒不若今之豢養恣肆如彼村童野婦自然無疾故不設婦人小兒等科也况古之醫者醫道通明能兼衆濟其鍼灸按摩之術眼目口齒之科則皆統于大方故亦不別設然醫家自有全書此固不待而詳矣

天上

周禮傳卷之一下

天官下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酒而曰正主以灋正王及后世子與夫百官使之剛制于酒者酒人漿人則有司之事而已）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閹藏也去勢者精氣閉藏故稱奄）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去聲藏冰室）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音海）

醯人奄一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音希酢也）

鹽人奄一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音密覆也）

酒人主造酒者漿所以解渴與酒皆飲之類故事相聯籩竹器以盛果實脯脩乾物者醢切肉及海物雜醢醬爲之木豆所盛也籩人共籩則曰籩人醢人共豆而不曰豆人者醢人主共醢物六十甕醯人主共醯物六十甕皆造豆實醢人特兼豆事故不曰豆人而曰醢人也鹽水産其出産之政令掌于冬官此唯共于籩人與凡飲食之所用而已籩人所共皆乾物止以陳設爲事故女及奚皆少醢人醯人鹽人則兼造物故女及奚皆倍之冪以巾覆物酒漿醢醯凡停久之物非此則氣散味惡而酒尤爲切要也籩醢醯鹽皆獻酒之所爲冪乃等之所用其事皆與酒相聯故並屬之酒正凌人掌冰而亦屬于此者酒性屬陽而大熱冰性屬陰而大寒故附于此取相制之意又冰于六飲爲凉亦屬漿人所共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凡當共當授及出入之式誅賞之政也）以式灋授酒材（式灋謂多寡之數及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也以酒材授之酒人必以其式）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公酒謂羣臣以公事飲酒若飲射祭祀酒正以式灋授之酒材公釀而不敢私釀此古灋也○糦昌又反炊米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齊去聲盎烏浪切緹禮記作醍並音體○舊說大意泛者米蘖相得泛溢器中浮于水面也醴者汁滓相將已有酒意而非也盎者和氣鬱蒸滃滃溫煖也緹者赤色之名言酒成而色赤即禮記所謂粢醍此緹字蓋借用也沈者滓沉而下酒成而上也大約酒成熟之候有此五者造酒者因其節以爲名各隨其所宜而用之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者因事而釀醸非即

九獻八尊之用

（漉所謂濁醪也昔酒者久釀乃熟其味最厚所謂舊醳也清酒者熟而停久其色清其味醇即詩所謂祭以清酒也）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音義見下漿人）○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酒人造酒漿人爲漿而酒正省其成故云掌其厚薄之齊王及后世子皆酒正自共之王備物故四飲三酒無不具后世子不必備故但云飲與酒而已）○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凡祭祀有八尊合五齊三酒各實一尊故爲八祼器曰彝而此通曰尊者古彝亦曰尊也）大祭三貳（郊社宗廟三貳者正尊一而副尊三倍之也）中祭再貳（日月山川之類再貳者正尊一而副尊二倍之也）小祭一貳（羣小祀四方百物之類一貳者正尊一而副尊加一倍也）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已上酒之名物數量齊味薄于酒而其氣特盛酒氣定于齊而其味尤厚人之所飲者主于味鬼神之所享主于氣故雖王所共亦唯三酒而已祭祀則特設五齊專以爲祀神之用三酒則設于堂下以爲人之飲此周公所以爲多才多藝而善事鬼神也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用夫豈虛設者哉愚以九獻之儀攷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主用乎鬱鬯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爲朝踐之禮禮運云醴醆在戶是三四獻所用即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是爲饋食之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即盎齊緹齊也七獻主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爲加事之禮則王用沉齊爵后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于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籩羞豆而諸臣酳尸則參用交人之禮故于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爲酢酒而已齊酒主于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益之尊然齊酒于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濫供三酒則每所用之酌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蓋酒人之所甚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湎于酒以取敗周公以爲戒故防之周密如此○醆音盞醍音體酳音胤）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酒陽飲陰王致酒后致飲陰陽之義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賓客禮酒朝會大射饗食之禮王有玉獻王爵也冢宰贊之后于賓客大饗有致飲之禮助王養賢也宗伯之屬攝之故酒正使其士率酒人漿人以奉之王與羣臣燕飲以示慈惠恐其過飲故先計其獻酬之酌數酒人依數共之酒正爲獻主親自奉之使之不節自戒士庶子耆老孤子饗之以示恩厚禮故不限其酌數使之各充其量也酒之賜頒者羣臣皆不得私爲酒王有惠以酒頒賜之灋謂大宰匪頒之式尊卑有差酒正遵而行

之也秩酒者王制所謂日有秩酒以扶陽老人氣衰賴酒以養曰共其膳與酒有常數故謂之秩以書契給其家使以書契來取而授之酒所以防詐冐也○已上酒正共奉行酒之灋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有定式也不及世子者有用則共之亦在所會中）以酒式誅賞

出謂凡酒材皆先入于酒府然後以式灋授于酒人及酒人成酒又以式灋而共百用皆自酒正而出也日入其成者每日造酒及用酒之多少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而酒正所自聽也月入其要者每月造酒及用酒之多少宰夫月終則令正月要而小宰聽之者也歲終則會者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而冢宰之所受也酒式者造酒用酒之灋然因日成月要歲會而攷之誅其不如式者賞其如式者宰夫所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也○已上酒府入出要會之式

按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凡百官府皆然而于此獨詳焉者天官掌財賦膳酒用財之始而周官尤嚴于酒故特爲百官之著例也

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賔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賔客之陳酒亦如之

書曰祀兹酒唯元祀造酒之初專因祭祀故五齊三酒專爲祭祀而造酒正但辨其名物酒人主釀爲之世婦者謂宮卿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大祭祀則酒人共酒以聽役于世婦也禮酒饗食之酒飲酒燕飲之酒然酒正共奉之此酒人亦共奉之者賛酒正也凡事謂酒正應奉酒者如王之日飲酒入于酒正之府使自奉之又如酒之賜頒秩酒之類亦入于酒正之府使自出之也凡祭祀謂小祀也賔客之陳酒歸饔餼之酒掌客所謂壺四十皆陳者酒人以式灋往共之也

漿人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醫上聲酏飴通音夷）

六飲之說先儒不明字義又以漿人酒正內則所載不同況而不通使夫宜于古者遂不可行于今愚以此所載六飲爲據夫飲主于解渴有大病非得水不生者故此曰水者即井泉所汲水之本質冬月或以火煑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曰涼者字從冫即冰也大暑用之可以清滌氣漿者以水和米麥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鄭氏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醴甜酒也酏即今飴糖一名餳糖米麥釀成蓋以白糖爲湯有消食止渴之功者造灋與酒畧同故字從酉先儒遂誤解爲酒也四物于語說辨論間可以生津液助神氣久而不渴故漿人主共此六飲于王入于酒府而酒正奉之也內則有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者稻黍粱皆可以爲醴蓋衆設之故曰重醴清糟者濁者爲糟泲之則清也又曰或以酏爲醴者謂以白糖湯代醴即此酏是也其曰醷濫者即此之醫意殹同聲故各諧之文異而義一濫則飲之別名耳曰漿曰水所缺者涼蓋非以共王故不備物也酒正云辨四飲之物清醫漿酏者清謂醴濁不可飲必泲而清之猶內則之三醴

必云清也水涼皆本質不用辨四物須造之得濾故云辨四飲之物也○〔[illegible]〕音義見下〔醳〕是奕反〔泲〕子禮反莤（去其滓也）

共賓客之稍禮（常日所給小禮猶後世賜茶也）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據酒正辨四飲之物曰清醫漿酏當以爲正醴當作漿○糟謂醫酏漿醴之質猶俗稱糖糟也四物去糟失其味故必合糟而奉臨用而後泲之）凡飲共之（謂非食時渴而欲飲也）

夫酒正后之致飲二漿人夫人之致飲四豈后與夫人致飲各不同亦猶冢宰之有好賜與以佐王者歟是不然漿人共于夫人世婦等使之親泲以致其潔敬酒正後以后之命使共士致于賓客其實一事而已夫人言四飲而后止于醫酏者蓋夫人兼設之以備用而在后則有用不用故文有詳畧耳至于后之致飲冢宰之好用皆統之于王也苟后致飲而夫人又貳之是后爲主矣豈理也哉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夏正）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鑑〕盛冰器）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夷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實冰其中置尸牀下以寒尸令不敗夷之爲言平也儀禮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蓋取安平意）夏頒冰掌事秋刷（〔刷〕聖結反〔冰〕古文作仌象其初結形省文作冫此冰字音迎乃凝結字經文用爲仌字小

十二月令斬冰豳詩所謂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也三倍其凌之冰以備消釋凡酒肴得温氣則失味故春始治鑑卽詩四之日獻羔祭韭而啓冰也于是外內饔之膳羞酒人漿人之酒醴皆以鑑而置物其上此自啓冰後凡御用食飲之用冰也祭祀冰鑑賓客饔餼饗食之冰喪紀夷盤冰此三者大事之用冰也夏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左傳所謂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授冰此大暑大頒冰以廣其惠之事也已上皆凌人主其事秋則清除冰室以備來歲藏冰之用

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授冰山人取之縣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雹〕弼角反

籩人掌四籩之實（籩豆之容實皆四升四籩者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麷〕音風〔蕡〕音文○熬麥曰麷鄭氏謂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是也麻子曰蕡熬稻米曰白卽內則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者黑黍也形鹽積鹵所結其形似虎者膴以魚肉爲大臠鮑魚于煏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卽今鮑鯗鱐乾魚出東海卽今石首魚鯗八物者朝事籩實

敢爲羞之物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㮚古栗字橑音老○饋食之籩榛實下缺三物○棗㮚桃榛實皆北方之產乾橑乾梅也梅乃南方之產故乾而用之內則有桃諸梅諸蓋桃亦可乾用也舊說桃梅棗皆乾濕相間合之而八爲饋食籩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音陵芡音欠○加籩之實蔆芡㮚三物重設非又㮚與饋食重亦非蓋缺四物而誤○蔆芰也芡雞頭也脯[illegible]搴之肉所爲舊說蔆芡㮚脯重設而八爲加籩之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餌日志反餈音茨○糗熬米麥也餌其中之陷糗餌者謂以米若麥爲餅中以肉爲陷熬而乾之也粉磨米成塵也粉餈者以秫爲餅而蒸熟之以其粘故加粉于外一物羞籩之實也）

（祭統云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今合籩豆之實止于五十二者蓋應薦之物各以其時此正所謂溥正也按薛氏宗廟之禮一二獻王及后之祼未有薦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于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旣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諸臣進而酳尸焉是爲九獻愚謂饋食之籩以桃梅棗乾濕相間則合㮚榛止于五物加籩之實以蔆芡㮚脯相重且㮚旣見于饋食而此復重出則止于三物夫桃梅棗出各以特豈得生者而常用之饋食缺三物無疑加籩之中惟脯則諸肉皆可爲故有重設猶醢人醓醢之重其蔆芡與㮚字必皆誤文實缺四物蓋栝桼李杏梨柹樝蓮皆北土嘉果其餘可珍者尚多胡不用之以爲且王者備物孝享天下之物豈少而以兼設爲哉）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凡祭祀非止宗廟也薦籩薦豆者謂朝踐饋食未獻而先薦也羞籩羞豆者謂酳尸訖而後爲加事旣食而後羞也凡祭祀及喪紀之殷奠賓客之享燕籩人竝共其薦籩羞籩醢人竝共其薦豆羞豆）○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膳夫共王羞用百有二十品掌后及世子之膳羞籩人醢人竝云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卽此是也）凡籩事掌之（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師役稍事凡用籩者皆籩人共其實醢人共醢醢人共醢亦此類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豆木器故所載皆菹齏醓醢臡醬濕物）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韭音久菹音疽醓貪上聲臡音泥菁音精蠃音騾蠯朋上聲蜃日謹反箈音臺麇音困坤君反別作麏亦音君拍音魄筍恤尹反深恤感反○凡齏菹菜肉皆有之全物若牒爲菹細切爲齏凡醢有骨曰臡無骨曰醢肉醬無骨有汁曰醓醬者菹醢總名膳夫之醬用百有二十甕也又合豆麥鹽水暴之而成以和五味亦曰醬內則之醓醬處內也韭卽詩之獻羔祭韭菁蔓菁也葵也三者皆美菜茆

（也芹也皆才菜之美者菭箭萌也筍竹萌也七者水陸植物所謂七菹昌本即左傳之昌歜也脾析牛羊百葉也有膜包裹去之爲齏蠡大蛤也豚拍豚肩動肉四寸可爲膾深蒲深水中蒲白嫩者五者水陸動植之物所謂五齏醓醢也魚醢也兎醢也雁醢也蠃蠯蚳解見前醢人皆水陸動物所謂七醢麋鹿麇三者其骨中之髓益人兼取其骨爲之所謂臡已上二十二物醢魚之屬非一故兼設之合之爲二十四以爲朝事饋食加事之豆各八也其設之氣味相成皆有意義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之謂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糝恤感反○酏糖也酏食者以餹和麻穀麩之爲食也糝食者內則所謂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以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而煎之者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

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當作齏○膳夫王日一舉醬用百有二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六十甕合之爲百有二十也餘解見上）○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齊還下四齊字鄭氏云玆當作齏）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五齊七菹凡醯物本醯人所造以專職也醯人復掌之者蓋醯人共之醯人特主豆實而設之耳祭祀之齏菹凡醯醬之物者齏菹之外凡以醯而成之物以醯而成之醬皆醯人所有事也）○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后世子不備物故但云醬齊菹餘解見上）○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九獻籩豆圖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政令謂四方貢鹽而入之儲夫鹽人等官欲需鹽而出之及賈瀛收貯之瀛也百事謂祭祀賓客軍旅喪紀頒賜凡用鹽也）○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苦鹽即盬鹽也出于鹽池未加湅治共味微苦故以苦名今之顆鹽也散鹽瀛海水爲之其形散今之末鹽

也祭祀共此二者貴其自然也○鹽古黃字盬音古）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形鹽掘地以出之積鹵所結其形似虎或如文章字不成形者亦必方賓客共此取其精潔也其有不足則以散鹽益之然前朝事之籩有形鹽則祭祀亦以此爲用也）○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飴鹽鉼生于戎地王及后世子之膳羞用之取其美而益人也蓋不易得故不以給他用云）○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去聲○齊者和五味之事盬鹽未湅治及風化而瀛者苦不堪食鬻治以待各司徵取）

鹽瀛議

冪人掌共巾冪（凡酒漿醯醢氣泄則味薄風入則蟲生皆主冪人掌共其巾冪）祭祀以疏

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此八尊字蓋以每祭言(畫)古文畫迺○八尊以承五齊三酒言疏則不畫六彝以承鬱鬯言畫則不疏蓋鬯爲酒之至尊故特重之凡郊社宗廟之尊彝疏畫咸如之舊說禮器有祭天以疏布冪遂以爲天地之神尚質而用疏宗廟尚文而用畫然觀司尊彝皆主宗廟而言及此尊用疏布彝用畫布則宗廟亦用疏布其曰畫者以雲氣有覆象理或然也）○凡王巾皆黼（王巾者燕射饗食及王日一舉凡王所用尊壺之冪也凡巾案庶所稱黼者皆繡爲斧形取威斷意設色之濃白黑曰黼斧刃白而銎黑故謂斧爲黼也）

（夫有一物則有收藏之濃而又特設此官何也蓋共物者專心于禮事不暇于覆冪少失其謹則以有用爲無用非所以敬共人神而且虛費夫天產故設冪人一職以專于其事則可以久而如新也凡盤盞之塵酒之尊久藏者冪之以土旋設者冪之以布因畫之以爲文焉）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王內外居室中之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王行在舍事）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帷幕幄帟之材）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王行禮止息張設之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路寢一小寢五爲六寢玉藻曰君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眡朝者路寢門治朝也路寢者即明堂前大堂室用以治事小寢者即明堂後五小堂室左青陽前明堂右總章後玄堂中央大室四時各有所居以時宴息修謂脩除黝堊之也）爲其井匽（(匽)音宴○井以汲水外內不共井也匽以止水宮中瀦水一以爲用一以備火久停決之以洩其汚）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蠲)涓通○不蠲不潔也惡臭厠惡也除去之使常潔清）○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枕席牀第唾壺虎子之屬）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埽)古掃字）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會同王城之外巡守方岳之下凡有故而適于四方宮人隨行舍中掌事一如在國）

（宮室所以居身宮人既掌其居于是沐浴以致其潔埽除以清其神寢中之事以爲安昏則執燭以爲明寒則爐炭以爲溫與凡便身煩勞之事亦併共之在後世皆屬之宮寺而周公顧舍之而不用者按內小臣之職莫大于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寺人之職止于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以男子不可入內故不得已而用之非以其柔媚可近而使執事于左右也其不屬之內豎者幼小童子好動不常止可以傳內外之通令而已是故親身之事必以屬之士人宜其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亾而治猶不古若矣）

天寰圖

呂大均選小目宿衛議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

會者合諸侯而命以征討之事同者王不巡守六服諸侯衆見天子而命之政也會同皆爲壇國外或于諸侯之國擇便爲之其不行于國中者蓋朝覲與夫諸侯免喪之見皆主諸侯以事而見天子故必入天子之朝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應巡守而不巡守故于城外行之以見天子往會之意且入國則有廟見饗食饔飧之禮在外則其禮皆畧蓋一于會同之事不暇及其他故費省而事易舉凡諸侯會遇之禮意亦如此

設梐枑再重（梐枑音避互即行馬也）設車宮轅門（鄭氏曰仰兩乘車之轅相向以表門）爲壇壝宮棘門（鄭氏曰棘戟也卽左傳子都拔棘以逐潁考叔者）爲帷宮設旌門

無宮則供人門

凡會同舍外先設梐枑再重使勇士守之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是也其次以車爲宮內爲王居與會所古人用衆必以車自環爲營也其出入處以轅爲門壇壝宮卽築壇以行會同之事者其下起土爲壝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壝端植棘以表門壇上張帷爲宮以出政令幕人所供掌次所張也植旌以表門卽司常于會同賓客所置旌門也凡王有遊觀登眺不及張帷旁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凡舍事掌之

已上會同宮門之灋五者必兼用之若王巡行軍旅大射大田凡有出宮之事其舍止也必有梐枑阻險則爲車宮平地則爲壝宮有所號令或展肆則爲帷宮倉卒間則共人門或兼設或單陳各隨其宜並舍人掌之

王會同宮舍圖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曰王出宮則有是事圍旁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聘禮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于幕上帷幕皆以布爲之旣夕禮明衣裳用幕布可以證幕之爲布也四合象宮室曰幄卽大次小次也帟座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喪大記有素錦褚可以證帟之爲繒也凡居幕中有帟

師田張幕設重帟是也居幄中有帟朝日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是也綬以聯繫四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王及諸侯賓祭事各有大次小次帷宮旅幕等師田則有幕帟然幕人共于掌次而張之）大喪共帷幕帟綬（帷以帷堂喪大記始死帷堂及殯亦爲之幕卽綬衣蓋以依神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是也帟在柩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公卿大夫之喪皆幕人共其帟唯士無帟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師云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爲之帷幕幄帟用畢徹之後復可用事簡而便費不及民後世儉者乎蒲爲行宮事已則費奢者乎錦爲步障費多勞民皆不知有幕人之灋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灋謂六小丈尺及張時節度）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邸等禮反○國有故祭上帝亦遍祭羣神故曰大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至矣不足以饗帝是大旅不若祀天之禮繁此言有故之祭而不及常祭經文于百職多互舉也氈案以氈布地而坐所以代進席野外取其軟溫而難敝邸後板屏風皇邸者染五采羽象鳳翠施邸上以爲飾）○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重平聲○春分拜日于東門之外祀五帝于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彊力孰能支之是以逡俟與諸臣代有事焉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皆設幄中氈案皇邸大次小次蓋亦互

文觀下文張幕設案可知矣）合諸侯亦如之（合諸侯于壇亦張大次小次）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軍旅田獵張幕以蔽雨日不設帷幄者軍中不可壅蔽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即小次待事之處大次張于宮外初往所止居也師田諸侯從王師田也孤卿有邦事謂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也玆爲之張幕設案不言公者於諸侯卿見之）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喪之有帟爲柩上承塵也一而足矣諸侯再而王三者自下而加耳諸侯已下之帟蓋併及其禮非掌次與張之鄭氏曰喪言凡者以其自王而下后視王世子三夫人視諸侯嬪婦視孤卿大夫御妻與士有賜則得帟）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人既多不能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祭必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射則張耦次（謂升射者次在洗東燕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諸侯之至王國則待以賓禮王臣之從王則皆王事且使之自張則必參差有不得地者故其次幕皆國有司共之可以見當時體統之一思禮之厚矣）

掌凡邦之張事（王國凡有張事不止于朝會師田喪祭射事也玆掌次掌之）

王者常居在天文爲五帝座內外執事極其嚴備故周官特設官人以掌之至于巡守方嶽之下其宮室亦象路寢爲之孟子所謂明堂也其不巡守而殷見與夫有事而會諸侯于王城之外及凡出行或在道則其所居息之處曰舍其建立營衞皆掌舍之事其行禮之處初至所止爲大次待事之處爲小次即所謂幄也一取其造次之意一取待于此而上進之意觀宮伯所稱八次八舍可以知次舍之別其在次舍復有帷幕帟以爲障覆蓋王之所居雖造次不可苟于天文爲張宿凡此皆掌次之事其帷幕幄帟之材則幕人之事而王居明堂與夫在次舍中其居寢所需又皆宮人主之四官雖分職而聯事宮人爲上士所以統之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

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治藏之長）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每一工一賈統徒六人每一胥統十二人）（王之御帑以玉名官重玉也工八人所以攻玉限其員者不得作無益也賈八人所以相玉也○帑孥儻二音）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胥二人徒十人（主良貨賄藏于內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胥二人徒十人（主邦布藏于外者）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九功即九職所任也宰有成績故曰功九賦不外乎九職所供但言賦而不及功則無以見其所出故必並舉之九貢九賦九功皆大宰所定而其貨賄之物則皆入于大府故掌其貳其正則藏于各司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月鬼興鬼二反藏去聲○受藏者內而藏焉謂玉府也受用者內而旋用謂內府外府也玉府所入貨爲多故曰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外府所入賄爲多故曰頒其賄于受用之府然玉府于王之獻及好賜皆共之則不專于受藏且玉府亦有文織良賄不止于貨內府亦有金玉銀貨不止于賄此皆就其多者言之耳）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主大府之屬經收財用蓋米穀芻薪亦大府通職而唯貨賄則內府等府所收故特掌之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灋于司會司書授之以灋掌事者依灋征斂入于大府而存其貳于司書大府乃頒于王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攷于司會司書驗其合式灋與否然後得支于大府而存其要貳于司書大府乃復于內外等府擧與而職出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于一也）

職式量入爲出之灋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王之膳羞衣服其用物最不一門關市廛商旅所會雜物爲多故以當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饔飧牢禮所須牲食物邦中城廓內外載師所任廛里場圃之地取之爲便故以當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六畜所食禾穀也小事故稱稍必近地乃可供四郊去國百里載師所任近郊遠郊之地取之爲近故以當芻秣即禹貢之百里賦納總也）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削所敎反當作稍○王所頒賜羣臣羣吏之祿家削三百里載師所任家邑之地大夫采地也）邦甸之賦以待工事（以大宰九賦載師任地之序推之邦甸之賦當在家削之賦前工事百工廩餼邦甸二百里載師所任公邑之地也）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幣帛以勞贈賓客邦縣四百里載師所任小都之地卿之采地也）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大祀中祀用大牢小祀用特牲及夫幣物其用爲至尊邦都五百里載師所任大都之地公之采地也公臣之最貴故以供其所尊卿亞于公故供賓客之幣帛大夫亞于卿故供匪頒）山澤之賦以待喪紀（任虞衡以山澤之事貢其物以其賦當大喪小喪又按王制云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蓋有喪則不祭故

（得以三年之仂而當喪用此亦所以待喪紀者大宰九式以荒喪並言而此闕之者蓋荒之用出于三十年之所積也○仂禮革反十之一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有親故及臣之賢能欲特恩加厚者亦大理人情之所不免即好用也此在常用之外幣餘掌事者之餘財歸于職幣者亦常賦之所餘故以當賜予）

此通計畿內九賦九功財賄以爲九式之用蓋大府所收雖止于貨賄而倉廩稍委之物皆當入其會計故此若稍秣匪頒工事等皆其所頒也式灋大宰藏抄制國用之定格也頒于內外等府則授之以灋使知以某物預備某用蓋取民有定制國用有定式所謂量入爲出也如此則用無或過而財無不足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侯國寶藏貨財各有所產諸侯以爲歲之常貢即九貢致邦國之用也國用之餘以充王之弔用使各國之產相易以爲禮則物益適于用矣）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畿內虞衡所掌畿外名山大澤之不以封開由之未班諸侯之絕世者皆天子所自入所謂萬民之貢也存之于府庫以待移用）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上文頒財式灋與此邦國萬民之貢充九式弔用府庫而有餘者然後可以供玩好之用不以末傷本也）

此主侯國萬民職貢以爲王國之用書曰玩物喪志而有所謂玩好者何也夫天理豈能外于人欲在適其可與過不及之間耳人非聖人則天機不能無間斷情性有時而怫鬱當其倦怠時以灋象制器貴重而有文章若古之獻器金入又如顧命所陳者時一玩之既不縱情于物欲亦不至于壹滯以傷天和不然必至于放縱不可收拾矣此與囿遊同意皆所以接續此心天機之術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出之數有日成月要歲終則總計其大數而會之以待司會鈎攷）

國家經費悉取給于大府則權不分一則絕滲漏之源一則因其有餘不足之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

按財者民之心國家之血脉也大府治藏之長民命國脉所繫屬之大宰者宰相均平天下必以理財制國用爲先務則王宮后宮與夫百官府之用皆有定灋不得妄費王國以及于四海之賦貢皆有定式不得多取而天下之治裕如矣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式貢良善者乃得入于此）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去聲柶音四○含玉以共口實尸得玉氣不敗也角枕以枕尸柶匕也以楔口令可飯含必以角者剛而勑也○勑音屑）○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衽日錦反第子禮反○燕衣服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衽席牀中親身之席牀第附牀之簀至尊所御亦良器也凡此以其共上用不可不謹故玆掌于玉府○襗音鐸簀音責）凡褻器（私褻便身之器以共燕寢所用故亦附掌于此）○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音對○司儀職將合諸侯爲壇十有二尋既會而

（盟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職盟則玉敦辟盟○歃恤甲反）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織音職○鄭氏）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也文織即書之厥匪織文布帛之有文織而成者玉府受于作冶之工藏之以待用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王于羣臣有恩好而賜之貨賄者玉府共之）

玉府所掌一爲王之正用即九式羞服之式九貢器服之貢在內府中尤爲精美要切者舉以供至尊異于常用也一爲玩好主式貢之餘所共燕獸人獻人所入止共玩好賜與不可以混于國之大用也

師曰王者君子比德焉服玉冠飾以尊其首帶飾以重其體也佩玉琚瑀珩璜行以爲節閑非辟之心也珠玉琢玉爲珠即冕旒蔽目而視于無形也王者純陽之精齊食玉屑以助精明之氣也○琚瑀珩璜音居禹衡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九貢諸侯每歲常貢若祀貢犧牲物貢橘柚則入于膳夫救人嬪貢絲枲則入于典婦功材貢斿貢則入于器府其器幣貨服精美以供王者入于王府餘則皆入于此九功即九職之所成斂之以當九賦頒之以共九式之用其餘亦皆入于此大用謂式事及朝覲會同之頒賜也已上以貢賦當國之大用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幣獻四方諸侯來朝合幣以獻即大宰所贊玉幣玉獻小行人職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或以齒革兵器隨其國之所有此不繫于貢賦之正王遣使聘問諸侯即以所受于四方之物共于使者而奉之蓋各以其國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書所謂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同姓之國時庸展親也幣獻之物視貢賦爲稍輕使者所奉及君相之好賜予亦非大用故取諸此夫冢宰之賜予而得于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爲體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或待賓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若使者有私覿之禮也

此皆公事而非私惠故內府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即九式羞服之服也○此以布共王宮衣服之用）

布即布帛之布故云共衣服之用古者以布帛爲財故又以待邦之用也漢人以鑄銅之錢與枲織之布通名曰布泉鄭氏習見當時之事遂解此布爲錢獨不思經文明言衣服之用則其爲布帛無疑若司市無征而作布則銅錢之謂不可相混也入謂貢賦之布從大府頒之而入于外府也出謂邦用之令于式灋者從外府受之而出也共百物者合用布或以布而易他物皆取給于此其用不一故曰共百物也已上以布共有灋邦用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祭祀喪紀賓客皆有不一之需會同軍旅則有犒師皆外府共之幣即邦布凡皮曰幣布乃帛類故亦曰幣齎猶云資以其輕便可持行者所資也云財用之幣齎者謂以幣齎爲財用也云賜予之財用者謂以幣齎爲賜予也小用若使者聘問諸侯行道之資其用無常然取給于此已上主以布爲財齎之用）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師曰內府主公帑之在內外府主公帑之在外王者以四海爲家曷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儲于內帑以愼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于外帑以從便也其爲公帑則一而與王府同統于大府西漢天下經用盡度大司農入主奉養勞費一出少府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耳）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音怪計也○司會計官之長）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主書會計簿籍）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音納）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歲當作出出內之出讀作去聲昌税反與歲音相類又歲出二字建首亦相似因此而誤或曰歲猶今管年也夫管年兼出入故可謂之年今職內三入字職歲三出字可驗豈可以歲字混用乎）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會計邦賦之餘）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此主平治之道以贊天下之治也典灋則大宰曰掌治之也太史亦曰掌執之也小宰曰貳副大宰也司會亦曰貳致逆之也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而天下之治無不舉矣）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此主理財之灋以制國用也九貢之灋者畿外侯國之財用以九等貢灋施于大司馬職方氏大行人等職而致之萬邦唯正之供也九賦九功之灋者自邦中至于山澤其地有八自三農至于閒民其職有九民無不受田有粟則出粟無粟則貢其所職載師縣師等以九賦之灋隨地總徵之故曰令田野之財用閭師旅師等以九功之灋隨職戶徵之故曰令民職之財用合之爲九賦以待邦之經用非有二事也詳見九賦九職相胥關

九式之灋者執九式以均節邦之財用司書所謂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其他可知矣

九賦九職相胥圖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百官府至鄉遂甸稍縣都凡財用之入出莫不掌之）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此主攷課之灋以舉天下之功也紀録爲書徵驗曰契人民之數曰版土地之形曰圖其正藏于司書其貳上于司會以相按勘因而知征斂之虧完放散之餘欠存積之多少而吏治之殘刻寬簡貪汚廉潔皆不可逃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日成月成歲成成者職内掌賦入職出掌賦出一旬爲日成一月爲月成一歲爲歲成也參互者百司每日出入之數兩存以爲證者月有要歲有會以二者而互相參攷則欺隱無所容而姦弊不生也四國謂四方侯國其治教禮政刑事之大綱皆統于六官故攷官府之治則凡四國生民之利病國計之盈縮皆可周知也課既定然後詔王及冢宰不職者廢之稱職者置之此則不特百官府之吏縣都之參貳而已侯國之命卿大夫亦在廢置之列此所以能一天下之治也

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苟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生之弊疚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唯財是節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溺非所以存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德猷爲亞于冢宰才于列卿者以司會計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知其治之本而不失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于王之所以建極于天下者矣

師曰此聖人格王平天下之要道也平天下在用人理財宰臣當務大體而國計唯至纖至悉乃能周知此萬命鶚鶚之所賴也故設司會爲計官之長主考天下會計以贊冢宰唐以宰相判度支是冢宰自行司會也後世理財歸于户部是司會爲大司徒也漢蕭何爲相國張倉爲計相其古之遺意乎

按舊說司會職若卑不足以制大府故周禮設官秩尊于大府此說非也夫司會乃監臨之官設其秩雖卑大府安得以尊臨之蓋司會執典灋則之貳贊王及冢宰以均平天下操日成月要歲會之總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總贊天下之治會天下之職其權下于大宰不止財用一事故其職隆而位尊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典灋則九職九貢九式大宰所掌而司書亦曰掌者比主簿書之長以贊冢宰及司會謂掌其書也九職大府作功九正即九貢四方唯正之供故曰正九事即九式謂以集邦之九事也不言九賦者在九職之中矣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屬大司徒而亦掌其書者理財必知戸口之登耗畺域之廣狹也凡賦貢式用版圖無不掌之故能周知百官府入出百物之數敘其財者凡財用入出比次倫類簿錄成書各有條理便于會計也受其幣

（百官府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頒于職幣有餘幣者知其出受餘幣者知其入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凡財之出司書必存其數司會存其貳然後下職歲關大府就所司支給上之用財用謂九式常格之外若好賜與也司書存數之時必攷于司會合式灋與否合于式灋然後下于職歲苟其事弗當則彼此互相執奏所以杜奢侈之萌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歲會攷歲成每歲國有會至于三歲又通計之故謂之大計大宰三歲大誅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掌會計之書以贊冢宰必知其數而後能攷其徵令也民財九職所共有荒有熟知財之數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知其欠餘器械吉凶禮樂賓射及兵器有備有乏知器械之數則司敎化之官可以攷其勤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有登有耗知其數則凡田役之事可以聽其簡稽山林之材木有童植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衰知其數則虞衡之所共可以知其盈虧徵謂取于民令謂作其事先知其本數而後攷其所徵所令故其事覈而易舉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司稅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冢宰制國用具有成灋藏于司書閭師旅師等掌斂事者皆來司書處受灋不得灋外取民事畢有要簿入于冢宰其貳藏于司書以為攷逆之證）

凡邦治攷焉（典灋則職貢式無不掌版圖吏治靡不知故欲知國家治灋吏治得失皆于是攷之猶太史凡辨灋者攷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內音納○賦入兼九職九貢而言閭師旅師縣師之所徵職方行人之所致也官府若大府等掌財廩人等掌米穀及泉府職金等職也都鄙凡甸稍縣都所收之賦也辨其財用之物其物該若干其物該若干執其總數官府都鄙存其正職內存其貳于是以其所入之數攷邦國九式之用合用幾何則其有餘不足皆可得而知矣）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受財有二一謂膳夫舍人等有司常用一謂祭祀軍旅等一時之用令謂于大府廩人等支財之令大府等存其正職內存其貳及會計之時則以其受財之數攷其出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相同與否則其有無存積與夫公清欺隱皆可得而知矣）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賦入有限費出不齊于是更以其見在之物比次而敘正以待邦之移用如喪三年不祭則移祭祀之用于喪豐年而動大衆則移凶荒之用于役都有餘則可移于縣甸不足則取之于稍有司守常不得擅移通融之灋皆職內主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歲當作出○賦出謂所收九職九貢之財物以待邦之大用者官府都鄙出財之數此有司之常灋也其出賜之數以王命而非常灋也官府都鄙存其正職出存其貳以待會計之時則以其貳攷其正更不可得而隱矣）○凡官府都鄙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費出嚴之于後不若正之于始故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必先于職歲受大宰所頒應用與否及應豐應約之式灋然後得出毋敢擅出之也）○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賜予之祿有常數仕者之廩祿也予上之好用賜予也敘即以敘制其食及好用之式也雖上之賜予亦必以敘而與職幣授之則恩不至于濫矣）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財用出時皆職歲以式灋授之及冢宰司會會計之時仍以式灋贊而逆之則羣吏豈有私出而天子亦豈有私恩所以爲蕩蕩平平之道也）

（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職出主會計邦賦之出入出各司其事而不相混雜則耳目專而鈎攷明職內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出以每歲所出而考其所入出入互相考則考覈詳而姦欺無所容職內者賦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職出賦出以漸其數煩故官吏多也）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若布帛皮幣金玉龜貝皆是也）振掌事者之餘財（振收也亦刷清之意）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楬音竭○辨其物者品色及美惡使以類相從奠其錄者定其數而書于簿籍以書楬之者每物標識其上非此三灋則紛紀條貫不分難于尋檢也上之小用賜予量度其宜詔王而共之大者固不足以給也）○歲終則會其出（此雖出于會計之餘亦必會其出以謹之）○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將以斂其餘也）

（國之賦用有定數而有所謂餘者古人于用財必稍有盈餘使得寬裕而不急迫故事畢而復收之也凡餘財有三其一大府廩人都鄙等收邦賦以待用者若以待祭祀以待賓客每歲所入必有餘也其二內宰膳夫酒正舍人等用邦財者每歲有司常事而其事有行否人有進退則每官所用必有所餘也其三祭祀賓客軍旅

喪紀每事所掌幣齎及賜予之財用事畢必有所餘也職幣掌式灋以斂此三等之財蓋有餘則以式灋而斂之故不欲其吝嗇以爲羨盈應餘而無所餘則據式灋以攷之亦不容其侵作而埋沒）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裘服之本故古人重之凡北方地寒非此無以敵其凜列之氣朝祭所不能廢也又有共射侯頒裘物等故有司裘之官皮之用猶廣不止于裘也故別設掌皮與司裘聯事而分職）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裘用黑羔皮不分衣裳大古裘也王祀天服

衮郊祊牲曰王被衮以象天其外服大裘猶衆之有裘不忘本也大裘不裼有緇衣以襲之說見春官司服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音仲○裘自然完善之謂良稍加人工補綴之謂功玉藻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白與黑謂之黼謂毛白黑相間如斧文也狐白裘卽孟嘗君特以入秦者或云狐五百歲則毛白或云聚狐腋爲之也皆輕暖而有文章者所謂良裘也仲秋獻之于王以仲秋誓獮孟冬始裘也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羔裘豹飾皆所謂功裘也季秋獻之以頒賜于羣臣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王順殺氣衣黼裘而誓獮獮則得鳥獸于是行羽物頒禽自此始也仲春鷹化爲鳩王順生氣而不殺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頒禽自此而止也

○獮恤蹇反褎古袖字豻音岸

王大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鵠音谷○侯以布爲之所用以射者侯之中後棲皮以爲射之的畫以鵠者取其高飛迅）疾而難中故以射中爲善猶北虜所稱射鵰手也虎侯王與其耦所射熊侯諸侯與其耦所射豹侯卿大夫與其耦（所射此皆在王朝射遷之）○**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諸侯共熊侯已下因天子而并及其禮耳餘當參攷夏官射人○侯皮所爲故司裘兼共射侯）

按侯之云者言矢之所至以此爲候故古文侯字作医象矢集于布之形其諸侯與侯候字則皆從人而譌侯

發人在上作矦爲諸侯字人在旁作候爲侯候字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爲諸侯不知射医元非諸侯字且自諸侯而下安得爲諸侯上則爲天子亦胡以侯爲又考工記祭医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飮強食詒汝曾孫諸侯百福夫祭者爲用之有功而報之也今爲不屬于王而射之又何祭焉且既惡而射之又祈以多福乎況天子習射而以射諸侯爲名不祥孰甚焉至于諸侯自射其身大夫而下射其君尤爲非禮凡此皆俗傳医爲諸侯字故悖繆至此也夫射者兵之以近及遠男子之所有事古者君臣相與盡志于射者取其能禦外侮以安善良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驅猛獸除民害之意射之所有事者在此不于此求其義而乃妄求之于侯不失之遠哉

大喪廞裘飾皮車（廞音歆陳也○生時所服陳之不忍死其親王喪車五乘飾其蔽幎○幎音密）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邦中用皮之事皆掌之此不盡述）**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王之裘與皮有定式故不會不及后世子者有用共之亦在所會中）

鵠正圖

掌皮（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已柔曰韋全毛與其通稱皆曰皮）**掌秋斂皮**（仲秋鳥獸毨毛毨則其毛有文章凡飾器物者用之仲冬鳥獸氄毛則其毛內生細絨凡爲裘者用之秋斂皮者春夏之皮不足貴自秋而後始可斂虞衡有即斂之也○毨恤蹇切氄日勇反）**冬斂革**（革須乾久而完善故至冬而斂之）**春獻**

之（凡皮革至春然後總獻之于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式灋故事作物所用多少百工謂凡衆氏韋氏函人之用皮者使之作爲衣服器物蓋越歲而後可服用也已上皮革斂散之事）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毳音翠氈氊同○麤曰毛細曰毳皆可爲氈但有美惡之不同皮與毛一類掌皮斂其毛凡氈工所需毳毛並掌皮共之邦事即掌次氈案之類氈事掌皮兼掌）歲終則會其財齎（財謂皮革之材可以爲用者行者所持曰齎皮爲幣帛之用故亦曰齎猶外府以布爲財用之幣齎也歲終則凡邦之用皮與幣齎並以其入皮之數而會之按衆無與于天官之事而爲之屬者古者以皮爲幣又與布而同爲官用之財齎蓋亦外府之類故附于職幣之後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后宮官之長）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主給事后宮鄭氏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閽音昏游音由○司晨昏啓閉者路寢王宮也后宮王之北宮也今言每門兼皋雉庫應及廟社而言囿游苑囿之離宮也故每門四人）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爲言侍也正內路寢）

內豎倍寺人之數（十歲上丁童子朴實解事情竇未開者若天奄而年幼者亦可兼之在于王所若文王世子內豎以告王藻童子無事則立于主人之南北面者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此正后宮地與人之灋欲施政教先須叙正其地分布其人然後爲之圖畫后宮室官府次舍之形象爲之版書閽寺女官女奚之錄籍由是按圖而知其所居守之地執版而可以稽其所事之業政若酒漿籩豆醢鹽衣服祭祀賓客之所當供者令若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唯版圖既定皆可得而治之矣稍食有事于后者不可不給其食猶王朝之冗食也解見宮正人民國中婦女執事宮中者上爲祝史等下則爲奚猶云庶人在官也后宮之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官于旁部分其居略如宿衛之灋而後總以垣墉限隔閽寺守之其外乃爲官府次舍此周之內宮所以爲善也）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陰禮者婦人所當行之禮六宮王后所立猶王之六官也教六宮者鄭氏曰后也不敢斥言若今稱中宮矣愚謂亦兼夫人而下也婦職之灋婦人所當修之職事絲枲等事也禮與職亦互文女御九

內宰敎嬪婦之灋

（九和屬于九嬪故曰九御使九御各屬于九嬪以率作之其他敎道進御禮事亦莫不然矣）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衺〕斜通○婦人之服易于過修正之使長短大小有定式文繡物色有定制不得隨意變更奇衺奇巧左道非僻者禁之于微使不得惑衆致力曰功業次曰緒以時展視不至怠荒也）

此主敎其官嬪之事按內宰敎嬪婦之灋此古今人世昏明偏全澆淳美惡之一大界限也夫天之生人有一男則有一女豈男子有敎而婦人獨可無敎乎古者宮中必設師傅保姆之官故周南后妃言告師氏而後得歸寧宋國夫人保母不至以及于水難百姓婦女亦必有師四十無子爲人間女師是也今觀夫祭祀賓客禮也關雎所稱琴瑟鐘鼓樂也國風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何以能之唯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敬姜孟母者無忝于男子而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是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所謂內宰之敎蓋傳其學于師傅保姆而敎之然亦有齒尊德邵如昭帝后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無脩身齊家之學至于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或委以國事令監宮中者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內宰者以治之豈有是醜哉以是知周公之灋似迂而實深切也○〔食其〕音異箕

后立六宮圖說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祼〕灌通〔瑤〕音遙○宗廟之祭王既祼后從後亞祼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其爵以瑤爲飾故內宰贊之）正后之服位

后祀之禮贊人其宜

而詔其禮樂之儀（服謂內司服之六服正之使服當其事位謂房中戶內堂上及酢所立處正之使不失處所后行禮之時皆合于樂節詔之使各當其威儀）贊九嬪之禮事（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籩豆與凡從后之禮內宰亦贊之使不失儀）○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爲賓客者祼亞王禮賓也獻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亞王酬賓也后從王內宰皆贊之）致后之賓客之禮（酒正致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豆籩等物內宰將后命而致之蓋唯大饗有夫人之禮餘但致之而已詳見大行人掌客）○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喪事佐后行喪禮內命婦九嬪世婦九御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使治者使其屬上士治之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

此佐后行禮之事按后夫人與尸賓獻酬后哭諸侯嬪御弔臨于卿大夫士之喪此古人之至大禮非中古以上莫之能行也禮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與寡人共有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爲家建侯樹屏雖世爵而必命有德者故其來朝以禮神之禮禮之是以后皆從王古者君臣同體大臣之死王爲之服故后夫人亦有弔臨之禮且古者世道淳篤人心純一溥天之人專以行禮爲務而無姦狡衺僞之風爲之尸者則足以象神而人亦以神事之爲之賓者果才德出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主于哀戚而人之弔之者亦眞有哀戚之心是故可以行獻酬弔臨之禮而無嫌也況所謂尸者皆王同姓懿親而卜吉者苟匪人則不足以

后立市之義

（為尸矣所謂賓者亦微子箕子魯公太公之流苟泛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謂弔臨者亦必王之諸父兄弟及姑姊妹或嬪御父母之家耳不然則內外宗命秩視嬪御者掌之豈以少年宮嬪數數入諸臣之家以行禮哉後世祭無尸君臣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復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然觀宋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為溫公申公弔臨徽朝猶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而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訾去聲數入聲）

凡建國佐后立市（謂諸侯始封或如殷周之遷國也國必面朝後市故王立朝而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凡市必區畫有制思次居中司市涖之于是以次敘分地而經畫之每二十肆則為一介次胥師賈師涖焉思次介次所謂設其次也經畫其地所謂置其敘也）正其肆陳其貨賄（肆各藏物而不錯雜物各以類而相從比可以平價可以禁偽所謂正其肆陳其貨賄也皆后命官為之）出其度量淳制（淳音純○度謂分寸丈尺引量謂龠合升斗斛淳謂布帛幅廣狹之度制謂長短之式皆自后宮出）祭之以陰禮（鄭氏云市中之社祭以婦人）

（此佐后立市之事乾坤之道乾主資始坤主化生事所以利物故后立之天文下垣市樓斗斛帛度列肆等星卽內宰佐后所立者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中春蠶月也北郊純陰之地婦道屬陰故公桑蠶室于北郊后帥外內命婦親蠶者一則供祭服以奉郊廟一則勸職事以化

百姓也為祭服見後典枲）○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內人九御及女宮女奚也稍食給事后宮之冗食正歲均之歲終則會之功事凡酒漿醯醢衣服等事正歲施之歲終則稽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麤粗通○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內宰佐后受之小大者猶云粗細蓋各有適用麤惡也良善也小大各有善惡良善則可用麤惡則不堪用比而賞罰之靡不競為精美也）會內宮之財用（內宮夫人而下也後宮用財易于侈靡先為定式使有品節限制歲終而會之庶不至于驕奢浪費也）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正歲均之施之歲終會之稽之與天道相始終也）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北宮對王宮在南而言禁之王者王兼內外也禁謂宮禁令謂宮中之職事正歲懸之以時糾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穜稑音同六○鄭氏云六宮之人夫人已下分居后之六宮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禘郊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稑○已上皆衣食本原之事）

（內宰之官掌版圖之灋而辨內外稽人民此其大綱也敎六宮之禮職憲北宮之禁令此其大職業也莫尊于后而正其服位詔其禮樂耕桑之事莫貴于內宮而會其財用莫貴于嬪御而正其服稽其功事王設之以治王內之政故曰內宰於天文為天相乃軒轅附星正主轄女后以為職者也非齒德皆尊及王至親不可

（以居此官內宰之職舉內治寧有不僭乎冢宰兼治后宮故後統于冢宰）

又按內宰寺人閽人世婦女史等職所言后宮其辭不一曰內宮對王宮爲外而言曰北宮對王官在南而言曰中門以內外之中而言曰王內曰王之北宮曰王宮中門皆係之王而言也其曰六宮者乃后所立六宮擬于六官者故曰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也其曰女宮者乃民間女服事于六宮與司職事于后宮之旁者故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莅陳女宮之具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王之內人則指女御言故係之于王女宮即民間婦女故不繫之王也詳見六宮圖說

女宮女奚女奴辨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聽內治有命內宰所詔內小臣傳之）正其服位（服位內宰所正內小臣傳而正之）后出入則前驅（爲之開道○已上主侍朝之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皆內小臣爲之傳辭）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詔者先事而告相者助其不及正者糾其違慢異尊卑也）徹后之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已上主相禮之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畿外王同姓二王之後或后兄弟之國姊妹之嫁于諸侯者時有問遺故曰好事）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畿內正公夫人六卿世婦內宗外宗

內小臣侍后之義

之家后無政令時有言教至焉故曰好令二者皆內小臣銜命以往○已上主爲后使命之事）

掌王之陰事（鄭氏云陰事羣妃御見之時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日錄所紀推當御見者是也云王之陰事亦先乎陰之意）陰令（王居路寢有命令教戒于北宮則內小臣令之也○已上主王假于有家之事）

夫婦三綱之首閨門萬化之原衆庶莫不然而況母儀天下者乎宵寺者不能不用而不可以輕用其選有甚于外廷之臣者故其職曰掌后命正服位出入前驅與大僕之于王無一異庶幾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若禮事在后曰詔九嬪曰相內人曰正一大小宗伯之贊于王庶六宮閑于禮儀而無有愆忒也若好事好令則使往親親賢賢與王同志即齊詩女曰鷄鳴之意也掌王之陰事陰令則恩逮下而無嫉妬庶有樛木螽斯之慶

也古稱婦寺以其去勢柔媚如女人也今觀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悉無命爵惟此稱上士蓋必其有士器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爵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王宮每門四人專言中者北宮之門于內外爲中男女之別尤爲嚴也舊謂庫門于王之五門爲中蓋內爲大府天府路寢皆禁密之地守之當嚴其說亦通但玩經文則專指后宮言耳）喪服凶器不入宮（喪服衰經之服凶器喪事之器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潛服賊器不入宮（潛服兵衷甲賊器若懷刃）奇服怪民不入宮（冠服異常左道怪誕）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內人女御也公器籩豆等禮器賓客

（謂女賓公卿之夫人世婦以好禮往來者）以時啓閉

喪服凶器避不祥也潛服賊器防不軌也奇服怪民慮誑衆也三者門關皆所當禁于此言之雖有天子之命若唐憲宗之迎佛骨亦不得入也內人公器賓客三者有時而出入然苟無使者符節以帥之則在所譏察不得私出入也晨昏啓閉以時○已上每門禁防之事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外命夫內宰醫師以事入宮者內命夫奄士也）

命夫命婦出入中門則爲之闢除行人使違避無干犯賤事貴之禮餘則驗其出入隸僕爲之蹕此閽人無職

掌埽門庭（門所相値之地曰庭埽除不蠲）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燎地燭也）

束葦百根塗蜜焚之手執者爲手燭或昧爽既夕設以爲明

蹕宮門廟門（蹕止行者無得相翔喧囂）

平時埽門庭有事設門燎二者每門之事蹕則唯宮廟爲然尤嚴密也必爲之燎與蹕禁防之意在其中矣

凡賓客亦如之

按閽人有職無爵若北宮之門則奄人也其餘疑以庶人在官者之賢者然禮稱墨者使守門蓋黥面刑之至輕者罪薄過小而能改過遷善故可用之抑亦以示戒蓋兼用之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小臣士也故所掌皆后及總宮中之事寺人

卑所掌止內人已下之事而已內人女御也女宮民間婦女服公事于宮中者戒謂所當禁戒之事令所當修之職

寺人侍王之義

寺人掌之）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去聲○出入謂內人以禮事出宮還宮及女宮女奚以事出入宮門者寺人相助教道其所不及逢禁者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春官宮卿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案寺人于吉凶賓客三事則帥女宮之各司致于宮卿世婦而執事併佐相世婦之禮事及糾正女御之禁戒政令也）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相)去聲○弔臨于外謂哭其族親也女御雖卑亦有父母兄弟不以賤廢禮寺人帥亦詔相之蓋不使失儀）

寺之爲言侍也王之正內五人主侍于王路寢之旁者也今攷經文唯曰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乃其專職其餘則于大禮之時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于外而已故所謂侍者非以執事于王也王當總內宮之治而不可用夫士人故以屬之奄蓋侍于王所而代王以正其宮人也夫正其宮人而常在于王所得與王左右大夫士雜處豈憸人可得而容苟宮中有纖微差忒有不上聞者乎此周之內治所以至嚴且密也且名雖侍于正內而實不近于王豈虞其竊弄之禍後世宦寺至以數萬計左右前後罔非是輩濫瀆賜絶寵所不爲天子以一人耳目安能照察之然後知周公正內五人之制所以不可易也

奄人義（見學禮通今錄）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北宮外治朝外朝王有命令若有所須于內或有召于外也小事者左右使令之役不便于成人者皆內豎掌之以其出入便疾無與爲禮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于廟者命婦閽人蹕內人則內豎蹕也）○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自北宮之中遷而朝于祖以在內故亦內豎蹕出宮則閽人蹕矣）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遣去聲○褻器巾以振飾盤匜以纇沐之類也喪車執道使內豎執而從之亦以其便于小事如生時也○匜音移褻月貴反）

九嬪（嬪之爲言賓也言其德爲王及后之所賓禮也鄭氏曰夫人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

世婦（秩比于大夫故大夫妻亦曰世婦）

女御（宮女得以進御故以名官秩比于元士○已上三官原不具數有德者充之解見內宰六宮條下）

女祝四人奚八人（婦人習于祭祀之禮者在天文爲尾宿之傳說星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婦人賢而知詩書禮義者）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齍音咨）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摡音蓋）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翣恤甲反）

（宮中之事凡四曰敎學曰進御曰禮事曰攻工○所謂敎學者一婦德非柔媚之謂也以順正爲主二婦言非

便佞之謂也以和信爲貴三婦容非冶容之謂也以無暴慢爲善四婦功非文繡之謂也以絲枲爲事九嬪自其家時受阿保之敎比入宮內宰又以陰禮敎之習于四事世婦女御采于民間幼未知學故九嬪掌其灋以敎之則王內無不學之人矣記稱婦人未嫁三月敎于公宮此灋諸侯之國亦莫不然也○所謂進御者鄭氏謂羣妃御見之灋倣月紀朔後從微向著早者宜先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從著向微早者宜後自后妃以漸及于女御每以一嬪統三世婦九女御自九九三九而屬之九嬪故曰九御九嬪云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謂以常執役事王俾無失禮也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明其得進御也曰王之燕寢王不至后宮婦人往承君子耳以此灋觀之大

較后之進御于王每月二夕三夫人每季人二夕九嬪世婦女御約一歲之中每人均得三進御焉豈若後世掖庭多怨女終身不得見君王之面者哉○所謂禮事者一祭祀后主薦玉齍薦徹豆籩九嬪贊之六宮之人主供齍盛內羞之物世婦帥之濯溉涖陳其具皆女御贊之也二賓客后有祼獻酬之禮九嬪皆從世婦于齍盛內羞之事皆如祭祀三喪紀大喪后主正外內命婦服位及叙哭者九嬪皆從世婦于齍盛內羞之事亦如祭祀女御于大喪則掌沐浴在后則躬親之王則男子抗衾女御蓋掌其具而已后之喪特娶乃擁衛親身之事亦不使男子近之其御大夫之喪世婦掌其弔臨女御從之也○所謂攻工者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內宰敎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歲施其功事歲終佐后而授獻功者故女御以歲時獻其功事也

內祭祀禱祠之義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中霤水泉）及先蠶先嗇高禖等出宮則有祓祭也禱疾病求瘳禱爾于上下神祇也祠報福也○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音鯁禬音怪禳日手反○招迎善祥若春招弭梗禦惡氣若時儺及冬堂贈禬除災害若祈水旱禳却變異若日月食鼓射凡此皆女祝掌之非以求福所以除疾病殃禍）

內祭祀禱祠其說有五凡物必有神若五祀蠶桑之類古人用之者則有祈有報一也鬼有所歸則不爲厲夫人而下無子者或后有屬祭古人必有以處此二也天地之氣有正和則有乖邪以時而迎其正和禦其乖邪此亦理之所有三也水旱日月食雖皆天數然自古有救却之理后與王一體同其休戚四也天道福善禍淫故疾病之禱若曰遷善改過以祈神祐五也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爲正祀則彼淫祠不禁而止矣後世不知此一切禁絕此淫祀之所以紛紜也

后立女史之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后匹天王非行侔天地無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故聖王立之史以佐之其職不隆且重歟禮職者凡后于行大禮執事有常者若經所稱后祼獻脩齍立市盤于北郊等職事禮儀女史掌之貴用其中也內治者若內宰所掌版圖之法六宮之禮職北宮之禁令女史貳之詔后以時而班以時而省治其不法以聽天下之內

史職

治也逆內宮者人情無稽則廢弛凡政事財用靡不鉤考而司其會計猶天官之司會也書內令者后有政令美惡直書以示勸戒此其專職也后有事必在左右執禮以行因而獻可替否猶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周人所以佐后者如此宜其克配君子以成內治歟按史之爲官手持中而不失者也故主記人君言動納之金匱爲上者不得而與雖至暴如桀紂者亦無容其私人君設欲覽之或有所更易爲史者知有灋而不知有其身頭可斷而手不可易有死而已繼之者亦然所以謂之信史春秋之時齊有大史之簡晉有董狐之筆此意尚存蓋自古相傳之灋也夫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后夫人深居帟中尤易縱恣然而好善名惡惡名之心人孰無之故晉象于天有柱史女史各司其職先王灋之故特設女史以婦人之賢且能者執彤管以侍后

（猶王之左右史而兼掌夫禮職內治會計之事蓋王政繁故分掌于大史內史諸職后事簡故總一職而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工以脩治織作之器賈以眞定布帛之直）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音徙）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婦人所常執之業有定式即敬姜所言其餘量物而粗細有常灋計日而多寡有常數也）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工之事賫（嬪婦內之九嬪世婦外之宮卿世婦也內人女御而下也女工民間女治絲枲于宮中者事賫絲枲之材也以婦功之式灋授外內命婦及內人女工之物料絲以爲帛枲以爲布）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隆冬寒沍非女工時故秋獻功先授之功以齊其業然後受其獻功以責其成毋使之間曠以生驕侈與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以作二事互相成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賈音稼楬音竭○苦良者凡絲枲布帛須用其美善者惡則無用絲之美者出于自然天成故曰良凡麻枲人工倍而苦則美省而逸則惡粗者調勻圓緊即人工加倍故麻枲謂之苦功亦猶良苦功窳之云皆其美善者非苦較良爲不美也小大者猶云粗細各有所適用如冕之三十升喪則至于四升祭服當極精巾冪惟冪當稀疏也于獻功之時辨而受之絲帛欲其良枲布

欲其苦比者分配之使精粗各自爲類大抵適用有苦良小大之宜非以苦良小大爲美惡之異也于是每物使賈定貴賤之直并與其長短多寡之數書而揭于物之上則用時不惑內宰官尊故比其小大與其粗良而賞罰之此則但辨而受之耳）以共王及后之用（凡冕服之組畫及賜予于典婦功即共之）頒之于**內府**（其餘頒之于內府以內府受良賄存之以待用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畫古畫字纊音曠）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紵音主）○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時頒頒衣服衍一頒字蓋上時頒授之齎以爲功也下時頒授之布以爲衣服也）賜予亦如之○歲終則以其物會之

二官職掌雖有絲枲之殊然其大要不過有五入而受之也興工而頒之也獻功則受而藏之也用而出之也歲終而會之也蓋其時與事無不相同故其文多彼此互見合而觀之可也物謂絲有黃白粗細白者宜爲纁黃者宜染及粗細各有適用絲縷苧皆布名十五升布去其半曰緦七升半也白而細疏曰紵麻謂賁麻草謂苧纇焦葛之屬絲入若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篚檿絲及九職嬪婦所貢咸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枲亦有所入若青州之岱畎絲枲荊州之枲絺綌掌葛所徵山農絺綌之材澤農之草貢皆當辨其物而以賈楬之此入而受之之灋也○興功之時謂春和時也外工宮卿世婦等內工九嬪而下以物受之縑帛授以素絲文繡授以采絲也上謂王及后以絲賜與人亦以其物典枲言時頒功即興功之時云授齎者謂枲之材料即以物授之

上之以枲賜予亦必以其物矣此興功而頒之之灋也○秋而獻功典絲則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則受苦功而藏之蓋凡絲枲之或粗或細必欲其美善者絲以良爲貴枲以苦爲貴于是辨其物使粗細各以類聚用各有所宜質其良賤之價及其長短多寡之數書而楬于其物即典婦功之比其小大物書而楬之此受而藏之之灋也○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內司服弁師追師屨人冪人幕人車馬旗常與內外府之用布帛者以式灋于此典絲典枲而取之也上之賜予以布帛賜人也時頒衣服若宮伯之以時頒其衣裘也祭祀喪紀之所共者蓋以布帛製爲冕服冠屨則彼職各共之唯黼畫組就等完成之物不必復有裁製者則典絲典枲掌共之也黼若黼裳黼巾畫若畫布巾組就瑞玉繅藉巾車纓就也喪紀共其絲者若熬縫之線縷共其纊者喪大紀屬纊

也共其組文者士喪禮握手玄纁著組繫也飾邦器者茵席帷幄之屬司几筵冪人等所職也但于此受文織絲組而已凡此絲之用爲廣故于典絲特詳時頒衣服則布縷爲多故于典枲言之皆互文以相備此用而出之之灋也○歲終則計其所入之數攷其所出之數毋使侵牟此會之之灋也

按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于后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先天下耳天文有扶筐星后妃親蠶之器也織女星者宮嬪親織之象也咸列象于紫微垣故周禮特爲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工作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敬姜有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

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敬姜可謂知言矣抑周之先自昔相傳男勤于耕女勤于織故以絲枲之事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教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勝用也及其衆也后宮休其蠶織民間則杼軸其空貢禹諫元帝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工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十萬東西織室亦然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奈何民不困竆也即周之內治如此宜其永世也歟○音恤志反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主后宮裁縫官之長）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主裁縫之事）

染人繫于此者嬪婦染練之事欲其精美故與典絲典枲等職聯事而屬之典婦功也其他染職屬于冬官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暈揄音搖鞠音菊展古文作襢哲尭反緣音彖）○鄭氏曰后之服自翬衣至緣衣爲六褘當作翬揄當作搖狄當作翟翬翟皆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色玄畫翬從王祭先王之服揄狄色青畫搖從王祭先公之服闕狄色赤

刻而不畫從王祭羣小祀之服鞠衣色黃告桑事之服展衣卽記之襢衣誠也色白朝王及見賓客之服緣當作褖或作褖色黑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上衣下裳異色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故衣裳同色王之祭服六常服三后之祭服唯三翟者以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外內命婦受服者辨而命之已命者則辨其不中式者也）

愚按六服之見于經傳者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于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雖褘衣再命之服文訛當從周禮之衣四命鞠衣三命展衣）喪大記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詩國風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雜記曰夫人稅衣揄狄

后夫人章服皆

當有九

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其名之可見者如此而制則畧無可攷以愚觀之天子之服九章則后之服亦當有九等之章詩所謂象服是也所畫之象雖不可殫爲之說而其命數則有可言者以司服之例推之上自上公九命其服九章至再命受服二章而止故此褘衣九命服也揄狄七命服也闕狄五命服也鞠衣四命服也襃衣三命服也緣衣再命服也素沙者卽士昏禮之宵衣亦作綃衣沙宵綃古字以聲相近而通用謂之素者猶素以爲絢有質無文五色皆可非專主素之謂上下之常服在六服之外者也凡婦人從夫之爵上公夫人九命服褘衣蓋唯二王之後與天子三公加命爲二伯者得服之故祭統謂副褘立于房也侯伯夫人七命服揄狄玉藻所謂夫人揄狄也子男夫人五命服闕狄喪大記所謂夫人闕狄也蓋禮記本雜記故三等之服錯見如

此三公夫人八命天子之三夫人視之卿之內子六命天子之九嬪視之是皆當有八章六章之服大夫之世婦四命天子之二十七世婦視之大國孤之婦亦四命是皆當服鞠衣元士之妻三命天子之女御視之侯國卿之內子亦三命並當服襃衣天子中士之妻侯國大夫之婦小國卿之內子皆再命並當服緣衣喪大記所謂士妻以褖衣也其曰薦鞠衣與詩之展衣者皆上得以兼下云爾鄭氏所云狄之爲翟展之爲襢皆爲有理揄搖字古文亦通用但褘之爲翬則無謂且以后之六服止畫雉之一章何以爲九命之別王與諸侯之袞名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褘亦當有辨後王議禮者當別取灋象九以爲之等可也

內司服圖

凡祭祀賔客共后之衣服（祭祀謂先王先公羣小祀高禖先蠶祫禋禬禳也賔客諸侯之禮享女賔之禮見者后各有所應用之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凡命婦謂三夫人而下至九御之受命者其衣服皆內司服共之以祭祀賔客當一新也然此皆指王宮言追師稱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外命婦錫命之服亦內司服共之矣）共喪衰亦如之（衰清雷反古文作衰）○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鄭氏曰后喪所共衣服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內具之物謂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掌王后與夫人而下之衣服及外內命婦衣服之制猶王之司服也不與王同屬下春官者凡后之事咸屬天官也后之服用故女御掌之統之以奄者制出于宗伯禁令掌于內宰可以通于內外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王宮縫線之事上爲王及后之衣服其餘凡內之縫事若世子三夫人而下之衣服及共命夫命婦之衣服與喪衰棺飾皆是也女御者年尊有德而善于縫事者主率女工八十人以成衣服此縫人聽役之以通內外之令也）○喪縫棺飾焉（棺飾者既殯載飾以行有龍帷錦褚等象生時居于帷幕中其制詳見喪大記）衣翣柳之材、（翣形如方扇畫黼黻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以蔽棺者柳柳車也二者之材必先以綵繒縫衣其木乃以張飾○翣恤甲反）○掌凡內之縫事（凡針黹之事必女子爲善以其心細密而精專也女御王之御妻善于裁制者女工民間女之曉縫事者其次爲奚以執役使統之以奄二人者凡衣服當隨人身以爲變通至尊衣服不可使女工度量且有布帛衣服內外出入之政令于奄爲宜也○黹哲禮反）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暴音僕）○（鄭氏曰暴練者練其素而暴之春時陽氣燥達宜于暴練今吳人漂纊者亦以清明爲及時㡛氏練絲帛皆晝暴諸日夜宿諸水也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后染當及盛夏熱潤時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是也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爲貢羽畎夏秋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秋涼乃大染至冬功成始獻之○纁音熏）掌凡染事（謂布緦縷紵之物）

追師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音堆）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按詩副笄六珈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少牢禮云主婦髲髢衣移袂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特牲禮云主婦纚笄宵衣左傳云衡紞紘綖又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婦人之首服見于經傳者如此而已夫副以配褘衣是爲首飾之上次以配純衣純衣即褖衣是爲首飾之下編不知所配愚觀夫衣之序展先于褖首服之序編先于次展衣者朝衣也其袂哆少牢之移袂蓋哆字之誤即展衣也夫以髲髢配展衣則

編即髮髢而爲首服之中也然衣有褘衣榆狄闕狄而首服止于副者猶王以一冕而兼五服也王后之首服副而諸侯夫人亦以是者其制雖同而所飾之數則有等威之異詩六珈之謂亦猶冕之旒自九至二也追亦首服盡以纚作髻如椎故以爲名士冠禮所謂纚長六尺以韜髮是也宵衣或作綃衣蓋即素沙在命服之外凡婦人皆可服之者如王之弁服也衡之爲言横也與夫左傳之紞詩之瑱蓋横于副之上其兩旁繫之以紞懸瑱而垂于耳以蔽聽也笄所以固髮凡婦人皆有之亦謂之揥或以玉詩所謂玉笄或以象儀禮所謂象笄詩言象揥也其名之可言者如此而其制則別無可攷鄭氏云副之言覆下聲近似但副解爲覆字義不通又云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亦以意度之而已唯夫髮髢者觀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知其以髮爲之則編爲

編髮無疑也凡若此類姑當闕之天王識禮自當有通明博古之士取諸濮象而爲之耳〇（珈）音嘉（褘）音翬（髲）（髢）音避弟（瑱）音殿（揥）昌制反（哆）昌者反

又按禮男子冠而婦人笄今以王后之首服不過如此然則琢寶盈頭不幾于冶容誨淫乎且以九章之所畫與夫尊彝之所鑄觀之則見夫聖人遠取諸物皆人之所易見而有至理存焉後世婦人衣服首飾率憑纖作金工鬭巧爭妍無所不至皆當爲之限制而禁絕之可也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祭祀賓客九嬪等當新其首服皆追師爲之外內命婦亦爲之者蓋必飭之而後得服也）共笄經亦如之（笄經者笄而加經也儀禮喪服傳有吉笄惡笄惡笄者櫛笄也有首或以髽或以布總吉笄者象笄也折其首布總服之重輕以是爲差）

、男子之冠曰委皃委者未收于田間之稱言在人上如委也殷曰章甫爾雅山正平曰章甫者大也美也言其服之而平正美大也夏曰牟追牟承黍稷器一作毋聲相同也追當作堆言其在首如牟之堆也故婦人之首服亦謂之追夫追非冠之上而以之命官者以其常服亦猶弁師不以冕而以弁稱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

葛屨（（句）音居據儀禮當作約（繶）音億〇鄭氏云重底曰舄單底曰屨蓋據當時言之未知是否繶者舄屨之合縫處則以異色約夾縫之以爲界約着于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純緣屨之口以爲固儀禮所謂純博寸也凡約繶純同一色鄭氏謂凡舄之飾如績謂六色相對而設屨之飾如繡謂五色相次而設然觀爵弁纁屨黑約繶純亦是相對則知舄屨之飾或如績之次或如繡之次蓋亦不拘但不可雜耳服屨者吉服之屨也素屨者素服之屨凶喪去飾之用也已上王及后之屨皆屨人爲之下文功屨者功裘所用蓋即皮屨也散屨者常時所服不在等者王及后言葛屨則知有功屨命夫命婦言命屨則知有命舄言功屨則知有葛屨矣）

〇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詩錫韓侯以赤舄則凡外內命夫命婦自織外上公王朝三公及其夫人

下以至于諸侯卿大夫及其世婦皆王及后錫之內命婦自三夫人而下以至御妻皆后錫之五命而上爲命舄四命而下爲命屨已上舄屨妐屨人辨而爲之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四時祭祀）

各有所宜夏葛冬皮與夫春青夏赤之類王則共于節服氏后則共于內司服

舄屨之見于經傳者詩稱周公曰赤舄几几又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士冠禮玄冠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夏葛屨冬皮屨不屨繐屨唯此數語而已先儒所言王及后與命夫命婦之舄屨多缺誤愚觀月令天子于四時服色不同則舄屨妐當有五色之不同是故王之五冕皆玄冕其服皆玄衣纁裳則其下皆赤舄黑絇繶純至于祀五帝與王居明堂則其衣各放其方之色故衣青衣

則白裳白舄而其飾爲青衣赤衣則黑裳黑舄而其飾爲赤衣白與黑反之后備服如王亦當有五等之舄又天子爵弁纁屨綦弁黑屨素積白屨王后展衣白屨綠衣黑屨此所言舄止于赤黑繶唯赤黃絇唯青而又不言純舊說以爲互見不應如此之大畧愚以爲缺文耳不可爲據制禮者當通其意而爲之可也

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萬物之中獨肖天地具體而微是故聖人爲之服飾皆瀻天地爲之冕弁者天之覆也屨舄者地之載也腰已上屬天故衣冠同色腰已下屬地故裳屨同色又有與冠同色者取天運地下之意且足者人之所由以行者也善惡吉凶靡不由之聖人因屨以示戒焉夫屨雖小物而所繫之重如此故特設官以掌之男女首服造瀻異制故弁師追師分職能不可兼也男女屨舄造瀻不殊非若後世婦人之鞋以制紡與男子異故以一官兼之此亦事勢自然舊以爲冠笄而分僕卑而合說禮者求之過而失之類如此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大也采取也以其招取之廣遠故以名官猶廣求遠招之云也此官主死中求生忠孝至情非不祥也故屬天官之終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精氣妙合爲生魂游魄降爲死故人之死也大抵以其魂之升耳自古蓋有死而復生者以其魂之復也此復之禮所由始歟禮曰哭先復謂氣絕而哭哭而復所以盡人子徬徨以求之之心也復而不蘇而後死事始矣

凡魂之升必自體魄漸離而上也故乘屋而號復於廟門爲祖廟者平日致嚴之地心神所在又人本乎祖自明而幽也故復于廟及寢爲天子運量至廣魂或至于祀天地致日月迎四時之所又人本乎天自近而遠也故復于四郊焉夏采者天官因事而設專統復之禮故復于大祖之廟及四郊祭僕者平日掌祭祀故復于小廟高祖已下四親廟也隸僕者平日掌五寢之掃除故復于小寢大寢冕服車旗皆平日體魄之所依庶幾其魂因此而反冕服不出郊故止于廟而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隸僕不言以冕服當與夏采復于大廟同升屋及庫門復之最先不見于經者其掌于冬官之屬歟

周禮傳卷之一下

周禮傳卷之二上

地官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

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書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大宰教典曰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小宰教職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司徒主民必先教導之使得生養生養既遂又必教誨之使知禮義故曰掌邦教五典教之具也擾萬民者寛柔以教習與性成也教官府者十二教通乎上下也懷賓客者設其門關符節供其委積芻薪以柔遠人也曰擾邦國曰安邦國曰寧萬民者習于禮義自然易使故安寧也）

敎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司徒正也小司徒貳也職雖有煩簡不同皆通掌鄉遂都鄙邦國之教者六鄉天子皆善之地多近臣近親司徒自治而教之鄉師爲之師長領袖六遂以及都鄙皆天子畿內之墬司徒不能遍及故于六遂特設遂人一職治而敎之遂師爲之師長領袖都鄙之治教則屬諸其長而有都則都士都宗人朝大夫等官以提挈之）

（若邦國之治教則在于諸侯而有牧伯以統率之其教瀆皆本于司徒也）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比音）

（避已上竝屬鄉大夫）封人　鼓人　舞師（鼓人之屬）　牧人　牛人

充人（牧人牛人之屬）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已上竝屬）

（載師）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已上竝屬師保）

（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賈音古）　司虣（古暴）

（字弼報反）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已上竝屬司市）　司門　司關

掌節（已上竝屬司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已上竝屬遂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卝人（古磺字教猛反）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辰上聲）　囿人

場人（已上竝屬虞衡）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已上竝屬）

（廩人）　舂人　饎人（昌又反）　稾人（舂人之類）

巳上地官之屬凡七十五官地之道主任養萬物故地官之職主敎養斯民士農工商四者皆民六鄉多士故鄉大夫而下於庠序之敎詳六遂多農故遂人而下於田里之敎詳市商也司市而下治敎商人之灋也工則見於冬官矣師氏保氏輔導王躬及敎其左右司諫司敎董畿內之敎也鎛人拳之義也地之所生莫大于土故主建邦之土地之圖載師任土地者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國邑也虞衡若上下草木鳥獸也門關守土者也稍縣寓兵于農也倉廩土地之所出也牧人畜育犧牲也牛土畜也虞廷司徒敷五敎后稷布百穀益作虞周禮竝屬於地官者後世地益開闢視古爲易故兼此三事也六十屬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

安擾邦國

土地人民立國之本司徒掌邦敎非此無以爲爲政之基故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之爲準因列國封域慶削爲土地之損益因戶口生息衰耗爲人民之增損大約或勝於前或不及于前則所以競業自持務于開闢易治生聚敎訓唯恐至于野荒民散自有不能已者所以佐王安擾邦國也○土地之圖有二有以土地爲主而附載邦域其中者此堪輿之大圖也有以邦國爲主而附載土地人民其中者此每國各自爲圖者也司徒竝存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地東西爲橫廣南北爲從長輪惟向前直行故謂從爲輪九州楊荊豫青兗雍幽冀幷也）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隰音習）

師曰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融結之始勢如漾沙剛者屹而獨存柔者洶而漸去積石曰山竹木曰林山林至高地脉所發源也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川澤至下地勢之委所趨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脉發土中若伏若連地有王氣土隨而起也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沃饒之地地脉隆起亘爲大防支有止氣水隨而比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水土所交會高者廣平其下卑濕也辨五等名物大以封國立都小以制邑居民辨邦國都鄙之數者去山林川澤等虛數用實地以封國邑其數俱可知也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畿猶限期謂地之所至也疆界也）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壝回移二音土高若岸者）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此制封疆立社稷經野之灋畿疆者王畿內外之界外以建邦國內以建都鄙溝穿地以爲阻封起土以爲界此先王所以疆理天下書所謂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也社祀后土以句龍配稷祀穀以后棄配一以報功一以保民也社稷不屋而壇起土以爲壝樹之木以爲土之主所以依神也所宜木若松栢栗之類其以松爲主者則名松社松野以栢爲主者則名栢社栢野所以別方面也孟子言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或謂易其神與其

（禮非也凡立社稷必擇氣之所聚能興雲致雨之處故變置者更易其地耳）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會音怪計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皁字早反○山林氣高寒毛物狐貉之屬穴居毛深溫厚皁物柞栗之屬有殼包固民毛而方者腠理密耐寒而形勁正也○柞音酢）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川澤多水鱗物水族魚龍之屬膏物生于水中蓮芡之屬民黑色而津潤血盛故也）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覈音核專音團○丘陵土高厚羽物翟雉之屬伏地而能飛核物李梅之屬其仁在內民專而長其形魁梧稟氣厚盛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莢敎協反皙音錫○墳衍邊高中下介物龜鼈之屬有甲陸生而水居莢物薺棘之屬皆外剛內柔皙者血不華色瘠露骨少肉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隰字急反羸禮果反庳音婢○原隰高卑錯雜水土疏薄羸物虎豹之屬淺毛者也叢物萑葦之屬連生而不長其民肌體肥肉多于骨形卑弱筋力弛緩稟氣柔弱也○萑音九）

（師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仰稽

敎

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灋通計所生物何者爲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周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敎焉（五物者五地之名物也）一曰以祀禮敎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祀禮陽禮二者鄉大夫所掌）三曰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此媒氏所掌飲射在門外故曰陽禮冠昏在門內故曰陰禮）四曰以樂禮敎和則民不乖（此鼓人舞師所敎樂之節奏比于禮故曰樂禮）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即司儀九儀之禮掌于秩宗奉行于敎官）六曰以俗敎安則民不愉（愉偷同○本俗六安萬民）七曰以刑敎中則民不虣（虣暴通○書云制百姓于刑之中）八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誓即凡徵令有常徇以木鐸者恤憂也）九曰以度敎節則民知足（度即典命所稱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而司徒以之爲敎也儀度二者相因儀自威儀禮節言度自物采言也）十曰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即職事十有二民各有世業）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制爵祿乃冢宰司馬之事然實興賢能始于鄉大夫給祿由于倉人司祿其事並屬司徒○按此十二敎雖典五官聯事然皆司徒敎民之事故列序之舊註多引他文爲解終有未安不若專擧司徒之事而義自足也）

土宜

（五方風氣不同其民習以成俗若有恒性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曰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于脩道之敎大抵人情惰慢則事皆苟且五禮吉祭爲先于國之祀禮祀物及祭社祭禜祭酺祭究皆極其誠敬此立敬之道故凡事不苟人有血氣尚力則争鄉射鄉飲酒之禮相與揖讓則民知貴德而賤力婬僻怨讐多生于男女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則無怨曠人心不和則争離寡合樂以導和則與人同而無争別人好高自矜故越禮犯分自一命以至九命儀皆不同故尊卑有定分而不踰越人不土着則情澆薄各懷其土俗之美自生忠厚而不偷薄小人不威不懲刑以治其辠過務恊于中則民自畏灋而雖亂不作不戒則事不成憂民之犯灋常有以警戒之則民勤于事而不怠人心無節故不知止足上下辨則民志定而知止足民無常業則相率而廢時失事世守其業則各有所能而不至于失職以至有德而賤有功而貧則民無所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民慎于德而興起事功敬讓和親安分知止不偷不怒無怠無荒而又勸之以德行道藝皆聖王齊民之術此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而斯民之不復囿于風氣也）

以土宜之灋（地利有宜有不宜大者民居小者樹蓄皆有已然之灋也）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地理上應天文十二分野其精氣相通因別爲十二州辨其名者即上文山林川澤五者辨其物者其中又有肥瘠美惡之等也）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相去聲毓音育○阜康盛也自人民言蕃滋息也自動物言毓蕃育也自植物言土事若山之金玉錫石澤之魚鹽陸之田蠶任之以職）

土均

辨十有二壤之物（壤土耕治之名十二州之壤物色不同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曰土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曰壤壤和緩之皃）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蓺（人之于土必有所宜蓋鳥獸草木人民所賴土宜則二者皆美而民盛不宜則二者皆惡而民衰故設土方遂師等職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察其物產莫非因土宜以奠民居之事稼穡之于土亦知之種同而所收異者上有宜有不宜也故設爲司稼草人等職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若宜黍宜稻宜三種宜五種及騂剛用牛等變化之術莫非因土宜以敎稼穡之事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等之名物）九等（後差擇參伍以上中下三而三之有九等之不同如禹貢所定）制天下之地征（制爲征賦之式）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于是任民以九職令邦國以九貢以此而斂其財賦卑高各隨其土性輕重各適其地宜而天下之政事均平齊一可從而理也）

（此主征斂財賦言肥瘠美惡之不同地之性也立法以均平之使無不齊聖人贊化育之功也然此不過舉其大綱而已地里有變遷人道有興衰故設均人掌匠中以至于四郊土均自甸稍以及于天下使各有所司凡歲之上下地之媺惡以爲力政禮俗之低昂庶不至于固滯不通而正月之吉所以有和布之敎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景古影字）

土圭之灋以玉爲之其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正中時樹八尺之表以候日景景有長短偏側每一寸爲若干里則地之中邊大小皆可得而知然地有高卑則日景隨而異猶今步天者北極出地之度數每州多寡各不同必先測土之深淺然後可正以土圭故先曰測土深也求地中者取天中心與地中心相對謂之地中天之中

心東西以日升沒之正中定之南北以各出地上九十一度下當嵩高之處是也然無以知之故以夏至日行當晝漏午時正中之刻其景之所射尺有五寸而得之蓋夏至日行去天中心南十一度每度爲一千一百五十里其景下射于八尺之表却得尺有五寸之景使日行正當天之中即無景之可得矣此求地中之灋也或據釋氏之說以蔥嶺爲地中者蓋地西北有餘東南不足故據輿地而論誠爲正中殊不知東濱大海地雖若不足水獨非地乎以此知爲夷人一偏之見若以日景求之則天地之正中皆得聖人之道所以爲人中至正也地在日之南則景短于尺五寸南方屬火故多暑地在日之北則景長于尺五寸北方屬水故多寒地在日之東則當日正中時而景已過故曰景夕東方屬木故多風地在日之西則當日正中時而景尚早故曰景朝

西方屬金故多陰唯地之正中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與土圭合西北地高天不足東南地下地不滿中則天地平故曰天地之所合此以高下言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四時皆偏中則四時正故曰四時之所交此以南北言也東則多風西則多陰風雨不時中則風雨時故曰風雨之所會此以東西言也凡地高及西北爲陽地下及東南爲陰中則陰陽不愆故曰陰陽之所和四語本六合分言不必别爲訓釋

建王國之制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以上四者故百物皆阜盛而平安乃建王國者周公攝政四年營洛邑于成周即其事也千里之境爲畿畿之界爲溝溝之上爲封封之上樹之木以爲阻固也

建邦國之制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地理有高深及山川限隔道路紆曲地之大小易從而知日在天其景在地唯量夫景之長短則可以知夫道里之遠近故以土圭測日景之度而制其封疆之域也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公其食者半當作其食者四之一諸子諸男其食四之

諸侯封國實封食祿辨

一然當作其食者半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半實封爲二百五十里似乎過大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實封止二十五里似乎過小故諸公當爲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千乘正合大國車數諸男食者給得五十里與冉有所謂如五六十孟子小國地方五十里司馬同十爲封無不相符舊註因解食字爲王食其稅小國地既小不應上又食其半遂謂大國貢重以正之小國貢輕以字之而改大國爲食者半小國爲食者四之一也今因經傳正之

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蓋上公天子之賓郊祀之禮皆天子之事守故地獨多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六同諸子方二百里其

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諸男方百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舊註食字並指王言夫天子畿內之地自足以供九式之用豈于五等諸侯之分地而復食之乎詳見封國攷

或疑天子之地方千里而侯國乃有五百里四百里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無乃非居重馭輕之道乎夫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此稱方五百里已下者即詩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皆以管轄之地而言也其所稱食者半三等及經傳所載千乘之國皆以實封之地而言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一歲君所自食之祿爲由三萬二千畮爲井三百二十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類也夫所食之祿實封之地皆有限制唯夫附庸之國各自有君大國特爲之綱領名山大川之要害者又不以封而王官自監之且周之上公甚寡異姓惟宋同姓唯虞爲公爵而已亦何自而生亂乎但愚詳觀周禮封國之制于周初孟子皆有不同者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周禮爵雖五其命數禮儀則公從上等以九爲節侯伯從中等以七爲節子男從下等以五爲節分地雖五其所食則公以四之一侯伯以三之一子男以半大抵列爵惟五而其等則三分土亦五而其食則三視周初爲更密蓋周公制禮而稍更定者也

造都鄙之制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畮畝通）

此造都鄙之灋也邦國主分地故以土圭度地制域都鄙主治民故地域大小以室數爲差除山川邑居等虛

數而以居民之實數計之謂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地道雖斂樹太勤則力竭故歲常種而地力不竭者爲不易之上地休一歲而種者爲一易之中地休二歲而種者爲再易之下地即趙過所謂代田也其灋地廣六尺半爲畮半爲甽廣尺深尺與壠相間今歲播種甽中明歲休其力以甽爲壠歲更代則地力完苗既滋長稍耨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草盡壠平則根深耐風與旱故能以薄地而倍收此所謂一易也再易者間二壠而爲甽也不易者人與之一夫之地一易者人與之二夫之地再易者人與之三夫之地故即其地可知室家之數因其室制爲都鄙之域也○（甽畎同耐音柰）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

荒政十有二

令邦國都鄙既定于是分農圃山澤藪牧等之九職定名山大川要害之守制九畿之貢各以其所有頒方伯連帥甸稍縣都之職事各以其所能以爲地之常灋以待上之政教徵令也○已上建王國及建邦設都制其大小之灋也司徒主地故掌封國度地之事

諸侯封國圖

兩都並建議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

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賊（弛聖子反舍捨同眚恤井反少也殺去聲損也蕃音凡閑也）

凶年饑歲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故特設荒政以聚之所以合其散也其一公家舊日積貯發散于民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之散利倉人之用有餘藏之以待凶荒而頒之也其二荒者捐之均人無財賦不收地職其有不盡荒而應征者如漢灋七八熟者征其半蓋稅體中使之寬裕則不足者自有通融後世率以荒地之稅加派熟地失此意矣二者損上以益下救荒之本也其三輕罪出之俾得自食其力朝士所謂慮刑貶其四釋其力役均人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二者不妨民力以便之也其五山林川澤

保息六

之民入不以時不設禁防其五關市之中不察異物藥民有物則市以爲食及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使百貨流通二者去其嚴密以寬之也其七眚禮其八殺哀禮有繁文末節有無不足爲輕重而費財者吉禮則眚之凶禮則殺之掌客凶荒殺禮是也其九閉藏樂器大司樂大凶札令弛縣曲禮祭祀不設縣其十會男女不必六禮使以禮物相養又得完聚以相保四者損殺以助息也其十一祈于鬼神凡饑荒必多疾疫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以弭天災祈豐年其十二嚴于捕盗民迫于饑寒易于爲暴或奸慝衆之以倡亂卽士師之糾守益加謹之以絶禍亂之源二者防變之道也按人有恒言救荒無善策然觀大司徒所陳曰眚禮殺哀蕃樂在上者自損以憂民之心可以想見曰緩刑舍禁去幾多昏則施寬博之政而不一一以小禮束縛之民庶得以

先其所急矣薄征弛力則上無所求下無所輸其悅豫孰大焉然非平日有所預備安能無取于民至于散利又非有十數年之積烏能有所施而不竭哉抑不特此耳此下云令邦移民通財蓋天下無皆荒之理故爲之移民以就食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又司市職云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蓋以金爲幣或賒與民而用其力或以之而斂貲之不售二者又在十二荒政之外後世救荒者當知此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者保愛其民使之生息也凡民強壯者能有爲自足以謀生幼則未能爲老則不能爲故幼者慈之若遽

本俗六

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不從征老者養之如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糧又如司剌一赦幼弱二赦老耄皆是也凡民天倫全者得以相生養鰥寡孤獨天民之無告發政施仁必先施四者所以振起之使不遺棄也家道寬裕則有所資藉身體康寧則志意舒展皆有以自得若貧無貲財則欲爲不遂疾不能舉動則有志不伸皆洪範所謂極也恤貧者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衆府民之貧者國服爲之息也寬疾者若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巡國野而以王命施惠漢灋癃不可事者不筭也富者用有餘暴君汙吏必掊克之使不自存以至於小戶無所倚賴載胥貧困而已于富者則平其徵役不專取而責備焉所以安之也夫老幼二者民生自然之數使各得其所窮貧疾三者天命不齊之理使不至于失所富者本天之所厚亦有以保全而

不困之尚何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者哉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美同）

本俗舊俗也民安其故土樂其舊俗自然有忠厚之心無僥倖之意然所以安之其道有六宮室居身之所務爲完媺則人重遷墳墓祖宗本根之地人死欲反本以族類相葬使人重本人與人同類而相親門內則有兄弟以相親門外則有朋友以相與習業則有師儒以明道制爲族食之禮以合其同姓之親制爲朋友之服以合其異姓之義設爲庠序之教師以賢儒以道而使百姓交相宗此民所以內外維繫固結而不離也衣服者

[illegible]比閭之制

[illegible]之政

身之章若宋之章甫魯之逢掖皆先王灋服而其制不能無小異者鄉俗各有所便異服則有幾民自不敢他適有此六者此民所以有賴藉而樂于爲善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敎于邦國都鄙乃縣敎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敎象挾日而斂之（義見大宰）

自正月之吉而上建土地之圖制畿疆之封掌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灋及十有二敎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皆司徒平日之事乃一官之灋守自正月之吉已下比閭族黨之灋十二職鄉三物鄉八刑皆正月之後以天運一新而施之乃每歲正月之定規蓋比閭族黨之長則有易置十二職亦有變更三物以舉賢八刑以

懲惡人事不齊復取而作新之也

乃施敎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敎灋者即十二敎也）

（使敎其民者各立其長以帥之也○帥音率）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毗志反）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乃黨惡字古用鄙）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賙音周）

比閭族黨州鄉敎民之灋施之于邦國都鄙者五家爲比以比次之義善惡纖微必知使相保任不得爲惡二十五家爲閭左右爲之門以稽其出入同巷而居者使相容受所居皆良民有爲惡者則衆共發覺無得相容

隱百家爲族以同宗合族之義一家有恐百家助之五百家爲黨以相黨與之意有患難合力救援守望相助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爲言周也有無相通賙其匱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之中有賢者能者合衆論之公相與賓興之凡治民必從其有司此教民之本也凡邦國與都鄙近城郭者通謂之鄉則以此灋紀而教之其遠于城郭者則謂之鄙遂人以都里鄰鄙之灋紀之也大國三鄉三遂以次而降都鄙亦如之大抵王都侯國之鄉遂皆鄉大夫士所兼其秩尊若都鄙則賜民以秩耳

比閭族黨州鄉圖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三農生九穀）二曰樹藝（蓺音乂○園圃毓草木）三曰作材（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阜蕃（藪牧養蕃鳥獸）五曰飭材（百工飭化八材）六曰通材（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化材（嬪婦化治絲枲）八曰斂材（臣妾聚斂疏材）九曰生材（閒民轉移執事）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頒職事十有二于天下邦國及王畿都鄙使登萬民之數必頒職事而後入其數蓋以其民可任者將以施政教行徵令故與司寇司民所登民數自生齒已上徵不同也自一至九即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也形也有定人各類其祖世事者世其父祖之業使服習長也氣化不齊亦有不繫于世類自爲別業而異于父祖學藝者因材而成就也服事庶人在官服公事者大宰百揆之職兼知民事其以九職任民者治其大凡而已司徒專主民事九職之中有變更損益皆因此三等之民故復益之以此三事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婣音姻　任去聲）

師曰物猶事也賓興以賓禮舉賢能于王也根于心爲德知者心體之良知開天聰明也仁者心德之全體克去己私也聖者知通乎微神明厥德也義者心之裁制揆事宰物也忠者發己自盡惻怛爲善也和者發皆中節無過不及也禮于身爲行人生本于父母罔極之恩也故孝居先兄弟與吾同出于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于祖宗故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聯故婣次之朋友合志同方故任次之鄰里鄉黨相安而居故恤又次之見于事爲藝五禮以道中六樂以道和五射以觀德五御以服事六書以致文九數以會計先王之教本末具舉內外交養所以成人材而正風俗也後世教以無用之空言是故下無實學上亦無由得眞材

按五禮六樂詳見大宗伯大司樂五射者曰白矢謂彎弓彀率矢至弓靶而見白此彎弓之灋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灋也曰剡注謂矢頭剡處直前注于侯不從高而下猶今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灋也曰襄尺襄包也尺謂肱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灋也曰井儀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灋之妙也五馭者鳴和鸞疾徐之

鄕八刑

節過君表步乘之節逐水曲周旋之濵舞交衢折旋之濵逐禽左左右之濵也六書者曰象形謂肖萬物之形而識之如日月山川此字學之本也曰會意謂以其形而反及增損或重疊配合及配他文成字如本末非不比从幺才于形下類而意則可通也曰處事謂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緯之象如祭冠射相皆自人而言也曰形聲謂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如露霆霧零吳鼎暦景之類也曰轉注謂一字而轉爲數聲如令長辟亢之類也曰假借謂一字而借爲數義如風氣而借爲風俗能獸而借爲才能也前人之論互有得失其詳玆見于字學九數者算灋所謂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鄭氏又以爲重差夕桀句股其詳玆見于算書也○敎㊫音構律㊦乾胡反㊥月撿反

以鄕八刑糾萬民（糾察舉禁戒之意）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鄕八刑者皆鄕民之所犯司徒主民故所糾止此大宰則有官刑小宰則有宮刑宗伯則有敎刑司馬則有軍刑司寇則有野刑各不同而玆歸于士自一至六皆六行之反六行之友專施于兄弟故在睦婣之前此則遂言弟兼施于師長故在睦婣之次也造言者邪說誣民異端者流也亂民者桀黠犯濫敗類者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敎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上既陳大司徒施敎之道然三物者敎之灋也而莫要于禮樂八刑者治其罪也而必先于聽斷故復結之以此僞者外有所爲蔽其天眞者也五禮以防其僞使其行得中情者中有所動離其天性者也六樂以防其情使其心應和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和以行天下之達道而民猶有麗于刑者乎敎之如此其至猶有不率敎而獄訟者然未忍遽加以刑也與其鄕遂親民之官聽而斷之以息其爭不幸而有麗于五刑者然後歸之士師始終必欲成其善所以爲仁之至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牛土畜順而能任載故屬地官）

祭祀莫大于五帝先王故大司徒奉之進其肆解骨體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畿內委積之入皆地官所掌大賓客諸侯來朝者使遂師迎其道脩遺人共其委積小宰六職所謂懷賓客也

大喪帥六鄕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㊀音胤）

引喪車之索執之以前道者自行而言故曰引紼舉棺之索負之以下棺者自繩而言故曰紼六鄕近掌殯及啓朝祖在道之事故止言大喪屬其六紼六遂遠主下棺之事故云及葬帥而屬六紼鄕遂相爲始終必均其

流死之數

（役者使百姓各致其情也六鄉之民大司徒親寧之治其政令者部署檢校之使不雜亂也綍紼同紖引同按周禮于喪紀之事必極其厚者人之所以有禮義者生全康樂則敬共慈愛以相與死亾患難則哀慼圖獻加厚于平時故其愛敬皆爲實若夫思邪婬者朝死而夕亾之遇患難委而棄之則其相與之情皆爲虛假視喪禮者不過因夫人不背本之眞情而品節之使夫不彼鳥獸之哀鳴躑躅者反不若矣是故先王所以厚于背者有以企而及之也且必均其職于百官府均其役于鄉遂之萬民者使夫委積之臣各致其臣子之誠王國之百姓靡不盡其如喪考妣之情是故疾病之禱祠醫藥患難之捍衞營救無所不用其極不幸而有敗亾之禍則以身徇之而與之俱死皆此道也彼治喪以薄爲道者則視夫患難喪亾如虛舟飄瓦然設國家有事

何所寄托此所以爲異端者流也）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旗即鄉師遂人所謂大旗本大司馬中軍所建鄉遂皆王親兵司徒爲王致民故得建之解見九旗圖說軍旅田役刻日樹旗期民于其下遂人不用命者誅之此亦當然也）

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萬民既至則致于大司馬而司徒猶治其徒庶之政令蓋伍兩卒旅之吏本皆六鄉之屬但主以司馬之灋治之而不易其人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凡戒之事宫正既比其官府次舍之宿衞司士致士而頒其守此復致萬民于王門以備不虞而待非用臣民各致其守也無節者不行即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掌節司險無節者有稽則不達此防姦細之要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前言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矣此復言之者謂令于邦國且不止大荒更有大疫癘之時也移民者一以辟災一則就米粟通財者謂有守之不可移老稚之不能移者則輸粟與之此乃令邦國之事故比前爲畧）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歲終天道之成五官各帥其屬孜正其治道休致其職事冢宰受而聽之也解見天官）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正歲天道之始人事亦當作新六官各帥其屬行王之令而致之于民奉天以始終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凡比灋先定其貧富則可以施政令夫家者匹夫匹婦受田之家也夫家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是爲九比）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施鄭氏云當作弛式子反此釋良是蓋貴賤老幼廢疾皆當寬而舍之大宰斂弛之職事正此義也鄉師遂師皆同唯閭胥單言辭

敎灋[illegible]灋

（其施舍當從舊○責若卿大夫貳若胥徒以其服公事而在所免六十以上爲老十五以下爲幼及罷癃殘疾不可事者凡征役皆在所優免故辨而弛舍之以厚風敎也）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飲食謂鄉飲族食喪紀族相葬埋辨其禁令之舉廢使不失禮灋也）

（掌建邦之敎灋而其下唯言立邦比之灋者弛舍其民則敎民貴貴尊賢老老幼幼寬疾之道祭祀以敎敬飲食以敎讓喪紀以敎厚及夫攷其吏職之舉廢比之者所以敎之故不曰比灋而曰敎灋也）

乃頒比灋于六卿之大夫（比灋比要大比較比竝音鄙唯五家爲比地比正之音避○比灋者即上文九比之數與施舍禁令也）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輦音連○衆寡謂人民可任之多少六畜馬牛鷄羊犬豕所以爲兵備守禦養老賓祭之不可缺者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車登謂進而上之）辨其物（定其財產之多寡即所謂九比也）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敎行徵令（施政敎即祭祀飲食喪紀之政敎行徵令即征役及貢賦之事）

（六卿之大夫六卿也下兼有司之守故小司徒頒以灋若六遂則遂人令之都鄙則其君令之而竝受灋于司徒治民則地官爲主也）

[illegible]天下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者使天下大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比要者其詳藏于侯國其總數則登于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

卒伍之灋

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爭內外詳畧之不同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比民從入民入其事繁而詳用民以要薄其事簡而畧會萬民之卒伍者將定民之卒伍必聚集而配合之也用之者用爲軍旅田役等事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比閭伍兩灋條

（此伍兩制軍之灋通鄉遂都鄙以達于天下者也謂之伍者以一統四一居中而旁各二故字以五人爲文二十五人爲兩以乘車一車兩輪得名百人爲卒卒之爲言終也兵車重車各一乘兵灋自此而成故以卒名五百人爲旅旅衆也故字從旗從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大也衆也車二十五乘爲大編故字從𠂤帀以據險而營衛周匝也萬二千二百人爲軍兵軍一百二十五乘謂之伍大車亦如之又合二車之倅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字以包車爲文也軍伍之灋立有會同征伐起而用之四時講武及大役作而趨之有警比之追以逐捕盜賊胥以俟候姦細平居則凡貢賦若委積芻薪令輓漕之各隨道里之便貯以備用要之于比閭之中取強有力者充之故曰會萬民之卒伍也舊謂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二十五家爲閭故二十五人爲兩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盡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即爲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且凡貴賤賢能老幼廢疾皆舍則伍不有缺耶愚嘗詳攷六鄉居民之

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灋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灋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于比閭實效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閱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又按凡車一乘卒百人必不可分雖有調遣更休必以其一卒周而復始至其役于司馬凡鄉遂都鄙所統之兵原合卒伍及所統之吏更不可易是故行伍之人素相親識軍之與吏素相忠愛所以能相安唯參遊等將在大將所任故兵之所爲無常若軍士有物故疾病等不足于隊伍則重爲配合乃稍有更易耳

伍兩卒旅師軍圖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此均役以稽民數之灋一夫上父母下妻子旁有兄弟爲家雖有數第皆食百畝之內必壯而有室乃授餘夫田凡供男子征役之事者爲可任卿自七尺野自六尺皆征之故可任者自三人至二人一家不止一夫也夫

有休代之灋則田之收固無不均但上地不易費人工少故其入食七人計其家之可任者當有三人中地一易費人工加一倍故其入食六人計其家之可任者二家當有五人下地再易費人工加二倍故其入食五人計其家之可任者當有二人大約以三等之地通計之每一井不過四家可用之民十人凡起徒役四家止用四人其餘六人悉爲羨卒惟田獵則凡有材藝者皆作而盡其材所謂惟爲社田單出里人各致其報本之心也追胥亦然使盜賊無所容也按孟子云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此經唯舉七人而下賦役以寡者之灋雖有三人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皆寬仁之政也

夫家受田總論

凡用衆庶（用爲軍旅田役追胥貢賦之事）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政以正其不正教以輔其不及戒者先事而戒禁者禁于未發）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爭訟者辨其曲直以安良善功過者施其賞罰使人務功違犯上命者誅戮以一衆志三者皆馭衆庶之灋）

按政教戒禁數見而語稍變宮正諸子主貴胄小司徒卿大夫主民司市主商周公于四民治而教之道一而已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凡經中言大事皆謂七事之大者小司徒致所應執事守備之人而用之大故皆謂寇戎餘子謂羨卒也不特致民而已幷致其餘子部署而卒伍之使人盡爲守即脩閭氏所比國粥追胥也

井牧貢賦之灋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治井牧貢賦之灋自國都以達于天下者也經土地者即孟子所謂經界也井牧者春秋傳云井衍沃牧隰皋地勢寬平畫而爲井其形正方此井田之常灋也地形高下不齊與夫地狹民稠之處田不可井則十夫共爲一溝或田不足于一夫則取數塊以補之或士賈官收等家受田不及百畝則亦隨分量授之此井田之活灋也九夫爲井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通公田言故稱九夫猶司馬灋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田實則八夫故孟子云八家同井然民有單丁受田二十五畝者一井實不止于八家故云十夫有溝也然此指治成極盛之時國都地闢民聚之處大約如此若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實止四家四井爲邑十六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六十四家丘之爲言聚也舜所居一年成聚是也前漢志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罪賦之灋期于甸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書其重賦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二百五十六家前漢志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干戈備具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謂乘馬之灋車馬兵器靡不備具可用以軍旅田役故以甸名也又司馬灋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夫革車一乘而止言徒士共三十人者蓋伍皆有長徒百人則伍長二十人以其長之寓于徒內故稱徒二十人而百人在其中矣百人四兩兩司馬中士四人二兩爲聯亦曰隊二隊則有隊長隊副四人四兩爲卒卒正上士一人卒副一人故稱士十人是故武王革車三百兩合有三萬三千人不言其徒而止舉其士故曰虎賁三千人也然同一兵賦也漢志則曰四丘爲甸有兵車一乘司馬灋則曰通十爲成革車一乘甸六十四井成百井其數不同何也夫井邑丘甸者主出兵賦之灋通成終同者主治水之灋各自爲經緯者也故兵賦定于一甸者以室數制之指其實數若一成百井之地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其實備車之家亦但如甸之一數也昔少康有田一成即周之百井有衆一旅即甸之五百家其數大畧相類則知此灋自古然矣舊說不得其說以謂旁加

一里治溝洫夫溝洫縱橫于地方之內遂人明言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合衆力而治之何以旁加爲哉但其一甸夫數五百家實數二百五十六家出兵止于一卒百人而少康謂之旅則五百家內人人盡用也難草創時與此全盛自不同也四甸爲縣二百五十六井出兵車四乘四縣爲都一千二十四井出兵車十六乘司馬灋成十爲終地方千井三分去一實爲十甸之地出車十乘終十爲同地方萬井三分去一實爲百甸之地出車一百乘其義亦猶甸之與成詳見井田圖說或疑司馬灋乃穰苴所述與經支丘甸不合蓋非先王之制不足爲據然愚觀夫井十爲通正與徹法字相符及夫少康之有田一成詩之終三十里此經之同徒輦輦蓋無不合且與遂人百夫之洫千夫之澮萬夫之川正相表裏故雖非經文而實爲古灋自不可廢也〇經

（界既正則中爲田賦君子之祿九式之用于是而取外爲兵賦車馬兵器于是乎胥任民以九職令以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自民而言也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于是辨其要害之守施以貢賦之職均平其政使不偏此自上而言也）

井邑丘甸縣都圖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王玄冕所祭）○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諸侯使臣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帥之而致于大司徒）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小司徒自巡治）○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敎

（此數事皆與大司徒同職大司徒大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小司徒然掌其小者大喪大司徒治其政令但令之而已此云治其政敎以送死大事凡正棺引窆復土小司徒親自敎之）

立侯國社稷封疆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大司徒立王社稷小司徒則立諸侯社稷大司馬所制九畿內爲國畿外九服爲九畿小司徒封土以爲識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比音避）地訟以圖正之（民訟爭是非正以地之比鄰朝士以地傳而聽其辭也地訟爭疆界攷其地之圖形八成之聽閭里以版圖也）

（二者聽民閒辭訟之瀆）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治成即宰夫所謂日成也治功必以漸而積故日所爲謂之治成本鄉師所聽小司徒據之以行攷課之瀆月要小司徒所聽復致于小宰歲會小司徒致于大司徒大司徒復致于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灋之象（以治象之例推之當云敎象之灋）一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月之吉大司徒縣敎象之灋于象魏故小司徒率敎官之屬觀而徇之也）

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表縣其各司之禁令脩其常灋毋使廢墜糾其職事毋敢怠緩國家有事則應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此大比謂一歲之始大核實之非三歲大比也師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王民事者平章其敎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者九等之民有勤惰貧富五畝之宅有脩廢百畝之田有荒熟也及夫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之皆閱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敎（鄉師司徒之攷也共四人二人共三鄉之事故云）

（掌教即戒令糾禁也）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小司徒所頒比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施當作弛可任正與弛舍異也○弛舍即貴賤老幼廢疾也）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戒者先事而戒令者率作興事糾者詰其違慢禁者禁于未發）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佐大司徒也）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辟音壁○按州里遣役之本數攷司空治役之

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鈞攷矣）凡邦事令作秩敘（邦事謂凡致民之事秩者卽署其徭當叙者次第其功程解見宮伯及下里宰鄉吏作之鄉師令之也凡野民之難統甚于軍者以其無秩叙耳大役而實[illegible]灋則能馭萬衆如一人矣）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音租○甸師共蕭茅鄉師以茅爲藉刌之長五寸用以藉祭黍稷及膚）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輦音菊[illegible]○稍人作其同徒輂輦鄉師正治之輂重車駕牛者故字從共取載之多爲義輦人輓行小車也故字從二夫此二車

（行以載任器止以爲蕃衛者司馬灋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纛毒道二音匶古柩字○纛鄭氏曰羽葆幢大旗也以指揮挽匶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匠師事官之屬主衆匠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翿以御匶而治役鄉師共司其事也○葆音保幢林狀二音即翿也綍綍通引棺索翿音道纛通也）及窆執斧以涖匠師（窆音變葬下棺也○匠師主豐碑之事鄉師執斧涖之使戒其事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兩傍各一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

其卒伍（四時田獵以講武事州里雖有成灋必前期復出灋以戒令之凡旗鼓兵器須閱計使完善卒伍須配合使得宜也）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司徒致民解見前大司徒鄉師司其事陳之以就行列）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州里鳥隼之旗每鄉邑之民各在其旗物之下無相干則可以施其政令刑禁也）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車徒異部險野人在前易野車在前鄉師總巡之）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徵令有常謂四時及正月令修封疆二月令雷且發聲之類）

稽器之灋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

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待民之囏阨但掌其所賙之物耳于是司稼巡野觀稼而賙其急而平其興所以補助其耕斂之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所以救其疾病也然二官所治者廣恐徒爲文具故鄉師親出而巡其所治歲時者隨事而行不拘其時囏阨者兼不足與疾病二者以王命施惠代王巡行也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每歲之終攷其六鄉之治即其賢否之尤著者詔于司徒冢宰賢者置之否則廢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吉服祭服也凶服喪服也）閭共祭器（簠簋俎豆之屬）

族共喪器（素俎揭豆夷盤輁軸之屬）黨共射器（弓矢侯旌楅中之屬）州共賓器（尊俎笙瑟之屬）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之所治廣或有境內山川等祠或有公卿大夫之喪故凡吉凶禮樂之器無不預備之）

禮非器不行故每正歲則稽其鄉器之備乏服者人人自衣其身不可移用故每比各自備之家必有祭器不能皆備故使一閭之內必有祭器得以移用喪器不常用族主相葬故使共喪器以相葬埋黨主患難相救欲其人人閑于弓矢故使共射器歲時演習有故則用之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故州共賓器以禮賓鄉之所治廣且王畿皆善之地禮教之所自出故凡吉凶禮樂之器無不預備器備而後禮行禮行而後教成也

六卿兼治民事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三年大比則視其所教賢能之人而知其教澤之善否教以得人爲主也詢之以事察其言之合治與否所謂攷言也簡閱其鄉器之備乏展省其政事之勤惰責以實事非可以文飾也因而贊王及冢宰善者賞之不善者治其罪

按歲終廢置三歲誅賞與冢宰相成百職皆然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王之三公下兼也一人治二鄉之事）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王之六卿下兼也每人治一鄉之事）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每鄉五州六鄉州長凡中大夫三十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每鄉二十五黨六鄉黨正凡下大夫一百五十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每鄉一百五十五族六鄉族師凡上士七百五十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每鄉五百閭六鄉閭胥凡中士三千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每鄉二千五百比六鄉比長凡下士一萬五千人）

卿大夫即六卿也州長而下及遂大夫等即六卿已下之貳屬也周禮之灋在朝則爲六官在國則兼爲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卿各敎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帥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作不必別爲長帥其有會同師田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則此灋自古已然春秋列國三卿即

比長十年簡稽之濫

三軍之符則此濫末世不廢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豈以清高爲務而重內輕外文事必知武備豈惟詞翰是工而文武異揆以內則爲王朝之臣治官府之事以外則爲郊野之君統邦畿之政此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絶上下司猜疑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未必皆王臣不過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漢賜民爵一級已上蓋其遺濫也夫有爵則有禄此古今通道八則之禄位以馭其士正由于此故其人皆得以清心化理以民事爲重後世民間之吏唯以催督錢粮勾攝公事是急不唯無禄以養之而凡所以聚斂于民者百責皆萃其身每強其所不能不至于逃絶不止尚望其以教化爲事哉

世疑六鄉六遂七萬五千家而設爵有八千九百三十九官遂亦如之民不勝擾柰何愚嘗詳攷周官之濫矣

六鄉六遂近郊遠郊四面方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爲一百五十萬餘家今觀六鄉六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其三萬人所統之民止于十五萬家十倍其數者此乃簡稽之濫與今之設里同蓋每比合有五十家而每歲爲之長以司教化者一人當簡稽之數者止于五家官有定員其民則相更代數十年而周一比長所統實五十家故官不見其多而民不知擾也苟泥于十五萬家則近郊遠郊一百里之居民一何少而井邑之夫有定數又將焉往也哉

六官分治鄉遂都鄙邦國圖

成周兵民之制

[illegible]州吉之濫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鄉大夫凡六其一即大司徒其五爲五官分天子之六鄉而治之故云各掌其鄉政以正其不正教之使効上之所行禁以防其惡令以率其事）

正月之吉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正月之吉天運維新六卿各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州長已下之吏使各敎其所治之民德行道藝者每歲以黨正之所書州長之所攷者而復考察之以爲異時賓興之本也德與行並言善行皆天德之發則不流于小行藝與道並言游藝皆至道所寓則不局于一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小司徒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以歲時入其數故此登其夫家辨其可任弛舍而入其書于小司徒將以施政敎而行徵令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此征字謂用爲力役之征也凡人壯而有室者即可任以男子之事此固易辨其未有室者則以軀幹高下而定其氣力之強弱故高及六尺七尺者雖年未壯亦可服男子之役城郭之民其役煩載師近郊十一其征頗輕故得以晚賦早免野鄙之民其役省載師遠郊二十而三其役頗重故早賦晚免大抵昂相派以足用而

（已貴已仕者賢有德行能有道藝養于庠序而升之司徒者服公事廢人在官者老國中六十已上野六十五已上疾謂疲癃殘疾皆復除而不任所以尊貴優士逹吏養老寬疾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興謂人才在下興而舉之也）○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鄉老三公賓興重事親徃涖之衆寡鄉人之善者無拘多少咸在）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六行即此所謂德行曰六藝即此所謂道藝鄉大夫平日之所作

成黨正正歲之所書州長歲時之所攷司諫之所巡問觀察不出乎此至是大比復攷而興之所以爲公卿大夫士以任天職以治天民者皆不外是焉與其衆寡者稽合衆論出于至公必素服于宗族鄉黨不得以掩襲也以賓客之禮禮之而不復以鄉人待之自此而用賓于王也錄其姓名及其賢能之實獻之于王王再拜受其書重得賢也登于天府以天祐國家降生賢才也內史詔王爵祿故藏其貳將授以天位也後世上以空言取士而不必其實下以空言自售而不必上之求公卿之所作成天王之所優禮皆非其道于是眞才不易得天職曠而不舉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取居吏得從衆良之濫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賢能者既獻之于王以爲公朝之臣矣其比閭之吏與大府史胥徒大比黜陟之後將何所取哉于是鄉老等復退而至鄉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其衆庶量材而用之庶即庶人在官之庶也其以射者古之用人欲加之任使必以射觀其器能處書所謂侯以明之下文五者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濫也和者愷悌溫良此立人之本容者容止可觀如漢選舞者以形容魁梧也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容體比于禮興舞者節奏比于樂以此五者觀其人于是鄉遂之官與夫百官府之羣吏靡不有守有爲可以輔成君子之治而非庸庸壞政之人矣但其上者以賓禮之而薦之于王王自以射選之或即授之祿爵或復養之成均其權在于司馬此則

仕于其家云爾故鄉老自以射選之也）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鄉大夫大比之事皆稽于衆而不[illegible]爲私蓋小民合而聽之則公使民自舉其類之賢者能者于是出而在野則爲鄉遂都鄙長民之官吏是舉賢所以爲民上以長于己也入而在朝則爲六職治事之官吏是舉能所以爲有司以治己也民其肯徇私而不公者哉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公天下事以公天下之心處之也）

成周造士興賢制（古今造士得失利弊附古取士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鄉大夫掌一鄉之敎而云六鄉者言六鄉之大夫令其六鄉之吏也會計其政休致其事因而考覈其稱職與否以待廢置之典蓋羣吏上于鄉大夫鄉大夫致于大司徒大司徒致于冢宰也此灋百官府皆然司徒爲五官之首故發其例）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六鄉者鄉大夫所親治故自頒其敎也此令羣吏攷灋于司徒者鄉大夫所主都鄙之國以身在王朝不得親治使吏攝之故令攷灋于司徒而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蓋親聽敎戒則受命唯謹上之人亦得延見長吏以訪民情也）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大詢詳見小司寇鄉之衆寡凡有職者及賢能者皆在也）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各守其閭者以靜致動凡軍中諜賊之灋皆然見動者即擒之則姦細無所容民有公事不免于行則以旌節輔令乃得通達否則不敢行無節而擅行雖良民亦納于圜土則諜賊無從而逸此灋所以簡而密鄉大夫主

爲旌節所謂道路用旌節也按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故鄉大夫之職莫急于敎民莫重于興賢而比灋次之正歲者所攷歲時之所登歲終之所會致三歲之所大比不過于此鄉大夫特舉其要而其節目則有司存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灋（州長中大夫所統二千五百家敎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奪息與夫政事徵令皆有成灋）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音燭）（鄉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故州長即于是日聯聚其州之民而讀之所以警動人心使不怠也黨正于正歲書其德行道藝故此因聚衆之時攷其實而勸勉之使益進于善糾察其有過惡者訓戒之使不麗于罪）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歲時謂春祈年秋報成）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州序州學也以禮會民蓋鄉飲酒之禮射以觀德序以習射爲義也）

（按正月之吉春秋祭社讀灋攷行凡三春秋禮射凡二此州長敎民之事）

[illegible]齒位之禮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州之大祭祀山川古蹟之在州境州之大喪公卿大大之卒于州者州長地主故臨其事職喪所謂公有司之所共也）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于司徒而後致于司馬凡師帥旅帥卒正等軍吏皆六卿平日之所選用者故州長即掌其戒令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將正治致事也）○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正歲謂嗣歲正月對歲終言故曰正歲復如前歲故曰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五黨之吏治人才皆在所攷舉曰興舍曰廢鄉大夫所治者廣州長助其不及）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黨正下大夫所統五百家）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孟月吉日四時首月朔也糾戒則勸在其中）春秋祭禜亦如之（禜音詠○左傳霜雪風雨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師曰歲十有二月大蜡索饗鬼神既蜡行鄉飲酒禮于序所以休老勞農中之以孝悌之義正齒位者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尚齒之經制也一命之士與鄉人序齒再命惟與父族序齒居鄉人老者之上三命爲大夫其爵隆矣抑于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躐于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設席于尊東而謂之僎兩不相絀此尚齒之權制也）

鄉飲酒圖義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黨正愈近民故凡吉凶賓嘉每事教之使無失禮復掌其戒禁犯令者治之以灋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而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歲終會計一黨之政帥族師而下致其事于州長上下轉相承）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人有德行道藝鄉大夫攷其六約而已黨正近民知之爲詳故書其實迹以待攷其賢也以其事知其賢其能也以其事知其能即虞書之載采采皆衆言推服庶有員材實行而非無稽之言矣）

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以邦比之灋以時屬民而校比黨正所統五族以歲時臨視之庶無缺也）

按四孟月春秋祭禜讀灋凡六大蜡正齒位正歲書德行道藝及掌民間所行之禮此黨正教民之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族師上士所統百家）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族師彌近民故讀灋與書其行亦彌數）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酺合衆飲酒也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

黨正所書德行道藝才已成者孝弟睦婣天常篤厚學以充其良心則可以成才故書之因宗族鄉黨所稱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

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四閭之吏閭胥四人比長二十人也）

邦比之灋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灋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邦職賦稅也國事師田行役也葬埋五族相葬也）

民居家則有比灋行役則有伍灋然使無什灋則比自比而伍自伍矣後使其十家十人爲聯庶乎合同而不離絕也許見秋官士師平居則相保相受刑罰若有罪奇衺失賊師不功則什伍相及慶賞若師有功追胥有獲則什伍相共庶乎民知勸戒而其相保相受不爲虛文矣

族師合聯之義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族字以射中而舉旌以唱獲爲文故有聚義大凡人之所居生齒日衆則宗姓日廣聚于一方故謂宗爲族周禮百家爲族正此義也夫比閭族卿主教訓其民也而必兼夫合其卒伍與聯其什伍之灋者蓋一族之民簡稽雖百家而實則有千餘家平時則教之以俎豆禾耜師田則教之以行伍戰陳居守與征行各有所司追胥

與耕耘同其秩叙且比閭之灋主守陳敎訓人人皆與若師田行役則有弛舍而不盡用故族師必合之而後可補敎即鄉師所謂循其卒伍也其差擇器使各當其材斟酌配合務得其所皆族師之職故比伍之聯與卒伍之合茲屬之族師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致于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閭胥中士所統二十五家各掌其徵發政令如下文所言）○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數上聲下同○數辨即小司徒比灋也歲時者隨國比之灋行之無常時也）○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

敬敏任恤

既比則讀灋（㊀數上聲○祭祀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州射黨飲酒也器紀若州之大器也數即比也數聚謂比較而聚集之也讀灋無常但衆庶比聚之時即讀之）書其敬敏任恤者

嘗觀人之常態唯知有已稍執事則驕慢而自恃已長一與人共事即推姦而不肯致力已事則盡心而人之事則唯虛應故事已身則知愛而黨類則不相顧恤所以謂之小人也故敬謹而不放勤敏而不惰盡忠而可托和愛而不爭雖若小善一閭中無大善可書以此爲勸即能破已私爲大同自一閭達于四海而天下治矣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教横反○凡事謂鄉州黨族之行禮及師田行役之事也比攷其勤惰敬肆觵罰爵撻扑作敎刑罰即族師所謂刑罰定罪由于上施罰各自其閭胥爲之蓋懲過而未入于五

刑故不入司寇之屬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比長下士所統雖少亦有治灋凡敎訓徵令皆是也）

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辠古罪字）

大司徒比使相比閭使相受此言相受亦謂五家中使相保任皆良民也蓋莫切于比居之民有善惡纖微皆知故必使之相保爲善不容姦非有事頃刻相與故必使相和親不得鬬閱一家犯灋或有奇衺五家中不舉發則皆有辠所以懼之必不敢相容隱以爲惡而被舉首者亦無怨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

[illegible]權職[illegible]人義

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圜古圓字）

徙謂不使其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不出一鄉猶比長送新比長明無辠惡徙于他謂從彼徙寬出居異鄉也鄉大夫與之旌節乃得行無授無節亡命者也所在不得相容內之圜土即其所抵鞫其辠惡正之以灋

按大小司徒鄉遂等官其職分見而雜出然總而言之不過數事間見而互文耳地官司徒主土與民故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治天下之大綱也土會以知地生地宜土均以平土圭以制地此皆治地之灋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八刑以懲之此皆治民之灋也比閭鄰里之吏立之長以施教化也伍兩卒旅師軍立其帥以制兵也遂溝洫澮川正疆界通水利以治田也

井邑丘甸縣都稽車馬兵器以出兵也夫民富則可以責其貢賦于是而有徵令之事不省則事不成于是而有校比之灋但鄉遂去王畿有近遠其風教所被有漸疎故其俗尚不能無國中郊野之異故司徒之職曰鄉飲鄉射鄉三物鄉八刑及大器祭讀灋之禮爲尤詳而任民之事則皆掌于閭師遂人之職曰興耡時器疆予土宜及夫瀦防溝澮趨其耕耨稽其女工爲尤詳而庠序之教則于鄉大夫而互見此其詳畧之稍異而其大要則統于大司徒而無不同者也至于正歲鄉之羣吏攷灋而憲之于所治之國三年大比而小司徒受邦國之比要此以大司徒兼都鄙邦國之教也大司徒曰地官地也者以博厚含弘爲德者也易著君子灋坤之道曰厚德載物舜命契曰敬敷五敎在寬故周禮地官庠序田里卒伍市廛虞衡之制寬裕溫柔廣博易良寧多

（其教訓而不使一夫之不獲寧遲以歲月而不徼一時之近利故其培植深厚利澤無窮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善乎我師之言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鄉里田制起于井邑丘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于鄉舉里選茍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爲基也可乎）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內而王國外而侯國小而都邑必有社稷之壝疆界之封皆此官主其事故以封人命官）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音回○據大司徒云設王社稷之壝此設王之社壝缺一稷字之字當在稷字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

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地官主土故大司徒于王國制其畿疆設其社稷小司徒于邦國正其畿疆立其社稷然但辨其方位定其程式而已親其事者封人也設王社稷之壝者社稷有壇壝外起土爲壝爲畿封者四疆封土以爲界樹之林以爲阻固佐大司徒也封國邑下佐小司徒也都邑亦必封其四疆與社稷之壝則鄉師所自執事也）

令社稷之職（祭社稷之時令諸有事者）（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楅偪逼音絼承引反槀音果○飾其牛牲謂刷治潔清之也楅衡施于牛角以防觸觝以不得逼人立義衡以横木立名也舊說以衡設于鼻誤矣絼牽牛繩著于鼻端水槀者殺牲所用以槀藉之以水洗之皆封人共其事）歌舞牲及毛炮之豚（炮音袍○君牽牲入時封人隨而且歌且舞言其博碩肥腯及殺豚爓去其毛而炮之時亦封人歌舞其事此與擧豕尾告充同意皆所以歆神也）○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四者國家大事故牛牲共于封人而封人復飾之敬其事也）

（按此職主封土而兼牲事者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長享其祭故以主社稷封土之人而贊牲事）

（言孝在于能守土而物次之周公垂教後王之意至深切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教民鼓者之師）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教民舞者之師）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民間學金鼓者皆鼓人教之六鼓雷靈路鼖鼛晉也四金錞鐲鐃鐸也）以節聲樂（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蓋凡作樂必以鼓爲節而鐘又與鼓相應和者也）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大司馬灋所辨路鼓晉提鼙及錞鐃鐸鐲以爲坐作進退疾徐之節治安則用之于田役有寇戎則用之于軍旅也田役曰正者使其耳目服習無不止其所之意軍旅曰和者聽金鼓以從將命無敢乖逆以干紀律也○音兹見下）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工造金鼓者亦鼓人教之故云教爲鼓辨其聲與其用使爲之有濟則司金鼓者與萬民聽之者俱不忘也）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音奔鼛音高○路大也凡王所用皆以路名若寢門車馬皆然故王所執曰路而享先王用之鼖字从賁省盛氣之意鼛字从咎古文咎皋通用皋者聲長而遠聞之意晉與進通取疾進之意攷工記韗人文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凡鼓短則聲疾而短聞長則聲舒而遠聞軍事尚威壯故以鼖戰事貴武猛故以晉役事貴節其力故以鼛節詩經始勿亟之意也雷靈二鼓舊說八面鼓爲雷六面鼓爲靈既無意義且制造致繁扗難施工愚謂古

人制器必有濟象雷鼓取濟于天靈鼓取濟于地或擇其特日如韗人所謂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攷不可爲之說也天神大小之祀皆用雷鼓地祇大小之祀皆用靈鼓各從其類也秋官冥氏攻猛獸亦用靈鼓○韗音運）○以金錞和鼓（錞音淳○鄭氏曰錞圜如碓頭大小上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愚謂即鐘之類也蓋鐘鼓皆所以節樂詩賁鼓維鏞鏞師以鐘鼓奏九夏之謂也）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鐲音濁鐃寧高反○鄭氏曰鐲鉦也形如小鐘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鐸大鈴也司馬職兩司馬執鐸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所謂通鼓也公司馬執鐲鼓行鼓進皆鳴鐲所謂節鼓也卒長執鐃鼓進鳴鐃且却所謂止鼓也已上鼓之制用及用金之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弗○兵舞帗舞見下舞師）○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鼜音戚夜戒守鼓也）

（凡祭百物之神能捍蔽近于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近于社稷者舞以帗所以形容其功德司馬濟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軍動謂臨陳對敵時也鼓之以作士氣所謂援枹鼓之則忘其身也田獵合圍之時擊鼓亦如對敵濟司馬職所謂鼓遂圍禁也大役則鼓以一衆志詩所謂鼛鼓弗勝也○已上皆鼓人親鼓之事○枹抱通）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日食者日月合朔時日爲月魄所掩陰干陽也月食者日月相望時月爲日暗虛所食陰不避陽也皆君德脩弱故謫見于天王親鼓助陽且聲其辠鼓人詔之大喪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亦鼓人詔之右鼓人詔鼓之事）

（大司樂二官專掌樂舞之事矣而鼓舞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樂舞爲大司徒掌邦教則國中鄉遂之民于軍旅田役祭祀喪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之至神者司徒特爲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

之祭祀○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帗[illegible]同皇）

（古文作𦤎即鳳凰之皇字暵音漢小祭祀祀字一本作事字一本無則字）

（兵舞以干戚所以禦患祭山川用之者以其險固取捍禦之義也帗舞以采繒人所常服祭社稷用之者以土穀人之所天取功德廣被之義也羽舞以白羽祭四方用之取屛翰之義也風舞鳳凰備五色和氣所生染羽象之取其陰陽之氣不偏旱暵陽過盛故舞以皇取相濟之義也野舞野人爲樂之善者記之綴樂旄人所謂散樂又謂之燕樂也祭祀賓客用之元取于野人故舞師敎之藝既成而後入于旄人以舞之也舊說舞徒四十人之外野人欲學舞者皆敎之以待缺也羣小祀若五祀之屬功德小難于形容故不興舞）

（按山川社稷四方旱暵四者之祭切于民事故四者之舞爲民間通用舞師所敎止此而已若大司樂所敎國子之舞六有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漢濩旱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古之遺濩舞師所敎郊野之民無與于此故不及六樂又樂師所敎國子小舞亦六此四舞之外有旄舞人舞旄舞者四夷之舞人舞者東方韎樂皆大祀大享用以備宇內之和者亦非野人之事故舞師所敎不及于旄舞人舞也○磬韶通濩音戶酎音宙韎音妹）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六牲每牲一士徒十人）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

（六牲掌于五官然事不可以無統故又特設牧人一官凡祭祀之牲皆掌牧之蓋選擇其可爲牲者入于牧人其大祀者則授充人其次者則留于牧人而養之故曰阜蕃其物也凡畜始養曰畜選擇而將用之者曰牲純色曰犧體完具無傷敗曰牷充人所謂展牲則告牷也亦爲毛純無雜之稱下文云必用牷物是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事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騂恤雲反黝英九反尨明光反○尨字从犬从彡毛不純之象借凡雜色不純之稱）

（牧人主擇牲故統述用牲之濩陽祀祭天神及宗廟也騂赤色屬陽陰祀祭社稷也黝黑色屬陰望祀四海五

岳四瀆也各以其方之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黃已上三者俱毛之謂毛之純色者也時事若祀五帝之各以其時四時迎氣及五祀之祭也其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必用牷物純色無雜者也外祭表貉及王巡守所過之山川也毀祭謂招梗禬禳毀除殃咎也外祭其事遂毀祭其事畧若有牷則用之無則用尨亦無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牲曰犧左傳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授于充人而繫之者大祭祀也不繫者小祀或非時而祭者）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下士以其職止畜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牛人雖主牛之一牲然其田

（非止于牲事其掌財賦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于牛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養于官者曰公牛政令者凡國之用牛或牢爲牲或駕于車各有所需如下文所云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饗神之牛求牛繹祭求神之牛職人猶言有司指牧人充人監門者而言春官肆師亦云頒于職人皆謂是也）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積去聲○牢禮饔餼也積生饋之所以給賓之用若司儀主國五積也膳熟而進之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殺膳大牢也饗禮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烹大牢以食賓有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皆延賓行于廟中大射于澤及與賓客射于朝必先行燕禮而有殽俎故云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犒坤告反所以勞軍）喪事共其奠牛（朝望殷奠及祖奠遣奠也已上皆牛之用于牲者）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輦徬以載公任器（徬旁去聲○行役天子巡守則六師從也兵車行兵任載之重車非牛不能輓人御之者居其前曰輦居其旁曰徬也公任器公家輜重其士卒輜重則出于司馬瀀之大車已上牛之用于駕者）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老○互殺牛具牛多力殺之有處交互制之盆瓦器以盛血簝竹器以受肉乃牛人之所有事故凡祭祀殺牲時共之以待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牧人既掌祭祀之牲矣又特設充人一官專繫享帝祀先之犧牲者觀禮稱享帝用犢國君下齊牛皆指牛言蓋牛爲大物祭品之至重故特致其誠敬之至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養獸之闌也牛羊曰芻犬豕則豢三月一時節氣成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司中司命山川五祀之屬其牲繫于國門遠則三月近則浹旬司門皆謂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也）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展牲夕而省牲也）

大夫祭禮宗人告充舉獸尾告備此云牷者亦充備之意碩牲者春秋傳曰奉牲以告博碩肥腯充人爲之贊助以歆神與封人歌舞牲同意蓋封人主守土充人養犧牲故交神之始用以告神也

按周禮于六牲有所以養之者初將畜之也有所以共之者將用而以其牲入陳也有所以奉之者既殺而薦之也乾爲馬天官總贊王牲故馬畜于夏官之圉人共于校人而大司馬奉之坤爲牛故牛畜于地官之牛人共之者亦牛人而大司徒奉之鷄春畜大宗伯總掌禮事故春官鷄人共之而養于夏官之掌畜者以其指養

犧畜之類也羊火畜養于夏官之羊人大司馬主奉馬牲故特設小子共而羞之犬爲金畜共于秋官之犬人而大司寇奉之豢于地官之槀人者以其穀食之宜也豕水畜其養而共奉之者則在于冬官矣蓋養之者善于知物牲而得其飲啄居處孕字之宜者也共之者稍知禮儀者也奉之者則大人君子而以交于神明大賓客者也小不可以僂大大不可以司小初時生養于各官而使有蕃息之繳至將爲牲合之于牧人充人以盡奉誠之至及祭則共奉之于五官而各伸其忠敬之心畜牧一事曲盡其道如此

又按六畜不言王之膳羞蓋日供有數所謂唯王不會者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事也任民以職事而徵其賦）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六卿近地之賦者財入大府穀入倉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原屬遂師主六遂之賦者旅衆也言爲六遂里宰等之師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原屬遂師○稍即家削也字當用削今然

作稍者豈以其爽重于委積故以稍秩命名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禾穀積餘遺者物餘剩之稱稾人倉人計五穀之數足以給邦中式用存其餘于遺人以待用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原屬遂師）

○以遺人例缺胥四人委人所掌主于芻薪古文委字從禾從女在後謂收禾之餘詩云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是也又禾未去穀收于田間小堆古之魁似之故以委見名謂之委人者謂疏材芻薪等皆遺棄之物故取遺棄義若遺人之所謂委則以其存于田間取存餘意也○穧音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原屬遂師）

按載師主任土者也旅師閭師主徵九式之賦縣師稍人主兵賦遺人委人主芻秣均人土均主平土其職分掌鄉遂以及畿外而其官分屬于載師與遂師今以其職職語多互相發故并著于此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之灋即下

文自國中至于畺七等之地征賦之輕重也物地事者即大司徒所謂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有二壤之物也授地職九職任萬民也載師主任上而必兼授地職可以見九賦不外于九職也待政令者征斂之時與其等皆受灋于司會而行之

師曰何以聚人曰財斂散之灋司徒所以養民也設載師以爲之長載之爲言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各任以事取其稅以供官教化在其中矣後世聽民自生乃惟聚斂是急而不恤其困窮豈父母斯民之心哉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廛丞言反○廛之名有四其一廛里者國中四民所居及遠方百族所集王城內外之地也其二市廛者專指國之後市交易之肆也其三園廛者國中隙地爲場圃以樹菜菓樊之爲園即園地之廛也其四夫一廛者凡民受百畝之田必有五畝之宅以居之或在都邑中或兼公田之地也鄭氏曰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于是耳）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六鄉田寀或不能并授民居宅于田中者士田卿大夫歲放其行藝而爲儒者其家所受之田賈田商賈之家所受田也三等之田爲近郊即六鄉官田以給庶人在官者所食祿之田牛田牧田養牛牧馬之家所受田賞田賞有功者使收其賦之田四等之田爲遠郊即六遂九賦四郊之賦以待稍秣皆虞書所謂百里賦納總者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自六遂之外二百里邦甸之地虞之二百里納秸者其餘稍縣都五百里內凡有餘地皆天子使吏治之者然同于甸也）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稍字當作削○舊說王之親子弟與公同處于大都次親子弟與卿同處于小都次疏子弟與大夫同處于家邑夫公治其大都卿治其小都大夫治其家邑此固理勢之自然若子弟之受地則惟其才德是眡苟以親疏爲大小在後世之私情則有之豈可以是而釋先王之制哉家邑小故曰稍虞之三百里納銍也小都間都邑之中故曰縣虞之四百里粟也大都在王畿之界故曰畺虞之五百里米也）

[illegible]力征之灋
[illegible]征稅之非

凡任地國宅無征（此任地字即卿大夫辨其可任之任征字即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之征指每歲簡稽兵數用爲力役之征也觀卿大夫之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下即云國中自七尺等皆征之是也國宅無征者民于丘甸中各有征賦此不可重凡邑居皆然其市廛之民則孟子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故然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音七○園廛二十而一者其民亦衆類但用力四時不息故寬之用其一而休其十九近郊十一者六鄉守衞尤重故用其一而休其九遠郊二十而三者六遂征役亦煩煩用其一而休其六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用其一而休其四漆林樹漆之園其利獨厚用其一而休其三意當時植之者多征之獨重倖本抑末之意也）

此經畫王畿之內從近及遠以爲征賦之等也梜王畿千乂之地在甸出車之灋當有十六萬乘而每歲簡稽兵數止于萬乘故合千里之內量其勞佚而均之大約天下之用民近數而遠疎故載師之任民遠多而近寡有此輕重之等差耳舊誤解征役字爲征稅字以謂有此數等致擧禮者之疑夫十一天下之中正但使民助耕以爲九式之用而已苟十而取二民將何以堪尚得爲聖王之政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舊說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徵勸之宅樹桑麻民就田業也任周禮國宅無征里本無布百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況民之惰遊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哉且先王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田而不樹五穀民而遊手好閒者乃定爲常職而以時徵之乎愚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言也蓋均授之以宅里役則專于別業家富丁衆構屋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推事別業不暇于耕而他人耕之居夫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屋粟亦如一夫助耕公田之粟以屋宇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同一民也閒民轉移執事而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

辨

辨其夫家之衆寡而起力役之征也蓋民之受地有上中下三等而施力役之衆寡閒民雖不受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攻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也大抵先王于不農之民必少役之田俾知稼穡艱難又罰其禮使不得同于本業之人以愧其心然習之成俗爲之獲利終或不能強之以移其服習故卽其居與身而定爲征賦以等于務本力穡之人一則欲使之務本二則使衆不得做傚以趨于末三則使民知服事其上非若後世多隱匿之民致賦役之不均也或曰有田則有粟米有家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縷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用之以爲租庸調此古今之通道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任民無不耕者其婦人無不織者有粟則貢粟無粟則貢他物以當邦賦唯閒民無常職者則使出夫布其一家專務于織者則以布縷爲賦耳戰國時因此遂有布縷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一併取之故孟子權時而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後世仍習既久遂失然不發其實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曰夫三爲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曰屋本無粟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田耕者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廛有征而有所謂里布併夫布而征之故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此周家舊灋也苟里而有布廛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卽稅閒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卽口率出錢矣尚得爲盛世之事哉○以時徵其賦者閭師斂六鄉之賦遂師旅師斂六遂之賦此則役以時而徵之

載師閭師相脊圖

錢、古物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政令徵賦受濟于載師）

（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畺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以至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爲經緯六畜者農事之本周知其數者欲令鷄豚犬羊牛馬之畜母失其時也師曰命官曰閭師者以其周知閭閻細民之情僞閭胥所取濟也善于撫字催科自以不煩後世聚斂之臣上以爲能吏乃古之所謂民賊耳）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

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任農以下九等之民自國中至畺七等之地皆有之任之使各有所職即以其職之餘有以當邦賦非九賦之外別有九貢也說見司會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女工雖婦人所爲然非男子輔助之不能成民間率多一家專務于織者故任之以貢布帛然要以女工爲主故云任嬪而以女事稱非凡婦女皆有貢也山虞澤虞爲中士林衡川衡爲下士而此云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者互言之也大宰九職有臣妾閒民臣妾無匹偶故不

徵財罰禮之意

貢其貢但任之而已無職謂閒民無常職而以轉移爲事者故使之出一夫之布也此布字蓋錢布）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貴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務蠶絲紡績則業日起而善心生至于梧檟桑柘之植鷄豚狗彘之畜尤取之天地自然之利而無所費但在乎愛養之而已此皆富民之本而爲善之資也不勤于樹畜者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罰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

耳非靳于禮也將愧之而使勤耳）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旅師掌徵六遂之賦故曰野耡粟者即與耡合耦于耡之耡也凡受田者或貢或助十一而賦此耡粟也屋粟者載師田不耕者出屋粟非夫三爲屋皆有粟也閒粟者旅師凡無職者出夫布閒民無常職以轉移爲事者使出一夫之布或無布則出粟故謂之閒粟非旣有夫布又有閒粟也三等粟供四郊正賦以當稍秣而有所餘者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于田里無得耗費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常平之瀆

而之之瀆有三一則常年以陳易新而責其[illegible]故必用貸以爲徵若泉府之與其有司辨而受之復[illegible]不以爲信蓋無質則有冒受之人無劑則無數日期以此致民復還之瀆也與者發散之名官貸陳粟與民以待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也積者貯峙之義民輸新粟還官也平頒者出入均平無入多出寡之病所謂責其償者如此二則天患民病或耕斂之不足者司救以王命施惠此則恩有所及而不泛故曰施其惠三則凶歲大發其積即荒政之散利人人咸受其利故曰散其利三者之政旅師必欲其均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專以與積言頒于春則穀不至于騰踴以傷百姓斂于秋則穀不至于大賤以傷農後世常平瀆正與此意暗

周禮傳卷之三上　地官一　六十三

合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甿音萌）

生齒日蕃餘夫日衍不徙則無所容每徙民而使與地相得故有新甿之治無征役者王制將徙于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啓行而爲備也自諸侯來徙期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民曲盡其道如此爲之等者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制以居之

旅師主六遂之賦猶閭師之于六鄉閭師言任九職以徵其賦旅師言聚其餘粟以散于民徵散各掌其一事又閭師罰惰民之禮旅師聽新甿之治此皆鄉遂之不可少者蓋互文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大司徒掌天下之圖數矣此復掌其地域蓋必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多寡及稽其六畜車輦之備乏然後可以爲征伐調遣之用也凡治必詳內而畧外此叙地域先邦國而後及于郊里以縣師調兵通于天下且栽師王畿征役遠重近輕故其序如此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此則佐小司徒攷之以土地之荒闢戶口之登耗爲吏治之殿最畿內則有誅

周禮傳卷之三上　地官上　六十四

賞畿外則更易其叅甚則有慶讓縣師詔王及冢宰行之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軍旅會同田役皆主用衆謂發雖出于司徒其多寡遲速地分一聽司馬之戒令節制作者號召之使至車人各有卒伍以相安族師合民之卒伍司右合車之卒伍此則總而會之旗鼓軍之耳目兵器軍所致用使無不備費誓所謂敿乃甲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無敢不善也帥之以致于司馬皆縣師之事〇（敿禮嬌反）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其地者謂度其大小鄭氏云家邑二十

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此亦以意度之有山林川澤
之限蓋亦不可拘也辨其物者辨其地之媺惡以施貢分
職制其地域
之界以爲守
匠人量其地遂師辨其名物司空
營其工司徒主地故縣師與焉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甸稍縣都也閭師徵國中四郊之賦以待賓客稍林縣師徵野賦以當）
匪頒工事幣帛祭祀存
其餘于旅師以濟民
師曰縣師主天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
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
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
必徵司徒之義先王所以防微也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
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井邑丘甸縣都出兵之灋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一
匹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
故舉以爲名令之者治其兵賦也會同師田行役縣師
受灋于司馬稍人受灋于縣師作之帥之然同縣師故
云以縣師之灋也同徒輂輦者每同除更休之外合有
車十乘徒千人據司馬調兵之灋通計一同合出車徒
若干于是就丘甸內更番調遣使勞逸適焉即使其吏
帥之以至治其政令不易人而治則其民素相安也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鄭氏曰蜃車及）
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
柩賓出遂人匠人納車于階間則天子與士柩路皆供匠
人來既至則遂人掌其
政令而聽于司徒也
縣師掌六鄉通天下之兵賦稍人掌六遂以及于甸稍
縣都之兵賦縣師六畜車輦之稽即稍人丘乘之政令
也卒徒皆司徒所掌司馬徵兵于司徒司徒帥之以往
或鄉遂或都鄙或邦國豈散亂而無統耶觀稍人受灋
于縣師則知邦國亦如之此周禮
設官所以有統馭提挈之美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積去聲）鄉㊤之委積以恤民之
囏阨（里不屬鄉當作閭㊢囏古艱字）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

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者禾未去穀之名積露積以貯米者邦之委積國中
所積也以待施惠即委人之餘聚以待頒賜也鄉里之
委積六鄉所積也恤民之艱阨者司救職歲時有天患
民病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稼之均萬民之
食而賙其急也門關職云凡財物犯禁與不出于關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郊里遠郊之地遂人
鄰里之所積也賓客至此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
餼野鄙甸稍之地賓客羇留于旅寓而不得行者于此
加惠使無失所委人言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
大抵遠郊甸稍在郊內外賓客行旅止舍之所故互言
之縣都地廣所積尤厚凶荒事大所費不貲故以縣都
委積待之倉人職云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十里有廬以爲置郵野候徒之所憩息廬有飲食者徒行勞苦饑渴即飲食之也三十里則有可止宿之地路室有委者所以飼牛馬五十里有市以便貨買候館有積所以供饔餼古者軍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故以是爲節蓋軍行則人馬衆多起止遲頓又恐爲敵人所乘或祈寒暑雨故眂吉爲反遲然使地利得天道順人馬輕捷則或經二宿或經二市蓋亦不必拘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凡委積之入各有貯峙之數待用之灋飭除之宜典守之人遺人總監臨之巡而比之者察其侵牟致其足否以時頒之者不足則補之有用則頒之使皆充牣而無廢事也○牣音刃滿也

自國中以至縣都既供王九式正用然後以待賑施道路凶荒軍旅之用蓋自王國以及于鄉閭恩由近以及遠次及于郊里野鄙先師姓而後賓客次及于凶荒師役先常而後變故其序如此

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者蓋大府九式皆主邦中所用甸稍縣都之賦式用之餘所存甚多也故稾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與其倉官所峙之濟

此所謂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督領使無失候蓋平日以式灋之餘各隨道里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餽餉芻輓之勞畿外邦國之灋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兵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委人所掌皆草木之事野地之產故云掌斂野之賦斂蓋臣妾聚斂疏材其適用者委人斂之以共雜用三農生五穀其稾秸則委人斂之以飼牛馬虞衡作山澤之材其木材則委人斂之以爲薪蒸園圃毓草木其畜聚之物則委人斂之以爲禦冬旨蓄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稍當作削○家削邦甸自國至畺之中賓客行旅至

此兩無所依故致委積者必于此）凡其余聚以待頒賜（㊀余餘通○自鄉遂及縣都之聚凡有余者以待王頒賜羣臣○已上頒畜聚之灋）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式灋即所謂芻秣之式也鄭氏曰祭祀薪蒸給炊及燎粗曰薪細曰蒸木材給張次及幕之事）賓客共其芻薪（委人共其芻薪委積之物非一也）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薪芻之外又有疏材者草木根實亦可飼牛馬以助禾粟也）共野委兵器（野委謂賓客軍旅夜止于三十里五十里之地而共其薪芻也兵器賓客夜宿守衛陳兵之器也）與其野囿財用（凡大田在澤則有囿在山則有苑共

均役徭丁不從
戶

其藩羅以遮禽獸○已

上共委積薪芻之事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軍旅賓客邦國奉王命征調而至者○此委人兼職）

均人掌均地政（均人所掌自國中以至于四郊均地政謂以地土而均其財賦力役職事守固等之政也）均地守均地職（地守守固之事地職謂農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婦等所職舊以山林川澤之職皆有守禁平守之云故以地守爲虞衡之屬然虞衡自屬地職小司徒云分地域而辨其守蓋地官有守土之責故門關之守皆其所司而險固之守皆當與聞也）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人民以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以轉委積故曰力政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旬均也蓋以家計之則戶口有多寡而不均若以人役之則無不均矣無年卽人二饑之歲民無以爲食必不得已每人但用一日荒政所謂弛力也）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凶謂年穀不登札癘疫作而民多夭凶札無力政不興役也無財賦不收其地之貢也不收地守卽司徒之舍禁司關之無關門之征也不收地職凡有職事之賦皆不征之也無上四者故不均地政）

三年大比則大均（事久不脩則數或欲有司各厚其民莫能相通載師等所掌定灋也均人以活灋通之則人人各得分願故于三歲攷績之期大均之其事有地政地守地職力政地貢卽小司徒所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而辨其物禹貢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其遺灋也○均人土均職掌大義本無不同均人上于國中及四郊係之于鄉土均達之天下係之于遂然均人之均力政以歲之上下不唯通于遂而亦通之天下土均之施舍禮俗以地之媺惡爲輕重之等不惟通于天下邦國而亦通于鄉則此二職凡有均土之責者其當遵之矣）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地守謂要害之守地事卽九職之事地貢諸侯九貢○土均所掌自甸稍縣都以及于天下故特舉其大綱其節目則君長自均之凡邦國都鄙所以交爭上下之所以謗怨百姓之所以不睦皆起于不均而已土均平土地之政大而邦國都鄙所以職貢于王朝之典與夫邦國都鄙取于民之制及夫百姓賦役之當施當舍凡其交際禮俗古所常有喪紀祭祀之禮皆因地媺惡制爲

平之政

常濫則輕者不至于幸重者不至于困此所以和之之道也掌其禁令者不均者禁而止之已均者令而行之

按治天下之道唯取其均平而已冢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蓋因地以令賦地有肥磽而賦由之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旺則田賦不可以不均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多寡然户口有時而損益則力政不可以不均諸侯之國各有所出以爲歲之常貢此地貢也寶藏有興衰侯國有因革故地貢不可以不均九職之民各有所業地職之云也民有所移業有所更故地職不可以不均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大而司馬均諸侯之守小而掌固領士庶于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事變不齊若昔治而今亂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此司徒所以有均平之政也然此特均之常耳至于司

空度地居民使地周民居而無曠土民盡地利而無遊民必有待于移民以實其空此則司空之事而宗伯所掌之禮是之謂大均非用大衆不能盡必合六官而後可也

周禮傳卷之二上

德三行

周禮傳卷之二下

地官下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師保氏云者謂爲國子之師保以教之使在王所者咸知獻可替否之責觀上衛尊之義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

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媺美通　行去聲）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馭御通闈音爲）

二官皆主教國子以輔道王然師之爲言道之教訓保之爲言保其身體其事微有大小故所司亦微不同以微詔王者猶將順其與之意諫王惡者猶繩愆糾繆之意蓋人才自有愷悌而如圭如王者亦有直諒而能下

鉞石者故職各有攸當非詔微則不諫惡截然爲二事也○德性諸心行脩諸身師道爲要藝以應務容以動物保道爲詳也至德者純一無僞本原澄徹萬化所從出也敏德者發強剛毅爲之不倦百行由此立也孝德者和順積中悖亂之機自不容伏有不善未嘗不知也三者之德皆出于仁心德之全也孝行者事父母能竭其力親愛之情本其所以生也友行者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如兄弟之無胥遠也順行者左右就養無方事師如事父畀以自牧事長如事兄也三者之行皆本于孝一天德之流行也以是而教國子則皆元善慈良之人而所以詔王之微者無窮矣六藝義見前大司徒六儀者記曰祭祀之容濟濟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養國子以道而乃教之以

虞周教胄同道

六藝六容云者蓋藝者道之所寓遊于藝者使之得于手而應于心容者道之所發習其容者使之根于心而生于色莫非養其道心之方也以是而教國子則皆多才能足以實用有威儀足以交養而所以能直諫者常不乏矣○虎門天子路門畫虎以示威師氏居左保氏其居右微居此以司王朝者主將順匡救之事也○國中失之事國家衛有事之得失者德行道藝平日之教也此則在朝廷之上而教之以國之典故庶臨事不迷矣○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聽治王舉則師保氏皆從隨在而當陳善納誨也後使其屬師司隸所掌四夷之隸守王路門之外蹕止行者非其事則不得行以備非常必以其兵服者從其所便也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如守王宮也保氏使其屬守于闈宮中巷門也二官以親臣而兼守禦之事者蓋以爪牙之士

而領之以腹心道義之臣此所以武人皆知忠義而無肘腋之變也

按虞廷教胄子止典樂一官其教灋唯直寛剛簡四德詩樂二事周禮若天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皆主于教庶子煩簡不同何也夫周制每大事則六官皆在此周設官之深意豈以胄子之教國家莫大之事而六官有不與者哉然所司未嘗不專而其教灋未始不同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夫春誦夏弦秋禮冬書此自幼至長在于學宮教以詩書禮樂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大司徒敬敷五教故因其在大舍閒暇家庭之中或初仕爲近侍之臣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事也若宮伯所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指在王宮宿衛之時而教其大凡司士掌國子之士治諸

于掌國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主辨論官材故凡國子之已仕未仕者皆得與聞其教事司冦則以刑而禹教是三官但主管攝而非教之專官也然其所以爲教則所謂德行樂德何異于虞之四德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容云者又豈外于虞之詩樂也哉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者勸之以善而使之上達救者懲于未甚而不使入于刑二官職猶後世典學使者也其繫于師保氏者師保氏雖主教國子以詔諫王而實爲萬民之宗主司諫司救雖主教萬民而亦司王躬陳善匡救之事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德者本心之良友所以輔仁糾其德而勸之朋友者擇其黨類使其善道相切磋端其心術之微也行者爲善之實道乃事物之則藝爲應務之方正其行而強之以道藝者明道則行日進于高明遊藝則應務有餘也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

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此則咨訪以采夫與論觀察以審其實行以時書之升之于司徒也

凡人有治事之才而德不足者必不足取雖有行藝可觀而無治事之才亦無所用之故尤貴其有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待賓興之時與鄉大夫互相參酌獻之于王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因求賢以攷吏治能作成人才者置之賢才放失者廢之政莫重于得人鄉大夫大比之誅賞亦以攷教爲先也赦宥與司冦聯事居圜土而能改者赦而反于中國役司空而州里任之者宥而釋其罪司諫主導人之善故能攷過者故皆原之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衺惡心術不正若語言詭譎動止陰險侮慢聖賢不敬師長足以蠱惑善類者過失行事乖方若酗醬好訟抽拔兵器誤以行傷謀猷不良貽害他人者誅讓皆責之意或數之以言或懲之以朴即下文三讓三罰之謂出

禮則入刑常以禮防禁之使由于規矩之中所以救之使不陷于刑戮也

凡萬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國 [illegible]

衺惡即司冦之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故歸于士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過失即司冦之罷民而害人者故歸于士而寘之圜土讓者聲其罪必以三者使有罪者與衆人皆知所警也但衺惡害人而未麗于刑過失害人而已麗于刑故圜土乃流放之刑甚于嘉石之坐施職事于圜土不得出外亦甚于司空之役也然觀司冦坐嘉石者亦謂之罷民歸圜土者亦以明刑恥之蓋罷人之惡惡也非有與于已故其讓其罰其役其歸圜土

寛柔不遽不過欲使之生其耻心以強其罷不麗于刑而已後人之惡惡也皆出于己有是惡即以是刑加之豈有冀其歸于善之意故每至于殘忍過中而何暇于再三申教之乎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宜以救爲職不特若其使不陷于邪惡亦以救其生使不淪于禍災故兼掌巡施惠之事）

師曰天患民病謂疫癘流行民固有闔門卧病飲食醫藥不周或相枕籍而死者上之人所宜惻然動心也故每遇此司救以旌節巡問稱王命以賑貸之如王親行民得更生亦如親受王賜矣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爲言謀也謀度二姓以成婚姻也男女之際生民之本事之至重特設官主之一則度量其才齒之宜二則治其婚姻之訟也嗚呼婚姻之禮廢而淫僻滋凡女之致于獄者十固八九媒氏得其職可以殺女亂乎

按調人和萬民之難媒氏以陰禮教親皆教化之事故玆屬于師保氏○〔殺〕去聲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去聲○難即讐也謂殺人之親將爲人所報復而（在險難也調人主諧和之）

凡殺人者若故殺謀殺在王瀍所不赦罔不待讐過誤殺者應和而不應讐唯夫戲殺咸殺雖有殺之迹本無殺之心上刑而當以下服及老耄幼弱與夫八議者皆王瀍之所赦宥而私情自不可解苟順其怨讎之情則王瀍爲不行治以報復之罪則人情有不盡故爲辟讎之瀍使兩全而無害所以有和難之文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過而殺傷人若舉刃欲所伐以兵矢投射而誤中他人者以民成之使衆人相與和解之此所謂可和而不應讐者鳥獸亦如之謂猛烈畜產殺傷人亦以民成之舊謂殺傷人之鳥獸此至微細事豈等于人而亦成之耶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眂父師長之讐眂兄弟主友之讐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音避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辟諸海外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也君之尊與父等故其讐眂父兄弟之讐仕不同國故云千里之外師長之讐殺于君父故眂兄弟然若顔淵于孔子則與君父等矣從父兄弟之讐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云不同國謂無主人者也大夫之臣與合志之友眂之已上三等玆應讐而調人之所和也弗辟謂弗可辟蓋或王所秉用之臣不可在遠故王以和難之瑞于及旌節與辟讐者執之所謂瑴圭以和難也王命爲重雖應讐者亦不敢違王命而殺之苟讐之則爲犯王命而服死刑庶幾兩相安而可以弗辟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

此以報復相殺傷言謂若甲殺乙之人乙亦殺甲之人故云反殺也交讐者謂其子孫皆以爲讐也夫彼此相殺若是以相當矣然甲爲首惡而無恙終不足以快乙之忿而乙所反殺之子孫又必欲甘心于乙苟正甲于瀆則已被乙之反殺正乙于瀆則閔其報復之心且上有王瀆而下擅相殺不可爲訓誅之則傷情不誅則失判故使交讐之皆服流放之判也舊以反殺謂殺其人又殺其子孫以除害弱敵此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讐焉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不同國三字衍文蓋既云令勿讐矣此焉得復辟之由上文兄弟之讐而誤）

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爲奸盗而被殺之類被殺者子孫不爲讐讐之則服死刑罪其黨惡不服義也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鬪怒乃讐殺之漸亦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應和之端于史首發難者卽爲不直而誅之則莫敢先動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合男女之半所以成室家也）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其所生之年月日與其名爲異日合婚之本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至三十壯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有適人之道至二十嫁而有家蓋量度其才器之賢愚知識之早莫氣體之強弱則男自二十至三十皆可以娶女自十有五至二十皆可以嫁聖人斷爲中制惟未成人者則不可以娶過期則不可以怨曠耳妻云判以合體而成也妾媵不聘故曰入子書之別未成婚者且以息爭端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音仲）

仲春天地交泰大合昏禮所以順天時也媒氏出令于鄉遂使以類作合非一一爲之判合也奔者不禁謂民間以春時男女自相匹偶淫奔家長縱容不能禁止之如三國薛綜稱珠崖之俗人民會集之時男女自相可

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者也無故而不用令謂男女及時非有三年之喪大則背約小則論財而不從仲春會男女之令二者皆有罰也若者及事之詞文雖殊而會上意今律文亦有此字非發語詞舊註于不禁處意斷解爲媒氏不禁奔者則誤矣或曰奔乃奔則爲妾之奔非淫奔也民間或荒札或長少不敵倉卒成婚猶野合之云也媒氏不必拘以六禮而禁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婚姻之道以遠恥無夫家不可以自相嫁娶媒氏司而會之爲之主昏也鄭氏曰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按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歟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才衆一與之

爲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于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于牧民之政而開爲此灋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于此大會婚禮之時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其娶之者即孟子所謂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者至于婚禮用雁從一而終實萬世綱常爰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爲世勸實竝行而不悖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兩去聲）○純絲名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即四丈也凡布帛四丈爲匹一匹兩端故又謂之兩然則每端二丈每兩四丈十端五兩爲一束共二十丈也

按儀禮士昏禮有玄纁儷皮此云純帛無過五兩古者納幣不過于此故男女不至于失時也後世昏娶論財男家以此責其婦女氏以此驕其夫南方遂以溺女成風禮之失也久矣反之其在士君子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殤音傷）

骨肉歸于土以掩藏爲善故附之離合聖人所不拘而死則同穴特匹夫匹婦之私情耳民有遷徙而屑屑于遷其舊葬以祔其夫或婦者既使死者體魄不安亦使生者不盡人道而酖溺鬼神禁之者裁民以義也此遷葬事由于夫婦之合故附載于此凡童子之稱七年曰悼言其血氣僝弱貴于懷撫而致夫悼恤之意也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十六至十九爲長殤醫書言凡人精氣未通之時苟有情慾之事則其骨肉必有不滿之處後必生無名之病當極其保愛而致夫傷憐之意也故未成人而嫁娶者謂之殤未成人而死者亦謂之殤此則言女子未笄而嫁之及嫁于男子之未成人者皆禁絕之所以救民之妖札也○（僝音撰）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陰訟以婬辟而致訟中冓之事故曰陰勝國之社亾國舊社覆以屋而行刑辟者聽之必于此者以其事醜故于屋中不欲宣布于衆且自古犯婬亂者無有不至于敗亾故于亾國之社以示戒○（勝音剩）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市官之長）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者民居區域之稱官曰廛人者以征廛得名也）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胥師而下凡六屬有職而非命官蓋皆庶人在官者故無胥徒之屬胥師即胥徒之胥師）

市中九濫

（長故賈師而下皆胥師之屬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市官之長市之大綱小紀靡所不統治聽其治訟教示之禮義政征其財賦刑繩其有辠量度同其不一禁戒其不濂令率之趨事以下九者是也）以次叙分地而經市（經畫市地司市之次居中每二十肆則爲胥師之次所謂設其次也其餘卽肆各有行列所謂各于其地之叙也次叙既定然後市中之事如布帛之經有統緒而不亂矣）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肆長之事美惡不混而價自平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胥師之察其詐僞飾行儥慝善良不傷則市自均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物之利者非商賈不阜凶荒作布非商賈不行市中必籍此不可重困之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儥（賈音稼儥音育賣也○同量度則物有定價徵猶召也謂市價公平則賣者頹至而物聚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所掌物之中平証信市中有此則人心信服而訟自寡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音古○老賈知物價使之展成負價則詐僞除也）以刑罰禁虣而去盗（虣音暴○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加以憲徇朴之刑或以金贖辠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賒聖蛇反○泉府以市之征布或斂貨之不售或賒民之極貧者官府相通故曰同貨也○其詳並見下文諸職）

市肆

市治

司市次叙陳肆圖

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仄昃通販音泛）（日仄日過中而仄之時也百族者王國之中天下之百姓皆在爲故以此爲期商賈夙興在市故以朝時爲期販夫販婦朝營夕賣故以夕時爲期各從其便也必爲此期者蓋人皆作市則市道壅塞而不可行矣此胥所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也大市物多貴重夕市物多輕微朝市其兼輕重者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凡應三期而入市則胥執鞭度守門以防姦細鞭度者刻度于殳而末㲺以鞭用以量度行刑一物二用執之以肅衆也）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自胥師以至于肆長爲之辨其物而均平其肆省視其物色使有定價）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必俟司市上所當市之旌然後得以爲市思次者市之候樓卽天文市樓以思爲名者取見利思義也市師卽司市也統治一市故治訟止聽其大者）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介次者二十肆所設之亭以介爲名者取見利不苟也胥師賈師所掌止二十肆故治訟小者皆聽也）

爲民之期于市者（同侶之人相期約也）辟布者（辟音璧○辟瀍也謂市瀍所當輸之布也）量度者（斗斛丈尺不信而欲較勘也）刑戮者（犯皋而加市刑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市中萬衆所聚苟擁于一處而無分數則百事紛糾亭閣上之人日亦不足矣故使之每亭各至其應轄肆中之敘則自然有除而不紊不虛費時日而事治與夫有皋者在其地爲非即號令其地庶使爲惡者知懼也得物者亦使置其地則失主求之易三日舉之失主既棄之不可無所歸猶秋官朝士云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也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亾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亾靡者使微（通）（亾無）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有利于百姓者常當使之阜蕃有害于百姓者絶之不可使有物之不可無者而市中適缺則當使之有物之不可多者而市中適繁則當使之少蓋或增其價以來之或抑其價以折之或以璽節出入而通之或不爲之璽節而過之及有無其征㕓則有無微阜之權皆在上小民不得而任情好惡矣璽節出入者王國之貨梭之璽節而後得出侯國之貨梭之璽節而後得入此正所以操商賈之柄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此無征者正與大司徒荒政之薄征夫錢一義蓋大爲寬恤必有受其惠也市既無征則泉府之國用將何取具哉於是採金鑄錢以續之商賈貨物以布易之稍高其直則來者自衆民之貧者以布貸之市之不售者以布買之民又得以布而易其所欲需則其困自蘇蓋普天之下無皆凶荒之理商賈得布可操之四方以易此所無之物故曰商賈阜貨而行布也必無征乃作布者金乃天地之精不可以洩其藏且錢多則貨貴也

市禁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若以木和米或他物以麻代絲及布帛外精内麤）在商者十有二（若以冀州產爲楊州產以石爲玉樺腦爲龍腦）在賈者十有二（若以今而飾爲古以陳而飾爲新）在工者十有二（若輕重其權衡大小其斗斛陶之中竊銅而和錫其數各皆十二今不可攷矣或曰十二者謂九穀果實鳥獸魚鱉布帛材木貨寶采色疏材用器兵器舟車此十二物之僞飾者農工商賈皆不得粥故皆言十二也禁之者輕則征之重則舉之也）

凡物之美惡易見而僞飾者難知謂以假物而飾之如眞或以美物而和假于其内也王制所禁皆指不中于王瀍之事此則有害于民故特禁之

市刑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市中之皋不越于犯禁故三等之刑不過于憲徇扑而已憲謂懸其皋以示衆也徇執其人以號于衆也扑撻而痛之也皆主于戮辱之以發其恥心使無再犯且以警衆而已然言罰者聽其以金贖皋也其有累犯不悛或刧奪讐

殺及下犯倫理麗于五刑者則定其辠歸于士師蓋判掌于司寇也○辠古辠字跧音銓

按市易一事于國家大政雖若甚緩而于萬民之食力而欲通功易事者則甚急而要是故見于天文則有天市垣建國則必立市內宰佐后立市以財利飲食衣服皆婦人所掌也司市之官秩爲下大夫以小民之命所縣也故必公清慈惠有心計知物情者而後可司市之職然則倚賜朴野之民不至見陵而孤寡無告者可無失所矣○譔音撰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師曰市者繁華之地君子遠之無故遊觀國君則刑人赦若曰國君好利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灋所加以禮示罰使知自愧是故畏義甚于畏刑不言王者至尊不敢指斥故舉國君爲先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賣當作買）

大衆所聚不能無所需商賈亦利于以物物之亦有師衆各持其方物欲以相易者故天文參宿之下有軍市軍市中野雞精即此賈師也取名于雞者以其能遂時趨利不失時如雞之知時故工商以雞爲贄者以此句

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一如國中故古稱軍有紀律曰市不易肆也蓋大則司市親往小則使其屬往故不曰司市而曰市司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儥賣也故賣儥當作買儥猶云買賣也賈師同○質之爲義爲平成）

爲信正官以質名言物之所取平也取成也人之所取信也取正也成者和合成交之意天生寶玉曰貨人爲布帛曰賄人民舊說以爲奴婢古無市奴婢者記有買妾亦人民之謂猶內宰以女宮爲人民也珍異若飲食藥材自遠方而至可以扶病養老者物之多而貴重者平成之若中人然以爲証佐故曰質少而輕賤者但刻于版以爲識而

已故曰劑質人皆存之以聽其治也○掌稽市之書契（民之賒者貸者始則取之于官終則官取）之于民取予則有書契或刻于木而中分之或書于竹帛若今之上下券彼此各藏其一以爲信稽之者令有期以完幷防詐僞也○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度丈尺量斗斛受灋于㮚鍾同之不使有長短大小淳幅之廣制匹之長一之不使不中度周視而稽考其度量不中灋淳制不中度者舉其貨而罰其人）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既質劑焉而後有所謂治者蓋）

人之姦僞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而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詳檢者國中十日郊二十日甸稍一月都鄙

（三月邦國朞因地之近遠爲此期限期內來者治過期則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紋音文）（紋布者胥師賈師泚于介次所罰詐偽飾行儥慝之布總布肆長所斂之布質布質人舉犯禁之布罰布司市泚于思次所罰犯市令之布廛布收其市地之布五等之布廛人主斂之復入于泉府用以斂市中不售之貨蓋此官與泉府二職相聯一散一斂以權百貨無非欲以利民而已）

古今錢灋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皮角筋骨可以中器物之用者鄭氏云以當稅非若後世盡入之也）○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四時珍異之物民或無用而停滯則以征布買之或當其廛布入于膳夫之府民得價而無失官得物而有用是爲兩便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每二十肆則立一介次胥師泚焉所轄有司虣二人司稽四人胥十人肆長二十人政令凡買儥征斂度量淳制也）而平其貨賄（有使有恒價不得乘急要利）憲刑禁焉（刑謂市刑禁若質人司虣司稽所掌之禁表縣之使民知避）○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凡詐偽者或飾行而以事欺人或儥慝而以物欺人稽察而誅罰之禁于未發也）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大者則歸于司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賈師音古餘音稼○老賈知物價者所泚之次與胥師同但胥師掌其治罰師但掌其價而已）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商賈之貨賄入于市中者辨其美惡均平其等類之上中下不使有差細考其成色定其物價然後令市蓋物入市中賣者價欲高買者價欲減爭無已時先定其價而後市有此價則取此物不費功不煩辭莫此爲善也）○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賤時豫買貴時賣之乘急病民商賈通弊天患謂天災流行若豫貯米穀以擬饑荒豫貯棺據以擬札瘥四時珍異謂祭祀賓客所須者亦賤時豫貯以待急時賣之禁之使有恒價不得病民也）○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賣儥當作買儥○國之買儥者若珍異之物適空乏而欲買于民或有所貯蓄當斥賣與民也各次賈師更代直月而掌之使勞逸相均）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師役會同則有軍市賈師亦嗣掌其月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十肆一人主表縣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囂音梟）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音博下同）（鬭囂兩下不相平而鬭爭喧譁也虣亂強暴不順理而欺陵寡弱也陵犯若舟車爭道阻塞往來少陵長男犯

（女之類屬遊飲食比周爲遊俠無故羣飲也已上四者皆市中常事司虣專主禁之違禁有犯者執而戮辱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稽察也五肆一人犯禁若司市僞飾之禁質人度量淳制之禁也不物衣服視瞻不與衆同及所操持不如品式也市之盜賊猶今之掏摸偷兒也司稽專主巡察于市犯禁不物者搏之歸于胥師也盜賊情眞則直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二肆一胥所以部敘肆長者也）執鞭度而巡其前（肆中買價征斂度量淳制胥皆掌之執鞭度以巡于肆之前使無不正也）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

襲其不正者（坐作出入謂大市朝市夕市各有作止之期與出市入市之候無得爭先後期以亂市廛捦捕其不正者使無不齊也）○凡有辠者撻戮而罰之（司市胥師賈師定其辠此罰掌其撻戮與罰布之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每肆一人凡司市所施之政令戒禁皆掌之）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凡貨賄之等萬有不齊有外觀相似而其中則大異有外觀不同而其中實相近必慣于其事者乃知之乍至市中未易卒辨故肆長之職專主于辨其貨賄而陳之名相近者別居其所毋使之眩其實實相近者聚于一處使同其價平者貴賤各稱其情之謂苟美惡同價則不平矣正者美惡各居其所之謂苟眞僞雜處則不正矣肆長陳而平正之即司市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者蓋不外是胥師所謂平其貨賄者又因而攷之也庶野民之適市者無眩惑而受欺者矣）

斂其總布（總布未詳孟子曰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豈征此賤丈夫以其總市中之利而得名歟）○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

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售音綬抵等禮反）

（市之征布即廛人所斂而入于泉府者也貨有賣于市而無所售留滯于民間而不切于用者則從其原價以此征布買之即揭示原價于其物俟缺乏而有買者仍以原價賣與之[illegible]人居積計歲月以起息此則但爲民收貯而無所利之所以爲公天下之心也主謂都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與之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爲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

（按泉府所掌主市之征布漢書布泉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蓋錢謂之泉布亦借名曰泉取其流行無滯也又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採金所鑄）

國服爲息
[illegible]諸說之非

內方外圜而有周郭者故布縷曰布錢亦借名曰布取其流傳廣布也是泉府雖以布爲主而錢亦在其中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賒償價而稍遲也民有喪祭大事或錢布或器物適空乏而不能卒辨從官賒用事過即還故有期以償祀事一二日而畢故祭祀之賒無過旬日喪人踰月而葬故喪紀之賒無過三月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貸音泰）

凡借財物者還本物曰稱取相稱之義責其必償故曰稱責也以他物代還曰貸故字從代會意不必其原物也國服謂服役于公也民有貧甚缺用而無措者從官假物則貸而與之然不可爲繼故計其物之貴賤使之

爲國服役出力以償但既開此端則有詐爲貧者故又必與其有司辨其果貧而後授之庶不爲所欺也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貸之而使服公事上之所以與之者若假之直其所以役之者若收其物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下之用物也若食其力其服役也若還其物用焉有濟于急還焉無耗于身所以生息乎貧民故曰爲之息即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之息也舊說以服爲衣服猶齊三服之云息爲利息夫貧者因困乏無措而假貸乃責其償而復加之息則貧者反重困矣惡在其爲民父母乎昔周世宗有言民吾子也惡在責其必償曾謂周公而反不及耶害義傷教莫此爲甚遂使安石因創爲青苗之灋放錢與民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以爲周公遺灋用以罔利抉民卒爲宋室禍基釋經者其

論市濫

可苟哉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國事一作邦○財用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及入于外府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入謂廛人所斂絘布已下五者出謂共王及邦用與賒于民者歲終則會其出入以待司會攷之餘則納于職幣）

按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注有于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于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乏自物所多之時藏之以待空竭之時故商之爲言以商計財利爲事也賈之爲言以網羅財利得名也夫以利相交人己相形不能無私己之心故一物也賣之則欲價多買之則欲價寡彼此競爲虛詐爭辨于是

乎起然猶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若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旦暮孶孶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凡可以欺人而覔利者無所不爲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爲禍災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孶息又大利所在則姦盜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爲民害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灋與其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價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強虣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

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卑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壓或低昂其價直或予奪其璽節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赤子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需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巻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

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不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易所謂弗損之益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貸之者若償其備而不復有所責服公事者若還其直而即無所負與之而于上無所損還之而于下亦無所耗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廛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纖人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債斂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世之人見其害不見其利遂以謂周禮果若是其病民也夫小人借聖言以文奸斯不足責而俗儒以小知釋經其罪亦安得而逭諉

王安石論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門各有監司門總監十二門則各門政令無有不齊而事權歸一也王畿千里地之竟處因山川之險道涂之便立之關焉關各有守司關總監四境之關則王都政令無有不齊而要害之處無有不得其人矣由門而出者必至關由關而入者必至門故關統于門司關秩卑而胥徒多者以關之所轄遠于門也節行旅者所執之信非此則不得行行者必由于門關故節亦統于司門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鍵乾塞及管中爲開之機）

國門啓閉每門之士掌之司門昏則授之管而閉晨則授之鑰而啓也不物異服異言視聽動止非常或問諜

覘視盜賊窺覘者門關之事莫大于此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正其貨賄辨其名實不使相混如肆長所陳犯禁謂司市僞飾之禁及王制不中于王灋者所宜深惡痛絕故沒入于官然不以自利也勞于王事而死者其父祖子孫則以其財養之遺人所謂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也）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城隍閭多隙地牛牲繫焉是收而不費地也每門史二人徒四人以其餘力養牲是用人而不費功也每歲春祭門九門磔禳與禜門祈禳之祭監門受其餘是惠而不費也用其力而稍有以犒之是使人而不虛也一事

徽而衆善集如此）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賓客至郊王遣使郊勞至國門門者止之告于王王遣使迎之以入而授之館焉）

（按門關之設所以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之兵何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阻有司險封疆之守有掌疆皆夏官之事若地官則主守土凡王畿吏民皆其所統而特掌門關之管鍵則雖大司馬之屬有所出入苟無司門之節門關之吏亦得而問之矣後世門關鎖鑰悉屬于大司馬豈知周公之意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悊眩反○以節傳出之出字下脫入字司市以璽節出入之可見司市掌國貨之璽節司關亦掌之者自外入者司關以節通之門門通之市自內出者司市以節通之門門通之關門獨不言節者舉兩端而中可知也○百貨交割之地多有市故司關掌其市治及幾其犯禁者與其市之征廛貨不出于關者挾違禁之物不敢由于關故從閒道出入則不特舉其貨加以罰其人所以重關守也征廛以供王之膳服舉貨以養老孤○所應達之貨賄則授之以璽節附之以傳辭而出入之）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無征廛以寬民幾其不物守關之急務蓋薄征除盜賊悉行而不悖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敂古叩字）（賓客至關關尹以告王王遣小行人以節迎勞之）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出內字入聲）（自諸侯以事至王國者則以節傳內之通于門畿內以事至畿外者則以節傳出之達于侯國之境也門關之事大畧相符幾察非常一也正其貨賄二也賓客告至三也出內使人四也牛牲繫焉特所兼小事耳）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王臣出使將王之命令行于普天之下何

（以爲信乎節之爲言所以節制其下唯持節而後可以爲信命有大小不同故曰辨其用以輔王命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蕩天浪反大竹也字當從竹原本從艹非）

（守邦國者監于方伯之國及名山大川不以封者事至重故以玉守都鄙者畿內諸侯不世故亦曰守近至尊而屈故以犀角邦國使節天子遣使于諸侯者山多虎土多人澤多龍各鑄金而象其形英玉也詩云尚之以瓊英蕩大竹也見禹貢以英蕩輔之謂飾以玉與竹也易稱王爲剛柔節金有中德犀角有文理竹約爲節皆物之有節者故以爲用云五者必以王命然後掌節與之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符刻文于竹漢制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是也外內送令出入于門關者司門司關以符節與之璽印章貨賄事煩用印文而已司市與之旌節人所持所謂路節也凡有所徵令及移徙鄉遂之吏與之三者皆官府得自與之也○已上皆王國之使節若諸侯之使節則各國自爲之詳見小行人）

八節圖

皆有期以反節（凡節皆篆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故則相合反亦合之反節有期日久則防其假之以他國故不得過期）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傳哲昡反○通達于天下若布憲行夫虎士訓方氏土方氏等職必有節復輔之以傳言具所齎操及所適所圖爲也無節者納之圜土不得妄行）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國之外爲六鄉大約去國五十里之內司徒自治之鄉之外爲六遂大約去國百里之內司徒不能盡治之也特設遂人一職以領之位與小司徒相等遂師者六遂之師亦猶六鄉之有鄉師也故位亦相等）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每遂五縣六遂縣正下大夫三十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每遂二十五鄙六遂鄙師凡上士一百五十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每遂一百三十五酇六遂酇長凡中士七百五十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每遂五百里六遂里宰凡下士三千人）鄰長五家則一人（每遂二千五百鄰六遂鄰長凡一萬五千人）

（遂大夫亦以王朝之官兼之鄉不自兼者勢有所不遂而以尊卑爲近遠故秩每下一等至鄰長而無秩）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已上四職與閭師縣師遺人均人義同竝解見前鄉大夫）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敎民治田之官）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敎民種水田之官）

遂人掌邦之野（凡邦國都鄙遠于城郭之民通謂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酇音贊）五酇爲鄙（古文鄙字作啚）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敎之稼穡

（大司徒上土地之圖遂人以之而經畫六遂與凡邦野其鄰里酇鄙縣遂大約與六鄉相似地之分界秩然有支幹脉絡故曰形體之灋鄰者以其如魚鱗相次爲名卽五家之比使之相保者也里者民居相近不出一里之中卽二十五家之閭使之相受者也酇者兆巷相贊助卽百家之族使之相葬者也鄙者以同井田爲名卽五百家之黨使之相救者也縣者卽二千五百家之州縣者言民命之所縣也遂者卽萬二千五百家之鄉遂者言敎化由內而外賦貢由外而內通達而無礙也小而鄰里大而縣遂皆有地域所至溝涂以爲界樹植以爲固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親民之官皆得自專其治夫定其地以經之分其人民以居之立之長以治之由是每歲各以其時稽其人民以定戶籍授之田野以制民産簡其兵器以寓軍灋敎之稼穡以勸農事此遂人所以治野之大略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甿氓同通）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疆乾陽反）

（爲國之道必以地闢民聚爲主苟野荒民散雖有政敎將安施乎國鄉之外縣都已內土曠人稀甿而不有以經理之則弃良田而汙萊矣致甿已下七者所以敎民墾田之灋治野之先務也田雖有上中下而征役一以下地一家二人爲率所以致民歸附甿卽孟子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山野之民也不曰氓而曰甿者甿字从亾从田謂光亾所存田因而佃之之稱也民無恒產則易于動搖授以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使有恒產則自安其居民無室家則有曠怨之思媒氏會男女昏姻匹偶各得其願則自然馴擾而不離散凡植物失其地之所）

宜則不蕃滋以十有二壤之物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則所收自倍民無倡率則易怠弛田畯率民通力合作則功易起而種植齊致力雖同而利自博民無田器則耕耨失時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官予以便之則自相勸而開墾以至小民多畜積之愛不知教其子以力耕餘夫疆壯若國中七尺野六尺可以征役者各予之以田任之使不遊濟則所得自多夫如是而民有不聚田有不闢上下有不富足者哉○（耜組同錢音剪鎛音博）

本上中下三等之地猶小司徒之均土地

以[illegible]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故云以土均平政辨其土之上中下而益以萊之多寡則地無不均矣）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

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凡有室者爲夫對婦言也弟有室爲餘夫對正夫言也餘夫有子孫而成家則二十五畝不足以供之乃別授以廛田萊上地必及七人者得受中地必及六人者得受下地必及五人者得受皆如正夫故曰亦如之詳見受田圖說

餘夫疆與受田圖說

遂溝洫澮川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畛音軫洫興域反涂塗通澮音怪）

此治水通道之濬自邇[illegible]于天下者也[illegible]以泄水亦以泄水防以止水[illegible]行[illegible]澗有[illegible]田則一夫中間有直遂[illegible]十夫之中[illegible]首有[illegible]之匠人所謂田首倍之[illegible]也遂之上有徑高廣如遂可以通人行十夫有溝[illegible]謂凡收田井田十夫之遂共入一横溝匠人所謂[illegible]間廣深四尺謂之溝者也溝之上有畛高廣如溝可以容牛馬夫牧之夫數千井則八家而通謂之十夫者餘夫及士工賈之受田皆不過二十餘畝其實每井必有十餘夫故以十百千萬紀數也○百夫有洫者十溝共入一縱洫則爲十井而百夫矣匠人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言旱則注之潦則瀉之如血脉之流通也洫之上有涂高廣如洫可以容

乘車一軌盡處則有輿梁司馬灋井十爲通言百夫通力而治一洫且以令作也○千夫有澮者十洫共入一横澮則爲百井而千夫矣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言水之所會也澮之上有道高廣如澮可以容乘車一軌司馬灋通十爲成言兵賦之灋于是成也○萬夫有川者十澮共入一川則爲千井而萬夫矣司馬灋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間廣四尋深四仞爲川終之云者水歸于川因山川之勢而脩之水于是而有所終也同之云者爲萬井十萬夫縱横各直二十五里通計四面爲方百里雷震百里其聲相同故以爲名也川上有路高廣如川可以容乘車三軌自此而至于大川以達于王畿其說詳見井田[illegible]○水曰遂溝洫澮川自高而趨下故禹貢濬畎澮距川以達于海也行曰經畛涂道路由小以至大故禹貢叙職貢皆達于江河以至于京師也

此疏導之灋輓漕之便皆于是在而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之意實寓其中矣自遂溝徑畛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涂澮道必上之人創之合衆力脩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力爲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損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軍禮所謂大役任衆者也凡欲積貯富厚必始于此自黄帝立灋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皆謂是爾

遂溝洫澮川圖

通成終同封畿圖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鄭註凡施字竝作弛○此與小司徒之比灋同小司徒使六鄉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此則登其六遂者凡丁力多寡財産貧富各有定籍百事皆按之以行）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頒職作事頒九職而使爲其事也政役者凡施政教行徵令也）若起野役則令各師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有徵調鄉師以司徒之大旗致六鄉之民遂人別有大旗致六遂之民詳見九旗圖說後至者誅治以軍灋也）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者入于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者委人所謂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遂人令之而共于委人也）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賓客之事大小司徒云令野脩道委積者兼鄉遂而言也此言令脩野道則止于遂而已道路委積遺人所頒）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綍音紼窆音貶○大喪六遂主下棺之事綍舉棺索也屬之以舉棺陳役者以軍灋部署諸役鄉師執斧以涖匠師而爲之者也互見大司徒鄉師冢人）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凡事謂朝覲會同軍旅之事遂人帥其民而致于司徒掌其政治禁令也）

遂師（所以佐遂人也二人共三遂之事）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職猶鄉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施當作弛可任與弛舍不同故辨之以遂人之灋頒于六遂而使登之也）經牧其田野（經畫而井牧之）辨其可食者（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用以徵財征則止于當年所當耕之田用以作役事則上中下三等之地無過家一人其征役而有不平者因而聽其治訟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天時有旱乾水溢暴風淫雨非一遂之民所能救地之宜有早晩不同此方胼胝而不足彼則息偃而有餘遂師因移用其民借其數日之力以救其時事移之者以其有餘而不爲病用之者少借其力而功倍彼此交然所以爲大公之道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祭祀冢宰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涖誓幷戒于百族此則審而誓戒其遂人也）

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職掌與遂人同野職野賦者山澤之民任野之職事入其所有以當邦賦若齒角白蜃之入于玉府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是也國用莫大于

祭祀故此入于王府專以共祭祀言）

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庀當作比○修野道委積之事遂人令之遂師比之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大喪遂人主下棺之事故以幄帟先柩而行預張神座幷率野役先至墓所以待役也）

及窆抱磨（鄭氏曰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陳之遂師校數之）

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籠禮董反○封土爲丘籠者承土之器蜃車者掌蜃所謂闉壙之蜃車乃載蜃之器也然遂師共之舊以爲窆車非也豈共窆車而乃在既窆之後與丘籠同事乎）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師田之起徒役遂師

平其不均者因爲禁令之比敘者部敘其行伍賞罰者以軍灋從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職同鄉大夫彼言政敎禁令而此止言政令者文不備也）

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施當作弛○稽其夫家者比民之事也遂師先辨可弛舍者而此先辨可任者有司之常灋也）

以敎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敎稼穡卽趨其耕耨也既成曰功所理曰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者此皆敎民之事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一遂中民所聚

者爲邑猶稍甸縣都謂之公邑家邑都邑也爲邑者卽縣鄙之吏歲終會政致事亦猶鄉大夫也稼器稼政者月令所謂孟春修封疆審端徑術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敎道民必躬親之也此皆率其吏之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甿野之民多質少文故不曰興賢而曰興甿漢灋舉孝弟力田蓋本諸此大比之時吏治有功者舉而明揚之與賢能幷薦之于朝其餘凡有地治者屬聚而攷之戒飭其不及誅其有罪亦猶鄉師之攷敎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師云四達治道通行也攷一邑之治必以旁邑相參而後賢不肖勤惰自見誅賞廢興出于大宰誅賞乃三歲大計之事廢置則每歲終一行蓋賢能卓異與夫不職之甚者何待于大比之期百官府皆然也

遂大夫猶之鄉大夫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即鄉太夫之歲登其可任者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其舍者賢能貴賤老疾竝見于彼矣三歲大比之興甿即鄉大夫之賓興賢能其賓禮獻賢能之書射禮詢衆庶亦見于彼矣鄉大夫正月之吉親受敎灋于司徒退頒于鄉吏敎其所治之鄉又令羣吏攷灋于司徒憲于所治之國則此亦當如之遂大夫明揚吏治有功者與賢能竝薦舉聚有地治者而敎戒之則彼亦當如之矣唯夫大詢于衆庶則止于六鄉蓋彼乃百族所聚六遂多野民故不及之耳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縣正下大夫統二千五百家遂大夫掌遂之政令縣正加以徵發校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以頒田里以分職事（田里職事上有成灋縣正親民爲之計畝而授度丁而分也）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趨清谷反○掌其治訟者聽政役以比居也趨其稼事者東作方興督促之俾無後時賞罰者秋官之野刑尚功糾力也）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遂師移用其民者謂稼穡有急而移之此移執事者謂師田行役之事有稼穡之急疾疫之厄因而移其執事移之灋同而所移之事異一則以農事之不可緩一則以師役之不可後也凡役事畢攷其功之成否事之勤惰而施賞罰則有勞不遺惰者不得僥倖秋官之軍刑上命糾守也

縣正猶鄉之州長唯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語意皆同至于州長有正月之吉春秋社祭之讀灋攷行有春秋州序之禮射而此乃缺如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序矣至于此有頒田里分職事而州長無之者蓋近郊之民百族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于鄙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鄙師上士統五百家所統有民人社稷祭祀者黨有祭禜鄙亦如之也）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之以師田行役也戒其怠事而令其赴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數者鄙師親民故得以瓚科條媺謂成于鄉三物者惡謂陷于鄉八刑者誅賞秋官之鄉刑尚德糾孝也）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會計一鄙之政帥鄰長而下致事于縣正上下轉相承也）

鄙師猶鄉之黨正凡作民者即作民而師田行役也以時數衆庶者即以歲時莅校比也察其媺惡而誅賞即書其德行道藝也然黨正于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灋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于序行之然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酇長中士統一百家）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喪紀之器服祭祀之品齊酇有當共者以時校比之使無鈌慶此教民禮俗也）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旗鼓軍之耳目兵革軍之致用作民用之則帥而至與族師之以鼓鐸鐲鐃帥而至同此皆寓農以兵之灋無事則爲民之師有事則爲兵之將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器謂兵農之器簡之者即遂大夫簡稼器也尊者不親細事故酇長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戒令出于遂人者躬往聽受歸而宣布于下猶鄉大夫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也）○趨其耕耨稽其女工（趨音促○耕織生民之本酇長彌親民督耕夫犿課織婦使無惰其業富足之資也）

（酇長循鄉之族師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即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則所謂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及其六畜車輦在其中矣作民而用之即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所謂比伍之聯合其卒伍在其中矣族師有讀灋書行學士之教以德行爲本此則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里宰下士統二十五家户口登耗六畜多寡兵器備乏無事比之有事可按籍而得遂大夫曰稽縣正曰徵其大凡也酇長曰校登里宰曰比其細數也）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趨其耕耨行其秩叙（趨音促○秩祿廩之常敘遷之次鄉師作其秩敘即此秩叙之灋）

（人之力有不同差一則可以勉而企及差二則雖勉強不可以企而及甚至有相十百者苟主其強則弱者敝主其弱則強者惰既不均平而亦不能率作先王于此有道焉于畎畝之中配合其相等者使之然耕以相佐助平居用之于耕耨則有強弱遲速有事用之于師田則因而部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于此行焉異等之士不至于藏没而相去不遠者知所勸勉矣）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徵斂財賦里宰之責然必聽命于上而不敢專先王所以嚴聚斂之防也）

（里宰循鄉之閭胥比其邑之衆寡即數其閭之衆寡也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財賦即掌其閭之徵令也里宰于農中寓教故行其秩叙閭胥于教中寓農故書敬敏任恤此其文之異耳）

鄰長掌相糾相受（鄰長五家之長無秩）○凡邑中之政相贊（祭祀喪紀贊其財師田行役贊其力一里之中如一家然所以爲仁里也）○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他

糞種之灋

（在一遂之內也）

鄰比之職其要在于居則相受出鄉則從而授之比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相及此云相糾者不得爲奇衺也相受者共保受皆良民也文稍異而意同比長云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納之圜土鄰長亦當如是矣至于比長掌其比之治鄰長邑中之事相贊此則彼此互見

按鄰里酇鄙縣遂其職分見雜出然不過敎民稼穡禮義徵其賦役及比其民與其吏而已詳見鄉大夫末

草人掌土化之灋（化義有二一爲生化地利有宜有不宜得其宜則所植自倍即下文之相其宜）猶諺云道地也一爲變化地有美惡能有以變之則惡者可與美等即下文之糞種皆所謂土化之灋也

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物地者占其形色知其性之宜因而爲之種即司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也所謂化生之義如此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騂)古文作騂(緹)音體(渴)坤割反又音竭(潟)音昔(貆)歡萱二音(勃)音浡(埴)音直(壚)音盧(㯺)與覽反(爂)音標○糞種者舊穀乾燥漬以灰汁使易生）

天下之土有赤而剛彊者有赤而縹緹者有舊爲澤而今則乾渴者有生潟鹵而味鹹者壤土之粘膩者墳壤謂土性墳起勃壤謂土性粉解埴壚土之黏而黑者有堅彊而不和柔者有輕脆而不厚重者九者之土化之之灋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焚爲灰以漬其種蕡則以麻子擣之以漬種也所用之汁不同因以助其種之生氣以變易地氣則薄可使厚過可使和而稼之所穫必倍常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是也所謂變化之義如此但用牛用蕡今江南猶有是灋而其餘則讓失其傳有志農事者必歷試乃可得也○(縹)清緣反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瀦)音朱）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此敎民種水田之灋也中原地高水深土厚宜于黍稷菽麥唯近水下地乃可以敎民種稻以其不服習故特設官掌之瀦陂池也主貯畜其水使不漏泄以備旱防堤堰也主遏止其水使不橫行以備潦溝者田首受水

大溝引瀦水以灌于遂遂者井田中受水小溝均平溝水以滿于列列者即匠人所謂廣尺深尺之甽主居水以養苗澮者會通諸溝之水以泄于川瀦雖足以畜水苟無灋以引之則苗亦無以爲利溝遂列三者皆取水之利以爲事也防雖足以上水苟不有以寫之則水終必爲害澮專主除水之害以爲事也○(甽)畎同音犬

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芟)音杉）

此薙田之灋也凡稼澤者謂將以澤地爲稼也必先于長夏大雨時行水熱如湯芟夷其草掩覆土中以水浸之可以殄滅其類于是以錢鎛之屬兼以人足發揚其所芟之草則其土必薙菸與發舊曰澤生草之處皆發

（爲良田而可樹以芟刺之稻矣殺草之灋詳見秋官薙氏彼主刑以除不善之類故兼城廓田野而治之此專主芟夷下地之草以茂嘉穀也○[illegible]音剪傳）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葦事謂椅廬葦席藉棺椁席蓋車帷蔽）

（大雩所需祭物此專共之者以稻尤不利于旱暵也葦事亦此共之者以下地所出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氏曰以土地所生告道王也）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氏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者）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慝天得反）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辟古避遲）

（師曰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圖學也地圖載九州山川形勢及立國封疆詔王以地事者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亦各異俗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痺魚鼈螺蜆之屬足治痺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是矣王所至恐不習水土豫求物以防患匪若後世圖經夸土產專爲口腹玩好以啓暴君汙吏無厭之求也誦訓書學也四方各有載記古蹟猶存告王覽觀知前代廢興方慝若天阱天陷之不可行瘴癘之鄉薄惡之俗不可入者告王知所避忌而風俗之盛衰政敎之得失皆可攷見矣夫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土訓誦訓夾侍王車備王顧問王中心無爲而左右各以其職獻納以廣王耳目開拓萬古心胸四海如指諸掌千載如在目前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麓音鹿）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土之融結而突起者爲山山之足曰麓木叢生曰林皆山之類也土之缺陷水所鍾曰澤澤無水而生草木曰藪其流者曰川皆澤之類也山與澤藪之官曰虞虞之爲言度也以其能度知山澤之深廣與夫財物之所出也川與林麓之官曰衡衡之爲言平也川之勢長川衡主平川之守林麓之勢夷林衡主平林麓之守也澤之利博川之利微故設官澤虞爲中士川衡爲下士其序官則川先于澤者以四瀆尊爲輿地之大戒也然此所掌特地官財賦之事至于疏導之濬則冬官詳焉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山之所産材木禽獸金玉錫石所有不同每物各有蕃界部分其地之人使之爲守不得擅入並濬以禁之不得妄取非惟使下民無兼併專利爭奪攘竊之患亦使物得遂其蓧儲孕毓暢茂蕃殖之性所以事簡而上下均獲其利也按山之利甚博而此下專以材木爲言者蓋鳥獸金玉自有迹人卝人等分職材木于山爲至重故特詳焉其餘雖掌其政令而自有專職也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陽木陰木者鄭氏云春夏生者爲陽秋冬生者爲陰後鄭氏云生山南者爲陽生山北者爲陰二說宜參用春生之木仲冬而老冬生之木仲夏而老及此時而斬之順其物成之時也若秋官柞氏夏日至刊陽木冬日至剝陰木則以欲殺之故當其生長之時而摧敗之也服車器耜農器季謂木之老者舊說解爲穉材非也車農之器其用爲至勞皆須堅韌之材豈以穉木而可用乎季字之義以三時所生之序言則孟生爲長季生爲少自一物之生而言則孟爲初生而季爲老也以時入之者器有宜陽宜陰若嶧陽孤桐陰竹之管及老木堪爲服耜者然取之有時而入于器用之府此皆斬木之濬也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既取其應入之時不得戕其生長之性復限以應止之日不得盡物取之也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掄音倫○大匠爲國

家擇取良材貯之以待用有需則入山虞不得而禁之其斬之亦必于冬夏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不時所需可斬四野之木亦不得入所禁之中蓋不禁者國家大用與下民異也春秋不入禁者不可以戕物性濬行自上以爲百姓先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

既設厲禁復有非時而取者刑故無小故能令行禁止已上皆斬木之禁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

山虞者山林之所依故主其祭及爲之脩除壇墠蹕止人行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大田獵王親佃也萊謂芟除草萊爲止舍立表致禽之處

及

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珥音餌○田者止則山虞植熊虎之旗于所萊田之中使獲禽者皆致于是珥取禽左耳以獻于王也田獵象討辠致禽而珥若獻囚執馘以効功之意○馘音國）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禁謂厲禁之中不得妄取者守謂部署其胥徒及居民使各守其地也令若斬木之灋及斬木之禁此皆山虞掌之林衡特奉行之而已故平時以其禁令而巡察之無致踈虞平其守地之民無有不均）○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防範周密林木盛長者賞之其踈漏以致盜竊及林木衰耗者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入山有時出山有期及四時各有應斬之木竝受灋于山虞體統常出于一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爲之厲禁取之有灋入之以時皆出自澤虞此川衡主巡察之及均平其守川之人也）以時舍其守（獺祭魚漁人入澤梁又若荒政之舍禁竝不爲之厲禁也）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謂數罟及非時而入者）

祭祀賓客共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澤虞之職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設其典守大約與山虞同財物若骨角珠貝之類其美善者入于玉府取之有數餘則頒于所守及所取之民不以爲私也）

祀賓客共澤物之奠（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也）喪紀共其葦蒲之事（凡喪事所集人衆而遽用畢而廢故以葦席象宮室而爲之以爲覆壙待諸侯之所又司几筵喪事設葦席天子倚廬所用禮既虞卒哭苄翦不納是也又茵著用荼藉裖用萑席皆喪紀所需也○苄月古反萑音丸蘆類）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大田獵掌事竝同山虞但山多獸故用熊虎之旗澤多鳥故用析羽之旌山虞言致禽自獵者致于虞中言此言屬禽自王所取而言屬者謂聚之而別其類諸侯之禮每禽三十焉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君之庖天子當有加也）

按山林川澤雖天地自然之利苟得其養而無所梏則有無窮之利苟失其養而又日有所害則山林必至于

童赭川澤必至于耗竭故爲之禁以杜其無厭之欲爲之守而責有所歸川衡云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蓋罰必當而後令行林衡言計林麓而賞罰之有勸戒而後人肯盡心也凡周公之政君民一體非徒厲民以自爲故山虞言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入山有時出山有期澤亦如之矣澤虞言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貴者公之餘則頒之山亦如之矣山澤之物國用所需澤虞云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川衡云共川奠而山虞不言者掌于角人囿人等也山澤之地行狩所往山云致禽而珥澤云屬禽致則必屬彼此相備山澤之神國祀所及山虞爲祭山林之主則澤虞爲祭川澤之主不言可知矣大較虞尊衡卑故守山澤之禁令出于虞而衡特巡之取山澤之灋出于虞而衡惟受之云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獸以夜見然其出入有道路一定而不易但觀其足跡即可得其處故謂凡尋覔者爲蹤跡官以迹名者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天文壘壁陣之八魁也○覔音密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即今礦字古文作卝象開鑿得金之形）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此亦貢所用後世所謂翎毛之稅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露積故無府）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音徒）

此官掌凡疏材之物荼以共器用其事爲重故以名官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日謹反）

主斂互物蜃物而以掌蜃名者蜃用于器紀祭祀故以命官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山澤之中有善水草之處山無溝水無園不可以耕稼因用爲邦國時田之地蓋即藪牧長蓄鳥獸者詩所謂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也迹人遮列守之禁民無得妄入禽獸無所戕賊自然蕃息其中非特用爲上下無竆之利而亦使禽獸得安居而遂其性也按迹人之厲禁與爲穽于國中異者此之守以爲公家之守以爲私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迹人素知禽獸所在及林木翳薈不可投陷之處故用以發蹤指示庶不至于

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麛麋子卵鳥了）

聖人之政不夭夭此與不成禽不獻同意毒矢射鳥其賊物之心太甚二者雖田獵時猶爲之禁平時可知矣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卝敎猛反○金之品有五）

而獨擧金錫二者金至剛錫至柔又金銀貴銅鈸錫賤故各擧其一以配玉石言其實兼五金也玉之類若雍之球琳琅玕楊之瑤琨魯之璠璵石之類若珉璑璁璡其類甚多要之各有所産之地故爲之厲禁以守之也○琨敎魂反璠璵珉璑璁璡讀作畨余民無聽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國用有乏不得已而後取之若職金國有大故而用金石也物謂上之色味即其物色而知地脉中之所生猶山師）

（之辨其物與其利害也授之以圖使知所當採之處）巡其禁令（開取之時尤嚴攘竊之端禁令者卽職金之戒令丱人巡視之庶無踈虞也◎掌金玉者非一丱人掌所產之地職金掌取之政內府王府掌其入凡五金玉石皆有所產之地本虞衡之所掌但利之所在姦之所窺又特設丱人專掌而守之蓋黃金百煉不耗久埋不衣得土之全德玉備五德以比君子其未經琢鑿者能却水火鎮國家其餘四金美石皆爲世用而不可缺物爲之守所以絕爭奪盜竊之源以時取之可以助國家之急取之有度不至于泄天地之藏此丱地雖不外乎山而屬禁又在虞衡之外丱人之職所以特重而掌之以中士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象之齒犀兕牛羊之角牛馬駝魚諸獸之骨及須爪之屬皆可以爲百工之材也農有三山澤平地廛不受田有粟則出粟無粟則各貢其所有以當邦賦）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量以權其輕重度以度其長短入則爲邦賦輸于官者不得多取出則爲邦用給于百工者不得侵年也按山澤之農其所獲米粟視乎疇爲艱而國中所須于山澤之物有不能免者故不必強彼所難而此自可以無匱取彼所羨而此又得以爲利所以爲通融之濟彼此交受其益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鳥之六翮羽強猛者羽翮用于旌旄辛餘矢翼邦用之不可無者故征之）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搏音博縛文戀反○十羽爲審言少而詳審之名十審則百羽而爲搏言手可持之名十搏則千羽而爲縛則總而收束之也古者算物每大[illegible]揭其總故雖多而益辨羽不可以權度受之故以其數）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絺昌兮反綌坤逆反○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葛生于山故以時徵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草貢蒻苧焦黃卉吉之屬可緝績爲布者草多出于澤故徵于澤農○[illegible]與蘗同坤網反）以當邦賦之政令（征之以當邦賦亦與角羽同既徵則入于典婦功）以權度受之（葛草不可以長短度此言度者蓋或以成布輸于官故以度受之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染草之物藍以染青蒨以染紫皂斗以染黑槐梔以染黃其餘五色五間各有其物春秋斂之者或採其花葉或採其皮實各有其時也待時頒之者頒于染人夏纁玄秋染夏也○蒨茜同清見反）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灰凡石灰蜃灰烱煤之類以共甃砌澣練黝堊之用也炭之所用尤多必以權量受之者或權其輕重或量其多少不以微物而無數周公之克勤小物如此○甃清又反澣月管反黝英九反）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既夕禮茵著用荼謂茅秀也其質輕盈著于茵中柩下壙時用以爲藉既取其軟又取其收濕氣秀時聚之喪則共之○荼音勺）○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野疏材之物即大宰九職中臣妾之所聚斂茅以供祭祀芻茭以飼牛馬溷以豢豕及凡藥材雜物生于山澤曠野不畜于人而爲用于世者凡畜聚之物園圃所毓草木根實可以禦冬者徵之者取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也以待邦事者入于委人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軍旅之用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互物者甲虫其殼交互若龜鼈蠃蚌之屬掌蜃主斂其殼蓋以爲器物塈藥蜃灰等用也）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闉音因蜃音忍○闉塞也穿壙後實以蜃灰禦濕氣也祭器飾以蜃其用非一鬯人職凡山川四方用蜃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行人職云歸蜃以交諸侯之福則主祭宗廟言是山川四方社稷宗廟皆有用蜃者而或以共鬯酒或以共肉用各不同此復言白盛之蜃者黍稷在器曰盛蓋又以飾盛器也凡以蜃飾器者玆取其殼之白而有文采舊謂以蜃灰飾之灰豈可以爲器之飾乎

按大府云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蓋材木蜃炭蒲葦金石皆喪紀所需而金又可以佐其用之乏也至于閭師徵賦之灋曰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山澤之中所產至博喪紀豈能盡用之要之以待邦國之用故于米粟則入于倉人金石則入于受藏之府其餘角羽葛炭染草荼蜃其物至爲煩碎且易于毀敗故別設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等官兼徵于山澤之農則事有統攝職有專司而無毀敗之虞矣）

囿遊之義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囿音又○苑中設爲禁防牧養百獸于內蓋凡田獵所得可爲用而不家畜者皆于是乎養之欲用即可得不必求之于壙野能已畜于公民不得取之故有禁也

國中閒曠之地爲之苑囿牧百獸其中以爲祭祀賓客不時之需因而爲遊觀之樂是故呈象于天則有天苑詩云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其斯之謂歟師曰天理生生之樂根心而萌過之則天機息縱之則人欲遊夫欲何厭之有故盤于遊田淫于逸樂聖人既已嚴爲之防而苑囿遊觀又密寓夫轉移之術九重沉沉天上人間相隔苑中爲離宮臺榭接于民居人主時出一遊因是以知民俗此一助也殿庭之間所見天咫神爽得無塞乎適野則天宇四垂鳥獸草木生意盎滿曠然得大觀焉此二助也賢者常館于是人主就而訪之發其尊德樂道之誠游焉息焉恒與相接此三助也昔孟子見梁惠王于沼上告以賢者而後樂此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告以與民同樂其深得周公轉移君心之妙術乎○齊音擠）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生獸若麋鹿之可以生共者共于膳夫殺之死獸若狐兎之不可以生共者囿人殺而共之此皆爲喪祭賓客而畜之若後世掖庭虎豹犀象咸備此周公所放而遠之者也又何畜焉詳見服不氏

百物

衡之政

按田獸一事錯見于天地夏秋四官其義何居夫藪牧者地官之所掌也故迹人掌田獵之地動物皆天產故天官獸人掌田獸之政既得其獸其中殺而宜乾之者則入于腊人天官腊夫以供膳爲事也其生獲而可畜者則入于囿人以待用地官以牧養爲事也其有猛獸若熊狼者亦祭祀所需恐其傷人害物不可入于囿中則養于服不氏此則夏官以服猛爲義也至于秋官之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凡惡獸之爲害于民物者有即除之使無滋蔓捕之無時取之無禁獲之即殺此則秋官主除惡之義與驅猛獸同道義各有當如此蓋均有育物之責者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疏禮果反○果棗李之屬凡木生者蓏瓜瓠之屬凡草生者珍異蒲萄枇杷之屬品之佳者斂而藏之者時鮮不可常繼乾而畜之以備用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謂宗廟月享即每月之薦新及賓客之燕享也）

、字書土受昜明曰場謂地無山水之險林木之蔭而受天日之昜者故樊其外以爲園樹植其中以爲圃即九職之園圃毓草木者也此與詩之九月築場圃異者彼謂將樹瓜蓏則樊場爲圃將納禾稼則築圃爲場宅地在田中者俾無間曠耳醫書五穀爲養五肉爲補五菓爲輔五菜爲充蓋食以穀爲主然專食則其氣凝滯動物性悍令人驟補而不易化果實鮮美所以扶助元氣故曰輔菜蓏疏嫩所以宣通胃氣故曰充皆人生之不可少者此場人之所由設歟城廓居民之外其有隙地或爲公家之圃則此場人所掌或爲私家之圃則閭師所任而所謂園廛二十而一者也在天文天園者場人之職敗瓜瓠瓜者閭師之所掌歟

按九職之序三農園圃虞衡藪牧四職皆主于生物者然九穀有溝洫蓄畬灌溉之事有樹植芟夷收穫之勞非百倍其功不得用登貟所謂粒粒皆辛苦也園圃之職其木實之果一植而有數十百年之利草實之蓏與夫菜茹植之貴得瀼要之亦不若粒食之艱此則場人之所掌也藪牧之地其深阻而可以縱野獸者則爲之厲禁或爲田獵之地而迹人掌之或畜夫田獵所得之獸而囿人掌之其平漫而可以牧擾畜者則凡牛人校人小子之所掌皆于是乎牧之也樹畜二事但貴于蕃衛之嚴使無所傷稍加以生養之方無不暢茂而蕃長

者用力少而有自然之利者也至夫山澤之中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貨財殖焉其利至博而不假于人力但貴于吾所以取之者有其道而已故設虞衡之官以守之深恐夫愚民取之無度有傷夫山澤之性故爲之厲以遮列之爲之禁以防閑之均平其地之人以守之有賞罰以脅其功辠有誅罰以治其犯禁則草木得以暢茂禽獸得以蕃殖金玉錫石珠貝之物得以孕蓄其精英而不漏泄然後以時而田以時而漁以時而斬木材以時而取金玉之物其出入有期其採取有禁邦工掄材之外木皆民用也大獸公取之外獸皆民食也入于王府之外財皆民資也其長養之也初無假于人力而其取之也若固有上下寧不富足乎然此乃山澤之多利而可以爲官守者耳至于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及不能以官守者不得不聽民之自取其利也角人

以下七官以時徵其物即計其直代其耕之所獲以當邦賦此則所謂山澤之賦也四者皆生財之路至如百工之所飭化商賈之所阜通嬪婦之所化治臣妾之所聚斂閒民之所轉移皆不過藉前四者以變化之而已然則有國者于三農之外園圃藪牧山澤之職其不可加之意乎然而迹人邦田之地園人牧百獸之地不外乎山澤之餘丱人金玉錫石之地亦不過山川融結之秀場人之所樹果不離于山林不離于澤此周禮雖各有專官而然附于虞衡之下也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又圓曰廩）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藏穀曰倉又方曰倉）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種穀曰稼）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此總掌米穀之事蓋廩人雖掌米而所收有限凡倉人所收與稍委所貯靡不知之故云掌九穀之數也匪頒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司祿所掌凡仕者之祿也賙賜王有恩惠以與其臣民遺人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也稍食宮正內宰所謂均其稍食即稟人所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舍人之所須此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上聲

此會計國用之灋每歲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廩人量歲入若干通計國用若干知其有餘不足告之于王有餘則藏之不足則節省所謂詔穀用治年之凶豐也蓋凶豐者天時有以治之則有餘不至于狼戾不足不

至于饑餒贊助之功有乎是矣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鬴）音甫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此會計民食之灋民數有定廩人以高下原隰之所收而總計之每人于一歲每月得穀幾何鄭氏云古今皆按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是也六斗四升曰鬴所謂每人者止以丁男言而婦人童子在其中矣鬴者以穀計爲米則減半矣每月人四鬴實計人日米四升故爲大有年人三鬴實計人日米三升故爲中年人二鬴實計人日米二升故爲無年也不及人二鬴則爲大凶之年移不足處之民就穀有餘之處近而都鄙遠而王

（畿外內皆得相通天下一家也殺邦用者若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大荒則素服掌客凶荒則殺禮大司樂大凶大烖令弛縣爲民父母之心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會同夫師大役皆主用衆行道曰糧糗糒也止居曰食米也治謂均給之）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者繼續之義也言舂而又舂即說文所謂米一斛舂八斗爲毇從毇一斛舂九斗爲糳也）

（天子藉田所獲收于御廩此廩人掌之祭天地祖宗用之不以給小用敬之至也其他祭祀共于舂人）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王宮之稍食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內宰均之政謂用穀之政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派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取于廩人則有入數分于宮正內宰則有出數然以大宰之式灋行之右主祿食之米也）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筥音舉熬音敖○圓內方外曰簠以盛稻粱方內圓外曰簋以盛黍稷　祭祀賓客簠簋然后宮之事舍人主實而陳之賓客致饔餼之禮有筥米設于中庭有車米芻薪陳于門外喪紀之事飯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錯于棺旁亦苞筲之意喪大記曰君四

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王其六種十二筐與○已上主用禮之米）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汪將耕籍內宰詔王后獻穜稑之種舍人共之預縣之以達風氣使無朽腐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米穀之數通掌于廩人而舍人司其出納者亦猶職內職出之于大府有監臨之意也九穀皆別爲書日有成月有要歲終會之與冢宰司會相通）

倉人掌粟入之藏（粟穀未去殼之稱也閭師徵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徵野賦然入于此）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九穀解見大宰辨九等之名物各爲收貯隨邦國所用而出之）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無年穀不足則于式灋當用之內量爲停止若省禮殺哀去其不急以寬民豐年用有餘則于式灋之外不敢妄有所費藏以待乏此有司守灋出納之常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積音至○國之大事謂寇戎也廩人治其事此職與遺人隨地給之）

司祿職掌闕○按天府獻穀數于王則祭天之司祿其星在虛宿下與司命人星相比蓋所以制人祿食者也

故新穀登則祀而用之此官主頒仕者之祿故以司祿名其文闕如者或曰當時有惡其害已者而去其籍矣然以孟子班爵祿之灋攷春秋及司儀王朝公卿大夫士之爵則自有一定之數因為之圖說學禮者當有攷云

頒祿圖

班祿說

班祿定灋

司祿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穜稑音同六縣平聲）

稼有百種其樹之時同人力又同而所收有多寡者上有宜有弗宜也司稼徧觀而盡識之視其實蕃者辨其種之名宜于某地立灋縣示于邑閭使鄉歲依而行之蓋民各居其方局于所便司稼巡于各野故所見自廣

也大司徒土宜之灋載師物地事皆掌其大凡而已百種之宜司稼詳焉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天時有旱潦地里有高卑每歲收穫不齊司稼履畝觀之定為斂灋豐年則全斂中年則有寬減猶漢灋之十傷二三實除減半之云二三荒者免之七八熟者徵其半凶年則無財賦凡司書稅斂之受灋均人之均力政廩人之詔穀用皆本于此蓋收田之貢必有其灋則收斂不頗井田之助亦必有灋則收貯有數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凡歲之豐凶萬民同其利害而天患民病則一人專受其禍災故為之賙其急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為之平

其興春而興舊易新驗戶頒之無有所偏也二者所以均萬民之食皆佐旅師為之

按天文西方宿曰胃主天之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又其附星曰天廩主天子御廩以給粢盛此官主司會計穀入之長御廩穀入之至尊故使掌之而因以廩人命官擇舍人以下諸官而稽其出入計歲之豐凶以上下其式用計民食之足否而為之移民通財邦有會同師役而調兵食非良籌運之才不能也其事與大府相聯而米穀出入貴重浩大故秩為下大夫又天文有天倉主粟入之藏即此倉人也貢賦之穀于是乎入邦用之穀于是乎取廩人之計國用必與聞故不足則止餘灋有餘則藏之廩人之調兵食必與備故大事共其道路之食但廩人主計其數而此則主收貯其物也舍人者掌王宮后宮穀用凡士庶子庶人之在王宮與

夫嬪御女宮奄奚女奴之祿食及祭祀賓客喪紀之禮米聯事于內宰宮正在王宮八舍之內故以舍名也司祿者主百官府之祿者也司稼者主百種之名物土宜以教民之所趨避因而巡其歲之豐歉以為斂之輕重量其民之貧富以為賑施之厚薄此粢食之本夫後世倉廩之官但知以征科為事而已周公于倉廩之下而特係以司祿一職周知其種地之所宜以示之于民則所收自倍觀其年之上下立斂灋以示之于吏則徵斂不頗賙其急而平其興則耕無不足欲收米粟也而必善其種之所自出欲徵其貢賦也而必使其民之有餘力此周公之征稅所以異于後世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舂聖容反抌音遙）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昌乂反亦作饎）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稾坤告反）

舂以手執杵舂于臼也抌以手轉米臼中使舂之匀在天文爲杵臼饎炊爨穀食之名主祭祀賓客王及后之食在天文爲天廚内對稾猶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以稾名在天文爲外廚女舂抌女饎女稾皆民閒女之長于是者故使董之領之以奄者以執事皆女人也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食音是○米脫粟之後復舂治之去其糠皮而後可食舂人主共之齍盛以

實簠簋饗以酒爲主而共食米亦猶食以食爲主而設掌酒也二者故共于饎人牢禮之米以實筐筥共于掌客）凡米事（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内朝冗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即食用六穀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冗日勇反○外朝在雉門王詢萬民之朝也司寇朝士掌焉中朝在路門即治朝也宰夫司士掌焉内朝在路寢公族之所朝也大僕小臣掌焉言外内朝則中朝在其中給事王朝不得歸舍或以事謁王而賜之食故稾人共之故曰冗食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按饎人之職貴重而簡要稾人之職冗雜而煩多故不以相混又天官内饔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割烹外饔共外祭祀之割烹賓客之饔飧饗食則與饎人聯事者也外饔掌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則與稾人聯事者也夫膳穀一事而必分屬于天地二官者膳乃天產故屬之天官穀食乃地產故屬之地官酒亦地產而屬天官以酒屬陽故也

掌豢祭祀之犬（豢音患○犬金畜共于秋官而豢于此者以穀食之便且唯屬于稾人而不于饎人者以共至尊者雖餘不可褻也）

周禮傳卷之二下

周禮傳卷之三上

春官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

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書周官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大宰禮典曰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小宰禮職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宗伯兼掌禮樂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故曰掌邦禮治神人事鬼神者指其以禮樂治人事鬼也曰統百官與冢宰統治之意稍異百官有禮而心有統攝也曰和邦國曰諧萬民者分定而後和諧者協和之意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　鬯人（鬱人之屬）　鷄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音挑○典祀之屬）　世婦

內宗　外宗（已上竝屬世婦）　冢人　墓大夫　職喪（已上冢人之類）

大司樂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音博）　韎師（音妹）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鞮音堤○鞻讀若屨）　典庸器　司干（已上竝屬大司樂）

大卜　卜師　龜人　菙氏（日髓反）　占人　簭人（古筮字）

占夢　眡祲（已上竝屬大卜）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音晝○已上竝屬大祝）　司巫　男巫　女巫（已上竝屬司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馮音平　相去聲）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已上竝屬大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已上竝屬巾車）

都宗人　家宗人

已上春官之屬凡六十六官春主和宗伯掌邦禮皆諧和之事故取象于春禮之秩序皆天所命天府奉若天道也禮莫大乎奉天大卜簭人占夢眡祲馮相保章聽命于天和同天人之際也典命典瑞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叙也鬱人司尊彝司几筵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詞也諸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所以和禮兼敎王世子及國子以禮樂也世婦內外宗敎六宮之人以禮也送死大事故冢人職喪專掌其禮也鷄人春官也不言木者木生于土掌于地官之虞衡也虞廷命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禮則合于宗伯六十屬合

（敬同爨舂生象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期俗書並借祈此乃禱祈字也惟周禮皐用示爲當但示乃天垂象之意音視古文別作祇更詳）

聖人繫易于渙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于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祭祀之報本于人心故渙散而萃聚之者莫有大且急于天地人之祀者蓋有此國則有此祀典人心以之繫屬國祚以之永賴與國同其存亾故繫之建國而宗伯掌之以建保邦國也且五禮皆宗伯所掌而吉祭爲先幽能格于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孔子云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正此意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示祇通○古人大祭祀必以牲皆用卜吉故祭禮稱吉）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音因槱音酉飌風通）

天之靈曰神天神之祭莫尊于昊天上帝其次祀日月星辰星謂木火土金水之五星辰謂日月五星所會之十二次也小祀曰司中而下舊解文昌第四星爲司命第五星爲司中愚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之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飌師雨師舊說以爲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理或然也大抵祀天神皆主精意以享而以牲體燔燎上達其誠故自牲

實于柴中言曰實柴自其焚之而言曰槱燎槱即薪也自其煙氣之作記所謂見以蕭光假此以上達其誠即書之明禋故曰禋祀三祀互相備天神獨尊故專以禋名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貍音埋疈音壁辜音孤）

地之靈曰示地示之祭莫尊于社稷社土神即地也觀古人言社則不言地言地則不言社可見有社必有稷土爰稼穡也其次祀有五祀五嶽山川五祀謂春戶夏竈夏季中霤秋門冬行也以其切于民用故祀之或謂五祀者即木火土金水之神其功甚大豈可舍之而祀門戶等然觀五帝之祀正主五行流行之主宰配以五

人帝而從以五人神其禮爲至隆其餘祀與君山林于木川澤于水司爟于火與夫鄉州之社無非五行之祀故此之五祀當從月令爲善也五嶽岱華嵩衡恒舉四望之大者山林川澤者畿內之名山大川也小祀有四方百物者亦謂境內四方百物之神若八蜡九門磔禳之類也大抵祀地示皆殺牲而沉埋之以下達其誠有牲卽爲血祭貍埋于土沉没于水也境內山川皆卽其地而祭故以貍沉言疈刀判之辜磔而陳之四方百物其神卑多磔牲體而解之各以其體而祀其方故以疈辜言社稷四望爲尊故獨以血祭名也○蜡音乍別作䄍善（祫音押磔音責）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人死而魂靈之游變曰鬼宗廟之祭四時一舉主祭夫高曾祖禰之四親廟與夫祖之始受命宗之有功德而不毀者祭必于四時取夫疏數之中也三年一祫主陳夫毀廟之主而合祀之也五年一禘主追祭夫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肆陳牲也肆獻者肆解牲體以獻也祼用鬱鬯之酒祼地以降神也饋食用黍稷以薦也春物初生祭時品物少主以詞達誠故曰祠夏陽盛主用盛樂故曰禴字從龠或從勺皆樂器名也秋物初成主以薦新爲事故曰嘗冬物大備主合衆物以享故曰烝祠禴嘗烝宗廟中四時常祭之名所以享祖宗及四親廟故皆曰享先王祭必用牲禮莫重于祼鄭氏謂此主禘言祭以追養亦莫重于饋食鄭氏謂此主祫言故亦曰享先王其實肆獻祼饋食凡祭皆有之以禘祫尊故特舉以爲名耳○按太人之道莫大于報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天地宗廟之祭國家莫大之事其餘有功于人者必食其報此中祀小祀之所由設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悲傷而思拯之）以喪禮哀死亡（人死在殯曰死既葬曰亡）以荒禮哀凶札（饑饉曰凶疫癘曰札）以弔禮哀禍烖（水火爲害之類）以禬禮哀圍敗（禬會通○城郭被圍曰圍兵衄曰敗）以恤禮哀寇亂（兵作于外曰寇作于內曰亂）

人情嘉生成而惡死亡大君者以天下爲體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者救患分裁以憂其憂所謂憂以天下也喪禮者含襚賻賵之禮及爲之服也荒禮者司徒移民通財小行人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膳夫大荒大札則不舉曲禮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也弔禮者小行人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也禬禮者會聚財貨更其所喪若齊桓公城楚丘也恤禮者同難相恤或救兵或犒師使不困于強暴也○（會）去聲（賻）音附（賵）風去（衄）寧六反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鄭氏云朝猶朝也取其來之早宗尊也取其尊王覲之言勤也取其勤王事遇偶也若不期而遇按朝宗覲遇王朝定名諸侯來者隨所値之時卽用其禮漢書呉王不朝使人爲秋請是也若拘以四方之說豈東方無覲而西方無（朝乎○朝猶朝也下朝字音招）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事也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也殷衆也卽職方氏之殷國大行人之殷同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也鄭氏曰殷國所在無常或在城之外或往諸侯之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愚謂周公爲東都以爲會諸侯之所取其道里之中蓋卽殷同之事也其後穆王巡遊無度昭王巡守不反遂廢巡守之禮而亦不殷同矣六者諸侯見天子之禮所謂大賓也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頫天叙反○諸）侯非朝歲以時而使其臣存問于天子爲時聘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也天子有事諸侯各使其臣頫聘于天子列國皆至故曰殷頫二者皆諸臣之事所謂大客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賓禮者侯國君臣有事于王國待以賓客之禮使之親附也虞書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故元年巡守四方二年已後每歲一方諸侯來朝四年而遍至六年而復巡守周制詳密自一歲一見至六歲一見二匝而王乃時巡朝覲會同者諸侯見天子之至大禮此與巡守相對者也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徧頫徧存之禮則諸侯于不朝之歲其能恝然乎于是乎有時聘之禮也王于諸侯有賀慶憂恤之禮則諸侯于天子之善與戚可但已乎于是乎有殷頫之禮也詳見大行人

以軍禮同邦國（軍字以包車爲文古人用衆必以兵車也同者威其不協僭亂而定于一之意）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天下之事有運籌于尊俎之間而舉之者有必動大衆于原野而後可以集事者此軍禮之所由設也大師伐國也戰事非殺敵則殺于敵若以貪生爲心唯知畏敵斯敗亾無日矣故犯軍灋者必誅率其衆致身從事死中求生故曰用衆大均者司空度地居民移狹土之民實土曠之處將大衆而舍舊即新者也老弱轉徙道路易至失所然新適異鄉未得所安非曲盡夫憂恤者不能故曰恤衆大田者四時畋獵寓講武之灋所以簡閱大衆使可戰可守故曰簡衆大役者築鑿營建其用衆多其勞民久苟事無統紀則人得以偷惰必賦之丈尺分之以事然後可以攷其勤惰而責其成故曰任衆大封者或卿大夫出封或侯國移封正其疆域則四鄰咸在均其職守則同盟畢至主合諸侯而命之故曰合衆大師大田皆司馬主其事大均大役大封皆司空主其事

然司空亦掌用灋者以教大閱在仲冬也司馬亦與大役者以將大衆必以軍灋從事也若司徒主民故率民而至然屬之司徒然其民又分屬六官故將其民者不出于六官之吏此小宰所以有軍旅田役之聯事也獙

以嘉禮親萬民（嘉美善也宴樂喜慶之事人情之所美善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故舊王之舊相識及共學者朋友天子亦有友臣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朝會聘問而至及諸侯諸臣貢士之賓王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日軫反社稷肉膰音煩宗廟肉）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人與人自爲同類而相親君臣上下勢分縣絶苟無會合之禮則情意寧無乖離乎同姓貴于親睦先王有時燕焉國語時燕不淫記族食世降一等是也有因祭而燕焉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唯其有此所以同姓之親情自浹洽也冠者成人之道歸妹人之終皆人事之成也昏姻冠笄之禮使同姓異姓相親以樂成之則自王族以及于百姓無怨曠之苦也故舊朋友有禮以禮賓之有射以習禮樂四方賓客有饗以訓恭敬有燕以示慈惠然四方賓客有貢士之賓射有諸侯之大射故舊朋友有耆老之饗無事之燕此分屬者各舉一事言之耳諸侯入天子之國既有賓射饗燕以禮之矣至于在其國內復有相親之禮焉兄弟之國祭則歸胙欲其共霑神惠異姓之國有嘉事則賀慶以樂其樂然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則賀慶通于同姓春秋天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宋先代之後有事膰焉則脤膰及于異姓此亦各舉其重者也夫吉禮主嚴凶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莊故復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爲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王澤之流沛然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儀之命者九命之儀不同也王朝諸臣五等侯國之君臣其相聚雖至賾皆秩然不亂故曰正邦國之位(賾)音責）一命受職（王朝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再命受服（王朝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三命受位（王朝上士公侯伯之卿）四命受器（王朝下大夫公之孤附庸之君）五命賜則（王朝中大夫畿外子男）六命賜官（王朝六卿）七命賜國（侯伯之國或王朝卿大夫出封或子男加封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入之類聚羣分有尊卑上下之等天所以命有德也王者代天制爲命數一視其德以爲予奪進退雖匹夫之賤命之則得以有列雖諸侯之貴不命則不得以嗣爵有功者進之有罪者黜之凡天下之有爵者皆出于上之命而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一視其命之數不敢有毫髮之干此所以定民志而使人爭務于功德也受職者始受命于王爲正吏府史胥徒非無職也皆官長所自辟除與夫子男之士皆非受命于王也受服者得服玄冕之服一命而下則皮弁而已受位者列位乎王朝而爲王臣再命雖得聘于王不得有列于王朝也受器者王命之得具祭器禮運云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禮也故未四命不得具祭器賜則者畿內之臣賜之入則以治都鄙畿外子男亦如之也賜官者六卿在王朝則有六十屬在其國都則有采則以馭其官也賜國者有百里之國也或疑子男已有國矣至七命而後云賜國何也觀夫諸侯未踰年曰子蠻夷雖大曰子故子者未成國之名男之名則猶夫子耳是故三公未有國而執璧子男執璧而不執圭其例可見故必七命而後可以爲侯國也作牧者王朝三公及畿外侯伯有功德者加爲九州牧在舜與爲十二牧即大宰大司馬所建之牧詩所謂賜之弓矢得專征伐也作伯者畿外先代之後爲上公之國及王朝三公加爲東西二伯領畿外諸侯公羊傳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大公主之是也自一至四始無而有故曰受自五至七因有而加故曰賜自八至九不可以輕授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充是任書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曰作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躳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鎮)大行人作瑱二字通用(信)如字）

瑞者徵祥符應之稱字從玉從耑言美在其中而發耑于外也天子諸侯所執之玉而以瑞名者玉純陽之精氣備天地之全德故執以爲守爲信而名曰瑞言德蘊于內而徵于外也以其世守之以爲寶故曰守圭諸侯之圭皆王所命故曰命圭其來朝也必輯而合之以爲驗故天子之冐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銳其首上下相合所以太天下之信也攷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躳圭伯守之鎮安也鎮圭者以四鎮之山爲琢飾所以安四方也雙植謂之桓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桓圭者圭兩旁如桓楹象其上承王室也夫君國皆曰侯所執皆爲信唯二等

之國得侯之稱故圭獨以信名信圭之形直瑑之爲雙植之桓公執之殺之爲曲身之躳伯執之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者穀所以養人蒲所以安人故子男取其義鎮圭尺有二寸灋天數也其餘九七五皆陽數凡南面之君其命數皆從陽桓圭九寸下于天子信圭躳圭七寸下于公穀璧蒲璧五寸下於侯伯也夫圭直方止而不變者也公侯伯位已定故用之璧圓通流行而未定者也子男德方進故用之又此公執桓圭者上公之國●射人三公執璧者謂王朝三公近于王而屈又不可同于孤之皮帛故亦視于子男也○按聘禮圭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天子之制未聞然過于博厚則重而不勝疑亦不過此其等差在高卑與玉質之不同而已○

㊟耑音端㊟殺去聲（剡月檢反削也）

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人臣之贄以禽所以別于邦君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鶩音木）工商執雞

贄之言致也所執以自致其誠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贄唯適諸侯之祖廟及弔臨有介岂亦贄之意也諸侯之五瑞天子所命以爲信輯而復頒之舊以爲贄非也虞有五玉之贄其大各如其瑞周禮復合以六幣之享此乃謂之贄也孤卿以下何以致其誠乎人道莫大于相養不過服食而已此司士所以掌擯士者之贄而膳矧以贄見者必膳而獻之也然其物非泛常而可混用成象其德以自致而尊卑隆殺之等于是寓焉故曰等諸臣也射人三公執璧此不言者三公官不必備故亦不著其贄也帛即虞書玄黃纁之三帛天地與純乾之色古人衣服所常用也合之以虎豹之皮取其褒服百獸三孤在朝若無所事而其德能服遠之義也羔羊子

羊之性達生跪乳近于孝外柔內剛近于勇非羣不處近于和千百維羣進止定于一有君道焉觀字書義善祥美等字皆從羊建旨者以此故卿執之不用羊而用羔貴其輕煖也雁進以漸飛以序從陽而不忒一偶而不再大夫執之者道合則服從臨大節而不可奪之象也雉文明而不生獲士執之者有文德而以死服事之象也羔雁雉三者虞書所謂二生一死也鶩之性有翼而不能飛有卵而不能乳鳥之至愚者也但能和其醜以依于人而已庶人無他事唯羣居樂業以從上之命故以爲贄焉雞之性能知時之早莫又知雨暘禍福爲之知者也及其得食相呼大能字小又有仁德焉工之變象制器商之趨時逐利非知不能使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必賁世之所不及亦何賤之有故以雞爲贄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上天下地天地各有四方玉器因之）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琮音崇琥音虎璜音黃放上聲）

典瑞言四圭兩圭爲祀天地之玉而此復有蒼璧玄璜等玉以禮天地四方何也書金縢曰植璧秉圭蓋周之禮有所以祀神者植于所祀之處若其上然書所謂植璧即典瑞之四圭兩圭也有所以禮神者執之以致禮

若其所享賦書所謂秉圭即此之六器禮天者專指冬至祀天所執冬至一陽生天之全體具焉璧圓中虛一元統天之象蒼者日月之光爍天玄而爲蒼人所見天宇之色必蒼也故以蒼璧禮地者專指夏至祀地所執夏至一陰生地之全體具焉琮射爲八方地體四正四隅之象從日照地爲黃人所見大地之色皆黃也故以黃琮東方者迎春東郊青帝大皞東嶽泰山之類青東方之色圭銳其首象出震生物也南方者迎夏南郊赤帝神農南嶽衡山之類赤南方之色半圭曰璋章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西方者迎秋西郊白帝少皞西嶽華山之類白西方之色琥者以義推之當爲半琮形西方屬虎故以爲名象秋氣之肅也北方者迎冬北郊黑帝顓頊北嶽恒山之類玄北方之色半璧曰璜冬物伏藏象天之半見地上也王作六器以放神示之德牲幣

又放其器之色因其類以致其饗也

又按天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六蓋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斋四時主宰不同而同出于天地之四方方向不同而同歸于地神示之精一而已故止以天地爲別若禮玉者人之所各致其誠者也故天地各有四方而以六合爲別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下之聲色氣味數位皆從天地而降凡陽皆屬天故曰天產凡陰皆屬地故曰地產人之耳目口鼻之所接衣服居處之所寓不出乎二者陰德者人之沉靜持守之體揖讓退巽之節皆是也减而不已則苦節而過中則偏而禮不可行矣故以物之產乎天者以作起陰德使鼓舞進前由于禮之中則其行不偏而不至于偏所謂禮主其减以進爲文也陽德者人之流動盈滿之氣懽忻發越之情皆是也盈而不反則放樂而不節則淫而樂不可行矣故以物之產乎地者以作起陽德使優柔平中由于樂之和則其心不爭而不至于淫所謂樂主其盈以反爲文也夫禮樂者合天地中和之化百物陰陽之產作之防之使無過不及故幽而鬼神有以事之則天神格而人鬼享衆而黎庶有以諧之則庶尹允諧而黎民於變時雍遠而百物有以致之則百獸率舞

四靈畢至記所謂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也宗伯叙禮之爲用而總結之以此以着禮樂之功用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神天帝大鬼宗廟大示社稷也）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鑊戶郭反齍音咨）○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凡大祀恐有天地災變國家大故以卜日爲先雖大卜所掌宗伯必帥之祭以絜誠爲主器之濯溉嬪婦女宮等所掌而必宿眡之禮神祀神之玉灌地之鬯皆交神大節雖典瑞鬯人之事而必親臨之六牲六官所奉齍盛六宮所共祭物莫有重于是者故牲鑊必躬省之王齍則親奉之大禮若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交神之

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蓋若後世之通贊分贊大小宗伯所掌及詔相王法挈其大綱○此祭祀所掌之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凡大祀小祀王不能遍行或王有疾病及諒陰雖大祭祀而不與者若攝王位而行禮此與王居憂則冢宰攝政王不親將則大司馬將六軍同意皆代王行事者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與去聲載再通果祼通載果即亞祼也）

大祭祀王后主豆籩之薦徹大賓客王后有再祼之禮有故而不與大宗伯代以行禮后佐王守國大禮不可

缺也○已上祭祀攝行之事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朝覲會同大行人擯者五人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大喪亦如之（先王之喪嗣王有拜賓之禮或后世子之喪王亦有拜賓之禮）王哭諸侯亦如之（諸侯）

薨于其國爲位哭之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來朝而薨于王國王爲之緦麻於宗伯爲上相○紂緇同

王命諸侯則儐（儐作擯非○命諸侯者諸侯卷畢受命天子始得爲諸侯也）

按鄭氏云王將出命假祖廟太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以出此其大畧若賜卿大夫士爵則于祭焉皆尊祖不敢自專之意諸侯雖子男必特命而大宗伯儐之禮以客禮也諸臣雖公卿賜于祭而小宗伯儐之待以臣道也右儐相事宗伯掌禮故爲上相六官莫敢先之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大故謂寇戎侵叛也旅者祭不一之名上帝者五帝也上帝與四望祭之不一故云旅夫國有大故大宰贊王戒于百官天子必親總六師于是司馬掌其濟治其政令司徒致其民頒其守司空治其功司寇滋其戮何慮夫寇難之不平而爲此求媚之事乎蓋宗伯者平日寅清其德以佐王則天明事地察故于此則率其有司各致其精誠相與告于神祇大宗伯主上帝山川之祭大祝主社稷之祭肆師令國人祭則自州長而下凡有民社之憂者靡不竭其誠以感動于鬼神使效其英靈默相于幽冥之中爲不道者必遭險逆有道者常獲順易

是亦弭災兵之一端也夫豈遇災而懼緩急失措不事夫堂堂正正之典而徒祈禱于不見不聞之地則與遇閱通而講老子談苦空者何異周公之志不以荒乎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卿大夫出封或畿外諸侯加封也）

后土即大社總大地之示大封先告者割其方之土而賜之俾立社于其國以爲土之主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邦國諸侯之國都家鄉邑鄉遂公邑縣都也若頒以應祀神祇）

愚按頒祀上有闕文觀天地夏秋四官皆有和布縣濟此獨缺典頒祀者正歲首之事乃者繼前事之辭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天神人鬼地示大宗伯掌其禮此則掌其位精粗之異建）

（邦之神位者建此邦則太此神位也）右社稷左宗廟（社稷者王畿土穀之神祭饗所謂王自爲太社也宗廟者天子祖廟也二者皆王所數行禮者故在王宮左右地道右爲尊左爲陽故右社稷而左宗廟也）○兆五帝于四郊（帝即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者而爲五春青夏赤夏季黃秋白冬黑是爲五天帝月令云其帝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兆于四郊者青帝東郊赤帝黃帝南郊白帝西郊黑帝北郊即月令迎春于東郊等之地也）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者虞書云望于山川不得至其地故望而祀之五嶽四瀆四海皆在所望大宗伯但言五嶽舉其大者也四類者祭天神皆主燔燎以達其誠其禮類于祭天故曰類即大宗伯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等神也四望四類亦如之者如五帝之兆于四郊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畿內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隨其方之所有以爲之兆）

按冬日至祀天圜丘則天神皆降夏日至祀地方澤則地示皆出而此後有四郊之兆者蓋冬至乃祀天之正祭因而總祀夫天神夏至乃祀地之正祭因而總祀夫地示此則各因夫氣之流行與夫天神地示之所居分方而特祀之也又鄭氏云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其說無據而有得失愚按四望之兆若五嶽四瀆四海皆原有定方四類之兆則日于東月于西已無可疑其餘飌師當于東雨師當于西觀大司徒所云日東多飌日西多雨蓋可驗矣唯夫星辰等兆無可攷愚觀五星流行及七政

（交錯之次舍皆在天之南司中司命實居紫微垣之北然則星辰其兆于南郊而司中司命其兆于北郊歟）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禮小宗伯掌其禁令謂禁其不當祀令其所當行及所當用之物與夫降殺之等）辨廟祧之昭穆（廟始祖及高曾祖禰四親廟也祧謂始祖而下高祖而上既毀之廟也自始祖爲主其後一世爲昭二世爲穆三世爲昭四世爲穆以及于百世皆然也）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吉謂祭祀凶謂喪紀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服之人其車旗有貴賤之等宮室若貴宮貴室下宮下室椅廬堊室皆有貴賤之別也）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三族者父族己族子族也掌三族之別者自父而上皆爲尊屬自子而下皆爲卑屬自己之行皆爲兄弟之屬辨其親疎者謂有一從再從三從自五世以及于無窮也）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正室嫡子也門子者言代父而當門之子也）掌其政令

王者之道莫大乎親親親親之道莫要于辨昭穆別貴賤分族屬明宗灋廟祧之昭穆既辨則間一世而行輩同雖族屬疎遠祖父子孫尊卑之序秩然而不亂五服既辨則章服有等而貴賤之義昭然而不紊三族既別則上下及旁各及四世而親疎之序不可得而混門子既立則宗灋正在祭祀則登餕受爵必以上嗣親疎各以其次在喪紀則有衰麻之等其居室亦有親疎之異其守于公宮則有父兄子孫之列與凡居守之八次八

（舍凡此故令皆小宗伯掌之也）

廟祧昭穆賜爵圖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六牲之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頒于五官者地官牛春官雞夏官馬及羊秋官犬冬官豕大宰總贊王牲事故不奉牲也）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六齍名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稷曰明粢而季夏食其物○六牲天產故王割牲而共奉于六官六齍地產故后薦玉齍而共奉于六宮陰陽之義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六彝之名若雞鳥物即鬱鬯六尊之名若犧象物謂五齊三酒皆所以待祭祀賓客者將奉也酌于圭瓚璋瓚而奉于鬼神賓客六彝言祼將知六尊以備酌獻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賜衣服車旗者即命服命車書所謂車服以庸也賜宮室者猶後世之治第蓋特恩也然小宗伯掌其禮）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周人祀神之事至賾天地人之大祀以至于百物之羣小祀皆有次序使無廢墜不舉及每祭其禮甚繁若卜日省牲視滌濯等禮又皆有秩序使無僭差○已上祭祀賓客賞賜之物○賾音責）

若國大貞奉玉帛以詔號（貞正也古人謂卜爲貞洛誥曰我二人共貞謂卜而質正其吉凶也大貞者謂大祭祀大喪大師大封大遷大君也王所以禮先卜號即祭卜神與幣之號小宗伯奉而詔之○此下叙其隨事所當掌之禮卜爲始故居首）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牲者校人牛人等所共省其有無損傷滌濯者世婦率女宮之事視其潔否齍盛者饎人世婦所共逆而受之共于大宗伯鑊者烹人之所有事省其大奏之得否大宗伯主視滌濯省牲鑊奉玉齍此皆所以佐之也）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告時者應薦陳之時告備者言祭物備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瓚果者天子用圭瓚及祼時奉之）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大禮解見前大禮佐大宗伯以詔相王小禮直詔相之）賜卿大夫士爵則儐（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此賜爵之禮也王之賜卿大夫士爵亦當如此命諸侯見大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小各有所司）○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諸侯朝覲禮畢以王幣致三享之禮後有庭實所謂齎也圭璋大宗伯受之庭實小宗伯受之○已上祭祀賓客之禮）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也鄭氏曰社主用石必有所據主車者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

有尊也蓋古之行軍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威福咸不敢自專故營軍壘舍左祖右社亦依在國爲之但廟主不可以虛故以遷廟主行也有司謂大祝設軍社司馬奉主車並小宗伯帥之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軍將有事即有事于主及社肆師所謂用牲于社宗也將事于四望即大祝職國將有事于四望也與祭有司文有脫誤蓋帥有司而與祭之意此乃周師常禮舊說以謂將與敵合戰而祈之則類于愚夫之所爲而非祭祀之正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頌禽** （甸）畋遷（饁）月劫反○饁獸于郊者即司馬職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致禽饁獸于郊也饁饋也仲冬有四方百物之祭以報成功故于狩畢即于此郊外帥司馬之屬以禽祀祭四方百物之神故曰饁獸于郊大甸屬

司馬而其禮掌于宗伯故帥之遂頌禽者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射于澤宮而頌之按此及肆師大祝凡大師大會同皆言社而不及稷者以稷司稼穡無與于殺伐之事也○已上師田之事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大烖王有疾也至尊不安豫臣子致其憂戚莫大焉故曰大烖若國有禍烖則以水火凶札言也禱者遷善悔過以祈神之佑上下謂天神地祇論語云禱爾于上下神祇舉此而宗廟在其中矣執事巫祝之屬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渳）音米○肆始死而陳尸于牀也尊之曰大猶死曰大漸浴曰大渳也渳浴尸也鬯滑可以去垢鬱香草和鬯則其芬芳之氣旁達故鬱人鬯人並共之此則省之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斂者尸以梓藏爲喪

故以絞衾衣服斂束之先小斂而後大斂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鄭氏曰天子蓋百二十稱大約小斂親身之衣不可得而加損故尊卑同大斂可以有加故以尊卑命數爲降殺也執事大祝大僕之屬異族異姓也送死大事恐其失禮凡熟于喪禮者可以帥而贊助之以盡禮爲貴也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衰喪服冠喪冠精粗斬緝親疏貴賤各有式叅縣于路門之外俾百族之服皆以爲準至于男女之首服不同故大僕又縣首服于宮門專爲女人設也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 天子七月而葬殯畢即當營其事眡葬者眡其地也器謂明器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先獻素後獻成執事梓人匠人之屬小宗伯因而哭之哀其死生之異也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竁）昌絹昌銳二反○先王體魄所藏不可以犯五患凶煞之地然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甫竁者謂初往穿壙之時當告于殯故亦哭之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祭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二禮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蓋初喪有奠無祭自虞而有祭禮故曰喪祭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成葬者丘封已畢也先人形體托于此故祀其墓之土神位者爲之兆位也二者皆在墓之事小宗伯掌之其在廟中則大宗伯掌之也○已上喪葬之禮

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 求福曰禱得所求曰祠凡王會同軍旅大甸大役出而在途卒然有星日山川厲鬼之變故有禱祠之禮

（與其國內有水火凶札之禍烖災小宗伯肄習其儀及爲之佐也）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天地大烖日月食山崩地震也當安社稷宗廟之神類正禮行之亦小宗伯爲之位按大師大會同若大祝職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以至大軍社奉主車所過山川此正禮也此條主祗禱之事非常禮也）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大小宗伯及肆師其掌禮以次相承國之大事凡七禮之大者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則兼佐夫大小宗伯國之小禮小宗伯掌事如大宗伯肆師亦如小宗伯之佐其正此正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肆師宗伯之貳也肆之爲言陳也掌陳其禮）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玉有植玉以爲主執玉以爲禮幣專以禮神牲所以享神色純者謂之犧體全者謂之牷大祀用玉帛牲則毛而用之中祀無玉小祀無幣牲亦用庬可也）○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王祀既立然後祭之各有其時以時序爲先後之次不必先大後小也祈珥盟詛而殺牲也詳見夏官小子）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充人職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故于牧人共牲之時肆師展視其牲必體全色純然後須付于充人而繫之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每祭之前十日卜吉而後齊宿爲期者肆師于卜之前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爲期并詔告相助其卜之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前夕大宰宗伯眡滌濯祭器肆師亦詔相其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粢六穀也簠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有蓋不知其實故有徽識以表其名器鼎俎尊彝籩豆也實而陳之故曰器陳肆師展省其完備與否告絜告備蓋告于小宗伯而後小宗伯告備于王也）○及果築鬻（果祼通鬻古煑字。雜記築鬻臼以椈杵以梧煑之以和秬鬯之酒泲之而灌地以降神也此本鬱人之職而肆師與焉）○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祭祀之小禮小宗伯所掌而肆師相治之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天神地示及墓兆也廟謂廟祧也平時不可不謹當祭不可不肅故掌其禁令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告絜告備相終始也○已上祭祀之禮）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賓客若諸侯免罍之見也筵几司几筵所設肆師臨之鬻鬯鬱人所共肆師築而鬻之大宗伯載祼肆師贊之）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甕之禮（匪古篚字。佐儐者爲承儐也匪以實幣甕以實醓醢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設者設于其館也掌客籩人所共而肆師主設之）饗食授祭（饗食之祭食膳夫授王肆師授于賓几祼將匪甕等禮大

（賓客大朝覲然同各舉之者互文也○已上賓禮）與祝侯禳于畺及郊（侯主迎善祥禳者却烖異遠自五百里之畺近在百里之郊小祝掌其祝號而肆師與之同事然豈無故而爲此徼福之事乎此蓋爲王疾也觀小宗伯大烖禱祠于上下神祇王畿幷里院氣之所萃且畿內百神之主其安否實相關故其侯禳之遠與後之于四郊同義也）○大喪大瀕以鬯則築鬻（浴尸之鬯也亦鬻人所共肆師築之）令外內命婦序哭（始死哭不絕聲故外內命婦相代而哭序之者使尊卑有先後次序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衰天王斬王后齊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之灋也杖王竹后桐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又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蓋杖即服也○已上喪禮○[illegible]音容）

凡師甸（甸字誤文師甸當作大師蓋大甸無立軍社奉主車等禮也）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用牲于社宗者祭軍社與遷廟主也類造皆祭名其禮類詳而造畧蓋或類或造即詩之是類也封于大神即小宗伯將事于四望也祭兵于山川所過名山大川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師不功大司馬厭而奉主車恐爲敵人所得臣子衛君父如手足之捍頭目不敢以祧主忽之故肆師助牽之）○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記所謂禡于所征之地蓋祭古之始爲兵灋者大閱禮有司表貉于陳前有

司者大司馬之屬大表于陳前而祀之肆師爲之位也○已上師田之禮）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嘗主穀當卜稼社主土當卜芟稼芟二字誤）

古人每事皆豫卜其休咎書大誥明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蓋古之卜者吉凶不忒故能前知之以自戒備也嘗有二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又仲秋獮畢而爲嘗祭此嘗之日蓋嘗新也嘗者稼穡始成因而卜來歲之稼高黍下稻何者爲宜也秋田曰獮獮主治兵以備不虞故于獮之日因而卜來歲之戒謂有無寇戎侵叛有

戒心與否也社有二仲春爲土功之始仲秋爲土功之成此蓋謂秋社也社之日因而卜來歲之芟謂芟除草萊易其田疇雨暘時若與否人功難與易也三者皆卜師之事肆師涖之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解見大宗伯）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歲時祭祀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之類）○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解見小宗伯）

按天地之道春始之王者之政禮基之禮孰爲大鬼神示爲大昔伯夷爲秩宗所典者不過此而已至于樂以

導天地之和史以彌綸天地之文與夫羲和卜筮迪知天道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至精而事之神妙苟非潔清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直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周禮所以並屬之宗伯也歟故舜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而自反不直靈臺昏塞其何以感假于鬼神示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宗伯之道斯其至矣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字從鬯鬯字從米𠂘于器中泛溢之意從匕取之從彡指鬱金草葉冂者先事冪之從缶從臼以兩手實于缶也今從林乃木茂鬱字○𠂘音具匕音妣取食器）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人掌祼器（彝以盛匕以酌圭瓚璋瓚以祼也）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鬱鄭氏云每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即圭瓚璋瓚）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

一祭祀之祼達諸陰以降神也賓客之祼廟中之享也至館而造贈也鬱人和之而調其齊實之而陳其處凡祼王謂不止賓祭若封國之命鬯巡守之介鬯等並鬱人洗滌之以致其潔陳于用處贊而酌之及夫王與后奉

[illegible]用鬱鬯之義

王瓚酌鬯以授尸尸受而祭之齊之儀若執玉奉盘夫人執校尸執足之類節詔時之早晚凡祼事必先盥鬱人掌祼器故主沃盥其事相因也○

已上祼事始終節目並鬱人掌之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渳音米浴尸也○鬯滑可以去垢故齊之浴喪之渳並用之然浴尸更欲共香故掌于鬯人浴體恐其色黄故但共于鬯人而已肆陳尸也肆器若凌人之夷盤及牀第之類鬱人主浴故幷共之枕枷則共于玉府）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明器中之祼器主瓚璋瓚也故遂貍之）

（右浴尸之鬯明器之祼器皆鬱人所有事故並掌之）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音稼○斝與爵器同名異殷曰斝

周曰爵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則尸嘏王王飲不盡故與量人受王舉斝之卒爵而飲之二人通職者鬱人贊祼量人制從獻脯膰其事相成故共終其事也○詩承也）

書曰祀茲酒惟元祀鬼神無形與聲聖人制爲祭祀之禮以報本追遠而無以自致其誠故制爲酒醴以氣而感格之因擇夫植物之至美者以爲之秬黍之一稃二米得天地至和之氣者也鬱芳草色黄馨香而有中德者也以秬爲酒合之以鬱取其和氣之發揚條暢中德之芬芳散越以是而幽達于淵泉庶或享之故古人之祭莫重于祼而秩宗之屬以鬱人爲首也鬯即玄酒以黑黍爲之故名曰玄即籩人所糴之黑也舊以玄酒爲

水非也蓋既謂之酒則非水可知以其味方淡故爲酒之至貴猶羹之不和者稱爲大羹耳鬯人但主共鬯猶酒人之類鬱人則掌共共奉之禮故列職居先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賓客喪紀齋事當用鬯者皆鬯人共之飾謂設巾）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社壝當作社稷罍音雷○大罍土罍社稷用之以其合土爲之也）禜門用瓢齎（禜音詠齎音咨○禜禳災害之祭也左傳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門人所出入且以樂祭禜所以即門也瓢中虛故取其象齎字未詳）廟用脩（卽司尊彝之六彝鷄鳥虎蜼之類皆有文飾故曰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山川四方爲國阻固屛翰蜃外堅以桿內故用蜃）凡祼事

用概（概槩適○祼事謂享贈于賓客者概平斗斛之器此則尊以朱帶絡腹取平施適中之意）凡疈事用散（疈音璧○疈辜以祭四方百物散罍之無飾者蜡以送終故無飾）

已上祭祀祼器

按舊說謂祭天無鬯夫天神在上似不當求之于地然地亦天也何嫌于陰陽上下以求之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之云洪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存黄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此叙鬯器不言祭天與典瑞灌器止于宗廟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此特文有不備耳若因此而遂以爲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地示豈祭地無酒乎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釁塗也釁鬯以浴尸斗以沃鬯共于鬱人合而用之）凡王之齋事共其秬鬯（齊齋同○齋事不合鬱鬯人自共之）凡王弔臨共介鬯（弔臨有輔行者執鬯而致之蓋天子適諸侯有贄鬯以禮于鬼神此亦禮臣之贄歟○已上器齋弔事之鬯）

鷄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鷄人掌共鷄牲辨其物（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及各以其方各以其時也）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嘑嘂呼叫適○旦者夜漏未盡鷄鳴時也大事嘑旦警百官使夙興）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有司請行事之期則鷄人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鷄牲（面禳者古者候禳于郊及畺四面禳之以知災變也釁者始作宮室器物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或壞而新之也釁廟以羊釁門夾室以鷄）

凡祭祀及面禳釁共其鷄牲此鷄人專職嘑旦告時以其養鷄知時故兼之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尊彝罍皆宗廟承酒器郊特牲曰黄目者鬱氣之上尊也是彝亦曰尊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是尊亦曰罍然彝爲常爲灋故承鬱鬯者曰彝以其爲酒之至貴在室中而先陳其後五齋三酒皆以是爲灋故以彝名

（尊之爲言尊也古文作𢍜從廾執之恭敬之意唯尸與王及后獻酢用之以其尊者所用故以尊名若諸臣所酢則曰罍其字從缶言其爲瓦器而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室宁户間堂上堂下之位酌王及后諸臣所酌爲祼獻者用謂四時之祭器各有所用實謂鬱鬯醆酒凡酒器各有所實蓋每祭則以所當用之器實以合用之酒於是設于所當陳之處而詔相其酌也）

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

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獻〕尊鄭氏云當作犧〔犧〕音稼〔著〕丞畧反〔蜼〕月鬼反〔昨〕當作酢下同○祠禴嘗烝解見大宗伯間祀有二曰追享者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追而享之也曰朝享者三年一祫合祭其毀廟之主蓋自除喪朝廟後始行祫禮故曰朝享也）

（凡宗廟之祭一獻王祼二獻后祼即此之祼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籩人所謂朝事即此之朝踐朝獻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籩人所謂饋食即此之再獻饋獻也其謂之再獻者對朝踐言蓋一二獻但主降神既祼然後迎牲始行祭事獻以朝踐爲初故謂饋食爲再也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尸籩人所謂加事九獻諸臣醑尸籩人之饈籩修豆于此時進也彝以承鬱鬯唯祼用之每祭止一彝禮運所謂玄酒在室也鷄春鳴爲春祠之彝鳥朱鳥南方宿爲夏禴之彝斝畫爲禾稼秋成象爲秋嘗之彝黃彝者郊特牲曰黃目者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用爲冬烝之彝蓋取黃鍾之義也虎取其慈孝蜼禺屬天將雨自懸于木以尾塞鼻取其知用爲追享朝享之彝此六彝鏤象之意也舟彝下承盤取名于舟者以承載意且以沉溺爲酒戒也尊以承五齊三酒每祭有八尊禮運云醴醆在户則泛齊醴齊陳于房户間

即此朝踐朝獻之兩尊也曰粢醍在堂則盎齊緹齊陳于堂上即此再獻饋獻之兩尊也曰澄酒在下則五齊之沉齊與夫三酒之事酒則亦同夫再獻之尊而在西階之下三酒之昔酒清酒則皆用夫罍尊而在阼階之下爲諸臣之所酢記所謂犧尊在西罍尊在阼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皆指澄酒言犧尊象尊鑄爲犧象之形以實酒古遺器猶有存者著尊鄭氏曰尊無足著地者壺尊以壺爲尊也大尊大古之尊山尊即山罍畫爲山雲之形者此六尊鏤象之意也）

（愚觀夫周公于器數皆取于六代尊彝之用亦不出此意宗彝之畫虎蜼自舜已然是虎蜼者虞之彝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斝彝周以黃目而鷄鳥則周之制是彝之兼用乎四代也明堂位又曰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而

犧象皆周制是尊之兼用乎四代也大抵追享朝享以虞夏當㮚兼殷周而祠禴則皆周制也罍尊畫爲雲雷之形諸臣之所酢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神共尊也○醆音盞醍緹竝音體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

附此總序酌酒之法也鬱齊主于灌地不嫌其濁酌即獻之故云獻酌醴齊質濁醴者泲去其滓而酌之然後清明可用郊特牲所謂縮酌用茅也盎齊差清然亦不可飲涗者以舊酒和調取其清者而酌之郊特牲所謂醆酒涗于清也凡酒謂三酒脩巾幕以脩之也凡酒其氣已定恐其泄味蓋藏貴密故特舉脩言涗音稅

大喪存奠彝（明器中彝曰奠彝存者視也）大旅亦如之（宗伯國有大故旅于上帝及四望亦存其彝此言自宗廟之外凡用彝者皆司尊彝之職也觀大旅用彝則天神地示之用彝可知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阮氏圖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攷工記筵之度九尺古者席地而坐鋪陳地者爲筵加筵上者爲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筵之爲言延也所以延神與賓故宮室之度皆起于筵席之爲言藉也措之于地藉以致愼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吉几玉彫彤句几漆器凶几素此五几之名物吉席次繅莞句席熊器席萑葦此五席之名物掌之必當究審吉凶所合用之几席與所當設之處辨之無得僭差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大饗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之屬大射王與諸侯射于澤宮封國謂諸臣出封爲諸侯命諸侯謂器畢而見命之襲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黼音斧依上聲書作扆善○王位者路寢及廟牖戶之間王所立也依即扆也狀如屏風廣八尺設于後而立其前依之以爲安故曰依也畫斧其上取其威斷不施柄以示神武不殺之意凡設色白黑相間爲黼斧近刃白近銎黑故又曰黼扆依前南鄉者嚮明而治也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純音準○筵席旁緣曰純莞即今燈心草今人亦用爲席布地可以容濕故以爲筵紛純白繡也繅席剖蒲蒻展之編以五采如藻文畫純謂雲氣書所謂豐席畫純也次席鄭氏云桃枝竹次第之自然成文黼純即白黑斧形

書所謂蔑席黼純也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而此不然者觀書數重蔑席席皆有重蓋兼繅次而五也

左右玉几（即書華玉几左右設之以優至尊）○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昨當作酢○祀先王安主及尸也昨尸酢王也二者筵席之設皆同上已上天子賓祭几筵）

黼扆圖

諸侯祭祀席（謂祀先公安主及尸也）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繢音胃○蒲粗蒻細故以蒲爲筵青白赤黑相次畫之爲繢莞席重設與蒲筵而爲三彫几疑即書彫玉几神道尚右故右設之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昨席者尸酢主君也繅席亦重設與莞筵

（而爲三）進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國賓謂國老于大學也亦如諸侯酢席）左彤几（諸侯酢席及國賓之几竝以朱飾人道尚左故左設之已上諸侯祭祀禮賓几筵）

（按天子之筵無蒲諸侯之席無次是蒲卑次尊也天子之純無紛諸侯之純無黼是繢卑黼尊也又天子酢席與鬼神同而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酢爵與鬼神同而諸臣則異天子左右几而諸侯單設竝貴賤之等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畋役屬軍禮席用熊皮以示威漆几設于右兵事尚右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葦席即今蘆席剖而織之者天子居廬故用此粗惡之席素几者以喪主哀設于右者凶事亦尚右也）其柏席用萑黼純（(柏)迫通(萑)音丸○柏席謂藉棺迫地之席也萑似葦而細實故以爲藉棺之用喪席用黼純施于死者不嫌于文也）

諸侯則紛純（此亦謂柏席不敢用黼純以避天子其萑席素几則同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每敦一几（(敦)音對○敦盛黍稷器朝夕奠所用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每敦一几唯神所居顧命陳几之遺亦此意也已上天子諸侯喪事几席）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宗廟之祭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房卜者既遠而追之每事更易其几各致其誠以求之庶或享之也喪事始死而竟未卜朝夕之奠相續每敦之几皆仍其舊不當更易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

（按此經所陳几席與書顧命稍異者蓋顧命乃路寢中所設王平日所御此所載乃有事所設故不同也）

天府

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天府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守藏謂自始祖而下累世傳守而寶藏之者禁令謂不得妄入妄移及隙之藏之之灋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如顧命所陳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之玉色如天玉未琢治可以救水火却癘疫鎮撫其社稷故以鎮者赤刀武王伐紂所用一代之庸器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自古相傳之遺器又如大訓河圖雖非器物爲帝王之大寶者皆藏之天府）若有大祭

祀大器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祭而追養繼孝喪而告終易代皆陳之以示其能守此與典瑞異者彼所藏乃時王之器以爲瑞之用此所藏非一代之物以爲國之寶也）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治中若百官府及鄉遂都鄙之治即冢宰之受其會聽其致事賢否之實寓焉因革之宜存焉必欲協于中故曰治中以其天職故藏于天府詔王察群吏之治以天道而馭天吏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王石去水土久則枯器物不用久則鈍每歲上春殺牲取血以釁之所以接續其生氣以神之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祭事凶喪事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特在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蓋其職尤尊也此一事以其掌祖廟之藏故兼此職）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貞問也猶質正之意季冬豫問來歲之媺惡于龜書大誥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是也陳玉以禮龜神重其禮也此掌于大卜天府主陳玉故互見之）

若遷寶則奉之（王遷國以寶從示世守也天府從而奉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虛宿下之人星主民之安危司寇孟冬祭之而獻民數祈人安也司祿虛宿下之司祿星主歲之豐凶司人之祿食祭之而獻

穀數祈穀不耗也主其祭者其司徒之司祿職詳見小司寇及司民職）

林氏曰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則七分其民五農士而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者非徒爲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此自古在昔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于此也

按地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秋官歲終則令羣吏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三事不見于此者互文也夫天府所掌主藏守之事故曰府玉鎮寶器國之神物上春釁之吉祭陳之遷寶奉之示能

守祖物以承天也獻民數示不敢雷天民也藏穀數示不敢暴天物也藏治中重天職也司徒獻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天命有德也司寇登中于天府天討有辜也國之大盟約登于天府質諸鬼神也陳玉大貞聽命于天也王者奉天以致治已何與焉故官以天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觀天府所藏豈寶器云乎哉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凡玉天子諸侯所執曰瑞其餘事神贊享聘問贈死權度之玉皆曰器其用至廣皆典瑞掌之然莫重于瑞玉也故以瑞命官）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瑞玉器國寶也當慎其藏名圭璋璧琮琥璜等名物謂色與玉之質用事謂合用圭璧也服飾玉之繅藉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晉搢通○大圭天子之笏也長三尺居常所執有事則搢于腰間鎮安也舊說瑑四鎮山于其上有大事則執之繅藉者織爲繅文以藉玉所以致慎也天子之繅五采皆備凡采色一匝曰就凡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天子常以春分拜日于東門之外言朝日凡祀皆然也已上天子瑞玉）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信讀如字）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

侯相見亦如之（桓圭已而解見大宗伯公侯伯之繅三采聘禮所謂朱白蒼也子男之繅二采聘禮所謂朱綠也五等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于天子及其自相朝會竝執此圭璧與繅藉天子所命而世守之以爲瑞者也）○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音篆○覜聘者諸侯遣臣聘殷頫于天子及侯國自相遣臣覜聘也臣不得執君之守圭璧故瑑圭璋璧琮以爲禮瑑者瑑爲桓信躬穀蒲之文也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享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聘禮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于中堂賓裼奉帛加璧公受幣又聘于夫人禮用璋享用琮是也藻皆二采一就朱綠二文已上諸侯瑞玉及諸臣聘享之玉）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邸音底○四圭者四面各一圭長尺有二寸邸下趺也以璧爲趺而植其上天一而已而氣之流行爲五謂之五帝所以主于四時者也四圭以象四時而圭本著于一璧五帝一天之象祀天者冬至圜丘之祭旅上帝者四時五帝之祭故竝以此四圭爲植玉也兩圭者前後各一圭長五寸以琮爲趺而植其上地一而已而其用偶工偶得四界爲四方者也兩圭以象地之折而圭本著于一琮四方一地之象祀地者夏至方澤大社之祭旅四望者五嶽四瀆之祭故竝以此兩圭爲植玉也）○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瓚以玉爲之承鬯酒灌地以降神詩所謂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也以圭爲柄故曰圭瓚以其承鬯故國語以爲鬯圭也祖宗魂氣游變故肆享于先王用祼以

求之圭璧者圭五寸而植于璧日月星辰附于天故從天而殺也璋邸射者半圭曰璋矢頭銳穿物曰射璋首微銳貫于玉瓚所謂璋瓚也山川之神欲其聚故亦用祼山川有大小故攷工記有大璋中璋邊璋也賓客者來朝諸侯也祼賓客者大行人廟中特幣三享王禮再祼一祼竝以圭瓚也造贈者造于館而贈之則以璋瓚也賓客以祼者以神明待之鬱鬯芬芳旁達精誠下交之意也○已上祭祀賓客之玉）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解見大司徒）○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重也天子之圭尺有二寸莫㝡重于此者珍圭之制如之故以珍名召監守重臣發倉廩以恤凶荒皆莫大之事故以珍圭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牙乃猛獸之兵

中璋而刻爲獸牙之形兵象也起軍旅者用以發兵治兵守者巡視戰事及戍守也）○璧羨以起度（羨月建反○攷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蓋好之圍三寸則璧之外圍九寸璧羨度尺者九寸而羨餘一寸故度尺天下度之不一者則以此同之也）○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組同○玉氣純和可以卷尸故孝子斂尸以玉六玉乃天地四方之象首在南以璋足在北以璜左圭右琥面陽在上以璧背陰在下以琮象六合而措全歸之義也駔以穿連之渠眉疏璧琮者舊說六玉兩頭皆有孔又于兩孔之間爲溝渠兩畔稍高爲眉瑑疏璧琮以通于天地斛未融）○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植物莫和于五穀因借稱善之意圭刻爲穀文兩不睦則執此以平之及讐不可避者則賜以執之謂人

（所謂與之瑞節也二者皆所以和其難又殺含生生之性故天子以聘女取嗣續無窮之義）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者圭首圓和婉之義攷工記琬圭九寸而繅繅藻通蓋爲藻文文德之義治德者有德而嘉之結好者和好而贈之也）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音剡月冉切○攷工記琰圭九寸判規謂從其圓處而判之圭首爲兩鋒殺伐之象易行者使之從義除慝者使之改過諸侯有不道者未加以判伐姑惟數之使使者執此以往也○已上制度信使嘉事送死雜用之玉）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即四圭兩圭裸圭圭璧璋邸射也典瑞共而奉之）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含去聲○飯玉雜于米如生時所食也含玉者鄭氏曰柱左右顚及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葬時以贈死者玆典瑞共之而王親奉之也○顚音顚）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凡六玉之用小器及好賜與之類玆由于典瑞共奉之事出于一也）

瑞玉圖說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命內史掌冊命謂爲冊書命爲諸侯孤卿大夫士之爵也受爵之後因其命之數而命以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制不可以毫髮僭差此則典命所掌故以名官）

五儀五命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儀也諸臣五等之命王臣也世子也大國次國小國之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大行人先序上公之禮次序諸侯之禮而諸伯如之次序諸子之禮而諸男如之命同爵異故命三而禮則爲五所謂諸侯之五儀也鄭氏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城方及宮墻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十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十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十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擯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敘王朝之臣爲諸臣命數之一也諸侯在外君道也故其命數從陽公卿大夫在王朝臣道也故其命數從陰三命已下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于臣而不拘也公卿大夫出封者或王臣元未有國若大公康叔之始封爲諸侯或元以諸侯入爲王臣若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滕侯爲周卜正號公鄭伯爲王卿士然後就封之國蓋）

其在王朝不過爲王臣而已故宮室等皆用公六四之命數以近王而屈及各居其國則全于君故宮室等皆用九七五之命數以遠王而伸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適音的）

此叙列國世子爲諸臣命數之二也立適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而不得擅易既誓于天子則已成其爲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蓋世子之禮專爲朝聘會盟而設故宮室玉帛車旗衣服皆用君之物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以壓于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是降爲二等且以侯伯而執璧是失其世守矣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之後降于諸侯而隆于諸臣雖上公之子未誓亦如之所以尊天子之命也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此叙三等侯國之臣爲諸臣命數之三四五也凡臣之命眂其君之命半而弱上公九命故公之孤四命執皮帛者既行聘享之禮更以贄見執束帛而飾以豹皮次于小國之君左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蓋魯常爲二伯故卿得同于大國之孤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以次而降○侯伯七命故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與大國同其無孤者所以降于大國也○子男五命故其卿再命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一命當大國之士其士不命同于庶人在官者而已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數者鄭氏曰四命者宮室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二與一爲降殺也士服爵弁玆無章飾故變冕而言爵弁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皆有貳車士雖一命而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而有貳車也○（婼音綽）

諸侯五儀諸臣五命圖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服所以蔽體在天文爲七星主衣裳文繡先王因爲之章等咸以辨使之服而恩義不徒飾焉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之制備于舜嘗命其臣以明之至周公而爲司服內司服之官其制益大備矣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服者大裘已下冕服六弁服三凶服者凶事服事二服在器服之）

大月巻　元月

外者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衣之名號所畫物色所用之事各不同皆司服辨之）

王之吉服（吉服主祭祀舜制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章畫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于裳）

按日月星辰取其天道之垂象山取其鎮安龍取其神化華虫取其文宗彝宗廟彝器取其德馨致孝鬼神或曰宗彝有虎蜼風從虎蜼知雨風雨取其澤物不可象故畫以二獸藻潔清火光明米養人黼斧形取其威斷黻兩已相背取其判已私而有分辨周人損益之以日月星辰畫于旗是爲大常唯王得建之登龍于山次三爲華虫次四登火于宗彝五者畫于衣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于裳是爲九章之衮衣衮卷也以其龍首之卷然也以華虫火宗彝藻四者畫于衣粉米黼黻繡于裳是爲七章之鷩衣鷩雉別名也以宗彝藻粉米畫于衣繡黼黻于裳是爲五章之毳衣毳獸細毛虎與蜼皆毛虫故謂之毳刺粉米于衣繡黼黻于裳是爲三章之希服謂之希者以其章之少也玄本無章裳刺黼黻而已故謂之玄服有五而冕則同故均以冕名○蜼月鬼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郊特牲曰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祀天以衮冕然此云大裘而冕司裘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云郊祀裘冕未有言衮者何也蓋衣衮而加以大裘故指其外之所服以爲制也夫大裘祀天不已褻乎蓋北方地寒冬至爲祀天之正祭尤嚴寒之時自古聖人皆用之後世聖人遵而不改故以大稱亦猶古尊之稱爲大尊也且上古無衣裳之制通上下爲一亦大之意大裘服之本故尚之而加于衮猶韠之加于裳也雖加于衮而有緇衣以襲之則闇然充美是卽乘素車器用陶匏牲用犢之意昔陸佃引郊特牲以謂衮冕祀天又云大裘不裼其說皆是但謂以衮而襲大裘則非蓋至敬無文父黨無文昊天罔極天子將寸心以事之而修飾服其華美之服于心豈安且凡冬時祭祀內必有裘皆以衮稱何于祀天獨不稱其外之衮而指其內之所服耶祀五帝亦大裘而冕但裘于夏非宜春秋亦有不可服之時蓋當以緇衣襲衮猶詩之衣錦絅衣與韠之用韋而易以絲事相類也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音鼈）

先王后稷及大王而下也先公后稷于不窋而下大王父祖紺已上也享先王四時常祭享先公謂祫祭饗射謂享食賓客及與諸侯諸臣射也享先王則衮冕五服以衮爲尊也享先公則鷩冕者陳氏曰先公非卑于先王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爲敬故不敢也饗射亦用鷩冕者以其殺于朝覲故朝覲服衮而此則服鷩也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毳昌銳反　希如字）

此序地示之祀在宗廟之下與大宗伯大司樂不同者彼之序先天神地示而後人鬼有天地而後生人之意此則以服之上下爲次上而天中而人下而地以人鬼地示中下爲次序非若諸侯以九七五爲尊卑是故宗廟則服衮鷩亦上之章地示則服毳希在下之章也又宗伯社稷五祀在五嶽山林之上大司樂地示亦在四

望山林之上此則四望山川及先于社稷不祀者蓋嶽瀆山川唯諸侯得祀故須毳冕社稷五祀于人最親切而刋澤濟情鄉大夫皆得祭之故以希冕但不舉日月星辰之祭亦有缺文疑亦用袞歟

祭羣小祀則玄冕（羣小祀四方百物之神尤卑故服玄冕○已上天子五冕六服之用）

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畋同○韋弁以韎韋爲弁即爵弁也兵事韋弁則其服亦赤左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即書顧命綦弁也用文鹿皮說文綦艾蒼色未詳眂朝者眂外內之朝玉藻天子皮弁以日眂朝其衣則素積冠弁者委冕之冠以皮爲之田獵不用玉璂故以冠名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曰皮冠以招虞人皮冠玄則其衣亦玄）

凡凶事服弁服（弁服者素弁無飾言服之而已凶事若荒札及國有大故素弁必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是也）

凡弔事弁經服（弁經者素弁而加環經也凡弔于其臣下皆用之王于公侯卿大夫士皆有衰吏民無衰然必素服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已上天子五弁之用其衣則皆從其首服之色者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爲天王斬衰者天王崩宇內喪其元如人之喪父故凡天下諸侯與畿內之臣皆方喪三年也王后佐天子出治故爲之齊衰同母之服所謂從服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儀禮喪服傳緦與錫皆十五升去其半其爲布皆六百縷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蓋先濯治[illegible]亦縷則其工精止濯治其布則其工粗以是爲差也）

爲大夫士疑衰（以十四升布爲之凡吉服十五升所粗者一升似于吉故曰疑也）**其首服皆弁經**（首服皆弁經不可以玄也上言弔事弔于其家而服之此言喪服居下王宮服之也）

此主叙天子爲其臣下之服因先舉臣下爲王之服而後言王所以報之也蓋禮必有報臣于君服如此其重然則臣有喪禍天子其忍居然衣錦而不爲之服乎諸侯王之屏翰也故爲之服緦〻雖服之至輕然天子絕期則爲重也三公六卿王之股肱也故爲之錫衰稍加于緦矣大夫士雖衆皆王平日所倚任而宣力者故服疑衰也或疑諸侯諸臣衆矣天子皆爲之弔與服不亦煩勞而日無乃不足乎夫禮者因理之至極而制爲大中之矩其行之則有權爲是故周公康叔始封不降自當依喪制而服之二王之後待之特隆緦服亦不得而

殺又若伊尹大公大甲成王皆當爲之心喪者雖錫衰數月何得爲過其餘但闕喪而哭時服之原不廢大禮而所謂弔者或以公卿大夫士爵同者攝之非必天子一一親弔故禮者制爲之極使人有所底止耳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素服即下齊服之素端也○已上凶事二服）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公二王之後及天子三公加命爲二伯者上公九命故服九章之袞冕二王之後亦以袞而享先王其與王異者王之龍一升一降公則有升龍而無降龍所以爲別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享先公一羣小祀三等冕服兵事至弔事五等弁服皆不與王異）

（矣侯伯七命故服七章之鷩冕亦以之而享先公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所不同者衮而已子男五命故服五章之毳冕即以之而享先公及境內山川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所不同者鷩而已○已上三等諸侯之服）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孤謂上公之孤也公之孤四命衣四章藻米黼黻冕四旒而自希冕已下之服皆得服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當服希衣三章冕三旒大夫皆再命玄衣無章唯裳刺黻黻冕二旒子男之卿再命如次國之大夫以其命數不同故總言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喪服天子絕期諸侯期降而絕功故卿大夫云加以大功小功不言總者天子諸侯有總服于其臣與友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未得受服子男之士不命故皆無冕服但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已上侯國諸臣之服

按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三公之服山其冕八旒卿之服藻其冕六旒大夫則如公之孤元士三命如侯國之卿中士再命如侯國之大夫下士一命未得受服自皮弁而下此不言者可以類推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齊同○齊服將祭而齊無所事事唯玄黙以養其誠玄端衣領袖袪袺皆正方故以端名色玄無畫吉祭之齊服也素端端而用素巻祭之齊服也此自天子以至于士一也○已上齊服）

玄端圖制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王之衣服成于天官之縫人其制度共奉之事于司服其爲王服之則掌于夏官之節服氏此云奉之者奉于王而節服氏服之也）○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廞音歆○復衣服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也斂謂大斂小斂奠衣服陳于墓中以依神廞衣服與明器共藏于壙中

已上司服掌奉陳王吉凶衣服之事○按詩云何以與之玄衮及黼蓋諸侯之服必天子錫之而後得服也觀內司服云凡命婦共其衣服則凡命夫錫命之服並當司服共之）

司服圖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如社等兆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祧音挑）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祀有在國中者有在國外者外祀國外之祀小宗伯所謂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域者兆表之塋域禁令者不使人犯及脩除之如下文所言也）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

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其屬下士胥徒也司隸掌役煩辱之事故徵之以給脩除之役厲遮迾之不使人犯蹕禁止之不使人行）

將祭之前帥其屬而脩除之以致其潔及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先王祀神之禮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祧也遷主所藏曰祧周家先公祖紺已上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成康已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蓋廟即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此官雖名守祧其職掌則總廟祧之事也○拚音糞掃也）○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服祖宗之遺衣服大斂之餘也祭則各以其上服授尸服之以象神）○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九反堊音惡○脩除謂有所廢壞而脩治之也黝黑堊白謂繪畫之常如新也）

有司冬官匠人脩除工大必有司為之言廟則祧在其中矣黝堊事易故守祧常時為之言祧則廟在其中矣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祭餘脯醢可久留者薦而不徹故曰隋）

周公事先之禮于脯醢不特以薦而已必留之使其食嘗不虛于遺衣服不特以象神而已必藏之使其靈嘗有所依其羣廟之中不以男子而以奄及女者蓋鬼享屬幽陰奄與女皆陰類故平日使守之則其神不至于渙散禮尸未入陰厭于奥尸既出陽厭于屋漏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皆以幽陰為尚正此意也若迎尸之禮皆陽明之事義各有在非通幽明之故何以與此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女官名也后六宮之官曰二十七世婦大夫之妻亦曰世婦每宮者謂后之六宮也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大夫士言中士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猶六官之有府史胥徒也舊說以宮卿世婦為奄卿者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

引漢儀大長秋等亦用士者然大長秋止可以當內宰監臨之官豈有世婦既以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不可不察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王之女及同姓之女嫁于卿大夫士者記稱婦人無爵何也蓋爵皆因夫而得不自有其爵耳故女祝女史等雖賢但有職而無爵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王諸姑姊妹女子等所生之女或外戚女凡嫁于卿大夫士者）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

凡祭祀始則有宿齊豫戒次則有濯溉及共齍盛內羞之物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凡有執事無不散齊致齊者將祭比其具無有不潔備者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無有不潔敬者及凡王后內外宗之禮事皆世婦詔相之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其具供齍盛詔后禮事相內外宗之禮事並如祭祀）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莫暮通苛音禾）

常人之情多忽于死者周公每致隆于喪紀之事故于不敬者而苛罰之教人不以死生易心也

凡王后有擽事于婦人則詔相（擽拜同）

古者爵人于朝王獻之以爵然後得受諸侯卿大夫士之爵命爵者必擽而受之故曰擽爵婦人雖以夫之爵爲爵然既謂之曰命婦豈有不受命而服其命服者乎卽此所謂擽事而內司服云辨外內命婦之服是也婦人擽爵者則世婦詔相其禮舊說謂有大喪二王後之夫人來弔則后擽之非也若如其說止當云有擽于夫人耳今云擽事于婦人正以命有不同故總稱婦人不特答擽故云擽事也且國君夫人父母死不歸寧豈有越國而弔后之禮哉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事達于外官者若天之酒食地之蠶桑市㜁春之禴樂器物夏之擽爵秋之刑女冬之絲枲宮室夫治其外妻治其內皆合職聯事故或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其緩急輕重皆有酌量之方矣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外宗所掌不外乎祭祀賓客喪紀三者宗廟之祭齍盛豆籩飾皆以玉薦徹皆以樂或言玉齍玉豆而不言玉盛玉籩言以樂羞齍以樂徹而不言以樂薦以樂獻舉此以例彼也凡王后之眡豆籩薦玉豆薦加豆籩以樂羞齍王后之獻及以樂徹或佐或贊世婦與內外宗皆與而文有詳畧者亦彼此互見也

賓客饗食之事內外宗掌其薦加豆籩羞齍王后之獻以樂徹之事皆如祭祀之禮內宗言王后有事則從外宗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亦互文也外宗又言小祭祀掌事則賓客之小者亦掌之矣

喪紀之事則內外宗竝叙外內命婦朝莫哭者王后哭諸侯謂畿內公卿秩視諸侯及畿外來朝而薨王后哭之亦叙其應哭者凡卿大夫之喪則內宗掌其弔臨代后行禮外宗不言文有不備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墓者孝子于葬親之地心所思慕故字從慕省從土山頂曰冢墓封土爲丘壠以識別象冢爲之故曰冢冢人者掌公墓之地天文謂之虛梁墓大夫者掌百族兆域天文謂之墳墓蓋擇國中西北丘陵之地而爲之在天文即西方婁宿下之天陵記所謂墓地不請葬于北方北首兵家以爲林木翳薈之處而避之者如此庶乎幽明死生異處而不相干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公墓天子諸侯卿大夫墓地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天子諸侯始爲墓者旣卜得吉子孫以次祔葬昭穆貴賤各有應葬之地所謂域也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爲之圖以藏之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先王始造塋者子孫附塋廟序爲昭則居墓左廟序爲穆則居墓右嗣王崩則別卜吉地以特）

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之王祔葬如文王之孫非武王之子則不入武王之兆也○已上兆域之灋）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死于兵者刑戮之人也）

塋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毀傷故不入兆域有功者可以光前裕後故在應葬之域超其列而居前以旌之舊說居先王墓道之前非也或疑比干杞梁皆死于兵其將不入兆域歟是不然此死于社稷謂之有功可也豈（復咎其毀傷哉此于葬兆而寓褒貶之意也）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爵有尊卑之等因之以定丘封高卑之度樹植多寡之數孝經緯云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容或然也然大夫已下疑有誤蓋大夫槐士楊柳而（庶人藥草耳此以封樹而別尊卑之等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竁昌絹反）

凡塋事次第竁穿土容棺也有淺深廣狹丘封土爲別也有高卑大小隧穿道以行棺也有寬窄遠近其制度（出于冬官塋期旣定冢人先期請度遂爲尸以祭墓地及竁而依之以爲式此將葬之事）

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人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葬有合用之器下棺之窆有豐碑之屬匠師尸其事而冢人共之。有祔葬之物鸞車象人即塗車芻靈也共于）

巾車冢人語之。棺之入土遂人陳設而冢人涖之凶器明器也共于大司樂冢人藏之棺向不正則乖戾正之使無偏衺。塋特人衆則不肅闕之毋得近域。○已上皆方葬之事

守墓禁（爲之厲禁而守之以防盜竊之患此塋後求遠之事）

凡祭墓爲尸

古人每事必祭如行則祭車射則祭侯豈有先人體魄所藏而不爲之祭其地者哉故甫窆而祭者以穿土告也又言凡祭墓者蓋或將葬而告期或既葬而爲祈祭也冢人主其地故爲之尸舊以謂墓祭祖考非也祭先當以子孫爲尸冢人不皆同姓豈能以數人而徧爲之尸哉且觀甫窆遂爲之尸則猶未葬其非祖考明矣先儒又謂祭社之外更無祠土之禮然觀中霤與行皆土之類故知祭墓爲祀其土也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上文雖言王及子孫之墓地其同姓異姓之諸侯及卿大夫各自葬于墓者玆爲之卜其宅兆而授之）爲之蹕（亦葬時之事）均其禁（有遠近尊卑不同平序其徒衆而爲之守無有輕重于其間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邦墓之地域萬民所葬地各有塋域爲之圖而藏之以爲徵古者民世居其土小民各有其族使以類相從即司徒之聯墳墓而五族相葬也禁令下文四者）正其位（昭穆倫叙一族內正之不得相侵）掌其度數（丘隴之高廣樹植之多寡尊卑不得僭越）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每族各有私地域聽其爭訟不得相陵、）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墓厲墓之界限遮迾中之室百族墳墓之中有官寺爲帥其屬巡墓厲使其屬守墓室常恐有侵犯盜竊之者聖王視民之事如已事也）

論葬風水墓祭之說

夫人惟萬物之靈其死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聖人既立之主以定其魂又爲之墓以藏其魄人子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主固神靈之所依骨乃舊爲神靈之舍故廟之與墓皆未可忽也夫孝子生時不忍頃刻離親則于全歸之地豈忍相違此祔葬之禮所由起及其雨露之濡霜露之降安能恝然于懷此墓祭所以不能已夫朽骨既有神則其塋地吉凶豈不能蔭其子孫此地理之說所由始也然人苟各欲厚其親各欲尋吉地則將不盡人道而專用心于死者越禮犯分營求僭奪容有紀極耶且葬固貴于以族知死而致生之亦爲不知故塋于異鄉而欲遷之者亦地官媒氏所禁吉地雖可以爲蔭然貴于積德之久而自得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此聖人所以爲之限制使公私各有其地與其度數則富貴者不得用智而擇之墳墓每族相合則萬姓心有繫屬不至于渙散無統此周人之制所以爲善也唯夫墓祭一事古來有之然禮有繹祭未諸墓豈不尤切後王固不得而廢之矣

公墓圖

族葬圖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諸侯卿大夫士皆王平日之所尊用而與同休戚者也不幸而至于喪亾豈忍生視而不爲之經紀其喪事且有爵而在民上者下民之所䁐效也慘毒急遽之時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而僭于上者有不及而遺其親者何以納民于中哉故必以國之喪禮凡五服之制降殺之儀殯殮虞祔葬祭襚含百禮皆有定讞其鄉俗之禮毋得參焉涖其禁令者不使過不及序其事者不以煩喪主若下文所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趣音促）

國有司王臣也以王命弔勞或含襚贈賻則詔贊主人以禮擯命使不失禮于君也喪祭喪中虞祔練祥禫之祭號如牲號齍號之屬執喪荒迷故職喪詔其號治其禮以相之使得盡情于死者也公有司之所共若掌六官之事則有官府所當供之物治都鄉之地則有都鄉所當供之物舊有定制不待王命者職喪令之不以煩喪家所以優賢也趣之者小人恒慢于死者而喪事成緩故職喪爲之趣其事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曉後人所用以疑周禮者或又以爲後人竄入此篇者按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所服餌及至成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官即竇公所獻則此篇爲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傳習之則周禮爲周公之書亦其一證也但其文皆律呂度數神化感通之語後人未嘗肄習豈可妄意窺測且孔子定

禮樂則樂書自爲一經此篇之在周禮正如醫經之醫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而非其全也執此而議樂猶執醫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醫卜與易道也可乎夫不知其義而欲語其是非是以瞽者而欲評色相之美惡非其全書而遽欲識樂之統體何異于執大山之一石而遂指爲大山也雖然聲樂之感人最深故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莫妙于此自樂經散亾遂爲後世一大缺典不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前古之絕學者乎愚以衰病不復能勉思聊書鄭註以俟亦不能知其是否也

周禮傳卷之三上

周禮傳卷之三下

春官下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筮官之長）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相龜而藏之以供占龜之用工四人取龜攻龜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菙日韻反）

菙灼龜所爇之木荆木也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荆楚本一物也以其爲捶笞之用故又名菙此職主以其木灼龜遂以名官○焞音呑燋音爵捶智見反笞昌兮反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吉凶已明斷决之辭也字从卜从口以卜之吉凶從卜者之口象意職主斷龜之吉凶故以占人命官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音誓）

簭揲蓍求卦之人也古簭字作䈜竹蓍草也从巫通幽明之故也从艸兩手揲之从口占之者非一人也此微變其文从卅卽竹口卽吅之省今楷書作筮則過省矣十文九簭之名姑作巫字師云非也古文有双字當爲簭字當取參伍以變之意今周禮作巫者以巫筮相似而誤耳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者寐而神遊或因思而成或有徵而先見幻境如事事也多主兆吉凶世有知其理者故特設官以掌之古文作㝱从宀爿取在室中而卧于牀之意從夢聲意今書用夢從夕從瞢省寐而昏蒙不明也以代㝱非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侵沁二音）

鄭氏曰祲陰陽相侵漸成祥者曾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按此亦屬之大卜者以其占類也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觭音欺亦與其同）

大卜通掌卜筮夢三者之占而獨以卜名者古人重卜也三兆三夢之灋不傳于三易猶有可言者易體卦八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重之爲六十四夏易首艮卽兼山之謂也故曰連山商易首坤卽坤乾之謂也故曰歸藏周易首乾卽今易書也三易經卦皆八重之皆六十四但其序次與其辭不同掌其灋者三易各有通其學

三易三正六理

之人筮得卦爻使各言其吉凶書所謂三人占大卜從而折衷之也○以此例而推之龜兆之體若今龜書所載兵象山川人物之形者共百有二十體頌爻辭也每體千爻爲千有二百頌玉兆者文如玉㡿瓦兆者文如瓦解原兆者文如土裂三者蓋以爲序兆之始而辭有不同至其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大卜總掌三兆之灋而斷其是非也○夢之有運謂人之神變動而有所之也亦若今夢書所載天地人事動植之物者其經運十每運其別有九故爲九十致夢謂事有先兆心無所因而自至者觭奇也謂夢之異者咸感也陟經歷也謂人心有所感神魂游歷而夢也三者亦以爲序夢之始至其經運皆十其別皆九十大卜則總掌三夢之灋而斷其是非也卜夢二者不過以易之灋因此識彼而著其大畧如此舊說以顓頊爲玉兆帝堯爲瓦兆周爲原兆致夢作于夏觭夢作于殷咸陟作于周未詳其說闕焉可也又以連山出于神農歸藏出于黃帝周易出于伏羲其說據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于民間得書有山墳形墳氣墳謂即古三墳之書因謂山墳爲連山形墳爲歸藏氣墳爲周易亦未知其是否也

按三易之名實與三正相爲表裏其說似精深而實顯明也蓋陽氣始于子于律爲黃鍾氣屬天故曰天開于子而周以之建正先天卦位坤之半爲復一陽生于重陰之下乃乾之元而所以統天者也是乃天地人之大德故周易首乾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萬物之形始于丑于律爲林鍾後天坤居未未之衝丑形屬地故曰地闢于丑而商以之建正先天卦位正北方爲純坤之卦萬物之所歸藏也不翕聚則不發散

龜八命

貞下起元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商易首坤蓋周用夫陽之始而商用夫陰之終義各有當也夫子爲氣之始丑爲形之始皆未可有爲至寅而後人工可施于律爲太簇事屬人故曰人生于寅而夏以之建正後天卦位爲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夏易首艮艮止也止則未發是三正三易其義一也然天地之道一也而已矣特其所收斂耳此洪範之數以陽爲主八十一律但紀陽聲易書但爲陽謀故夫子序易以周易首乾爲正春秋以一之日紀年也時以作事凡聖人敬授人時莫非所以爲民也建子建丑之月時當寒沍未可有爲故夫子論爲邦而以夏正建寅爲善周禮以寅月施政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

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瘳音抽）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邦有大事作龜而命之其命辭有八征謂征伐左傳先王卜征五年也象謂天象之變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之類也與謂兩相交際若聚女仕君也謀謂營爲若下文立君大封大遷也果古祼字祭莫重于祼謂祭祀之日與牲儀禮卜祭春秋之改卜牛也至謂有所往若巡行巡守文王之卜田也舊謂人之至與不至此小事也何用卜乎雨謂水旱之時有雨與無也瘳謂疾病之時瘳與否書武王有疾周公卜三龜也凡此八事之命辭非但卜之龜而已三易三夢之人皆用是以占之然大卜贊其事參互而觀因以知國家之吉凶吉則爲之

（脩德以承之凶則爲之脩省戒備所以救國家政事之得失也）

凡國大貞（貞質正之意夫所陳王以貞來歲之美惡此卜言大貞則所質問者謂非常事總下所稱也）卜立君（君無冢嫡廢子中年均德均謀及卜筮）卜大封（諸侯當封以國者故卜其地詩所謂卜云其吉也）則眡高作龜（高龜殼高處有紋可灼者作謂先作其墨使灼後而觀其食與不食也）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祭祀唯圜丘方丘之祭以二至其餘若祀五帝旅上帝禘祫大廟之祭必以卜命龜謂命以所卜之事也）凡小事涖卜（涖臨視也凡小事若嘗之卜楚獮之卜戒卜象卜雨卜瘳之類）

國大遷（若盤庚遷都）大師則貞龜（貞正也）凡旅陳龜（謂旅于四望山川）凡

喪事命龜

（凡卜在禰廟門闑外閾西南北面其叙先陳龜于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次正之于閾外席上此之貞龜也次視高而命之事然後視高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視而不執事者蓋有涖陳貞命作五節之叙立君宗廟社稷安危所繫封國社稷萬姓所永賴大卜視高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玉帛以詔號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涖之者王也大祭祀鬼神歆與不歆所繫喪事先人永藏之地人子莫大之事視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涖之者大宰大宰職帥執事而卜日是也大遷因不吉而求其永安大師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涖卜則大卜但臨視之陳貞命作皆卜師已下自爲之也此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叙如此然以小司寇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與立君一類此在喪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卜瘳成王之卜天變皆身親爲之豈必于有司執其事乎是又不可一一拘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鄭氏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歟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所引亦未知是否）

凡小事眡高揚火以作龜（以火爇龜使折）致其墨（兆璺微不可辨復以墨潤之而

後明凡卜事卜師必主焉此）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上下謂龜之首尾左右謂龜之兩旁各有應灼之處如今卜者亦因其上下左右而別木火金水之兆也陰龜殼稟受火處陽龜殼表視兆處命龜者既命以所卜之事又必命以灼于何兆使神可以因事而示之象故卜師必辨而授命卜者及詔相其辭使命之者確然以求之而不貳則神亦斷然以示之而不惑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名天龜曰靈屬六者是也物謂色與體也）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

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繹音亦　果如字）

（六龜舊說不明按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最神明者二曰靈龜出涪陵郡緣中文似玳瑁者或云即今大觜靈蠵龜能鳴者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者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綵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在耆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夫天曰神又神龜負文故神龜靈龜文龜即天龜也傳曰地不愛寶者地中植物故寶龜筮龜即地龜也後天卦位東北爲艮山龜即東龜也西爲兌澤龜即西龜也南爲離火龜即南龜也北爲坎水龜即北龜也唯攝龜無用又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繹行頭仰前弇果甲前長後弇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痺右倪不若行頭右痺此言）

（龜之體也但果獵類若字微有差誤蓋得天氣多者形下覆而俯靈者神靈之意得地氣多者形向上而仰繹者土勢高下相因之意得南方氣者甲前長而向前弇獵者獵而居前也得北方氣者甲後長而向後弇若者順而在後也得東方氣者目左倪而頭向左果果木也得西方氣者目右倪而頭向右果靁主聲謂金也色者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天地東西南北之龜雖其灋象各不同然受氣不能純然無雜但或以其體或以其色辨之而使之各有所屬因之各有所取用也○蠵音雖弇掩平二音倪音霓痺皮避二音）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秋物成而甲堅取而殺之龜人秋獻龜魚是矣春氣和而甲潤解之不傷六龜分其體色藏于龜室隨所宜而用之天子備物也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枯朽殺牲取血以塗之使潤澤兼以生氣續之也先卜上古始爲卜者古人于耕食發牧繫不祭其先事之神不忘本也月令孟冬釁祠龜策蓋本諸此秦建亥故以孟冬爲上春）

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國有卜事皆龜人奉龜以往此特舉祭祀及旅與喪者蓋祭國之常事餘可知矣）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燋音爵○燋燒木存性者以木鑽取火用此以傳則爲燋也契刻龜之刀刮去其外黑皮可以視兆者故字從刀詩云爰契我龜是也菙氏掌共此二者以待卜事）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焌子俊　歙吹同）

（明火者以木鑽取火于日取其精明之意焌即菙木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者謂先以燋爇得明火然後歙之于菙以灼龜禮所謂楚焞置于燋也卜師主視高揚火以作龜故菙氏拜契其龜以授卜師而役終其事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簭之八故即簭人所掌九簭之名大卜作龜之八命也此于簭曰八簭于卜曰八頌其實不過八事而已凡稽疑簭短龜長必先筮而後卜故古人之占龜以八簭占龜之八頌必先以八卦占簭之八故因兩觀其從違而斷其事之吉凶也）

凡卜簭君占體（兆象天地五行人物之類）大夫占色（兆氣雨霽蒙驛克）史占墨（先所定之墨食與不食）卜人占坼（坼音冊裂兆聲）

卜而兼言筮者卜其所筮之吉者也凡卜簭卜人精其事閱兆聲則不俟徵於象而即知其吉凶故曰占坼史王定墨觀其食與不食乃史之事故曰占墨既占其食之後然後授于大夫察其色之潤澤光明昏昧連絡陵犯五者故曰大夫占色君尊但視其體書曰體王其罔害故曰君占體其叙本先卜人此先君者以尊卑為叙也若王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則未卜前事也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占卜者雖有君已下四者不同然主其事者則占人也故九簭之事既畢則史以幣晉其命龜之事與占人斷決之詞繫之于龜比之者占人非一各存其說也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屢中者進其秩不中者退其人蓋上責其實則人精其業庶乎國家之事得有所依據而萬無一失矣按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是繫幣非特以稽占人之能盡以其中者藏之金縢匱中又以為他日決疑之攷驗也○（比音鄙）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易解見上辨九簭之名者三代之易各有所斷九簭之詞也）

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

龜八命　筮八故

同憂

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九巫字並當作筮與簭同）

九簭之名解者未當按占人云以八簭占八頌又云占簭之八故未有言九者故愚謂此九簭即大卜作龜之八命而有分合不同耳于易咸為取女比為輔上故此簭咸筮比即八命之與也左傳秦晉戰晉卜右慶鄭吉晉致楚師求御于鄭人卜宛射大吉故此筮參筮環即八命之征也祠禖皆主祭言故此筮祠即八命之果也大卜有立君大遷皆因先不吉而更之謀莫大焉故此之筮更即八命之謀也日月為易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故八命之象與兩者即此之筮易也唯夫八命有至與瘳于此未有所合此之筮式筮目舊解以為筮制作

灋式事衆而筮其要目夫古人制事以義未聞以立灋式定要目而問之鬼神者殆不可強解耳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洪範曰龜從筮逆又曰龜筮共違于人大事龜筮兼舉此言先筮後卜者蓋必先輕後重也

上春相簭（擇其神著入于著室與龜人攻龜用春時同）

按龜人云上春釁龜祭祀先卜月令有釁祠龜策之文則此亦當釁著祭筮歟

凡國事共簭（國有簭事皆簭人共之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

掌其歲時者以夢之年與四時爲主因據之以推其吉凶也鄭氏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斗柄所建爲陽建左旋于天日前一次爲陰建右旋于天日謂干辰謂支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前生王者休後王生者相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如木王則水休火相土死金囚也日月星辰謂合辰所在左傳昭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之灋而今亡矣○（倮裸同）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噩又各反 [illegible]又故反）

六夢即大卜之三夢也正夢者心無所感平安自夢即正夢之云也噩夢者如今所謂魘心氣不足或臥而仰伏神明沈鬱而不舒故字從厭從寬者寬驚噩而夢也寤夢覺時而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寬與鬼接而夢也二者皆恍忽怪異之事即綺夢之云也人有所願欲憂患思想之極與夫大喜樂大恐懼三者動其心神遊于外感而成夢即咸陟之云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音釋 難當作儺）

劉氏曰人之精神通乎天地禨祥兆乎至誠季冬天道終而復始必有禨祥兆乎夢故聘問于王吉則獻其說王拜受之貴天命也不吉則舍萌于四方萌兆也夢不吉則求其所以不吉之兆于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致也鄭氏曰獻羣臣之夢言于王而歸美爲詩牧人乃夢此所六吉夢也舍萌猶舍菜萌菜始生也祭于四方以贈送惡夢猶司巫之冬堂贈也二說未知孰是占夢之贈夢司巫之堂贈方相氏之時儺索室敺疫涉于鬼神影響之事而夢猶爲有據故自贈夢爲始而遂以儺其事相聯也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夫聖人至誠如神而又謀及卿士庶民則所謀亦已得矣而必謀及于蓍龜何也此聖人受命于天也天無言假物以

露其先兆蓍龜又卓與蟲之靈而能發天地之秘故聖王用之也洪範王及卿士庶民一有同于龜筮則吉龜筮共違于人則用作凶是龜筮重于人也龜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于筮也此左傳所以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也歟卜筮有象數可徵者而夫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默交于幽冥恍惚之間而吉凶先見之神巧而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而克商宣王以夢熊羆虺蛇而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知道之衰蓋與稽疑爲一類而前夫民用者故大卜一官秩爲下大夫而筮人占夢爲其屬也○（亹音尾）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煇當作暈音運古文作㬅陰氣圍日月也）

（[illegible]與煇同古文作[illegible]火光之發也此用煇誤文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一曰祲（邪氣圍日如梓慎所云赤黑之祲也）二曰象（如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也）三曰鐫（鐫雖回二音邪氣反內刺日也）四曰監（邪氣守日上如監臨之也）五曰闇（日食既晝晦也）六曰瞢（日色昏蒙無光也）七曰彌（雲彌天宇久陰不雨也）八曰敘（雲如山次敘日旁也）九曰隮（白虹貫日或白虹竟天也詩朝隮于西正指虹言）十曰想（雲有象無象變態不常也）掌安宅敘降

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敘降自正歲而始歲終則計其効否以行賞罰也）

祲者邪氣干正之名而十煇之灋專指夫日者以其爲大陽之精大君之象故經天者以日爲主而耿祲者以日爲要也以輕重言之則祲與鐫類祲淺而鐫尤烈監與敘類監在上而敘在旁彌與隮類彌蔽之而隮貫之象與想類象有形而想無形闇與瞢類闇則有食之瞢則其魄自虧耳夫日至陽之精故明出地上則萬象爲之光明百邪爲之消爍今以日而有此十暈皆以人君德虧陰小得以干之因而譴見于天故十暈多主于災唯曰敘曰象曰想猶有吉凶之雜如所謂日下有五色雲見慶雲爛兮者謂之祥瑞故云觀妖祥辨吉凶也古人于災異之生必有禳却之灋如日食則有救日之鼓以助陽氣有救日之弧矢以射陰邪安宅者安定之而使之得其所自日而言敘降者敘正而降却之自邪氣言也然此就人臣愛君無已之心故有此術耳若人君所以彌災之道唯備德灋天則邪慝自不能干而所以安宅敘降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謫音責）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祝官之長）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畋佃通）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鄭氏曰詛謂祝之使阻敗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示祇通）（神謂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雨水旱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凡在天成象者示謂社稷五祀五嶽四瀆四海山林川澤凡在地成形者鬼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死而游魂者永貞謂降福常得其正也）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筴音策）

（鬼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矣但氣化有不正則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先王求福不回惟極其誠敬以事之而無以自達大祝爲之六祝之辭以薦信于幽冥）

皆以正而祈之順若臣忠子孝永錫祚胤從以孫子又如禮運所謂天下之肥是爲大順也年詩之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亦有高廪萬億及秭也吉詩之介爾昭明令終有俶壽考有福也化小祝之彌烖兵遠辠疾也瑞小祝之逆時雨寧風旱又記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也筮祈蓍龜之吉凶不惑而嫌疑猶豫得有考定也六者不過求天心之永正使善者降福無疆而已故天神假地示出人鬼饗善惡之報咸以正應之而靡有僭忒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造清告反○類者書類于上帝小宗伯類社稷宗廟依其禮而祭也造者肆師類造上帝大祝造于祖甸祝舍奠于祖禰造禮畧謂至其地即舍奠也）**三曰禬四曰禜**（禬敘外反禜音詠○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也禜若春秋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也）**五曰攻六曰說**（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祀正神以驅其邪也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說以移其神即牧人所謂毀事也）六祝者因祭享正禮而祝之者也氣化不齊鬼神之吉凶有不合于人者祈之爲言求也專爲有所求而祭使夫惠廸吉從逆凶一如人道之常故曰同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此天之已定而聖人合之也此所謂同鬼神示者天之未定而聖人使之同也六祈之祝號咸掌于詛祝而其禮則大祝掌之百姓不得爲淫詞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神示鬼之分有不同作六辭以通達之使精誠透徹則高及霄漢卑及淵泉親而同氣疏而異類近而宮垣遠而四海無不有以感假之也）**一曰祠**（祠若春祠其字從

司主祭者與鬼神幽明相隔托諸有司以言詞達之也）**二曰命**（謂命神之卑者書乃命卜筮易其受命如響也）**三曰誥**（誥與告通古文作𢍉從告從共謂神之尊者敬恭而告之書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成告于皇天后土也）**四曰會**（會義未詳疑當作禬即攻說禬之也）**五曰禱**（有難而默求于神也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左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文王康叔古文從[illegible]作[illegible]反覆懇求之意）**六曰誄**（敘述功德以告于神明疾病曰誄述其善而求免禍也大喪遣之日讀誄述其善而諡之也古文作讄字從畾積纍之意）此六辭皆所以告于鬼神者以大祝主事鬼神示也舊說皆主以人事言夫誥命禱于人事雖有之然王者之策命掌于內史誓誥掌于士師至所謂善頌禱者出于一時祝頌之詞何與大祝之事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若昊天上帝）**二曰鬼號**（若文祖神宗顯考皇考）**三曰示號**（若皇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羊曰柔毛豕曰剛鬣）**五曰齍號**（若黍曰香合稻曰嘉蔬）**六曰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神鬼示三者謂其所祭祀者故不敢指斥之以申其尊敬之心牲齍幣三者謂其祭物故不直稱之以致其歆神之意夫名出于聲氣之自然自黃帝正名百物既各有其名矣周公于祭祀之時復易其常名而加以美稱此孔子所謂郁郁乎文者哉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

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劉氏曰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此九祭當是大享于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濃是以大祝掌之若祭食祭所先進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禮不存今以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偏擩于三豆祭于豆閒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祭于豆閒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炮祭謂次賓羞羊膰尸擩塩而祭也周祭謂賓尸依殺祭之也振祭謂凡牢幹魚腊骼有背擩塩振之擬祭弗奠是也擩祭謂凡取菹以擩于醢而祭也絶祭謂刲肺以絶其本而祭也繚祭謂刲肺之大本終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絶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絶故鄉飲酒稱弗繚右絶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

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按此解未融姑存以俟○（炮）天果切、（擩）日宣切（刲）音奎

辨九擽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擽六曰凶擽七曰奇擽八曰褒擽九曰肅擽以享右祭祀

（擽）古拜字○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侑通詩既右享之勸尸食也

凡擽必以頭至于手書所謂拜手稽首是也稽首者以首至于手稽留而後起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郤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故稽首者臣擽其君之禮也頓首者以首及手而即起春秋時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于叔孫故頓首者平交之禮也空手不見于經傳然以義差之則空之爲言以其首不至于手俯而即起首與手相空而得名此蓋尊者答卑幼之拜今人亦有此禮也振動者鄭氏曰戰栗變動之擽書曰王動色變然其義未明豈應受其擽而不答者因有所當敬故不寧而變動以待之歟檀弓云擽而後稽顙頹乎其順此吉擽也稽顙而後擽頎乎其至此凶擽也蓋常拜皆拜手唯喪禮則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于野故必兼之以擽手齊衰而下先擽手而後稽顙不全乎凶故曰吉擽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擽故曰凶擽二者皆喪禮奇擽者單一擽也皐陶陳謨帝擽曰俞燕禮大射禮有一擽之時此君于其臣之擽又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殺者亦皆一擽也褒之爲言加也君之于臣有加禮之時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而大甲擽稽首周公復子明辟而成王擽

稽首君于臣以一擽爲正此則擽師之禮且復政大事故加爲稽首稽首則再擽也二者皆君待臣之禮肅拜者軍中之擽也郤至見楚子之使免冑承命不敢擽三肅使者而退周亞夫對文帝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蓋身既衣甲手有所持則不能屈折記所謂爲其擽而坐擽也故屈膝鞠躬以爲禮今之北人猶有此擽也鄭氏云婦人亦以肅擽爲正蓋婦人夾擽一屈膝于地而再鞠躬然後可以偕男子之擽也九擽通于吉凶軍賓嘉此專以祭祀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事也○（巫）劉通謂劉屈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祭示祭地祇也明水火詳見秋官司烜氏凡祭祀明水以泊灌明火以爝燎大祝主執之而掌其號祝水火交神之

（大節故詩言之）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隋者朝事時主婦所薦菹醢藏之廟中以依神者詳見下小祝釁者殺牲取血以塗其罅隙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屋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交神明之道也隋釁字義未明舊說以爲薦血非也逆牲者二祼之後王出廟門迎牲逆尸者記曰廟門之外全于臣全于子廟門之內全于君全于父故君迎牲而不迎尸故小祝職主送逆尸也右尸侑尸食而侑之也已上之禮皆主用樂鍾鼓所以節樂者瞽奏琴瑟等樂者皋號也謂非歌也舞人舞也凡用樂時皆大祝令之瞽無目故曰來也）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既祭令徹（祭畢而徹亦大祝令之已上所掌吉禮之事）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陳尸設鬯以浴尸）相飯（大宰贊王含玉此則相乎大宰也）贊斂（冬官主斂此贊于匠師也）徹奠（始死大小斂之奠玆大祝徹之）言甸人讀禱（甸師于大喪代王受眚烖此則爲禱詞語于甸師而使讀之也）付練祥掌國事（付當作祔○祔旣虞卒哭祔于祖廟也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祥中月而禫皆有祭掌國事者督其祭物相其禮儀也已上所掌器禮之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寇戎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祈禱旣則祠之以報焉凡用師無有言稷者此雖禱祀徧祀百神故及于稷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宜于社者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宜之云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蓋不用師則民有東征西怨者故以用師爲宜也造于祖舍奠于先王也設軍社解見小宗伯類上帝者司馬灋所謂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也國將有事于四望謂祭嶽瀆四海也已上祭祀義見肆師軍歸獻于社者謂大司馬獻捷于社也其前祝玆大祝爲之）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大會同出必告反必面但于廟社行之不告于上帝也過大山川則用事卽玉人職宗祝以璋瓚前馬之禮也亦無事于四望蓋會同常事故其禮殺于大師已上所掌軍禮之事）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逆祀命不稟天子之命而僭于祀典如季氏旅于泰山者祭號謂所應祭鬼神祇之號不應祀者督察而禁絕之應祀者頒其號而使祀之五禮以吉祭爲先故特重其典內而都鄙外而邦國皆大祝頒之）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辠古罪字○小祭祀若祭殤五祀九門之屬將事謂行祀事或候善祥或卻烖害禱以反覆求之祠以達其誠其號祝玆小祝掌之福祥吉祝也順順祝也豐年年祝也逆時雨寧風旱瑞祝也彌烖兵遠辠疾化祝也不越乎大祝之六祝但大祝主鬼神示之大者而小祝主其小者耳）

（右小祝所合掌之號祝）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祭祀奠先徹後此贊徹在贊奠先者誤文也當以大祝既祭令徹爲據○大祭大宰贊王逆牲故此則逆齍盛王不迎尸故此送逆尸沃盥者尸尊不就洗特牲少牢禮尸入廟門盥于盤其時小祝沃水也隋者置而不舉之義謂菹醢等可久藏者尸未入特主婦爲朝事之籩豆以饗神祭畢藏之廟中以俟神以其薦而不徹故以隋名也此贊隋者贊主婦也徹者大祝職既祭命徹也奠者特牲尸未入時大祝酌酒奠于鉶南也玆贊大祝爲之）○凡事佐大祝（凡大祝所掌事小祝玆贊其禮右吉禮所掌事）

大喪贊渳（大祝以肆鬯渳尸小祝贊之）設熬置銘（熬者喪大記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熬饌于西坫南謂初陳之也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謂殯之也故此大喪當熬六穀置于棺旁必熬之者取其經久不敗以香氣歆神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情也銘者書死者名號于旌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設熬置銘玆小祝專之）○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道齎之奠謂遣奠也齎之爲言資也謂行道而資送之也分禱五祀者告王去此不復反且祈其安也祭灋王立七祀有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故止于五祀也右喪禮所掌事）大師掌釁祈號祝（釁釁鼓一取其堅二取其新三取其得生氣以神之祈禱祭禱于始爲兵灋者二者小祝掌其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郊外兆域小祝與士民之應守者相與保之使寇戎無得剽剝姦民無得褻瀆侵毀祀于社者大祝彌祀社稷小祝贊之也右軍禮所掌事）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鄭氏曰外小祭祀如林澤四方百物內小祭祀如宮中七祀等小喪紀者夫人已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謂王不自行遣卿大夫掌事不用六軍者已上小事皆小祝專掌之）

神人之交非有詞命則不達故有祝以宣其意猶人之相與亦必有待于言也是故史乃冊祝而武王以瘳祭神有文而鱻魚以從祝詞之不可無尚矣大祝主達誠于鬼神之大者小祝主達誠于鬼神之小者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勝國邑社稷之祝號屬焉者以其喪亡之義周人勝商故亦名曰商祝也甸獵以取禽獸則立甸祝禱牲禱馬屬焉以其皆主禽獸之事也至于詛者則又別有祕術而能使善者以福惡者以禍而凡盟詛類造攻說禬禜欲以正敺邪祈福禳禍之祝號玆屬焉此三者各爲設官務使之精于其術且使大小祝心無所淆得以致其寅清于天地人之祀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氏曰勸謂倡率前引者蓋若後世薤露歌也防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制持之不至傾仄也○遂音械）及辟令啓（辟闢通○辟謂除菆塗椁也喪祝主命役人開之）及朝御匶乃奠（匶柩通○將葬而朝于廟則喪祝御衛匶想已

（曰器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後行乃奠者朝廟之奠也）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將葬而祖于庭象生時出則祖道也喪祝主飾柩乃載于喪車遂御之以行執纛居前卻行爲節度也）及葬御匶出宮乃代（比及葬地其路悠遠既祖之後御匶車出宮門就于通衢則喪祝相與更代也）及壙說載除飾（說脫通○說出喪車除去棺飾令可舉移安厝之）○小喪亦如之（夫人已下之喪然同大喪有勸防等六節也○已上喪祝所掌喪禮）

掌喪祭號祝（喪祭虞祔練祥禫也士虞禮始虞祝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祔練祥禫亦如之○右喪祝所掌喪祭號祝）

王弔則與巫前（鄭氏曰諸侯諸臣死王就室弔之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于生也桃鬼所畏惡茢葦帚所以埽不祥執戈者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此諸侯之禮王禮宜隆蓋死者之傍恐有凶邪之氣故須用此也○右喪祝所掌弔喪之事）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之社稷商之舊社稷或在于國或在于邑者也以其禱水旱而獲應民素往于此故有祭祀禱祠喪祝主死喪之事勝國邑之社稷亦既喪者也故并掌之祭則以士師爲之尸詳見秋官士師）

掌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斂初喪時事飾棺葬時事舉此以例其餘）

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以取禽而寓軍禮故亦用夫出師之祭陳氏曰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于神坐之前置箭于神坐之後此師祭也舍奠于祖禰者出必告反必面皆行舍奠之禮有牲而無尸所謂造于祖也右甸祝所掌畋狩之祝號）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師甸謂仲冬大閱也大司馬教大閱遂以狩田饁獸于郊小宗伯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凡四時之甸皆謂之師甸而仲冬軍禮爲備故獨專其稱且謂之大閱大甸也冬時萬物告成嘗祀之以息老物故于

大閱之後及郊即以其獸饁餽四方百物之神也致禽者植旌于虞中凡獲禽者皆致于是也屬禽者各以其類聚之也頒禽者頒之于卿大夫士也斂禽者或入于腊人以爲乾豆或入于囿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也凡四時之田皆有之而甸祝兼掌其禮以大閱備禮故獨詳焉右甸祝所掌畋狩之禮）

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禂禱通○禂牲者牧人充人牛人羊人等官禱于先牧欲其博碩肥腯也禂馬者校人之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欲其獸之蕃息無疾耗也甸祝主禽獸故并掌獸神祝號○腯豚上聲）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祝林又反）

盟者有事相約恐不根抵要質于鬼神使違約者得禍也詛者因犯盟約相與告于明神使之必禍蓋神主乎氣氣發爲聲詛者以聲動氣以氣感神故能爲禍福也祝號者祝其所盟詛之神之號詛祝之設官專主于此類造于大祀禬禜于中祀攻說于小祀皆有事而祀者其禮掌于大祝其祝號則幷掌于此也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作盟詛之載辭者謂以盟詛之辭筆之于書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其上而埋之使夫背盟者與不信而詛之者必得神禍也如是則主國萬民之有盟詛者有以叙正之而無不驗故曰叙國之信用邦國有疑會同而盟者有以質成之而莫敢渝故曰質邦國之劑信也按人僞無所不至唯夫不可欺盟詛之設使不信者必得禍

殃以爲輔政者刑而不及也至于大師天地大烖則類造于天地宗廟感動夫宇宙之正氣使彼不道者必獲凶禍水旱疫癘之烖則禬禜于日月星辰山川之神鼓舞夫陰陽之精使邪僻之氣自將消匿及夫蠱物生于隱僻者則翦氏以攻禜攻之禜陰陽方位布之于祭以正神臨之而惡物自滅比蠱蟲生于臟腑中者則庶氏以攻說禬之亦以陰陽正神之名號攝之于辭聲音出而神氣應則邪類自遠避此皆本夫陰陽時日星辰生尅制化之理使善者常得福惡者常得禍別爲一術而非祭祀之常正與盟詛同道故其祝號並屬之詛祝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巫者何人爲鬼神所降之名也鬼神在聲氣間非人不依故有巫以降之古文巫字作𢁉從二人相對而舞蓋凡巫降神必執干羽皇紱而舞相與作其氣而迎之也從工者言有濩度爲而必驗非妄作也女巫止稱曰巫男巫復曰覡以見鬼神會意也其師者鄭氏所謂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爵爲中士蓋理于性命而又知鬼神之情狀庶不入于妖怪矣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群巫謂男巫女巫政令謂選擇其賢否及降神祈禱等事）○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音預）（旱祭也）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月令大雩帝習盛樂天子之雩上帝而配以人帝也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蓋都鄙邦國之雩山川社稷而配以古人有功德之在其地者故云百辟卿士也舞者旱暵之事以皇舞也大烖王疾病及國中疫癘大作也帥羣巫至于應禱常處若並走羣望及大厲族厲等鬼神也○已上皆有故用巫求神之事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蒩音租）（○主者神所依匰承主器也道布者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蓋或以依神或以藉主未詳所用蒩之言藉也以藉祭酒館所以承蒩士虞禮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也右司巫所掌祭祀求神之禮）凡祭祀守瘞（祀一本作事）（瘞音意埋也）（○若祭地祇有埋牲王者司巫主爲之守）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人死魂氣無不之孝子爲重爲主以降其神亦司巫掌其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茅當作旌旌之旄古字通用）

望祀謂祀四方之神男巫望而降之也望衍謂祀神之時男巫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之九歌也授號授祭者以號大祝所辨六號也茅舞者所執紱羽之屬也蓋授以號而呼之舞以旌而招之皆降神而衍之之禮也

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弭音米）

冬者歲之窮恐有一歲邪僻之氣匿于人間故于堂而贈之不拘所向不計其數盡其術而止蓋亦儺之意也

春者陽氣方生有善祥之意故招而安之窮陰而送新春而招皆所以爲王除疾病也

王弔則與祝前（弔以臨死者祝掌其辭巫掌其禮故前于王與神交之道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暵音漢）

爲女巫者歲時常自祓除邪穢蓄積精誠以香草塗其室香湯浴其體使足以來明神旱暵亢陽所致故雩祭以女巫鼓動其陰氣以濟陽之意檀弓云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自古皆然也然則潦用男巫歟按古者雩于北郊禜于南郊漢制雩衣皂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開諸陰門閉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女祝前于后亦如王之弔禮）

通于天地之理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司巫國有大烖則帥而造巫恒歌者哀鳴之辭女子善哭故歌哭而請期感于鬼神也）

鬼神在天地間其理有不可誣者人與之氣脉相通故從而依之此與立尸同意蓋必純一無僞與天無間隔然後可以爲郊社之尸子孫一氣相傳然後可以爲祖考之尸也夫神既降之則亦能求之而使假家宗人所謂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也故喪祭則使之掌求神之禮夫能致其神之假則亦能使之福善而禍淫避災而降祥所以水旱疾疫有招梗禬禳之禮也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後世巫者以誣罔覓利

爲心所降亦求食邪祟而禍福災祥之理始紊故正人君子不能假之而亦多不信然愚夫愚婦崇鬼之心則鄉然其未已也故狂巫得以投其欲而欺之皆由于鬼神之禮不正也觀周禮司巫以神仕者及夏官方相氏巫馬之設豈有後世鬼神之禍哉○（禍音苛覡月棘反）

又按人與天地氣化流通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但常人神氣昏塞故若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而古之稱聖人者曰神明也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與天地陰陽鬼神之氣不相殊絶故能與之脗合而知其故此卜筮占夢眡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醫師等官所由設也蓋王之心即天心也王之身即天行也王之左右皆通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一善一惡纖微皆

與造化相爲流通內則徵之于夢有獻贈之灋外則動乎四體有會治之宜明而見乎蓍龜以詔救政主于思患預防非徒卜其休咎而已幽而繫于鬼神以求永貞主于常得其正非徒徼福而已上而垂象于二辰以會天休訪序事遇災而懼敬授人時非徒取必于天時也記曰前巫而後史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之謂歟然其道自有脈絡是以各專其業而不能相通如掌巫祝者不能卜筮善醫者不能巫也子孫一氣相承故凡醫卜天文率多世其業蓋專且久則歷試而益驗誠精而愈明故能有裨于國家也夫卜筮者受命于天以斷國是大祝者達王誠于鬼神示以祈享右故二官雖涉于藝而皆以大夫醫則參天地四時之氣養王躬救民疾故其秩爲上士其他占夢眡祲馮相保章司巫之屬則各司一事故其秩茲止中士此設官之等也自聖學

不明天人道隔人心散而不合乎天下祝等官俱流于術數故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由也荀子云通于天地而不通于人曰伎夫術家各持其說爲專賴此而不知務本非也至于偏見者又以爲理之所無無助于國家之治而可去亦非也孰知周公之禮切而不迂常而非怪也哉○眡期技二音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太史史官之長小史以佐之）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平相去聲○主知天文使有稽憑）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世守天文之變動）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王之大命）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外令職主文書宜有府史此蓋缺文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執灋之官史在府上者其職以史爲事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建邦之六典與夫八灋八則大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大史復掌之者蓋經世大灋冢宰執而行之至其爲書以成一代制作大史執而藏之故大宰者道揆所出也大史者禮灋所宗也且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史臣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也尹灋一定永爲遵守其破灋不信者與守灋者爭是非則攷正于大史刑其不信者以正矯誣之罪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六官二字衍文辟音闢○約劑謂神民地功器贊之六約及大盟約之載辭也掌于司約司盟登于六官大史亦藏而貳之故曰以貳六官之所登也約劑亂謂違約及詐冒王登也辟開也用灋而刑其不信者）

正歲年以叙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此古羲和氏之職也凡生人之道皆用天時以作事二十四氣唯二至二分當天體東西南北之中此天之中氣中氣亟爲歲故其字以步戍爲文取步天者一周而成歲至亥而木長生也日與月每月一會十二會而一周天會時爲朔朔氣亟來年故其字以千禾爲文取禾之成熟爲年也然天體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二時有餘盡天之中氣則三百六十日之外餘六日故曰氣盈六日月之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日大小盡相等一歲無過三百五十四日不足六日故曰朔虛六日也與朔盈虛不齊歲餘十二日故聖王造律爲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以齊之而後四時協歲功成焉序語者若書之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之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于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頒之于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于祖廟而行之所以一正朔于天下也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凡王者于平日無一事不奉若天道故明堂所居必隨斗柄所建及其衣服飲食車旗器用靡不有灋象閏月斗柄無所建之次詔王居路寢之門故閏字從王居門爲文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大卜主卜事大史主定墨也）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七日戒曰戒三日齋曰宿羣執事凡與祭者讀禮書而肄習之協者使安和不生疎失錯也）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尊卑昭穆有恒位存乎書冊故執而序次之）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不知禮者與知禮者爭辨于是乎攷焉而責其不知禮者）○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會同朝覲亦以書先肄習之并執書告王使無失禮）○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下大字音太樂師也○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大史掌其事樂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知其勝負以爲趨避故大師旅使與樂師同車以詔軍將也）○大遷國抱灋以前（若商之五遷周遷東都也大史守國與灋抱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爲立國之基也）○大喪執灋以涖勸防（勸挽歌也防執披以備傾側者執灋以涖匶之行無使不安）遣之日讀誄（遣去聲）凡喪事攷焉（喪葬大事皆于是攷之使無違禮）小喪賜謚

謚所以易名也誄述其行之詞也記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傳所

謂制謚于南郊也故大師職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謚陳其行而謚之大史則于祖奠之時誄其行而讀之小喪御大夫之喪也將葬而請謚于君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名也君親爲之制謚使大史賜之小史往爲之讀誄夫南郊祀天之處言天所命也作之者大師讀之者大史以其知天道也旣謚而必讀于匱者一則以謂死者有知亦無後言質諸鬼神而無憾一則以謂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善者以勸惡者以戒使夫人之知懼也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舍釋通○中以承筭射中則釋之飾以致潔射之禮事並大史執之）

國之大事曰大祭祀也大會同朝覲也大軍旅也大喪也至于射事亦國之大禮大遷國尤國之大變大史禮灋所自出故于此七事曰讀禮書曰執書曰抱灋曰執灋曰抱天時曰執其禮事蓋凡禮事莫非大史所掌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大史掌邦之典灋則與夫禮書當時所行禮灋之書也故朝廷大政事皆得與聞小史掌邦國之志如周志鄭書魯春秋之屬記前人行事之書繫謂帝繫周之統繫出于后稷猶史記所謂帝紀也世謂世本諸侯各自立宗猶史記之世家也繫世旣定則昭穆自辨而凡親疎遠近皆不勞而定此其職如後世之志書譜諜以備徵攷小史所以佐大史故其職之輕重如此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鄭氏曰先王死日曰忌名曰諱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蓋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則吉而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惡避忌亦如地官誦訓之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則出于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于小史之詔耶愚謂以古爲鑒可明得失人君行事倘有不灋以古者敗亡之事言之自知所懲戒葉說良是若所謂諱者記稱周人以諱事神孟子亦有諱名之說鄭說亦通但不當如後人之拘耳小史辨昭穆者以其詳于世繫詔忌諱者以其熟于典故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史讀禮書小史讀禮灋其事相成）

昭穆有定次按書而叙次其俎簋宗廟子孫皆然也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

掌其小事（大喪已下皆國之大事也大史所掌而小史佐之小事若小祭祀小喪紀小賓客小軍旅及燕射亦主用禮灋小史自掌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解見大史）

馮相氏（馮弼兵反相去聲○相猶象也歲月日星辰上天垂象以示人者馮猶稽憑也世主知天文之序次故曰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大歲左行于地歷十二辰一歲移一辰凡周十二舍爲一紀則有十二歲）

（之位）十有二月（日與月每月會一辰故斗柄月建一辰凡歷十二朔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十有二辰（天之十二次合東西南北各有三次合氣各不同者也）十日（十干十日一易蓋五行之氣各有陰陽甲陽木乙陰木火土金水皆如之始于一而終于十也）二十有八星之位（二十八宿東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北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西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四方各有七宿爲二十八分屬于七政角木亢金氐土房日心月尾火箕水受各不同餘三方放如之也十二辰二十八宿天位之體十二歲十二月十日紀曆之數）辨其叙事以會天位（生人之道一順天時以作事聖王治天下不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已故歲之所在可以伐人大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歲之位也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夫月之位也外事剛日內事柔日協日刑殺之類此會合夫日之位也大約如今造曆之濾矣）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鄭氏曰致日月者樹八尺之表四維四中引八繩以正之以土圭測其景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月上弦在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此長短之中亦以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叙正矣故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則陰勝而水日之行黃道內則晷短晷短則陽勝而旱進尺二寸則侵陽而月食退尺二寸則陽弱而日食此日之不得其叙月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月之不得其叙也）

保章氏（章猶文也七政之麗天九州之分星五行之支干與夫風氣雲物皆天之文章保猶守也世守天文之變動以救政序事故曰保章氏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識也記也○天星者經星也占候以經星爲體而七政流行雲物變見于是占之故曰掌天星也鄭氏曰星謂五星辰七政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變動無常而與人事之得失善惡變移于○以下者實相符驗故觀其變動而有以前知其吉凶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去聲○星土鄭氏曰星所主之土也大抵列國各有其星如天市兩垣二十二星河鼓下十有二國之星于地里各有所主也又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大界爲九州每州諸國之封域又皆有分星而其書已亡堪輿家雖有諸國所入之度而非古數今可言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九州之域皆有星主之彗孛客星見于其分而妖祥可得而知矣）○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猶省也陰陽書子鼠丑牛十二歲皆有所省也歲之支干生赴而天下之妖祥可得而知如云甲子豐年丙子旱也）○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氏曰物色也以二分二）

（至觀雲色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豊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命乖別之妖祥疑有脫誤乖字當在和字上○十有二風者十有二月風生于十二方各有主也其所至之風有不齊則天地之氣乖和于此而見因以別夫人事之妖祥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五物者七政之變動也九州分星也十二歲之相也五雲也十二風也有吉凶妖祥豊荒乖和之不同善則詔王脩德以承之否則詔王修省戒備臣救其政事之失如行赦宥黜戎兵與大卜之詔救政同一畏天之意也

大史既正歲年以序事矣于此五物有變動復訪求其序事之不備者斟酌行之如宜黍宜稌之類寔與大史相表裏大約政大綱事小紀微不同耳）

鄭註八風

九州分星圖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通古文作棅取秉執之義耆）○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內史之職謂執國家典灋上以詔王治也下以攷劾天下之政事也出納王命也納臣下之言也○大宰掌八柄詔王馭群臣矣此云八枋之灋者謂何事當爵何事當祿何事當生殺廢置予奪指其目言也執之以詔王治者如此○國灋國家典灋則也國令王所以令于邦國官府都鄙以率作典事者也執其貳以攷邦國都鄙群吏之政事以逆會計盖司會既執其貳而攷逆之矣內史復攷其王令之行否以逆會計之大凡則司會容

有不盡職者乎所謂攷劾天下之政者如此○敘事之灋即宰夫之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但宰夫主敘而進之此則主敘而受之也納下有謨而獻者訪王有問而荅者內史引以白王俾人得自盡因而詔王以聽天下之治從違損益務于用其中也四方之事書監牧章奏也有煩簡不同王不能一一親覽內史取其要而讀之以俟王與宰臣平章不善者得而攷之所謂納臣下之言者如此○策命者諸侯則書之文侯之命孤卿大夫則畢命冏命亦猶後世之誥文內史掌爲之詞士不言者其有命無冊歟制祿者大則分土授田小則若宮正之均其稍食稾人之攷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此本司祿之事故內史主贊之而以方版行之也賞賜者大則司勳之賞地小則玉府內外府之好賜賜予亦內史贊之而以方出之也掌書王命

者凡王之命于臣下㕥內史書之遂貳之者存史館以備稽攷也凡此善則將順而出之否則匡救而納之所謂出納王命者如此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史佐內史者也其職有三掌王之外令也典籍也字畫也○外令者王令下畿外諸侯若徵守起軍旅也以書使于四方事有當以簡書達意如賜盟書也此皆令之行于外者㕥外史掌書之○四方之志若附庸閒田名山大川及四夷海外之所記者小史所掌邦國之志則主王畿與諸侯之國所以不同皇者始立君道者也故其字從自從王言王道之所自出也世傳天皇地皇人皇不可攷矣帝者主宰天下者也其字作帝象冕而衣裳形伏羲以木德王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帝堯以金帝舜以水故易序此五帝而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也伏羲畫卦而始有文黃帝制字而始有書三皇無書後世仰錄其時事之書也五帝之書若伏羲之易神農之百草黃帝之古文握奇與夫尚書之堯典舜典此皆外史所掌之典籍也○書名六書之灋也黃帝正名百物遂以制字故謂字爲名自是而後帝王代作皆有所制人無所適從或遠方之國及四夷亦有文字莫相統一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使書同文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

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數上聲）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治令者冢宰所以佐王而布之邦國都鄙萬民者也灋令者凡爲治之有司所以受于冢宰爲治之灋也從政者即凡百官府爲治之有司也御史乃王侍御之臣執灋之官于冢宰出治之令則贊之蓋爲之參議可否以助其不及也于有司所受于冢宰之灋則贊書之蓋冢宰所授于有司者皆王事也故以王臣贊之事同一家也于凡從政者則計數之蓋人之才行不可以一途取故總計其事而知其賢否因而糾舉之以進退人才也凡此皆所以贊之而非以貳之此王朝之亡所以爲同寅協恭之道也

按御史與內史其職相似但內史掌王命御史掌治令內史攷政事御史但攷其人所以不同後世御史之職益親故戰國獻書者多云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灋在後至秦重灋令人主自與灋官決事疏遠丞相而御史大夫遂與宰相分權矣○澠音免

史者何文書之名也其掌于春官者禮有秩叙史所以制其節文也古文作史从中从又謂手持中而不失孔子曰文勝質則史非貶下之辭以其主言不主行故以爲文勝質之况耳夫星辰麗于天而爲天之文簡書行于世而爲人之文史者則天以立敎故播遐垂後非史弗傳也○大史者掌爲禮書禮灋之宗也故凡攷禮灋者必于此凡大事必執禮灋以往也又主知天道正歲年以叙事在古爲羲和曆象授時之官于天文爲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故馮相氏者在天文爲天柱主推步之事保章氏者在天文爲靈臺漸臺主占驗之事任急

世大史令周禮則分職于二官而其屬之大史氏也小史者所以佐大史而掌邦國之志在天文爲下垣之宗正所以正王牒明宗屬也○內史治主出入王之命令而書之叙復逆而受之古納言之職天文爲尚書及亢宿王之喉舌也因而執國灋及國令而救正于王攷政事逆會計爲外史所以佐內史掌古書及書名猶後世秘書監正字之職在天文爲壁宿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御史者主參議政事以贊冢宰灋令皆出焉及主糾劾百司朝廷耳目之官灋律之宗也聞之師曰御史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內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謬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朝政是非因糾劾百司矣○左右史者主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而老聃爲周柱下史蓋兼掌左右史之事卽天文之柱史在天子寢殿之柱下記其美惡以垂後故以爲名此職始掌于冬官而今亾矣○已上諸官釐爲四職以其然掌文學記載之事而實相表裏故然以史稱夫有行也而後有言有實也而後有文史云史云詞章云乎哉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車官之長巾者以布冪物之名凡乘車兵車多無蔽覆王至尊五路必有蓋翟車五乘皆有蔽及后之五路皆有容蓋此職專掌公車故以巾名）

輿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專掌王及后車之出入）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專掌戎車之正倅）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公車王及后之車也用祀賔朝戎田器也旗物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也等者差其高下謂同姓異姓四衛蕃國孤卿大夫士庶人也叙者次其先後若書之大路綴路先路次路也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至于服車五乘或始命而賜之或已命而乘者亦當辨之與凡會計之事皆所謂政令也）

王之五路（路者行道之名凡王之寢門車馬皆以路貫之取其有章明通達之義也而車則行于道路爲尤切故不著其名而直謂之路焉王之五路皆以木爲質而漆之其有玉金象革之名者以玉金象革飾其木之末若木路則無所飾直漆之而已故有五路之不同也）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斿音留○玉路車之至貴大常斿之畫日月者斿旗幅所垂之縿十二幅故十二斿于旗爲至尊故建之以祭祀唯王得用之其下莫敢參焉者也）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賔同姓以封（旂音祈○金路建大旂青旗而畫交龍者乘之以朝覲會同封同姓諸侯以此錫之左傳萇弘所稱武王封魯以大路大旂是也然觀衮衣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有升無降旂

（之制其亦若此歟）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即道車建大赤旗之赤而不畫者乘之以日視朝封異姓諸侯以此錫之）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即戎車以革纏木末如詩小戎五楘梁輈也建大白旗之白者乘之以征伐封蠻服已內諸侯以此錫之○〔楘〕音木）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音剪○木路一名荐車建大麾旗之黑色者乘之以巡遊田獵封蠻夷鎮蕃等國以此錫之）

（按五路樊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而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旒之數者蓋蒙大常之制旗幅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猶之五服之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天子與諸侯自當有辨也已上天子五路）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用雉羽重疊以飾車蔽后從王祭宗廟所乘也）厭翟勒面繢總（編次翟羽相厭爲飾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也）安車彫面鷖總（安車坐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此特無飾故以安車命名后朝見于王所乘也）皆有容蓋（容車旁蔽者亦曰幢容蓋車蓋也后所至皆當自擁蔽以爲別故上三車皆有容蓋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握〕當作幄○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蠶于北郊者以其出入故有幄）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無飾四輪而卑小用組爲輓人引之以行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也翣即扇也以禦風塵羽蓋以羽作小蓋以蔽雨日宮中所接皆女流故不施蔽幄唯翣羽蓋而已已上皆舊說錫面朱總勒面繢總彫面鷖總貝面組總然

（未詳○已上王后五等之路）王之喪車五乘（〔乘〕去聲）木車蒲蔽犬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鄭氏曰服當作箙〔櫜〕音高○蔽車旁禦風塵者䄠以覆車笭男子立乘須憑軾軾上以皮覆之曰䄠櫜戈戟之弢飾緣也小服當作箙刀劍短兵之衣木車木之本質編蒲草席爲蔽以大皮爲覆笭以犬尾爲戈戟之弢其䄠與櫜皆以疏布爲緣其小服亦以疏布爲之始遭喪所乘也○〔笭〕音陵軾也〔弢〕音滔）素車棼蔽犬䄠素飾小服皆素（〔棼〕當作蕡〔蕡〕幕同○素車以白土爲飾以棼爲蔽以犬皮爲覆笭以素繒爲䄠之緣此卒哭所乘也）藻車藻蔽鹿淺䄠革飾（藻水草蒼色藻車以蒼土爲飾以藻爲蔽以夏時鹿皮淺毛者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之革爲䄠之緣此既練所乘也棼藻義未詳舊說棼謂麻布藻爲蒼繒按下駹亨始以革爲蔽今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蓋以潁麻水草編之以爲蔽耳）

駹車雈蔽然䄠髤飾（〔駹〕尨通〔雈〕〔髤〕〔豻〕音丸休岸○駹車者車之交縫處有漆其色不純雈細葦也以雈席爲蔽以然獸之皮爲覆笭髤赤多黑少之革以爲䄠之緣此既祥所乘也）漆車藩蔽豻䄠雀飾（墨車漆而純黑者藩織竹爲之即葦第也以爲蔽以豻獸皮爲覆笭雀頭赤黑色如之以爲䄠之緣此禫時所乘也○已上天子居喪五等之車）

（按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犬服蓋端衰喪車無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墨車大夫吉時所乘禫亦乘之禮窮則同也其用兵器者古人有文事必有武備始遭喪尤當戒嚴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縵〕膳慢二音○夏翟羽五色夏篆刻轂約爲文而施以五采夏縵畫以五采而不篆左傳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縵即此）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棧〕字產反○墨車黑漆而不畫棧編木名故編木以爲行路謂之棧道棧車素而不漆暢轂可編之以爲營衛故以棧名詩有棧之車是也兵車皆用此主虎士所乘凡有爵之士亦乘之墨車惟大夫所乘而士昏禮主人乘墨車者攝盛故也）庶人乘役車（方箱可載器物以供役者即牛車也已上目民服事五等之車）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良車者車有函牖可以關閉所謂輼輬武帝以安車迎申公又如婦人所乘輜軿也散車若輂輂之類皆不在五服車之等其華飾不陵上之度而大小咸適于用故其用無常也右不在等者之車○〔齎〕古資字〔輂〕〔輂〕音菊璉）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車之出入謂欲用而出用畢而藏歲終總會計其完敗多少命車賜人出而不入故闕而不會其毀敗闕折而不可用者金玉等入于職幣以備他用也其弊壞而材料尚可用者則存之凡出賜毀折不足于常數歲時更造而補續其數則以此共之工費省而良材不至于淪棄也○右會計更續車之灋○〔齎〕音韲）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廞〕陳車〔遣〕去聲○遣車飾明器之鸞車用以從葬者故將葬則廞之于宮行之于道及葬則嘑冢人開墓門而陳之也王生時車有蓋建大常發車無蓋故執蓋從不建大常故持旌也）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匶〕古柩字○小喪共其載匶之車與帷翣之屬○右共喪車之事）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解見上）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夜嘑旦以嘂百官車者王之所資以行故此則鳴鈴以應之答以王將啓行之意亦所以警王無得宴安也）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以數牛馬而可以勝百人之任載多而力不竭所以爲利于是以爲乘車而代徒步之勞以爲兵車而將戎馬之衛人有貴賤則等威不可以不辨戰爲危事則倅貳不可以不備車乃爲器之至急而重者矣是故呈象于天下垣天市則有車肆主制造貿易閣道下則有車府主天子五路所藏畢上五車主兵車所藏氐下天輻爲士大夫之車天之垂象其詳如此周禮特設巾車一職掌公車之政令與路者辨車之等而駕駛之也車僕者掌兵車而用之也冬官輪人輿人則造車之肆也造車與駕車者各司其事王車與兵車各分其職所以志專而事辨巾車兼統之故其秩爲下大夫凡公車所駕之馬則校人所掌者尊以供王五路及王臣之所乘其卿大夫之車馬各出于其采地士卒之兵車大車出于司馬灋之田賦以入治田以田出車馬兵之與農人之與車馬常相連而不離故國無養兵之費民無養馬之弊武備常修而易集所以爲善也○又按造車之費其用邦財甚廣故天子六謂之車府蓋即九府之一也故巾車職云毀折入齎

于職弊與九府相通可見詳見司空義器府下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脫通下通○王之五路玉路已下五者后之五路重翟已下五者車欲用則出而駕之不用則脫而入之傳曰日出而駕日入而脫此駕脫之辨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大祭祀出路出玉路也大喪出路如顧命所陳也大賓客謂朝覲則出金路也會同出金路以革路從合衆亦用兵車也軍旅出革路以金路從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也弔于四方王弁経衰服當用木路以路從者以金路革路從行弔畢而歸不用木路也○已上大事出路之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倅通貳也僃去聲苹音平戎路王之革路也革路以即戎故曰戎路若萃伍之車直曰兵車而已廣車者橫布戰車在古戰灋爲龍虎之陣更迭而戰猶楚之兩廣也輕車者用以馳敵致師即夏官之驅逆使車在古戰灋爲風雲之陣主于翼擊猶後世之跳蕩奇軍也遊車曰闕車陣後遊軍所乘左傳邲之戰帥遊闕四十乘也苹蔽也苹車者或軍行在前

或對敵自蔽或安營爲衛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之類凡此五戎車必有倅以備毀折故車僕掌之）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凡師謂軍旅之事王親將也上文五等革車及其倅故車僕共之會同用金路猶以革路從故曰亦如之也）大喪廞革車（與路廞五路其革車亦車僕陳之）大射共三乏（凡營陳之灋皆以車爲蕃蔽乏亦蕃蔽之事故以其類兼掌之）

車制說二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王旌旗及諸侯諸臣命數之旗者王建大常旗莫尊焉故以爲名即天文星旗也旗鼓爲軍中耳目軍事之旗尤重故參旗九斿象乎參事之下夫事[illegible]以應天所以命有德也車旗聯事故次于巾車）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物旗色及所畫也名大常旂旗旟旐旞旜旌物等名也各有屬謂自王已下建旗于此而各有所統國[illegible]謂師田祭祀會同賓客之事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旜諸言反隼[illegible]允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

（盡日月星于旗者則天之明王者亦人典常之象故曰常也交龍龍一升一降取其變化鳥隼取其摯疾莫敢攖熊虎取其威猛不可犯龜蛇取其捍衛而不犯難凡旗物皆因統衆而用以表尊者故皆取其威武之義若以之辨方位則取象于二十八宿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也其無所統衆則用色而已通帛猶純白即大白也雜帛雜幅爲之以側旆之青色也道車載旞即大赤斿車載旌即大麾色黑全羽析羽皆以五采羽注干干首詩孑孑干旌是也又詩建旐設旄則凡旗旐皆有旌此獨于旞旌言之互文也詳見九旗圖釋）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司常于平日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故大閱則司馬爲主以頒旗物而司常贊之大司馬職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而此言大閱頒旗物者大閱之禮兼乎三時也）王

建大常（巾車大常以祀旗之至尊不以他用大白乃以即戎今大閱而建大常者即記之招搖亦名大常也詳見九旗圖說）諸侯建旂（覲禮曰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巾車諸侯有同姓異姓四衛蕃國之不同而此言載旂者謂自旂而下也）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孤卿大夫士從王而屈故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師都三公采地大都兵將縣鄙卿大夫采地小都家邑公邑兵將州里鄉遂兵將皆統衆而尊故其旗皆有象而建旗旟旐舊說凡有軍旅則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斿音由○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旞大赤也旌大麾也）皆畫其象焉（總結言之）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

其名家各象其號（孤卿大夫師都縣鄙州里雖各有所建然猶恐其相混官府即孤卿而下各書其六官所執事如大師大史州里即鄉遂大夫各書其地之名如云某州某里家則總師都縣鄙各書其主之號如云祭公凡伯則物色各有識別而不相混矣○已上司常所掌旗之名物）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王之旗大常以祀大旂以賓大赤以朝兵車之會亦以大白云各建其旗者諸侯之旗各不同又各有所止之地司常盡敘次之）置旌門（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司常共之而掌舍設之也）○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銘旌設于殯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廞車之旌朝祖時設于遣車及葬明器中所用玆司常共之）○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軍旅田獵王車所設之旌司常建之及大司馬建大常卿遂大旗致民亦司常植之弊之）○凡射共獲旌（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司常共之○已上司常所共旗之用事）歲時共更旌（有司用旌有弊壞而欲更易也玆司常共與）

司常九旗圖說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司馬云每都朝大夫云每國則此亦當云每都缺文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二官掌都家之禮禮莫重于祭故以之爲首都家祭祀致福于國者王命所使爲祭若都鄙內山川社稷古帝王與凡有功德者之在其地或王五服之親祭則歸胙于王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于前所應祀之神令之者宗伯也反命于國者反命于王也家宗人復言反命祭亦如之者有祈而効報祭也○寇戎之事則令其有司保其所應祀之壇域家宗人不言互文也○此官專掌其禮事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但云正其禮與其服文有詳畧耳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貴賤之等（士據下文稱仕則此亦當作仕）

神士者謂明神理而仕者巫祝之類也此亦天地間氣所生世不常有故有即入之不爲定員藝即事神之術其能不同上等則命爵爲貴下等則不命如庶人在官者爲賤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示祇通○猶圖謀也）

天神地示人鬼在天文有常居若五帝座及北辰爲太乙常居鬼宿下天社天稷則地示之居天廟則人鬼祖廟也三辰日月星所至之次舍也凡祀神各有其時與其月日此以神仕者能按其三辰所臨之時日謀猶其鬼神示之居而祀之猶陰陽家祀神之日有宜有不宜也鄭氏曰居謂坐也郊之布席象五帝座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祭宗廟序昭穆似虛危卽國語所謂居以天灋也愚謂居字當含此二義爲備名謂鬼神之名及處依次舍之類物謂鬼神物色及祀物國語神降于莘內史過所謂以其物享焉其至

之日亦其物也凡名物亦以三辰之灋而辨之若月令所載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祀戶祭先脾是其灋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魅通明閉反(禬)音胃）

冬至一陽生祭天于圜丘凡天神屬陽故皆于是而致之夏至一陰生祭地于方澤凡地示屬陰故皆于是而致之人鬼祭于宗廟四時有常祭此專屬之冬至者蓋泰厲國厲之屬人與天合故從天神物鬽百物之精也若八蜡之屬致之于壇墠物鬽作于地故從地示夫于祭天地祖宗大報之後而必祭此天地人物之至神者

蓋宇宙內有是物必有是神故用之而有功則有報賽之禮焉將用而欲求吉祥則有祈禱之禮焉或不得其所而有烖則有禳禬之禮焉蓋以國之凶荒民之札瘥故祭百神以禬之吉凶與民同患也

周禮傳卷之三下

周禮傳卷之四上

夏官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

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太宰政典曰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小宰政職曰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司馬主執邦灋之大者以正天下故曰掌邦政統六師者司馬之所有事聚百物者主令貢賦也正百官正萬民者以正率之莫敢不正也服邦國者僭亂無不從也曰平邦國曰均萬民者服而正之自然均平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

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灋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守于方岳夷狄交侵姦宄竊發王城要害之地守遠近征討之法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遠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

萬餘家以丘甸出軍之灋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可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車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萬民于王門大器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灋皆然也至于大司馬所從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對家都鄙而埜傈之可以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器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

之民在後世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事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耶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灋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况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昔人何不察至此耶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畺可以類推矣學禮者尚詳之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小子之屬）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已上掌固之類）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已上并屬射人） 司士 諸子（司士之類）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方放通相去聲○已上司右之類）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已上并屬大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已上司甲之類） 司弓矢 繕人 稾人（音考○已上并屬司弓矢） 戎右 齊右（齋通） 道右（已上皆戎右之類） 大馭 戎僕 齊僕（齋通） 道僕 田僕 馭夫（已上皆大馭之類） 校人 趣馬（趣清斗反） 巫馬 牧師 廋人（音叟）

圉師　圉人（圉音語。○巳上並屬校人）**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邍音原）　匡人　撢人（撢探同。○巳上並屬職方氏）**都司馬**　家司馬

巳上夏官之屬凡六十三官夏萬物盛長大司馬掌邦政主天下之大事故取象于夏量人邍師制畿封國也職方氏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詔于進賢興功也四者皆政事之大者也政者正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厥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以正百官也九伐之灋正爲國也服不氏而下正及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則有司甲司兵司弓矢馬司馬之乘畜則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之事戎僕主軍之御司右主軍之右射人主軍之左環人挈壺皆有事于戰者也兵莫大于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其國也兵莫大于防微杜漸懷方合方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撢人消患于未萌也司爟主火夏氣也小子羊人主共羊火畜也弁師首服夏象也六十屬使萬物各正品物咸亨之象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九灋脩明天下邦國自是平治非此無以立國故曰建邦國之九灋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制以九等之畿封以五等之國遠近大小各有封疆界限故曰以正邦國此職方量人之事也）設儀辨位以等邦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使有隆殺等級故曰以等邦國此宗伯大行人之事司馬與之通職共掌者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賢而有德者進而用之能而有功者賞以興之則人莫不作起于事功司士邦國三歲稽士任司勳掌賞地之事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平聲。○諸侯各自爲守建以九州之牧立以要害之監然後邦國有所維繫大聖所謂建牧立監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音乞。○爲三軍二軍一軍之制詰察姦慝而禁之所以糾率邦國凡環人匡人撢人皆其事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制其連帥等職各以其所能施以服食等貢各以其所有爲王國所任此亦職方氏之事也）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列國鄉邑皆有簡冊以稽其人民車馬器械之數然後得以用之邍師掌四方地名小司徒受邦國比要之事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灋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安寧而無外患之侵此掌固司險之事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制地犬牙相入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而邦國大小相和此形方氏之事也）

夫畿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綱之舉而可施故爲九灋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爲階故正名分爲先舉賢能而後人心作起于事功故進賢興功次之有王官而後天下之政出于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姦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又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又次之然不能治其相凌害豈協和萬邦之道哉故比小事大終焉此九灋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大司馬所以佐王若如此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馮音平本馬步冫聲也因借爲乘陵之義眚本目病音與省同因借爲省削之義冫古作仌音兵今俗用冰乃凝字○以疆而陵踐乎弱以衆而侵犯乎小故眚削其四面使疆大不獲逞）賊賢害民則伐之（賊賢如遺老失賢賊虐諫輔害民謂掊尅在位重賦多稸有鐘鼓曰伐聲其罪而責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兼前二惡壇者除地之義謂分北其惡黨變置其君而更立之）野荒民散則削之（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削其地以示不能有）負固不服則侵之（恃其險阻不服王朝政役無鐘鼓曰侵權其不備既服即正）賊殺其親則正之（若晉殺其世子申生衛侯殺其弟叔武正治其壞亂者驪姬優施之屬也）放弒其君則殘之（放逐也若季孫逐昭公崔杼弒齊君殘戕也如秋官掌戮辜之焚之罪不容于死也）犯令陵政則杜之（如變禮易樂或僭王號干犯陵越王朝政令此皆夷狄恃疆所致先治其與國使不得交通然後從而討之若桓公伐楚而先江黃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行去聲○君陳靈齊諸兒此鳥獸之行也既誅其人復滅之使其後不得嗣爵）

九伐之序首三節竝諸侯恃其崇高富貴之勢因而不謹侯度陷于剛惡者也第四節荒溢怠惰不恤國事陷于柔惡者也賊殺以上殺下放弒則覆載不容之惡二者皆其國內之亂也不服但不供政役陵犯則至于僭擬二者皆有下王紀之惡也至于鳥獸行者則無復有人道大約惡有六小灋有輕重此九伐之旨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義見大宰）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音鷄蕃音凡）

鄭氏曰畿猶限也九畿四面五千里皆有典籍大司馬以此籍施其政職于諸侯國畿者據王畿內千里而言以此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侯者言爲天子伺候非常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貢男者任也任王之職事采者採也量採所出以供天子衛者爲天子守衛蠻者縻繫之以政敎大行人蠻云要亦要束以文教也自此巳上六服每服五百里通王畿千里四面各爲三千五百里爲中國之九州自此巳外三服爲夷狄之諸侯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蕃者以其最遠故得蕃屏之稱夷鎮蕃三服大行人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

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簡稽鄉民以出兵賦之灋亦大均之意解見井田夫家總論）

[illegible]畋田之政

中春教振旅（中古仲通○兵入曰振旅振收也仲冬教大閱之後仲春而收之示不用之意也）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致民者樹大司馬中軍旗即大閱灋建旗弊旗誅後至等事平列陳若即大閱灋陳車徒斬牲聽誓等事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鐲音濁鐃寧高反○辨者敘正脩明之意路大也路鼓王之所有事）諸侯執賁鼓（賁音奔○

賁即地官鼓人之鼖也從夰字建首盛氣之意鼖鼓鼓軍事諸侯下于王而代其事故執之）軍將執晉鼓（晉鼓鼓金奏晉奏皆進也將戰而用金以殺則擊晉鼓使進而趨敵軍之進退由元帥故軍將執之）師帥執提（猶後世馬上鼓有曲木可提持者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執之）旅帥執鼙（鼙音脾○鼓之尤卑者蓋如後世絡于項下之鼓也五百人之旅帥執之）卒長執鐃（如鈴無舌有柄以止鼓大閱灋鼓退鳴鐃且卻百人之長執之）兩司馬執鐸（大鈴金口金舌以通鼓振鐸作旗摝鐸弊旗二十五人之長執之）公司馬執鐲（如小鍾以節鼓鼓行鼓進皆鳴鐲五人之長執之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且別于都家司馬等之私人也○按兵以鼓進以金退旅帥師帥軍將而上靡不執鼓率軍士以進也故兩司馬而下靡不從之然知進而不知退兵之大忌故卒長執鐃以止鼓蓋指揮雖在軍將而其所執唯主于鼓以進衆故退軍之金屬于卒正此制金鼓之旨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旗舉則作臥則坐令鼓則進鳴鐃則退鼓急則疾行慢則緩行旗居卒間遠則疏近則數㚘見下大閱灋）○遂以蒐田（蒐音搜○春田曰蒐搜取不孕者用之也）有司表貉（貉月各反○肆師職祭表貉則爲位謂立表而祭始田獵者也詩一之日于貉田獵而亦以取貉爲事蓋貉穴居獸貴而難得故田與祭㚘取以爲名也）誓民（誓以無犯田灋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即大閱禮羣吏聽誓于陣前月令司徒北面誓之是也）鼓遂圍禁（鼓者中軍令鼓鼓人皆三鼓也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圍而焚之以取禽）火弊獻禽以祭社（火止虞人植旗

衆皆獻其所獲之禽以祭社其中殺者入于腊人而乾之爲乾豆賓客君庖之用其生獲者則畜于獸人及服不氏以待用此但舉祭社者畧言之耳）

（右仲春教振旅之灋以辨金鼓爲主）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茇舍農民夏所居田舍也軍行在途夜有草止之灋故以爲名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皆如振旅）○群吏撰車徒讀書契（群吏師帥而下也撰差擇飭具也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即八成之聽師田以簡稽也）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凡兵司徒帥而至

（術遂若甸稍若縣都皆其有司以率之鄉遂則以州里名野則以其甸稍之邑名縣鄙都家則以其主之號名各有所抵也至于司馬合其卒伍則陣有八門門各有帥帥即以其陣之門爲名民各屬其門之下焉如云東門師帥某卒伍軍係某州里人或某甸稍邑人或某縣鄙都家人也）百官各象其事（如掌次掌舍師氏保氏大師大史環人挍人條狼銜枚等六官各有職事以從王于軍者則象其事以爲名）以辨軍之夜事（號名既定出戰則從其軍帥在營則從其有司其有執事者則從其官夜則聲相聞即以書契之所讀者以爲呼召所謂辨軍之夜事也）其他皆如振旅（謂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遂以苗田如蒐之灋（夏田爲苗除害故曰苗如蒐之灋者表貉誓民中軍令鼓之類也）車弊獻禽以享礿（礿禴通○夏田不用火羅故止言車弊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然後百姓田獵此車灋也竝解見田僕車止虞人植旗衆皆獻其所獲之禽以爲宗廟之夏祭）

（右仲夏芟舍之灋以辨號名爲主）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秋分後霜降天氣肅殺故以治兵爲名）○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按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正與此同孤卿建旜大夫建物旜物皆不畫以象奉王政教之意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皆有所統率故畫異物以取灋象之意與此所載皆不同舊

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軍吏諸軍帥也以其統衆故皆載旗百官即孤卿大夫士也以其有事故皆載旟師都鄉遂兵已屬軍吏已無所將故載旜載物郊野即公邑家邑大夫以其或將羨卒故載旐其大吉如此夫司常于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竝當以之爲準唯安營出戰則其旗灋與此不同詳見八陣灋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蓋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數易以亂之此蓋誤文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事與號者軍帥以門有司以地百官以事與芟舍所辨號名相符書則可以相識也）其他皆如振旅（解見前）○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獮恆褰反○秋田曰獮殺也）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音方○秋田主用網中殺者多羅氏社則張羅襦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謂開一面之網此羅灋也羅止祀四方之神以報成物之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襦音如

（右仲秋教治兵之灋以辨旗物爲主）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灋（群吏司徒之吏鄉師而下也戒衆庶鄉師所謂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兵器脩其卒伍縣師之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也）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除地爲萊立高木爲表示人進止之處五十步表乃大司馬所居去後表百步之半也）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即五十步之表）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旗物即司常于國之大閱贊司馬所頒仲秋治兵復辨之鼓鐸鐲鐃即鼓人所教仲春振旅復辨之至此則大簡閱之也）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旗者期也建旗以期其至期而不至侮慢不恭者也弊旗誅後至者此軍灋之始）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群吏司馬所合卒伍師帥而下也誓若甘誓牧誓及脩狼氏所職謂大將之戒令也）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㊀徇恤運反）（凡用大衆大將誓以出師之意并告師衆以所當禁戒者于是斬牲徇陳行而示之不用命者如其牲蓋軍令不一則無統而衆亂故軍灋不用命雖有功必誅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鼙音脾○令鼓蓋擊晉鼓鼙字未詳鼓人皆三鼓兵以鼓進也兩司馬振鐸以通鼓作士氣也群吏作旗凡正旗傔旗皆立車執鑾徒立示將行也○傔音欠）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師帥旅帥擊鼓以行伍長鳴鐲以節鼓于是車徒皆行自五十步表進至後表）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摝音鹿掩也兩司馬手掩鐸聲群吏旗皆偃于是御者步者皆跪）

（旗舉則作卧則坐此作止之灋）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鼓勢前進車驟徒趨者以漸赴敵也自後表進至中表）（鼓慢則緩行急則疾行此疾徐之節）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乃鼓者鼓急疾不暇鳴鐲以節之也車馳徒走者對敵行益疾自中表進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闋音缺○疾雷擊鼓曰戒）（每鼓戒一則車一轉發徒一擊刺戒者作氣使戰闋者不極其力書所謂乃止齊焉是也止于三示敵已服）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鐃卒長所執以止鼓者及表乃止自前表退至中表也）坐作如初（如初者三鼓摝鐸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旗卧則坐舉則作退軍亦有節度如前○以鼓進以金退此進退之節已上仲冬教大閱之灋）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植旗于左右以爲門軍門曰和師克在和也）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以次第出和門）○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門之左右各陳車徒使有司平叙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凡旗常居一卒之中百人悉聚于旗下可以知部曲所屬因而分其所屯之地凡設圍之屯前後錯居相去百步此疏數

（之節亦奇豆之意也）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者人在車前以爲輔車爲主者車在人前以爲衛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驅逆者驅在外之禽趨于獲遂脫走之禽反于圍此但設之至百姓畋獵然後用也分毛地以蹤數巡人車之險易設驅逆以期大獲此皆田之要務已下皆爲田事）有司表貉于陳前（見前裖旅）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銜音咸○鼓動而軍作鼓行而軍行一如前大閱旗鼓作止之灋）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大獸公之者百姓先公後私之意小禽私之者人君與民同利之意詩獻豜于公言私其縱意亦如此○豜音肩三歲豕豵音宗一歲豕）獲者取左耳（亦如軍灋之執馘也○馘音國）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駴戒通譟恤告反○田獵盡其所禁之處獸益多而竆迫于是鼓益急疾車上與步卒皆大呼候大獲而後止）徒乃弊（冬田用衆多百姓竭作故以徒弊言）致禽（虞衡植旗甸祝致之也）饁獸于郊（饁音葉餽也○至郊而索享百物以獸餽之）入獻禽以享烝（入國而爲冬烝之祭）

按師田之政聖人所以仁義曲盡而有國者之至急務也安而忘戰則危無事而教殺則不祥是故因田以寓軍灋蓋夷狄寇賊如禽獸禽獸害人如寇戎故教戰而繼之以田也田而必先教戰者不用不教之民以戰也○仲冬教大閱閱簡也大簡閱其軍實農隙而可以大用其民蓋行之非一故傳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三時農亨方殷非不用也但可一爲之冬則農工已畢故曰大閱其禮爲特備其行嘗不一而三時之田皆以是爲準爲三時田灋非有畧也于冬述之不復重出耳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仲春爲一歲教戰之始而曰振旅者爲仲冬大閱之後將收而藏之藏之以禮則用而不忘故曰振旅者反尊卑也反尊卑也者出則壯者在前老者在後入則反之所以明尊卑長幼之序也其田之名曰蒐蒐之爲言捜也爲獸方孳尾捜取其不孕字者故孕者雖獲而不獻也茇舍者因間草宿止舍之名仲夏講武而曰茇舍者夏則百姓畢出郊野以治田夜則止

宿于草舍恐有非類之侵故取名于茇舍獮氏春令爲阱擭亦此意也其田之名曰苗夏苗在田故除禽獸之害苗者蜡之迎貓迎虎者謂是故也四時皆治兵而秋獨專其名者爲仲冬大閱之始故以出兵爲名也其田之名曰獮獮之爲言殺也秋氣肅殺順天時以裁物之過也○旗鼓號名者軍之耳目教戰莫此爲急四時之田靡不用之春而辨鼓鐸等器鄭氏謂象雷發聲故以辨其聲爲主亦猶攷工記云冒鼓必以啓蟄之日也夏而辨號名之用者夏主夜宿夜戰聲相聞故以辨號名爲主也秋而辨旗物之用者秋氣清明物色莫辨于秋故以辨其色爲主也用之者四時皆然不可有缺也辨之者三時各專其一則習之審也○其田之灋有火有車有羅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春而火止故春以火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秋而始羅故秋以羅言四時非

六軍大會

大師

不用車也夏無火羅之用故單以車言冬則兼而用之故言及所弊百姓竭作因以徒弊言也○聖王之于祭祀也必有資于物故其于禽獸也非獨去其害亦所以資其用故田之後必終之以祭四時皆有宗廟之祭禴夏以迎來烝冬以送往錯舉其盛者也春秋皆祭社獨于春言者土方施功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聖人之于禽獸不得不除也而必有其名不得不用也而必以其禮且物之害人常也故四時之田有定時人之害人無常也故爲之備有急則移而用之耳實教戰也而不以爲名若無形也而實藏其用此師田之政所以爲仁義曲盡也○學音自獲音話獮古獮字又作狝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大合軍者合聚軍衆兵車之會也行禁令若葵丘五禁及令貢賦救無辜如救圍救伐興滅繼絶伐有罪即九伐之灋以此三者而後合軍否則不爲徒會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戒令即軍灋也）○涖大卜（用兵必先于卜司馬灋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主謂遷廟之主載于齊車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祝奉以從軍器旗鼓戈兵之屬殺牲取血塗之）○及致建大常（即王之大常畫北斗其上者按巾車）

大常以祀大白以即戎今大師而建之者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舊説解云即北斗第七星名搖光者以其杓尾用以指十二方軍中貴于指揮故以取義非畫日月之大常也若兵車所建則仍用夫大白而已王都之衆皆王之親兵王親御六軍則司馬爲王建之若司馬居中軍則代王之將且有社宗故亦得建之以其旗之至尊故稱大也餘詳見九旗總釋

比軍衆誅後至者（比上聲○比其軍衆之在否而戮其犯命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對敵交戰時親巡陳後恐有疎虞以致蹉跌及𦖞其事機以爲變化其有）

功辠者因而賞罰之與安坐城壘而唯遣師出戰者異矣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司馬灋曰得意則愷樂愷歌勝軍樂也樂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入聲喪冠也）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士庶子之死事者司馬相王親弔勞之）

此大司馬于用兵時所掌始終節目掌其戒令者凡師之進退遲速然大司馬掌之君不得而與也涖大卜者眡其吉凶以爲行止也釁主及軍器助以生氣使之神也建旗辨旗齊其衆也巡陳眡事者戰危事與衆共之也師有功獻于社后土之神助有道而立功也執律奉天討也秉鉞所用以勝之器也厭而奉主車軍敗以喪禮處之也王弔勞士庶子者嘉其忠爲衆勸也雖大捷必有橫罹鋒鏑者人人死戰斯無大敗之衄矣

大役與慮事（與去聲○慮計謀之也）屬其植（植築城楨也屬謂分任）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要者功程之簿書事成攷之）

大役任衆屬軍禮故經營其事而爲之者司空大司馬與其謀賦之丈尺而使分任之者量人大司馬主其數

（執其要簿而攷之者糾師大司馬行其誅賞）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會同賓客作士從諸子會同賓客作群子從故司馬帥之而掌其職事之戒令）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者王將祭射于澤宮以選士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大司馬主射正故合其耦卿已下其射以合之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少牢篇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膴祭于其上司馬主進之祭祀授尸祭賓客授賓祭也）

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平謂正其服佐喪祭遣奠也馬牲夏官所有事也）

（按乾爲馬屬天官羊犬畜屬夏官天官總贊王牲無所奉馬乃司馬之所有事故主奉詔馬牲而羊則特設小子一官以掌之也觀喪祭奉詔馬牲及以司徒奉牛牲司寇奉犬牲之例推之則大祭祀當奉馬牲蓋互見矣）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祭祀饗食羞牲魚授祭會同率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射合耦大師掌其戒令涖大卜釁主及軍器比軍衆巡陳賦事大田戒衆庶掌畋灋大喪平士大夫此皆大司馬之職也其七事之小者小司馬專掌之）

司馬職掌大義

子組行司馬補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已上三官職掌缺）

（按軍司馬者軍中執灋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騎軍之戮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

（輿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爲乘載止則以爲營衛戰則以爲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雜次不齊也）

（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灋凡軍灋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死行列故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然奏而無罷敝之虞矣凡行陣之事多于車而輿司馬爲上士者蓋輿皆士大夫所乘而行則兼夫貴賤且車以爲營衛亦先爲不可勝之意也）

（按易大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也于是雷雨作而物與無妄此天之政也王者奉天討罪救民水火之中如雷霆之威如時雨之降天下之政莫大焉司馬所以稱爲夏官也粤稽虞廷兵革罕用分掌于六事之人而未有專官中古防患深遠故特設夏官掌政而專之）

六師然觀夫職方險固等職皆主于控制四海之大端治亂者以不抵于亂爲務也兵甲弓矢等司必先于自衛用兵者以不可勝爲貴也大僕等官以通達上下司士射人以辨論官材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域乂安進賢興功爲先也以至天子侍御僕從輿服鑾駕靡不統爲而皆主于格王正厥事者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言兵者率以謂武人之事而治平尚文則每輕之殊不知吾民非此則不生國家非此則不安聖人制兵之始其原出于天地生生之心而已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以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以用兵夫豈勇夫桿卒撫劒持戟之云故苟有一毫功名利達之念即逆天地好生之心尚可與議周公夏官之旨哉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斯得之矣或疑大司馬當申明軍灋而周禮若缺然何也蓋八陣之灋始自黃帝歷

代相傳不廢大公推而演之自有成灋亦如禮之有儀禮筮之有周易有事則舉而用之故此自不得而詳耳

愚因述風后握機經傳爲翼傳之一以爲用兵者致焉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大司馬主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之治故司勳屬焉）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六鄉無閒田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六鄉字誤當作六遂）

高爵厚祿所以待賢人者至矣而復有所謂賞何也大宰曰予以馭其幸司士云唯賜無常蓋有功而獲上利

功

國爵祿不足以盡之或賜之貨賄則王府典婦功所掌或賞之以地則載師所謂賞田蓋地掌于載師而灋掌于司勳言灋者地有差等功亦有差等故等其功而賞之也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一貫三才曰王王功者若古帝王之佐裁成天地之功也國功者若伊尹之不私其君后稷之不私其子唯以計安社稷爲事也民功者若后稷教民稼穡而民不阻饑契爲司徒而民成有功德于民也事功者若禹之治水夔之典樂伯夷降典爲其事而有成績也治功者若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之保釐東郊爲政而有治平之

功也戰功者若師尚父之時維鷹揚韓信之戰勝攻取也六者之功周公以義定爲六字今以字書攷之勳功勞力皆以力爲主以人致力所爲也從熏言有大功者光烈烜赫也從工爲功以運籌如工也從營省爲勞以經營而力殫也力者竭力無餘之意庸事也民功主事故曰庸多者有餘之意武不可黷故謂戰功曰多此六事相比第爲六言而有定然功勳勞字亦有通用如云勳勞策勳之類不必拘也已上等其功大小之名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銘之爲言識其名也大常王之旗生則識其人之功于王之大常君牙之命所謂紀于大常是也又古之有功者銘于宗彝彝亦謂之常二者其兼用歟冬祭曰烝祭于大烝者配享廟廷盤庚所謂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也又月令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亦祭有功之事也銘之以示著存于心祭之以示報功之無窮皆司勲告于王而爲之巳上報大功之禮

大功司勲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司約掌治功之約天府藏邦國之治中內史出王之賞賜其貳則司勲藏之蓋如事勞而時有劇易戰多而敵有堅脆不可以豫定但當視功之大小以爲賞地之輕重其政令皆司勲掌其貳以爲節量之方也巳上賞地（輕重之政令）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國征（征一作正）

賞地不止于王臣諸侯有功而慶以地者亦在其中賞地必閒田故物受之者止可以當下等再易之地三分而食其一蓋如上地之賦則民不堪田將棄而受之者無益矣加田者萊田也荒蕪之田儘民開墾無賦役之征庶地闢民足而國自富于下必至民稠而地有限然後分受于民以息其爭奪耳後世墾田未幾而遽徵其稅田卒汚萊皆因見小利而不知大利故耳此句因頒地之濫故類及之巳上賞地征斂之濫

馬質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馬質掌質馬（質者平成之義謂平其馬價而成其交易也）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駑音奴賈價通○馬之等一爲戎馬二爲田獵三供兵役馬類雖多而唯此三者可以通於上下之用其貿易爲最多故以此量之使皆有物色價直也）綱惡馬（馬有遷駕破車而其才可用者則以索綱絆而馴習之制其奔踶之性○遷音倅逸也踶題第二音）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受馬於有司者丘旬之民及凡民買圉人之馬也未及旬而馬死病有未賣之前也故依原價而償與之過旬而死先不甚病任之過其任也故使之入馬耳依其色而償之不足于原價兩分其災也二旬之外則死無所病買者之過故無所償聖人大公之心雖小事亦無不得其平也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行音杭○及行謂始當駕者任之以物使之致遠因而知其所載之輕重所行之遠近然後可以齊其行等隨所任使而不偏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買賣馬有爭者馬質掌其事故聽之）禁原蠶者（易大傳曰乾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至四月純乾卦氣而蠶功告成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原再也禁再蠶者恐傷馬也）

校人所掌皆公馬也其名物教治委任責成之濃詳矣然鄉遂公邑民間之馬甚多也故復設此官以統之馬量三物以定其價綱惡馬齊其行以教導之禁原蠶以蕃育之此皆所謂馬政也至[illegible]有豐耗王馬不足則

貸于民有餘則賣之及夫民閒之賣粥者故有受馬有司之例與夫馬訟之聽而以馬質命官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馬掌邦灋凡言灋必以度言度者丈尺之謂事之灋則必起于度數故量人屬之夏官也）

量人掌建邦之灋以分國爲九州

（制畿封國邑夏官之事先言王國以之爲則也州古文作州象水中可居旁有二水爲界故凡界限而可居者皆謂之州非必海內之九州及州鄉之州也分國爲九州者國中畝大之道縱橫各二則國中之地界爲九區若井字然故曰九州也）

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內城外郭王后之宮前朝後市其道路溝渠門巷皆有縱橫廣狹之度數若攷工記匠人所載是矣不曰王宮而曰后宮者主有前朝五門所居止于路寢后所居有六宮之衆宮室爲多故以爲言然亦總曰王宮故又名王之北宮也王國旣定五等之侯國三等之采地順是以降而爲隆殺焉皆量人掌之）

營軍之壘舍（壘軍所屯之壁舍士卒之居）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夫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灋中軍倍于四正以爲提挈弛張四正倍于四隅以爲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爲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辜以行罰畧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多無所加少不可損者也但軍行衆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苟地餘于人則營陣空疎人餘于地則衆迫促故量地之廣狹可以知容衆之多寡因衆之多寡以爲營壘之大小握機經云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邦國之地有方圜山川之廣狹天下之涂有曲直支湊之遠近並書而藏之若封國慶削巡行征役皆于是乎攷之以量人主長短之數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膰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膰一本作燔竁昌絹反○儀禮獻尸以燔從獻賓薦脯醢數量者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其多少之數長短之量又如大行人所掌賓客饗食之數也竁穿壙名器之祭與竁而納遣奠之苞筲亦有數並量人制之以其主度量爲職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斝音假○宰字義疑舊說大宰攝祭非也王不）

（與祭則宗伯攝位大宰無攝祭之禮按鬱人職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此宰字當作大○舉斝卒爵者謂尸嘏王而二官共飲其卒爵也歷謂更歷飲之非一人餘見春官鬱人）

營國九州經緯圖

營軍壘舍圖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主用羊之禮事）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主共羊牲）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殽謂饋食獻熟體解骨節析而爛之以酳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盛者也）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珥并傳刖衈玆音篋　祈并傳訓鐖玆音期）

周禮祈珥之文非一春官肆師職曰及其祈珥秋官士師職曰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沈辜舊註云釁禮之事愚以謂非也此蓋用爲盟詛之牲耳嘗觀戎右云盟則贊牛耳桃茢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故知盟則割牲取耳珥之謂也又司盟云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蓋殺牲以祈明神祈之謂也此三節爲可徵若釋之爲釁則如小子羊人既言祈珥而又言釁不幾衍文且犬血能殺陰靈廟以聚祖考之精神苟以之而釁廟及器不幾于散祖考之神乎故六畜惟牛羊雞豕可以爲釁孟子牛何之將以釁鐘以羊易之雜記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未聞有釁犬者故犬人亦未嘗有釁之文也若盟詛則六牲皆用之故如司右之贊牛耳羊人之祈珥犬人之幾珥又史稱刑白馬而誓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私盟左氏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詛射潁考叔者是知六牲皆可用也舊註又以毛牲曰刉羽牲曰珥愚亦以爲非也蓋毛牲則有耳故珥者殺毛牲之名社稷大神故謂珥于社稷羽牲但取血以祭曰祈五祀神小故謂祈于五祀也若祈珥之文經傳參用不一其用祈者取祈神之義用刉者以刀殺說之義古文別作幾从血誥幾聲今用幾者鐖之誤其用珥者象牲耳在王敎也雜記作衈從血或借刵從刀割耳也亦通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沈謂貍沈祭川辜謂疈牲以祭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候祥禳災飾其牲釁而牽之也）釁邦器及軍器（邦器禮樂及祭器之屬軍器五兵鼓鐸之屬釁之者一取其堅一取其神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大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屬于小子者羊外柔内剛很不從人牽羊者當其前則不行故以之徇不用命者卿子冠軍誓于軍曰很如羊貪如狼者斬之亦此意）

祭祀贊羞受徹焉（大司馬羞牲魚小子贊助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小子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音漬○羊所共莫重于祭祀賓客飾羔小祀也割羊牲大祀也曰飾曰割亦互文灋羊饔餼牢禮有灋者祈珥沈辜侯禳釁

（常享共羊人共之積義未詳舊說實柴焚燎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牧人無牲者或朝會之年用羊之多或羊遭疾疫而衰耗也羊人之屬有賈二人使買于民間而充之）

羊火畜故屬于夏官羊人掌羊牲者但主畜養及宰殺耳其肆解割烹豆實皆小子掌之蓋知禮儀者也及夫用羊以爲釁衈釁徇陣皆非羊人所與故設官在羊人之上且兼贊司馬之羞有司之徹皆小事也故以小子名官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音貫○火南方之氣而盛于夏故夏官特設司爟之官）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火之政令則專行之如下文所言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內音納）

火之氣行于天其質藏于地之木石其用則司于人故以寒暑之大分言在天文大火之次於星爲心其出也以夏正之三月而伍建乎辰於時爲暑其入也以夏正之九月而伍伏于戌於時爲寒而凡水旱災祥于是生焉以四時之木所生言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木氣之盛棗杏木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木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黄得中央之色而人之資于木以火食者疾病壽夭于是生焉四時變國火者鑽燧改火以爲飲食之用依歲氣而無使亢不及所以救民之時疾也季春龍見出火季秋龍伏納火先儒以爲當有祭祀之禮者良是而凡百工之範金合土者靡不因之以爲作息所以順天之道而無水旱火災之流行也至于出火內火之時又因而施火令即變火出納等禁也○禁與令不同夏屬火故掌脩火利之令秋主刑故掌除火害之禁義各有在也

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祭祀則祭爟者報其）利物之功國失火則有延燒之禍其不謹慎當戒野焚萊則失田牧之利其放僻當懲司爟主火故司其事也

枚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爲水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大旱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內火也水有藏啓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休息啓之以發沉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大過則血行不及而百疾作故治疾者多以滋陰降火爲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于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雷水雹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寔陰助陽爲貴司爟凌人皆此道也周公設官言火非一司爟于夏所以裁成火之道司烜于秋但取火之明以爲用餘則脩火之禁而已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掌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令民可守以爲安者）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天下險要之地及畿內設險以守國者司險執其圖要而已周行天下者其徒爲之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王畿千里四面封疆之境地廣而遠故官吏之多其士以八人者蓋四正四隅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凡士之能爲環人之事者其數不可拘此官特掌其人故有定員史二人者掌其錄籍徒十二人以給六人之徵令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渠字義疑蓋既云溝池不當復云渠也司險云設國之五溝五涂樹之林以爲阻固則此亦當云樹涂或是衢字聲相近而誤）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材謂藩落之材出于山林器謂塹築之具若貫搢之楨幹）（凡建國宮城之外爲官府百族所聚則有城以爲之衛附城爲民居復有郭以爲之輔城郭之外皆爲之溝池暴客無所容足溝池之上爲之衢以通行樹之林以爲阻戎馬不得馳驟然後王公得以安其居焉然有其固而無其守猶無固也于是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各有信地無得失守設其矛盾旌旗以聳瞻聽備非常然苟不恤其私安能統手以爲守乎故必給之財用量地分之供其饍食計功均之凡材器任于萬民而用之蓋士卒無他業所以能責其致死弗去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灋于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于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無以捍

患而集事故爲通融之灋以其有餘而贊其不足國有司者掌甲兵財用人民之官也與之參議斟酌協同帥之在此必不得已而後資于彼在彼必有所餘而後可濟于此必掌固主之不敢私有所通也○此通守之政）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戚解見鼓人）（有其守而不巡之猶無守也故城郭之守必晝夜不離其局而守吏于晝夜各三巡之夜三鼜者亦以爲三巡之表號一以驚戒衆庶也○已上王國城郭固守之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與其守灋皆如王國○比都邑固守之灋）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竟疆界所止之處國之竟爲近郊近郊之竟爲遠郊遠郊之竟爲野每縣都亦有郊野封以爲之界溝以爲之限溝上有涂以爲行其封涂之上樹植以爲之阻固民皆有職者謂有世守之民則不至于頹夷消落也山川若殽澠成皐漢水濁河及凡高下自然之險爲守者當因之不必計地里之廣狹而别爲其難也○此國郊固守之濬○澠音免

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言之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故周禮設官掌固主國都至

于郊掌疆主王畿之境司險者則自王圻之中以至于九州之內無不有以守而達之司馬摠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實攻守大計三官所以竝屬于夏官也固者人工所爲致力爲難故自內而及外以漸而設險者地利自然守之爲易故先遠而後近以漸而密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周知山林川澤之阻則可以控御侯國又名山大川不以封也達之者使合方氏達之刊闢其山林津梁其川澤有事則守之以爲固所以待暴客無事則達之以爲一所以便行旅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王畿之內畎畝之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于通水而已即有沮洳之阸徑畛涂道路非止于往來而已即有曲折之艱涂而樹之林非止固其土而已即有蔽遮之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所以爲善故盡東其畝唯子戎車是利此齊所以責晉也守禁者溝涂樹木皆有守者而有厲禁不得伐損也達其道路謂脩除荊棘設橋梁使無阻塞不通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國有故解見宮正遮迾閉絕要害之道使其胥徒之屬帥其民以守之無節者不行有節則達之

掌疆（職掌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賓客各有所來之方所由之道候人分而掌之道治謂在道迎賓客之事禁令謂禁止奸濫及來之不以禮者設謂選儁捷士卒詩彼候人荷戈與祋是也方治謂四方朝貢訟獄之政事掌其迎送以防暴客凡此皆候人之責也○職與秋官之環人職方氏之懷方氏相類然環人主於道賓客環衛于館合秋官禁戒之事此則掌道治護衛于行道夏官武人之事懷方氏主來四夷之人其職在畿外此則主畿內所以不同○祋都律反

環人掌致師（將戰而先犯敵折馘執俘示其必戰之志）察軍慝（軍士陰懷異謀將爲不軌伺察以告）環四方之故（姦執發覺及疑獄未明之類使周旋幾察）巡邦國（無事之時亦使之巡視防患于未然）摶諜賊（摶諜音博蝶○敵國反間爲國賊害者摶而執之）訟敵國（與敵國爭論曲直若齊國佐楚屈完如師也）揚軍旅（揚如鷹揚之揚謂壯耀威武以示敵俾之奪氣而怯懼）降圍邑（負固不服以師圍之圍而不屈能出入其所守之中而卒降之若宋華元登楚子反之牀而語之者）

按環琢玉名規二玉以相連周流不窮者也此官所掌若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摶諜賊皆周行無停畱之意又環反也言往而復反也此職若致師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于戰事往而能反故以環命官夫士卒

以必死爲名取其致身之義此以必反爲名取其驍勇之義也凡此皆非經常之事必跅弛異等之士而後能之不可以常灋拘不可以常禮待在大將左右以備一時差遣自有不可少者故特爲命官其本末具舉者與

又按候人雖主迎賓客而亦主禁其不當入者環人雖主戰事而亦主環四方之故故並屬之掌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苦結反）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畚音本大衆所集號令不能相聞有事各以其物爲表則令諸而趨疾于事爲便壺所以汲水故令井以壺行以守焉爲事止則卸車解轡以舍爲安故令舍以轡畚以盛米故令糧以畚挈之者各縣于所當受之處使士卒望而知之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欜行夜所擊木軍中戒守貴嚴聚者衆人之稱勞逸貴均故次序之初喪哭不絕聲故更代而哭曰序曰代須縣壺乃無差忒鄭氏曰以水守壺者謂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冬月水凍漏凝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之而沃于漏也）

按壺承水器瓦壺以汲水民間通用銅壺以爲漏刻古今灋器也朝廷朝夕之禮及國家大事與夫民生日用

非此無以知其時刻在天文爲下垣之漸臺故設官專董其事而軍事嚴喪事遽故特舉以見例軍井舍糧三者以其刻期之事故無掌之以其爲灋度之事故屬之夏官又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不能晨夜不夙則暮序云罪挈壺氏之不能共職者蓋天子備官故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于挈壺氏微有不同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司射事禮灋之官）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按服不氏主服猛獸射鳥氏掌射鳥皆司馬兵家之事也羅氏掌羅網捕鳥離爲網罟也掌畜掌養鳥夏爲南方在天爲朱鳥也故四官丗屬之夏官射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故國之公孤卿大夫射人掌其位而主詔告擯相其灋此與司士正朝儀之位聯職但彼主在朝專掌其位此則主射事兼掌其灋也三公師道而不臣以璧爲摯與諸侯之享用璧琮同餘見大宗伯諸侯在天子之朝則當正臣禮故皆北面）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諸臣于祭祀賓客大射凡公家之事不可以無統射人掌其教戒禁令而行詔告擯相之治達者鄭氏曰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于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也射人掌之此亦與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聯職但彼止于士而已）

以射灋治射儀（射灋謂耦侯獲容節正之數及凡射政也射儀謂升降揖遜禮樂之節也以其灋而治其儀此司射所掌也）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一本作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正音征　貍音埋）（藝能相同則比而合之以較勝負六耦十二人三侯三十六人凡射必三周共一百八人諸侯四耦二侯射三周四十八人卿大夫而下三耦一侯射三周十八人也侯以布爲之矢之所至以此爲候故曰侯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謂以皮而飾侯之側因取名焉以示服猛之義也三侯者虎侯王與其偶所射熊侯諸侯與其耦所射豹侯卿大夫與其耦所射也獲者射中則服不氏舉旌以唱獲也容卽乏也設于侯旁獲者居之以觀中否所以容獲者故曰容也每侯皆有容獲故王三諸侯二卿已下一也騶虞已下樂詩也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灋也采蘩樂不失職也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正者侯之中所畫以爲的者也天子五正外玄次黃次蒼次白中朱攷工紀所謂張五采之侯則

（遠國屬此諸侯朝會賓射之侯也諸侯損玄黃下于天子也大夫士唯朱綠降于諸侯也王以六耦而下王朝之射灋也諸侯以四耦射于其國之灋也大夫以三耦射于其家之灋也士無臣祭無所擇與其友行賓射之禮則以豻飾侯亦大夫也諸侯而下因王禮併及之○已上射之禮樂器數）

若王大射（攷工記所謂張皮侯而設其鵠則春以功也解見天官司裘及鵠正圖）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鄭氏曰貍善搏物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者灋之○按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然後射人等張侯去侯者未射時獲者負侯而去故射則令其去侯而居于乏也）立于後以矢行告（射禮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之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則曰左方右方使續射則矯正之也）卒令取矢（射畢令射鳥氏取矢）祭侯則爲位（大射禮司馬正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獲者祭侯之右个左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立卒爵是也）與大史數射中（數上聲○許數衆耦中侯之筭也大史與射人共司之）佐司馬治射正（正政通○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也司馬所主射人佐之○已上大射所掌事）

鵠正圖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射牲者上古六畜未擾之時必射以祭後王于祭祀猶親射其牲所以存古者始佃之禮且以致親敬之意國語所謂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也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射則射人贊之）○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所事作大夫爲上介命士以上爲衆介不使賤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清貴反○大師王出征伐也王乘戎路有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皆有倅正車已有定員其倅則作命士已上乘之謂居其左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賓客還卿大夫從王見諸侯或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大史主協禮事故射人戒大史及大夫爲介于諸公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苛音何○僕人大僕也遷尸者檀弓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掌事者王崩卿大夫各有執掌射人作之廬有本服親疎及貴賤宮正授之射人比之也○已上掌七事執事之人）

（按射人之事莫大于司射事而兼正諸侯諸臣之佐國之大事主其戒令詔相治達者每大事不可以無統率也作其卿大夫者凡執事不可以無選擇也大師令有爵者乘王倅車者凡會同軍旅車之羣右以掌擊刺者司右主之羣左而司射者則射人主之使衆倅車所謂乘君之車不敢曠左是也）

（記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故古者于大祭祀擇士選諸侯必以射一以助祭一以得賢一以命爵莫重于此故曰大射其次與諸侯來朝者射曰賓射與）

（朝臣射曰燕射合耦于大司馬飾中舍筭于大史張侯于服不氏贊弓矢于大僕小臣而其專掌則于射人云○舍音捨）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祭祀所需若狼熊之頼在簿正之內者田獸所生擒而可畜者則養之于此以侯不時而取之也）賓客之事則抗皮（抗坤浪反舉也○聘禮庭實有虎豹之皮貴其文且示服猛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射侯共于司裘張于射人而服不氏掌贊而張之又以旌居乏射中則舉旌以唱獲言已得獸）

（養猛獸者貉隷所謂掌與獸言也共猛獸者其所有事也此其專職抗皮舉獲旌者玆取其有服猛獸之義也）

（字書不字作不鳥飛高舉不下也官以服不名者謂服天下之不服者也夫周公相武王誅紂既已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矣召公之訓曰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此復養猛獸而教擾之何也蓋東北之夷曰貊四夷中之至順者周人世居西土其服最後故周禮設官以之隷役于服不氏既取其化被之廣又以其能與獸言而教擾之亦育萬物者之所當知若曰夷狄禽獸雖有不服王化者匪服猛獸之貴蓋服夷人之貴所謂教擾者特因其能而器使之故以服不命名也然止于下士二人其與後世虎豹之圈牢異獸而會人肉以供耳目之玩者異矣○貊音陌同貉非）

射鳥氏掌射鳥（鴈鶴鶩雉鵠鴞之屬）○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音區鳶音玄）○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幷夾取之（矢著侯之高處人手不及則以幷夾取之制如剪長柄用以鍼箭司弓矢所共幷夾是也）

（鳥之可以養人者膳羞所需也掌射之以供于膳夫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皆當尚爾烏與鳶每集人居而鳴噪以弓矢射而敺之此二事射鳥氏專職國之射事掌取矢以其所有事此兼職也）

羅氏掌羅烏鳥（卑居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襦音如羅之細密者蜡建亥之月）中春羅春鳥（鄭氏曰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也）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王制豺祭獸然後田又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月令九月豺祭獸蟄虫咸俯于是可以火田圍取禽獸故用羅襦也二月鷹化爲鳩鷹疾者化爲仁慈故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助老人生氣也因以羽物頒賜羣臣蓋自此順生氣而不殺頒禽自此而止也）

（陳氏曰天子之于老其所養者三貴胄謂之國子故貴而老者爲國老賤者謂之庶人故賤而老者爲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異記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者老者則總三者言之）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

所獻之鳥（畜音旭）

鳥之待人而養者鵝曰舒雁鴨曰舒鳧以其似雁鳧而飛之舒遲也鷄鴿亦待人而養蓋初皆飛類但以其不能雋絶每爲異類所侵乃依人而生後遂爲擾畜與野鳥不同也鳥得其養自然蕃息其栖宿飲啄受人豢養皆可以教道如人之意故曰阜蕃教擾之又鷹隼之搏摯鳧雁之爲媒亦皆可教者卵鳥以卵及鳥共于鷄人用以薦也鳥物共于盬人腊人爲盬及腊也膳獻之鳥共于庖人爲王之膳羞及賓客之禽獻也玆此官掌之

畋獻用物說

觀上四職其事甚微而爲之設官似于煩瑣然事給而不煩于民所以爲不可缺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國子之已仕者）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國子之未仕者與其衆子）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廢置群吏大宰之事也而此掌群臣之版者古者國有大事則六卿皆將苟非平日有以預知之則緩急能無

[illegible]之仕

失措乎又掌正朝儀之位亦當知齒位故其所掌但主仕者之版籍而已非如大宰有黜陟之權也年齒每歲增加及有生長死亡者官爵不時陟降及有登進罷黜者故每歲則先定其有登而益之下而損之之數然後辨其年之老幼爵之貴賤以爲之版此即其所治之政令也）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縣鄙之數二字衍文疑諸侯二字蓋有邦國則有諸侯也當云邦國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畿外諸侯畿内都鄙之君之子皆在士籍故稱邦國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凡其庶子之數靡不周知之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所謂詔王治也）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按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即此之以德詔爵也位定然後祿之即此之以功詔祿也事有大小才能亦有優劣事成于人故以久而定其食此以待常才也賜出于上之特恩故無常數夫王道蕩蕩而有所謂特恩何也蓋人才不同必有所謂異等之士故亦以非常之恩而待之然不過取之于幣餘之賦而節之以好用之式則亦不至于過濫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

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環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環通旋）

此王日眂朝于路門所謂治朝也冢宰贊聽治故宰夫掌灋司馬掌政故司士正朝儀王南面嚮明而治也三公北面以對君無與敵也東爲右故以東爲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右爲尊也旁列者以近君爲尊故玆以北爲上王族故士王之族人舊爲宿衞之士年老致休以其練達國事或膂力未衰故雖不在士籍猶留宿衞者虎士虎賁之士也大僕侍御之長大右車右之長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等官也在王之後順王之

向故玆南面在右者東上在左者西上亦以近君爲尊也司士擯者大射禮卿大夫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此亦當然三公入門即就其位故不言揖也孤卿特揖者每人各揖之使就東面西面之位也大夫有中下二等各以其等衆揖之使就西面之位也士旁三揖者大射禮士西廂東面則此亦當位于西士有上中下故旁三揖也門左門右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大僕職王眂朝前王正位故此眂朝畢仍前道王而入內朝即路寢燕朝也王入居此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

司士治朝圖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膳字誤膳摯屬膳夫）（此但受之耳○士初仕則擯先之而受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祭祀則戒令之使無怠忘詔告擯相其禮灋之事使無失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畢旅酬無算爵之時呼而進之以受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相叙而不失其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其屬中下士及國子）○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之以從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鄭氏曰使自以王命使也爲介介爲大夫之介也）○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大喪作之掌凡執事披結于棺以防險者天子十二作六軍勇力之士以執之皆隨其材器而使之非司士不能知也）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變故之際姦盜易乘致士于宮正宮伯而頒其守故大喪雖令哭而不得去其所守之地也）

國之大事凡五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天官言七事者會同可以兼朝覲軍旅可以兼田役也冢宰于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人主作而用之而凡士之當與事者不可無所統率故皆司士掌之及士之初仕與爲介于四方亦其所掌所謂士治與其戒令也

按司士掌事凡五然其官以司士得名故掌凡在朝群臣之板正朝儀之位此二者特其兼職而已周知凡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乃辨論官材之事三歲稽士任則邦國貢士之事此一節則專主夫士治也

[illegible]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之

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蓋自邦君之子以至于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于朝或反其國司士于三歲則稽考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記事以習射言似于大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而觀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按諸侯貢士雖雜見于左傳禮記而其詳不可攷唯此條所云爲得其大畧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諸衆也卽記所稱庶子之官也倅副貳也國子已仕者司士掌之其未仕者則此諸子所掌儲用以爲仕之副貳故曰國子之倅也戒以禁其非令以作其事教以勸之學治以率其從辨其等以其才之高下與其爵之尊卑守貴宮賤室下宮下室之類正其位以其齒之長幼入學以齒之類

國子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國正弗及㊣政通）

王之冢子對王言曰世子世其父之爵也對國子言曰大子無與比也大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凡七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于大子唯大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灋此王與世臣之子自幼統攝恩威素孚賢愚才劣詳審有素而非取辦于倉卒之比也至于師旅寇戎之事而欲用之以戰也

則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其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灋治之無敢不用命是從容于冕弁之流以從事于干羽俎豆者無不可以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魯侯之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之謂也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大子每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灋繩之蓋天子將其父兄大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或疑大子無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得罪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大子故使之爲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比則專以大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兵非大子其誰尸之此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大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爲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而無恇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

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大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氐宿主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正謂枇載之位舞列也此使未仕者閑于禮樂也）

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群子兼嫡子衆子大喪服位群子有親疏貴賤不同會同賓客群子亦有從王而執事者）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政事卽七事國子之未化而長者旣用之其幼而未可用者則存于學校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之在彼脩德學道也）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春合諸學當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特春而合之且經語有合樂無合學也○春合諸樂者即月令季春大合樂也秋合諸射習射于澤也

公族之子生有民社之寄非大不肖不至見遺世祿之家生而富驕非有出類之才不免沉溺故其敎之也特重于士庶人而其成也亦難于士庶人此司士庶子二職所以相夾持以爲敎也故司士于祭祀割牲脩俎豆帥已仕者爲之此則因而正之使習于祭祀之禮也會同賓客作士從此則作羣子從使習于賓客之禮也大喪作士掌事此則正羣子服位使之執喪也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使之執樂也脩德者即師氏以三德敎國子學道者即保氏養國子以道道德存于中而難知攷其藝則中和禮樂皆可得而見故合諸樂與射而進退之

記所謂學正簡不帥敎者告于王而屛之遠方論造士之秀者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此所以進退之事也夫其所以敎之者不出于禮樂而其所以取之者莫非實事故曰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後之欲治其國家者可不務乎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人之有力能用五兵而居車之右者若王車之右則又其有德者不可以無統故設司右一職也按戎右齊右皆大夫而此司之者乃上士蓋右主近王故以尊官而此特掌其政令故以士也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群右王之戎右齊右道右及五路倅車之右皆是也掌其政令者選其當）否與凡用舍行止之節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軍旅會同之兵車貴于閑習和輯凡車十五乘爲偏三五也九乘爲小偏三三也二十五乘爲大偏謂一師二十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亦謂之廣謂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爲伍一百二十五乘謂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左傳其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蓋兩偏爲卒爲車五十乘故曰卒偏之兩廣亦五十乘故曰廣有一卒二廣者車百乘也司馬灋二十五乘爲偏即大偏也百二十五乘爲伍五大偏也偏廣卒伍所以

合之使有統率差比其乘之利鈍使之進退齊一聯屬其右之心志使之緩急救援此主兵車之右蓋極國中之選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屬音祝）

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皆車右所操以施于車上者故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皆屬于司右而掌其衎習選擇賞罰之政令此主國人之堪爲車右者儲之以待用也

按凡車皆馭者居前之中以其執策控御之便尊者居左以爲安勇力者居右取其捍外衞尊之利故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皆馭車者也齊右道右戎右皆車右也亦曰驂乘又曰陪乘士卒兵車亦御者居中左持弓

右持矛左傳所稱致師者左射以敲右入壘折馘執俘是也唯將死鼓故在車後之中御在左勇士在右詩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此爲不同凡軍旅之車拳右主勇力之士皆掌于司右拳左主射宜掌于射人經云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正主居左而射者士卒兵車則不言蓋見于司馬灋也亦有一車四人者左傳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生駟乘四人共一車蓋偶然耳。敲音鄒矢之嘉者馘俘音國孚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賁音奔。虎取其威猛賁古文從犇從自取其盛氣如牛之犇不言徒而言虎士徒之選勇力者胥八人即其什長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諧書別作膂爲膂力字下從肉骨之省多骨堅勇之意此取旅賁爲名蓋即虎賁氏之絶有力者擇其賢故命之爵中士二人領之史以掌其出入之數徒以給其使令之役也。膂古強字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先去聲

王每出入虎賁氏必從行猶後世之儀衛掌先後王而趨者蓋夾王者旅賁氏故虎賁氏有在其前有在其後猶詩所謂予曰有先後也雖趨不可不整齊必五人爲伍百人爲卒無錯互蹝數此指郊祀田獵平時言若軍旅會同雖有六師從行亦虎賁氏先後而趨故曰亦如之也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

凡王所居虎賁氏必爲宿衛舍出行所止宿之處爲梐枑再重虎賁氏主守此閑在國則守王宮與宮正宮伯相參以衛王也大故謂凡非常之變與夫大喪恐有乘機作亂其要在門闈人不足以禦之故助爲之守門也

凡王行則行止則止遣車魂魄所依葬則從之而哭事死如事生也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

士大夫使于四方皆王親貴之臣故使從行以禦侮亦以衛王命也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道路不通有寇戎之難也徵事徵兵于四方也非勇猛有力者不能達故虎賁氏掌奉書爲使

虎賁氏八百人主于擁護乘輿宿衛王宮及從親臣達壅滯有胥八十人以部之則行止有行伍而不亂徵發有次叙而不煩有大夫士以主之則選擇精審任使得宜也書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蓋以勳戚顯諸侯入爲虎賁氏之官虎賁百人即此虎士也率之以迎立嗣君職隆任重如此故虎賁一宿列於大微垣而周公之戒成王拳拳于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之鮮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旅則介而趨

此職專掌從王之出宮以行故云掌執戈盾戈以爲擊刺盾以爲捍衛也車行則夾之而趨以備非常車止則持輪以防動揺祭祀會同賓客王服衮冕則此士服玄端而趨軍旅王戎服則此士被甲而趨皆所謂夾王車也喪紀王居諒陰無出行事唯有送葬出宮亦當徒跣故獨不言趨但衰葛執戈盾以擁護而已夫其所主唯在于夾王車左右限于絶力而有德賢非絶力絶力非賢皆不可以胄充此選故止十六人委任精專致身其事別無更休交代有缺則復取于虎賁氏所以不虞肘腋之變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春官司服于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又設此官者蓋春主禮特掌其制度與夫收藏共奉故司服中士二人以其掌禮制而秩尊府二人以主藏史一人以司書也夏官司輿服鑾駕且主侍御于王故復有節服氏一職專掌爲王服之蓋王中心無爲凡其厚薄之宜加減之節與夫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在于此官故下士八人之多

無府史之屬者不掌其藏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祭祀朝覲王之服自衮冕而下皆節服氏掌爲王服之其旗大常則用節服氏六人維之虞制天子之服十二章有日月星辰周制以日月星辰爲旗行必載之亦服之意故同掌于節服氏）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諸侯載旂當用

四人維之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亦節服氏掌之故曰亦如之此乃諸侯之事因王併及之耳）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王之郊祀裘冕亦節服氏爲王服之尸亦用裘冕王不送迎尸故節服氏二人以裘冕衣尸執戈從尸車掌送迎之事也）

按掌衮冕裘冕者節服氏專職也常與服相聯故掌維常之事裘冕以衣尸故又掌送迎尸此二事節服氏兼職也舊說于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絶遂謂六人衮冕爲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爲從尸服夫謂之節者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爾豈必服之而後謂之節即如瑞玉繅組難辨未嘗有差豈衣服至爲顯明乃以六人服之而後無誤耶且衮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維大常裘冕至尊雖祀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以執戈盾何其褻嬻之甚[illegible]一至此

褻[illegible]嬻瀆通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當作放今省文相去聲）

方放也相貌也放相者言其放肆形貌也謹厚之士不肯爲故以狂夫爲之主之者四人其徒則百隸也此無常員因用則設之其職主執兵以逐疫

亦用武以正其不正之事故屬之夏官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寧禾反古文作儺論語作儺單用難非○首冒熊皮畫以黃金四目大約爲可畏怖之狀戈盾所用以毆邪者百隸者罪隸與四翟之隸人衆則陽明勝也）○大喪先匶及

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先去聲匶古柩字方良音罔兩○壙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前道方良舊說上之巡變罔兩也墓乃幽陰之地亦多不祥方相氏于大喪入壙時以戈擊四隅而毆之以安先人之寃鬼也

凡陰陽之氣初則爲物之利老而不退則爲之裁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溫氣之留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以暑氣之伏也至于季冬國人大儺則以辟一歲邪慝之氣也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留則爲裁在大虛中則爲氣之過而已其在人居室之內則居聲氣之間而有所謂鬼邪者故曰時儺以索室毆疫也秋之末獨不言儺者金德清明無餘氣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御于尊者之名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詔灋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大小臣掌小命及小灋儀故稱小禮莫重于祭特設一官以掌其事凡六人名祭僕燕居必有侍御之臣其事煩故凡十有二人名御僕四官別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大僕爲之長而總屬焉凡其簡擇去取皆其所司是故爵爲下大夫官不爲不尊列象于大微垣之從官職不爲不重昔穆王命伯冏之詞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可謂重其職嚴其選而得周公命官之旨矣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

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窆兵驗反）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翣所甲反）

大僕小臣御僕三官之事大畧相同所掌之事凡六曰正服位正服者非先王之灋服不敢服及吉凶各有所宜正位者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曰詔灋儀告其灋度禮儀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曰命令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曰復逆納臣下之言無有壅蔽也曰前驅王出入無不從也曰弔勞代王禮下也

正服位詔灋儀之事凡十一曰眡朝也燕朝也燕居也祭祀也朝覲會同也賓客也軍旅也田役也喪紀也燕享也大射賓射也故王眡朝則大僕前道王而出正王之位退立于虎門之左王眡朝畢復前道王而入及不

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告以不眡朝之意所謂燕朝者即路寢主圖宗人嘉事王眡燕朝則大僕正其位掌爲之擯相所謂燕居者王適小寢燕居之時玉藻云王卒食玄端而居是也則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凡此大僕掌眡朝之事而小臣掌燕居之事也祭祀賓客喪紀大僕主正王之服位詔其灋儀贊王牲事者王親射牲親割及匕載之屬大僕助爲之軍旅田役及日月食王親鼓大僕贊之王始之而大僕終之也燕飲者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或與群臣燕則有獻酬交酢洗爵升降之灋皆大僕相之大射大僕掌授受弓矢小臣凡大事佐大僕爲之而其趨行揖讓之小灋儀則小臣自掌之也小事如大僕之儀蓋小祭祀賓客亦上正服位詔灋儀小饗食亦相其灋賓射亦贊弓矢也又大祭祀朝覲小臣乇沃王盥而御僕相盥爲之奉盤授巾及爲王登牲體于俎也大喪始崩及窆大僕擊鼓警衆傳達于四方示天下之大變也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此主婦人之服故縣于宮門若男子之衰冠則小宗伯縣于路門之外此不言衰者以與男子同也御僕于大喪持翣擁衛以爲飾之事凡此皆大僕掌其大小臣掌其小御僕但掌其末節而已○（免）音問（髽）莊瓜反

命令之事大僕云出入王之大命謂命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冊命也出謂傳達于外入謂事畢而反命于王或不可而駮正之即虞書之出納朕命也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謂命士或時事有所訪問者御僕云掌王之燕令則燕居之時凡有所徵召賜予之事而已不言出入者以事微故不著也

復逆者復白也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謂臣下有事當言之于王而後行者又復反也亦有先使之而反命者逆拂也諫爭之類有拂逆意亦凡自下而上之名謂王詔攷令有所當言臣下有陳奏上達于王也諸侯于王爲賓客故大僕掌之三公孤卿在朝之臣故小臣掌之群吏府史之屬與庶民皆卑故御僕掌之不言大夫士者統于小臣也自諸侯已下至于庶人皆有復逆御僕言群吏之逆庶民之復猶宰夫言諸臣之復萬民之逆皆互文耳凡此皆當眡朝之時小宰以敘進其治者其或有非常之事當急聞于王不可停滯以至于來日特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御僕以敘而守之大僕掌其政謂所當擊之節與所當奏聞之宜也達窮者秋官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使立肺石三日得其情則朝士卒之以擊鼓遽

即傳驛也遽令兵機之事從郵驛而上聞者御庶子謂庶子侍御于王者御僕與御庶子二官在鼓所大僕在王所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二官以告于王如此則宄抑皆得上聞豈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軍務振密咸得通達豈有欺侮之臣邊報奏請擁臣在內爲之壅遏蒙蔽者哉

前驅者即後世洗馬前王車而驅以爲屛蔽也大僕于王出入若郊祀軍旅則爲前驅恐虛王位故居左馭于王故不用御者唯有車右而已燕出入若園游之類小臣爲之前驅王凡有出入無不從也

弔哀死者而問之也勞執褻過勞以王命勞之使飲食記所謂其君食之也公孤卿大夫士皆王親臣休戚相關故或有父母妻子之喪而弔勞之或身亡而弔勞其子也公孤卿大夫之喪王皆親弔大僕掌三公孤卿小

臣掌士大夫蓋或王往而掌其禮或王有故而攝之也羣吏庶民有弔者蓋府史中或以賢而將受命庶人或以賢而爲選士或陣亡于外或八十以上年高有德或孝子貞婦凡有異行而可貴重者故以王命弔勞之御僕掌其事也

按公卿大夫與王一體故其喪王親弔之后又弔之君之待臣如此而臣有罔上不忠者乎至于羣吏庶民至卑而御僕猶以王命弔之則萬民寧有不感激思奮以報其上者哉末世視其臣民猶土芥蹂踐斬刈之不遺餘力鮮不疾視其上頗欲責其有忠敬之心亦難矣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王朝祭祀之事至瀆且其事甚煩王豈能一一親之故特設祭僕六人專董其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劉氏曰王之于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祗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齋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文矣然而百官之敬怠與其警戒具脩王不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聖人之于鬼神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鬼享帝假而受其福也

大喪復于小廟（高祖已下之廟復禮詳見天官夏采下文隸僕同）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謂同姓有服之親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祭僕掌其事祭畢而致福祭僕展視而受之供于膳夫以供膳也舊說都家同姓有先王之廟而賜之禽非也諸侯不得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惟如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隸執事之稱鄭氏曰以其所掌事褻故別職不屬大僕也

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掃同洒去聲○五寢五廟之寢始祖爲大寢四親廟爲小寢隷僕掌此掃除糞洒之事若王寢之掃除則宮人掌之）祭祀脩寢（守祧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此隷僕則主役于有司也）○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洗如洗馬之洗音義與先同○乘石上車所登之石本用木如今之梯而短王至尊用石尤安固也隷僕載之以前蹕宮中之事者謂有邦事則蹕于宮中所以佐宮正也）○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蓋廟後之屋亦如小寢之意詩寢廟翼翼記先薦寢廟是也）

周禮傳卷之四上

周禮傳卷之四下

夏官下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天子首服之官也四夷被髮與鳥獸等聖人爲之冠以尊其首故見于天象爲天弁服之至重者也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又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弁冠之下于冕者可以常服自天子而下皆用之故冕雖尊而獨以弁稱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王之吉服六大裘亦服衮則止於五服五冕者謂五服之冕非冕之有五也故雖云掌王之五冕而下述其制皆同則一冕而已冕之爲言俛也不敢自高之意天文南極卑于北極亦因取象也叔孫通漢禮文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上覆于冠前低一寸故得冕名是矣）皆玄冕朱裏（板上玄如冠之色其裏之色朱蓋漆爲之）延（以綖爲之廣如冕加其上而下垂以齊于冠延之爲言邊也地之盡爲延故宇內謂之八埏此所謂延取天宇下垂意也冠外延內有深邃意故禮記以謂前後邃延也）紐（現組爲之一綴于冕之兩旁以懸紞瑱一綴于武之旁以懸紘也）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五采繅十有二就者以五采絲合之爲組其文如藻所以貫玉者綴于冕前十有二條也五采玉十有二者以五采玉琢以爲珠貫之于組每組皆玉十有二枚每玉相間一寸則繅長尺有二寸除冠之高尺有二寸下垂

（于目不顯其明也）玉笄朱紘（紘音横冠系也○笄以玉爲之從冠外貫于髻首尾出于冠寸紘以朱組爲之繫于武之兩旁下結于項垂之以爲纓皆所以固冕者延與紘卽左傳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也）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音早義與藻同斿流由二音瑉音民○諸侯字誤當作諸公○繅斿九就者此謂公之冕也上公服衮九章故冕九旒瑉玉石之似玉者三采謂朱白蒼別于王之冕者此也其餘如王之事謂玄冕朱裏延紐朱紘之制每斿皆十二玉用玉一百有八枚也舊說以爲每旒九玉非矣）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繅斿皆就四字無意義蓋衍文○玉瑱以玉爲珠貫以玄紞而垂于耳不顯其聰左傳所謂王后親織玄紞天子五冕皆有之于此見之蓋互文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弁音汴會音怪璂音旗邸音底○王之皮弁者兵事之韋弁眡朝之蔡弁也凡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卽其弁上之頂玉璂者以五采玉飾于會中詩所謂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璂也象邸者以象齒置于弁項轅處故曰象邸玉笄者貫于弁以爲固也）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絰（絰音迭○弁經者弔事所服環絰者以緦之麻經環繞于素弁之外故曰弁經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諸侯者侯伯子男也及夫公之孤三等侯國之卿大夫其冕其弁其弁經各以其等爲之一如其命數掌其禁令不得相踰越也侯伯七命者七旒用玉八十四子男五命則五旒用玉六十公之孤四命當四旒用玉四十八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當三旒用玉三十六大夫皆再命當二旒子男之卿如次國之大夫亦二旒用玉二十四諸侯之弁會三采子男而下二采）

冕旒之制

按舊說冕旒之制所是有四愚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枚矣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二之不同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然無九玉之說蓋冕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爲尺有二寸故能垂之

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斿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于男而下當爲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爲目而設後之有旒果何所爲故經文叙王之冕止云繅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繅斿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曰止以前而言則深衣何獨通前後而云十有二幅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証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爲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爲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

冕惟弁服而已先儒拘于陽數之說謂玄衣一章玄冕無旒尚足以爲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二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于不考經文之過蓋自叔孫通草創漢制而已然愚直據經文而參以玉藻見後人之說自不可通欲攷禮者當玩遺經可也

冕旒命數圖

冕旒延紐紘統圖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職掌原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凡兵或擊或刺或斬）

或勾其用不同殳所以擊一也剌兵之類一鋒直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兵之類長者曰斧鉞戚揚三也短者曰刀劒四也勾兵之類曰酋矛夷矛五也凡盾皆主於捍蔽而其類不同祭統云朱干玉戚祭祀舞者所執一也詩龍盾之合主乘車所建二也又蒙伐有宛註云中干即貳車所建三也其餘旅賁虎士所執四也蕃盾者舍則設之五也五兵五盾即所謂物辨其物者利其器以待用也有等威之異故曰等辨其等者類聚之以待授也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爲主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此軍事之兵也凡出軍公卿大夫各有縣都之兵伍兩卒旅則有丘甸之兵唯王之乘車貳車）所建之兵與夫親日所用之兵皆于是乎頒焉司馬之灋者合用人幾何某長某兵某長某兵合用兵幾何也授兵者自司兵授于有司依司馬取兵器之灋而頒之也受兵者司兵受有司之輸納兵器亦依司馬校兵器之灋見存損失幾何驗而受之也用兵者有司之用兵器亦依司馬頒兵器之灋能有不同人各用其長技也

祭祀授舞者兵（此樂舞之兵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大喪廞五兵（此指明器之兵士喪禮有甲胄干笮士禮故不備也○笮則更二音矢箙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師田建兵于王之乘車貳車會同以革路從無道之國則伐之故亦建車之五兵也）

、天之賦畀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毒蟲有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奮其爪牙詐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姦宄于其間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于澌滅殆盡耶故見于天象若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棓前驅以禦難至于奎宿特爲天之武庫所以儲戎器戒不虞者至深切矣聖人不忍斯人之滲于不善

甲兵重于自衛

之類灋秋殺之權以西方之金制爲兵器用以驅猛獸兼夷狄伐無道誅不義若攷工記函人廬人之屬皆主爲甲兵者也而其司之者則特屬于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尤其所用器也然苟失於防閑則反嬰其害故雖用兵而常以自衛爲主是故司兵者上士而司甲者則大夫卽先爲不可勝之意也五兵五盾雖同掌于司兵而戈主捍敵盾主蔽體特設司戈盾以專掌之殺敵者以不殺于敵之爲尚也弓矢同爲兵器其致用在百步之外故掌之者爲下大夫以不近敵爲善也觀周公設官之輕重而可以知用兵之方矣○澌音西搒弼浪反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祭祀非有斬伐之事授旅

賁殳犯蹕者則擊之授故士戈盾主扞衛至尊授舞者戈盾以其所專掌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司兵既建車之五兵矣而此於戈盾復授之建之者不厭于愼也授之者授于車僕等乘貳車者樹之建之者王之乘車司戈盾親樹之也）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故竝授之以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王會同之舍有車宮壇壝宮帷宮所謂藩盾者其用以補車之闕者歟藩者藩蔽之義其制當高廣於人所持者行則斂之以待用所以事給而費不及民也）

司兵既掌五盾且五兵則戈殳亦在其中而復設官掌戈盾之物而頒之不已贅乎蓋兵者傷人之器貴乎制盾主于自衛戈主于拒敵而兼刺殳主于擊而兼格敵兵皆以堅固爲貴而非以鋒利爲事故雖統于司兵而別設司戈盾掌而頒之以見衛身之器尤重于殺敵之器失敵可以再舉陣亾不可以復生而況于保護王躬者哉設官專督所以致其敬愼之至而不敢忽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弓弩矢箙官之長）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木乾枯曰槀爲弓者一歲而乘體再歲而獻成必久而後用故以槀名）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藏去聲○六弓者王弧夾庾唐大也四弩者夾庾唐大也八矢者枉殺矰恒用于弓絜鍭茀庳用于弩也灋謂曲直長短之數辨其名物者六弓四弩八矢皆有名號物色守藏者弓矢畏濕喜燥貴正藏數守藏不可不愼也出入者自弓人矢人入于司弓矢則有選擇之灋自司弓矢頒于有司則有校兵甲之儀事畢復自有司入于司弓矢則有用否之數及夫弓矢之會計也）

中春獻弩矢中秋獻矢箙（中音仲 箙音服）

稾人職于弓弩矢箙總之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爲據此云爾者蓋獻素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箙爲會非有二義也必如舊說弓弩成于和矢箙成于堅弓弩豈不貴堅且弓矢可相離者乎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日寢反 庾音禹 豻音岸）

弓弩矢箙之制今已亾之據攷工記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

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大之屬利射深舊說謂弓之強弱似是而未明也所謂往來者皆據弓之勢而言彎而滿爲往放而還爲來其多寡以弓之腹背定之強爲多而弱爲寡王弓弧弓背弱則其體往寡而發矢緩腹強則來多而其去遠甲革者指人所服而言謂戰陣將御敵于百步之外無使迫身椹質者圉人職云澤則共椹質射于澤宮所用以習射貴遠而能中故皆頒之以王弧取其遠也夾弓庾弓背強則其體往多而發矢疾腹弱則來寡而其去近豻侯五十步射鳥獸貴命中故皆頒之以夾庾取其近也唐弓大弓其體往來若一發矢不疾不徐者也學射者謂凡始習射者使者謂凡以王命出使授以弓矢也勞者謂勤勞王事賜以征伐之弓矢若晉文侯文公皆賜以彤弓旅弓是也三者弓用中遠近皆可也矢箙皆從其弓者彤弓則有彤矢旅弓則有旅矢每一弓則百矢一箙皆授之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凡弩夾庾往體多發矢疾而近攻城壘與其自守者相迫故用之唐大往來若一發矢差疾而稍遠車戰所及宜遠也弩無事乎王弧者以其往體少發矢不疾來體多矢遠則無準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絜音結又月結反 鍭音侯 矰音增 茀音弗 庳音婢）

凡矢鏃頭爲金而重栝頭爲羽而輕然矢有宜于金頭之最重者攷工記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謂以其矢

三分之當其一分而前後平乃鏃之最重者即此之矰矢茀矢也矰之爲言以絲繫矢而射茀當作紼即繒也矢繫絲則後重必金頭最重而矢方平故用諸弋射也矢有宜于金頭差重者攷工記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謂以矢五分之當其二分而前後平乃鏃之次重者即此之枉矢絜矢也枉夫者鄭氏曰枉星名狀如流星蛇行有尾矢取名于此飛行有光即今飛矛也絜與枉同體以其前絜火藥火發矢奔則前更輕故亦以金頭重者稱之乃得其平用諸守城車戰者謂火攻也田獵之焚萊用火故又曰田矢也至于凡矢有鏃則必前重後輕攷工記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謂以矢七分之當其三分而前後平此矢頭之累重者即此之殺

（矢鍭矢也殺矢者以中殺爲名鍭與殺同體二矢前後無繫以有鏃故前稍重于後大凡矢皆然用諸近射田獵卽所謂茀侯鳥獸也恒矢庳矢者二分之一在前一在後矢不設鏃故前後平散射者禮射及習射主中不主皮恐其傷人故用之也）

八矢圖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當作勾）

凡造弓之體以反外爲灋射則勾之而向裏其反外也合之可以成規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累存夫貴賤之等其弓之強弱則在于木不在于合之多寡人之擬弓則係于力亦非以貴賤爲強弱也句者謂之弊弓謂弓于未射之時先彎曲而向裏此則弊而不可用者也〇已上皆造弓矢之灋

合弓圖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解見射人）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澤學宮之在澤中者射義所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椹質習射者之的圉人之所共也）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射卽祭而擇士之射射中者得與于祭燕射王所以燕樂羣臣嘉賓者共弓矢如數謂當射者每一人一弓乘矢也并夾箭鉗服不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大

喪共明弓矢（明器中之弓矢也）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善弓者授以弓善弩者授以弩從授兵甲之儀一以司馬取兵器之灋也）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田弋用矢爲多總貯于竹器以爲備曰籠分貯于皮器而佩之曰箙矰矢亦唯田弋所用〇已上皆共弓矢之事）

凡亾矢者弗用則更（非射而亾則償之授受會計以此爲則也）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之爲卦上火下澤火剛在外而上銳有戈兵之象弓矢者兵之居近而及遠者也澤說也威于外以安其身說莫大焉故曰取諸睽也仰觀乾象參宿下曰弧常屬矢擬射于狼以備其侵盜于闕丘天所以衛宸居如此攷工記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冶氏爲殺矢此但主爲弓矢之工而已夏官掌兵用弓矢爲多故特設下大夫二人以掌其名物守藏出入之事王之用弓弩矢箙所當貴重不可與常器等也別設繕人以領之其齋財與夫工食非司弓矢所能屑屑也故又設槀人以掌之于是弓矢之用動而不栝矣又按五兵之用多于弓矢司兵不過中士司弓矢乃下大夫周公之意以射疏及遠敵不能近之爲貴而非以兩軍相薄短兵接之爲尚也是故溥天之下靡不用志于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射禮因以習禮樂執技藝天下有道則用之于禮義天下無道則用之于戰勝非若五兵專用以捍禦殺戮而已秩尊于司兵也宜哉〇剡月捻反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繕音善○鄭氏曰繕之言勁也善也傳曰繕甲治兵兼緝理良善二義至尊所用故以名抉著于右手大指以勾弦闓體拾著于左臂以遂弦）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告以當射之節及授受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王所乘之車及貳車王與居左而射者所合用之弓矢並當備之籠之矢滿其器曰充弓弩載于車曰載）無會計（王一人有定數故無會計猶膳夫酒正之不會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職金掌受金玉錫石之征及受金罰貨罰並入于司兵故槀人受其財于職金齎其工者以其財給于引人等以爲弓弩矢箙之材料也）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攷工記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蓋人身有長短使弓膠于一定長者用之則不足短者用之則有餘皆不利于服習矣故爲此三等之制使各稱其人而服之然後用咸適宜也弩之于人則猶夫弓而矢之于弓弩箙之于矢皆不可以不相稱故並如其弓皆以三等之制也馬璲造甲必爲長短三等意亦如此）春獻素秋獻成（謂獻于王五兵不獻者兵以弓矢爲重也攷工記爲弓者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體定則成矣故至春而獻素謂其胚也素以弓弩爲重故曰仲春獻弓弩畢而漆之越半載而後堅緻可用故秋而獻成于是而用之成以矢箙爲全故曰仲秋獻矢箙也）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因獻弓矢之時書其上中下之三等各若干王以酒肴勞饗工人于是乘計其所爲弓弩之數有多少又攷試其所爲弓弩之物有美惡美者上其食或別有賜予惡者下其食甚則加以誅責蓋槩加饗勞者大君之體旌別淑慝者有司之事也）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獻事既畢材不可用者熱之其以給有司之用者則入于司弓矢其以共王者則入于繕人弓矢之事于是而告成功故曰入功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亾者闕之（齎財者弓矢財用及筋角竹木也始自職金角人等入于槀人出而頒于引人矢人及弓矢之成自引人矢人入于槀人復自槀人出于司弓矢及繕人故曰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亾者闕之除其數不入會）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之上士二人（玉路之馭大馭也金路之馭齊僕也車右則止于齊右者以祭祀賓客主敬同爲致齊之事故以齊右兼玉路之職革車之馭戎僕也木路之馭田僕也車右則止于戎右者以戰伐田獵同爲用兵之事故以戎右統木路之職若象路則主常日之事故其御道僕其右道右自爲一等也車右專取勇力爲事五路之中唯戎車專尚威武齊車道車在所畧矣此戎右所以先齊右也若馭車者以善馭爲事車莫尊于玉路故大馭爲長其次莫急于戎路故戎僕次之與戎右皆爲中大夫之爵）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去聲○戎右者革木車驂乘也執戈盾以備非常王有斬伐之事則使之春秋傳襄公縛秦囚使右萊駒以戈斬之是也）

詔贊王鼓（王執路鼓告以當擊之節幷助擊之）傳王命于陳中（〔陳〕去聲○王有命令大言宣傳于陣中）會同充革車（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以備非常充之者居其左記所謂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也）○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敦〕音對〔茢〕列例二音○王氏曰盟之事以不協也戎右以禦侮爲職故以玉敦共歃血玉敦者玉府所共戎右則以之而歃血也辟盟者辟啓其載書亦使衆心開辟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之牛耳以示順聽司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鄭氏曰血在敦以桃茢拂之殺牲恐鬼邪侵人桃陰邪所畏茢苕帚所以掃不祥蓋亦武事故戎右贊之也○〔歃〕恤洽反）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齊〕齋同○齊右者玉金車驂乘也王未乘則執策立于馬前以俟）王乘則持馬（方乘則持馬以備驚奔）行則陪乘（車行則居車右以爲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禮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有牲事王見牲而式也故不安于車上而立于馬前）

【道右】掌前道車（道右者象路驂乘也前道車亦謂未乘而立于馬前也）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王燕出入則有從車王有命則道右宣而諭之）詔王之車儀（若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廣欬之類○〔巂〕宇寨反）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王下車者爲過宗廟也以蓋從所以表尊兼禦暑雨）

按五路雖爲三等而所陳之職大畧相似蓋未乘則前馬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與夫詔王之車儀此五路皆然也而戎右弗言者以其主勇力之事故于禮文爲畧要當互用也戎右傳王命于陳中道右諭命于從車而齊右不言王命者以祭祀賓客事專無有他命也唯夫兵革使贊鼓辟盟之事則（唯戎右有是職此爲不同耳）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音御）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齊〕齋通）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僕侍御于尊者之名馭者主侍御車中故通謂之僕唯大馭不稱僕者以前有大僕之名不可相混也玉路于五路爲尊故馭玉輅者謂之大馭夫馭之與右主與天子同車臣之至親且近者其在天文則爲王良造父等星非賢而善馭賢而勇力者不可以亢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大夫之爵設有不恪則其刑特重此條很氏所以誓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掌馭貳車校人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蓋即此官故知周禮車馬皆通職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軷弼末反軹音止軌音犯○鄭氏曰行山曰軷詩䟦涉山川是也犯軷之禮封土爲山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之意凡犯軷大馭下車而祝王自左代之而馭祝畢登車受王之轡有司酌酒與大馭大馭左手秉轡右手祭兩軹及軌所以祈車神于是飲其餘酒若受福然遂轢軷驅車而去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薺奇慈）

（王氏曰凡馭路謂五路也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蓋行則欲其舒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則欲其齊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人與車之出入其疾徐皆然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者鸞和皆金鈴也鸞在衡和在軾蓋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徐則不鳴大疾則不續此舒疾之濟也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珮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衡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轢音曆）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以韋飾其側及用以爲輜軿則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焚故以即戎師出王乘以自將也）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音脆○倅車即貳車不可以無統戎僕掌其

政服者衆戎車正貳甲士之衣各依其方之色戎僕正之）犯軷如王路之儀（用兵主遠行故有犯軷之禮）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王巡守則六師從無道之國即伐之兵車之會亦主用衆故倅車之政犯軷之儀並如行兵也）掌凡戎車之儀（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凡在師中者登墜詻詻無得喧嘩及般樂怠敖此戎車之儀也）

齊僕（鄭氏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齋所以敬宗廟神明亦所以敬賓客如神故車僕車右皆以齊名）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王氏曰王送迎諸侯各以爵命尊卑之等而爲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

（乃五十步司儀所掌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類也）

道僕（道者行路之名亦以王之所由莫非天下之大道故僕以道名也）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象路以朝自路寢至于治朝外朝及至于離宮囿遊故曰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有諸侯或賢者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貳車副車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木路以田取其朴素渾堅山川草野之地便于馳逐也鄙行縣鄙不尚文飾故亦用之）掌佐車之政（佐車亦貳車也佐車之政者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卽路也下大綏者謂得獲則下戎路之綏而居于幕帝也諸侯殺則下小綏避天子不稱大故言下小車之綏而居其幕大夫殺則止佐車不用然後百姓田獵此其政也）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逐禽而反使不出圍此正百姓田獵之事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無用驅逆矣）○令獲者植旌（獲者服不氏也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田其正職故田畢則田僕令之植旌即山虞澤虞所植虞旗虞旌而致禽者也）及獻比禽（獵者獻之田僕為之比其物以類相從猶諸侯之每禽擇取三十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勒馬不驟晉當馬使行馳則赦而奔矣此天子諸侯大夫疾徐之節也）

按五路之馭有灋有儀有政事大馭犯軷之禮此祭車之儀也故戎僕云犯軷如玉輅之儀其田車等亦當如戎輅矣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此車在朝之儀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此車在道之儀也云凡路則下四路疾徐之節皆當如是矣戎僕掌凡戎車之儀則以戎事為重齊僕道僕之灋儀則以禮賓為重兵車主用衆故正倅車之服唯戎僕有之田獵則有驅逆比禽之事提晉馳之灋故唯田僕有之兵車道車田車其副為要而有作止馳驟之政故其僕丛掌之大僕齊僕不言者祭祀賓客止王一人故無副車也其有倅貳佐之異者王氏所謂倅如衆子之倅其適有時而用焉貳如世子之貳其父有故則攝之佐如臣子之佐君常以輔佐焉事其儀各有所主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貳車即前所稱倅車貳車佐車為五路之副貳者也從車公侯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役使驅逆之車也三者皆公車故馭夫以公馬分配乘駕治者閑習齊一安于五御而去其驚奔也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故馭夫所掌唯此三等其車既衆故其員亦六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清苟反(皁)字早反）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史二人徒二十人（廋音義同捜）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音語）

養馬爲圉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馬貴則飼養勞馬賤則飼養逸也教養馬者爲圉師乘一人者掌一車之馬也三乘爲皁馬有駑䮰故以三爲節有趣馬以合之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此不著其職者見于大馭也廄亦謂之閑每閑則有廋人二掌其政教以差擇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各主其校之事故有中大夫二人謂其有疾也而有醫謂其有祟也而有巫馬獸之大死則有鬼巫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歩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使治之醫即醫師之獸醫也職專治馬而攷課在醫師故兩屬馬又買價則賈知其價故有

賈與馬質謂其有牧地也而有牧師蓋古人隨地皆有牧如歸馬于華山之陽牧于坰野之類唯牧馬有地則馬得蕃息而又不妨稼穡所以爲兩得其所也○（質音育賣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差擇養乘之灋用馬任官之道如下文所云也）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齊齋同）

辨其德力足毛使各以類相從種馬者馬之最良可以爲種即所謂馬特而用以通淫者駕玉路以祀也戎馬者知金鼓之節勇健能馳敵致師者駕革路以爲兵車之會也齊馬道馬者其性調良其色中度齊馬駕金路以賓道馬駕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者也田馬者亦知金鼓之節其足蹻捷能與犬馳逐駕木路以田者也五者皆所謂良馬駑馬者德與能俱無取但可以駕役車其尤劣者則用以供食其色之純者用以祭祀此自爲一類夫能有以辨其所屬由是分異而養乘不枉其才而用之矣○已上敘馬之名○（蹻音橋）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去聲）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皁者橡栗之實古文作早象有斗承實形取皁圉意也、）三皁爲繫繫一馭夫（繫音計）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廄音究）六廄成校校有左右

良馬者種戎齊道田之五物頒于養馬之官必言養乘者馬不乘習則驕情而無用不節養則罷敗而易耗此

教馬之道也馬四匹曰乘一車四馬故以乘名良馬一匹一圉人牧之圉者制禦之義以馬常居閑中不得放字故圉人以養馬也三乘爲馬十二匹馬有駑䮰一駑瞶也乘馬圉師一人帥之師者教訓之名以其善于蓄則一食一息故以三乘爲節與士卒之前拒二角一戰一食一息相符趣疾走而合之也官以趣馬名欲其馬之超騠相合無遲縮也三皁爲馬三十六匹車九乘爲小偏此即小偏之馬繫者維繫之意馭夫一人長之即掌馭貳車所謂分公馬而駕治之也六繫爲馬二百一十六匹車五十乘爲卒此大約一卒之馬廄者畜養之坊也廄亦謂之閑閑者闌也僕夫一人主之即大馭而下戎僕等掌馭王五路者也每閑則有廋人二廋之爲言捜求簡别之義也六廄爲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謂之成者爲車三百二十乘有奇武王代殷革車之數亦

不過此名之曰校者交木爲之所以閑馬亦取比較義也六校共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良馬之數所以共王及觀臣之駕乘有中大夫二人各主其校之事蓋其所掌者乃事之至重其所統領者皆臣之親近于王不特以其數之貴而已所以其爵之尊獨隆于掌器物之諸司也歟

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駑馬以充役車與夫覆祭馬牲其用爲多故三倍于良馬之數當爲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舊說謂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爲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麗二匹也一圉人牧之駑馬視良馬爲輕故職掌亦減其人

八麗十六匹也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掌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于馭夫而不屬于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爲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畧相當矣

○已上敘馬之職

校人圖

馬政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十有二閑即左右校十二廐也六種者五路五種合駑馬而六邦國諸侯之國馬六閑皆可以等三軍之乘車

四種者乘車兵車田車之馬合駑馬而四家謂天子之都家馬四閑者可以等二軍之乘車二種者兵車田車之馬駑馬不在其數然此大約言天子良馬之多諸侯而下則不能備耳豈拘拘然必如其數乎

凡馬特居四之一（馬特牡馬也居牝馬四分之一牝多則馬蕃息也○已上敘馬之數）

春祭馬祖執駒（駒音居）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祖者天文閣道下王良前四星名曰天駟是也馬稟其氣資之以生春氣發生故祭之以祈蕃息舊說以房星爲天駟非也蓋房宿主天子之後寢于五月初昏正當午位而乾爲馬得午位盛陽之氣適當房之次因有

是訓耳春時鳥獸孳尾馬牛其風駒弱血氣未定恐乘匹而傷之故拘執之使不得近牝先牧始牧馬者夏草茂盛大馬放牧故祭先牧以祈充肥遂頒于廋人趣馬圉師等委任而責其成鳥獸于是希革通淫之後攻治其特併無蹏齧馬社謂廐中土示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廐故祭社以祈安臧僕者掌五路之僕夫也馬步即行也冬時大閱馬皆出田故爲馬禱行以祈康吉前歲所生之馬至是三歲則當用以充馭冬時萬物告成故從而獻馬講馭夫簡習其馭之灋因而辨論其人之賢否先臧僕而後講馭夫蓋先擇其大僚而後可使與屬官之選也○祀馬祖頒馬獻馬愼簡乃僚皆馬政之大者○（孳音字）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大祭祀朝覲會同當如其方之色毛馬者齊其

（色也左青右白前赤後黑中黃須干當乘者）○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朴丕卜反○幣馬王所以遺臣下者詩云何以與之路車乘馬執朴而從者士喪禮馭者執朴立于馬後是也賓客幣馬即六幣之圭以馬也下文國之使者共其幣馬王遺使于諸侯所遺之馬也校人職受之共之）○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遣去聲○遣車之馬者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以泥爲車芻草爲人馬既葬埋之孝子不忍其親無所不至也）○田獵則飾驅逆之車（田僕掌設驅逆之車使百姓田獵校人主帥田僕設之）○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王巡守祭四海之神及所過名山大川馬行地無疆而駒尤健黃地之色故飾之以祭攷工記所謂大璋中璋

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也）○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軍事師田也物馬者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王氏曰自趣馬至圉師皆有祿舉馭夫以見之宮中稍食則王馬有養乘于內故等其人之稍食也）

（已上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田役遣臣下與遣使之幣馬馭夫祿食皆所謂馬政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良馬以駕五路者校人主頒而養乘之趣馬所治止于三乘知之爲詳故掌贊而正其等不使間雜不齊）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說脫稅二音）（馬之才雖同然使其飲食起居勞逸之不一教導之無漸則同者變而異矣齊其飲食者使其飢飽之均也簡其六節者凡馬驅之而周旋之而反此進退之節摸之而走抑之而止此行止之節驟之而趨馳之而奔此馳驟之節簡者馬乘之使合節此教導之漸也舊說以爲即前種戎齊道田駑六者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彌之乎駕說之頒者一駕則一脫使[illegible][illegible]逸之均如此然後能使馬之疾走而相合故以[illegible]馬名也）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二月後陽在外則在牧而有厩八月後陽在中則在廄而有閑所謂居也春執駒夏攻特冬獻馬及夫皁馬佚特教駣所謂治也使馬常閑習安康以特[illegible]馭夫所役使）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曰[illegible]曰乘治者馬疾不可駕乘當養之以息其力然不知其疾之所在必驅步之以發其疾然後可驗而療之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藥攻馬疾者謂或以藥而療之或以方而攻之如攻特之攻皆相助獸醫而爲之也巫醫得人則馬疾無失所之虞矣）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賈音古）○（醫馬之費受于校人馬死所粥之布錢亦入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牧地有大小度其馬之衆寡頒于圉師等）孟春

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虞衡之事牧師贊之）

（牧地必善水草之處然亦貴有以愛養之有厲禁者遮護禁止不得樵採也頒之者各有分地無敢爭奪廢棄也孟春焚牧者黃落之餘焚之使新草暢茂至仲春陰陽和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田事贊焚萊者酌量焚之不得燬其應牧之處也唯牧地充足而馬得蕃息矣）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駣音兆）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散馬耳者鄭氏云以竹括押其耳馬頭揺動則括中物動後遂串習不復驚畫馬若驚也未知是否）圉馬

（每閑二廋人一廋人所統三騶夫九趣馬二十七圉師一百八圉人政以治之教以導之自阜馬以至圉馬皆是也阜者秣飼以時使之壯盛佚者駕乘有節使不過勞三歲曰駣始教以乘習二歲曰駒攻治其踶齧祭祀以祈其安執駒以熟其性圉馬以就牢籠然後馬之惡者可使馴柔者可使良而無蚩驚奔之患正校人員選則依稱其德職稱其能而撿邪庸疾者無所容此所以爲搜擇之道也）

正校人員選（選去聲○騶夫而下可以備員于校人而中其選者廋人差而正之也）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騋音來○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冬寒藉馬以蓐春而除之去其穢也殺牲以釁之新其閑也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秋分也故春始牧庌廡也所以庇馬使涼教養馬之事非一而溫涼出入之失時尤其大患故特舉之○蓐音辱庌五駕反）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椹日寢反茨音慈○椹質翦闔未詳或曰椹學射者盤草以代垜也茨次第茅草以蓋牆也闔亦蓋也蓋牆則翦草以爲苫圉師庌馬習于苫蓋之事故因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芻草料飼之于閑牧善水草之地放之于野圉師教圉人故聽圉師之役賓客之馬王所賜也牽而陳于館喪紀之馬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也牽而陳于廟廞馬遣車芻靈之馬也陳于廟及墓觀此則凡乘車之馬必圉人牽之可知矣）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天下四方職司其地而後知要害之守也○按此序官多闕誤凡設官無中大夫四人及無上下士者據此中士十有六人考大行人之例當作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又有徒無胥當作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閩音民貉貊通）

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諸侯之采邑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東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于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有數要焉數者列而計之要則總而計之靡不辨明之將以施其政教也有利害焉利則凡所以利人者害則凡所以害人者靡不周知之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劉氏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其山能出雲雨以生萬物鎮安于一州者曰鎮水瀦而不流以生蒲魚者曰澤水涸不耕而生草木者曰藪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尤深積而成淵者曰浸其民資之以生者曰利其衆待之以爲養者曰畜其土宜之以爲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仰之以爲生者也九州之邦國仰之以爲富者也苟不周知其數要則天下之民不得而同其貫利矣得以同貫其利則雖四夷于中國亦得資其有以濟其之是以九服安于其土而不失乎養也○（瀦音朱）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會古外反藪音叟浸子禁反畜音旭○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瞢音夢湛丞減反又音沉○衡山在湘南雲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去聲圃兵古反滎音營雒音洛溠音許○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

（六擾馬牛羊豕犬鷄五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音宜沭音述○沂山沂水所出也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

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子禮反○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雍去聲汭如銳反○嶽吳嶽也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城之即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音兮○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紆音於汾潞音文路○霍山在彘楊紆所在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并音兵虖池音呼駝嘔音甌○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涞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凡九州及山鎭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已上俱鄭氏舊註）

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浸利民畜穀圖

愚按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而止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

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三后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后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與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于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獨西南之地但爲來王之國而時有背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州屬也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亦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開之有時是故不能強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營州墾無問冀州河套之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爲九貊六狄亦皆內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者自周德之衰而爲胡人之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兗豫等者悉淪于沙漠不毛之域反爲犬羊侵入中國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戎狄之策者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內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蕃音藩）

義見大司馬但彼言九畿以疆界所至此言九服以服王事言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邦國字當作地方承下文凡邦國三字而誤封公公字衍七伯當作十一伯）

此以大司徒封國之制大約爲五等諸侯所封地方之大小故四九州地方之數足以周知諸侯地方之數也然其文類王制疑傳者之言誤入經文耳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五等諸侯固有小大每國各有附庸之國又自爲小大小非大無以庇覆大非小無以輔翊各有屬以相維繫自無分崩離析之患王復設九州之牧以統理之于是而有柔遠能邇之功職謂爲長率正連帥因才受任不強其所不能貢謂九貢因地而施不強其所無也集說云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于上如周初時荆州牧

（以則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宣王中興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寄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九服職方氏之專職故巡守及殷國則掌其戒令守者土地闢田野治之類將至而先戒之使之豫備既至而前巡之致其不虞殷國謂王不巡守而六服盡朝也亦必為之先戒而巡視之則不職者不可得而故矣集說陳氏曰自古封建之廢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守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五載一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氏擇人訓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逮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舉不法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遏通達皆係于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聞之宣元以後稍還古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宰相則有掾吏之行上下相察莫之或匿如元帝詔條責于定國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而不言耶將從東方來加增之耶何以錯繆至是定國皇恐自劾是丞相隱之天子而不知郎吏已得以上聞知魏相教掾吏案

事郡國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達相輒奏言之是郡國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吏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為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設官之例凡士之數必以二四六人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主五方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同探）

土方氏（主五方土地之事）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土圭之灋見地官以土地者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也相宅者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也以此二者建邦國及其都鄙一以制其大小之封疆一以定其吉凶之趨避土宜者五地物生各有所宜樹所宜地自然蕃殖土化

如草人所掌糞土之灋物有所合則化機絛達以此二者授任土地之責者使以教其民也

王巡守則樹王舍（王之舍事舍人掌之此云樹王舍者以能辨其土之徽惡掌其樹舍之地也）

懷方氏（主懷柔遠人之事）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遠方之民者遠方之國其君長不能至而遣使來者非有命于王朝故曰民也方貢若六服之外蕃國猶在貢獻之數者遠物若越裳肅慎其國尤遠不在貢獻之數故曰遠物也此官主懷來之蓋四夷之來各有其路諸侯若非其人應之不得其道其爲中國之累大矣故于其所來之方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以爲禮也達之以節使行無稽滯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之居處安而食用足所謂來之之道如此蓋非求其來但有以待之亦無外之意耳

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封疆之限設險守國之常道天下一家覆載無我之公心此合方氏所以命官也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所司主于險阻故執其當通當塞之樞要而已此則專掌達天下之道路山林之阻則刋闢之川澤之限則津梁之脩其旌節設其候人合宇內之險阻而爲坦途闢萬國之藩籬以爲一家也

通其財利者懋遷有無及無關譏無曲防之類則有利皆得而共之矣數有用五用十不同器有鄉俗異制同之則器數無扞格而不行矣壹其度量無大小輕重則百貨無高下之不齊矣此四海所以大同也邦國有侵虞者則和解之所以除其怨惡邦國之相和好及有善政則勸率之所以同其好善此諸侯之國所以言歸于好也

訓方氏（主教道諸侯之國）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政事謂政治得失上下之志謂風俗美惡言之于上因以施訓教之方慶賞之典也四方傳道世所傳說往古

之事爲王誦之所以廣王聽明也正歲則布而訓于四方者四方相距數千里各國所爲彼此未必得利聞以四方之政事傳道及其上下之志轉相告語于四方之君譬之以不善而使懲戒焉勸之以善而使企及焉蓋以其醜類之事而告之自足以啓其上達競進之心不待夫誥命刑威而自爲施敎之術也觀新徵者改歲徙有新政或善或惡還以白王也

形方氏（主邦國形體故以形方爲名）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音夸）

凡邦國地域所至封土以爲之疆界然稍不經理雨水之所衝激小民之所芟削加以草木之所蔭翳不數年而舊蹟不可復識矣此地訟所以不已也故始立國則爲之制有爭地則爲之正凡建國固貴犬牙相入然必合聚聯屬則可以守治華者分析如花瓣也離者斷截不聯屬也則小國無以守而爲大國所兼矣無有華離之地于是各安土宇不至交爭大之比小小之事大各盡其道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地官虞衡之職作掌圻內山林川澤此山師川師則掌天下山川也山林川澤必先定其名然後辨其物若山林之有險易燥濕肥磽川澤之有廣狹深淺美惡也利害者鄭氏所謂中人用者爲利毒物及螫噬之虫獸爲害頒其物以施貢頒其利害使之趨避也昔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珍異者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療疾致用適欲用之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之爲玩好而爲常貢也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邍原同○五地除山林川澤掌于山師川師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卑濕曰隰民居爲多也名如東原大陸物謂動植之物邑有二在田四井爲邑在都鄉有千室萬室之邑必氣聚而生物豐美者然後可以封邑皆邍師掌之

夫五地之名物與土宜土化之灋大司徒之事而此復掌之者蓋司徒掌邦土主其大凡而已制識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之事故土方邍師山川之師掌之爲特詳也土方所掌主地大小與任土之灋故員少邍師則主辨其地之名物其職尤繁故員衆也

匡人（主正諸侯之枉）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撢人（主詧諸侯之慝）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昔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其崇高富貴乃勢之自然在賢者以爲餘事耳彼亂賊之徒每欲覬覦而自取滅亾者衆矣葢或初因所爲不灋恐難逃灋網遂謀爲不軌者或因百姓譌言若徐偃之得朱弓矢遂欲竊窺神器者匡人撢人二官葢四方有禍亂之漸而遣之可以消難于無形亦因事而設者也匡之爲言正也灋則者天子馭諸侯之常典推而明之使之知畏慝者諸侯隱惡察而知之一則諭之使改一則告王有以待之防微杜漸使無反側唯王命是聽也撢與探同省察其隱微之意王無失德國政無愆

誦而道之以語于天下之邦國則萬民中豪慄心說誠服唯王是嚮彼僭竊者自不得而扇惑之此誠轉移之一機也

按周禮于邦國大司馬主建邦之九灋以平之矣又特設職方氏之官而專掌其事矣至于土方遼師以封國山師川師以施貢訓方而使其政俗之善形方而使其封疆之安合方天下一家也懷方四海一人也匡人以正其慝撢人以誘之善周公治天下其立綱陳紀大者如人之骨肉氣血所以爲人然一孔穴之不通一筋骸之不束或以致全體之疾形方合方猶穴以通其脉匡人撢人其筋以絡骨者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大夫之家王不特置司馬每大夫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于王之司馬地小故不備員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都之士庶子謂孟仲兩卿而下五大夫衆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應起徒役之人也車馬兵甲備車發卒也都

司馬平時糾戒之無有違慢率令之使之典事則都家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然此但治其軍賦之事而已改若諸子之所掌學謂司士大司樂之所教都司馬教治其都之士庶子一如王國教冑子之灋然後世祿之人無驕淫敗禮者矣及有軍旅之事徵兵于都鄙則都司馬率之以聽于大司馬故朝大夫云治有不及在軍旅則誅其有司也此周公馭都家之灋所以都鄙之君無抗衡之患也歟

周禮傳卷之四下

周禮傳卷之五上

秋官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書周官曰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太宰刑典曰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小宰刑職曰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司寇主治中以裁物之過或禁于未發或刑于已成故掌邦之刑禁曰刑暴亂除盜賊皆其所有事也曰詰姦慝詰邦國糾萬民詰者糜察之義糾者舉正之義曰刑邦國曰刑百官者與刑罰稍異蓋濵則之意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已上並遂士之類）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司約之類）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音玄）　掌囚　掌戮（刺厲圜囚戮並司刑之類）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貉當作貊○已上並屬司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音娶）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已上並屬布憲）　冥氏

庶氏（音注）　穴氏　翨氏（記翅二音）　柞氏（音窄）　薙氏（音滌）

硩蔟氏（硩摘惕二音蔟清獨反）　翦氏（古剪字）　赤犮氏（音赫跋）　蟈氏

壺涿氏　庭氏（已上並冥氏之類）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已上並屬大行人）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已上秋官之屬凡六十一官秋主以殺則夷萬物司寇掌邦刑故命名曰秋司刑以定辠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奴掌戮以刑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脩閭銜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于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夫殺以止殺豈徒刑戮之是務乎司民掌民數若曰主刑者民之司命貴以生生爲心期于治而已殺一人而民數斯缺一則用刑敢不愼乎秋之義使萬物各遂其性大行人掌邦交之禮辨上下）

究民志使各止其所知莫大焉又主以刑詰四方也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濼則馭折內諸侯也冥氏已下十二官刑濼施及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大金畜也舜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兵刑兼掌之而實于四門特設四岳一官周禮則以四岳之事屬之秋兵則專掌于司馬蓋後世政刑之繁不得不分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物各正性命之象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舒氏曰以天地春夏四官文例之詰四方三字衍文）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聖王撫世經權之用未嘗相離所謂典常者豈執一而無權度哉唯其有輕重乎中三者故能如權衡之稱物靡不適均垂之久遠而無弊也平國者素治安之國不幸而有犯辠用中典者治以常行之灋刑當其辠之謂也新國者王朝之臣初出封爲諸侯或荒僻之地始立君長而治之者禮文未備德教未孚其有犯辠者斯可矜也故于中典而稍輕之能改即止而已亂國者舊染汚俗若殷邦之沉湎于酒陳鄭之躭溺于淫春秋諸國簒弑叛逆之相尋其人習于不善所犯辠惡雖以德教諭之而不從故于中典稍加之而重庶其畏威而不敢爲惡也三典以制刑即洪範之三德以制治蓋中典即正直輕典即柔克重典即剛克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掌建邦之三典者自立國而即有此三典故大司寇掌之以佐王儀刑諸侯之國俾無失禮詰四方之故使無淫濼所以爲弼教也此與世輕世重上服下服異者世輕世重以時言彼此一時若戡亂則武臣重承平則文職重治久則人多奔競亂離則與之官爵而不欲民散則田多荒蕪民聚則田價騰踊刑罰當以此爲低昂上服下服以情言同一辠也情輕則服下刑情重則服上刑此三典則以各國言義各不同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纂司市作虣）

糾者察擧督聚之義人情玩愒廢弛感之以刑則提起而斂束也野自遂而外之稱若耕耨溝涂畛澮築鑿凡

任衆者每事責其成功偷惰則功不成刑所以糾其致力軍若伐國大田戍疆兵車之會凡用兵衆者兵濼嚴命爲上失守則違犯將命刑以糾之政典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使以死守爲事也鄉謂六鄉亦凡閭里聚居之稱百姓家居以脩德爲責孝爲德之本鄉八刑糾萬民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官謂凡百官府有官府之責者擧用賢才所以脩職立事制官刑警于有衆若伊訓之三風十愆卒夫之失財用物辟名以不稱職爲糾也國謂王都中四海兆民所止而市肆中尤萬衆之所集大約多巧僞而暴橫故以愿朴爲上以暴雲爲糾司市以貿民禁僞除詐以刑罰禁虣去盜與凡僞飾之禁所謂上愿也加憲徇朴之罰則詐僞除暴橫去矣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圜音玄罷音皮○圜土獄城也絫土爲之罷民惡人不從）

束矢鈞金

（化有似于罷敗者害人謂過失麗于灋若柚杖刀劒誤以傷人之類）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寘之圜土使不得出以困其心也施之職事使食其力以強其罷也明刑者書罪方版著之于背生其耻心也凡此皆所以聚斂之期其改而已）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虞書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圜土乃流放之刑而屛之遠方大畧知辟讐所謂海外千里之外不同國者即虞所流之宅故云能改者反于中國也余詳見司圜）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造清到反劑字計反）

（訟相爭曲直者獄鄭氏謂相告以辠名者凡訴訟之詞無有自知其非者苟無對辨則文致其惡無所不至必兩造具備而後可以聽其是非大者口說亦無憑據必兩賷其券書而至然後可以斷其誠僞矢以直爲善束矢百矢入之以明其不枉金以剛爲德鈞三十斤入之以明其不屈金之品不同豈以事之大小爲差歟聖人之情以使民無訟獄爲主故必使兩人偕至則辭不獲遂兩劑詰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束矢鈞金則心有所惜故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矣此所以爲禁民訟禁民獄之慮也然此謂事有疑似兩相不直而各欲訴辯者耳其有強悍不順理良善受其枉屈者則彼何憚于兩造何俟于兩劑而亦何靳于金矢哉則其長當自達之所以有肺石之設也或疑金矢之入人之貪富不同若直而受其金矢既非所以示罰且必有損民寧舍金矢以累貧民者奈何愚謂此特立灋之始欲以止人爭訟之心耳若訟結之後或舍之或舉之主于戒其不直而達其困窮在乎聽訟者權之而已）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辠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辠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辠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音谷）

（嘉石石之美者舊說以爲文石是也取名于嘉者以變惡從善之意朝士掌之辠過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即衺惡而敗俗者木在足曰桎在首曰梏司救云士加明刑而此不言者梏蓋明梏即明刑也坐諸嘉石欲其變惡爲美也役諸司空勞之而欲發其善心也辠之輕重大約五等而其坐役之近遠以是爲差無非欲其奇衺者化爲平民故曰平罷民也州里主相保受司諫職又云以行赦宥凡民之治必從其有司故坐役既滿必用州里之屬任其能改不爲非協同司諫之赦宥然後宥而舍之無任則不舍其愼重而不敢忽如此）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辠其長（惸葵

盟約

肺石赤石也肺之色赤其動爲聲取名于肺者以聲出自中而不安之意幼而無父曰惸老而無子曰獨惸獨老幼謂老而獨幼而惸皆天民之無告莫爲之助者鄭氏曰無兄弟曰惸未詳或寃抑不得伸或困苦莫知恤凡有赴愬于上而其長吏弗與達使立于肺石之上必三日而後士聽其辭欲得其情實也以告于上者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朝士率之以擊鼓復皐其長吏恐小民不能達者非止于是治一以警衆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義見大宰）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有事相期恐其無驗刻之于書以爲信曰約有事相結恐其背約要質鬼神使違約者得禍曰盟凡有盟者必有約謂其所盟事之辭也必大司寇涖其盟書者盟出于省刑之意也天府主明神大史主禮灋內史司會主政治大事六官皆與故並受其貳而藏之按盟約唯見于大史而天府內史司會及五官並不載者蓋互見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定安止也）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斷兩分之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畢其事也）

邦典者治教禮政刑事之六典也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諸侯獄訟謂邦國之事有六卒也故以邦典定之而使之安所止也邦灋者屬職聯常成灋刑計之八灋也大宰以灋待官府之治卿大夫獄訟謂官府之治有紊亂故以邦灋斷之使兩分之也邦成者比居簡稽版圖傳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之八成也大宰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庶民獄訟謂百姓情僞無窮不信此八成也故以邦成弊之使畢其事然此乃聽獄之大凡耳若皐之來無窮則有司刑二千五百條在也或謂邦典即大司寇建邦之三典邦灋即小司寇之八辟麗邦灋邦成即士師之掌士之八成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三典通于一國豈止于諸侯八議通于上下豈止于卿大夫八成皆主于爲國害豈庶民所常有之事乎不若從舊說爲善

大祭祀奉犬牲（大金畜也故犬人屬于秋官掌共犬牲而大司寇奉之也）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大祭祀有誓有戒誓謂禁厲之辭不共有大刑之類也戒使有戒心七日戒三日齊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歎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此誓與戒之別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而大司寇涖誓百官者大宰百官之領袖故掌其誓大司寇刑官故臨之則百官自肅也百官在朝皆執事有司故大宰戒之百族王之族姓雖不執事亦必與祭有親親之恩故戒于廟中而大司寇掌之也

及納亨前王（王親割牲時）祭之日亦如之（王行課獻等禮）奉其明水火

明水火

（許見司烜氏）凡朝覲會同前王（受諸侯幣及酢諸侯）大喪亦如之（贈含等事）

凡祭祀朝覲會同大喪必大司寇前王者大事以莊肅爲主大臣可嚴憚者莫如大司寇故使之前于王一則使王生敬共之心而無非僻之干一則使羣臣起嚴威之心而敬共于王也

按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入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冲氣濁而不明木氣温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内影其光藏匿而府唯夫金之爲德于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之在宇内者夷者夷華者華靡不濯然明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

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

大軍旅涖戮于社

不用命者與夫所獲囚徒在師則戮于軍社凱旋則戮于國社也大司寇臨之蓋有當訊鞫者亦刑官之事也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蹕止行人以衛至尊）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外朝雉門朝也朝士掌灋小司寇掌政致萬民者辨大夫職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也）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寇戎之難若周公之討亂也國遷謂邦都不安而欲去故即新若盤庚之遷殷也立君謂無冢嫡或有而不堪嗣選于諸庶子之中德均以卜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㊀鄉去聲○羣吏侯國使臣在天子之國故曰吏舊謂府史胥徒此等自屬庶人安得反在卿大夫之右且詢而曰大豈止國内之臣與其吏民哉此州大事故三刺亦與此同）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擯相之使前以敘進者先羣臣次羣吏次萬民也

國危國遷立君三者社稷萬民安危所繫小民合而聽之則公故必謀及庶民所以有三詢之禮也朝士外朝之灋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即此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謀及庶人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即此羣臣西面謀及卿士也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即此羣吏東面蓋天子視外朝則諸侯來朝者及其陪臣皆與此謀及天下也諸侯或在或否臣之聘問者常有之故此與下文三刺皆止言羣吏朝士尊掌外朝之位故特爲詳耳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弊謀則以衆謀爲稽而弊之于王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大司寇所受于朝之獄訟及鄉遂縣士職聽于朝都家上舉刑于國者小司寇咸聽之五刑者刑罰以治皋之書司刑所謂墨劓刖宮殺各五百也）用情訊之

之判一

訟獄五事

至于旬乃弊之（[illegible]音信）讀書則用灋

以五刑之書聽萬民之獄訟以萬民之辠而麗于五刑然不敢乘快用己見而遽決之必以懸測之情再三訊鞫求其可出之門而不得至于旬而後正其辠占刑所謂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也至用刑之時又必以辠狀之書讀之于囚使之心服其辠而後加刑不服則復加審問如此則刑者與用刑者兩無所憾而天下無冤民矣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辠不即市

命夫命婦有獄訟則使其屬爲坐若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是也一則不伎似吏褻尊者一則眷其廉恥信義之心也同族與有爵者同掌因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也必以適甸師者得辠天地祖宗不敢褻也不以即市者可殺不可辱爲名分恤也先王所以貴貴親親如此其厚人有不自重而輕犯刑戮者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辭字無義蓋誤文也洪範貌言視聽思作五事疑此亦是事字）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凡獄訟皆主在上之人聽而斷之故此五事共以聽爲主聽獄之灋或因彼所見之情而聽之或形之以意作其情而後聽之威明變化貞情畢露而姦僞莫逃在乎上之人精誠所注神而通之耳辭聽者察彼原訟辭有差與否與吾以辭反覆問難而彼有錯亂否也色聽者觀彼色之定否與吾徵于色而彼有懼不懼也氣聽者觀彼氣之壯否與吾發于氣而彼有畏不畏也耳聽者觀彼之聽有皇惑與否而吾務聽其耳以聽之也目聽者觀彼之目有驚懼與否而吾務明其目以聽之也大約有理者辭直氣壯色定視聽不僭無理者辭屈或支離色動氣怯視聽違則以五者參互錯綜人之情僞自不能逋此古今聽獄訟之灋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壁闢二音）

辟灋也亦爲開闢之義邦灋所以正萬民之辠過者也以八者開釋之灋與邦灋配合相與比㳒較量而折衷之以定其刑罰故曰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也八辟皆由于大宰之八統親王五屬及外親有服者故王舊知或共學者賓自命士已上賓作賓王家親故貴賓皆于王躬有所關繫平日之所尊禮賢有德行者能有才藝者功若司勳六等之功勤謂盡瘁事國雖未有功而有成績者賢能功勤皆于國家有所裨益平日之所優渥不幸而有辠豈可同于草野齊氓之倫而無所辨哉故必擬議以開釋之蓋可赦即赦次則爲之末減其必不可赦則若王三宥之盤水加劍懸于甸人有爵者不梏不爲奴同族者不桎梏無宮刑雖當刑當殺而其禮自不同蓋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賢達吏禮賓八者天下之大教故以禮待之使信義常行于君子而益知

（自坐不以拘繫束縛困辱之則小人常知所敬畏而朝廷爲愈尊也）

以三刺（排問）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殺也）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清志反）

（刺主于中殺非私怒宥非私恩故必以三刺而後庶民之獄訟得斷之于中也所謂三刺者謂排問廉察之即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及司刺三刺之灋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也其佗解見前聽民之所刺宥者觀萬民之情或欲殺之或欲寬之也民之所欲刺則情之重者因而服上等之刑民之所欲宥則情之輕者因而服下等之刑也殺之宥之固不由于一人之私亦不拘于一定之灋訊之以爲衆之情弊之于大

公之地故曰國人殺之此刑之所以爲中而合于天心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條義與下文孟冬祀司民相屬解見下）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惡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鑊戶郭反蹕音闢）

（此數事皆與大司寇同職大司寇于大祭奉犬牲大師涖戮故此小司寇共掌其小者大司寇于禋祀五帝奉

明水火故此則掌其實鑊以奉納亨以亨之水朝覲會司大喪大司寇前王故此于賓客后世子之惡則前王而辟國之大事則小司寇共使其屬蹕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上文大比登民數一簡以司民職攷之當屬此小司徒職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司民職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與此每歲之禮皆同但每歲則止于王畿三歲則通王畿內外耳孟冬萬物成時故祀司民之星爲萬民報祈司寇主其祀者刑以生民爲事秋爲收成之時也王拜受之者民王者所天故重其禮也圖國用者冢宰制國用之灋食浮于人則藏以待乏人浮于食則詔王

殺邦用所謂進退之也登于天府與國寶拜典而共隆也內史司會以攷治冢宰以制國用故共藏其貳）

歲終則令羣士（鄉遂等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此脫末句乃命其屬九字）

（帝王之治惟其中而已刑罰之事尤不可以少偏嚴刻則民麗于非辜姑息則民輕于犯灋故謂獄辭爲中也歲終當攷其屬故令羣士若鄉士遂士之屬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凡民皆天所生之子凡刑殺皆天討必登之于天府庶幾愚民不敢以玩灋有司不敢以擅用王者亦奚得而私好惡哉

按小司徒于攷治之後即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故此末句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當繫于此謂以刑官屬吏若鄉士遂士職金大行人等屬入會致事于大司寇大司寇因之以致于冢宰也義見大宰）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以小宰之例推之當云刑象之灋）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月之吉大司寇縣刑象之灋于象魏故小司寇率刑官之屬觀而令之）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邦國都鄙不及徧觀灋久不幾于玩乎故命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布憲所謂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也如是則每于歲首王灋必徧及于溥天而無不知者矣小司徒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亦此意但地官有教灋而秋官則布刑灋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此句乃歲終之事不當在正歲後解見前）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刑罰之設期民之無辠過而已禁者揭其尤不當犯者而示之及其未發而遏止之也木鐸徇之于朝則衆莫不聞書而縣于門閭則衆莫不見所以自然有所警惕而不犯于有司也聞且見矣而猶頑然麗于刑戮者不亦少哉此五禁之灋所以爲左右刑罰也與大司寇五刑相通五禁之序先王宮次百官次國中次郊野皆由近及遠禁者治于未發治必自近故其序如此終之以軍者軍不常用故也不言鄉者舉野而鄉在其中矣五刑之序莫重于軍而首言野刑者野人未教不知灋凡有役事雖以軍灋從事而不純用終不易治故以之爲先次軍刑莫有重焉者也次鄉刑居民辭訟爲多也次國中市刑止于憲徇朴而已終之以百官其麗于刑者寡矣皆先難後易刑施于已發刑罰後君子故其序如此不言官刑者蓋禁者期于勿犯刑則犯而戮之有官禁者秋官掌刑之事無官刑者刑不上大夫之意如此而猶有犯灋者故小宰掌建官刑而戮于甸師氏親貴與凡民待之自不同其在天文亦有貴人賤人之牢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辠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此與上文之禁相似而有辨禁者施于歲首之時主閑絕其非心戒者孔子曰不戒視成謂之暴謂于作事之時常戒敕提撕使之勤事或未至于刑而先丁寧之或不幸而有刑罰後申敕之期民之不犯故曰先後刑罰毋使辠麗于民也誓字從折決斷之義以必不犯爲意也若書甘誓湯誓等篇及此條很氏所掌軍刑特重故誓于軍旅用之誥大言以告之也若書大誥康誥等篇會同大衆所集故誥于會同用之禁者遏止之使勿犯也若無干車無自後射禁麛卵禁毒矢射人情赴利欲爭先出力欲推後故禁于田役用之糾者督察之意若司虣搏其不可禁司稽察其犯禁胥襲其不正曰搏曰察曰襲皆糾之謂也國中莫雜于市故糾于國中用之）

（憲謂縣灋表示若卿大夫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小司寇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布憲憲邦之刑禁都鄙于王朝爲遠故憲于都鄙用之也按此五禁大畧自其重者言之然祭祀田役亦有誓封國有誥大司寇五刑兼糾而言凡縣灋象魏皆憲蓋亦有通用之辭不可執一而論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鄉合當作合鄉合字誤于鄉字下也）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地各有守此鄉州之事人各有行列此伍兩之事夫然則鄰界不相通鄰伍不相救于是乎有逐盜賊于鄰境壅水以病鄰國者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矣此則等而上之合其鄉州黨族之聯若二鄉則公一人亦合鄉之證也族師五人爲伍十人爲聯矣此則等而上之合其卒旅以上使皆有聯其在于軍則夏官合之若穰苴灋十五爲隊司右合其車之卒伍則總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合而爲一百五十乘之伍大國比三軍天子之六軍並統于一大將也如是則不特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爲閭使之相受而已凡其居民卒伍之相合而爲聯者靡不相保不爲非有以相安而居不善衆共發覺所容受皆良民有故則用以此逮胥之事有罪奇衺或佚賊則刑罰相及追捕有功則慶賞相共是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正謂此耳夫士師刑官而掌合聯之事者蓋使人各其心雖欲詰姦慝除盜賊其可得乎

此周禮職掌有匪彝所忌也詳見後若邦凶荒條下

掌官中之政令（鄭氏曰官中政令士師所施政令惟在大司寇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獄訟訴辭各有司存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獄訟其有不決則士師審察以告于大司寇斷而弊之所以推究夫邦令使無不盡也）

掌士之八成（士刑官也刑者一成而不變已下八者國之大禁必刑無疑故曰士之八成也）一曰邦汋（汋音酌○說文井水或有或無曰瀱汋故鄭氏解汋爲斟酌之義邦汋者刺探國家陰事虛實動息以告于敵國也○瀱音計）二曰邦賊（謂謀叛逆背其生而欲從他人者也）三曰邦諜（諜音牒○敵國來行反間者即夏官環人之諜賊也）四曰犯邦令（國有大戒禁不得爲而故犯之）五曰橋邦令（橋音義與矯同拂戾也○國之善政令當遵而故矯拂之已上二者即禁暴氏之亂暴力正也）六曰爲邦盜（若竊國之寶玉神祇之犧牷牲也）七曰爲邦朋（比周罔上也）八曰爲邦誣（若詐稱制命僞造符節即禁暴氏之矯誣犯禁也）

按天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于其性此王者立國必灋禁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後能保其社稷爲斯民主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橋邦令不從王灋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姦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于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不問必至于亂已相率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爲大士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治刑必從其本

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灋治之（荒辨之灋謂辨其年之豐凶廩人所掌四鬴三鬴二鬴之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爲大凶之年治之使無至于失所也）**令移民通財**（移民以就穀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糾守**（督察其要害及財穀聚處以杜姦盜竊覬覦之心即司徒之除盜賊也）**緩刑**（輕辠出之使自食其力）

按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辨之灋蓋爲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敎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夫保任荒辨之灋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于爲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辠之至不同于張羅網阱擭以取禽獸者哉此周禮之司寇所以異于後世之刑而六聯之相成不可以一職拘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音附）

小宰八成聽稱責以傅別聽買賣以質劑傅附近之民以爲保任別判書以爲之合約劑相期約之券書也凡以財獄訟者必正之以此而後誠僞可辨非此則不聽庶民無敢苟簡于其始而獄訟可省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勝國之社稷殷社也周勝殷故曰勝國之社自殷已亡言曰喪國之社自殷之亡言曰亳社其實一而已）

社稷祀地祇主達天地四方之氣無有屋者春秋書亳社災是亡國之社皆屋矣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義不明正愚觀媒氏聽陰訟于勝國之社及司烜氏屋誅之文而始知其說也夫建國必立社稷者有土者報本之大禮也國滅則更置社稷故謂舊社爲勝國之社其必屋之何也爲宮刑已下而用之司烜氏所謂屋誅是矣蓋戮人于社主以示衆然刵劓之施不可以風而國社又不可以屋故于舊社而屋之以行肉刑耳又聽男女之陰訟亦于此一則以其言之不可聞于衆故于屋中一則以犯淫者必至于覆亡故于喪國之社也至其有祭不幾于二社乎蓋舊社有得山川之氣而水旱所獲應者民族相傳于此自不得廢其禮非若國社之有常祀也以其掌于秋官故以士師爲之尸○剸音顓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與大僕小臣同刑官人所嚴憚故俾掌其辟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鄭氏曰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則將獻）

尸而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祭先王先公則小祝職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則惟祼時而已○匜音移

洎鑊水（洎忌冀二音○謂增其水也小司寇實鑊士師續而終之）

凡刉珥則奉犬牲（刉珥音饑餌○刉珥解見夏官小子士師卑故奉犬牲止于刉珥）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躬帥其屬以衛宬居）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氏曰逆軍旅違將命也左傳荀吳敗狄于大原將戰魏舒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此

逆軍旅之戮也犯師禁于行陣也鷄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曰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此犯師禁之戮也按舜令皐陶作士兼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兵刑本一職故軍旅涖戮禁戒並屬刑官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刑官屬吏之月要歲會以小司寇入會于大司寇也）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爲郊郊外爲野帥其屬亦船爲之）

前王　前驅　辟　蹕

常觀周人所以保護至尊之禮可謂詳且備矣凡行大禮則有所以前王者以大臣有威嚴者附麗于王使人

見之而自然嚴憚也其出入也則有所以前驅者偕行而在前猶清道之云也有所謂辟者避除行人使不衝突不辟之類使違避也有所謂蹕者國家有大事凡不急之務不急之人竝止之使不行以備非常也故大祭祀軷覲會同大喪則大司寇前王大賓客后世子之喪則小司寇前王而辟大臣可嚴憚者莫如司寇小司寇稍卑故兼以辟也大僕王出入則前驅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此皆親臣故每出入無不從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士師刑官故専其辟也邦有大事恐人心専一姦宄竊發大小司寇宮正師氏士師或船帥其屬或使其屬隨王所在而蹕以衛至尊蹕于王宮王門所以衛宸居也至若王宮出入者皆尊貴之人且多宮嬪其禮不可不嚴閽人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一以貴貴一以別于男女之際也○朝之公卿大夫皆以爵而在民上不可與衆人伍也故鄕遂縣士公卿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各爲其主而辟也○五服諸侯皆南面之人入天子之國則以賓禮待之不可以失禮也故訝士賓客入于其國則爲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蹕無使有暴客侵掠之患也○若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則以大衆所聚恐壅塞貴者蹕廬氏凡有節者與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新至其館及舟車轚互恐有所妨凡此皆貴貴之道也○㊀轚通

天地之化非因以秋氣之嚴凝肅殺則萬物無以堅實向裹而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道亦然非有嚴毅方正之節斷制裁割之宜則善無以立惡無以刈治己治人無一可者故司寇者以剛斷果决制天下之過者也夫天之有秋也主于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于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

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獻民數與夫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爲司寇者匪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爲心至誠懇惻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于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以使民無訟爲貴而曾子不以得獄情爲喜也歟是故大事爲之誓戒隨事爲之禁令隨人爲之糾戒隨地爲之致詰不信也而爲之盟約有過也而納之圜土常以禮教齊之惟恐其出禮而入于刑是即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意也至于皐陶爲士而曰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帝之稱皐陶曰剛或干予正惟其先克剛嚴武毅闢邪存誠民是以不怒而威也其進規于舜曰兢兢業業是欲帝道之以德即周禮大事前王雖不言所以而禁戒之意在其中也又曰無敎逸欲有邦則欲畿內外之居民上者靡不以正率民即朝大夫統都家之治大行人以禮親邦國而倡

糾之意實默寓也皐陶爲士蠻夷猾夏者亦主之故大師則司寇涖戮蓋小爭則爲訟大爭則爲兵故亦與夏官聯事也不幸而有入于辠者則刑故無小非剛明則不得其中所以謂之刑中而人自不犯于有司此帝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乃歸之皐陶之方祗厥德方施象刑惟明也或疑秋官之屬惟行人爲大夫餘多止于中下士然則司寇之官其視五官爲小歟是不然後世刑獄之事視古益煩大小司寇所以祗愼揆度務欲使朝廷以及于四海刑期于無刑既已無所不用其極至于昆虫草木之微亦在刑禁之中其所以位育之功實與五官相爲始終惟大行人一官則主于賓四門而詰邦國其體統尊交際隆故其職爲中大夫朝大夫一官所以領紬于都家而昭明畿內之本職金則爲國用所需故皆上士其餘各屬不過淸白一心欽迓天命惟刑之中而已所以止于中下士且他官多有在王所者故其官多大夫此則在王所者惟大小司寇其餘則不容以兼他官故其職自卑而與五官不同耳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鄉士主六鄉及國中之獄云掌國中者六鄉之獄總在國中也職主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爲務糾詰戒令俾不抵于刑罰所以生之也

聽其獄訟（受其寃抑愬詞聽而理之）察其辭（察其曲直虛實）辨其獄訟（辨其辠狀輕重）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大而入于死者次而入于刑者分異書之而爲除要書所謂要囚也）

○旬而職聽于朝（職專也）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聽于棘木之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司刑掌五刑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及凡用刑之官）○獄訟成士師受中（成謂已結正中謂刑當其辠無過不及）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協日鄭氏謂和合支干善日若今望後利日是也今陰陽家人死者值凶神則有凶煞重喪恐其傷善類又刑未入于死者亦當得吉日也陳尸三日以示戒）○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辠之疑而當赦或在八議而當免者當行刑之日王親至其地以免之）

夫于獄訟察而辨之異而要之固無不盡心矣然不敢自是也于外朝大公之地容其反覆訴辨遲之至于旬日更不以他事淆奪虛中涖之歷司刑者與刑者皆無憾也于是司寇折斷其獄完結其訟然又不敢自專羣士各出所見而議之或從初議或有他議有从重而輕有从輕而重務協厥中也至是士師受其中更無可生之途矣然恐其以死傷生必協日而後刑殺之其有可議者則王親會而免之嗚呼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周之用刑如此其愼負父母之心哉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辠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肆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辠者哉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大祭祀若祭天南郊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大喪紀葬于郭外大軍旅王行出疆大賓客諸

（侯來朝卿士各掌其禁令使無犯命帥其屬夾道而蹕使不得侵此因其所致之民而爲之禁戒也）○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邦事謂有國家政事行于國中或出疆也其喪謂葬于墓也然爲之前驅而辟卿士三公所管轄之吏故爲其主而辟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由六卿之路有犯命者卿士即而戮之以警衆此以其所管轄之地故爲之禁戒也）

（按刑官主灋禁尊者之行在旁而蹕止行人在前而闢清道路戮其犯命皆灋禁之事故卿遂士等掌之）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六遂之獄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甸稍縣都凡公邑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都家之獄者疏云采地在王畿四方故云方士）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主侯國獄訟及迎賓客）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邦有大事聚衆庶者遂人帥所治之民而至也遂士掌其禁令警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郊有大事者謂大事而經其地則掌戮其犯令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大役即縣師所謂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也縣士掌其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有大事者亦謂大事而經其野）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辠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八則有刑賞之成王朝主馭其大略故但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訟之人不著其刑殺之地不會其刑殺之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事聚衆庶亦謂軍旅田役等以王事動衆也則爲之掌其禁令）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灋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灋歲終復省之亦掌民數之意且以灋致都家之治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所上治猶上計之意都士家士所上治方士主廉察之）

（方士聽都家之獄訟修省縣灋主都家所上治蓋以王官往涖都家有事則至王國也解見朝大夫

按鄉遂縣方氏四官所掌凡三事大畧相同曰司民數而糾戒之也曰聽獄訟而刑殺之也曰大事而爲之禁令也其不同者四曰各掌其獄之地也各掌其民之數也職聽與會免各有期也所禁令之人與地各有司也鄉士掌王國及六鄉而其獄在國中故曰掌國中遂士掌六遂而其獄在近郊故曰掌四郊縣士掌甸稍之獄在遠郊之外又自二百里至四百里凡都家所餘之公邑皆屬焉故官以縣稱而曰掌野方士掌都家所上刑中故曰掌都家此其所掌獄之地不同也○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縣士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其戒令方士以時修其縣灋各以其所屬生民爲心戒令爲先此其所掌治

之不同也○其職聽于朝鄉士旬遂士二旬野三旬都三月則以其地有近遠隨其所至以爲期也其刑殺鄉士于國市遂則各于其遂野則各于其縣蓋各因其地以示戒也其免之鄉則王會其期遂則三公會其期野則六卿會其期亦因其地有近遠勢不能徧會以尊卑爲序也若都家則但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訟之人而已此其所掌斷獄弊訟之不同也○祭祀喪紀軍旅田役之禁令鄉士掌六鄉遂士掌六遂縣士各掌其縣方士各掌其方各禁戒其所率而致之民也其有大事而戮其犯命者鄉士于國遂士于郊縣士于野各禁戒于其所治之地也其大臣有邦事而爲之辟鄉上于三公遂士于六卿縣士于大夫則各爲其主也此其所掌禁令之不同也都家遠大事不及故方士不言戮其犯命又方士不常在國故不言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諸侯自得專其國內臣民之訟此所掌四方之獄訟者謂侯國兩相訟或人訟諸侯于王朝者也訝士掌之因而號諭以罪麗于刑之則以定其爭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治猶正也若元咺訴衛侯虞芮爭田之類必先造于訝士一則事有所統二則訝士可平則平之不必煩于士師亦省刑之意）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平也所獄訟之事或涉地土人民援証多歷年久者曰亂獄士師不能遙斷故訝士必親至其地而平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賓客在郊門之內送其往而逆其來也）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賓客行于國中之道或以已事適野訝士為之辟除行人所以貴貴也）居館則率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在國授館之後訝士為之蹕止行人及有暴客則誅戮之所以安客館也）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賓客出入于王朝則先道之其有朝貢之政事則佐佑之皆使無失禮之意）○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大事征伐田役訝士讀其誓命之詞及五禁之灋）

按訝士掌事凡三獄訟其本職也辟蹕誓禁刑官所在人無敢犯也賓客之送迎道贊判于百辟之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天子外朝皋門之內雉門也主國之大詢司刺之三刺司寇之聽獄訟六官之灋邦灋者朝士掌焉故以官名）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棘赤心外有刺可以為蕃衛臣之忠赤而蕃屏王室之象也三孤六卿其位凡九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其服亦九故左右棘之數皆從九羣士從孤卿大夫皆王國之臣也羣吏諸侯之卿大夫記所謂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也羣吏從諸侯皆畿外之臣也槐黃中通理臣有中德之象三公三人故槐之數亦三州長衆庶在其後凡州長黨正之屬與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亦在其中矣舊以府史為羣吏豈以庶人之賤乃列羣士之右乎小司寇之六詢司刺之三刺其位皆然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嘉石肺石解見大司寇　嘉石在左者卑之而示辱故罷民立之期使等于平民肺石在右者揚之而使伸故窮民立之俾無不達此設石左右之不同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以鞭呼趨且辟者語意猶云以鞭行呼而辟也執鞭所以為威高聲而呼使人聞之趨且辟者大衆所聚恐有賤者壅塞貴者故往來循行而為之辟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若立中門背闕而坐過闕不下也錯立歷位踰階也族聚也族談相與衆言喧囂也朝士竝管

（禁之○已上外朝灋禁）

外朝圖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獲鄭氏云得而取之也人民謂奴隸逃亾者或未齔男女）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貨賄曰得人民六畜曰獲必使委于朝告于士者以待人之求不告者卽爲盜亦止盜之灋也十日而失主不至則彼無意于得或已無主然後收舉之大者如古帝王器物之類則入于官非小民所當畜也小者卽與得物者上不專其利也此視司市爲詳蓋彼專指市肆中此則兼舉國中也○已上獲遺舉貨之灋○(俘)音孚）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其外不聽（外朝聽訟之地萬衆各恃其血氣之私持其好勝鬭爭之說而趨往焉苟無期日與其所以當聽不當聽之則訟何時而息乎凡士之治謂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邦國則朞而治于士民有不服者當于此時而訴辨則士師受之過其期則不爲之理庶乎知有限節不至于爭無已時連年不決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屬)音辱(傅)音附）（有責者借而責其必償上下券書爲證屬責者親屬或屬下有所責本無契券附近鄰比見知者爲證有此二者則聽無則不聽之同貨財者泉府旅師與民相取予也出入兩平不得違灋有所低昂大凡爭訟多起于財稱責必以其證同貨財必行以灋皆所以絕訟端于始也○已上訟獄當聽不當聽之則）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辠（爲盜賊者賊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暮爲盜而所在殺

之皆不科辠使盜無所容也報仇讎謂調人和難而使辟之者不辟而被其殺亦不科辠二者雖有訴訟不理）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凶荒）（歲不熟也札喪民有疫癘而多死喪也寇戎寇盜戎狄相侵也三者灋宜緩刑慮裁度也貶減省也蓋卽無濫受民詞之意然慮刑貶三字語詞不順疑有闕文○已上省刑之事）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天之立君君之設官無非爲生民計也故秋主肅殺而實所以成物司寇明刑而實所以生民司民亦職屬之秋官者見刑所以生民之意亦使司刑者以生民爲心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登于版（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

（按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者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于父而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諸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藏諸州府此即司民之所登也）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國中若干郊野若干都鄙若干詳書而總之則其數明男女異其數以爲媒氏配合之本每歲死者除其籍生則書于版畿內獻于王小司寇所謂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也畿外則各獻于其國君）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此萬民之數通于天下小司徒所謂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天之所生唯人爲貴也內史司會冢宰皆主會計民事之官故咸使執其貳以圖國用贊治道鄭氏曰以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徐幹氏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先王周知萬民衆寡之數則勤惰者可聞故周禮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如此是以制郊遂之灋維持其民而爲之綱）

（民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誠否逆順可得而知也亂君之爲政也户口漏于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奸心競生僞端並作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孝文之立三長蓋知此意矣然不能脩德愛民處之曲盡是以心不樂從終安冐僞隋唐以來大抵如此徒灋亦何爲哉）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刑書以定辠）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者探問廉察之意官主詢察而行赦宥故以名官舊解爲刺殺字非蓋此非司刺殺之官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辠

墨辠五百（墨黥也刻其面以墨涅之）劓辠五百（劓音乂截鼻也）宮辠五百刖辠五百（以先後輕重之序刖辠當在宮辠前尚書可證也〇刖音月斷足也宮丈夫去勢女子幽閉于宮中）殺辠五百（殺辠有二或斬首或要斬及掌戮之焚辜條狼氏之車轘皆是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辠之輕重

（五刑之灋如天之垂象即舜典之象以典刑也以麗萬民之辠者民有某罪合附麗于某刑此刑書之所載也以五刑之灋詔刑罰書所謂惟灋惟察其審克之以辨辠之輕重所謂上下比辠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也王氏曰周禮五刑之灋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旄曲禮作耄毛惷昌容反）

司刺當司寇斷獄弊訟之時主以此三灋輔佐使無不中三刺解見小司寇羣臣羣吏萬民皆以爲可殺而後殺之否則行赦宥之灋宥謂寬之也不識若自幼在他國而不識其父昏夜而不識其所親者過失若舉刃欲所伐以矢投射而誤中他人者遺忘謂心向一事而忘一事者三者皆非故犯也則隨其辠之大小而宥以寬之若碎譬之灋亦宥之事也赦謂釋免之也幼弱謂未齔而未有知者老旄謂七八十以上而昏眊者惷愚謂自幼癡騃童昏者三者皆可矜也則赦而免之竟當釋放若記所謂悼與耄雖有辠不加刑也司刺專掌此三讟求萬民之情斷獄訟之中定其當服上刑當服下刑務使之輸情服辠然後加以或刑或殺（也讟清亂反讟又讀反）

按舜典周禮呂刑易大傳所稱祥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觀之辠狀之辭情真辠當則當正之以五刑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爲象以典刑怙終賊刑周禮五刑之灋麗萬民之辠呂刑之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刑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辠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約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司盟 掌盟載之灋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犬 犬人 掌共犬牲凡相犬牽犬者屬焉 司圜 掌收教罷民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野廬 氏掌

易之折獄致刑也有所謂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宥過無大又曰流宥五刑周禮分爲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而爲辟讐之灋大約與虞之流同呂刑則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痛懲之以警衆又有告災者則在所當赦虞書告災肆赦周禮分爲老幼惷愚三者亦在所赦易則謂之赦過宥罪也又有所謂疑者皐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參錯訊鞫而終不得其情實者寧失之以與民周禮鄉士等職所謂若欲免之呂刑則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易謂之緩死也然虞書又有所謂辠疑惟輕者苟有辠而輕之可也若無辠雖得輕刑亦非辜矣蓋此非犯有虛實之疑乃灋可上下之疑故比之當從輕耳二千年間聖經所言無不脗合但虞之金作贖刑蓋指鞭扑之輕者而呂刑于五刑之不簡者俱正于五罰此

乃世變之不同至若易之明罰敕灋此罰字亦指刑言蓋刑罰二字亦通用也嗚呼後世之刑則與古異矣文帝以一將不忍之心而去肉刑免肢體之傷殘是矣然以輕辠而率死于敲朴之下是以大辟而易肉刑也自開罰之端凡欲科斂者必假此爲詞是以贖罪爲利綱也呂刑有言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今之稍居人上得以杖罰人者即能生殺人豈臣無有作威之道哉至于眚災則有赦也無故而大赦縱有辠而虐無辜將安居乎避讐之灋不得已而有瑞節之與也鐵券之賜預免其身及子孫死辠幾名不幾于誘人犯灋乎且三千條律雖有明憲至議刑之時則任意出入是刑非以懲惡也反爲殃民之具宥非以矜善也祇爲長惡之媒所謂天討有辠者將安在哉○脗武粉反

司約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乚（盟音明）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約玆如字○約者有事相期恐其無驗刻之以爲識劑則刻其所約之辭也凡有約必有劑故大史職與此皆以約劑玆稱大而邦國小而萬民凡有約劑玆司約掌之）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乚

此六約字乃簡約之意謂典則浩汗摘其大而要者以示于民使之易守也神約者應祭神祇如祭灋云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也民約謂征稅遷移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及仇讐既和書于調人者也地約經界所至各有分守也功約司勳所載六等之功故號叔號仲勲在王室藏于盟府也器約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無敢僭越也贄約玉帛禽鳥相與往來君臣朋友夫婦之倫于此爲定故公孫黑使强委禽也人之所以恣情徇己而不顧以至于踰越鬬爭而不已者不過此六者于此既定則凡邦國萬民有約則爲之藏達約則爲之据誠息訟省刑之方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宗彝宗廟之六彝鑄于其上俾神鑒焉小約劑萬民約也圖版圖也刻之于版以丹塡之俾其不撼故曰丹圖也）若有訟者

則珥而辟藏服墨刑若六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已定矣事久違約而敢爲非義至于相訟者則珥而祭司約之神開府而視約書其不信者服墨刑爲其昏黥不明也若事之大者強梗大亂不服司約則六官所藏約劑之貳茲爲啓辟以塞其口而服上刑則人無敢爲背約不義者矣

○珥音貳辟音闢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盟者有事相約恐其中背而不相犯因要質于鬼神而使違約者得禍可以不煩兵刑也盟載之灋者書其所

盟之辭殺牲歃血加書牲上坎而埋之以示背盟則如其牲也疑會同者雖相會相同疑而不相托若小祝職所謂小會同也司盟掌其盟約之載辭與其盟之禮儀明神若小子之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蓋盟有大小其神亦不同涖宣于盟鄭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也鄭氏曰明神即覲禮之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而著六玉上蒼圭下黃璧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明神有象所以依之亦通明神向明故北面詔之既盟則藏其貳以爲異日背盟者攷也

○圭璧二字誤當云上蒼璧或玄璧下黃琮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犯命違犯君命也舉在不赦而有所）謂盟者謂亾不可得盟于衆使不容之若春秋傳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也不信者謂人有渝盟以負于明神者則私要詛于明神使神必加禍則盟爲不虛萬民犯命之盟與凡不信之詛茲司盟掌其事與其禮及爲之藏其貳故曰亦如之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民之約劑掌于司約而復藏其貳于此者以爲盟詛之本也蓋凡約劑而不信者使遂麗于灋）則當服墨與殺之刑矣訟而未麗于灋則復使之重結盟以要諸神背盟者則爲之詛蓋盟重于約而詛又在盟約之後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詛莊古反○凡盟詛有大小其民之衆寡因之各以其地域之衆庶或鄉）遂或比閭也盟詛之時共其牲以爲歃血之用既盟詛畢又使出酒脯共于司盟以祀明神祈不信者必凶

盟詛說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金有五錫青銅赤銀白鐵黑金黃雖有五色而皆金也惟黃者得土之全德獨以金名五行之序土生金蓋其氣自沖和而肅清其質自凝聚而堅剛故金生土中凡土之剛者即金玉石亦金之類也于四時屬秋其氣肅殺故金利而能割于四方屬西西方主聲故金石特爲八音之綱紀此職金所以屬之秋官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戒令謂徵于所產之地及應取之時採之之灋）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入其要

畿內虞衡所掌屬禁之內與夫畿外名山大川征于民之貨玆此職受之物之媺惡各有所適用數之多寡萬有不齊辨其物計其數揭表其上復璽以封之既不使混雜亦不得侵沒也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槀人職所謂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攷工記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皆自此須而入之也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內府職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之藏皆自此受而入之也入其要者入計書于司會使得有所鉤攷也○已上入金之灋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金罰訟獄入鈞金及金作贖刑之罰貨罰士師聽獄訟時財有應入官者玆入于司兵以辠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屬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擧之貨則入于泉府門關（所擧之貨則以養老孤各有所歸也）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版音板○金版王氏曰掌次言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邸謂後版屛風此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未知是否）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用金石謂爲兵器及佐國用或給以府庫之藏或採于所產之地皆職金掌其令故用給而害不及民也

已上取用之灋

按五金者產之于天地守之以厲禁採金鑄錢乃國家之大權而非民間之私物也故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職金掌其令國凶荒札瘥則司市無征作布唯其上之操權也故缺用則開之以爲公而不餉之以爲私唯其非下之所有也故無征則與之以爲利而不取之以爲害此天下之通義也後世銀錢之科與粟帛和參取非其有征非其物倒行逆施欲無困窮急迫盜卝私鑄其可得乎卒之私鑄不可息而錢益濫惡盜卝不可除而冦益滋蔓上下俱失其利就若擧周公之道而行之乎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盜賊贓物及凡有辠而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音玄○圜圜土也天文貫索主賤人之牢九星規圜故以取象又圜還也收教者期其徃而能反也築土爲城故以土名）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拘繫當刑殺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主斬殺刑戮之事鄭氏曰戮辱也旣斬殺又辱之蓋若肆肆之類亦通凡殺者必戮掌囚掌戮二官相聯）

無物入官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盜有強盜竊盜賊謂凡殺傷謀害人公取竊取人財者）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賈音稼）

任器所用以傷人取物兵器貨賄其贓物凡盜賊必追得此爲貨應給主者給主其應入官者皆有多寡數目輕重權量書其賈而揭之不以微物爲人侵沒也入于司兵者任器可用則用之貨賄亦以爲造兵器之用

按盜賊任器貨賄不以入九府者以其物爲不義不可混于經用也必以入司兵者非徒使無棄物蓋兵主于除亂故以其所以爲亂之具而還以治之是兵器爲有名雖小事而曲盡其道如此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于逐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灋驅民以利者也

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夷狄盜賊爲生民患聲大義率而伐之民悚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顯戮何假于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將唯利是趍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灋哉唯夫灋制未備冦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爲戰不當計其贓物以阻跅弛之士耳○（跅音托）

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槀音犒齔清覲反毀齒也大約男八歲女七歲故字從七從齒）

凡爲盜賊者或辠未入于死或從死而減論或辠人家屬爲從而連坐及女子有辠而應官刑者皆謂之奴男子入于辠隸服司隸之役女子入于舂人槀人以當幽閉之刑有爵者不爲奴貴者不可以受辱亦議貴之義七十與未齔者不爲奴亦敬老慈幼弱之意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牷音全瘞音意）

○伏鄭氏曰伏犬以王車轢之即軷禮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祭祀伏瘞用純色之牲即牧人所謂毛之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幾當作禨從血駹與尨同明光反○禨珥沈辜之牲雖雜色不純亦無害）

○右祭祀用犬之灋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

犬有三一田犬能有俊鈍二守犬牲有亮良三食犬味有美惡賈四人以翔之少儀犬則執紲徒十有六人以牽之用于祭祀則辨其色用于賓客則酌其宜用于田守則擇其才性及夫畜養供奉之灋皆所謂政治也

司圜掌收敎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敎之（罷音皮）

收敎者收而敎之弗使冠飾者亦其無禮不得同于成人之道也加明刑者書其所犯過惡庶其改之且以警衆也任之以事者就其所能使有所爲而不至于放弛可以習勞可以執藝所以強其罷而勸之善亦使之自食其力不以無辠養有辠也

能改者上辠三年而舍中辠二年而舍下辠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辠有上中下輕重之不同舍之有三年二年一年久近之異強戾不從教是謂不能改終于此而已故亦終于圜土又或脫逃則服大辟爲其復害人故除之也知悔悟而執事勤勞者是謂能改則出之然又必三年而後待與平人齒恐其畏威而假之出外而後放僻也必期其變能爲強化暴爲良所以收教之方如此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辠梏拲而桎中辠桎梏下辠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辠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

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梏音谷桎音質拲音拱○凡囚者謂非賊盜而以他辠拘囚者姑屬掌囚拘守之兩手共一木曰拲木在項曰梏在足曰桎梏告也以其所犯辠過示于衆也）

凡囚禁者皆有梏故下辠惟梏中辠加之以桎使不得行之意上辠竊寇極惡慮其他變復加以拲使不得有爲待死而已王之同族與有爵者皆不梏不著暴其辠不忍以其親貴而犯辠又不欲以國人而議親貴之辠也有爵者中辠桎上辠拲同族惟上辠則拲之中辠以下皆不施械凡此囚禁之濾必至刑殺而止故曰以待弊辠也及刑殺之期必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者如記所謂王三宥之禮也有司執濾無可出之路于是百姓則適于市與衆棄之有爵與同族者則適甸師氏得辠天地祖宗也

殺人不殺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氏曰搏當爲膊左傳膊諸城上之膊去衣磔之也○膊兵各反）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士之八成有邦賊諜爲叛逆者邦諜敵國反間也鄭氏謂斬以鈇鉞若腰斬殺以刀刃若棄市賊諜者國家莫大之害旣斬殺而後膊之所以示戒也其親其辠人五服之親也焚之者付之于火以其忘本無親不存其形王之親王有服之親也辜之者分裂其四肢以其不義無上不全其尸已上三者皆所謂辠不容于死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辠之麗于濾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

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蒲北反足傾而僵仆猶倒死之云○肆之三日陳其尸以警衆也其他）

者盜賊與凡他辠而刑殺者皆肆之三日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肆之三日故玆曰亦如之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戮不屬掌戮故復申言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髡音坤）

墨劓二者其刑在面使之守門與關者聖人制刑不過治一以警百門關人一相遇必見之所以示戒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但欲禁非特而入者無事于趨走故刖者守之宮者守內使于男女之際也髡者去髮刑輕于

（不使冠飾而輕于墨刑使之守猶[illegible]有以用之矣先王于皐人苟未入于死必有可生之道故猶隨才而用之其不終絕人與天地之無我也舊說以髡爲同族之犯宮刑而殘之者非也蓋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刖已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音麗古隸字作𨽻從隶執皐人也從木從示執木板示人也司隸之事莫重于搏盜賊因執人之事故其爲字若此）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之灋者皐隸爲一等四翟爲四等物謂衣服任器辨之不得相雜政令謂各有所當執之役與其叙次灋度）

帥其民（即皐隸也）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因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搏盜賊者蹤跡緝捕自有其灋罪隸嘗非爲之人彼自得其機軸也百官于政教禮樂政事爲詳而刑罰非所尚故使皐隸積任器用時需之用畢復收之也因執人惟恐于踈漏掌于皐隸者亦因其能而使之也國中辱事若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蜡氏除骴之類祭祀喪紀煩辱之事如典祀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喪禮隸人湼廁之類必役皐隸者以其人猥下而多強力且有皐戾當服賤役也）

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四翟之隸即師氏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也變夷言翟者東南多鳥凡翡翠多出南方故謂東南夷爲翟也服其邦之服者不易其宜執其邦之兵者各從其習王宮與野舍之守而使之者夷人之性於野其戴君之義如蚍蜉然純一而不貳且以蠻夷而視中國之天子若在天上尤所敬畏者故因其自欲効忠而使之一以通在彼尊親之心一以示在此無外之意此唯四翟之隸爲之皐隸不與故特言掌帥四翟之隸也司隸所帥五隸掌事凡六搏盜賊一也積任器二也因執人三也役煩辱四也已上四者皆皐隸之事守厲禁

五也養鳥獸六也二者皆四翟之事以此知司隸雖掌五隸其中自有良善皐惡之分也）

皐隸百有二十人（有皐而收奴者其發遣則由于司厲收而役之則權在于司隸役而司牧之則在于禁暴氏汝奴之中必有多才知而能役衆人者因而爲之長其員止百二十人其餘有皐者皆隸之來者無常不可以定數拘也）

皐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有守者若宮正之無去守掌固司險之守及守墓厲守祧之類使令之小事即煩辱之事也百官府其胥徒皆鄉民之選有守者守禦爲重其徒有不給故以司隸助之）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徬蒲浪反○封國若

鄭氏曰建諸侯五火夫家也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皋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徬曰旁牽傍牛車亦煩辱之事也

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于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未有及于皋隸者蓋皋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于王宮之守固自足亦何假于皋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簡故愚直以為誤衍于此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南方夷）

閩隸百有二十人（東南夷　閩音民）

夷隸百有二十人（東夷）

貉隸百有二十人（東北夷　貉貊通）

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于中國而此止于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且東方等夷秉性善良諒因其効順而以為之司隸也然皆止于百二十人何也蓋初設為定員于後而世其事繼而來者則統其下也舊說以為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玫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其非俘獲可知果為俘獲自當屬之皋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

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上下三隸曰役校人役牧人役服不氏則此當云役掌畜脫一掌字夷隸貉隸云其守王宮與其守屬禁者如蠻隸之事此亦當有此十六字然缺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

者與其守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役校人養馬夷隸役牧人養牛馬中國之人能蕃獸疾阜蕃教擾皆在校人牧人夷人但養之而已閩隸役掌畜而阜蕃教擾之家畜養之特易故與掌畜同事也貉隸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不言阜蕃者猛獸不生乳于圈檻也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者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辨鳥語者亦然夷人去禽獸不遠故能如此設官職掌而與之言者欲知禽獸之情亦育萬物之一助也閩隸所謂掌子則取隸焉者王氏曰子謂鳥所生閩隸取隸于己按掌畜掌養卵鳥則此解為鳥子理或然也然玩其文義亦有缺文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憲者亦非示人而使之知因謂刑灋曰憲布者敷於周徧幽遠畢達之意）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主禁民不得私相殺戮）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主禁不服王灋之人）

（禁殺戮之事少而顯禁暴氏之事多而微故其官與徒多寡之不同）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達王畿之道路）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音要）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寐而覺也主覺以警衆）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與遠反火照也火燭于幽隱亦豫防之意）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朴也詩伐其條枚謂枝之遠揚者以其細而條直故可以爲朴用狼猛獸史稱豺狼當道以爲惡人之喻又狼所經道物皆残毀不整故謂物亂曰狼藉此官主辟除故以條狼名）

修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詰音乞）

（小司寇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此職奉行之其徒四十人豈能徧及蓋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下于方伯連帥以及于諸侯于是侯國各爲之宣布外薄四海靡不皆然凡有血氣者于天運一新之始無有不知王政之所當刑禁者而避之布憲因而巡行詰察則四海之內凡有違于刑禁者靡不畢聞于王朝矣）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大事會同軍旅田役王巡守也布憲主布邦灋故于合聚衆庶之時掌以刑禁號令若野刑軍刑野禁軍禁竝布憲號令之）

（易曰先王以明罰敕灋先王之制刑豈覷其民若禽獸惟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常貴于曉示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爲民父母之心也故大司寇正月之吉縣刑象之灋于象魏布刑于邦國都鄙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書而縣于門閭而復設此職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俾各憲之于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者乎）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司猶伺察之伺謂窺覘視之也）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先王之世皆爲齊民無有獨強自逞以雄長其醜類者縱而不問則寡弱者必受其陵虐固非王者同仁之政且兩不相下必至互相仇殺以成大亂禁殺戮之設所以防其微也斬殺戮者吏民將家衆僮僕私鬬于灋或

（而下相斬相殺相戮也以兵器傷人至于見血傷之重者復制之不得上聞獄大訟小有獄而強奪聽斷使不得正于王灋不灋之事而私和之使不得訟于公庭皆武斷于鄉曲之事已上四者以其竊君上之權漸不可長故此官告于司寇而誅之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撟音矯）

（亂若執左道以亂政之亂別為異端非詆先王之道也暴若自暴之暴謂禮教為不足行也皆以堅彊之力敢于為惡又自以為是故曰力正撟誣犯禁若偽稱制令假為符節而有所規圖以犯邦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若

析言破律及造言生事以疑衆者皆主此官禁察以告于司寇而誅之）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大事聚衆庶咸有禁令而復有犯之者故此主執而戮之明正其辠且以示衆使無再誤也）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奚民閽婦女服役于后宮者隸夷隸之守王宮者故茲言出入謂出入于王宮也司牧者鋼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為有犯禁則戮之也舊以奚為女奴非也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先王之有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兇頑之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之又有姦巧之徒或造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灋不得行民皆相率而入于褻惡此禁暴氏之設專司民之犯禁者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宮必置其司故秋官雖若無與王宮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奚以主舂稾之奴者皆秋官之所有事夫奚隸在內則有內宰師氏以統之矣其出入則司牧于禁暴氏先王于給事宮壼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達之者刊荊棘脩橋梁自國都以至于四畺千里之內四達而

無阻絕也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行人暫止之處所謂息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旅行之所止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言行之所止皆所謂宿也井以供食用樹以為蕃蔽皆行旅之所須者循而比之自國中至于郊野使常飭治而無頹廢二事皆屬地官此特達之比之以便行人也已上道路中便于行旅之事）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涂音塗欜柝通轚音擊）

（客途易為暴客所陵故于所止之處即使傍近之民聚欜之則姦細無所容其有無故翱翔而窺伺者即不良

（之人積而訟之所以[illegible]道[illegible]隘之處舟車最易阻塞[illegible]不行必衆鬪爭之端其始出于爭先一時之[illegible]至[illegible]而向輻輳遂至停閣經久而不通者叙而行之使賤不得妨貴後不得參前其有壅塞時唯交互者退之繼進者抑之或上或下一止一行即無不通矣有節者不可滯有留者不可慢故至于所止或舟車擊互之處皆爲之辟也已上賓客行旅在道之事）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妄由田中徑射邪趨疾踰度越道渠恐其妨稼穡裂阡陌兼爲奸盜也必禁而絕之）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脩除芟治也乃修官之職道禁若蜡

氏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脩閭氏禁兵革趨行馳騁于國中者大事貴誠敬野廬氏復比之禁之○[illegible]予救反）○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暮不物衣服操持非常者在平日所常禁大師恐有奸人內賊及反間故申禁尤嚴也○已上國之大事治其道路之事）

（帝王之所以疆理天下使政教之敷施者皆藉于道路以爲之傳達也周官于此特爲致詳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但治其大畧而已此野廬氏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是職故主其細夫行旅之人莫便于宿息井樹則爲之比莫不利于舟車擊互則爲之叙異方之人率爲暴客姦細之所窺伺則爲之守至

于莘橫行徑踰則道路嘗正而不褻禁不時不物則行人嘗清而不亂雖有遐遠行而常如由于堂階閒矣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骴音恣○鄭氏曰骴死人骨及禽獸之骨也除之者常時揜而埋之不令暴露于溝壑道路也）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音涓不蠲不潔非止于骴也）

（刑者黥劓刖剕之屬任人坐圜土保任于外服明刑而執役司空者凶服執翣衰絰之人大祭祀致其精明之

極大師危事期于吉祥大賓客貴肅敬茲不當見此凶穢不祥之物刑戮凶服之人故州里至郊野茲禁絕之）

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楬音竭）

（行旅之人或獨行無伴不幸而有暴疾或饑渴寒暑而死于道路者則令其涂地之人瘞埋之置楬者恐日久使不失其處也書其日月使有稽考也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謂所死處之有司使其家人可識認也）

掌凡國之骴禁（若月令孟春掩胳埋胔不止于死人也○胳音格胔即骴也）

（此職專掌絜清道路之事蓋野廬氏分職也夫胔之在道其惡臭不可聞其慘怛不可見而于同類則尤有甚

（于泑者非特生者之所不宜而亦死者之所不安故其職獨重于人誠仁政之一事也蜡字從虫從昔謂虫死停久臭腐爲蠅蛆所集命名于此亦不忍斥言之意其始死者不特埋之必待其人令有所歸也國之大事則兼辟夫不祥亦潰除之事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沉者（阱穽通音淨擭音畫）

（水十百相萁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大實謂之瀆陂障之水爲池夫溝瀆澮池本爲國大利也而小民

恒挾其私智爲利已害人之事故或以旱而爲匽上流不恤他人者有盜人之水以自利者有決去人之水以稿其苗者或以潦而由爲提防以病他人者或決已之水而注之人者或決人之堤而淹没之者至于因一實之開成滔天水患一時之障至百年湮塞其爲害于國稼大矣故雍氏專掌禁其事也穿地爲穴如井以陷禽獸謂之穽穴中設木如鹿角以戴禽獸使不能跳躍謂之擭春令爲阱擭恐禽獸之出而害苗也與大司馬夏苗意同爲溝瀆者以春方資灌漑故爲之以利于民秋則塞阱杜擭恐其或陷害人也至山中爲苑囿恐其專利澤中毒水以取魚必至盡滅其類恐其非禮戕物且恐害人故竝禁之也按雍古文作雝爲防水潰障塞之意此雍氏主凡田野開鑿閉塞之事而以雍命官者民害莫大于壅塞水利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若盗决堤防阻絶有利溝渠私渡關津與鄭氏所謂水中害人之處及非時入水捕魚之類）幾酒謹酒（用酒有時酒誥惟祀兹酒及鄉飲酒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幾者察其不當用而用或酒正之出入非灋也飲酒有節酒誥有政有事無彝酒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謹者戒其當飲者而勿過若抑戒既立之正使佐之史是矣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至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沉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及其再變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恐以有用爲無用而民

食不足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権酒之利其設心不過令私家不得擅爲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禁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禁川游者（謂其私渡關津要害故禁絶之舊說謂習于川游必有溺而死者莫若禁之爲無失亦通）

（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酒亦水類也夫水所以載亦所以覆酒所以爲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命官曰萍取其浮水而不沉且本草著其能勝酒則載于水而不爲害用于酒而不能溺周公之取類也何其深切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寤而省曰寤官以司寤名謂常覺而不寐也）

（夜則衆入皆猝如盜恒秉門而出故立爲行夜之人以相更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動于極靜之時所以爲預備之道也夜時冬至之夜五十九刻夏至之夜四十一刻猶今五更也夜士行夜儌候宮正夕擊檯而比之脩閭氏國中宿柝櫒之類以星分夜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也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曰晨其晨促于夜而行者恭僥于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奸非也故晨行者禦之以待旦宵行者禁之而不得行夜遊者盤樂逸遊俾晝作夜爲非之端且妨衆人之息故嚴禁之三者皆所謂夜禁也司寤氏以此詔夜士守巡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興絹反齍音資○夫遂謂木燧也以木鐩鑽木于日中則得火夫

字未詳蓋或木字之誤鑒水晶鏡也照于月則水滴而下然今人以火鏡照日亦得火即水晶鏡也以方諸照月亦滴水即蚌之蛛也此言燧鑒者用其盛者耳取水火于日月以其陰陽之精未經人用無所汩亂清明純一故曰明以明火爨粢曰明火以明火爇燎曰明燭以明水共玄酒曰明水聖人祭祀所以致潔誠之至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事有牀喪或及暮者司烜共燭以爲明墳鄭氏作蕡蓋以麻骨爲燭幹易燃不滅今人多用之于義爲通墳燭執于兩階者庭燎即大燭設于庭及門外者）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脩火禁解見宮正彼言春秋于義爲備

國中火禁恐有失火之虞亦先事而戒也軍旅脩火禁軍中尤宜愼火也火之政令本屬夏官司爟而此復脩之者以刑官主禁戒之事也）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竁昌絹反）

（凡有辠或誅責或戮殺若徇罰扑罰憲罰之于市明刑于朝大辟于市必顯示于人欲以警衆之意唯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于屋中誅之即勝國之社之屋也蠶惡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爲下蠶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爲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露光若今明瓦然如穿穴之有光故曰明竁也

按明水明火秋德清明之象蕡燭庭燎主司照而亦以察奸明竁用刑所須火禁刑官禁戒之事故秋官特設

此職云）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士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兩兩相偶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爲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幷著于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凡誓大將主之條狼氏命之）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轘音還）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僕右車之右殺斬也馭車之御車轘車裂也二者王與大將親命所繫故刑之特重或謂古無車轘之刑然觀古者罪人不孥而甘誓所稱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予則孥戮汝者蓋軍灋與平常自不同也大夫參將而下也軍令貴一故以順命爲上孫子灋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此兵之大忌故有不關白于大將者鞭五百師謂大師主執同律以聽軍聲有失悞則鞭三百即書鞭作官刑也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天時者軍事所重其有失悞爲辠大矣故殺小史凡軍事（佐大其辠蓋輕故服墨刑也）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故此所謂誓專主軍旅而言觀書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

誓皆主軍旅之事可見矣此本夏官之事而掌于此者兵刑本一事也然所誓止于此蓋皆主官中領袖而言其他馭士之灋與僨軍之誅則自有司馬之灋故不繫于此也又按詳士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指田役之類即月令田司徒北面以誓之也田役之事比師旅爲輕故詳士司徒掌之又祀五帝冢宰掌百官之誓戒司寇涖誓百官郊特牲卜祭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祭祀之事亦與軍旅不同冢宰司寇自爲之故皆不屬于條狼氏也又曲禮約信曰誓書顧命恐不獲誓言嗣蓋誓又爲戒勸通稱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㯻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粥音育○國中城廓中也互即梐枑一名行馬所以斷行人㯻行夜所擊以趨警衜謂擊㯻守互之夜士粥養也謂起徒役外遊養之羨卒也追胥追捕盜[illegible]而竭作也宿互㯻與追胥者有在否勤惰勤而有獲者宜賞惰而失脫者宜罰此修閭氏比之也）○禁徑逾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徑踰已下三者皆姦非之人若無故而爲此者徑踰則傷禾稼兵革趨行則惑衆騎乘馳騁于國中則傷人故皆禁之）○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寇戎烖祲等防姦非乘之以爲變令各里之人守其閭互以斷出入則姦慝無所容有節者不幾通使命往來也凡巡警之事王宮之比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不可無備也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門曰閭閭有宿互㯻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脩閭氏專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有故率而令之闔扇梐枑

道皆險也國粥追胥人盡兵也所以姦慝無自而匿秋官之設豈止刑獄之事而已哉按聖人于秋官之設屬恒主教于未然防于無形民之道貴柔不貴剛禁殺戮皆強梁武斷之事也人之從善當獎勸而不可以阻尼禁暴氏皆以姦慝犯禁而不成人之美者也道路河渠之紛紜不良之所送也深山大澤幽夜之中藏奸之所也水火有大利而亦有大害不可以不防酒者人之所大欲而亦有大禍不可以沈溺則有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相與錯綜糾察則亂何自而生哉百辟之守莫大于王宮后宮與王之出入也故內宰宮正既掌其政令矣而守王宮之隸執事后宮之奚禁暴氏復司牧之大僕虎賁既掌其前驅趨辟矣而條狼氏復趨辟之蓋以王者動止之處必以刑官臨之則人自知警畏也國家之政莫大于祭

祀蒼紀軍旅賓客也故鄉遂縣方士旣各掌其禁令而戮其犯命矣而野廬氏蜡氏復掌其道禁禁暴氏戮其犯命者條狼氏掌其辟誓蓋國之大事必以刑官涖之則人心自肅然也萬一有奸盜竊發或皐人脫逃則有脩閭氏之濮人蓋矣而道皆險何地可匿何路可脫哉故周公設官以不知者驟觀之若繁而不整然詳攷之必各有所司則其心精專而事益嚴密乃知其繁而理雜而不越也

周禮傳卷之五上

周禮傳卷之五下

秋官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音名掩覆不明意猛獸主掩取故以冥命官）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音注驚庶名〇毒蠱惡物其生驚庶掌其治療故命官曰庶）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主除獸之穴居者取之有瀆故有世其官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翨記翅二音翨鳥翮也職主攻猛鳥鳥之猛在翨故以名）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音窄詩云載芟載柞除木之名也職掌攻木之政）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音涕治草之名惡草生于庭除及稼圃者職主殺之）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一人（硩摘惕二音字從石從折謂以石投擊而摘取之蔟清獨反聚也指鳥巢言）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古剪字從羽言剪之如鳥羽之齊也借斷截義職主除蠧蠹故名）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音赫跋鄭氏曰猶言捇拔主除蟲豸自埋者說文捇裂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敎獲反掌除水蟲月令螻蟈鳴其鳴與螻蛄同時故玆言之蟈鳴聲尤聒人耳故以蟈名官）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涿哲角反鄭氏曰壺瓦鼓也涿擊也主以土鼓去水中毒蟲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主射夭鳥令庭除潔清者也故以庭氏名官）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阱穽通擭月卦反毆音區○弧弓也張謂張弧爲機以伺之書所謂若虞機張也或曰罿罦之屬謂張網取之也亦通靈鼓社祭之鼓○罿昌容反罦弼求反）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皮存毛有文章者革無文章而去毛者須頤下須備謂爪也）

弧張阱擭所以攻取猛獸其有脫走或來迫人則以靈鼓毆之使驚趨弧阱或遠去猛獸不易得故言若得獻

其皮革齒須備不特去其害亦資其用也按猛獸多力非人所能敵貴以不見而取之弧張陷穽皆然古窞字作㚇從八從必取弋鳥必獲以其蓋覆之密耳即冥之意寇賊有梟鷙颻悍如猛獸者故兵灋曰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其不備亦禦暴客之一道苟必欲堂堂正正與面決勝負何異於與猛烈禽獸鬭其爪牙者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

蠱類非一春秋傳皿蟲爲蠱謂虫生器中即翦氏蠹類也女惑男爲蠱指神明內蝕言也此所謂毒蠱若傳尸務虫父子氣類相傳者及凡人臟腑所生虫其生息甚繁其種類亦甚多也又鬼方之人能爲蠱毒害人故鄭註引漢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治蠱之灋不一或以祝或以藥或鍼灸割取隨人所傳授要取能除害而已攻說禬之祀以陰陽正神而邪神自逡避嘉草攻之以藥石能殺鬼邪者攻之其虫自死也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凡有患蠱疾者司寇令庶氏敺之而比其優劣或曰庶氏既掌此治灋無隨所在之人其術有出于庶氏之外者庶氏復令之而比其優劣蓋奇疾則有奇方不可以舊灋拘也亦通祝音晝）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蟄丞立反）

蟄獸非冬藏之蟄但取其穴居如蟄耳觀以穴名官可見蓋凡城狐社鼠及獸之作穴于冢墓者爲患非小義宜伐取然有所忌不敢急攻取之之灋必燒其所食之物于穴外乃可餌而得也狐鼠之類其皮尤貴肉亦有珍異者故以時獻之舊說以蟄爲熊羆冬藏之屬獸之蟄者恐不得誘而出之耳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各以其物隨其性之所宜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而獲之者其灋非一也掎羈其足翮鳥之六翮翅之最強者用爲矢翼尤爲勁利故獻之○掎音紀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舒氏曰草字衍文）

凡惡木必易生難滅掌攻木者去居地中惡木也木叢生曰林山足曰麓攻林麓者去其繁翳及除舊植新也

夏日至令刋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刋剝皆謂斫去其次地之皮互言之耳王氏曰木生山南為陽生于山北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之日刋而火之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陽之烕氣宜其死而不復生也化者化而為土也陰木既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既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孽薄于陰陽相沴之氣化為土也愚按草木自有得陰陽之氣者若梅桃榆栁菜麥萌于冬而成于夏松栢橘柚稻黍盛于夏而成于冬可以見之矣故欲殺之者夏刋陽冬刋陰以摧其生長之性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取其堅韌之時若山南山北唯林麓則可平地則不適合之乃備

王氏曰先王之于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設官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刋剝而化之菑沓其山松栢斯兌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舊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例則柞氏之職用焉○（菑）音兹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春時始有萌芽而去之其為力易夏至酷暑之時以鈎鎌于烈日中迫地除之亦能使之死秋時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所以烕其種冬至極寒之時以耜測凍土刻之則其根不復存此皆所謂殺草之灋也化謂和柔其土而耕稼之也以火燒其所芟之草既而水之則其土脉自和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美土疆是也

○（芟）衫咸反（鎌）音廉（剗）音産

掌凡殺草之政令

掌殺草者主公家之草薙氏自為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者主場圃田疇之草敎民為之也按草一微物耳特設官以掌之何也蓋草之為物無種而生不敕而榮高下原隰在在有之蕪穢潔清之地使不可居殄絕嘉種令無噍類少失于防閑則瀰漫糾纏後雖致力加倍而且受其害矣故立之專職俾得專心致志以治之苟失于芟除則責有所歸計其祿食不過二十二井公田之入而國中郊野可以無草害所以為力省而事治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夭與妖同夭鳥得陰陽偏邪之氣而生飛集入室能為不祥若鵂鶹鬼車之類也）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鄭氏曰覆猶毁也方版也日從甲至癸之十干辰從子至亥之十二支月與歲者爾雅釋天文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又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星謂從角至軫右旋數之

歲日月星辰所臨之位號皆天地正氣神明之所在故書其全則妖自不能容而去之道家之符蓋亦此意凡有鬼神之祆亦當用此灋也

翦氏掌除蠹物（蠹音妒○蠹字建首從橐省指橐中所生故鄭氏以爲蠹物穿食器物也又若蚤虱之虱書蠹魚皆是又蠱亦蠹類故翦氏亦與庶氏相通而云凡庶蠱之事也）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禜音詠）

蠹物在器物衣服臟腑之內難以攻取且其類甚繁不
可斷滅故庶氏以攻說禬之翦氏以攻禜攻之禜祭名
主祈于正神以逐其邪庶氏以嘉草攻之
翦氏以莽草熏之然主以藥物治之也

赤犮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洒恤買反貍音埋）

、凡墻屋無空則凡蛇蝎蠼螋蜈蚣白蟻之類必不能藏
蜃炭大蛤灰掌蜃所共其質黏故以塞墻屋其性烈故
沃灰以洒之則虫死此主藏于墻屋者言隙屋謂墻屋
有相夾處亦虫豸所埋故并除之○豸丞禮反無足虫

蟈氏掌去鼃黽（鼃英瓜反黽明揑反○鼃即蝈也黽耿黽也與鼃同類其形差小而怒鳴則一故並去之）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蘜蘜通○牡蘜鄭氏云蘜有黃華爲牝牡蘜其不華者未詳是否以牡蘜所焚之灰洒之則鼃黽死焚牡蘜而其烟被于水面則凡水虫之有聲者能令其喑也）

人心通竅于耳目鼻口投間抵隙皆足爲病先王爲之
冕旒蔽目黈纊塞耳使神明內蘊而又有銜枚氏以伺

察煕幾奏假無言內斯靜專矣唯夫蟲鳥之聲能亂人
聽故特設射鳥氏以敺鳥蟈氏以除水蟲所以齋肅
嚴靜內外交脩之道不然聖人
豈于此微物而爲之設官哉

壺涿氏掌除水蟲（鄭氏曰水蟲狐蜮之屬）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炮音苞橭音孤○炮土之鼓瓦鼓也神水神龍罔象也橭山榆也以牡橭木爲幹以象齒縱橫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也）

、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克乎水炮而爲鼓擊諸水上則深
淵可達入水而應于土故也王氏曰以牡橭午貫象齒

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實爲陵聖人
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深窮物理之生克孰能與此夫
琥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
錦以魚散血以鵜皮毀金以羊角皆出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夭妖通○鄭氏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神謂非鳥獸之聲若神降于華或叫于宋大廟嘻嘻出出者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所作之弓矢也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其救日之矢歟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互言之救且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王氏曰救日月之弓矢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按

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薛氏曰枉矢狀如流星行時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意也

按冥氏以下十二官皆主以刑而除夫鳥獸虫魚草木之為害于人者冥氏攻猛獸穴氏攻蟄獸翨氏攻猛鳥硩蔟氏覆夭鳥之巢皆惡鳥獸之有種類者庭氏射夭鳥謂感不正之氣所生而無種者庶氏除毒蠱翦氏除蠹物赤犮氏除墻屋貍虫蟈氏去鼃黽壺涿氏除水虫天地有猛烈蕭殺偏邪乖戾不正不和之氣物感之而生大而豺狼蛇虺小而虫蠹蚤虱皆為害于人以至柞氏之攻木薙氏之殺草聖人皆每事設官者蓋各司其事則精專而不貳且然以氏名豈古人于小道必有世執其業者故以世官歟

又按自古聖人為網罟以佃漁之後人之于禽獸虫魚縱之則傷義過殺則不仁周禮于六官皆有育萬物之

責而治教政刑于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𩫖人鼈人曰時田時𩫖時籍總執其佃漁之政使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鳥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況負固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已下十二官則凡猛鷙昆虫與夫托于神姦而為害者然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況于姦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覆載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又天官不當司小事而有獸人已下四官以其聯職膳夫夏官主正不服之鳥獸而有掌畜之官亦主于教擾焉禮設官亦有以類相附者政刑之事實相表裏也○（補）昌角反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氏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于項）

按枚非能禁止人言但銜之則知所警戒而自不敢言耳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囂音梟　嘂音叫）

人心屬火通竅于舌好動而不靜故多言乃人之常苟不有以禁之則宗廟朝廷禮讓之地軍旅田役威嚴之所惟有喧囂之聲而將不顧矣掌司囂者察在朝者言語無得喧嘩此與朝士之禁族談聯職也大祭祀令助祭者禁止喧囂所謂奏假無言也軍旅田役人衆不能徧喻故令銜枚以知戒所謂選徒囂囂有聞無聲也聲

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怨曰歎悲傷曰嗚與夫行歌行哭者皆惑衆且不祥故此官然禁之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耆音祈）

伊字從人從尹謂人有所輔而有立不偏者老人也杖者老人所伊此官共齒杖故以伊耆氏名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王者之號以其始為蜡禮以息老物故杖以安老取其號以示義秋之德物成而養之伊耆氏主優老有養意且軍旅授有爵者杖亦警戒意故屬之秋官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咸古緘字）

（王制八十杖于朝然必君賜之乃敢杖故曰王之齒杖臣有年齒當杖者以王命賜之杖主伊耆氏共之祭祀尚敬雖當杖者不敢執主伊耆氏緘之事畢復授之此其卑職也軍旅凡有爵者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之屬，各當有杖以表尊立威示衆施敎泰誓所謂左杖黃鉞也亦伊耆氏授之此蓋兼職也）

附載八蜡說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神農氏始知粒食）而祭司嗇也（后稷教民稼穡）祭百種以報嗇也（百穀之神）饗農（田畯）及郵（郵亭即茇舍猶詩召伯所茇也）表（正日

景灋器農家所取以測候及作室者）畷（阡陌閭封土以爲界限者）禽獸（貓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通上五者皆農家所使）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犬也迎而祭之也（謂迎猫虎之神）祭坊（徑畛涂道路）與水（遂溝洫澮川）庸事也（庸功也坊水各有所事于民有功）

愚按大蜡之祭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故曰蜡觀字從虫可見曰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以報嗇者蓋主祭先農配以后稷而因以祭百種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者蓋饗田畯而及其所居所有事之物神與嗇人與物語意自有抑揚而不相混豈以神農后稷之尊神田畯農官而同于禽獸器物之類哉故所謂八者百種一郵二表三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八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秋官司寇序官曰掌邦刑以佐王刑邦國大宰刑典小宰刑職禁先之以詰邦國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除暴亂夫所謂姦慝暴亂孰有大于邦國之不道者哉彼其挾崇高富強之資以爲惡誠所謂虎而翼者苟非王國有以制馭之將安所忌憚且灋之不行自上犯之苟不此之務而唯小民之過誤是詰正猶舍豺狼而逐

狐狸也此周禮所以詰之刑之必以邦國爲首與記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劉康公以成子之授脤不敬而知其不反蓋失禮則入刑謂之刑邦國者非必加以刑罰謂先正以灋則之云耳夫行人之職在虞廷爲四嶽之官所謂賓于四門也而周公以之屬于秋官者主于齊之以禮而雍穆之齊之不從而後有掌交以諭之利害匡人達之灋則其又不改而後有司馬之灋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夏官亦有此屬與此名同意異）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禮記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翟北方曰譯皆通夷狄之言者翟即司隸四翟蠻閩夷貉也此官主通

（四夷之言而總以象名又但舉夫每濯者周之化自北而南也胥者有才知之稱）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賓客牢禮之數）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專主迎送之事故以訝名鄉士之屬復有訝士者其職主迎國獄訟然亦兼迎賓者蓋以刑官而迎賓客人無敢犯而賓客亦無敢越禮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交通也使王之情通于諸侯諸侯及萬民之情通于王也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掌交之所由設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主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凡賓客貢獻王國侑贈之貨賄必經行人之屬掌貨賄之手主傳道而不停留者故士徒皆多有史而無府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大賓來朝之諸侯大客來朝之孤卿大夫然分言則有異單言亦可通稱覲詩稱宋公爲有客可見言禮儀者亦互文也王者灋天行道春者天運一新因朝以圖天下之事詢謀咨度若舜之明目達聰也夏者天道大亨因宗以陳天下之謨興利除害政無不舉也秋者物皆成實因覲以比邦國之功治功至秋而成比之使無怠荒也冬者天運一終周而復始因遇以協諸侯之慮謀有同異協之使無不一則治常出于一也朝宗覲遇王

朝于四時各有其政九服邦國自一歲一見以至于世王雖有疏數之期但隨其所至王朝之時即行其禮得與聞其政發四方之禁者將行九伐會諸侯而命事也殷同者王不巡守諸侯衆見天子施天下之政如巡守之禮也語意與大宗伯不異者彼以諸侯有事天子而天子親禮之爲文此專以天子施政于天下因諸侯之來而親禮之爲文也○時聘者天子使王臣聘問列國以致和好之情内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典瑞所謂瑑圭以治德以結好春秋此禮猶存天王使凡伯南季聘于隱仍叔之子家父聘于桓是也殷頫即下文三歲徧頫四海之廣一日不謹則孽蘖萌焉王臣徧視列國使其兢業戒慎不敢違禮也語意與大宗伯不同彼以諸侯使臣聘頫天子言此則以天子使臣聘頫諸侯立文與間問一例也舊說以諸侯使臣

來聘頫王以禮見之而結其恩好牽合甚矣問者小聘曰問王臣存問于列國使諸侯之志靡不曉諭王之善意也歸脤者宗廟社稷之胙分惠于同姓之國及異姓有大功者共享神之福賀慶者諸侯有嘉事若冠昏之類則賀慶之以贊助其喜致禬者郎大宗伯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也朝宗覲遇會同天子因諸侯之來而待之之禮聘頫問脤賀天子使其臣下交于諸侯之禮王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即九命之儀也公侯伯子男自九命至五命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其爵自四命至一命命與爵既定天下邦國之君臣相聚一以是爲準而待之更無相奪倫所以同邦國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繅音藻藉音榭斿由旒二音軹音哲禮反祼灌通食音嗣予陽反勞去聲）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如字）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此所謂辨諸侯之命也桓信躬穀蒲諸侯守圭繅藉織爲繅文以藉玉者各如其玉之長此守國之瑞玉朝聘則執以爲信也○冕服者冕而所服之衣龍山雉火宗彝藻米黼黻公自龍而下曰袞衣其章九冕之斿亦九侯伯自雉而下曰鷩衣其章七冕之斿亦七子男自宗彝而下曰毳衣其章五冕之斿亦五也常所建之旌旗斿縿所垂也樊馬腹帶纓馬而鞅染色一成曰就貳車副車舜典曰車服以庸辨尊卑者莫大于此二者也○介輔已行禮者擯主國所使出接賓者擯用命數之半故介則以九七五而擯則以五四三謙已之意也廟位

大門外王車出迎相見處也上公未至門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迎送以遠爲敬也軹車轂末前疾輪在前疾處御駕馬之處蓋車自後而下以進前爲敬王立當軫故公則當軹侯伯則當輪子男則當衡也此門外迎送之禮○廟中受命于祖廟也諸侯將幣以享王五等諸侯皆三享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致其誠如禮神也上公再祼而酢者王酌圭瓚祼賓大宗酌璋瓚代后再祼于是賓酢王侯伯一祼而酢者王祼賓賓酢王無后祼禮也子男一祼不酢王祼賓而已賓不酢王也饗禮者朝享後日王速賓就廟中以大牢飮賓以酒爲主每獻有獻酢酬如是者凡九行或七行五行也食禮者以大牢食賓以食爲主一舉牲體而一舉樂如是者凡九舉或七舉五舉也此廟中受享及饗食之禮○禮九牢七牢五牢者

謂朝享後致饔餼大禮陳之于館者也三牲具爲牢此在館之禮○出入者自來而入至去而出也積者儐從車馬之費有牢禮米禾芻薪問者問其無恙勞者慰勞其勞苦此在道之禮○自瑞玉車服及在朝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大要上公九命故以九爲節侯伯七命故以七爲節子男五命故以五爲節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之禮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一本無之禮二字）

此所謂等諸臣之爵也大國之孤不問不交擯無相以酒禮之無祼酢未有君道也其他眡小國之君者謂禮五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之禮二等者凡諸侯國君之禮三上公九命爲大國其禮爲上等伯視侯皆七命爲次國其禮爲中等男視子皆五命其禮爲下等凡三等也臣之禮自四命以至一命凡四等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之禮二等然則大國上等下其君二等則當與小國之君同禮故傳曰大國之孤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正謂此耳又下及其大夫士故卿三命大夫再命上士一命也次國中等下其君二等故卿三命又下及其大夫士故大夫再命上士一命也小國下等下其君二等故卿再命又下及其大夫士故大夫一命其冕服車旗擯相朝位饗食之禮皆以是爲差也

大行人侯國君臣禮儀圖

五等國	圭	繅藉	冕服	建常	樊纓	貳車	介	禮
諸公	桓圭九寸	九寸	九章	九斿	九就	九乘	九人	九牢
侯	信圭七寸	七寸	七章	七斿	七就	七乘	七人	七牢
伯（如侯禮）	躬圭七寸							
子	穀璧五寸	五寸	五章	五斿	五就	五乘	五人	五牢
男（如子禮）	蒲璧五寸							
大國之孤	皮帛繼子男							

朝位賓主	九十步	七十步		五十步		
立當	車軹	時疾		車衡		車前
擯者	五人	四人		三人		不交擯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再祼而酢	壹祼而酢		壹祼不酢		無相以禮之
饗禮	九獻	七獻		五獻		
食禮	九舉	七舉		五舉		
出入	五積三問三勞	四積再問再勞		三積一問一勞		三積不問不勞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嬪音賓要平聲蕃音凡）

畿猶限也侯甸男采衛義見大司馬五服之外謂之要服取要束之意大司馬謂之蠻服者取羈縻之意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以蕃屛爲義大司馬分爲夷鎭蕃三服其義一也祀嬪器服材物義見冢宰莫重于祀故侯服貢之莫要于嬪故甸服貢之成器非一方所有故男服貢之幣與服相類雖遠易致故采服貢之美材者遠方所有故衛服貢之貨者不易得而易致故要服貢之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耳職方氏云施其貢各以其所有一言盡之矣自歲一見至六歲一見此其朝之期以地之遠近爲限也自其貢祀物至其貢貨物則歲皆有之即小行人之春入貢也舊謂因朝而貢則絲枲豈待于二年幣服豈待于四年乎蕃國世一見者無朝貢之期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皆一來朝但各以其國之所有貴寶用爲摯見之禮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撫巡綏安之也）歲徧存（每歲大者孤卿小者如小行人徧遣至于諸侯之國致其念存之意）三歲徧頫（視其政事即殷頫以除邦國之慝也）五歲徧省（察其風化如易省方觀民之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象胥掌通言語之官屬如屬民讀灋之屬聚也聚于王國正其語音善其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瞽掌聲樂史掌字書聚于王國諭其書字以同其文聽其音聲以同其律）十有一歲達瑞節（六瑞六節使通行無壅滯）同度量（度丈尺量斗斛併無大小）成牢禮（平其僭陋）同數器（數有用五用十器謂五禮之器）脩灋則（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脩之以往使無不脩舉）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者巡諸侯之所守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也殷國者不巡守而諸侯衆見天子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分方而來或于王畿或于侯國擇便行之）

按諸侯于天子每歲有貢獻聘問之禮天子雖有脤膰賀慶致禬等禮然不能徧及也故每歲而徧存之無間于親疎大小所以下交于諸侯也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故每三歲則徧頫之十二歲中爲四頫觀其所上治之誠僞也虞廷五載一廵守周人遲至于十二歲故五歲則徧省之十三歲二省蓋常恐有意外之變所以致其警戒之意也至于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及大祝六辭之命有不協同則無以通使命故七歲召其象胥以正之此即象胥之事也書不同文音不協律則無以致治故九歲召其瞽史而正之此即大司樂禁其淫過凶慢之聲外史達書名于四方之事也達瑞節者小行人之成六瑞達六節同度量者即舜之同度量衡成牢禮者即掌客賓客牢禮之等差同數器者即舜之如五器脩灋則者即大宰之八灋八則皆小行人職所謂使

適四方恊九儀賓客之禮等事也自七歲屬象胥而下謂自廵守之後于七歲九歲十有一歲先廵守而行之皆爲廵守而設使不陷于罪戾也至于十有二歲則王于是而時廵之王制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用賢而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失賢而殃民者則有讓大約殷國之灋如之所以維持治具提撕人心使天下之治常日新而不壞運旋天下之要道也唐虞禮簡而用省故五載一行周人禮文繁縟費用亦廣故十二歲一行然觀徧存已下六事及將廵守職方氏又戒于四方則時廵之典雖踈而周行之灋更密實無曠于諸侯之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王事朝覲之事辨其位九十七十五十步又如朝于明堂各有位次也正其等謂冕服車旗擯介饗食皆有等殺也禮者諸侯所以獻王侯國有大小務使和平而不頗皆大行人賓接之而使之見于王無使失禮也大喪諸侯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哭踊進退皆有禮灋大行人主詔相之四方大事諸侯有寇戎而告急也禮動不虛皆有幣以崇敬大行人受其幣聽其辭而以告于王○右大行人于賓客至王國所執之事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邦交謂在一州之中同盟者一往一來相與脩親仁善鄰之道小聘曰問每歲使大夫行之中間復使卿爲大

聘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父死子立曰世嗣君初立往朝于列國列國之君亦來朝于嗣君此諸侯自相交之禮不以大小而有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貢即祀嬪器服材物六者制其貢各以其所能也冬成而收之故春而入焉功即方伯連師等制其職各以其所能也圖于春而比于秋故秋而獻焉五等諸侯貢獻之禮彼所以來此所以待之必有常典書之于籍[illegible]

曰非禮也勿籍是也貢獻諸侯不皆親行故云待四方之使者以其爲天産天工國之大事故王必親受之而各以原定之藉賓禮之

○右受邦國貢獻之禮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入王朝覲于王也至王畿小行人逆勞之及郊王使大行人勞之入國王使卿致館皆小行人爲承擯將幣廟中將幣三享也王親受之宗伯爲上擯亦小行人爲承擯大客孤卿也擯而見于王使得親言小客大夫士也王不親見故受其幣聽其辭以告王大事大行人聽之比常事也○右小行人于諸侯諸臣入王國所執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

使適四方者王使小行人適于四方也或每歲而使之徧存若下文賻補賙委之五事書其利害之五物或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既總守之歲而舉行之以待王之時廵也協者斟酌損益使諧和合同之意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南面人君所行之禮有朝覲宗遇會同六者或以之而事王或以之而自相朝會者也人臣所行之禮有存頫省聘問五者或王臣行之于侯國或諸侯使人于天子及鄰國者也自上公以至于下士有九等之命不同則其所行之儀與人所以待之之儀名不同固有一定之籍但有變故不齊沿革歲久不能無異者小行人奉使

六瑞

于四方時因而和協之使不至于乖戾庶禮之行久而無弊也○右小行人適四方所協之禮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六節皆邦國所用以通于天下者達之者齊其式灋而後可以通行也虎人龍皆以金象其形而爲之輔之以英蕩旌符管皆以竹而刻其文傳之以文書其詳見于地官掌節此與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于諸侯諸侯使于天子其爲節異則不合及夫天子諸侯之門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故虎人龍旌符五者所以同也天子之都鄙守之者諸侯故以角諸侯之都鄙守之者卿大夫故以管所以不同天子之藍邦國者有玉節諸侯無所用之貨賄用璽印文而已其事微故二者唯掌節爲備此小行人達天下之節稍異于掌節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音鎮）

六瑞詳見大宗伯成之者或封諸侯而創爲之或有壞損而續爲之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琮音崇琥音虎璜音黃）○六幣馬皮帛錦繡黼可以爲車服之用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可以爲祭祀國家之用詳見典

疏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好去聲）

凡享皆束帛加玉奉于堂上皆有庭實以配之所謂六幣也馬者駕車所用幣之至貴皮者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可以爲裘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馬非幣類以其相合之等故總稱之耳純色曰帛采色曰錦凡絲工一色者必精故以帛爲上覲婚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爲上束錦爲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繡黼皆陰工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五等諸侯同也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蓋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攷工記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下于天子后故以瑑也此云圭璋琥璜者鄭氏云二王之後享天子以圭璋子男自相享用琥璜理或然也然此特以相享而言攷工記曰大璋九寸諸侯以聘女又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以假道凡往來之禮亦通用之無事而致和好之情曰好有事而用幣以致之曰故小行人爲之合六幣所以和其好故也〇巳上即大行人十有一歲

成牢禮達瑞節之事

秋國事故五物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禬犒會通）

札謂疫癘自國人言喪謂薨卒自國君言賻補者贈之以財即喪禮哀死亾也穀不熟曰凶凶甚曰荒賙委者

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邦國移民通財以賙䘏之即荒禮哀凶札也師役者國被兵或與大役槁猶犒師勞之兵食禬合衆出財更其所喪即禬禮哀圍敗恤禮哀寇亂禍烖水火爲害及地震川竭之類哀而弔之即以弔禮哀禍烖也巳上四者皆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之事也福事若冠昏之類賀慶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之事也五事告之于王而施以五禮此王之德意所以常流通而無壅滯也

秋五物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四海之內舉切吾身然天下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有限故行人爲之書以述其事書萬民之利害者此自地利言利者興而害者除也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者此自政事言順則因之逆者革之也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此專自其逆甚者言欲消弭之也書其札喪凶荒厄貧者受天之禍思欲拯救之也書其康樂和親安平者受天之祜紓其憂念也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使王得以周知而施均平之政也〇巳上皆大行人一歲徧存之事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大賓大客九等命數之儀皆司儀掌之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容以相接辭令以宣意揖讓以相歛司儀主為擯相以詔告其節使王無失禮于下也）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會必先拜日月拜畢而祀方明祀畢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各就其旂而立王揖而進之諸侯各于其等奠玉降拜後升奠王處成拜乃升授王玉為壇者儀禮春拜日于東郊則為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為壇于國南秋禮山川丘陵于西郊則為壇于國西冬禮月與四瀆于北郊則為壇于國北愚按小宗伯四類之兆鄭氏謂日東月西其義甚明此所陳日月山川四瀆等語疑有錯誤當考于小宗伯三成者三級也每成高一尺降登以別君臣上下也宮旁一門者以為四面明神之所向會諸侯而必拜日月祀方明者猶四時之朝而必帥之以奉祭祀雖天子言有所尊所以教諸侯之敬也○王位必南向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也天揖者舉手稍上時揖者時中也謂舉手平衡土揖者謂舉手稍下同姓姬姓也有伯叔父故尊之異姓者齊秦婚姻等國也有伯叔舅故次之庶姓小國之君無親故從臣禮此詔王之事○擯之各以其禮者謂奠玉成拜之處有三等公為大國故就上等侯伯為次國故就中等子男為小國故就下等觀此則舊說相傳以謂周尊同姓非也蓋先同姓者親親而後及于隣國左氏所謂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也至若宋為上公自當就上等乃先王作賓之意豈亦在同姓之後又如記稱外朝以官宗廟之中以爵為位何嘗以同姓為重必尊之為上等乎將幣諸侯享王也其禮者王禮再祼一祼也朝覲皆于廟中會則即于壇行之茲從上中下三等之位此擯諸侯之事○凡燕公三侯伯再子男一毛髮也以髮之白黑為次謂序齒也燕者王所以叙恩好觀湛露之詩云不醉無歸其情可見故諸侯以毛髮為坐次也）

覲禮司儀壇壝宮圖

覲禮方明圖

凡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賓所停止之處則使大夫致積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是也以其間闊使大夫致問安否積問皆有幣賓三辭不敢當也拜而受之敬主君之命也旅擯者直陳擯介不傳辭也不言登受于庭也）○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以其行道勞苦則有勞一勞在境再勞在遠郊皆使卿勞皆有幣亦三辭三揖者聘禮入門揖當碑揖升堂揖也賓親拜受其勞拜送其使）○主君郊勞（三勞在近郊君親為之）交擯三辭（交擯者賓君主君各陳擯介使傳辭也三辭者賓傳辭告至主人傳辭請事賓復傳

（賓告以來意謂之三辭凡交擯者例皆如此）車逆拜辱（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者然見之則下升謝其自屈辱而來也）三揖三辭拜受（三揖三辭拜受其勞禮）車送三還再拜（及去又出車若欲遠送之者然主君三還辭之賓君乃再拜送之也凡拜送賓皆不荅拜者為固辭其送去而不顧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飧音孫○致館者賓始至則使大夫館賓聘禮云大夫帥至館是也主君又親致之其逆送拜受一如郊勞飧食也初至使大夫致小禮聘禮宰夫設飧兹如郊勞禮按聘禮上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氏云賓君館于主君太祖廟門外上卿館于下卿之廟下卿館于大夫廟大夫館于士廟左氏子產對士文伯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則又若別有館者疑古者朝聘禮繁又如王國諸侯朝覲者尤多公館必有所不備故有館于其臣之禮如孔子於衛主遽伯玉於齊主晏平仲可見庶主君無繕館之費賓至有如歸之美在諸臣則無損于已而有省于公所以為善也但註家謂館于廟門外者凡門制內外各有塾其以門外東西塾為賓之私舍而行禮則于主人之堂歟）

及將幣（賓致幣以聘即命圭也）交擯三辭（交擯者賓九介主人五擯皆陳于大門外記云介紹以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三辭辭見上）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交擯畢於）

（從主君乘車出迎下車升謝其來辱賓車進前下車而答拜其迎已）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三揖三讓然後入門相主之擯賓之介也每門止一相絶行在後彌相親也及廟唯上相入以相禮也）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授當作受○三揖三讓升再拜者拜至且受玉也賓拜送幣敬其事也）每事如初賓亦如之（賓當作儐○每事如初者謂享禮聘夫人及有言皆揖讓再拜聘禮享夫人之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儐亦如之者謂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是也亦再拜受送）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還音旋辟音避○朝享而出主君請賓就車每一請則車一進欲遠送之如是者三賓車行三還而三辭之于是客告避而主君拜送之也）

致饔餼（熟食曰饔生物曰餼此致于賓之大禮）還圭（諸侯命圭所執以通信非以貽于主君者故既聘而還之）饗食（食音嗣○饗主飲食主食此速賓也）致贈（賓將去而贈以財）郊送（主君親送賓于郊）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唯饗食主君為主其餘君親往則賓為主人主君為賓已上六禮其送逆揖讓辭受再拜之節皆如將幣）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所當拜謝主君之禮唯饔餼饗食為大故將去就朝而拜謝之其餘若飧若燕則不必拜）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繼主君謂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致飧餼還圭致贈郊送之時儐以玉帛皮馬皆如主國之禮禮尚往來也即聘禮賓用束帛儐主國勞者之意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自公而下四等諸侯相朝聘而爲主賓其珪璋饗餼飧積步數擯介皆依命數而降殺詳見大行人所謂各以其禮相待也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相爲國客謂相聘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積與子男同皆有束帛致之三辭而後受無問禮殺于諸侯也）○及大夫郊勞（郊勞禮止于一）旅擯三辭（旅擯而不交擯三辭其勞禮）拜辱（然後出迎拜其來之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與使者三讓而升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于是下堂而拜主君之命同于已君也登堂而受幣如受于君也）賓使者如初之儀（賓當作儐○如初之儀者勞禮畢使者出賓儐使者其揖讓如行勞禮之儀勞用束帛儐用束錦）及退拜送（使者退賓拜而送之）致館如初之儀（致館者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辭讓降登之儀皆如郊勞君于聘大夫不致飧聘禮宰夫朝服致飧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賓亦不拜也）

及將幣（客執圭行聘禮）旅擯三辭（旅擯而不傳辭三辭者辭主君以客禮待已也）拜逆客辟（主君迎而客辟者不敢當其拜且以主君之拜不止于客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客臣也故相不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主君與客三讓而登堂爲將幣也主君拜者拜客至且受幣也客不敢當逡廵而三退辟然後授幣下堂而出不荅拜者將君之命不敢自爲客禮也）○每事如初之儀（每事謂行享禮夫人聘享之禮及有言也其揖讓登降拜辟竝如將幣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及禮者主君以醴禮客也聘禮云客用醴齊私面者賓私覿于主君因以私禮獻也是皆行已之禮故皆再拜稽首行臣禮也君但荅拜而不稽首以其臣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客辟而對而對二字衍文○中門之外者諸侯雉門內庫門外也客出而後問勞者廟中將幣禮欽不可及其餘也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已之同列異于君尊卑之序也勞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故致其敬也君拜客皆辟不敢與君敵也鄭氏曰問君者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使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介曰二三子甚勞）

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餼以卿致之君不親致故其禮一如大夫之郊勞）饗食還圭如

司儀掌客由
[illegible]禮誤入

幣之儀（食音嗣○享食于廟必主君親之主者鄉國之信玉故還圭亦主君親之敬其君之命故茲云如將幣之儀唯有故不親享則致以酬幣不親食則致以侑幣據此還圭亦必君親之儀禮云使卿還圭璋者蓋亦謂有故舊說皆謂使大夫致之失經文之旨矣）

君館客（客將去主君就客于館致慇懃留止之意）客辟介受命（客不敢當而辟之介前而受命）

遂送（客不可留主君遂拜而送之）客從拜辱于朝（客因從君至朝拜其親來館送之辱○）

明日客拜禮賜（謝主君饗食饔餼之禮按儀禮三拜乘禽于朝舊註引此以爲禮賜夫饔餼饗食大禮也公爲賓其拜禮唯此乘禽小禮耳豈有拜其小禮而不拜其大禮乎儀禮有誤當以前諸公相爲賓之禮爲正）

遂行如入之積（出亦三積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四等侯國之臣其相聘各以其本國卿大夫士之爵爲客之尊卑主君因之以爲待客之禮若飧二牢饔餼五牢之類其儀者若七十步五十步之類）

或曰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爲之掌其禮門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爭爲之節此諸侯之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懈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則周官國民禍患豈爲不豫哉此說是矣然愚觀周禮于各官禮儀器數若冕服車旗凡建侯正皆舉其大綱而已未有詳言其條目蓋每司自有成憲也

司儀一職自諸公相爲賓至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掌客一職自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至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二節其儀節詳盡其文詞與周禮全經絕不類今觀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車秉有五數車三秅等語皆儀禮全文蓋儀禮中諸侯自相朝聘之禮傳經者用以釋此後遂誤爲此經文耳不然周禮于王朝之禮其節文度數亦唯述其大槩使侯國禮儀皆若此其詳則不勝其書矣且于鉶羹筥米籃之數又多錯誤則知其非經文無疑也然纖悉皆至理寓焉因併釋之以見先王禮文之密察云

司儀諸侯爲賓自入至出禮數

賓及竟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

遂以入竟

積（停止處致委積）	上公五	侯伯四	子男三
問（承問安否）	上公三	侯伯再	子男一
勞（行道勞若而勞之）	上公三	侯伯再	子男一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其實棗蒸栗擇

致館（賓君館于主君太祖廟門外上卿館于下卿之廟下卿于大夫廟介于士廟）

飧（初至致小禮詳見掌客）

將幣（聘諸侯以圭享用璧聘夫人以璋享用琮）

致饔餼（主君致大禮）

乘禽（廩人所致）　上公（日九十雙）　侯伯（日七十雙）　子男（日五十雙）

殷膳（庖人所致）　上公大牢　侯伯大牢　子男（不殷膳）

還圭（聘畢而還其信圭）

饗　上公三　侯伯二　子男一

食　上公三　侯伯二　子男一

燕（見掌客）　上公三　侯伯二　子男一

賓拜饔餼拜饗食

致贈（賓將歸主君贈以財）

賓繼主君（主君凡至賓館賓皆有以儐之）

郊送　積　問　勞　送逆同禮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

下之（禮儀揖扎揖讓降登之節也辭命言語應答也餼牢食物也賜獻貨賄也二等者公侯伯之國爲一等子男之國爲一等爵卿大夫士之爵）

（禮之豐殺不因其命數但以大小之國爲二等各從其卿大夫士之爵以爲豐殺蓋子男之士不命無命數可從大國與次國之卿大夫上士同命故大國次國爲一等而其爵有上中下小國爲一等而其爵自爲上中下）

凡賓客送逆同禮（諸侯積問勞之數出入皆同來則主君郊勞去則郊送諸臣之行如入之積不可豐前嗇後敬始怠終）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稱去聲）

（因其國之大小以爲享幣之隆殺因享幣之隆殺以爲賄贈之厚薄大國宜豐而答禮厚則施者不至于病小國宜殺而答禮輕則施者不至于抗所以爲大中之道也○此總言邦交之禮）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謂時未至夕謂時已過凡擯相傳辭貴于適中無有言未及而言之亦無言及之而不言又當隨機旋轉不常厥處常視賓主之間却得兩向之而已○此總言行人之儀）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悲戀反○傳遽乘傳驛急遽以行也媺即喜也惡即災也無禮無賙恤慶賀之禮也）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

難而不時必達（道路用旌節使必執之令可行也邦國有大事大小行人掌行其禮其有𢦏惡之事而小者行夫掌傳遽以行但詢訪存問之而無其禮先王所以使彼此不煩也有難不時者遭疾病或寇戎至而後時也必達于所往之國以道王之善意不可因事小不及時遂發王命也○已上行夫專使之事）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居于王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勞汙辱之事皆行夫掌之盖亦徵役于司隸也焉助語詞行人爲使則行夫爲之介○此行夫佐于行人之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謂凡賓客往來者不拘大小貴賤環人亦掌送逆之執旌節則門關不得而幾察之故賓客得以通達于四方隨其所之而無壅滯也）○舍則授館（在道夜宿授之館舍）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守涂地之人聚欜之以備非常有任器則命環而守之使無器失）○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來則逆之入疆去則送之出疆皆以疆爲限疆外諸侯之國自有送逆之者也○環周流不竊者也主迎賓客周行無滯意又環圍也以其圍守賓客任器有圍繞意也夫地官之職曰懐賓客故遺人國野之道三十里有宿〻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其養之道備矣秋官之職曰詰姦慝故野廬氏掌巡于道路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其衛之道嚴矣然無統一大行人主賓

于四門故特設此屬兼此三事此行旅之皆欲出于其涂而王道之所以四達不悖也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東南閩東北貉國使謂蕃國之君使其臣至天子之國也）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其人言語不通故主傳王之言而曉諭解說之使彼情和洽而親附于中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入賓謂蕃國君長世一見而來王者自彼言曰王自此言曰賓亦不臣之意也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跪伏之禮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于中國主于夷則非王朝之禮主于華則夷人不能行故和協其所當行之禮與其所以奉上之辭治其大綱而畧其小節以其言傳譯而行之使彼可行而此可通四夷入賓王國有送逆之禮節天子有賜與之幣帛詔諭之辭命彼受之亦不可以無禮于是擯相之使此不失禮而彼少進于禮凡此皆所以存中國之體也）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國客即蕃國之入賓與其使也大行人詔相諸侯之喪禮故此國客遇國之大喪則象胥詔相其禮儀正其位

協之道

（大行人于諸侯之王事協其禮賓而見之故此于軍旅會同則象胥于國客受其幣而賓禮之）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凡作事者周禮集說云謂作四夷之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王之大事者謂王有戎事于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爲事故大事諸侯蓋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侯衰矣次事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大夫或以上士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按夷狄若禽獸然其怗息則慎固疆圉而不貪其無用之地其入寇則逐之出境而不加以征討之師其

朝貢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不貴其難得之貨先王所以待之之道而有所謂軍旅之事者蓋謂內附之夷有彊大馮陵之患也苟王國不爲之聲援其禍或延及于腹心是故大禹有三苗之征周宣有蠻荊之威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寔與禦戎之道然行而不悖也

又按大行人云九歲屬象胥諭音聲則凡列國之書字言語皆當正于象胥而此不言者于大行人互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政治若下文國新殺禮及所不當致不當受者

王合諸侯而享禮（此享字如孟子亦饗舜之饗蓋諸侯爲賓有饗燕主君之禮故王合諸侯則諸侯亦有饗天子之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十有二牢者凡天子之禮數皆用十有二也庶具百物備者即膳夫六穀六清八珍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也）諸侯長十有再獻（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五等諸侯咸在使皆欲酬酢則不勝其煩諸侯之長一人爲主十有再獻于王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王巡守于方嶽及不）

巡守于殷國所止之地與所過之國其國君饋饍于王之牲用繭栗之犢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正謂此也又使其臣百官具百牲以爲羞即上文庶具百物備之謂蓋百（物皆具所以盡備物之禮膳以牲犢見每物必極其精誠之至也）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

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從去聲○王之三公出封爲上公卿出封爲侯伯大夫出封爲子男上士三命）

而諸侯之卿亦三命故待之皆眡其禮唯庶子一眡諸侯大夫之禮則以爲客而稍加也

此先言諸侯所以享天子及待王臣之禮而後言天子所以待諸侯之禮也舊說王享諸侯具十有二牢獻于諸侯之長十有再昔吳徵百牢于魯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子之大數也故公以下每事不越乎九今曰十有二牢十有再獻豈禮也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始至于畺停止之處而致積飧禮見下牢視飧）

（之數而生牽之去國遠不及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簋簠之實）三問皆脩（三問者致主君問闕之意脩之加薑桂者曰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介以爲輔行人掌禮宰主其史主書皆賓所從行者自入境彼皆有牢禮或疑君脩臣甞爲非者殊不知君之禮繁此唯一致而已）

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鉶音刑○飧客至館所致小禮五牢牛羊豕也餁一牢餘牢則腥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即籩也簠盛稻粱器豆菹醢器鉶四十有三誤文凡器之降殺有常當如豆或牲之數壺酒器鼎牲器簋黍稷器牲者雞犬等衆牲也亦曰腥故侯伯變文曰腥若牢則專指牛羊豕言皆陳者陳于門內也）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饔餼朝享之後所致大禮共九牢死牢如飧之陳死牢五也牽四牢生牢四也）米百有二十筥（筥米陳于中庭以備賓者之食若車米則陳于門外賤者之食也聘禮秉十六斛四秉曰筥六十四斛此米數大多蓋誤文不可攷矣）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百有二十筥百有二十甕有二十三字盐誤文車皆陳車字衍○醯醢百有二十甕按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甕而醯人共醯醢人共醢从云六十甕合之爲百有二十此王之大禮也其賓客之禮則醯人醢人皆止于五十而已故此有二十三字衍文當從下侯伯之禮百甕爲正皆陳者陳于門內也）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

薪倍禾皆陳（筥音舉秅音妬藪音叟○生牢牽四牢也每牢十車則車米凡四十車聘禮十斗曰斛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每車秉有五藪則二十四斛也死牢飧五牢也每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聘禮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每車三秅則一千二百秉也鄭氏曰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與梠同謂一穧也穧猶束也皆陳者陳于門外也）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乘去聲○乘禽成行羣處雉鴈之屬故禮亦以變爲數殷中也盛也無事時其中致盛膳以道慇懃則以大牢此無常數至歸而止乃虞人庖人所自致所謂不以君命將之不以勞賓也）

三饗三食三燕君弗酌則以幣致之（饗食養賓大禮燕以示慈惠凡饗食燕皆有酬幣若主君有故或賓有罣不行饗食燕之禮則以酬幣致之不廢禮也）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一本云以其爵等爲之禮○爵等者司儀所謂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也卿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則飧少牢饔餼大牢）唯上介有禽獻（上介尊故日致乘禽）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夫人致禮者壺豆籩于饔餼所致之膳大牢于殷膳時致之致饗大勞食大牢于饗食時致之所以助君養賓也）○卿

皆見以羔膳大牢（主國之卿皆見于賓以羔爲贄致膳以大牢亦所以助君養賓）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

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一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掌客三等諸侯飧饔饗食夫人卿致禮之數圖

飧牢（牛羊豕缸一牢餘牢則腥）	上公五	侯伯四	子男三
食（庶羞即籩也）	上公四十	侯伯三十二	子男二十四
簠（稻粱器）	上公十	侯伯八	子男六
豆（菹醢器）	上公四十	侯伯三十二	子男二十四
鉶（羹器 誤文當如下文牲數）	上公四十二	侯伯二十八	子男十八

壺（酒器 其陳如豆之數）			
鼎（牲器） 簋（黍稷器）	公侯伯子男（數皆十二常食之主故無隆殺）		
牲（鷄犬等衆牲也）	上公三十六	侯伯二十七	子男十八
筥米（貴者所食米 誤文）			
車米（賤者所食米）	上公三十車（丛見註）	侯伯二十車	子男十車
車禾（牛馬所食）	上公三十車	侯伯二十車	子男十車
芻薪（炊爨之用）	上公六十車	侯伯四十車	子男一十車

饔餼

牢	上公（九牢飧五牽四）	侯伯（七牢飧四牽三）	子男（五牢飧三牽二）
筥米（文誤）			
醯醢	上公（百甕）	侯伯（百甕當作八十）	子男（六十甕）
車米	上公（四十車）	侯伯（三十車）	子男（二十車）
車禾	上公（五十車）	侯伯（四十車）	子男（三十車）
芻薪	上公（百車）	侯伯（八十車）	子男（六十車）
乘禽（虞人所致）	上公（九十雙）	侯伯（七十雙）	子男（五十雙）
殷膳（庖人所致）	上公（大牢）	侯伯（大牢）	子男（不殷膳）
饗食燕	上公（各三）	侯伯（各再）	子男（各一）
夫人致禮	上公（壺豆籩八）	侯伯（壺豆籩八）	子男（壺豆籩六）
	膳大牢	膳大牢	膳眡致饗
	致饗大牢	致饗大牢	子男（不饗）
卿禮	上公（食大牢卿皆見以羔）	侯伯（不食卿皆[illegible]）	子男（親見[illegible]）

膳大牢　膳特牛　卿答禮（膳特牛）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爲國客謂以君命來聘問也大聘以卿則大夫爲介小聘以大夫則士爲介如其爲君介時之禮卿大夫士各以其爵等爲牢禮之陳數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始立國者成禮而已不可以責備凶荒宜賙委札喪宜賻補禍烖宜哀弔而鄰國當分烖恤患不必從事繁文在野謂行禮于郊野在外謂兩君相遇于途亦不能備物故皆殺禮○此皆禮之權）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死唯國君以椑從無所贈棺卿已下皆贈以棺其餘若殯斂饋奠之具皆主國共之故致禮不以他物而唯以喪用也○椑音脾）○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賓客有喪謂君及臣遭三年之喪也有喪者不飲酒食肉故不受其牢禮然而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芻草以飼牛馬稍廩以給士卒故不可不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主國有喪不可以行禮故不受饗食若飧饔餼則致之而已故受之○已上皆遭喪之禮）

附載朝覲禮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上聲宁丞擧反○依亦謂之扆狀如屛風絳質斧文高八尺設于堂東西當户牖之間宁謂設于門閭所謂塞門也）

覲者諸侯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異姓東西天子使擯者進諸侯諸侯叙入坐奠圭玉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覲畢而享皆廟受之朝者各乘命車在皐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內傳辭旣訖天子出大門下車但迎公諸侯隨之而入至于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入諸公在西諸侯在東朝見然後入廟受享舊說春朝尚文故朝廟異地秋覲尚質故止于廟非也春朝主于見君故天子以客禮待之迎之于廟然後享之于廟秋覲主于獻功故以臣禮待之而不迎覲享皆于廟不敢自專而歸功于祖考也○至于廟門廟字誤當作應入應門而朝于治朝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邦國有上中下之等諸侯有五等之儀待之之禮各有一定之典籍以爲世守不爲强隆不爲弱損必使掌訝掌之者蓋賓客初至于竟即用合當待之禮以待之則式定而不慝也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官以訝名故將有國賓客至先戒官修委積之事若牛人凡賓客之事修其牢禮積膳之牛羊人于賓客共其灋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皆當預備以待用也）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訝士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故掌訝與之共逆于疆而入也）及宿則命聚欜（野盧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故賓客宿則令野盧氏也）及委則致積（王命大夫致委積于賓○此皆賓在郊外之事）至于國賓入舘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賓在舘中則掌訝次于舍門外以待事備其有求索也）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將幣爲前驅道之以入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告賓以所立之位也入復者告王以賓至也及退亦復于王若論語所謂賓退必復命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二訝字下字疑誤當云令訝士治之）

○賓客之治謂有國事欲理者訝士所謂四方有治于士造焉也令訝士治之者蓋賓客言于掌訝掌訝令訝士聽

而治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有事出舘掌訝使其屬道之所以營護之也○此皆賓在國中之事）及歸送亦如之（委積聚欜前驅至疆送逆同禮）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凡賓客掌訝旣迎之矣訝士復相之矣而又有所謂卿訝大夫訝何也蓋掌訝者卑官若其給使令者然訝士刑官若爲之捍衛者然高爵之人至于其國苟無尊官可與爲禮才敏可與有言者而迎之若無以盡主君之情者是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此所以曲盡也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爲訝之道賓客之事詔告而擯相之治令主國所以待賓客之治而有所徵令也㒳統于訝士此非掌訝之職以其同爲訝故附載于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節用以行于道路幣用以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好去聲說聖月反）

諸侯萬民之所聚謂天子有命而諸侯萬民相與會聚若師田大均大役等事也凡動大衆怨讟之所由興而大衆所集謗言之所易起此殷盤周誥所以反覆申重也掌交于是巡之道王德意之所發在于仁澤志慮之所存非以厲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德善而行之所惡者邪惡而避之則上之情得以下交矣好謂諸侯之所欲行也可行則入白于王不可行則諭之以理所以調和其所好說謂萬民之所欲言也有言而莫伸者爲之達其說曰和曰達則下之情得以上交矣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通事謂朝覲聘問之常事上下之所以交好者在此九稅者九職之民共九等之稅也民服事其上君保恤其下國家之大利九禮者九等之儀所行之禮也貴者不餘賤者不虛所以能相親九牧者九州之牧有方伯連帥之統也大以字小小以事大故能相維以爲固九禁者卽士師宮官國野軍之五禁也知此則免于患難九禁字未詳戎兵也九戎者卽大司馬九伐之灋也知此則免于刑威掌交專掌邦國之通事使無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兼諭以九稅以下五者此上下之交所以固結而不可解也

掌察（職掌）缺

按掌交掌察與夏官之匡人撢人職畧相類蓋諸侯有故夏秋二官各遣其屬消難于無形不必勞天子文誥之施與夫兵戎之威所謂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蓋凡有異志者行人必知之故此官雖設而用之有時豈無故而歲復使之至諸侯之國也哉

掌貨賄（職掌）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稱每國者兼都家言公卿大夫采地視三等諸侯之國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以朝大夫之例都則下當云每都中士一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士下亦當云每都中士二人）

朝大夫（此蓋都家所產之良也舊以爲主朝之士非也觀經云以告其君長則其爲都家之士明矣）

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凡王國施于都家之治皆朝大夫掌之蓋都鄙去國四五百里國有事故若疾病寇戎凶札所當奔視者都家日遣人于王國則爲煩國之政令若賦貢軍征所當奉行者王令日下于都家則爲褻有朝大夫而日朝焉則國之事故日得聞之而不爲煩國之政令日下逢而不爲褻矣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

因

都家之治小者如獄訟之求正祭祀之所獻必因朝大夫平章累總聽之大事弗因者若利敝之興革聽民之自逢大吏之廢置必其君長自逢蓋常事不因于朝大夫則事無統理而王國不勝其勞大事不聽其君民之自逢則恐有未當而都家不免于壅蔽故小治因之而大事則弗因也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誅責也）

責有所歸則事治責不及其君長所以全親親貴貴之道也

都則（闕）

大宰所稱八則治都鄙是也都家之治不出此八者此與朝大夫聯職蓋朝大夫有治下之而都家有治因之者也

都士（闕）

家士（闕）

職掌無考舊以爲獄官非也蓋方士專掌都家之獄訟矣不應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按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正指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則其爲職掌明矣所上治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與凡賦貢此都士家士司之方士詹而

省之及大比則都士家士上治中而方士復主之也

按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家亦如之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爲小都小都之外爲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蓋爲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而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與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于己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太阿之禍耶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于是有都宗人家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于是有都司馬家司馬灋則者馭官之大權也于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于是有方士治中者致治之樞要也于是有都士家士至于王朝有令于都家都家有治于

王國不可以無統率也于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灋一聽于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爲此政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于冢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血脉所以流通也六官唯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于宗伯司馬司寇者也至于水土之治令則掌于冬官云

周禮傳卷之五下

周禮翼傳敘

五官全經敬爲傳詁冬官放失衆說紛紜則天明稽古訓述冬官補義

昊天懸象皇王布政若合符節中古文盛厥象益彰仰觀俯察述天王會通

夫子没微言絶處士横議大義乖提挈綱維開示藴奥述學周禮灋

壘高者下爲基生民者地爲本畺界雖廢方畧具存通變宜民存乎其人述治地事宜

軍興行司馬職掌俄空東漢罷都肆而古陳晦衛公變七軍而八陣亾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

盈領吞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太山之形鹵莽自賢敢于非聖毫分縷析述非周禮辨

書名不諭于象胥古文大壞于斯篆至以楷翻經弁斯篆失之酌古準今述經傳正譌

吴人王應電書

冬官補義題詞

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攷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耳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遂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事聯職于司空者歸之以爲冬官未嘗亾也不知周禮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于昆虫草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幷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乃此人之周禮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灋于天五官歷〻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于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不磨其餘各職見于經傳者亦昭然可攷謹述之如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追續經之罪乎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司空補義

空之爲言空也相天下之大勢擇其空缺之處而脩治補助之故天文室壁之末有土司空一星土公二星主知水土坱咎周官之職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記曰司空度地居民使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司空之職莫大于此蓋司徒掌其圖數而司空治其功程司空建其始而司徒守其成此其聯事若此而後人遂欲以相倂也然則冬官之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地官之徙民宗伯之恤衆又當有審于景相觀卜以經營疆理于四方如詩稱召伯之世執其功燕師所成者

百工之事惟土木爲大故蓋屋二星土公吏二星列象于營室之下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故土司空四星列象于翼軫器府之下以冬官而言當有工師以統營造諸工又當有梓人以統制器百工是即攷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

百工之事其用邦財爲甚廣若攷工記廬人爲兵器梓人爲樂器其屬甚衆故星象于天有器府實九府之一也後之言九府圜灋者不見此義遂以天府職內當之殊不知天府掌國寶邦典而非用物職內主監臨而非主守且職內與職歲合職聯事何得專以職內爲一府故以司空而言當有器府與九府相通觀巾車云毀折入齎于職幣職金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則巾車器府與九府圜灋相通可見故所謂九府者太府內府外府玉府器府與

壘壁氏

司徒之泉府春官之巾車司勳之職金幣餘之職幣合而爲九斯
百貨可以流通矣
天之井宿主水衡事也故其附星若南江河四瀆主大水也水位
水府主溝洫小水也其他羅堰九坎天津天潢天江天河不一而
足于五行屬冬攷工記言水甚略地官雖有川衡澤虞但主厲禁
財賦昔伯禹作司空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則四瀆
皆當有專職又當有匠人以治溝洫通津梁如攷工記所述匠人
之瀆斯無後世水患矣
大田之禮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于冬獨曰大閱軍禮爲備而三
時皆取準焉故天文壘壁陣見于陬訾之次冬官當有壘壁氏掌

大閱之禮蓋其濾統于司馬其民出于司徒而其事則掌于司空
也
天子巡守之禮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而一終故天官河鼓閣道等
星見于玄枵之次冬官當有屬以掌夫巡守之禮凡道路津梁之
通塞山川之險易與諸侯所朝之方所述之職皆其所司也　已
上凡八職皆出自天文有法然之妙非可以私知安排也
萬物終于冬故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以萬物之所終也冬
官之典曰事以萬事之告成功也是故伯禹作司空六府三事允
治故曰考功謂攷百官之功也今之攷工名存而實亡矣司空當
以屬總脩六府之職歲終則佐冢宰考課之事此司空典職之大

史

法也
人心不節則無限制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百工不節則競爲淫巧
蕩上心而滋人欲靡有紀極書立政有準人守灋有司也孟子謂
工不信度以準人之職廢耳故冬官當有準人一屬則律度量衡
各有其則宮室器用各有其制淫巧奢麗何自而興非不節自正
之道乎與春官典命夏官量人分職聯事之官也
冬主藏天地閉塞又于時沍寒民當閉藏禮有嗇夫當屬之冬官
主掩閉室廬收藏積聚務爲封守鍵閉之事若月令冬月所記者
所以助天地之藏也
自古大史主掌國史今春官大史所載但曰正歲年以敘事是乃

羲和曆象授時之職古稱左右史而老聃爲周柱下史于天文爲
柱史今五官皆無其人蓋冬主事故記事自宜屬冬故冬官當有
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與內史之策命而總屬諸柱下史大事別記
當如書冊書紀年當如春秋專掌文學記載之事蓋大史則爲考
時執禮贊治之職御史則爲守灋之宗三官實相表裏故同以史
稱也　已上考工準人嗇夫左史右史五官其名著于書禮其事
見于傳記如揭日星爲周禮者自習焉而不察耳
舊君傳位新君踐祚三年諒闇天下莫大之政也傳位踐祚見于
顧命諒闇見于各經今雖以聯事見于各職而未有專官死人之
終事天道北爲幽陰故北方虛危爲死喪之事冬官當有是官以

掌其禮

水於五行屬冬雖涸于上而實盛于下故月令仲冬祀四海水泉魚于動物屬澤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鹽水所自出而其利為甚博天官鹽人但掌國家食鹽耳出鹽之地未有其官故水泉魚鹽三者皆當有專掌之官而屬之司空魚鹽兼出於江海而專掌于此者亦猶職金之掌于秋也

豕人以供豕豕水畜也故屬之冬官

天王會通叙

天者萬物之祖懸象著明不言而品類畢陳王者天之元子禮天立道無為而天象益彰有見于天者則曰虛能生有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有見于人者則曰影生于形故下有是形則上有是影孰知有則俱有成不獨成曷先曷後耶是故元氣之開也以漸後人或以人事而名象（周冏靈臺天稷王良之類天象未開時先有此事）人文之著也以時後王多因天象以設官（三垣八政營室東井之類後王見有此星然後設此官）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斯其至矣聞其名可以了其義觀其位可以測其蘊自昔聖神未有不與于此文者也中古道亨文盛周公得備施于六官春秋道否文弊孔子不復見于空言秦漢而下業儒者視天象為術家而知為者寡言天者以王道為粗迹而罔焉弗聞直以占驗轉相註釋大義乖而小道熾徒使英雄假之以用武姦豪竊之以行私宜乎為

與數術家異

王道

世夫禁而垂象之精蘊隱瀍天之妙用絶矣夫前世已然之迹未必一一復見于後世殆可參攷而不可爲典要者也今以占而定其所主或數星而同一主管或一星而淆以數占是皆不明乎道幾何而不致遠則泥也哉且今之言天者咸以二十八宿爲綱不知二十八宿皆當七政經由之常道而猶顯著故古之步天者因用以紀七政之行而天王合一之妙則未盡于此也粤嘗仰而觀之帝一也

垣斗角心義各有在相一也公孤輔相職各有司后妃太子諸侯諸臣間見而有無窮之輿八政六府錯出而有天然之蘊大而日月嶽瀆微而昆虫草木精英呈露至理攸存煥乎圖書布列之象多不可損少不可增昭乎帝王經綸之瀍南不可北左不可右更以三五之所陳稽類體躳則有以見夫六藝之旨歸頡頏相玆萬化之綱維昭晰不遺誠王道之權輿列聖之取衷焉者也君人者明此則對

體行此道神明不測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育育物不假強爲人臣者稽此則補衮陳善非爲虛言學者而不知此義則無以奉天體道實有諸已予病夫王道之失其原天人之二其本也述會通以明之言王道與天文通貫只一惠也爲星一千四百六十五爲座二百八十三其大義數十其文五千宇宙間事如指諸掌列宿所主截然不移彼專門者測而識之因其體之聚拆隱見光之微明變動與夫七政之所以宿離客氣之所以乘見而又

參之以十有二歲之相伍之以十有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州之舍吉凶妖祥可觸類而推之是則有司存矣拒而不信非予之所強也知而弗庸非予之所望也合而疑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

聖人焉

大明嘉靖壬辰吳人王應電書

批點瀍　凡四圍皆天文星名　旁竪者皆周禮官名

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內也。上垣大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市也。兼[illegible]中矢尺建國中爲王宮。前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也。故大帝府

者常居。上垣聽政。下垣治國。角主正月新祿。心主見於天祿。北

太子庶子皆列象紫微總居大內也。凡帝星見處最多。蓋中垣

[illegible]日大陽。其德天皇天乙太乙。其神北斗臨御之柄。各不司也。

后坐所見亦然。中宮者常居[illegible]生生之源。軒轅立政之也。天市

內政之所布。月太陰后之德。各有所指也。天樞北極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天子爲天下樞而無爲之象也。五帝座即近小寢退朝宴息之處。華蓋承雨日之器。覆於上。勾陳天子親

軍護於前也。兩垣宿衛周廬宮伯所掌。八次八舍舊立將相等名非也。天子之武備國家莫重之務。周禮掌於宮伯。宮王官府

士庶子皆統之。故中宮者衛士常居也。常讀則爲勾陳天棓侍

朝則爲虎賁郎位。在東宮則爲騎官騎將。守國則爲梗河招搖也。天皇在勾陳裏。天明則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睿知而不用其明。故冕旒蔽目。紞纊塞耳。主隱占以見變也。天乙主司戰關吉凶。太乙主知水旱兵疫。皆天帝之神。至誠如神。所以首出庶物也。大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君德以仁爲主也。尚書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虞之納言。周之內史大僕之職司也。柱史左右史也。四輔疑丞虞舜四鄰。在周則師氏保氏。乃王者之友臣也。

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者。天柱主晦朔晝夜。以知天文之次序。馮相氏會天位敘四時也。世之言天者二

家曰推步曰占驗。推步主測度推筭在內之事。故中宮天柱主

推步。六甲所以授時。占驗必登高遠眺。在外之事。故上垣則有

靈臺。下垣則有[illegible]臺[illegible]主遊[illegible]光。當觀天文氣候。故有天高者

夫爲天以贊化育。則六經無非是道。言天者固不及知。而儒者

亦所罕言耳。御女女御之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美惡者也。

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有君道焉。[illegible]臨御之柄。惟辟作威作福。所謂八柄御羣臣也。然大權則屬。故不欲其明。古者或有宦

者竊柄而威福恣行。以致明大。占書遂謂明則刑餘用事。寔非宦者主星也。輔一星大臣象也。斗有三南斗見于析木之次。一

見於天市垣。斗主斟酌損益。故北斗爲斟量元氣。南斗主進退

人才。天市中者量米穀之器而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師疑作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也。大臣宰相之職非一。公

孤師而不臣。四輔友而不任。相天官冢宰。大將軍夏官大司馬

司空冬官大司空。尚書主納言。上垣三公九卿主常朝。下垣七

公主治國。輔台閣蓋其總象。河月蓋其總占。若軒轅內平天相

乃內宰。此二官皆主佐后非相職也。文昌位于斗之上。欲明。天

理居于斗之中。欲暗。王者代天理物。已何與焉。文命敷于四海

述天子

瀛文昌也。神武而不殺。則天理也。舊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將次將貴相司祿司中司命等名。周禮註引此爲証。然北辰居中。列宿成以爲準。其爲司中無疑。虛宿下自有司祿司命。故知星家註釋之誤。太陽守乾之德也。昊天之象。與昴宿太陰坤德地祇之象相配。守字衍。又太陽主人君以剛健御極。太陰主以厚德載物。亦后之象也。君德以剛爲主。玄戈天帝用以斷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槍前驅以禦難也。天牢貴人之牢。有八議焉。故以不見爲善也。內階升降之納陛。天鈎輿服瀛駕。天廚內廚掌天子及后饌食。於周爲膳夫之內饔及饎人。天床及天市垣之女床。天子及后枕席牀笫之司。于周禮則王府之所

掌也。八穀黍稷稻粱麻麥菽荍也。舊解爲大麥小麥赤豆大豆止當菽麥二穀耳。扶筐后妃親蠶之器也。農桑衣食之源。民之所天。人君當知其艱難。列於此者。常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之象也。傳舍主北狄驛館。故不明則胡兵入也。（鉞越音主曠馮音 平槍粥浪反兵器）也。（饎呂又反）

太微兩垣十星。其中間者天子之九門。曰大陰。大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端門也。五帝座天子日出眡朝之處。天子儲嗣監國者。故列位焉。（北極前星主太子居大內。氐爲東宮所生之地也）幸臣天子褻近之臣。若周禮小臣御僕之屬。可以當之。古者天子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豈有所謂幸臣乎。然則斯名也。其變于

半星

侯國

後代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即司士所掌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右大僕從者等官也。三公九卿常朝者。五諸侯入覲者也。謁者即所謂司士擯孤卿特揖者。內屏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前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亦云內者。對婁宿外屏言也。常陳儀衛之仗也。門國之神器。台國之高位。皆大臣象也。三台解者不一。要之主臣位。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歟。太尊天子之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官屬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靈臺所以時登眺望雲物宣壅蔽而舒鬱滯者也。長垣設險以守其國。在古爲城郭溝涂。今爲長城是也。（宁衣呂反 涂塗通）

天市兩垣二十二星。主四海之地。建侯樹屏。蕃衛王畿也。垣中侯星畿內諸侯。上垣五諸侯。入覲在朝者。并宿五諸侯六諸王。建萬國以養民爲務。河鼓之下十二國。天子巡守之所至也。帝座天子親治其畿內。篤近舉遠之象。市樓司市所涖之思次也。斗斛帛度質人所以同度量而一淳制也。列肆肆長所以陳肆辨物而平布也。車肆貿易車之處。軫所以造車閣道下車府。天子五輅所藏。畢上五車。兵車所藏。氐下天輻。士大夫之車歟。夫兵凶器也。欲求萬全。卒不如騎。騎不如車。故聖人爲車制與經界相表裏。實制寇敵。限戎馬之精意也。仰觀乾象。所麗特詳。欲禦外侮。可不脩舉其瀆哉。屠肆飲食莫重于屠。故專其肆也。天子

之親同姓皆食采于王畿故宗星列位焉宗正所以叙王牒正宗瀆宗人即都宗人家宗人治其禮事者也候星則諸臣采地視諸候也女牀后妃之寢也后聽天下之內治故太微皆天子之事天市多后之事女牀麗于此者天下奢儉貧富之原國母吉凶之候也宦者四星即周禮內小臣之職其員四人取象于此也天紀市之瀆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一其淳制故斗斛帛度凡司市之瀆亦內宰所掌而后得以與聞者也織女即周禮典婦功后妃夫人無不勤于絲麻也七公卿老卿大夫佐天子以治王畿者也市之中姦人[illegible]焉故戮人必于市貫索者賤人之牢也天牢見紫微垣與

此[illegible]貴賤所司不同故禮公族有罪則磬于甸人不與國人[illegible]兄弟[illegible]主天下刑獄大司寇之職見于正秋之啓故大辟必干[illegible]使良决也罰主金贖罪利者人所同欲而易犯故罪之輕者則罰贖所以禁之于微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則罰幕帟蓋帷戒君子不可以近利也梗河招搖皆主戈矛鋒刃以備不虞也漸臺主晷漏律呂吹灰之事以驗氣之應否緩急并觀于乾象以占天文之變動保章氏之職也

[illegible]春

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折甲化生萬物者也大角君象主春王正月新政攝提協時月也進賢與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天

地于是而闢戶人君于是闢四門也天田耕籍也亢主章奏明目達聰周禮之復逆也廟堂通塞之候故曰疏廟頡頏赦過宥罪折威禁兵止武平星平和政刑皆春生之象也帝席宴樂羣臣嘉賓也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天府大府等在庫門之內者也樓中衡星闢后和鈞王府則有也亢（古吭字取吞能亢意亦吞同頏月結反杳杭）頏

氐天之行始于東故比為天根天子為天下根本故取象也天乳后妃不自乳其子乳母也亦主飴饎之事騎官主國有大事天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illegible]八輻車之三十輻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則

王畿之外皆得專征賜鈇鉞則參將而下皆得專殺然則大將統兵于外無乃非國家所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大子唯所用之沿以軍瀆司馬弗與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瀆而大子權兵柄于內以遏亂源氐宿之下而有騎官騎陣將天道明切如此（氐丁禮反根柢意也騎音奇餘也）

房天子之后寢御羣陰之處鍵閉鉤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启皆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日大陽之精生于東故麗于此月生于西故麗于昴日君象月女后大臣象也心天子之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為名也從官巫醫之屬主疾病禱祠之事積卒衛士即宮人所掌六寢之脩掃除糞洒之事也

屋主后妃御叙于王所。神宮解衣之内室。傅說后宮女巫。毛克禋克嗣，以弗無子也。箕者主承糞穢，又爲播揚五穀之器。字書女執帚爲婦。周禮舂抌皆掌于女奚。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木杵主舂而糠者穀皮也。東方主風。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矣。舌哆。又主口舌。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東方者春產萬物者也。故太子謂之東宮。天子后妃之寢麗于此者，嗣續無窮之意。又乇太子問安視膳以奉養其親也。天江者大江之精，發源岷山。天淮者淮河之精，發源桐柏。故注諸東南大海者也。（江淮河泲爲四瀆。天河見于昴宿下。泲水絶流。故天文亦不見。井宿復有四瀆者，以天下所賓以爲養也）

東南水之委。魚鱉及漏水族也。故附麗焉。（銍咸弗鈇鉞鈇通鈇 音搖治米也哆吕者）（反蹶也蹷音 民泲音濟）

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之也。掌于司尊彝。天弁天子之弁冠，掌于弁師。建天之都關。正月之吉和布灋象于其上者也。天籥主國家秘書藏之金櫃石室。若大訓河圖大盟約開籥見書之類，皆天府之所職也。此皆春官宗伯之事，故列象于丑寅之間也。

河鼓天子之路鼓。天桴所以擊鼓，亦主漏刻鼓鼙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皆天子巡行之所有事者也。天下之務莫重于耕織。牛農夫人所耕之具。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之服飾也。天

田九星井田之象。敗瓜瓠瓜疆埸有瓜。瓠乾則質堅。敗瓜者西斜王生冬等瓜時過則敗，故名。菜類之大者，故占菜之豐凶。狗天狗民間常畜。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羅堰主瀦畜。九坎主溝渠。天淵是其泉，亦所以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此皆巡守于天下之事。十二月巡守而一終矣。三垣皆天子在國之事。非巡守則四海之大不無雍閉之處。故必五載一巡狩。周制十有二歲王乃時巡。後世此禮既廢。凡天子出巡之地，至等于兵災。仰觀乾象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旗鼓車御，所重在人民潰血。樹畜代火了民天下其家也。不當若是耶。善乎漢章帝之詔曰，車駕行秋稼穡收穫，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輙脩

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節省，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可謂暗合天道者矣。狗國朝鮮獫狁之屬也。（西戎雖人類而異性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以其得天）地之偏氣也。觀上天星象若猶下之天壘城主北狄。移下之東甌青丘子主閩蠻。畢下九州殊口爲傳驛之官，皆在天之涯。聖人謹華夷之辨，有以也夫。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之下衰，乃有戎狄之患。且内有鉤衛兵衛，外有積河，招搖，長垣，天象設險深切著明如此。何外患之猶干。以皇自我致，戎棄社稷而逃。遂爲後世不死守之始。彼患儒又或是之悲夫。○ 涂梲音脫

柝抱通。鼕音咸，夜戒鼓也。埸音易

天之道。南爲陽明。北爲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喪屬陰。故生必南向。寢必東首。葬則于北方北首。皆天理合如此也。故北方玄武爲虛危。皆主死喪危禍葬事。命主年壽。祿司官祿。危司驕泆。非司過失謹慎則辛祿壽危。非則罹凶夭也。哭泣主倚廬哭泣之事。敗臼主敗凶災咎。行咎聲聞通用也。墳墓墓大夫所掌百族兆域。虛梁家人所掌。公墓之地。園陵寢廟也。人萬民之精也。正北方子位。丁先天卦氣爲復貞下起元。天道之所開。人之事雖生于寅。而實胎于子。故懸象于此。繼天而生也。周禮獻民數而祭天之司民。蓋即此星。註疏以爲軒轅角非也。天錢主錢帛。十星規圓。宛九府循環流通。以權百貨之象。坤北陰方。故主利

也。洪範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天象八穀杵[illegible]主食。天市軍市天錢主貨。鬼主祭祀。營室離宮司空之事。七公司徒之官。凡刑皆司寇。凡兵將皆師。譯者傳舍主賓客。聖經與天道相合類如此。天壘城主丁零匈奴諸夷。正北方之地也。室十月而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矣。離宮三變。天子之別館也。百工之事。惟土木爲太、土司空冬官。主知水土畎澮。掌度地居民。相景之職。土公執役之民也。蓋屋主營建宮室。工師之屬。土公吏其屬也。杵臼冬月治五穀之所有事也。虎奇訂景（古彭通）閣道天子遊幸別宮之道。故從紫微宮絕漢抵營室。附路閣道

便路。王良造父皆御官。王良前四星爲天駟。舊以房星爲天駟以其星于仲夏初昏。正當午位而乾爲馬。得午之氣也。策王良所執以御也。車府天子五輅所藏。掌于巾車。天廐所以養馬。掌于校人者也。天津四瀆津梁。輦道天子馳道。所以渡神通四方。主巡行天下水陸之道也。奚仲主軍征。大御之官也。至尊行幸。道路舟車。猶加謹嚴。故天道詳焉。螣蛇北方水虫也。壘壁陣天子四時之田以講武事者。而於冬則備軍禮以大閱。故繫于此。羽林軍御遂之兵。猶後世京軍也。北落門即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所謂以旌爲左右和門以叙和出軍。令貴一師克在和也。鈇鉞者軍中之所有事。八魁主設機穽張羅網。在周官爲

戠人迹人羅氏等官也。雷電霹靂雲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乖和皆于此候之。王者之師。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如霹靂之威。如雲雨之澤。其鼓舞羣動。神武如之也。天綱武帳也。與八魁義同天海四海之精也。壁天下圖書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所以禮賓。講武遊觀之所。皆不可缺。而亦不可溺者也。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矣乎。奎天子之武庫。軍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之官。本兵之職外小柱爲庚士左右爲旗也。古者兵農不分。六卿皆將。後世兵農車而始專其職。天將軍即大司馬。壘壁陣今之團營。營有左

右前後冲五軍命將出師之象（畢）爲邊兵陣將所以帥圍十

不領于司馬者也

（婁）主苑牧犧牲以給郊祀周官之牧人（左更）藪澤之虞官（右更）牧地之牧師（大陵）主山陵丘陵虞人之所守章又盜賊所依死人所瘞也故兵疫于此占之（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爲占五岳者五方之鎮風氣之所限隔水澤之所發源民物之所依歸者也其神視四瀆爲尊而不見于天者蓋山靜而無爲水動物也脩舉則利博廢墜則害溥故聖王經水之政爲多猶鑿之治血而不治骨也宜星象之獨略歟（天溷）豢豕之所（外屏）所以蔽臭穢（天苑）主養鳥獸（天園）主毓草木周官之囿人場人也（鈇鑕）主芟芻刈稾以飼牛馬（芻藁）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成于秋故于此爲備也

（胃）天之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者也（天廩）天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天囷）田中貯所納之穗也（天倉）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周官之倉人也（天庾）貯于民間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時至于秋則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靡不畢登矣（會敎外反　囷坤倫反）（穋）音六

（昴）主刑獄天之道秋爲殺地之道西爲金皆所以裁物之過也人之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兵刑皆列象西方也又名旄頭主胡星以其肅殺之氣

昔五胡時。尊以此候禍福。而三垣皆不應。可以知華夷之辨矣。

兌爲口舌。（卷舌）六星。讒佞之臣（天讒）一星。主讒佞者。自古佞臣無世無之。在人君近遠之何如耳。（天河）一星。濁河之精。發源崑崙之象。（天船）主舟楫船中（積水）一星。所以候水災也。（昴與昴同音讀作卯）

非

（畢）主邊兵。禦侮之臣。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主南華北狄之道。所以限隔華夷。（天關）主邊防關塞。亦皆日月之所行也。（五車）軍器兵車所貯。蔽以柱之出入。市內外。知兵之出入。（礪石）磨礪鋒刃。（天潢）輿梁可通也。輿者（咸池）主陂澤池。沼。鳥獸鱗介之所聚。川師所謂辨其利害者也

（天節）使臣所持以傳命。掌于掌節。（九斿）大將所持以發蹤者也。掌于司常。（九州殊口）主傳譯。象胥之屬也

（參）中三星爲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爲參以此二宿爲左右將軍。二足爲前後將軍。（伐）大將之柄。主大司馬九伐之灋。以正邦國者也。（觜）行軍之藏府。（坐旗）天子大白旗。（參旗）大將之旂也。（司怪）主候災祥。軍中望氣司卜者也。（玉井）主水泉給廚用。（軍井）行軍之井。所以給師徒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雞精）主知物價。察姦慝。罰師也。（闕丘）天子雙闕。丘下一（狼）。主相侵盜賊也。（弧）天弓也。常屬矢擬射于狼。（天狗）橫河中。皆所以備盜賊也。（屏）所以蔽（廁）。廁下一星。（天屎）也。（觜子委反又音資鳥喙也　參清含反）

井主水衡灋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鉞附于井所以戮也北河爲北戒曰胡門陰戶自壺口北負徼垣（求）試穢貊朝鮮以爲北紀爲陰國主攻伐之政南河爲南戒曰越門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河逵嶺循漳東抵越嶲東甌以爲南紀爲陽國主禮樂之政卽地里南北絡之說（見天官書）六諸王宗臣藩屛王室在周爲魯衛之國漢已後則（爲侯王也）九諸侯畿外諸侯也此皆聖王所以建國而養民者也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水位主水衡水府主隄防溝洫之事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六府之中水居其先主政之所至重（也故周禮川則有衡澤則有虞溝洫則有匠人故凡麗于天者）

若四瀆咸池之類皆虞衡之所職水府羅堰九坎天淵之類是人之所職也丈人主壽考而哀孤窮孫子主孝愛以侍丈人老人所以占大人壽考者也（孫音遜　穹究反）

鬼主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天廟天子之祖廟天社勾龍之祀天稷后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以給烹飪爟位主變國火供明水火及熢燧司爟司烜也（禹叙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天象爟位司火柳主木土司空主公土公吏司）土八穀主稼穡于水猶詳而金獨略可以知天道重輕主政緩急矣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窮也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柳主草木雷雨時至于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又爲天之廚宰主享燕之事陽氣極盛故天子飲酎于是時也酒祭祀燕享酒正之官天記主知禽獸齒歲牧人牧師等職也外廚主烹宰給賓客外饔人之職也（酎音紂）

星爲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盖物盛則有文故主衣裳文繡也

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爲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自午而一陰生陰陽相遇故此爲后妃之宮庭軒轅曰權太微曰衡主內政以弼太微者也內平主執灋平罪天相主朝服之制佐后禮事恭

內宰之職也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也樂陽氣之盛故繫于此天子所以大合樂于夏也

軫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皆占之長沙子主三軍壽命軍門天子之軍門也器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司空掌邦工翼軫器府皆其所掌故土司空係焉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于辰巳歟（工有大小不同室下司空主工師匠氏土木大役若此之司空梓人輿人之事而已）東甌主穿胷南越諸夷青丘子南蠻之國也

天王會通終

學周禮濾題詞

夫子嘗示人以學詩之方矣今之學詩者有能達于政而專對者哉有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與能事父事君者哉又有能不正墻面而立者哉蓋夫子之所謂誦者非徒記其詞也所謂學者非徒知其義也亦爲之而已矣世之學周禮者多矣剽竊其詞以爲舉業一時之用何暇于深思其義討論其義以成訓詁一家之言何嘗有必爲之志其與夫子之所謂學者異矣安望其此禮之行乎愚

非有以過夫人也但其志直欲爲之有所不得虛以待之此理自然呈露其與鑽研紙上強探力索者爲少異耳嗚呼聖凡識異爲己爲人道殊以不肖而述周公之作未知果能涉其籓籬與否也以後人而覽予所述安知遂能窺見其室家否乎雖然學之弗能弗措則思之弗得弗措豈直見愚之室家耶將希周公堂室矣學詩學禮何以異諸

嘉靖辛酉春日王應電書

學周禮濾

周公設官分職皆出自天備見于天王會通冬官補義學禮者非與天爲體安得有聖人心胷彼以章句訓詁爲能竊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何足語此況于掇拾記憶以作文乎

或曰三百六十官皆周公心思所爲何其精密也是不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必如此乃安不如此不得公之制作皆自廣大中流出物各付物正如天地之化冲漠無朕及其氣機鼓動大而日星之垂教河嶽之效靈皆至理所寓微而草木之一華一葉昆虫之一羽一毛靡不相對成文豈物物刻而雕之哉自有莫之爲而爲者周禮非致思所與亦若是而已矣

周禮六官之設曰天地春夏秋冬掌治教禮政刑事上下四方包括不漏以成天下之治正如天地四方之六合一方缺即不成合其分而治之如六卿六遂六軍小者如六牲正如六出之花一瓣脫即不成花至若王宮王朝都鄙邦國士庶子萬民萬物以及于祭祀賓客軍旅凶荒每事重重提掇此却如束物之六面一職不至即管攝有不周茍得此三義肯移易周禮乎

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天子與邦君送迎獻酬及大夫升降揖讓三千之儀在後世必不能行雖遂損之可也至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王后世子動遵式濾自天子而下有田國采地以處其子孫寓兵于農取士以賢選用官寺府

六合

行變

[illegible]之謬

[illegible]古

史胥徒制馭諸侯四夷後世舍之無以爲治此亦不可用耶其他官職有分合古今異制者不必變今之濫但當行古意于今制之中只如出納王命一事周制極其正大詳密今之通政給事翰林皆其職也但欲諸人各得其職君相以公天下之心行之何必泥于大僕內史宰夫等官又如制國用一事本屬之冡宰今之戶部即其職也但欲戶部等官務爲萬民生財之道轉運之方君相一心大革冗費冗員冗食量入爲出何必泥于司會大府等官治兵者主于能禦侮而不必拘于軍司馬輿司馬司兵司弓矢治刑者期于無刑而不必拘于鄉士遂士掌囚掌戮要在于變而通之然後可與語行周禮也（詳見內宰司徒鄉遂天官內史司會條下）

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篡奪者祖揖讓戰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過哉王莽動遵先聖以文姦奚止于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術中間良法美意皆罔然也以是而訾聖經不亦異哉或以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會等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瀆亂陰謀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或曰烏鳶蟈蠹葛羽荼炭似于煩瑣夢卜盟詛禱祠似非正大使果周公所作則其學不幾于駁雜不純耶夫周監于二代此

周禮[illegible]多而不[illegible]

兼官之濫

等之事皆自古相傳周公因而品節之非必皆周公所創且公之道必及于萬物故凡宇內之昆虫草木咸在其治教政刑之中自有不得而遺者又古人離造化不遠猶知鬼神之情狀故其于鬼神之[illegible]爲之必効今人爲軀殼間隔天人道殊且失古人之灋故于夢卜盟詛禱祠之事爲之無徵直截者一切禁絕遂不信有此理孰知周公所以通于幽明之故哉（詳見天官女祝春官大卜秋官司盟冥氏條下）

官多則民擾周禮六官所以經緯乎王畿四海者至詳且密當時之民恐不勝其擾也是不然此在于官之賢否何如耳故利民之官不可少害民之官不可有且周禮親民之官唯其鄉遂

都鄙之主而已其餘若司諫司救媒氏調人皆下其灋于其主而自行之又如布憲每歲首遣之但至于邦國蓋于吏爲詳密于民實闊畧他如匡人撢人掌交掌察則又因事而遣非有常員後世巡行國邑者不得其人各以其意見主張民事甚則有司科斂于民以附益之宜乎有十羊九牧之喻也

三百六十屬公孤官不必備周公以冡宰兼大師召公以司空兼太保蘇公以司寇兼大史此原爲兼官者公兼鄉老鄉兼鄉大夫軍將皆命鄉旅帥皆中大夫此原不別設官以至比長閭師等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也有不得不兼者掌馬者即以爲馭士庶子等可以爲車右也至如撢人訓方因事而遣

官冗冗雜之害

夏采放相因事而設平日無此官事畢而罷故官雖多而無冗員之病

周公兼官之設使人之所能兼人之所餘事治而不妨功用人而不費祿養物而不費財周禮中此意爲多司門多隙地而祭祀之牛牲繫焉槀人多穀食之餘以豢祭祀之犬甸師有餘力帥其徒以薪蒸園師習于苫蓋之事則以充椹質藉闑車僕主苹蔽之事則以共大射之三乏至于遂師農事之不可緩者則移用其民縣正師役之不可後者則移其執事蓋亦莫非此意他如罪人之執役于園土亦嘗以無用妨有用盜賊之任器貨物則入于師兵亦不以有用爲無用周公之克勤小物類如此

此官事不攝夫子所以譏管氏之不儉也後世之冗費冗員冗食畧不知節而唯餕民之膏血以償之亦當念及此哉

舊註改字改辭之非

註疏于周禮字有不通者不獨改其聲且改其文全無意義至有的然差謬者却不能正愚取其所改不過百之一二而已

凡諸經各有義例其字面亦有不同初開卷茫然無識惟終卷後反覆再觀其義始見愚得一灋以經解經而已故凡初讀時不明處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末後尚有疑者不過十之一二遂置不復思記之寓目處使留于心久之此理自然呈露蓋心即天地聖人之心但爲形骸間隔遂蔽覆昏塞惟虛靜無我則自開露此天聰明也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敬仲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皆得此意矣

周禮原始傳受

賈氏正義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漢興高堂生傳十七篇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傳弟子所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禮其出特後者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故搜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然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年尚幼務在廣覽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且在于此奈遭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彼有里人何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衆往傳其業又以經書傳記轉相證明爲解其時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二鄭明理於典籍粗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鄭玄字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以讀而下之焉然則周禮起于劉歆而成于鄭玄然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

故能答林碩之難作爲訓注使其義得條通焉其後唐大學博士賈公彦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是爲注疏云（輔粗通）

文中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使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唐大宗魏徵周禮問對

唐大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爲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所裁道談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呂請以周禮施行帝大說翌日又召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先儒發明周禮要語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灋度愚案淳公之學識其大者可謂盡得周禮之本矣然詳攷周禮之治莫重于教六宮教世子故周官灋度正所以爲關雎麟趾灋度無大于此也大抵周之治必自卑近始必于其所難者而致詳故后夫人嬪婦女御之教王世子貴遊子之教以至教其宦寺教其胥徒教百姓女工初若可畧而實則甚切要爲之甚難而其成功則甚易簡此其所以異于後世之治也

橫渠張先生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者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愚謂周公之心與天地同體以天下爲家又以多才多藝一事一物皆此心散見及其制作成後莫不與此心湊合六官皆然學者須先得此心有不通處致曲可也

橫渠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愚謂大宰之職若典灋則而下凡十條皆總陳治天下之道其餘有春王正月之事有歲終之事有每日之事又有隨時所遇大事具有成灋按職行之要之亦一官之事後世此書遂無傳者特以周公于天下事混成在心其作爲成書皆自大本中寫出故官雖六而治則一職雖殊而意則通後人無此胷襟各自一職上推求祇見其雜亂紛糾而已學者須于三百六十屬融會而通之運旋得轉乃可以觀此書也

文公先生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自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文公又嘗以爲未成之書者然愚觀正歲建牧立監九伐之灋廵狩殷國等禮皆防維封建之意豈有後世牧伯專恣之禍又如建其長立其兩與夫都則都士都宗人都司馬等官皆置于都鄙之後豈有世卿之禍如制貢治兵春秋此灋猶存至于六官職掌皆與書同蓋周公攝政時制禮作樂者即此也烏得謂之未成哉但自成康既沒之後綱紀日漸頹廢無大有爲之君以舉之遂不可復反若當時未嘗行者文公或未詳覽恐亦記

者之缺也

陳同父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以爲治至周公而術已竆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夫子蓋逆知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黄帝已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灋凡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于周公而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通天下之理而周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奚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相維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

立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獨何所畏而不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盡叛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底于亡也當時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未始窮也

黄度氏周禮說序曰周之道固莫聚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廢教灋齊備義利均等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經緯也滌洗劉歆蘇綽王安石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爲後世之公

心雖未能衷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姑存也

馬端臨氏曰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閹閽卜祝各設命官羞服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于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古今異宜蓋三代之旹寰宇悉以封建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鄉州縣遂歲旹讀

灋致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卒旅師軍四時大田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敎之者如此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灋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灋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國家之灋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敎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敎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灋立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擾則不勝潰亂矣則知周禮所載凡瀿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于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訟也

治地事宜題詞

愚嘗攷自古井田之說而爲之溝洫丘邑封疆等圖蓋欲知其大較不得不然耳山林川澤回曲萬狀不可拘一也地有肥瘠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參差不齊二也宅田士田賈田圭田餘夫田所受不盡田之數三也地形偏斜不等不及百畝者甚多四也山林川澤固在除去之外一易再易者一夫耕二夫三夫之地圭田則以一井中公田而爲二餘夫則以一夫之田而爲四士田賈田等各隨分量授之如餘夫瀿若其地形偏斜不足者則會算以足百畝之數蓋無窒礙不可行亦何嘗取正方如紙上所畫哉孟子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斯言得之矣但其瀿始于黃帝暨于大禹伯益后稷皆以神明之德相與參畫輔相始克成功又歷殷周數聖人而後大備今廢棄殆盡若欲急遽起事竊古人之糟粕而行之必大致紛紜徒敗壞天下使後人指爲口實而已聞之劉中丞偶穆翰林孔暉開地于北直隸河南稍獲其利今南方土瘠

裯之處往〻散而之四方耕種工作以謀生每負罪籍越境之罪苟有志興復冝進天下之賢擇其策之可用者授以荒頓之地隷以客徙之民或免罪賜爵以勸之室廬牛種以安之如蟲錯徙民之濾任其經畧開墾無拘以文濾吏治數年之閒優劣自見然後興其賢能者使之循行勞來用其良濾矣意推而廣之事有成效則人必樂從非虛言徙濾之比矣因述事宜如左

吴人王應電述

治地事宜

尺

凡度皆從人身起寸指節也尺臂長也尋伸臂而上也約以中人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倍丈爲引八尺曰尋倍尋爲常布帛尺十二寸者天數也周尺六寸四分洛陽測景臺之制猶存其度起黃鍾故短

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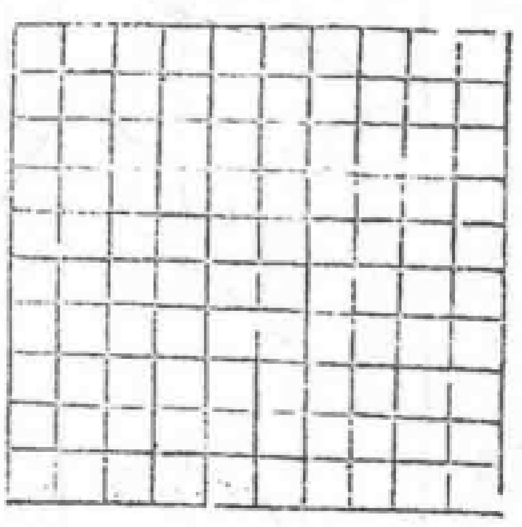
半步曰武一足所履二武曰步兩足所張六尺爲步此人身自然之度畫田用之自古及今未之有改王制云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謂山東之國以關中在西而言也此不過周末權度不審致有此繆夫步生于足謂步有不同足亦不同乎

鄭展曰古者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

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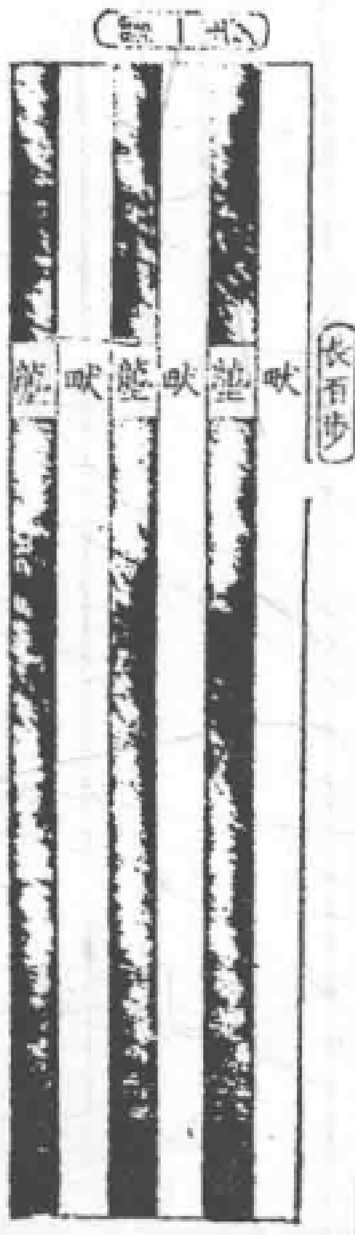
桑弘羊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步百爲畝圖



司馬濂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自縱横六尺是謂之步此圖縱横各十步積爲百步是謂一畝

一畝三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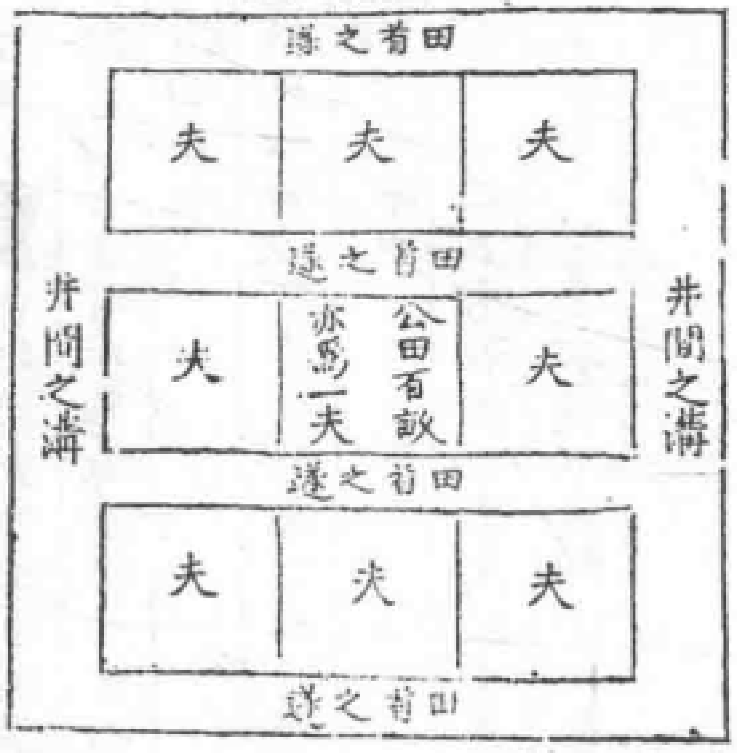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班固曰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而播種于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illegible]音恭慰通

二耜爲偶兩人共耕也深者爲畎畎上高土爲伐伐發也兩人所發之土廣尺則伐下之土爲深尺矣一步三畎立苗方二尺此濬井收甘然鄭氏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賈氏曰耒頭金廣五寸

按畎壟之法見于趙過蓋凡陸穀初種時必迫于地面則天地氣相接而易滋至其壯長漸隤其土以益之其治地可謂盡善矣若治水田莫善于吳越畎壟之制與此不同大凡地剗廣狹各有所宜所謂廣深尺者亦不可拘當隨種之所宜參酌鄉俗敎民爲之可也象山先生述其家治田之濃用長大钁頭掘深至二尺許廣一尺半植一禾大旱時以田肉深獨得不旱每穗数至二百粒他處不及百粒計所收數倍深耕易耨之効如此不可不學也

井田助塞遂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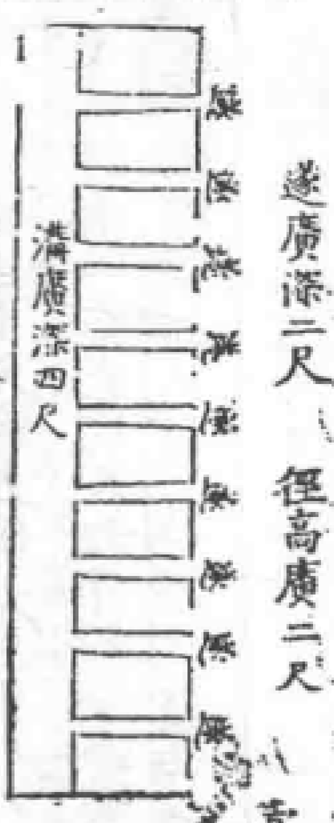

田首之遂
夫
夫
夫
田首之遂
井間之溝
夫
公田百畝亦爲一夫
夫
井間之溝
田首之遂
夫
夫
夫
田首之遂

詩公劉徹田爲粮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方一里之中其田九百畝界爲井字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八家共耕爲通力各私田百畝爲均平故謂之徹徹者通也均也通力合作則可計畝均收則不可並各入其田之所收故謂之私田若曰均收則公田外爲民田不必分井字不稱爲私田矣

收田貢濬遂溝


遂廣深二尺
徑高廣二尺
溝廣深四尺
溝上有畛高廣四尺

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又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千畝之田中爲遂九十夫各受田百畝九遂共入于溝以其無公田每夫各自供其十一之賦故謂之貢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皐寛平之地爲井窄狹之田與夫高下不齊者但可爲牧多則十夫少則雖不足一夫皆可補而授之

司馬灋步百爲畒畒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步百爲畒謂闊一步長百步畒百爲夫謂長闊皆百步也

匠人廣尺深尺爲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夫間有遂廣深二尺遂上有徑高廣亦二尺可以通人行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亦四尺可以通牛馬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字因以爲鄉遂用貢灋之溝洫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都鄙用助灋之溝洫愚謂凡耕者皆爲橫畎以入于遂一步爲三畎立苗方二尺此樹植之灋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入于溝亦井牧所同也但井限于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等受田一井實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有二灋乎

公田二十畒爲廬舍

春秋穀梁傳曰古者方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畒公田居一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焉

班固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畒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畒畒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畒公田十畒是爲八百八十畒餘二十畒以爲廬舍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畒公田十畒廬舍二畒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畒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畒公田十畒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畒餘公田二十畒以家分之得二畒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畒半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

季氏云公田爲廬舍之說起于穀梁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

二畒半以合孟子五畒之說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畒止存八十畒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畒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業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灋果何義邪且孟子言五畒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者八家各于田中小苫茅舍以爲息勞守畒之所耳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畒爲一處不占公田也然亦取於便農功適饁餉去田豈宜遠哉其

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置堡設城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者爲室室亦家也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不同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而農人入居焉則徙業無常非所以爲安矣故管子作內政有曰四民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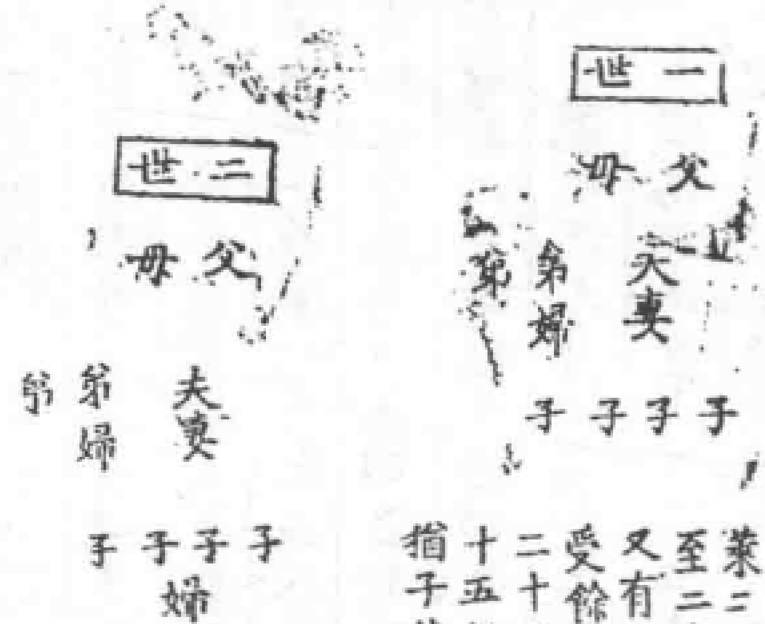
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則野處而不暱章昭所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灋之僅存者也諸儒但見後世四民混而爲一遂謂人皆有兩宅焉此但可以寓室踰侈者言耳豈所以語土著之農夫哉

應電按穀梁先秦人其言有自班固何休趙岐宗之似乎有徵但公田去二十畝爲廬舍止八十畝誠于制祿有妨而冬邑春郊出入煩擾亦非人情所樂此季氏獨見之言辨析甚善然觀周禮上地田萊一百五十畝其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田萊二百畝其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田萊三百畝其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乃知畫爲井田者此定灋也而田有上中下則居民之八家不可得而拘中爲公田者此定灋也而田亦有上中下則百畝之入亦不可得而拘故使田極肥厚而土寬無萊可則一井止于八家此即匠人孟子司馬灋之常制也田瘠薄而人稀則一井三家而不足此即後世儘民開墾之灋也都邑相近則民不野宿而公田之百畝無缺此季氏所疑之言也都邑相遠則民當野宿而公田之百畝不足此穀梁諸儒之所言也蓋公田已足則百畝爲實而用以制祿公田不足則百畝爲虛而當有以益之此猶後世之叙祿者云食封若干而其數多食實封若干而其數少如此則周禮孟子班氏季氏其言皆無窒礙矣況公田皆藉民力所收自倍于私田雖八十畝亦足以當百畝也

十一說

凡十一之制有十之內取其一者貢灋是也有十之外取其一者公田二十畝爲廬舍民所耕田共一百一十畝是也有九分而取其一者公田無廬舍官皆取之九百畝中取一百畝是也大約不出十之上下故總謂之十一

餘夫疆與受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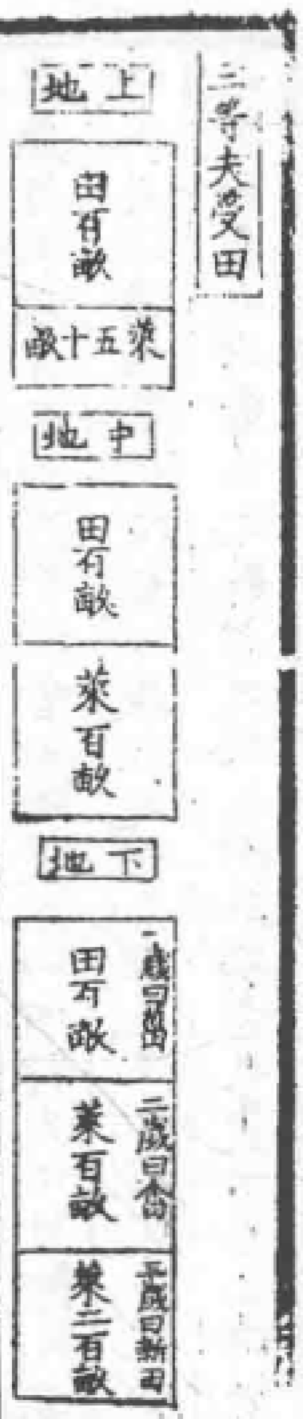
一夫上父母下妻子旁有兄弟爲家受百畝之田上地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故自七人至五人可任者三人至二人皆食于百畝之內七人至五人外又有第六尺已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乃受餘夫田二十五畝如有數弟則各受田二十五畝以養其妻子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弟雖生子猶同居故兄弟之子爲猶子其相謂爲同堂兄弟也

夫與弟各生孫則夫與弟又爲父夫與弟之冢子爲夫次子爲餘夫孫爲子各成一家夫之冢子受原田諸弟冢子各受百畝之田遂人所謂夫一廛餘夫亦如之也世次相降其灋皆然

餘夫疆與受田說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必三親具而後成家也周禮大司徒任民之灋上自七人下至五人而後謂之家蓋必聯于兄弟也故上地足以供七人中地足以供六人下地足以供五人此外別有第六尺已上可任男子之事百畝不足以供別受餘夫田二十五畝當今之十餘畝雖有室有子皆食其內亦無不贍若其長子孫二十五畝不足以供然後如夫之授以廛田萊蓋自正夫言必人浮于所食田之數方加以餘夫田自餘夫言必人足以當所食田之數方授以足田也觀先王之灋父子兄弟永無分居之理骨肉之親有天倫之樂無離索之憂一善也諸弟各有餘夫田寬裕自生禮讓而無迫促衅怨之患二善也有孫則別居受田既以休老又使夫人各私其親以盡人子之情三善也長子世守田里廬舍支子以次宗之默寓宗灋四善也或疑朱子云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與此不同何也夫壯而有室上無父母下無子孫即可謂之單丁也安得與八九人之家同受田此本賈氏疏云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一歲之間因有妻而遂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于荒蕪耶故餘夫非丁衆廛不足以容田不足于食不可授以百畝也以此言之凡有單丁一夫一婦者亦止可受餘夫田不當受百畝田經載未盡耳苟凡壯而有室即受廛別居受田別耕年少地

廣寡丁孤苦普天之人並無父子兄弟之樂王政乃所以厲民矣或又云土田有限凡創業之時土荒民散則受田之灋爲可行也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其灋將不可通耶是不然天地之化形氣逼塞于穹壤間有是土田而後足以生是人有是人必有以足其食自一方言則有寬狹自大塊言有民稠之地必有土曠之處唯患上之人不爲之裁制耳是故狹鄉則徙于寬鄉民不病地寡而無爭地空地則募民徙實地不病人稀而無曠土此周之先公所以世有遷都之舉也豈若後世不爲制民之產而有有餘不足之處況乘除者理勢之自然得氣有厚薄則子孫有多寡數世蕃衍則後多無嗣孰謂天下之地不足以養天下之人哉



授萊田濂

凡上地萊田有在一處者則右圖是也有奚田不可爲萊者則當別授之萊田更在他處也凡耕萊田有以百畝而二易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是也有萊在別處則當雜植以助正田

凡公田之入亦當以上中下三等之田計之故有三井而當一者有二井而當一者有一井而當一者夏官量人云凡班賞地三之一食賞地多閒田故率三井而當一井此可以爲証

井田夫家總論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然周初時闢土分田不盡然者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三等之地經中四見皆然分土任民侯國與王國鄉遂公邑與采地玆不容有異夫不易者膏腴上地而必益以萊五十畝者常使地力有餘不至耗竭草萊薪淤田益肥美家有餘利自生禮讓生齒日蕃有田可耕也三分而食其二故曰食者三之二每一夫田百畝萊五十畝所占夫半之地是一井中實止六夫而不足矣一易者肥瘠平之中地休二歲而種其穫與上地等益以萊百畝二分而食其一故曰食者半每一夫田二百畝所占二夫之地是一井中實止四夫也再易者瘠薄下地休二歲而種其穫與上地等益以萊二百畝三分而食其一故曰食者三之一每一夫田三百畝所占三夫之地是一井中實三夫而不足也井田之界限有定而夫之分受不齊如此夫有休代之濵則田之所收固無不均但不易則用人工少易則費人工多故上地之入食七人而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之入食六人而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之入食五人而可任者家二人正夫足其所食人之數而又有可任者即受餘夫田餘夫而蒲其七人六人五人之數者別受正夫田大約以上中下三等之地總而計之每一井田通融而論止于四家可用之民十人而已若舊泥于一夫百畝然田有高下口有多寡似均而實不均也惟其以上中下三等之田授之有一百五十畝二百畝三百畝多寡之三等上中下三等夫可任之民亦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多寡之三等然後以爲均平以此知古人云八家同井蓋治久齒繁井田大治之昔耳初闢地之昔不可爲也欲知井田夫家之數當攷于周禮可也

程張井地語錄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灋折計地畝授民

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灋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

有議論則方有益也又謂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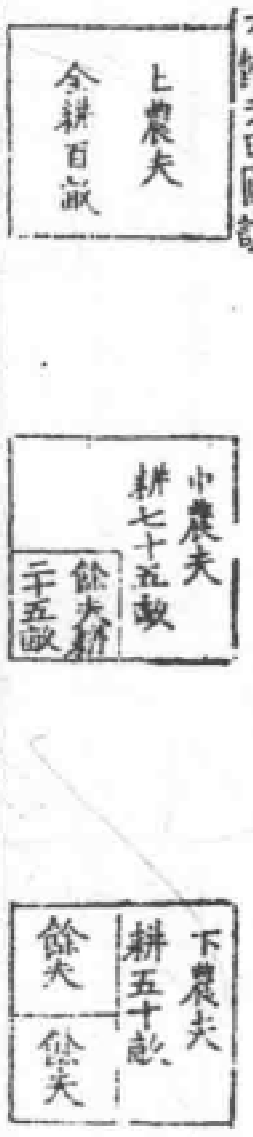
二程問官户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朱子開阡陌辯

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縱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

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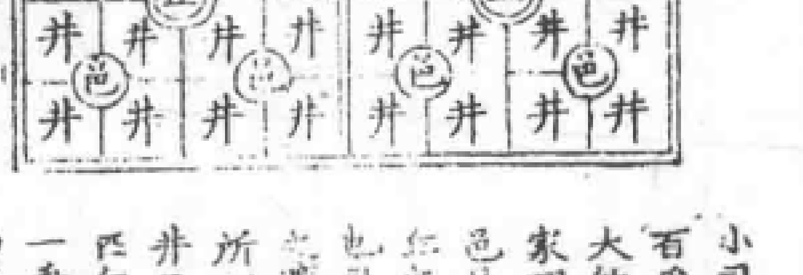
季氏正夫餘夫田圖說



季氏云孟子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蓋九夫爲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爲一夫之地也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上中下農夫皆正夫自公田八分之一外上農夫自受私田百畝中農夫受七十五畝餘二十五畝授餘夫下農夫受五十畝餘五十畝更授一下農夫或授二餘夫理皆可通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之也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祿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之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爲惰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灋哉季氏又云農家受田其實每人止可耕二十五畝但自受田之長而言則曰匹夫而總謂之一夫百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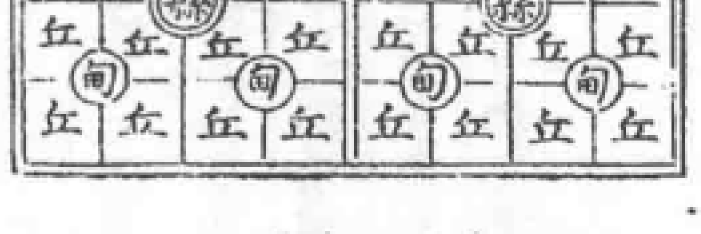
按孟子之意當如朱子註同授田而以糞力爲上下苟以授田有此三等則上次中次說不去矣且經中明言七人六人五人三等則不及人數者不受足田在其中矣以其足以明餘夫受田之灋故存之

井邑丘甸圖



小司徒云九夫爲井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計之故曰九夫地有上中下大約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實則四家四井爲邑十六家論語曰十室之邑注也四邑爲丘十六井六十四家丘之爲言聚也舜所居二年成聚是也司馬爲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義則于甸而當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譏其重賦也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二百五十六家司馬灋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共百人甸之爲言田以佃獵之名也一甸出車一乘可以車旅田役故名

丘甸縣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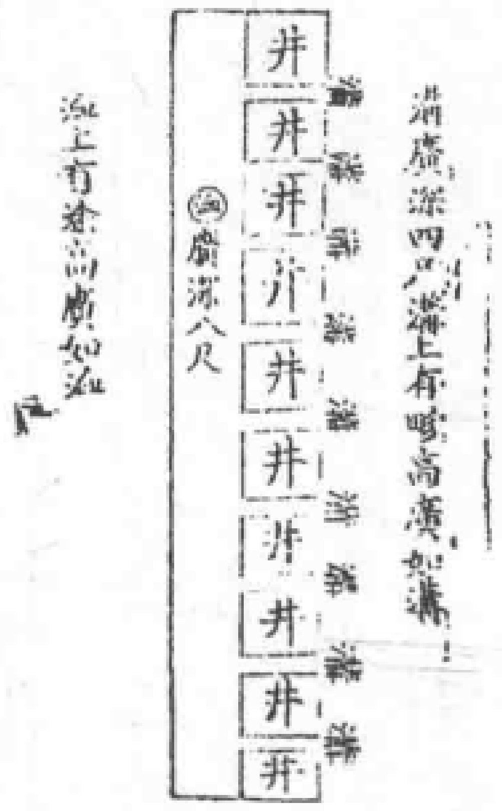


四甸爲縣二百五十六井一千二十四家出兵車四乘四縣爲都一千二十四井四千九十六家出兵車十六乘

都字从諸省從邑言諸邑之所會也

凡丘甸縣都皆據井邑居民而立名所謂以室數制之其出車當揆零就整非可以道里計也二圖正方姑發明其名數而已

井十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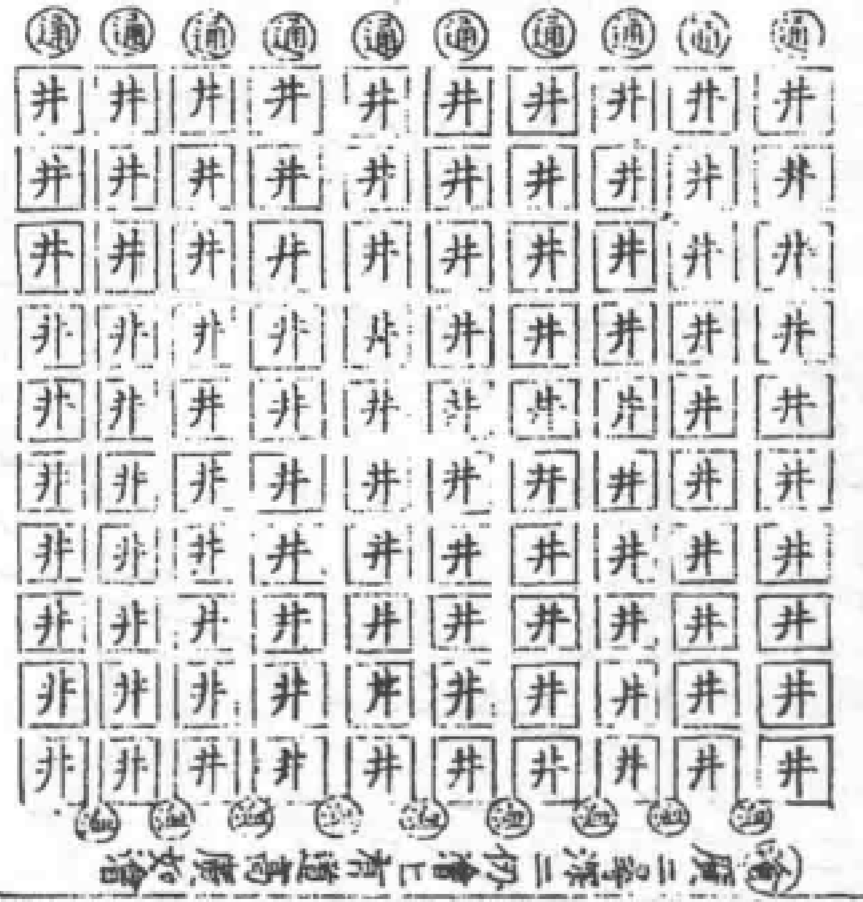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司馬灋井十為通通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一溝受十夫一井之遂十溝入一洫則為十井而有百夫矣故曰百夫有洫井十為通言百夫通力而治一洫又十井通力以興耡也

涂之高廣如洫容乘車一軌涂之盡處有與涞牧之夫數十故有百千萬夫井之田數限于九八數限于八此紀夫並以十者凡餘夫單丁及士工賈之受田不過二十餘畝其實每井必有十餘夫故舉其成數言也

通十為成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司馬灋通十為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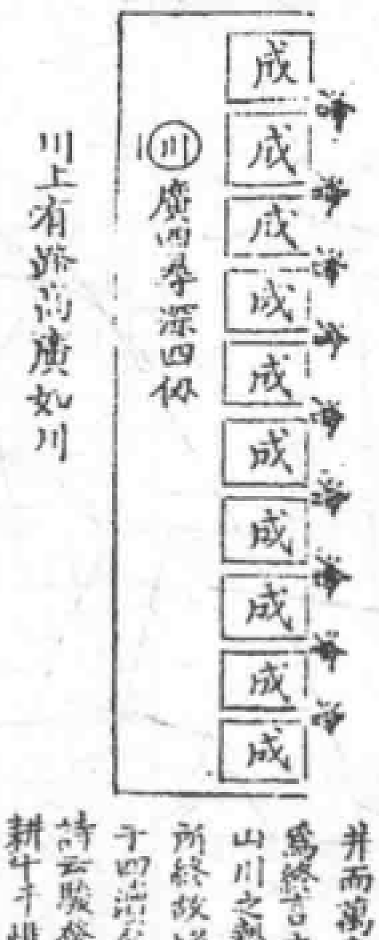
匠人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一洫受十井百夫之水十洫共入一澮則為百井而千夫矣故曰千夫有澮通十為成言十洫方百井井田之灋于是而成也

一成百井千夫除山川等三分之一徹佛甸之六十四井以上中下三等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為户二百五十六約五户而出二卒故為士十人革車一乘

道之高廣如澮容乘車二軌

成十為終



遂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司馬灋成十為終終千井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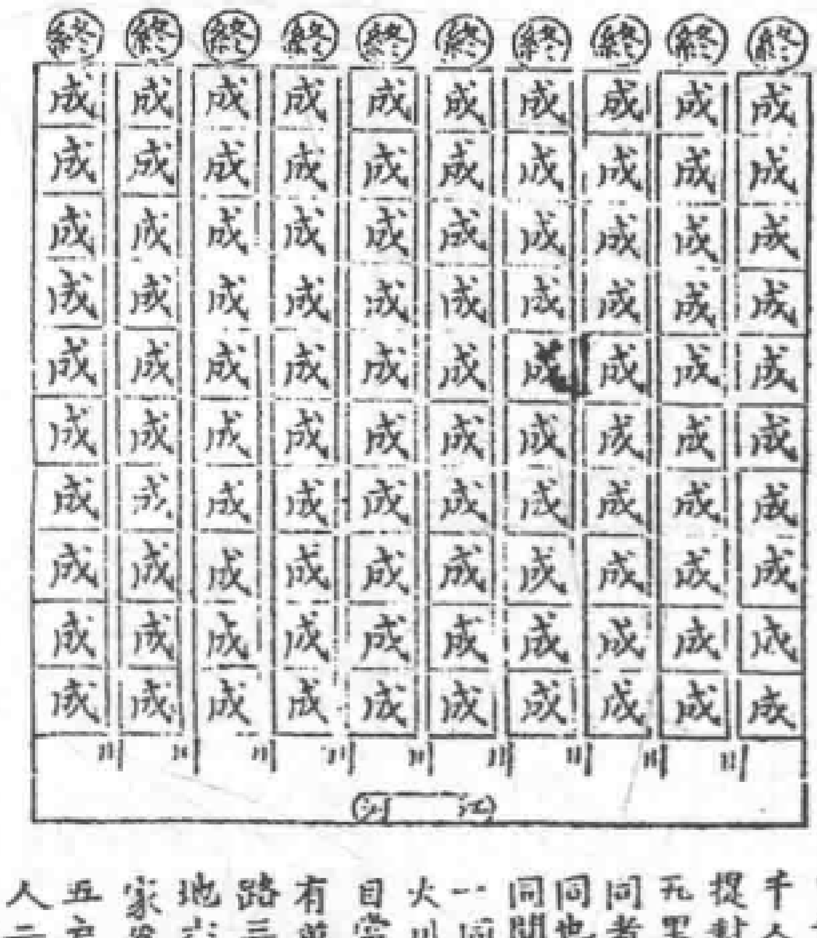
千夫為澮十澮共入一川則為千井而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成十為終言十成之水共歸于一川因山川之勢而加以人功踈導水有所終故以取義也有川則可以達于四海矣

詩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終直二十五里曰三十里十千耦皆舉成數極言之

以地方言為千井萬夫除山川道路等三分之一為三甸零三甸之地總為十甸共六百四十井出兵車十乘

路之高廣如川容乘車三軌

終十為同



司馬灋終十為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終千井萬夫十終則提封萬井十萬夫直二十五里四面方一百里謂之同者言雷震百里其聲相同也

同間廣四尋深四仞為川一同之中其川九其外為大川以達于畿者也每一目當一做以地方計之雖有萬井十萬家除山川道路三分之一總為百甸之地六千四百井每井止四家為户二萬六千四百約五户而出二卒故為士千人二百五十餘户而出一車故為革車百乘

井田溝洫澮川用田數

一井之溝（長九百步）溝上之畛（各廣四尺共八尺積一千二百步）計田十二畝　十井之洫（長三千步）

井十爲通溝畛十（積一萬二千步）計田一夫零二十畝

洫上之涂（各廣八尺共二步四尺積八千步）計田八十畝

已上十井溝畛合洫涂共計田二百畝該二夫

通十爲成百井洫涂十計田二千畝該二井零二夫　百井之澮（長一萬步）

澮上之道（各廣二尋共五步二尺積一萬六千步）計田一夫零六十畝

已上百井溝畛洫涂合澮道共計田二千一百六十畝該二井

三夫零六十畝

成十爲終一千井澮道十計田二萬二千六百畝該二十四井　一

千井之川（長三萬步）川上之路（各廣四尋共十步四尺積三十二萬步）計田三千二百

畝該三井零五夫

已上溝畛洫涂澮道合川路共計田三萬四千八百畝該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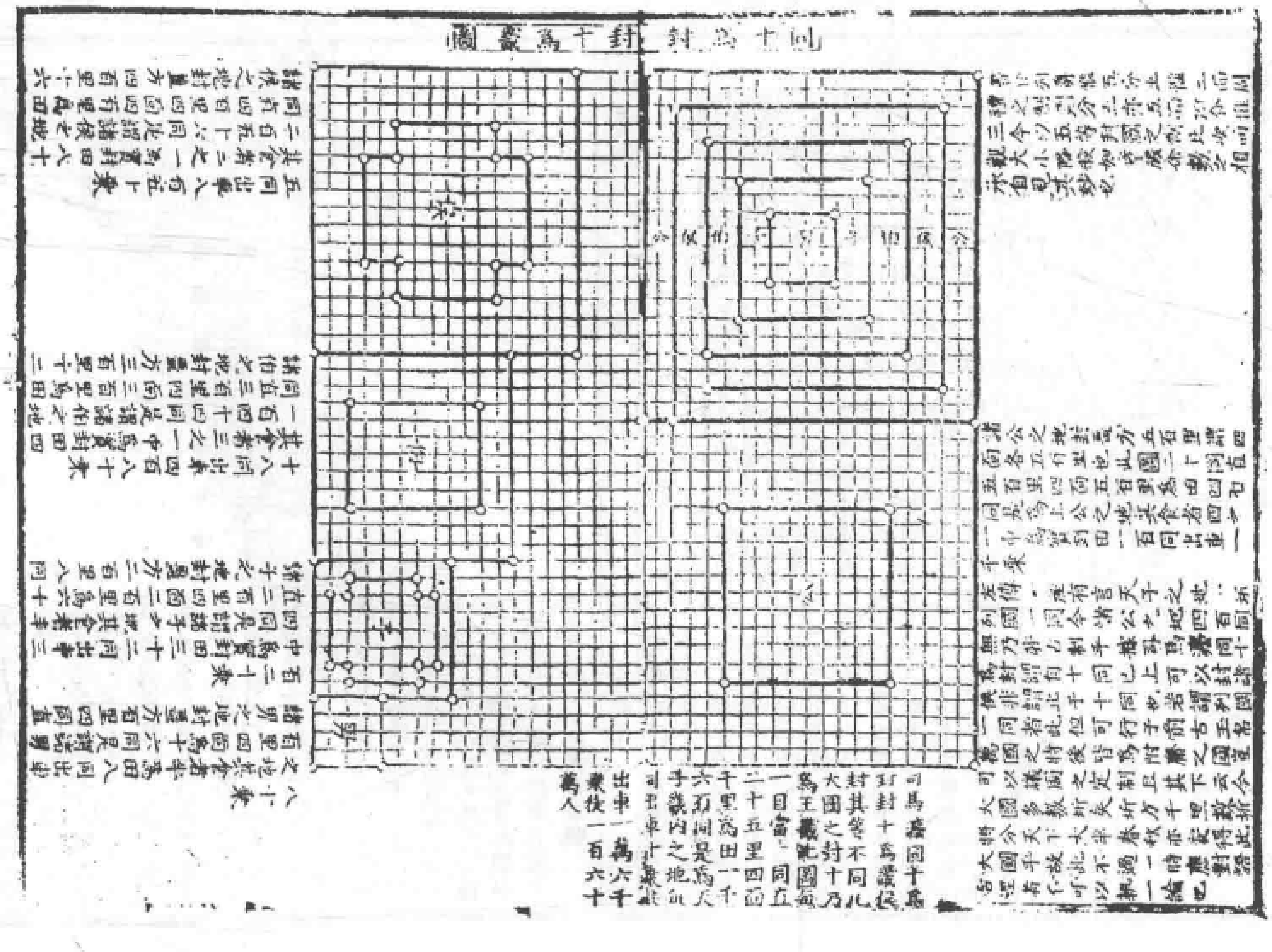
七井零五夫

終十爲同一萬井川路十共計田二十四萬八千畝該二百七十

五井零五夫

已上每同溝洫澮川大約費田不及百分之三是百里費田三里千里費田三十里古今以費田爲憂而秦人之所開要不過此柰何計此小利而坐失大利乎愚觀古濬治水以道里計出賦去三分之一則溝洫已在其中而人猶疑之因詳述如右

同十爲封封十爲畿圖



諸侯封地實封食祿攷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爲據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食之田周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卽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之地也其言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其所自食之祿也故以司馬遷同封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疆而計之天子千里之地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爲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拘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爲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四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田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皆所食之外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卽如方百里之國爲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辦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　畿內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中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體乎是不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爲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且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卿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唯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食大國君之祿出封

則爲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食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中大夫在朝則食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食大國孤之祿出封則爲附庸之國元士之爵眡諸侯之卿中士之爵眡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眡諸侯之上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下若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蓋唯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之允釐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代自無僭逼之嫌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焉則非唯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簒弑之相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唯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食

三百二十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卿食二百四十井三孤六卿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食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大夫三十一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雖舉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千五百餘井尚不及一同公田故雖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及其身歿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

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有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弑奪之說諸侯則併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爲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灋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爲一百二十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爲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地反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食則就其中爲之

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爲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同三之一則爲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又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則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爲三師而有余故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

丘甸通成出車合一

司馬灋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乗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乗馬四甸爲縣兵車四乗四縣爲都兵車十六乗　此不計道里專以都鄙居民之數而出兵賦之灋所謂縣都者非甸稍縣都之云也彼縣即小都都即大都地方百里此則不及一同之地不過用以出賦之名耳此據周禮小司徒舊灋而述之也

又司馬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畒畒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乗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乗士千人徒二千人　夫均之爲司馬灋也甸方六十四井出車一乗成爲百井亦出車一乗者甸以實數計之指其實數成以道里計之兼山川道涂等虛數也故一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又以上中下二等之地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一同共二萬五千家出車百乗若以一成百井計之除山川等三分之一定出賦六十四井正合甸之田數一夫耕二夫之地爲二百五十餘家出車一乗亦與甸之車數相符今云一同萬井三萬家者此不過一直筭灋耳蓋不必除其虛地亦不必計上中下受地之差而俱以下地紀數畒百爲夫非實指一匹夫謂一夫之地也夫三爲屋者俱以下地爲筭三夫之地爲一屋即爲一家故一通十井而爲三十家一成百井而爲三百家出車一乗歸于一同萬井爲三萬家出車百乗其數蓋無不同也

丘甸通成士徒合一

諸家之說以爲通成終同畿内采地灋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凡三十人士多而徒少井邑丘甸畿外邦國灋一乗士三人徒七十二人士少而徒多以爲内外之制孰知夫丘甸之灋必一乗百人者兵無奇正則亂故有前拒左角右角以爲更休兵無輜重則亡

故有重車以爲根本兵無什長則亂故有士十人以相什伯凡有此車必有此人數此必然之灋通成終同之出車豈能外此故一通十井三十家内合有徒十人而云徒二人者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以其長之寓于徒内故稱徒二人也士一人者每徒十則有一士率之也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乗合有徒百人云二十人者亦指其伍長故止二十人言士十人者兼隊正隊副百夫長甲士而言也然則百人之數何嘗與丘甸異豈有有是車而無是人之理遂謂畿内采地一乗三十人畿外邦國一乗百人不亦謬哉

丘甸旁加一里之非

井邑丘甸縣都乃計民以出兵賦之灋不當以道里而論井通成

終同乃計田以治水之瀆故必以道里論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夫皆在于田內有田即有溝洫有溝洫即有夫豈有中出稅而外治溝洫之理丘甸去山川而即其居民之實數故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一成包川澮而言故爲百井苟除三分之一亦與甸之六十四井同亦出車一乘豈謂一甸之地旁加一里而後與成合哉

井田車馬兵器

據司馬法六十四井出兵車重車各一乘夫每井通計止于四家共爲二百五十六家大較六十家而出一馬二十家而出一牛五家而出一卒民不已病乎蓋重車民間常器牛民間常畜馬亦民

間之不可缺者每井雖止四家而可任者常有十人是六百四十人中取百人以爲徒也唯兵車與兵器則一甸之中共出財備之耳然此但謂一甸之中有此車與徒耳非取之以爲用也觀自古所稱天子諸侯之車數可以見之蓋每十分而簡稽其一故每同不過出車十乘卒千人凡封國之數皆以此爲準

成周兵民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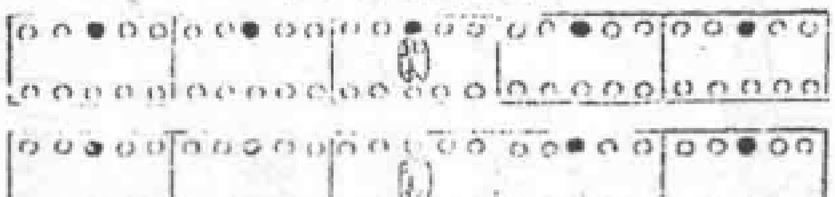
人動物也非役役于善即役役于不善吉人爲善勤勞而不知凶人爲不善勤勞亦不知爲之皆出于其中心以志帥氣故也民可使由之聖王之政不過率之以勤勞于善而已勤勞則淫僻無自生變故不能怵偷惰則善心無自生變故不能支故周禮設官居

家則有比閭族黨州鄉隣里酇鄙縣遂以施敎化在野則爲井邑丘甸縣都通成終同以相什伯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內以役于王都更休而不竭外以制于四方調遣而有餘是故月朝孟月習之于俎豆禮樂使其優游于儀文度數之間而密消其粗悍暴厲之氣三時靡不力田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使無有無事而食之人歲時簡其兵器以爲備四仲敎之師田以爲用而常時則率之以朝覲會同征伐追胥使之常閑于行役而不以爲難安于勞苦而不以爲病是故姦慝禍亂而不作刑罰寘筆而不用也雖然鼂錯有言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周之民終歲勤動而不得息哉卿愚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而得其說矣蓋以王畿千

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萊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隣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于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

丘甸之遞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遞户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八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遞自十一至于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遞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綂帳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遞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而用一其遞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遣言則行者有若寒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思是豈可輕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綂不過六軍爲車七百五十乘爲徒七萬五千人于千里之内更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迫均適而不頗類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于空虛行役而不以爲勞若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以爲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歟則漫然無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過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歟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亡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于敗亡也者幾希

十家爲聯圖



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鄉大夫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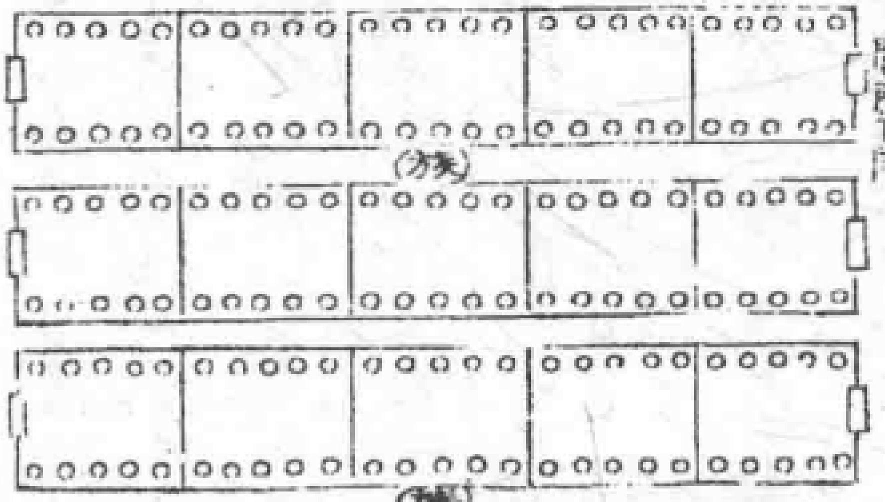
比之爲言以比次之義使相保不得爲惡五家之中擇其優于衆者以爲之長秩爲下士禄比無人在官掌其比之治十家爲聯相與對門者尤切近也每一圖爲一家一家總十家五圖爲五家一比長所統五十家

按六鄉六遂近郊遠郊四面各有畢爲田六十四同每同爲二萬五千餘家合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今觀六鄉六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于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家矣蓋凡比與其長之員有定而其民則十倍而有餘歲以五家爲正以其餘爲副十年一周名則五家而所統實五十家故公私之事歲無所缺禄不見其多而民不知擾也

已後圖每比實統五十家然同

八閭爲聯圖

五圖爲比二十五圖爲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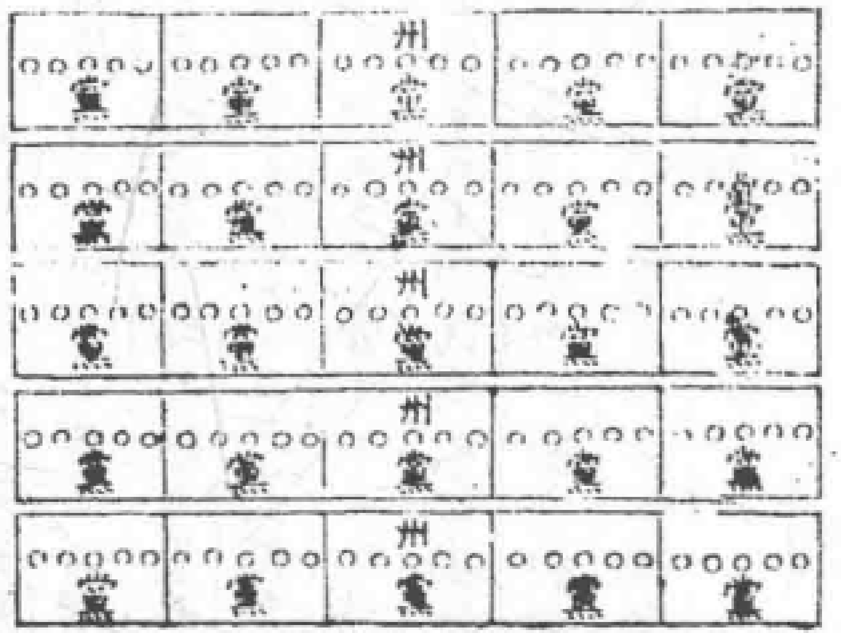


閭門下同

大司徒五比爲閭使之相受閭胥每閭中士一人閭之爲言五比二十五家二閭五十家同巷而居旁有閭門故以閭名平旦閭胥及鄰長坐于左右塾以帥民者鄉大大國有大故令民守其閭脩閭氏令守其閭互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族之爲言以其相葬埋有同宗合族之義也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家相與對門者尤切近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二百家團聚而居者相通與族同也

五州爲鄉圖



每一圖爲族五圖爲黨五百家大司徒五族爲黨黨使之相救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黨者以其患難相救互相黨與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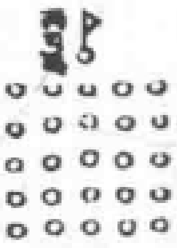
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州之爲言周也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五人爲伍圖

大司馬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在五人之中參命焉

五伍爲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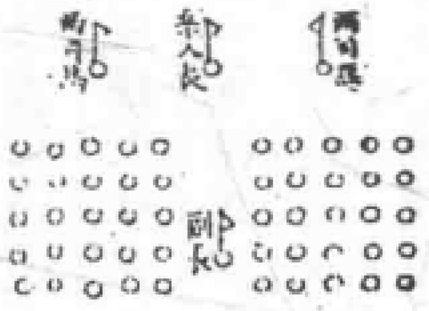


大司馬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小司馬五伍爲兩

古濟每百人乘車大車各一乘一車兩輪因謂車爲兩凡車有正必有副則百人當有車四兩二十五人合有車一兩此兩之所由名也

每一圖爲一人五伍二十五人通兩司馬二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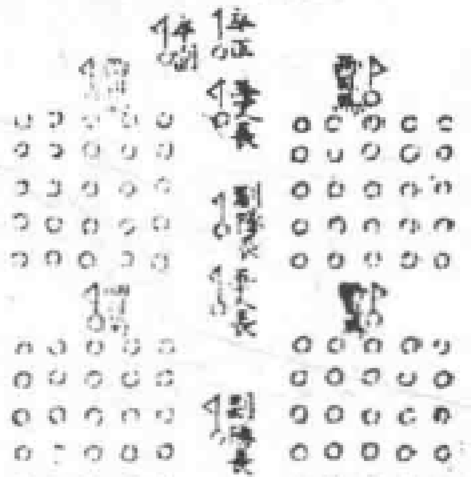
二兩爲隊圖



挾師五人爲伍二伍爲聯裴貲濟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即二兩而爲隊也有正副隊長二人即後世隊頭副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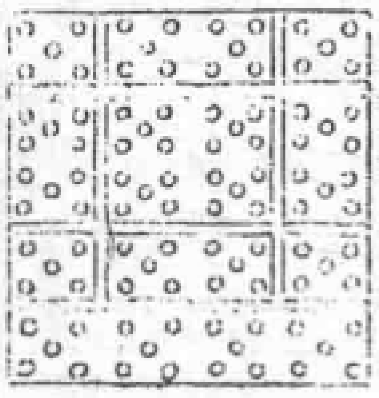
一圖爲一人通兩司馬正副隊長共五十四人

四兩爲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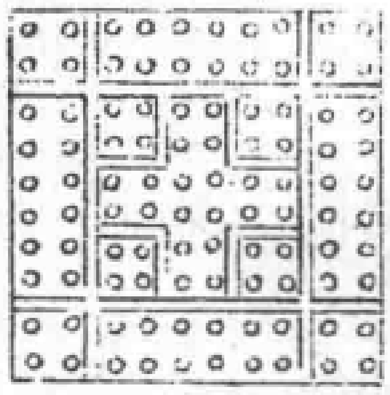
大司馬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小司徒四兩爲卒周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以爲前拒左角右角各二十五人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一圖一人合兩司馬四人五十人隊長四人卒正副二人共一百十人舊說卒十十二人三兩各缺一人又缺兩司馬五十人長泥于百人爲卒而誤也司馬濟云華重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蓋伍皆有長百人則伍長二十人以其職于伍內故此稱徒二十人兩司馬四人五十人隊長四人卒正二人爲七十人也卒之爲言猝也自伍兩而下其兵皆未可用至于卒則有車一乘其兵百人兵濟自此而成故以爲名雖不足用然使遇小敵得一乘將將之此百人如下布旅之應亦可制勝無當也

五卒爲旅圖



周禮大司馬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　小司徒五兩爲卒每一圖爲一伍五人五圖爲一兩二十五人旅之爲言衆也兵車五乘統五百人故以旅名少康有衆一旅矣也兵雖少然能奇正分合亦足爲用大約中四兩爲中軍四正每正二兩爲正軍每隅一兩爲奇軍後四兩爲遊軍

五旅爲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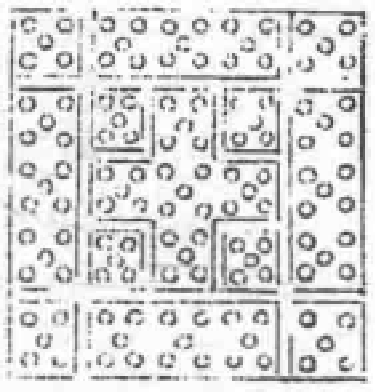


大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

小司徒五旅爲師每一圖爲一兩二十五人四圖爲一卒百人

師之爲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統二千五百人其兵衆矣故以師名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甚當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濟二十五乘爲大備以一師之車而言　五十乘爲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

五師爲軍圖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　小司徒五師爲軍每一圖爲一卒百人五圖爲一旅五百人軍之爲言萬二千五百人兵車一百二十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之佯爲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爲營故其爲字以包車爲文以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凡大將所統多多益辦用以調發應機然皆各自爲營故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後世全軍覆沒之禍此軍所以止于萬二千五百人也車卒伍濟一百二十五乘爲伍指一軍之車而言也

田賦兵民起數義

按井邑丘甸溝洫澮川通成終同比族黨伍兩卒旅其起數皆不同者井邑丘甸縣都主于兵賦以田爲事田之勢方但欲其備車馬兵器以防調發故各寓于野而以四起數遂溝洫澮川主于疏導以防水爲事防水之勢長當與居其間受其利者任其事故曰井曰牧兹以各水爲分而以十百起數通成終同封畿者主于封國有國之事莫急于農事莫重于兵賦故兼夫丘甸溝洫二者一縱一橫水于是而治賦于此而定兼夫十與四而爲數也若夫比閭族里主于教訓服役守禦以民爲事教訓必會集而後施役民必丁農隊伍守禦宜于團聚故皆在邑而以五起數若軍伍之灋止則百人共庇一車戰則用伍兩卒旅以爲奇正更休故亦以五起數莫不各有天然之數所以不同也或乃欲比而同之至以井田爲伍萬人爲一軍何其謬哉

握機經傳敘

古者嘉兵無所庸言也談兵也者不得已焉也治古之時人閑射御軍有成灋有寇戎之事則百姓皆兵六卿皆將文武未分見之無不知行之爲常事焉耳不明也斯有言不行也斯有傳故兵之入於言者非得已也夫殺則不仁爭則無禮詐則非信其非大道之行歟何則天造草昧龍鬬于野貞僞相角六合一家四夷入寇盜賊竊發何世無之猶之毒蟲猛獸藪澤山林是其區也則縱之在平原則將剝我樹畜寧免驅逐之乎在蕭牆之內則將戕我骨肉寧免與之鬬乎故夫虞衡之有獲穽居室之有藩籬皆兵之道也故知而不爲則可欲爲而無其具胡以敉慮備而不用則可欲用而無其備胡以立國且兵灋曰形人而我無形多方以誤之者疑之也疑之也者密之也示之以利云者誘之也誘之也者餌之也故投其欲而非詐也不顯吾計而非不信也順刃者生傃刃者死殺人之中而有禮焉而非爭也故兵者仁人之所不忍言也而不得不言信

士之所不肯爲也而不得不爲義者之所當爲也而不極其力知者之所優爲也而不任其詐必五常之德備而後可以言兵也故夫分數不明則無所統攝而人各其心左右不相顧首尾不相應可離而易潰于是隊伍之釁生焉布列無釁是使士卒自占其地隊伍必紛亂而不整家自爲敵敵因可乘于是行陣之釁生焉擊刺無節是極士卒之力而不虞其罷怯者敝勇者不立于是有坐作進退之釁焉調發無序是擁衆而無奇正也戰者獨勞居者虛壘

故有出兵次第焉處舍不周徙舉不當是知存不知亡棄吾民于敵也故有營壘軍行之制焉教道不明則鼓之不進金之不還器雖利而不殺兵雖衆而無用是以有教閱之釁焉故以兵爲易而喜談之者非也以兵爲難而不敢言者亦非也或者謂吾有是陣釁彼亦用之胡以相決是大不然便捷輕佻而不能備物倏聚倏散而不能持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而無節制皆夷狄盜賊之常耳彼雖得之必不能用若禍敵者更有德義輔之所以爲必勝之道也世所傳孫吳等書皆言兵之權畧也若營陣之制莫逃風后之所作三代保邦莫之能外操御天命輯寧外侮保護黎元所宜世守但明者變通以愚民昧者支離以自眩眞妄雜陳使聖賢簡明之心釁反爲繁晦之剩語後世莫所取裁予因作傳以明之復推廣其所未言者俾可以措諸行事雖然予所傳者釁也通其意則釁神不通其意釁不行也昔高帝得淮陰而申明之以開漢業太宗得衛公而變通之以肇唐基昭烈得武侯而敷演之猶能吹炎漢

之餘燼使之復然唐之明皇以怠戰而不用終于播遷宋之諸君以小知揣摩卒以削弱非睿知神武切于救世者可以語此哉

嘉靖癸卯立秋日吳人王應電書于姑蘇虎丘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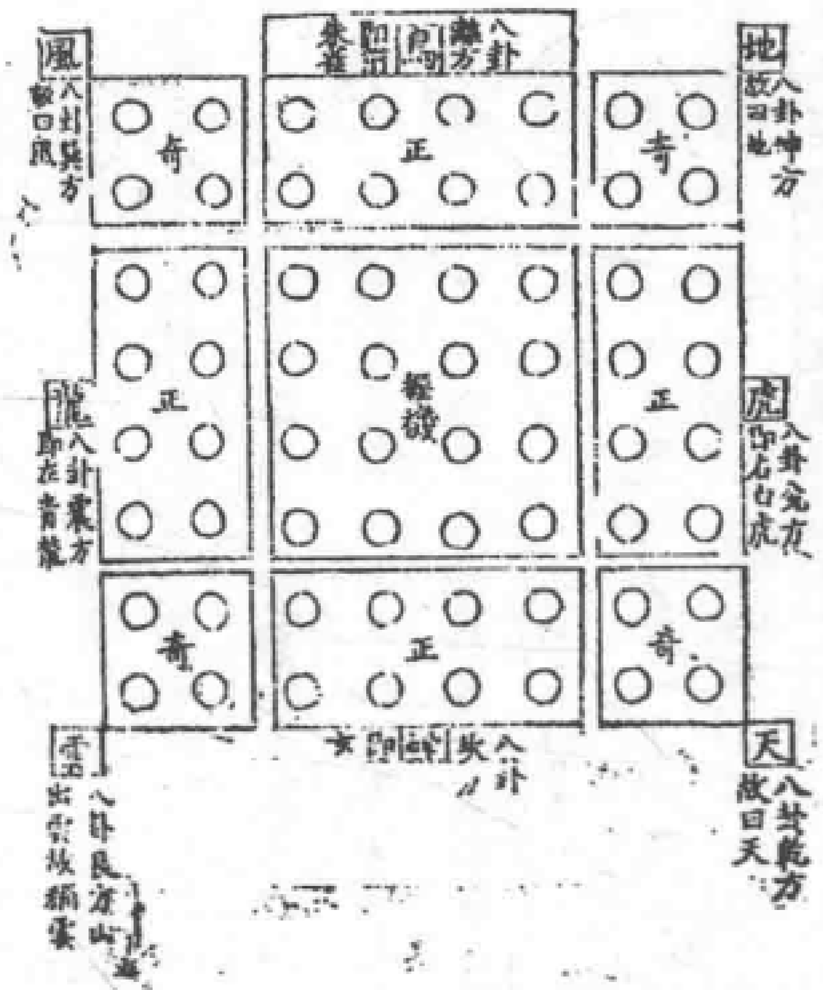
握機經一

凡一十九字乃風后握機經古文也黃帝立井田之灋因以制兵爲握機陣濔破蚩尤于涿鹿之野其臣風后寔佐之爲萬世兵灋之祖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此八陣方位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爲正兵四隅天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爲奇兵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曰以内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相權而後無尾大不掉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出後躡棲緘乎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

握機奇正圖


八卦離方 即前朱雀
地 八卦坤方 故曰地
風 八卦巽方 故曰風
虎 八卦兌方 即右白虎
龍 八卦震方 即左青龍
天 八卦乾方 故曰天
雲 八卦艮方山出雲故稱雲
八卦坎方 即後玄武
奇
正
奇
正
握機
正
奇
正
奇

四正方曰龍曰虎曰鳥曰蛇即禮記所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取象于天文二十八宿而立名也四隅曰天曰地曰風曰雲取象于後天八卦方位乾坤艮巽而立名也山靜不以名必變山言雲山出雲也或取天文或取卦位各就其變動者而立名此八陣之體也八陣與中握機爲九即後續經所謂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也

昔人有泥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爲伍八伍爲隊八隊爲部八部爲將八將爲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所握是尚得爲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爲居重馭輕之勢也

增衍握機經二

凡三百六十五字世傳太公因風后握機經增而衍之者也漢武帝令霍光習之長樂宮者即此或總稱之

此篇雖增衍之文然此句當繼前一十九字之下通爲一篇言不但餘奇謂之握機或合四正四奇餘奇總名握機也

先出遊軍定兩端

此言下營之始大將遣中軍知筭灋能度地者覘合布何營先定前後諸軍依次而集大約有剩隊無乘地布陣亦如之

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

此舉八陣之名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爲名天地取其動静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内猶地之静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决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挑剥落之義行于天上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

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

此即後方陣也凡安營布陣必本于此其餘陣濴皆從此而變化天居兩端按前遊軍所定之位而居之也兩端皆重列各四隊爲十六隊前後衝各四隊爲八隊四風居四維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陽圓而在外以象天地軸居中每列各一隊爲十二隊前後衝各二列每列各三隊爲十二隊四雲居四角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陰方而在内以象地總六十四陣謂之隊者或五十人或一百人或二百人已上蓋無定數若軍太多則行止遲頓分爲別軍可也

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此下言對敵出軍之濴所謂遊軍者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虚實故先遣遊軍驚動以驗之

按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以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奇險爲遊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

八陣有三四正曰龍虎鳥蛇四隅曰天地風雲此八陣之定位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

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并後八變陣之名爲三

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常無空缺也

虛實二壘

此語有二義每一陣有二壘即後獨牟陣一百二十八壘是也調出者爲虛留守者爲實又安營之灋不同陣有定灋爲實壘無定名爲虛此蓋指安營言故後經文仍結之以此

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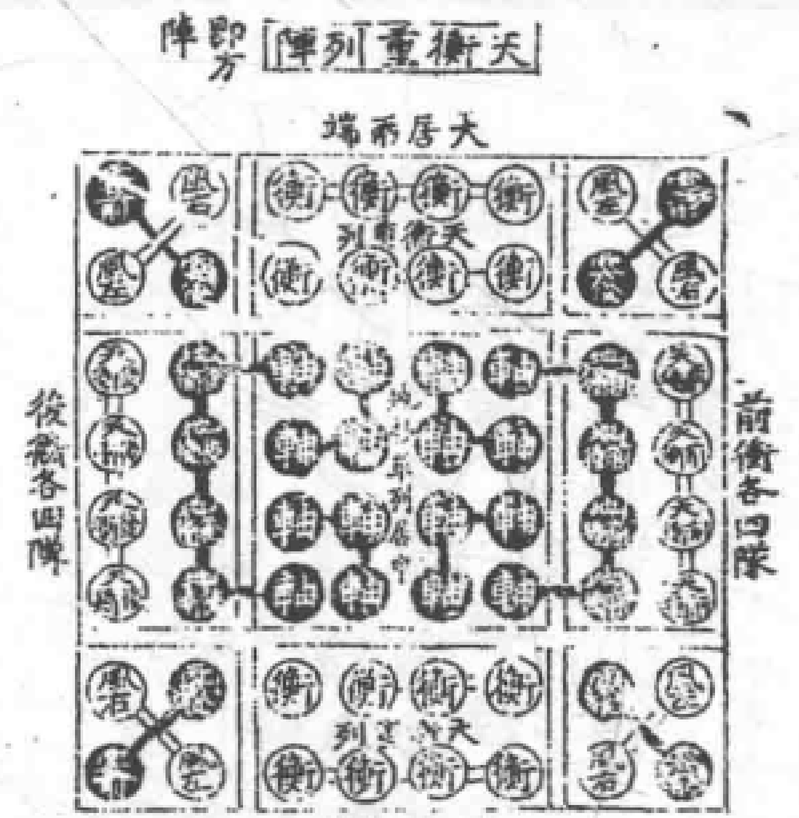
天文日月星時日之吉凶也氣候風雨雲氣之美惡也山川山林川澤之險易也或向我背敵利我害敵或向敵背我利敵害我皆宜趨時而動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翼擊者爲奇

天地已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握敵即列其後以倚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

此條與前陣乞遊軍從後躡敵意同大約引遊軍爲援當前曰角傳足曰倚前列不動凡變陣衡前與地前衡然不動恐爲敵所乘也離合有二八陣俱出爲合一陣析出爲離即此各隨師之多寡是也一方陣爲合八變陣爲離爲隆八陣贊散而爲戊逐地之形是也審于彼我隨機應變存乎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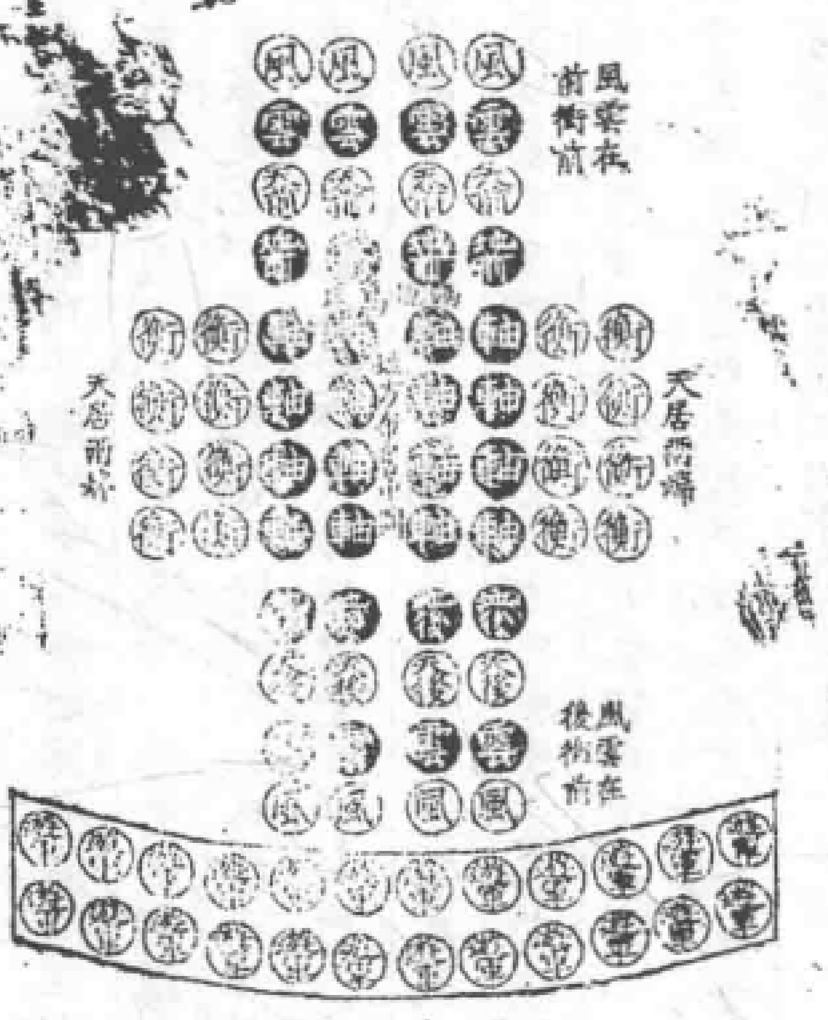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壘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衡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衡居其右後衡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此條之義解者未融以愚觀之不過五行陣而已蓋前天衡重列陣乃金之方故此天圓不動即土之圓天居兩端即水之曲地方布即火之銳從布天一即木之直耶案文爲圖布之如左但愚既未嘗身親金革之事不習于開闔變化之妙而此條文字難云則其是也若先有經而此特引用然者夫既未得爲全經則亦不可爲典要後之觀者惟從事于矢石之間者方有得于文字之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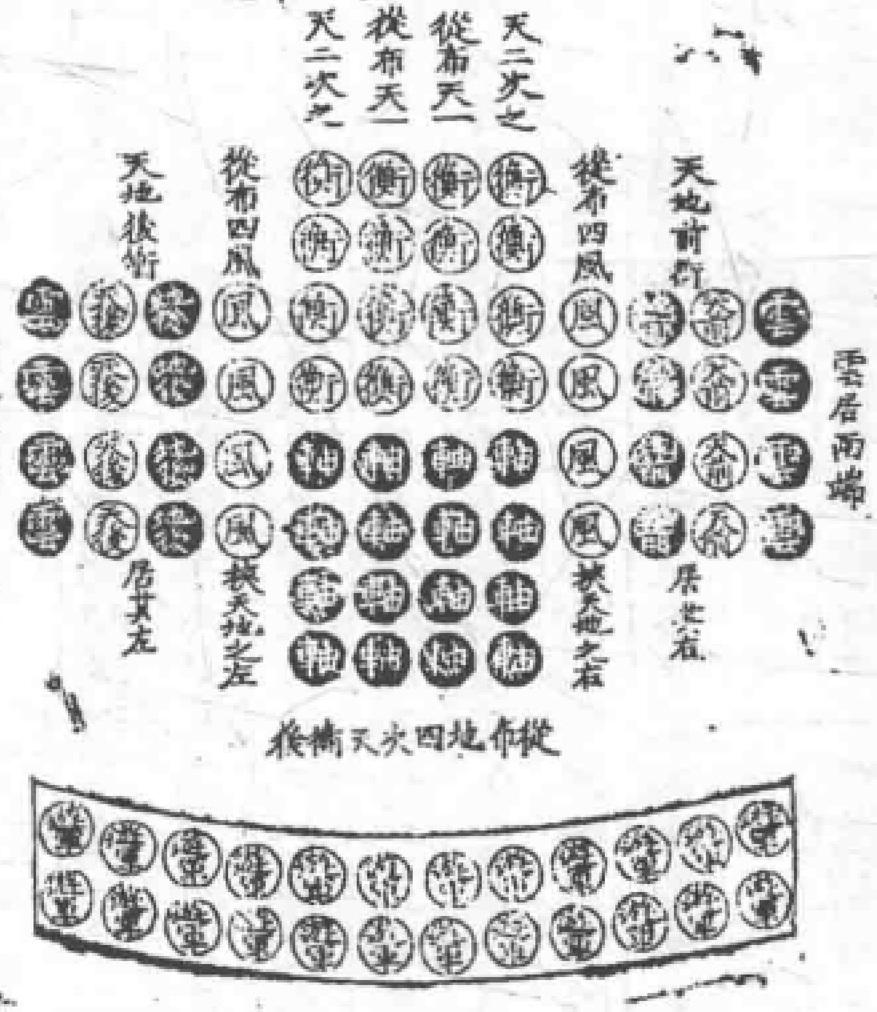
經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

地方布圖　印銳陣


風雲在前衝前
天居兩端
天居兩端
地方布于天中
風雲在後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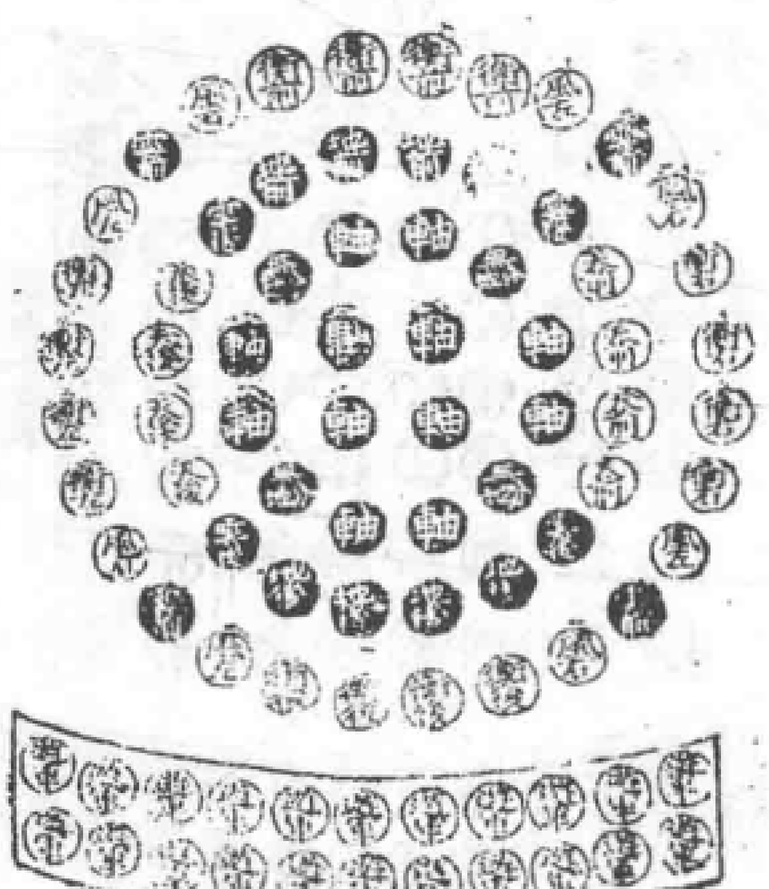
經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

從布天一圖　印直陣


天二次之
從布天一
從布天一
天二次之
天地前衝
從布四風
從布四風
天地後衝
雲居兩端
雲居兩端
居其右
挾天地之右
挾天地之左
居其左
從布地四次天衝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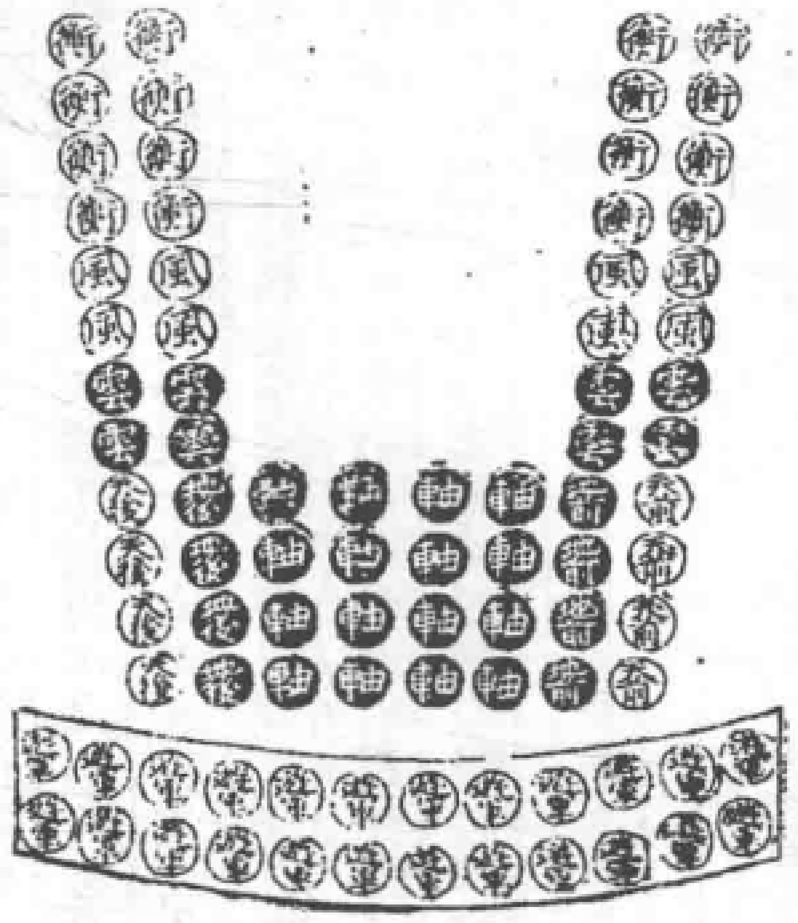
經曰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天圓不動圖　印圓陣



經曰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壘之屬是也

天居兩端圖　印曲陣



經曰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

已上圖小列之一隊五十人共三千二百人馬隆勝樹機能十萬之衆用此數中列之一隊百人共六千四百人通遊軍八千八百人項羽破秦軍百萬用此數大列之一隊二百人共一萬二千八百人合周制萬二千五百人一軍之數多多益辨孫子云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用此而已（若小敎閱其數不拘）

又按地軸宜倚于四正故從布天地陣云從布地四而四角不復係于地衡愚謂即宋制之無地分馬蓋一軍中必有異等之士若秦穆公之陷陣越句踐之君子兵吳子所謂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以爲軍命者無專位無定數處于大將左右前後以備緩急驅使然使不與地衡雜則死而無用故自其居中曰無地分自其出戰曰地前後衡其制軍之妙如此

四正方四衡四衡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衡衡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爲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軸將總地軸地衡八雲之兵爲三十二陰天衡將總天衡天衡八風之兵爲三十二陽合八而爲二提令誠簡以爲提挈弛張兩軍相爲表裏此副將之事也（軸雖大將所握亦遣腹心統領大將虛中以涖之）

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爲一此大將之事也

天地之前衡爲虎翼而風應之天地之後衡爲飛龍而雲應之合前于右合後于左八陣以四爲用四陣以兩而化此參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于四正此驍騎將之事也

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爲援此遊擊將之事也

增術握機經三

凡六十七字見唐太宗李靖問對相傳云宋阮逸擬作然其義明暢其詞簡當蓋古語也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陣勢如井字形指其外則爲八兼聚其中則爲九四正四隅各有其將而中心奇零之兵則爲大將所握四正曰四面兼四隅故曰八向皆視大將旗鼓以爲進退動息所謂取準也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一大陣內分九陣奇正布列一隊有兩隊虛實二壘

以後爲前以前爲後

回軍轉陣之灋

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進必從旗鼓勇者不獨先怯者不獨後退必依還軍灋無敢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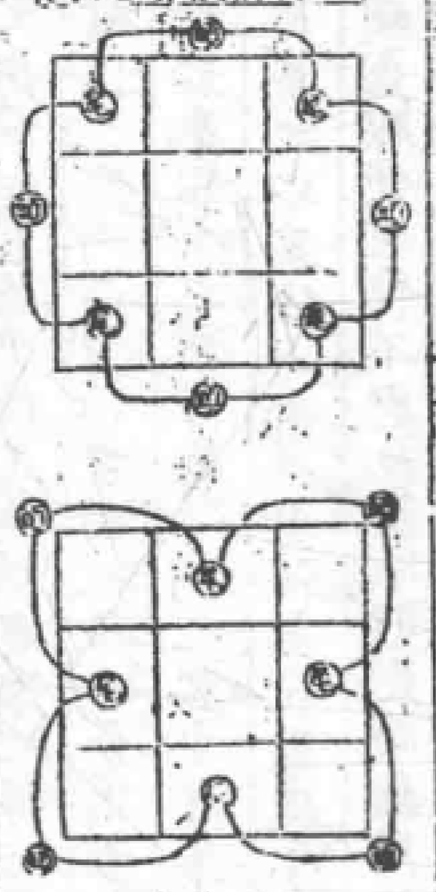
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受敵者爲頭旁援者爲尾一正爲頭則兩隅爲尾四正爲四頭而四隅爲八尾也一隅爲頭則兩正爲尾四隅爲四頭而四正爲八尾也雖云首尾然本無定位以其首先受敵故謂之首耳所謂觸處爲首也兩頭即兩旁凡稱受敵者爲首則旁援者爲兩尾稱受敵者爲中則旁援者爲兩頭亦無定名

數起于五終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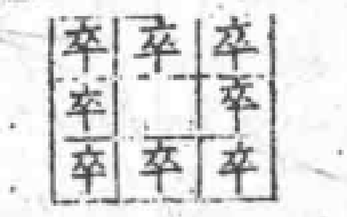
五人爲伍一人居中爲主而旁各兼二人嘉順而易此伍灋也制字之義亦取諸此衛公灋有以三人爲隊者蓋以一人爲主旁各兼一人也若以八人爲伍則偏側不齊其勢乖舛斯大誤矣陣灋必始于方合四正四隅而八

九陣前後頭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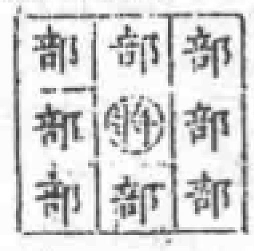
受敵者爲頭則旁援者爲尾每一處受敵則兩旁爲援

八人爲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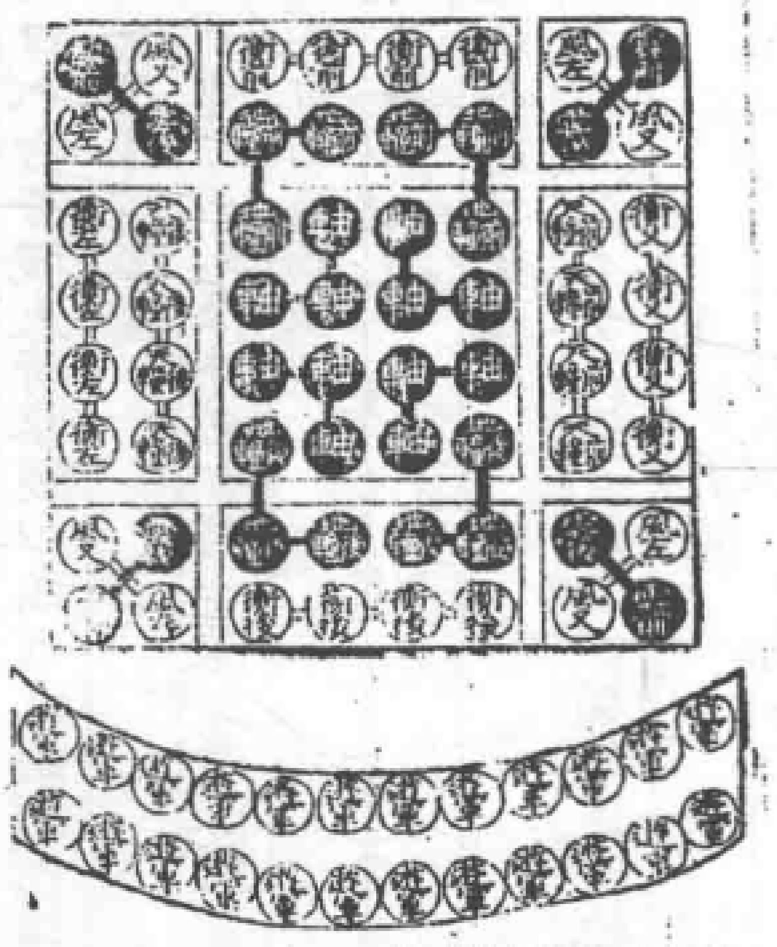
舊謂八人爲伍以爲直陣則爲之長者偏側不齊以爲方陣中加一人則又爲九不加則空其中所以爲不可用也

八部爲將圖



舊以八部爲將布壘如此八伍爲隊八隊爲部亦知之此爲將者處有其名位而無其握何以用衆耶且獨不思陣數有九乎凡此蓋徒盲而不思稽于實用故也

蔡氏八陣圖



西山蔡氏曰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左右爲挾地軸十二陣居中間上下爲比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蓋天衡在外包運與八風陽陣相統攝即前天圓不動圖徑當乃圓布而此則方沖之圖微不同耳

非周禮辨題詞

聖王治灋自大德而川流不俟更改而後定其禮經自神化而模寫非有思勉而後成欲窮之者如登太華卽之而愈峻如涉滄溟測之而愈深故先儒讀經無疑至有疑有疑至無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然後爲庶幾耳豈若史書集文粗畧淺近一覽而盡得其旨義乎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書數十萬言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之若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余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棠之備以愚觀之胡氏謂大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者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而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于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剔僞繼之定本夫先王之灋本安也而人自不安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以語不知者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唯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愚觀孟子之才足以旋轉乾坤開闢宇宙其學識其大者使其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于周家之舊章且其所以告時君者在于救時三揖三讓之儀非所以施于同室之鬬不親授受之禮不可以語于兄嫂之溺故遠色賤貨下力放淫皆孔氏家灋也好貨好色好勇于王何有今樂猶古樂可執之以非中庸論語乎況周禮行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于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于侯國者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至于姜之齊移而爲

田姬之晉移而爲魏舊灋豈有存者立意既偏將後人誤解者皆以病周禮治經而可草率若是耶愚既取三家之說爲之辨釋因述其所以差失之故冠于篇首覽者自知所擇云

吳人王應電書

胡氏非周禮（凡十四條）

五峯胡仁仲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

元亨利貞分屬于四時而一元統天治教禮政刑事分掌于六官而治職則總乎百官府今謂五官之外更無治典然則春可獨無司耶如後世丞相豈無職事耶

大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詞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

八政以食貨爲先故欲均平天下者必自理財始苟冢宰而不能制國用其何以平天下乎天官之屬凡職于理財者皆爲是也宰相不理錢穀陳平丙吉皆有是言此自古相傳濫言蓋謂明于其官而不明于其數之云耳至于司會一職主會計天下之政上以節制王下以贊天下之治猶漢之計相而所司尤爲大以周今以爲簿書期會之末俗吏掊克之爲豈其然乎

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權剝其民以危亾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大平之典也

足用若蕭相國之餽餉不絕長財若劉晏之轉運有方善物若夫子之畜蕃息也今必以爲權剝其民不有良吏因天地之利而栽之使上下俱足者乎

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麄陛不嚴而內外亂矣

官府次舍王公之旁用男后宮之旁用女所謂民者男則爲府史胥徒女則爲女宮女奚此周之宮衛爲至善也豈妃嬪與官吏衆庶雜處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乃於宮中置諸官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自古篡弒之禍必在君側故宮衛極于嚴密至于王畿四海以漸而殺今謂士庶子之衛爲示人不廣而自削弱豈嚴于外而內獨

無儀乎

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今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也哉

內宰佐后立市義見天文天市垣今以謂非后之職豈易家人六四富家之義哉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一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絜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上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

內小臣掌后之好事于四方蓋指宗國之弟兄姊妹及王內外宗

之女以好禮而行或有言敎之及所以聽天下之內治也豈謂外通諸侯內交羣下耶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

奄人之用以其便于男女之際自古所不廢也苟不用此何以通內外之令乎其說詳見學禮通今錄奄人義

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

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幺麼禱祠禳禬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

鬼神之事愚夫愚婦之所酷信而吾夫子之所不語者五峯此論甚善蓋商俗尚鬼甸師王受眚災之事不過出于臣子之至情后宮女巫者正所以正其祀典不得妄爲淫祀也其說見于甸師女祝下茲不詳著

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

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貞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德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功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主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眞姦人哉

正身以齊家此誠王者之事但古者后夫人必有師保姆氏之教故設內宰以主之而內宰又屬之冢宰此其事之相承也且周禮定爲一王之灋不有幼沖之君生長深宮未聞庶務者乎此內治

以必屬之冢宰也

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四海職貢皆天產國家府藏皆公帑周禮未嘗以爲自私然用有大小則內外府所掌亦有大小之異物有精粗故玉府所掌多以爲上用之貯豈謂內府在內玉府主良貨賄遂爲天子私蓄乎至其所謂式貢之餘正以其今于式灋用而有餘初非取于民而羨餘其所謂玩好好用皆在式灋之內司會之屬所攷會者其義見于大府司會覧者詳之

王之喪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宮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隷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與經五霸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

並服室醫嬪婦女工並統于太宰者此正周禮格王之要道異于後世之治也今以爲廣置宮闈猥褻服食技藝之官屬是豈宮中府中均爲一體之意哉

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爲專掌王崩復王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

自古蓋有死而後生者此復之禮所由始也復而復爲莫大之幸乃死中求生非死而致死之謂故不繫于器禮而繫于天官也歟

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配乎

胡氏謂即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愚則謂無一字可易人之識萬有不齊如此今特畧爲辨釋其妙旨詳見各職下未暇枚舉學者以身體而酌行之自知所失得云

辨舒氏非周禮

移易周禮設官（凡二十條）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五官以朝事饋食爲重

祭祀同屬宗官況與司尊彝爲類宜屬宗伯

籩醢醯皆獻酒所薦鹽亦籩實冪尤酒醯之所須且共奄女爲之

故並屬酒正

掌舍　幕人　掌次　吳氏屬宗伯以頓舍供帳乃禮官之職

也舒氏謂與匠人營國之意相表裏事與之職守明矣

王之宮室天官莫大之職在國爲宮人在外爲掌舍故三官爲宮

人之屬

夏采　吳氏舒氏　謂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爲禮官之事

禮曰復而不生斯不生矣而後死事始也是忠孝之至也故爲天

官之終

鼓人舞師大司樂俞氏以鼓舞二官幷隸于春官之大司樂舒

氏則以大司樂二十官幷屬于大司徒

樂與禮聯事故大司樂爲春官之屬鼓舞動民之具故鼓舞二官

爲教官之屬且地官教萬民春官教國子故鄉遂升之司徒司徒

升之太學各有所司矣

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俞氏舒氏並謂爲司空之屬

遂人至司稼三十六官俞壽翁氏謂爲司空之舊舒氏是之

援前人之說大約以遂人府官與五官相同觀五官之貳皆中大

夫二人其攷若宰夫鄉師肆師士師皆下大夫四人旅皆下士三

十有二人其數無一或差至于下士稱旅唯五正卿爲然各屬無有

稱旅者其爲冬官之缺無疑故謂遂人即小司空而遂師即匠師

也愚謂有鄉即有遂故秋官有鄉士則有遂士其餘冢州即曰里

未有可以相離者司徒主教民鄉遂二職皆相通司空主集事則

鄉遂又各自有職豈司徒有鄉無遂司空有遂無鄉哉今攷各職

在地官自有不可缺者遂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虞衡若上下

草木鳥獸也載師任土作貢也倉廩土地之所出也舂饎粢之義

也何莫而非地官之事若司空之職陷有考冬官補義所陳茲不

復贅

饎人舒氏去此官

稾人吳氏幷于饎人與舂人俱屬宗伯舒氏以司隸有女子入

于舂稾之文以舂人幷于司隸爲司空之屬

動物天産供于天官植物地産供于地官饎稾職有精粗正與內

外饔相符不可移亦不可去

司服王氏歸司空舒氏謂當從司裘內司服之類屬天官

衣服本宗伯職內司服屬之天官者以后夫人之事皆統于冢宰

故自春官而析也烏得以其本屬者而盡去之哉

世婦

叔舒氏云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充之甚合禮文但旁引春秋禮記有宗婦之文因欲易世婦爲宗婦愚謂世婦官有定員非凡宗女之混稱宗婦卽內宗外宗凡宗女婦人有爵者之通稱也觀春秋莊公夫人姜氏入宗婦覿用幣正以宗女出嫁之有爵者人多有未見而行見禮也使以此之世婦易爲宗婦則相見者豈止此數人而已乎當仍舊作世婦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俞氏王氏謂治器物以備用工人之事歸之冬官舒氏謂同軌天子一諸侯之大政而車馬旗旐皆征伐之用屬之司馬

車服以爵名分之大關禮之大端也車旗聯事故並屬掌邦禮者

內史　外史　御史　俞氏舒氏謂內史紀言外史紀事以贊王不及御史贊冢宰不及而糾察之然宜列于治官

太史禮灋之宗內外史者主出入王之命令御史主執持灋令故爲太史之屬而列職禮官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本屬冬官而以之令以內史爲紀言外史爲紀動經無此文而妄加且史事領于宰臣則得以緣飾而勸戒爲虛文爭臣屬之宰臣則得以比周而獻替爲故事此皆後世之大弊何爲不察而欲紊亂聖經耶

司勳　吳氏以小臣進治宰夫攷治移屬冢宰舒氏引左傳王賜叔孫豹路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乃司空之屬

愚謂司空當與攷功之事故書其勳此爲有理但進賢與功以作邦國乃司馬之大政凡有勳者司馬之屬等之司空之屬書之各無妨也

小子　羊人　吳氏以供祭祀移屬宗伯舒氏引詩無羊爲考牧之詩以牛羊並稱而歸功牧人當從牛人屬之司徒

六畜粢牲于乾坤木火金水各有所屬見于易大傳故六官各有所供詳見充人條下

司爟　吳氏謂與秋官司烜皆祭祀之事合屬宗伯舒氏謂與凌人同爲輔相天地之宜爕理陰陽之節當爲大宰之屬

冰之藏啓火之出入爲爕理之事此理至實但大宰有是責而司馬獨無是責耶且宰相之所謂爕理者自有其本豈止于冰與火

耶凌人與酒以類附火爲夏氣自屬夏官

掌畜　舒氏謂數牧養蕃鳥獸而後有共貢之責合歸冬官

天文南方爲朱鳥故掌畜屬之夏官

方相氏　舒氏謂梗禳祓除之類與祝等也合爲宗官

執戈揚盾武事也

大僕　小臣　御僕　祭僕　隸僕　舒氏皆屬宗伯

五職雖有大小貴賤皆主給事于王所正王躳以正朝庭司馬之事莫大于此者祀神之事極煩故別爲祭僕一職隸僕掌宮寢小事因附屬焉豈可因有祭僕與五寢之文遂屬之禮官耶

弁師　俞氏以爲工人之事歸司空吳氏以爲冕弁禮官之事屬

宗伯舒氏以與司裘屨人爲類屬天官
首服夏象也

伊耆氏　吳氏以屬宗伯舒氏謂養老尊賢以敎孝合隷司徒秋之爲德物成而養之天文井宿列象西南坤方養之義也其附星有丈人孫子主子孫孝愛以侍老人伊耆氏列職秋官有以哉

大行人俞氏吳氏以爲春官禮儀之事舒氏以親諸侯乃王政之大列之司馬

愚謂賓于四門在虞廷爲四岳之專官周設六卿而他官以類而屬故以行人屬于春夏二官亦皆有理但六屬者聖人旣擬議之使繁簡相等因不必妄有所更易且舒氏云負固不服犯令陵政

則九伐之灋有所不貸故以爲當屬司馬然出禮則入刑以刑官而掌賓禮使夫用賓于王者常懷警畏雖司寇之禁亦無所用而又何俟司馬之兵此其用意爲更微妙耳

朝大夫

舒氏以冢宰掌治而此官掌都家之治故用爲大宰之首屬似乎有理但都士家士掌上治中而方士主之都則掌八則朝大夫掌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之蓋凡都家治灋並掌于刑官即大行人屬于秋官之意所以不可易也

舒氏刊去周禮元官　凡七條

司書六官之屬莫不有史史即司書也此官旣濫而其職文亦無條理非僞之當剔耶

按各官固有史以司書司會事煩故特設此職猶之天之諸府春之諸史司市之胥賈可謂各官已有府史胥而不應有此職耶不得爲濫

土均　司徒職曰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遂人職曰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蓋與土均所掌平土之政云云無不脗合此官蓋衍苟如此重複建官則土訓土宜土圭皆當置一官矣

按周公設官凡衆其綱則必有其屬故土均一事大司徒先陳之而載師之下有均人遂人復陳之而其下有土均其職掌如此胡

可以去之哉故土宜則有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圭則有土方氏掌土圭之灋而建邦國都鄙至于山師川師邍師莫非所以掌土會之灋其相承而不可缺類如此焉得謂之重複耶

餼人　乃內饔世婦舍人之事官幾冗濫而文且無章今剔之辨見前

掌疆　春秋傳云候不在疆謂候人掌疆也存職必僞今併其官剔之

掌疆掌封疆之完全壍圯候人掌賓客之出入于疆其職殊絕不可相併

土方氏　詳此官職文土圭之用具見大司空及典瑞而土宜土

化則草人稻人之所有事也土方氏安所用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非有土方氏安得詳其節目乎大抵周禮每事皆有官聯以土地一事言之司空居四民司徒教樹畜職方任職貢司會掌會計故並掌土地之事耳豈可以其無與兵事而遂去之哉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舒氏于下四職並取其文附于罪隸而没其官

按罪隸掌有罪而収奴者下四隸乃蠻夷之効順而服役者其人既不同且四夷其氣習職守各異安得合于一官哉

布憲正月之吉小司寇帥其屬觀大司寇所布刑象之灋矣此

官復何爲其僞昭然令刪之

憲謂大司寇所懸目之所及者止于王國鄉遂而已有布憲而後及于溥天之下也且又不觀小司寇云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所謂羣士非布憲之謂乎

舒氏刊去周禮經文（凡十四條）

冢宰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賓客之小治有訴訟治之非冢宰之事九字僞

秋官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蓋賓客之治掌訝通達之訝士治之訝士有不能平者將安之乎小則冢宰聽之大則王親聽之也

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臣民復逆大僕小臣御僕之專職十九字僞

復逆之事大僕等接受于外內史等承受于中若然則冢宰不得以與聞乎唯宰夫主爾朝儀掌叙事之灋故大宰于事無所不統也不然何足以賛聽治乎

內小臣正其服位四字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正內人之禮事十七字　此皆內宰之守也內小臣豈得干耶故知其僞

內小臣專在后所猶王之大僕御僕也序官云奄上士四人其賢可知內宰特監臨之而已寺人舒氏亦去其佐世婦治禮事義同

內史　太宰八柄其文加詳用以易之

大宰掌治灋內史掌典章其事相須

司會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錯出大宰之文蓋致財用均財用非司會計者之事也故知其僞

冢宰制國用司會佐冢宰爲計相故其職掌同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視此加詳故知此文之僞

荒政十二施于國中此施于邦國故詳畧不同

大司樂

樂經既亾樂理不傳不知其是安知其非

封人爲畿封而樹之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封人職在牛牲其設社稷之壝有事乎神也若畿封封四畺則閭大小司空之事豈封人之力所能及哉

地官主土地故設封人掌封畺之事有土而後鬼神得以血食故牛牲特其兼職耳今反以爲職在牛牲非也又謂畿封爲大小司空之事而于此無與亦非也司空與役任衆司馬制其畿畺司徒率其徒衆守其畺域安得與此無與耶

大史所掌者禮事今曰建典與夫掌灋則之事則太宰之職辨灋貳約劑則秋官司約司盟之職故知其僞

天官掌其治春官掌其禮未有能外于灋則者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一章　乃職方氏之錯簡

也畿字皆宜作服國畿作王畿以入于職方氏則於彼無疑誤於此無僞經矣

大司馬職首曰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故掌九畿之籍施其政職而職方氏復辨之安得反以此爲僞乎

射人　此官在周官非常設者有事于射則特設焉今觀自國之三公至掌其治逆六十七字蓋錯出宰夫小宗伯而且逸也安知其非僞耶

在朝詔相其灋國事詔相其事射則治射政軍事則掌羣左安得非常設乎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邦之大盟約司盟

司約有專職矣司寇統之天府藏之正欲嚴密其事不以爲訓也六官皆受其貳何耶曰既曰六官則大史春官之屬內史司會天官之屬何政之多門耶故知其僞

天府主明神大史主禮灋內史司會以攷治皆從其長官非政出多門也大事六官皆與故並藏其貳與大亂則六官辟藏相成

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此荒政十有二之四目也蓋事官之事而非刑典故知其僞

司寇掌除盜賊而治荒辨之灋者以凶荒易于爲盜救其本也此周禮之刑官所以異于後世何獨于士師而疑之耶

柞氏掌攻草木　草字衍柞氏攻木薙氏殺草各專一職況其

職唯曰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而不及草乎　愚按去草字甚當

舒氏更改經文（凡二條）

大司徒之職掌明人之五倫以佐王協和萬方　下繼之以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五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下繼之以五禮

按舒氏之說似有理矣但五官之首皆平敘其所掌之事而其最要者爲先非謂首一節即該下文數節之義故大宰則先之以六典而後及于八則八灋司徒則先之以地圖民數而後及于土會十二教宗伯則先之以天地人之禮而後及于五禮司馬則先之以九灋而後及九伐之灋司寇則先之以三典而後及于五刑例

治如此且舜命伯夷典三禮即此神示鬼三者周官職掌本虞廷耳仍舊何不可予言之吾猶及史之闕文補之不可況改之乎

舒氏辨前人移官之非

凡二十六條

天官　甸師　吳澄氏以屬宗伯芬謂冢宰掌邦治天子耕籍以師先天下亦治之本況周之先公寔以農而立國觀詩之七月書之無逸周公惓惓以稼穡爲成王告則以甸師屬冢宰而訓後王亦自有深意豈可以其有共粢盛之文耕爲三春之事遂屬之宗伯乎且其職以薪蒸役內外饔則類有所聯固不得而苟析也

獸人　𩿝人　鼈人　俞壽翁氏以歸司空芬謂獸人云凡獸入

于腊人腊人固內外饔之類鼈人云以授醢人猶所謂入于膳夫𩿝人共王膳羞則亦庖膳之類其職與膳夫庖人當以類屬

食醫　吳氏謂其文無一字及醫療事止言調和膳羞當去其職而取其文合于內饔芬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正治未病之事況百病多生于口腹而養生固以五味五穀爲主哉

獸醫　俞氏以爲司空之屬但此官與醫師以類相從況所謂人無大札物無疵癘尤爲大君宰相之事哉

俞氏以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爲冬官之屬吳氏以司裘內司服追師屨人移麗宗伯芬謂冢宰掌邦治所謂治典者亦惟求之王身耳求之王身道德其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以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服以謹其衣服之制宮正內宰以謹其左右待御之選擇皆關于心術之微而遏絕人欲之萌者也膳夫明則獸人𩿝鼈可以類屬司服明則典絲典枲可以類屬其餘若凌以輔燮調之功而致天地之和醫以慮疾病之變而躋民物之壽則調元贊化爲冢宰之職又不必言者唯夫大府以下八職皆財賦之官不已屑乎蓋九貢九賦九式已見于大宰小宰之文而王制有冢宰制國用之說孰謂財賦非冢宰之事乎惟此官屬于冢宰是以無不經之費雖王及后世子之匪頒好用亦有式以制之也

女祝　吳氏謂合麗禮官且祕祝之官賢君所去宮中用此必有

巫蠱等禍此職宜刪芬謂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之廢況禱除疾殃祠以報福若鄭氏所謂門戶竈者可以后之宮中無此祀耶故屬之宗伯則可刪之則未可

地官　鄉師　吳氏以屬司空謂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也芬謂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與夫羞牛牲歲終攷六鄉之治國大比攷教察辭是皆教官之事固司徒之屬不可易也

俞氏以封人爲邦土之事以歸冬官吳氏以其所掌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牷之事合屬禮官芬按左傳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令有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之說則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奉牛牲封人飾其牛牲與牛人皆當

屬司徒無疑而牧人充人亦以類屬矣

司市至司關十二官　吳氏以司市賈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八官移歸司空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移屬司寇芬謂教以五倫三物固足以成其道藝然不正其所習而先之以義利之辨則耳濡目染物欲之感化不難矣故習莫謹于市而百貨利之所也過市之罰自國君始則謹耳目之習而嚴義利之辨者于教道又何加焉此司市諸職所以列之教官也若司虣四官亦因市而設且與賈師肆長聯序又烏得別屬哉

春官　天府　俞氏移屬天官芬謂掌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之事況陳宗器纍寶陳玉貞歲何者非禮官之事耶其藏治中者示

有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以爲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

典瑞　俞氏以歸司空謂其職爲治器物以備用則工之屬也芬謂其所掌乃玉瑞玉器之藏與玉之名物用事之辨也通職無追琢意豈可以爲工事況小宗伯有作六瑞六器之文典瑞爲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也

冢人　墓大夫　俞氏以歸司空芬謂二官亦哀死亾之意且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固皆有禮儀而甫窆祭墓又皆爲之尸其屬宗伯厥有旨矣

大卜至眡祲八官　吳氏移屬天官芬謂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豫以神道設教者其官爲宗伯之屬亦以交于神明之故所謂知鬼神之情狀也復何疑哉

大史　小史　俞氏以屬天官芬按二官所職亦禮典如曰讀禮書協禮事頒朔讀誄賜謚奠系世辨禮灋詔王忌諱序昭穆俎簋因事之用禮灋掌其事可見矣俞氏泥其職首有建典掌灋則逆治之文遂以爲冢宰之事是不知有官聯與官常也

馮相氏　保章氏　吳氏以屬天官芬按國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知天道乃大史之事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亦見天文爲大史之事大史職有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文故二官爲大史之屬大

史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二官當以類附矣

夏官　司士　吳氏移屬天官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政之大者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可據也

節服氏　吳氏移屬宗伯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朝祭之時維王之大常執戈送逆尸而已故官屬典兵

司弓矢　槀人　俞氏移屬冬官芬謂作兵器者附典兵之官則事有統屬而功可以責成後世政權散寓以防目下之專固非正大之體然倉卒有變則彼此牽制而不肯獨任其咎乃知此官屬之司馬厥有旨矣

訓方氏　匡人　撢人　吳氏移屬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

之意也芬謂周之六卿實以三公兼任則教王而論道司徒亦不得而專況周公設官雖內小臣之奄亦必擇上士爲之豈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故五官之屬有爲啓迪王德而設者皆不易可也惟此義不明後世遂以輔導啓沃專委以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輙自諉以有所司於君德昏明恝然無所動于中吳氏不知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秋官　司民　吳氏以歸司空芬謂鄉氏遂氏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不然者況秋成物之時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觀其文有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彼司寇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感爲動其不忍之心與民求生而

不得然後置之刑耶司民之屬刑官周公欲人知民命之重也

犬人　吳氏移麗宗伯王次點氏以歸冬官芬謂犬金畜也象在降婁守夜吠盜有詰奸慝之意故古人謂獄爲犴狴犬之屬司寇豈錯簡哉

司隷至貉隷六職　吳氏移屬司馬芬謂罪隷役百官府蠻隷役校人閩隷役牧人貉隷役服不皆由司隷掌其政令亦若掌戮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爲司寇之屬無疑也況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役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奸慝之意耶

雍氏　萍氏　柞氏　薙氏　吳氏移歸冬官芬謂四官皆詰禁殺伐之意非有生植阜蕃之功其爲司寇之屬烏見其不可哉

司烜氏　吳氏移屬宗伯芬謂王之大祭祀禋祀五帝卿大夫皆執事則司寇奉大牲奉明水火亦少致其駿奔走之意耳豈以五官具在而獨司刑不與耶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顧不可以與祭耶明水火雖祭祀之用而舜命臯陶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奉蓋有深意矣

銜枚氏　吳氏移屬司馬芬謂司囂者朝會時伺察諠聲也令禁無囂者祭祀時禁止諠聲也令銜枚者軍旅田役時人衆則非伺禁所能及故令各銜枚自無諠譁也又云禁嘂呼嘆嗚者蓋

諠聲之變禁之恐惑衆也凡此皆詰禁之意故列之司寇豈可以其有軍旅田役之文而遂以爲兵家之用哉

掌訝　俞氏吳氏皆以屬宗伯芬謂司寇之屬有訝士而此官亦以訝名若迎賓訝治之文皆相表裏且周之秋官國賓至司寇詰奸則此官屬之司寇不無謂矣

應霞按前人移官自以爲是矣舒氏辨之而仍舊今摭其要旨而評觀之確然有理乃知前人枉費心力徒得罪于聖經而無益于治也孰知舒氏又自蹈前人之失使後之視舒亦如舒之視昔悲夫

辨季氏非周禮

引孟子証關市山澤之賦

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蓋初立國其用甚寡故無征周禮未嘗征商但有市地之廛布其餘次布質布罰布廾罰犯禁者之布唯總布乃収賤丈夫之布關亦無征但譏其貨之不出于關者耳文王澤梁無禁七十里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此亦謂自岐遷豐土壙人稀故不設禁令周禮林木則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川則以時舍其守澤則頒其餘于萬民田獵則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豈若後世之專利乎其不得不有禁者蓋齒日煩山澤有限小民誅求無厭使物不得遂其性林木必至于童赭禽獸必至于絕類寶藏必至于泄天地之精且有爭奪盜竊專利作亂之禍故禁綱之密皆爲民守之孟子與時君言每擧其不征不禁而于其廛與禁則不言者蓋當戰國時以救民陷溺爲主如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于其途教時君致王之道以収人心爲先非治定功成立法創制之時故言有未備耳胡乃遂據之以非周禮哉即如高帝入關約灋三章至定律令奚止于此若必泥于關市無征澤梁無禁則凡司市所立僞飾之禁王制所陳不中于王灋之禁肆無忌憚豈爲國之道且山澤有自然之利而不取以佐國用逐末之人獲厚利而不少征其廛皆初立國之時則可苟天下多故國用不足取末作之有餘寬務本之征

歛有何不可是故管仲之富國強兵漢武之征伐四夷咸取足于是彼議鹽鐵者欲如上古弛山澤之禁季氏至謂先王于商賈反加厚于農民不亦迂乎

引禮記証鄉大夫征役之重

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謂不供丘甸內輓漕興作之事也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謂不從公家一歲三日之役也又曰六十不與服戎謂不與甲兵戎馬之事也孟子曰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然則此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不已重乎按內則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此所以待君子之道蓋老者更事多典故熟可以爲人之長故必待七十而致事然則五十者雖不爲甸徒不從力政其膂力尚疆者獨不可爲什伯之長乎六十雖不與服戎其未衰邁者獨不可爲之固守衣裝等事乎故必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然後謂之老而優之倘有罷癃不能行則又謂之疾而寬之矣是則與祭義王制孟子之言實未嘗悖其視內則所以優君子之道國中輕十年野民輕五年矣安得謂之重乎

引孟子班爵祿之制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天子絕尊大物不過十二守圭車旗服食禮儀等皆如之灋天數也諸侯自爲五等無有天子下倫其中者子男異爵亦不可同一

在孟子此言蓋東遷已後天子久倫于諸侯至七國時諸侯僭王名分不辨已久故不及致詳耳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周人侯國之制命爵五而其等則三故司儀云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公無與侯同等之禮其受地亦五而所食則三故公侯伯子男五等封國地方各有差而其食則公四之一侯伯三之一子男半公然無與侯同受地之灋但齊魯等國皆以侯爵而入爲周之上公後世因襲之弊皆用前人上公之禮孟子習見當時之事遂謂公侯同等

夏殷周授田不同

季氏云夏時地未盡墾則田少殷地漸墾則田增至周盡墾則田多以五十畝變爲七十畝以七十畝變爲百畝截長補短隨地制形不過易一經界而已豈必截然正方區分爲九列如井字整如棋局哉後儒止因拘于周禮溝遂之說取必于方確見其難行耳乃併以孟子爲傳聞其誤後學甚矣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而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爲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爲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六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灋也

匹夫匹婦之供

季氏曰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諸侯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姑以匹婦爲率當爲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匹而絲絮不與焉

每畝粟一石八斗不有上中下三等之田乎一萬井爲八萬婦不有一夫耕三夫之地者乎每婦收布絹二匹公家不大多私家不大苦乎

季氏又曰姑以一夫百畝家女工計之大約歲得布帛共二十

原缺

井通成終同䟽導以十井邑丘甸縣都出賦以四比閭鄰里主教訓伍兩卒旅主師田數皆以五各自立灋各自起數不可相牽合左傳所謂廬井有伍者謂邑居井田中使其民皆有卒伍之灋想當時兵灋廢壞子產能舉之故稱之也豈謂以井田立爲伍哉季氏二卷言一井出三人四人而此言非出一家家出一人何自相背戾耶且天下之民一也畿內寬于諸侯十倍則諸侯之民又胡以堪命耶

萬人爲一軍

季氏云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管子小匡篇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教士三萬人齊桓軍制與魯頌合必古灋也三軍爲三萬人則天子六軍當爲六萬人矣周禮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內多二千五百人本四師萬人也後人多加一師耳鄉亦多加一州遂亦多加一縣周禮軍制五師爲軍四爲四方其一中軍也故八陣則幷中握奇爲九六花則幷中軍爲七制軍未有空其中者鄉遂教訓其居民之灋亦用是數者蓋亦寓兵于農之意耳魯頌舉其成數猶詩三百之云管仲更周制蓋欲新一國之耳目且一直洞達使人易曉亦王變爲霸之道今謂萬人爲一軍至鄉遂之數亦皆至萬而止凡司徒司馬制民制兵良灋皆爲妄加之數不知孰爲妄耶

調兵先近後遠

季氏引春秋左傳䟽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列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先儒之說曰天子六軍出于六鄉爲正軍六遂亦六軍爲副此說非也天子六軍必兼鄉遂縣都而均用之若果兵不足亦當均調苟先鄉次遂以漸而及于遠則鄉民何獨常勞苦耶至于賦不止盡其公邑采地徵兵諸侯則王畿內外皆空國而戰耶且天子討而不伐所謂六軍者常以之擁護乘輿耳用以征戍乃後世失德諸侯不王之弊先王之時何嘗用畿內之兵以征討耶諸侯之軍亦當于合境中均調所謂賦猶不止乃後世發閭左之灋也

季氏謂公邑采地不以爲軍然則立都家司馬何爲大司馬頒旗物家以號名又云在軍責其有司皆指采地之軍也既謂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而又是左傳之䟽彭山之說自相背類如此

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灋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午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者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即墨皆原封疊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至包咸何休氏謂一同百里即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成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

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于公侯也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不計侯國元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一井出三人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爲氏則據司馬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

一十六里有畸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一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斯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灋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

內唯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灋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即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灋于該年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灋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年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

然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然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逮于四海均平昔禹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侯封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

侯國王畿出車不同

季氏曰馬氏引司馬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則以百井出一車也然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能出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則不得不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附于周禮諸侯封疆方

四百里之說包氏註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適千乘也孟子言魯地方百里當有千乘包氏註與孟子合可見大國之賦十井出一車而百井出一車者則天子畿內之賦也

愚按計天子諸侯地方里數皆以一直論先儒俱以開方計之馬氏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之說遂據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以當千乘之數包氏守孟子諸侯倫于百里之說則以謂十井出一車以足千乘之數季氏兼存之而分爲天子諸侯不同之說然以愚觀之皆限于開方之灋而失之者也百里之地爲田十六同每同出車百乘爲一千六百乘每歲簡稽其十之一爲一百六十乘凡一軍之車一百二十五乘此正可以當一軍之車數而已苟無十年更休之灋雖以百井供一車民不堪命況欲十井供一車耶侯王不同其說不足辨詳見終同圖說

畿內外貢助異灋

季氏引匠人註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鄉遂與公邑之在甸稍縣都皆有貢而無助其餘稍縣都皆行助灋　又云畿內用夏之貢灋邦國用殷之助灋

愚謂一國之民一也何分地之遠近天下之民一也何分畿之內外唯自國中以及于四彊自四疆以逮于四海稅無重輕所以爲王者大同之政其有不同者不過以地有上中下之等差則受之有多寡民有居之遠近則役之有䟽數重輕皆低昻稱量使無不

均耳舊註謂周之畿內稅有重輕邦國之稅內外異灋此不過因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遂生此說耳愚謂國中墟野之地即可爲助野有隰皋之地即可爲貢蓋不可泥也

大宰九賦

鄭氏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也邦中邦甸家稍邦縣邦都此平民皆征此賦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賈氏䟽曰計口出泉無泉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如漢灋出口賦泉人百二十以爲筭也邦中遠郊甸稍縣都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六處皆是平民先王以農爲本也關市以

貨出入有稅物山澤取財亦有稅物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幣餘凡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職幣得之不入府藏恐久而朽蠹則指斥與人賣之爲官出息此皆口率出泉增於農民若後世賈人倍筭也馬端臨氏曰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爲地賦口賦不可知關市者貨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山澤貨所出故有稅如後世榷鹽茶幣餘如後世領官物營運故取其息息即賦也

李氏云大宰九賦即春秋用田賦之所變也計田而出則曰田賦計口而出則曰口賦但田賦取于有田之人而口賦則盡乎農工商賈之族蓋自田賦之後以漸而增矣九賦多寡之數不

可詳所存者漢筭一百二十耳其名爲治軍弁車馬之用則漢賦實本九賦故疏以如漢口賦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同利曷嘗有賦哉若商賈而取賦是征商矣斥占官物而使之出息是後世銷家和賣之事也先王寬厚不煩之政必不爲此中庸於百工曰來而征商自賤丈夫始則先王之寬商賈反有甚于農民矣故九賦非先王意也

應寵謂口率出泉商貨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已後事註家以解周禮此其大誤李氏非之是矣但用是以非周禮不亦異哉蓋自邦中以至邦都皆田賦也關市則有廛布山澤之農亦有十一之稅此皆正賦與不征不禁竝行不悖豈關市山澤一聽于民而

所資于國耶何彭山見其一而不見其二也至凡農力倍而利薄工商力輕而利厚故棄本趨末小民之弊重農而抑工商王政之常乃謂先王之寬商賈有甚于民是何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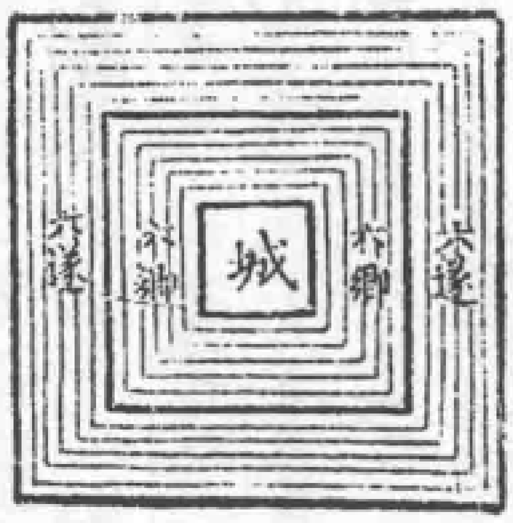
李氏論軍賦口賦

夫賦以出軍也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力役之征由是出馬即軍賦也此外惟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此別無力役之征況軍旅之用歲入自充平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充軍需乎胡康侯曰古者公田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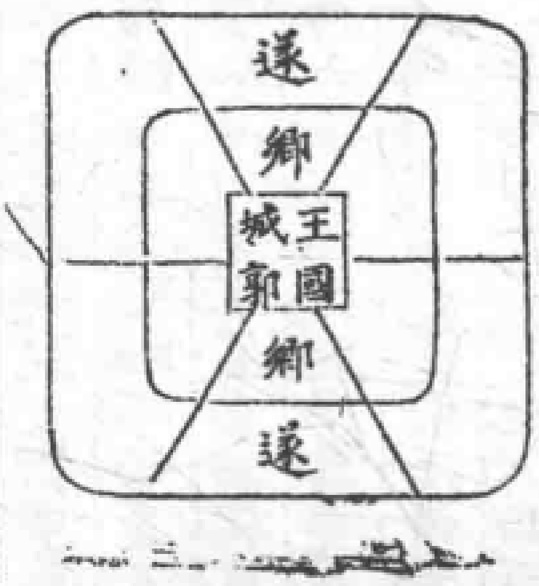
今用田賦爲軍旅之征非矣蓋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出財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後遂變爲口賦之濫于是軍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闔境無不筭之民矣

此條所述口賦之原甚當因節畧其詞以備參攷何休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供費當以至廉無爲率天下陳祥道謂先王時無筭錢之濫而此爲征賦總名非口率也其說是矣

季氏鄉遂圜繞圖



今正鄉遂六花圖



彭山之圖每鄉每遂皆寰繞四郊畸零卑薄何以統轄苟有山林川澤寧不華離斷絶且地方近不而遠大不均勢甚焉愚謂六鄉六遂如六出之花六官分領蓋一官所統各一方而自國中以達于畺故其人民易集政教易施也侯國鄉遂亦如之

經傳正譌題詞（詩沔水民之訛言說文作譌言爲乃獸名即猴也其性變詐故用爲差譌之意訛字說文吪詩無羊或寢或訛獸活動也節南山式訛爾心改易也書平秩南訛物化生也不當用爲差譌字）

余觀說文所引五經字與今書文絶異蓋許氏當東漢時猶及見古文故所載如此今之經文不知幾更翻楷之手故與許氏不同也夫余所病于說文者以其悖于古文也而翻楷者又悖于說文則其去古文奚翅千里余嘗語楷書之非世罕有知者至語說文之非益不信之矣今舉說文所載則翻楷之非亦自易見然則說文之非豈無徵者哉世之習經者惟知有今文而書字者惟知趨簡便汪瀾一决謬將何極今姑據說文所載及淺近譌謬之甚者稍加訂正以爲之防膚淺衰病非其所長也不賢者識其小者亦非所重也不得已焉耳且此特因字書中見諸經字聊正之而已苟據諸經文一一是正之何止于是姑爲之發端云

吳人王應電書

傳正譌

易　當作昜。日月相代也。今易下從勿。失其形意

八純卦。俱用本畫☰☷等爲正。乾乃人負旌旗。坎乃土之缺陷。離乃黄爲衆。止可爲喻。艮乃人不見巽。潛心以求書義。兌人開口而笑。止于一事。皆不若本畫其義無窮。可以兼該衆義。惟坤字小篆从中从土。中字原从巳變篆。兩端開展變化。以會發達化生之意。于義爲得。然土不足以盡地也。　元。古文作𠑹。乃人之首。小篆將人字分開作儿。其无謂　亨。古文作亯。旱。厚也。自上與下。亯答也。自下奉上。亯旱。上下相亨也。上下交而其志通爲亨。今文不知何指。利。古文作𥝢。裁制而和爲利。但刀作刂非　貞。古文作鼎。卜鼎

爲貞。从貝非　元亨利貞。文周一係辭之大端。而譌謬如此。故舉以見例　龍。古文作𪚢。小篆分其形。謬甚　陰陽。天地二氣也。難于爲象。以雲升上覆爲侌。从日月而貫以一爲昜。統于侌。此正侌昜字也。今所用字。復加以阜。乃山水陰陽字　剛。古文作㓻。生道渾全。天德之剛。今用剛。乃鋼精也　屯六二。乘馬班如。說文作乘馬驙如。蓋邅驙皆遲回不進之意。在人爲邅。在馬爲驙。驙字于義未明。用驙爲當　泣血漣如。說文作㦁。字从心　蒙。冡䝉蠢而復遭蔽覆。其冡昧可知。蒙乃草覆物也。　初六用說桎梏。脫字爲善。夫小畜說輻。遯莫之勝說。睽後說之弧。並同　需。當作𩃬。雲上於天一。从而无謂　訟。窒作𡫸。𡫸爲丝至穴中。爲窒塞意。古屋作𡨋。

亦穴字。取人至穴爲屋意。今單用一至。則與古屋字混　比。古文作𠂘。兩人以正相親也。比乃不正相合。止可爲小人比而不周字　小畜。當从兹作畜　輿說輻。夬畜轉字義同　惕。从昜。蛇類也　履。古文作𡳐。从人行在上。爲踐履意。又从人在下。舟以載之。爲承籍意。楷从復非　辨。當用卞。此正辨別字。辨乃判訟詞　泰。當作𣳾。手去水。謂太聲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當用裁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說文云古易文作捊多　臨。當作𡂐。衆口喧。从臥以靜制動。即臥而治之之意　噬嗑。噬嗑乾胏。从𠂤聲。別作胾。从𢦏省會意。　賁飾字。从三乂爲文飾。虎賁字。从三牛爲盛氣。　剝。古文从卜作𠡝。善。　无妄。此正有无字。无乃蕃蕪也。惟易爲當。但當

作亡。从天加一。象玄遠虛空之意。　大畜童牛之牿。告。籠牛口也。復加牛。贅。　頤。古文單用𦣞。从口含物。養之義也。　大過枯楊生稊。當用桋。从木善。　坎。水洊至。㵍善。　祗既平。說文作禔。　離。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作𪊨。　恆。當从月作恒。楷或作恒。非。　遯有疾憊也。說文作𤺋。　晉。从二子作𣉻。善。　明夷。用晦而明。晦从月。不當从日。古文作䁱。善。　六二。用拯馬壯吉。說文作撜。拼。𢮍同。　家人。當作宊。二人。主二人之上。譌从豕。非。　睽。六三其牛掣。說文作觢。蓋持其角使偏。故爲不行之意。掣乃俗書。其人天且劓。而𩑶也。剠去鬚削也。用剠。其義自明。而與𠕁相似。因譌作天。非　解。當作𧢻。从刀判牛角。　益。民說无疆。說悅同。　夬。當作𡕒。　九四。臀

死肎古文作屍。正臀字。加殳爲殿後字。復加因作臀。賁。姤九三同。姤。从冓作媾。聲意俱得。从后。特取其省文耳。　皁。从十加一。楷書作升。義不可曉。　允升。說文作𥸤升。　困。古文作朱。　井。中當加·。作井。井田所以得名也。　艮九三。列其夤。上从夕。　漸。別作𨔶。人與水之行。皆以漸也。　歸妹。婦。婦之止。歸乃人返其居。　六三。嬬妹以須。當用嬃。　豐。當單用豊。从山作豐地名　九三。豐其沛。當用旆。沛乃水名。　旅。初六。旅瑣瑣。單用𧴪。善。　渙。王假有廟。从彳从叚。謂自遠而至也。不當从人。王假有家。義同。凡感格字皆用假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死咎。小篆惕善　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縻。善。縻乃披靡。又死也　六二。婦喪其茀。芾善　牘。說文缺。

从匹。天地叁萬物。包容徧覆之意。青聲　掛。一以象三。古文作挂。敎買切。止此爲是掛。乃懸掛字。孫子。地形有掛者用之　其受命也如嚮。響善　成天下之亹亹者。說文作娓。娓以成天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說文作隺。今書善　服牛乘馬。說文作犕牛乘馬　重門擊柝。與欜同　日中爲市。𣥞善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當从木作栔。契乃人相契合也　日以暄之。說文止有烜字

書　當作𦘠。从聿。謂手書之。而其意著明也。从曰非

堯典　堯。垚。育遠。土高也。从人。乃人高出群之意。小篆以人字分作儿。非　舜。古文作𩰞。从匚筐筐之屬。禮也。以舛。古舞字。樂也。从炎。禮樂明盛之意。楷書作舜。謬甚　黎民於變時雍。邕。此壅塞字。

雝州字用之。雝。鳥鳴和。時雍字當借用。楷書作雍。無意味　平秩東作。說文作豑。言禮有次第也。秩乃植禾之均。望秋于山川天秩有禮。同　鳥獸氄毛。說文作𣯡毛。別作毧　日短星昴。當作𣇘。　洪水。古文作[illegible]。善　父頑。當从天作頑　嬀汭。潙。水名。嬀。姓也。此當从水　舜典　[illegible]塞遜。古文作愻。愻遜善　肆類于上帝。小篆作禷　四岳作四嶽　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作臯臯陶　禹讓。洚水警余。亦當用[illegible]洚。音降。水名也　侮慢自賢。說文从母聲作侮古文作伎。謂以朴侮人也。从每非。論。亟同　班師。古文班。善。益稷。下民昏墊。當作埶。不从執　濬畎澮。古文作く巜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當用繪　粉米。說文作黺絲　弼成五服。說文作

卬成　禹貢。厥草惟繇。厥草惟夭。當合于一。用枖。善　厥篚織文。古文作緫文　濟。當用泲。正水名。今用濟。乃濟渡字　漯。正韻云。濕。本古漯字。因以濕爲乾溼字。遂省文爲漯字　沇。即楷書兖字。兖上作六。即亠省文　潍。當作濰　草木漸包。說文作蔪苞　嶓冢導漾。別作瀁。善　淮夷蠙珠。玭。通用　厥土惟塗泥。當作垐泥。上聲　篠簜既敷。用筱簜。善　三百里納秸服。秸。稭通　太甲。天作孽。辥。此正罪孽字。或借用妖𧕻字爲。善。从子非　盤庚。若顛木之由蘖。用甹。不善。甹。木生條也。不从旁出也　今汝聒聒。說文作懖懖。古活切。善自用也　予亦拙謀。說文作炪謀。火光也　相時憸民。說文作[illegible]民。息廉切。言衆也　大命不摯。說文作[illegible]。今文非

洪範。彝倫攸斁。當用殬　稽疑當作卟疑。此正卜問也　貞悔當作貞𠧪。此正外卦字。悔乃悔吝也　庶草蕃廡。當用無。正蕃蕪字。廡乃旁室　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說文作狟狟。善　無逸。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詛譸。从壽非　多方。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云。上不諅于凶德。釋云。忌也　立政。灼見三有俊心。說文作焯見　顧命。憑玉几。當用凭　率循大卞。當用衛　三宿三祭三咤。說文咤作𠷎。音妬　呂刑。奪攘矯虔。說文作敓攘　費誓。杜乃擭。杜木名。當用㪟　秦誓。旅力既愆。當用膂　截截善諞言。說文作諓諓　邦之阢隉。易作𡰝𡰽。義同

詩　古文作訨。从㞢謂意之所之。寺乃古峕字。持也

國風　周南。關雎。在河之州。古文作𡿧。小篆作州。楷書復加水作洲。贅甚　窈窕淑女。當用令終有俶。宗。淑乃水矣也、女當作㚤。乃端坐掩手形。今手足發揚。失古人之意矣　君子好逑。君。當作𠱾。端拱出令意。今从尹。君行臣職矣　左右流之。正當用𠂇又字。左乃佐字。右乃佑字。楷書因失此𠂇又二文。遂別製佐佑字

右首章所譌如此。餘不盡述　葛覃。服之無斁。斁。擊罪人也。當用殬．卷耳。陟彼砠矣。說文作岨。今砠字關　樛木。葛藟縈之。說文作藥　桃之夭夭。說文作枖。夭乃人傾首也　漢廣。江之永矣。當用羕。說文云。水長也　召南。羔羊。素絲五緎。說文作五黬　小星。維參與昴。當从丣作帚。音畱。與裯猶聲相洽。丣字乃今卯酉字。

音留。丣畱帚劉橊桺。皆从其聲。丣不當从卯·何彼襛矣。王姬之車。姬善。𦣞非聲　衛。終風。虺虺其靁。虺虵類。當用靁。乃雷聲鬱而不發越之意　靜女其姝。說文作袾。亦嘉好意。思謂从女善　搔首踟躕。說文云踟躕。俗書也。作峙躇　載馳。言采其蝱。蝱。虫類。用莔爲當　氓。無食桑葚。木果也。用椹爲當　河廣。一葦杭之。杭。木也。用航爲當　伯兮。首如飛蓬。用苿善　焉得諼草。諼。忘也。楷作萱善　王。中谷。有女仳離。當从北。相背意　大車。毳衣如菼。說文作緂。別有緂字善　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作左旋右搯　遵大路。無我醜兮。說文云。無我毃兮　擇兮。當从釋作蘀。豳風。十月隕蘀同　揚之水。人實迋女。楷書誑爲當　溱洧。溱。說文作潧。溱乃秦字。與轃義同。謂水與車。皆會于秦也　載驅。齊子豈弟。用愷悌善　秦。車鄰。用轔爲當　駟驖。載獫歇驕。猲獢善　陳。東門之枌。市也。婆娑。說文云當作媻。娑非　檜風。檜。木名。當用鄶　匪風。溉之釜鬵。說文作摡　曹。蜉蝣。衣裳楚楚。說文作𪓐𪓐。善　候人。何戈與祋。音兑。擊也。从示。不从衣。今人以打爲祋。打。音丁。以物首及物也　下泉。愾我寤嘆。用忥爲省．豳。七月。六月食鬱及薁。說文作及藿　鸛鳴于垤。雚。正鸛字也。加鳥贅

小雅。記稱宵雅肄三。當作小雅。善　棠棣。鄂不韡韡。楷作蕚。古文作𠔋。善　鄂。國名。此用之非　樂爾妻帑。帑。當用孥　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說文作竷竷舞我。釋云。繇也。舞也。許字義蓋且歌且舞

故字从攴。有章。舞有文會意　天保神之弔矣用𨑩善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說文作魞魞　南山有臺南山有枸。从句。枸杞字从句。二字分　蓼蕭我心寫兮。當用瀉。今爲鹹瀉字。說文缺　湛露厭厭夜飲當用懕　六月如輊如軒。輊說文作𨏥　織文鳥章。古文作織　采芑八鸞瑲瑲。商頌烈祖作鶬鶬　車攻助我舉柴。說文作㧘。積也。今用柴非　祈父書作圻善　節南山維石巖巖作嵒善　天方薦瘥說文作薦㿈　正月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說文作䟃　仳仳有屋。說文作佌佌。小皃善　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𢧢𢧢。此𢧢字之義。謂擊戈有路莫能破也　蓼莪劬勞。當从句作劬勞　四月匪鶉。說文作𩿪　鼓鍾憂心且妯。說文作怞善　大田有渰萋萋當作霎霎　鴛鴦摧之秣之。摧當用莝　青蠅營營。說文作營營　賓筵賓載手仇。傳云。仇當作斛善　威儀怭怭說文作佖佖　屢舞傞傞說文作娑娑　采綠當作菉

大雅　文王。上天之載。說文作縡。紛糾中有主宰之意　大明凉彼武王。漢書作亮　造舟爲梁。造當作艁　緜陶復陶穴。復當用𥤠　大王有聲。聿求厥寧。說文作㰥求厥寧　生民先生如達。羍育撻。正羊生順易也。不當用達　克岐克嶷。說文作克岐克㠜　居逆切。小兒有知也　烝之浮浮。說文作烰烰　假樂率由舊章。率繩名。當用衛　公劉思輯用光。當用戢　洞可以餴饎。餴餾同　民勞。以謹惛怓。惛字从民。非。當从氏作惛　板無然泄泄。說文作呭呭　抑神之格思。格當用感假字　崧高往近王舅。師云。近當用䢋　蒸民四牡彭彭。說文作騯騯　瞻卬鞫人忮忒。說文作伎忒

頌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說文作誐以益我。蓄也　時邁莫不震疊。說文作震慴。疊非　有瞽鞉磬柷圉。圉圉也。書益稷用鼗鼓　閔予小子嬛嬛在疚。說文作煢煢在宂　載芟載柞。芟說文作[illegible]　絲衣兕觥其觩。用觓。觓斗有曲意也　那鞉鼓淵淵。伐鼓淵淵當用鼘鼘　長發幅隕。隕阤也。用員善

周禮

天官　治當用乿。治絲者置之于器。兩手離其緒而理之。治乃水名　𢽡當作斆。斈否義與效同。謂小子效于師。師執朴示之。非孝文二字　禮古文作礼。从示。五禮以吉祭爲先。从丨。主一而事治也。豊乃器大備之意　政當作政。从正。必先自治之意。从攴。刑以輔治也。不从文　刑當作㓝。从井。水静則平。言用刑者當如水之平。刀字不當作刂　事當作㕝。从中从之。謂執中而往也　腊人㫺此即腊肉字。从肉日乾。因借爲今昔字。復加肉作臘。贅。醫師當从巫作毉。古其道通神也。醫乃梅湯。造法如酒之意。醫人。醫酏字用之。今混爲毉師字。非　醢人。說文作𥂕。从又持肉。以草料及酒淹于器中也。省从右。非　司裘古文作求。即裘字也。因借爲求

索字。別加衣。非　胥徒。說文作諝。人有才知稱。胥乃蠏醢也。奚。說文作㜎　奄人。別作閹　以官計弊邦治。弊斷也。用憨善　八柄詔王馭羣臣。古文作棣。有秉執之義。尤善。別作核。非　商賈阜通貨賄。从貝作賫。商乃商議字　家削之賦。用从邑之郇爲當　羞用百有二十品。庶羞字从父。謂進美味於老人。羞惡字从丑。荆而生恥心也　春行羔豚膳膏香。當用腳。牛味也。今用香非。乃禾之氣　豕盲眡而交睫腥。單用胜。善。肉成米也　盎齊。說文从酒作醠。善　糟而奉之。說文作醬。善　深蒲。說文作蒤菭菹。說文作菭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齊當用齎。菹當用菹。醢當用醢爲善　縷人。句。用絇。善

地官　黨正。用鄙善。黨乃朋黨字。尚黑之意　鄙師。古文作啚　圓人。古文作圖　大司徒移民通財。移乃分禾移挿。凡移徙字皆當用迻　封人。設其楅衡。衡下从木。楷作魚非　舞師。教皇舞。翌乃鳳凰字。借帝皇字。及作凰。並非　牛人。共其牛牲之互。用笠善　載師。漆林之征。漆乃水名。古文作桼。善　賈師。賈上當作西。展成奠賈。用價善　稻人。以涉揚其芟作田。古文作薙　山虞。邦工入山而掄材。古文掄作秝

春官　鬱人。當从臼作鬱。鬱乃木茂盛也　鬼神示。古文神祇字作示。周禮單用示。即古示字。于義甚當。但稍失其形。他書作祇贊或用祈。乃祈禱字非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用垗爲當　司尊彝。諸臣之所昨。當用酢　司几筵。王位設斧依。當用扆　典瑞。駔圭璋璧琮。當用組　大司樂。柷圉。用圉非。解見詩　磬。古文作㱿。善　帗。即韍也。巿。象形。今从巾。誤　籥人。古文作籲。此文稍變。師云。㒳。古筮字。參伍錯綜之意。內九巫字。皆㒳之誤　大祝。付練祥。當用祔　太史。遣之日讀誄。从畾作讄。善　車僕。戎車之萃。五萃字。並當用倅

夏官　大司馬。蒐田。別作獀。茇舍。別作废　方相氏。狂去聲。謂放其形相也　帥百隸而時難。論語作儺。並當用𪇰爲善。今用難。誤　圉人。此乃囹圉字。別作圄　甲。日下名。兵士之服。古文从衣建首作𠕼。冑乃嫡子。兵士首服。司馬灋从革作鞪

秋官　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古文作辠。謂自取辛苦也。罪乃捕魚網名。秦人以其似皇。借用罪。而此文遂隱　士師。划珥。用衈衈善　朝士。面三槐。用櫰爲當　司刺。三刺。謂三訊之。當用諫。亦爲譏諫字。今並借刺殺字。非　掌囚。上罪梏拲而桎。當作恭。从共。乃兩手合于一木。梏加手。非　野廬氏。舟車擊互毄。正車相擊也復加車。贅　雍氏。當用雝　杜擭。見書。贊　赤犮氏。當用捄拔

儀禮　冠。古文作𠕁。謂以手執冃。加于首也。楷書或作冠非　婚。取婚禮用夕之意。昏。日下也。从昏非　卺。以巹亡爲義。當作𢍰楷作卺非　祭从又持肉以祀也。或作祭非　鄉。卯。二邑也。此正鄉黨字。加皀作卿。爲饗食字。後人以鄉爲鄉黨字。因別加食爲饗

食字。是二食矣　飲。古文作㱃。善　酒。古文單用酉。善　醻。此酬
酢字。酬从州。聲意無取　巾。舊作㡌亦善　枕。塊古文作凷。善
姆纚笄宵衣。絅善　褍。說文。衣正幅也。玄端。端衷字。當用之　妻。
古文齋。善。蓋對夫言曰妻。謂與夫齊也。對舅姑言曰婦。謂執帚事
人也。小篆妻从帚則與婦混矣　婿。說文从士作壻。善　粢盛。用
齍善　擧。舉乃奏進字。取進手爲容之意。不若拜字善

春秋

春。古从屯。从日。言日初出方和也　夏。古文作昰。言日正昌盛也。
夏乃華夏字　秋。大火西流。百穀告成。或以火居左。失西流意。或
作穐。止言禾焦耳　冬。古文作𠘑。言日之終。小篆从仌。言其寒也

𠘑。正古終字。今作夂。失其形　諸侯敵王所愾。說文作鎎。古文作
[illegible]　詎。言可也。竆。困窮也。黎。黑也。譚。言談也。褎。衣長也。國名。許當
用鄦。窮當用竆。黎當用𨞹。譚當用鄿。褎當用邕　會。此城郭字。廓。
此即官字。褎。此正邪字。扣敂。皆叩擊字。郭即邪。叩吚。皆國與地之名。
鄒鄭鄶郎鄗邵絺粊　从邑爲善　卒。此士卒字。大夫死。當用𣨛
殲于遂。左氏善。公羊作瀸。非　齊侯唁公于野井。當作娮。今从口。
歺之誤　鴝鵒。或作鸜。公羊作鸛鵒。非　瘈犬入華氏之門。說文
作狾。犬爲是　不義不昵。說文作䵒。黏也　美而艷。說文作豔。今
艷字。說文缺　公羊觕。曰侵。當用粗。蓋精粗字皆从米也

論語

學。从冂。言家林未知。从𢽽。从冖。言學者必敬恭無驕惰之
意　三家者以雍徹。用徹善。此正斂器字。徹乃通也　郁郁乎。當
用戫。正文盛意　從之純如。用繼善　瑚璉也。說文云當用槤璉
乃俗書。愚謂从玉亦善　臧文仲居蔡。古文[illegible]。大龜也。从二木二
火。言灼兆非一之意。蔡乃草名　與之庾。當用斞　小人常戚戚
用慼善　巍巍。古嵬。高也。只此爲是。魏委積高也。今復用巍非
式負版者。當用軾　沽酒。詩有酒酤我字善。沽乃水名　子見齊
衰。用齌善　與與如也。與。說文作惥　趨進翼如也。說文作趩
君召使擯。用儐相字善。擯乃斥也　鄉人儺。儺解見周禮　仍舊貫。
說文从手作扔善　億則屢中。用意善　從我於陳蔡。陳此國名。
敶陳假。皆戰陳陳力字　夫子哂之。說文有欥字。微笑也。今哂字

非。說文缺　行篤敬。篤行。篤厚。皆當用竺。篤。策馬也　晉文公譎
而不正。用憰善　公伯寮。說文从穴作寮。即此　鄙哉。硜硜乎。當
用硻。正石聲也。硜。說文作磬字　窮斯濫矣。說文用㜮。从女　必
也狂狷乎。當用懁悁。从心善。狂。犬疾。狷。犬疾也　古之狂也蕩。當
用愓。愓。心放大之意。蕩乃水草瀰漫也　鄉也吾見夫子。當用春
秋傳鄉役之三月字　歸孔子豚。孟子用饋善　不有博奕者乎。
當用簙

孝經

古文作𦒱。子在老人膝下也。楷孝省。失老人意　哭不偯。
說文作悠　卜其宅兆。兆。垗善

禮記

大學。辟則爲天下僇。說文解僇爲癡行。僇僇。此當用戮

心有所恐懼古文作思　自慊尺快足當用愜恨少當用歉慊音
義與燕同混用此茲非　心廣體胖用般音　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詞乃言詞字辤乃辭受字謂受而過也辥乃詞訟字謂治其理
曲也　中庸行險以徼幸徼乃伺察當用儌　陷穽亦作阱　聽
明處知聽乃耳聞用忽音　辟廱广室也雝鳥鳴和取均和意邕
水環邑亦音　闕當从缺或从敓非　緼韍幽衡幽用黝音　玉
鏘鳴也當用瑲　毋追牟酒器言在首如牟之堆也作毋非追當
用碓　范則冠當用萬祭左右軓范當用範范草名借用茲非
緇衣不紑當用綅　不說經帶脫音　襚贈終者衣被也說文作
稅襚乃俗書　衣裳綻裂常正下常字不當从衣綻用組音　袴

說文作絝楷从衣非　華門圭竇當用竇　逢掖之衣當用縫
絅裘同　大夫以幨或以布或以竹幨簾通用古文別作㡘　雜
當作襍木字移衣下非　序以昭繆用穆音　謚法繆當用謬繆乃
綢繆字借用茲非　圂腴當作豢腴圂廁也　耗說文作秏禾不
成米而虛耗也从耒非　粱曰香萁說文作䅲音　醷此當爲冠
禮醴禮字醴當爲長者飲未醲字今錯用　鞠有黃華用蘜音
執贄借質非　三月不解懈音　俯仰詘伸當用詘　應對字从
言作譍音　諫而無讇論語作諂音　適見于天當用讁　廛有
存焉即廛字　相彼盍旦當作渴旦　無怗懘之音說文作惉
孟子　仁从二兩儀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之以爲仁此字

今文同　義从羊美字省文謂善在我也从芉非　禮解見周禮
知古文作[illegible]矢以達遠言以揆事能巧中也亦作智知其所自
之意　信古文从心作[illegible]言出于心內外一致意小篆作信人言
豈皆實乎　不奪不饜猒此正饜足字謂甘于犬肉也加厂爲厭
厭字今反以爲厭飫字加土爲壓壓字加食爲饜饜足字茲贅
塡然鼓之塡乃塡塞此當用詩振旅闐闐字爲當　餓莩當用殍
正死人也莩乃水草　曾西蹵然說文作歗然　則苗浡然興之
當用孛正草盛也浡字說文欶乃水湧　徵招當用韶　則愁悖
悖焉說文悖乃愁意　旄倪當用耄旄乃旗飾　誅紂當从戈作
戕誅乃古責人諭詔於寺與何誅字　四端耑即發耑字端乃人

立正也端正字用之　創業當用刱謂井田爲法制之始創乃刃
傷也　晝墁說文作槾杇也今用墁蓋當說文鈇　勞之來之來
乃往來用勑音　淮濟當用濟泲解見書　徒餔歠古文餟字音
不若是恝說文作不若是忿　源源而來說文作謜謜而來
自怨自艾當用忿別作刈今借艾非　二女果當用婐　卻之爲
不恭當用却　不稅冕而行當用脫　貉道也此論語狐貉字北
狄當用貘貊爲音　拂士當用弼輔正弓也　從者之廋當作廋
从叟即叟字也今作廋非

經傳通用

宇宙寰宏容宥皆當从天字首作宇宙寰宏容宥宇當作宇寬當

作宊。仐當作雲。雨當作屚。竝从天首　朢。月滿。日月相朢望。待人歸朢怨朢　昆。日照普同也。昆弟後昆當用罤　晟。此盛衰字。盛乃盦盛也　囦。古淵字。𣶒𣶒。竝古蕭字。肃𦘬。竝古肅字。三字形意不同。楷書混作𣶒。竝非　䛊。或文盛。䄻。黍稷盛。郁。地宜禾。富有也　劑。裁量。𤆍。火劑。齌。衣下緁。䆅。稷名。𥢶𥢶。齍盛。齏。菜菹。齎。貲幣。舊多單用齊字。楷書分別爲善　齊。古文作亝。象禾麥齊秀于地之形。小篆作𠫱。楷書分爲二。遂失其義　㥿。此思患字。𢜩。此優游字。優。此優劣俳優字　臧。吏受賕。故从臣自戕爲文　墍。失也。故从臣壬賊而廉爲意　匨莊藏。脩莊草。蔽藏物　追。逐。牽追逆。蠹竝當用碫　進。此進逐字。遶。此進用字。後世以遶省门爲進用字。故進作追爲追逐字。又借追爲追琢追蠡牟追字。竝非　登。升高也。

𤼷。廾車器。𧯛。豆器名　畺。封域。𤲞。步弓正其畺界。𢐯。彊弱。竝弓強。𢐯𧔥。竝虫直。亢。勥。㢾。竝剛彊字。轉爲勉彊字。从力。楷作強。本𧔥字之誤。通用爲彊勇字。非　朩。木旁出。屮。草旁出。辥。有罪。薛。有聲。蠥。虫災。櫱。麴名。二字竝諧辥聲。櫱。木字正當用朩。甚爲簡當。孼子字當借用朩。不當用罪辥字。書天作孼字。宜單用辥。或借蠥。不當从子。黃檗。木。譬辟聲。不當从辥　寍。安。寍。寧。可。寧。所願　愍。愛。惡字。㥯。㥯。變也　臭。本嗅字。又氣味也。嫂。惡臭字。楷書失嫂。以臭字當之。後獸口作嗅。非。嗅本以臭。不當又从口也　网。此佃漁網字。加一作罔爲網綱字。网加亡爲罔無字。网加山爲山网字。楷書後以罔加糸作網。以罒加糸作網。迷其初矣　𡨄。塞向字。空填塞字。𡫳邊塞字　翌。此鳳凰字。騶皇字當借用翌望。暇皇遽。倉皇皆當用遑。今借皇帝字。竝非。蟥虫字。不當作蝗　戠。音致。謂音註于戈上而記之。識。幟。織。職。熾。竝从戈。不从戈。識與誌。幟與幟義同。織古文別作亙𠦃　敚。物小也。微。人行之微也。敳。微見也。又五音之徵。竝不當从彳。徵。聘召也。竝从文。懲。戒字从攴。有治意。从徵省聲　尚。衣敗。敝。物壞。以攴擊之。斃。死也。憋。斷也。从心从攴。爲制治意。獘。作獘也。犬即古人字。譌从犬。解爲左傳犬斃字。則鑿矣。幣。帛字从敝省文。黹。黻之爲。从文以節文相接也。黹。从攴。宜以禮幣相交而从敝。㡀字。小篆文攴二字多相誤也　埶。樹植也。从坴。高地。从

𢍁。耕耨勤勞之意。說文云。从丮从云作藝無謂。愚按周禮樹蓺。詩蓺麻。竝从丮指事。又周禮六藝學藝。竝从云。蓋百藝必入於神。云者。寬省文。言操藝者。運其神寬爲之也　建。即天行健字。健字亦善。健。人勞勉也。腱。筋骨勞也　朕。舟漏有朕字。滕。勝。縢。从朕。騰。縢。二文俱送女媵字。縢。縢。从媵　峘。桓。絙。緪。俱从亙。不當从恒　干。即干字。𢆉。音義同愆。从干屮上。羊。音稔。从干加一。辛。即辛字。从羊。辡。辨。辟。辭。辥。辤。辟等字。竝从辛。屰。音義同逆。𡴎。幸。㚔。執。睪。𡴘。圉。圍等字。竝从𡴎　夆。音義與害相似。故竝从丰。但夆爲要害義。害乃禍害也。字體與夆相似而絶不同。彼乃从文从丰。爲豐盛意　𧘪。褻。服褻。衣袖。褻。搭聚　𢑚。刑與人物。刑與人同事　植物枯朽。動物

姑奶　劵。倦怠。从力。券。契券。从刀　規矩字从夫作規。規字从
夫作規。不从矢　隽。卽儁省文　故（故）。敍（敘）。敬（敬）。姜（姜）。憝（憝）。竝从
夊　滴鏑嫡敵（敵）。竝从啇。樀（梓）。啻（宰）。亦从帝　渫瀆傲慢懶惰淫濫
靜美典。竝从女作嫖嬪嫠嫚嬾婧婬嬄婧媟嫐　辡（辨）。箆（葡）。悊（哲）。
慜奘感（戚）。悜（狂）。悄（猶）。慆（滔）。憺（淡）。怕（泊）。有从心者。不當借用　慈（慈）。
恴愍。悆（怡）。悲（悲）。怖（怕）。懣（悶）。慭（悚）。愬（怒）。懋（懋）。忼（慷）。竝古文香　匋甑。
陶字。當單用匋。陶乃地名人姓　褱裒。今用抱。乃抱持字　名号
字。當單用号。號乃虎聲　縒。此差錯字。錯乃金涂　彶。汲。没字。汲
乃取水　熄。滅火字。息乃鼻息　包。此正胞胎字。胞乃記肉吏之
賊者　躭戀字。不从耳。當从身　呼。乃鳥獸呼。人當用評　平叀。

當用遶　希（希）。羹字。从目作睎　交錯。當用交遭　然。燒火。應詞當
用嘫　稱。乃稱禾。譽詞當用嗕　衛。取周币意　鉥。此當爲抹馬
字　麾。旌旗指麾　罪罰罵罵等字。竝當从网　斯。須字。當用盨。
桃祧。當从址　侵。作字。當借鑫　吟。从金作鋆善　啼。从遞省作
嗁善　訾。責讓。貲財字不當用訾　衝。从童不當从重　津。濟渡
盡液字。不當用津　止而比之爲此。行而北之爲彼。當作彽。不當
从皮　逭。从官。不當从官　秆。不當从旱作稈　醇。醨。不當借淳
漓　徘徊。徐鉉云當借裵回　俗作徘徊非。愚謂二字亦當　怪。肴。
奎。㹸。同恢悝竝非。轉疑怪字　崁。堤也。从是非　勃海。徐鉉云。俗
書作渤非　實主字从一丏。今作賓非　拓。充拓。从石非　擾。擾

从夒非　摵。摇摵。从感非　捘。扶掖。从夜非　嵩。从屵。从山非
㛒。當从卯。乃得聲　崎嶇。徐鉉云。作碕嶇非　一丙。酒字。亞。外酉字
二字相混非　徼。發也。从撒非　睥睨。借俾倪。非　陸。敗城阜也
隊。落也。徐鉉云。隧作墜非　巏崙。作峴岩嶃巖。非　巖。肩。音避。戲。
壯士作力兒。作贔屭非　变。愛。卽紂字　謯。譙。衙。踐。桴。浰。給。會。衕
衒。焠。淬。忻。欣。訢。㧗。碎。誕。遉。謝。韻。韻。嗊。衕。術。道。遁。慣。勤。憧。憮。忰。顦。顇。
㳅寔。收。嘆。搞。迹。遷。徙。義竝同

經傳正譌終

周禮圖説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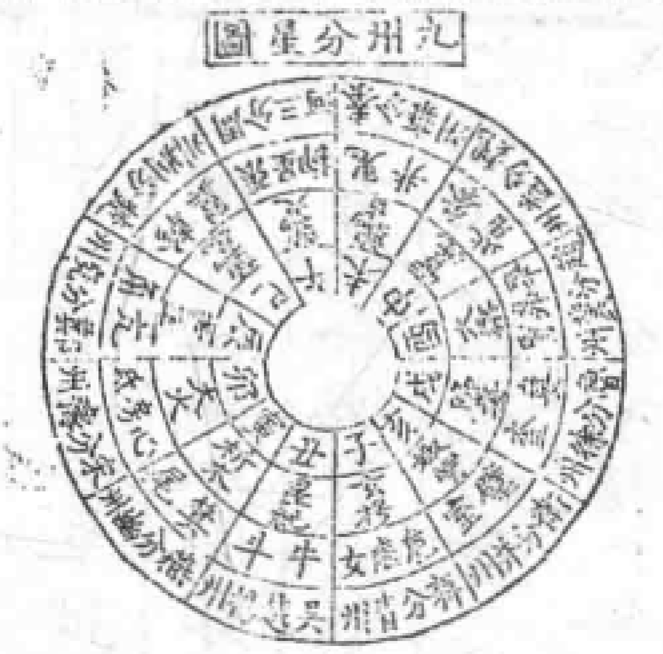
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説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為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攷經文之過也予因于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于天文位象道行于地里職方統紀于六官分合立極于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禄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復係之以説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録也今日所載昔皆未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吳人王應電書

周禮圖説上目録

九州分星　八風　十二風
職方氏九州圖　大明一統圖
六官掌王躬后宮王朝士庶子　六官咸統百官府畿內外
六官分治鄉遂都鄙侯國　六官（職式任地委積貢賦旗號獄訟）總圖
國郊鄉遂野圖　國中郊野辨
虞周九服合一圖説　虞周邦畿合一
大宰九貢禹貢合一　匠人營國九州經緯圖説
天子五門三朝圖　五門三朝説
司士治朝　朝士外朝
王宮八次舍圖　王宮八次舍説
后六宮圖　后六宮説
女宮女奚女奴辨　明堂圖　三
明堂説　明堂表　缺
親相明堂月叅　明堂賦　二
命令從逆圖　古今納言説
王會同宮舍　覲禮方明
天神地示人鬼祭祀圖　郊社義
宗廟九獻　九獻籩豆　廟祧昭穆賜爵
冢人公墓　墓大夫族葬

九州分星圖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之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卽位歲在實沈董因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爲鶉尾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淫于玄枵而禆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說者謂帑爲尾也則楚屬鶉尾可知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七年星見大辰而禆竈知宋之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說者謂辰大火也則宋屬大火可知又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稱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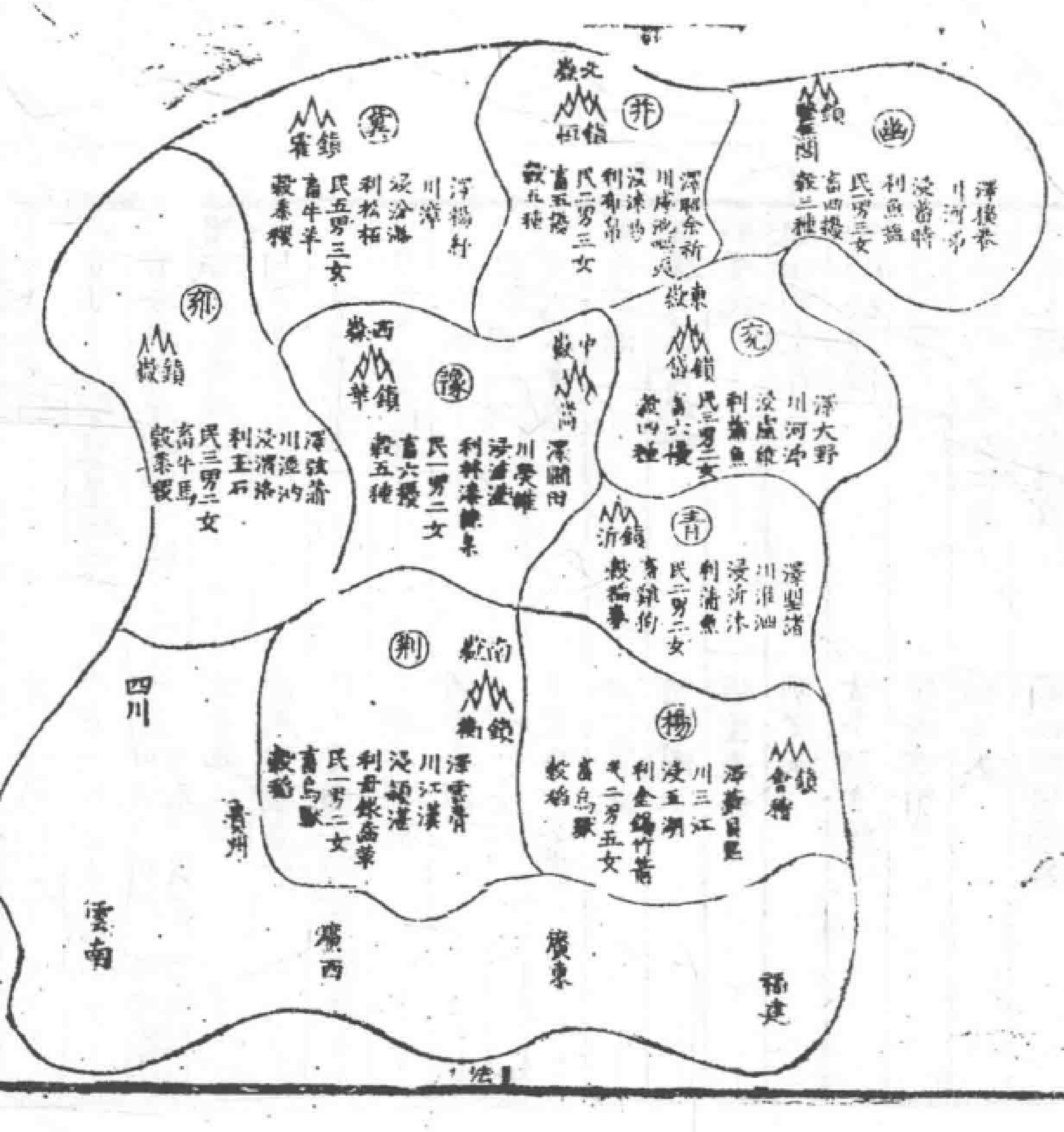
按十二次之說世多疑之謂斗牛女虛北方之宿而屬揚青奎婁胃昴畢西方之宿而屬冀也然觀唐一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爲雲漢上流下應秦蜀爲兩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鶉首之次尾箕爲雲漢末派燕淄在碣石爲北紀之終故析木爲燕分斗牛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爲南紀之終故星紀爲吳越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豈以南北之位爲拘耶故命之主祀而神格以之占候而事驗也或又謂古者封國命之主祭因爲其分野不知因其分野故命之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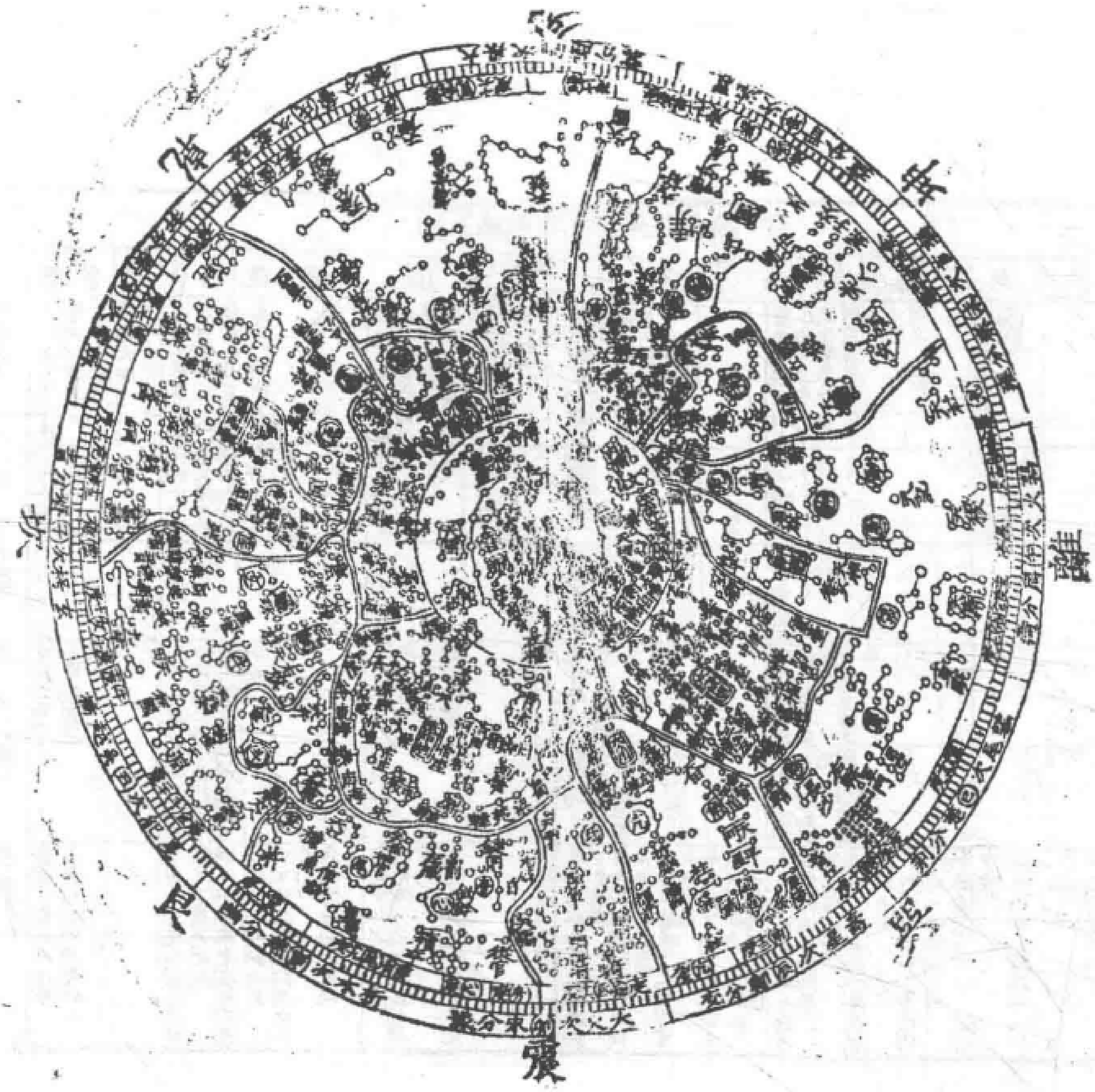
鄭註八風

通卦驗十二風

鄭註有八風而周禮云十二風者四維乾坤艮巽之風無維兼二月也

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浸利民畜穀圖


冀
霍鎮
澤楊紆
川漳
浸汾潞
利松柏
民五男三女
畜牛羊
穀黍稷
幷
文嶽
恒鎮
澤昭余祁
川虖池嘔夷
浸淶易
利布帛
民二男三女
畜五擾
穀五種
幽
醫無閭鎮
澤貕養
川河泲
浸菑時
利魚鹽
民一男三女
畜四擾
穀三種
雍
嶽鎮
澤弦蒲
川涇汭
浸渭洛
利玉石
民三男二女
畜牛馬
穀黍稷
豫
西嶽
華鎮
中嶽
嵩
澤圃田
川熒雒
浸波溠
利林漆絲枲
民二男三女
畜六擾
穀五種
兗
東嶽
岱鎮
澤大野
川河泲
浸盧維
利蒲魚
民二男三女
畜六擾
穀四種
青
沂鎮
澤望諸
川淮泗
浸沂沭
利蒲魚
民二男二女
畜雞狗
穀稻麥
荊
南嶽
衡鎮
澤雲夢
川江漢
浸潁湛
利丹銀齒革
民一男二女
畜鳥獸
穀稻
揚
會稽鎮
澤具區
川三江
浸五湖
利金錫竹箭
民二男五女
畜鳥獸
穀稻
四川
貴州
雲南
廣西
廣東
福建



六官共掌王躬后宮王朝庶子宮衛圖

	天官	地官	春官	夏官	秋官
王躬	凡盃服玄璧財用並膳 大宰 大宰贊聽治	師氏掌以媺詔王 保氏掌諫王惡 王舉則從 饎人共王六食	大司樂王大食三侑 大史會同朝覲執書詔事 王 內史　詔王治 巾車掌王之五路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 入王之大命詔灋儀 小臣掌相王之小灋儀 大馭等掌五路之馭 戎右等掌五路之右 虎賁先後王 旅賁夾王車	大司寇前王 小司寇前王而辟
后宮	王后並服玄鑑並爲 宰 內宰治王內之政令	舍人共王后之春獻穜 舂人掌女舂抌 饎人掌女饎共后六食 槀人掌女宮槀	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 掌內事有達于外官 者 巾車掌后之五路	寺人掌后宮 虎賁氏舍守王宮	司隸掌帥四翟之隸守 王宮 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 者則司牧之
王朝	大宰夫掌治朝之灋	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	內史受納訪書王命 御史數從政者	司士正朝儀之位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 大夫之位	朝士掌建外朝之灋
庶子宮衛	小宰掌建邦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 宰夫令修宮中之職事 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保氏養國子以道使其 屬守王之門外	大司樂令國之子弟 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司士掌國中之士治 諸子掌國子之倅戒令 教治 司馬以射灋辨論官才	大司寇大祭祀戒于百 族 士師宮禁

六官成統百官府畿內外圖

	冢宰治	司徒教	宗伯禮	司馬政	司寇刑	司空事
百官府	冢七大事並大宰掌三歲大計羣 其他官從之 吏之治而誅 百官府聽其誅賞 並由大宰	司徒主民數民並職系令六鄉遂大夫 由司徒 之吏皆自其 教濟比濟並司徒教事掌鄉中 爲主六鄉受法 於鄉郊鄉大 家九比之數	宗伯之事並宗伯頒祀于邦邑 爲上相冢宰而下 並不得先 禮樂之事並爲春 官 大史掌灋以詔官 府之治	辨政論才大射司 馬爲主 軍旅之事大司馬 爲上將冢宰而下 以次爲副將	誓戒群臣並約大 事前王並由大司 寇他官不得參 刑罰並爲秋官	役事致功並司空 爲主
六鄉				簡稽鄉民	鄉士掌鄉刑	畿內鄉遂都 鄙溝洫水役事 並屬司空
六遂				司勳掌六遂 賞地	遂士掌遂刑	
縣	建長立兩由 大宰都鄙並 同	凡爲邑者以鄉大夫致濟 四達溝其功于司徒致于 事而誅賞廢所治之國 與之	家宗人 頒祀于都家 大史掌則逆 都鄙之治	家司馬 量人造都鄙	縣士掌縣刑 朝大夫掌都 家之治 家士掌家上 治	
都			都宗人	都司馬 掌固造都邑 治其固與其 守	方士掌都刑 都則掌都八 則 都士掌都治	
邦國	建牧立監並由大宰 司會周知四國之治	大司徒凡建邦國主其社 稷正其畿疆之封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 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小司徒大比受邦國之比 要 縣師掌邦國之地域	頒祀于邦國 內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 治令 大史掌六典逆邦國之治	大司馬以九畿之職施天 下之政職 司士凡邦國三歲稽士任 而進退其爵祿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 天下之地 合方形方訓方匡人並主 淸天下之兵 邍人掌天下之塗數	小司寇憲掌憲布于四方 而憲掌憲邦之刑禁 訝士掌四方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 大行人掌諸侯王事之禮 小行人書邦國之故 行夫象胥並主天下之治	四瀆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 延待之禮 大封世執其功

六官分治鄉遂都鄙邦國圖

太師公　太傅公　太保公

天卿	地卿	春卿	夏卿	秋卿	冬卿
六卿各致其屬官之治致于冢宰	六鄉鄉遂大夫各主其民而致濟于司徒	六鄉都家宗人各主其禮而總于宗伯	六鄉都家司馬各掌其兵而聽于司馬	六鄉鄉士遂士各主其刑而正于司寇	六鄉六遂各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里

六鄉　六遂　甸　稍　縣　都　侯　甸　男　采　衛　要

陝以東周公爲伯主之

陝以西召公爲伯主之

鄉老　二鄉公一人

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

各掌其鄉無事爲師當有軍制以提挈振舉有事爲帥民盡其能

六官王畿賦式任地委積質劑旗號獄訟圖

大宰九賦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九式	賓客	稍秣		工事	匪頒	幣帛	祭祀
載師任地	廛里 場圃	近郊	遠郊	公邑甸地	家邑削地	小都縣地	大都畺地
征賦	國宅無征 園廛二十而一	十一	二十而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里以恤民之艱阨	郊里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質人質劑	國中一旬	郊二旬		野三旬			都三月
司常旗物		州里旟				縣鄙旐	師都旗
司馬號名		司常州里各象其名　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　家以號名		縣鄙各以其名	
秋官掌獄	鄉士掌國中 附郭民與國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		縣士 掌甸稍縣都公邑故曰縣士		方士 掌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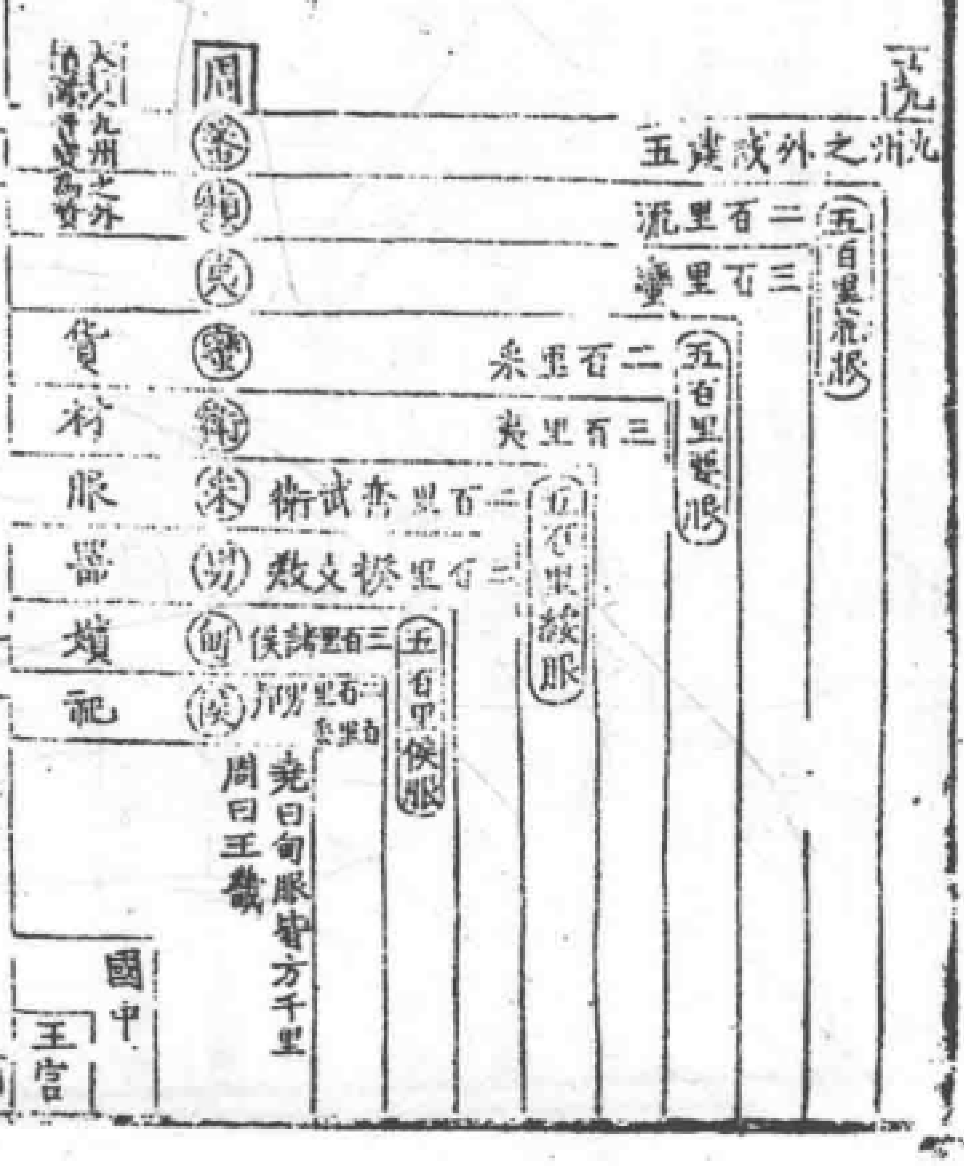
國郊鄉遂野圖

大宰九賦	邦中之賦	四郊之賦		邦甸之賦
載師任地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以場圃任園地 皆國中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即鄉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即遂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里以恤民之艱阨 里當作閭	郊里以待賓客 遂乃遠郊故稱郊	野鄙以待羈旅 以甸爲野
秋官掌獄	鄉士掌國中 附郭民與國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掌四郊 原係遠郊之地	縣士掌野
賈疏		三郊（鄉乃近郊故稱三郊）	三遂	

國中郊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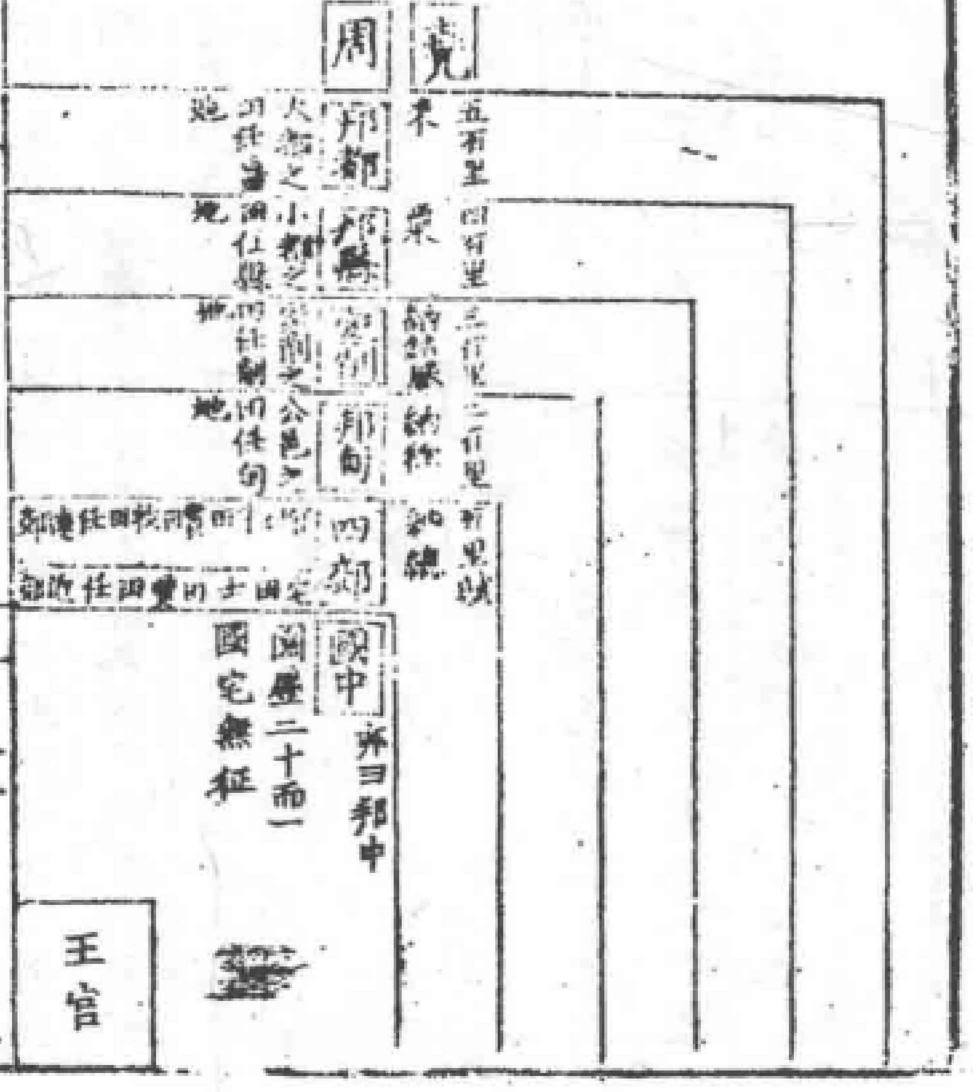
經傳所稱國中邦中四郊鄉遂近郊遠郊野等地名多錯互唯比而觀之自可見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國宅無征此則國中正名太宰又謂之邦中也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其下即稱公邑則知近郊爲鄉遠郊爲遂其義甚明遺人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即國中鄉里以恤民之艱阨即六鄉郊里以待賓客即六遂野鄙以待羈旅即甸外故知曰邦中曰鄉曰遂曰野界限亦甚明若秋官鄉士掌國中則以鄉爲國中遂士掌四郊則以遂爲郊縣士掌野則自遂以外之稱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郊在遂上則以鄉爲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以鄉爲國中遂以外爲野蓋六鄉者附郭之民與國中同故鄉士稱爲國中民居稠密可井者少故孟子亦稱爲國中以其原係近郊之地故費誓又謂之三郊也六遂本遠郊之地故遺人以遂爲郊里秋官遂士以遂爲四郊也以鄉對遂則遂爲野故遂人云掌邦之野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以遂對甸則甸在郊外爲野故縣士又云掌野也大抵鄉爲近郊在五十里內兩邊計之共一百里遂爲遠郊在百里內兩邊計之共二百里此外甸稍縣都各有里王畿四面各五百里合之爲千里稍縣都皆公卿大夫采地內各有公邑同于甸地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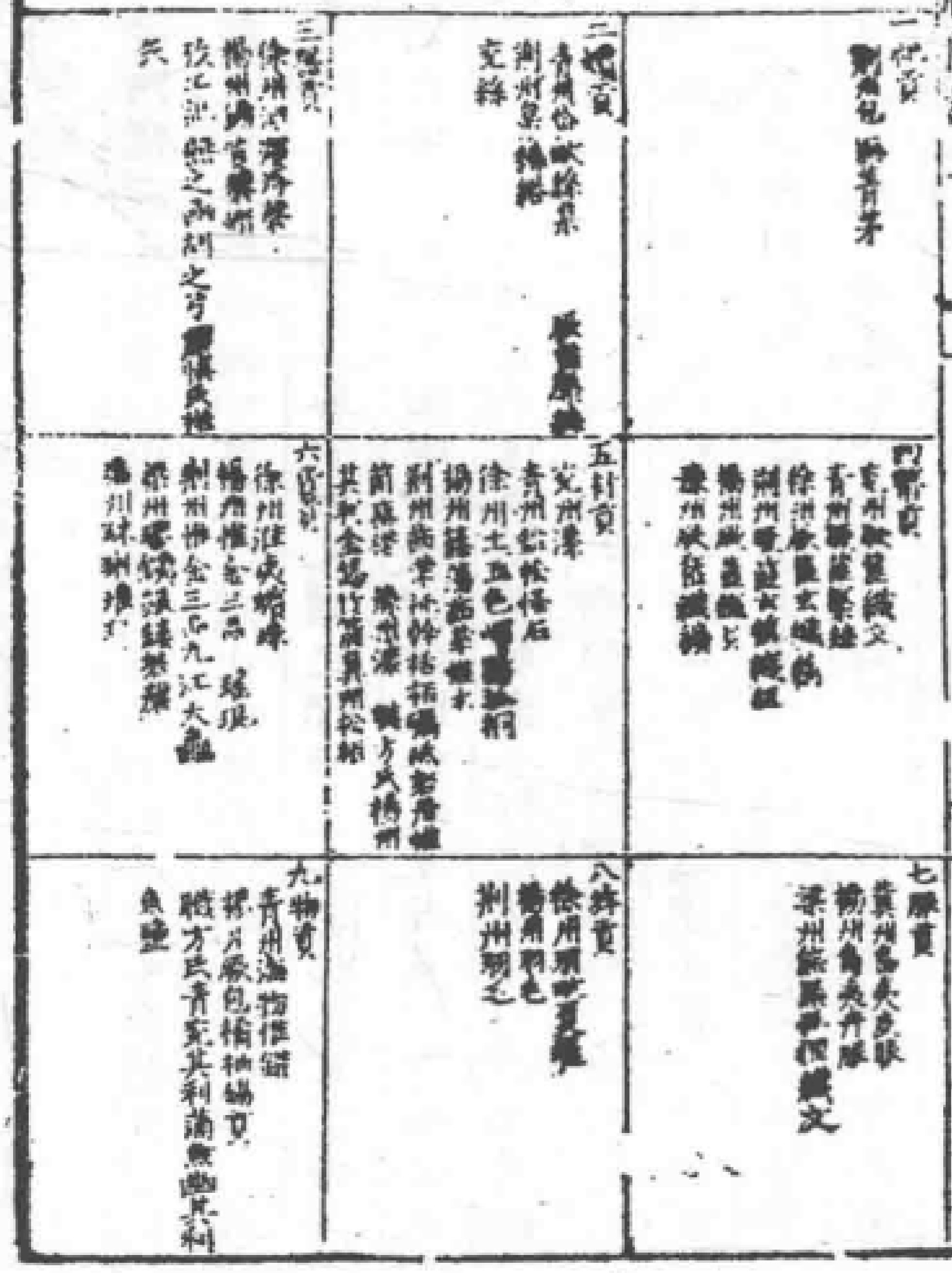

周
蕃
鎮
夷
蠻
衛
采
男
甸
侯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貨
材
服
器
嬪
祀
九州之外戎狄五
二百里流
三百里蠻
二百里蔡
三百里夷
二百里奮武衛
三百里揆文教
三百里諸侯
二百里男邦
百里采
五百里荒服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侯服
堯曰甸服方千里
周曰王畿
國中
王宫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爲一耳堯制通王畿爲五服曰甸侯綏要荒各服内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一千里故爲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大行人夷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寶爲贄禹于九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畧又無不同也讀者自殊之而謂周公作大土宇不亦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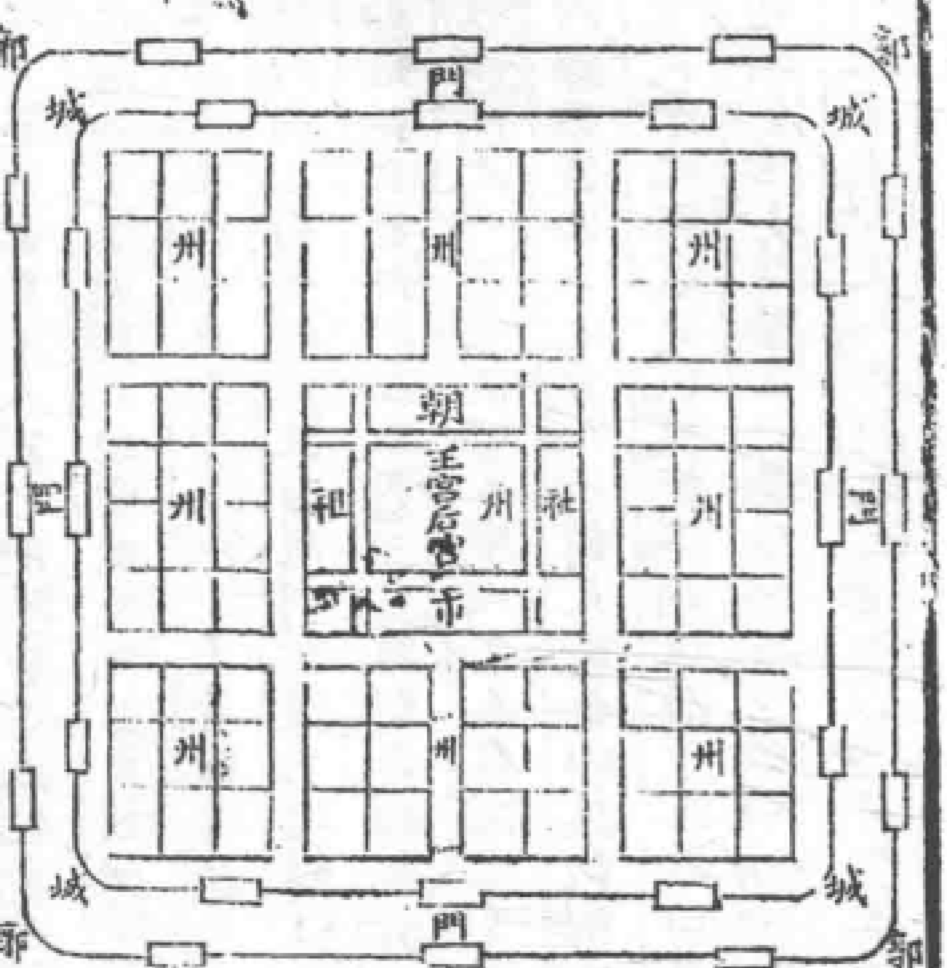
虞周邦畿千里合一圖


堯
周
邦都
邦縣
家稍
邦甸
四郊
國中
五百里
四百里
三百里
二百里
百里
粟
納秸服
納銍
納總
國宅無征
王宫

大宰大行人九貢合禹貢圖


一祀貢
二嬪貢
三器貢
四幣貢
五材貢
六貨貢
七服貢
八斿貢
九物貢

營國九州經緯圖


郭
城
門
州
朝
王宮后宮
祖
社
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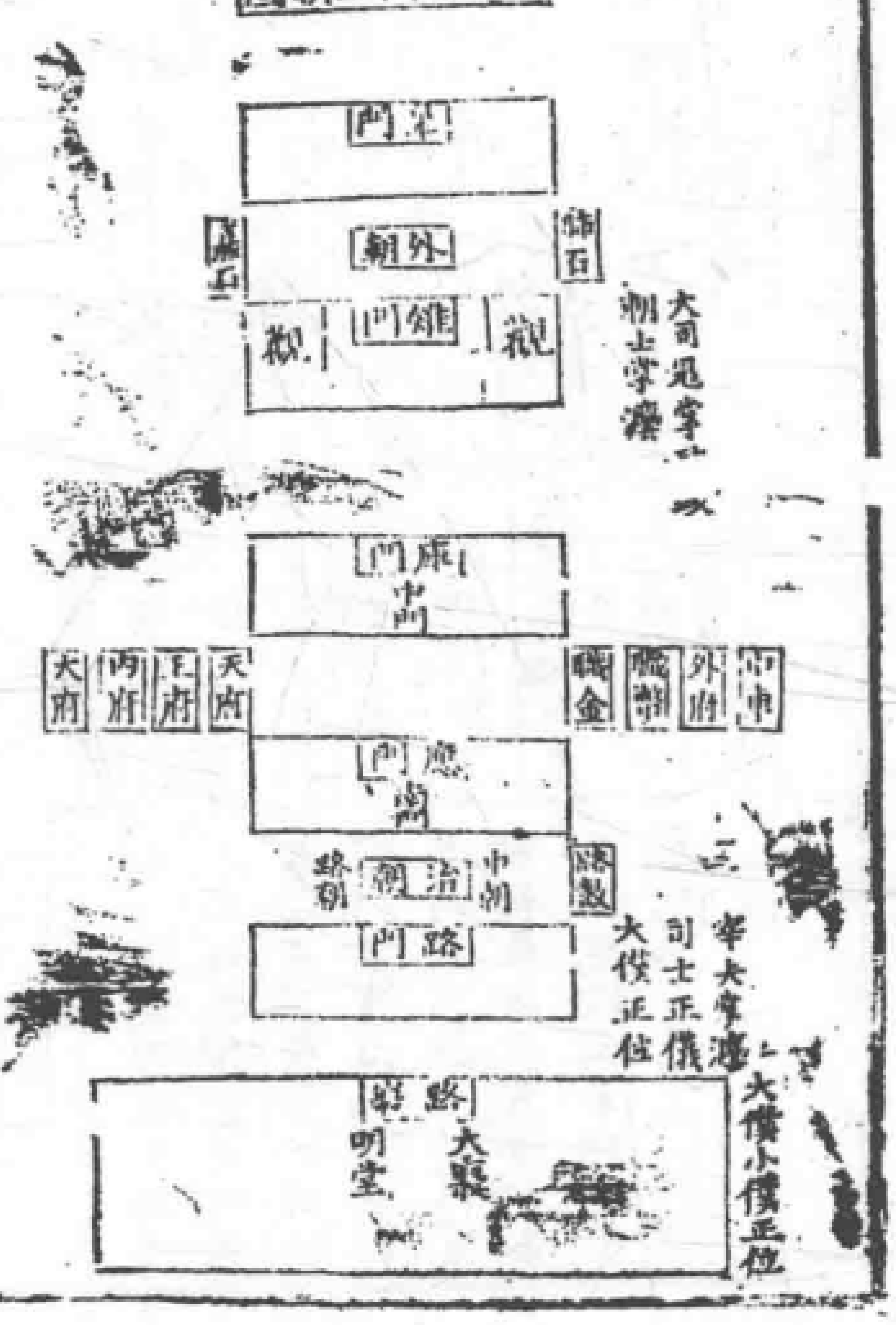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市朝一夫

賈氏典命疏曰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

按每旁三門城郭各十二門城內從横大道各二界爲井字中之州有九其餘道涂九經九緯各有區域中爲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凡制禮大物不過十二賈氏之說得之匠人云九里蓋有闕誤不足爲據然所謂十二里者必以直計四面皆如其數然後可以容百官府之次舍賓客之旅寓工商之廛肆苟以方計之則每面止三里尚足爲王者之都乎

天子五門三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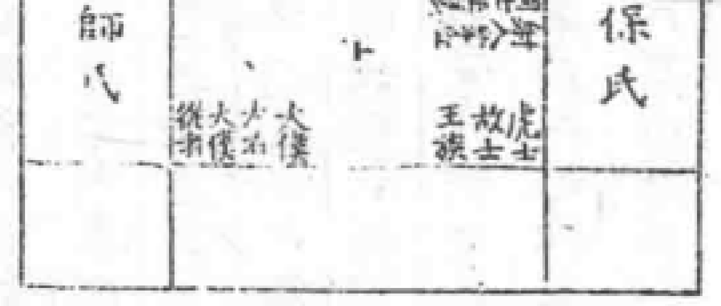

皐門
外朝
嘉石
肺石
雉門
觀
觀
大司寇掌外朝士掌灋
庫門
中門
大府
內府
玉府
天府
職金
職幣
外府
泉府
應門
路朝
治朝
中朝
路鼓
路門
宰夫掌灋
司士正儀
大僕正位
路寢
明堂
大寢
大僕小僕正位

五門三朝說

天子五門之制解者不一○唯先鄭氏云皐雉庫應路最爲合宜今以經傳參定而釋之○詩乃立皐門皐門有伉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所謂郭者非城郭之謂乃王宮之外垣也皐之爲言高也遠也以其最遠于王宮也○次二曰雉門有門則有觀故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觀主縣灋故曰象魏雉爲外朝正宜在外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司寇聽獄弊訟于朝皆以其萬衆所在也雉之爲言治也亦取文明之意○次三曰庫門以其于內有府藏故以爲名府藏宜在內故在雉門之內以其五門之中故亦曰中門也○次四曰應門詩乃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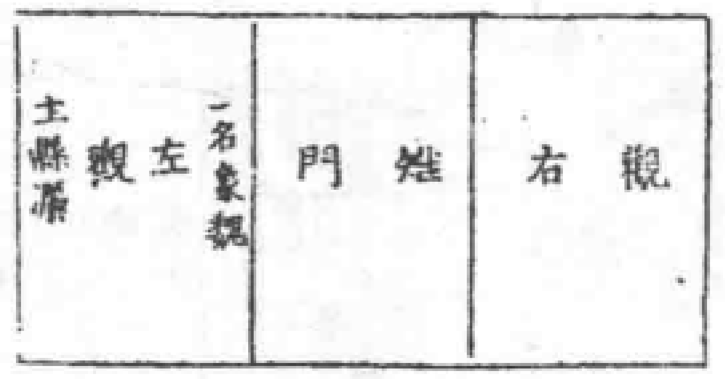
應門應門將將毛氏傳曰王之南門曰應門爾雅亦有正門即天文端門之謂也蓋內爲路寢之門其外爲庫門不可以無限隔故其間爲此門也春秋襄二十年新作南門明堂位曰魯之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諸侯殺于天子有庫治路而無皐應至此而僭應門之名故曰新作書顧命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蓋自東宮而來也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亦即此門蓋聽朔誓郊皆大事故特重于常朝而居此應應之爲言和也又以其居此而應治也○次五曰路門以其爲路寢之門故亦曰寢門天子日視朝于此故曰治朝宰夫掌治朝之灋大宰王眡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等在路門之左右大僕前王正位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皆謂此也畫虎以爲威亦曰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五門至此而終故曰畢門書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蓋陳儀衛于路寢故二人在路門內向上而立也其外即應門故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立應門之左右蓋王自路寢受顧命出立路寢之門故云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皆入應門之左右而立于路門之外也○其內即路寢路大也宮人所謂大寢也以其向明而治故戴記云明堂天子之路寢是也視朝畢則退居于此故曰燕朝大僕王視燕朝則正位小臣掌王之燕服位即此以其在治朝之內故曰內朝司士大僕前王入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皆謂此也

司士治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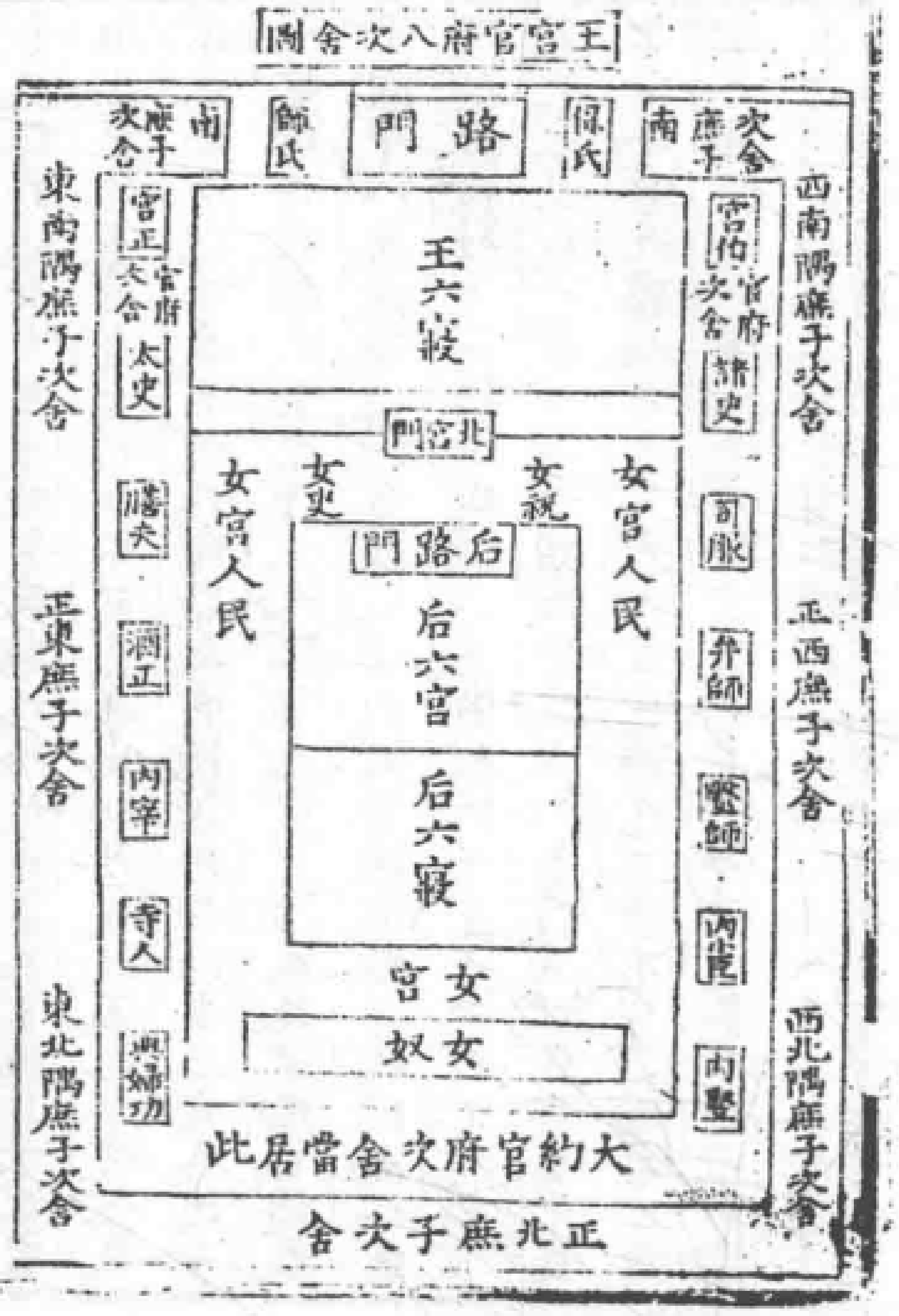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朝士外朝圖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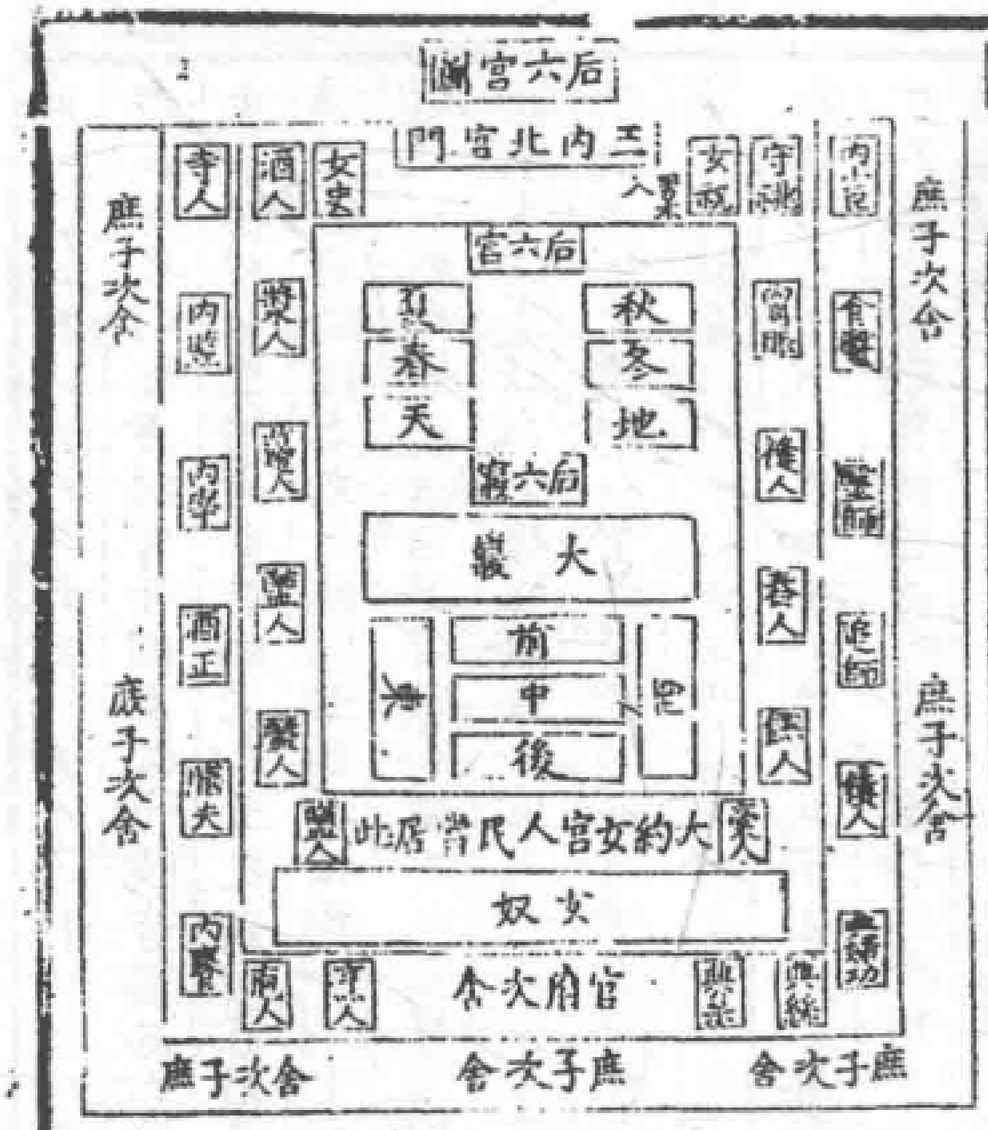


王宮官府八次舍圖

西南隅庶子次舍
次舍庶子
南
保氏
路門
師氏
南
庶子次舍
宮伯次舍
官府
諸史
司服
弁師
醫師
内饔
内豎
王六寢
北宮門
女祝
女史
女宮人民
女宮人民
后路門
后六宮
后六寢
女宮
女奴
大約官府次舍當居此
正北庶子次舍
西北隅庶子次舍
正西庶子次舍
東南隅庶子次舍
宮正次舍
官府
太史
膳夫
酒正
内宰
寺人
典婦功
正東庶子次舍
東北隅庶子次舍

王宮八次舍說

仰觀乾象中垣紫微天子之寢居也上垣太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工商之肆兼王畿之内也故周公營國中爲寢居前朝而後市取象于三垣也寢居有王宮后宮之別王之居處官人掌之后之政事内宰掌之而其宮垣之外宿衛巡警之事在紫微則爲周垣十五星極于嚴密其在周禮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者寢居四正四隅共爲八方令士庶子居之蓋使世臣子孫平居則與王及世子相親有事則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專爲宿衛而設也宮伯長之宮正云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若内宰内小臣寺人内豎酒正典婦功等職皆在后宮之旁膳夫醫師司服弁師師氏保氏次史諸史等職在路寢之旁又如司士諸子虎賁大僕等職皆在南門之旁天府大府玉府職金等府皆在庫門之内各有涖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内外夾拱不衛之衛也皆宮正掌之夫王宮后宮之中有官府男女執事之人寢居之外爲官府次舍其外爲士庶子之次舍各有夾道爲行夜之往來又其外爲民居官府者若今之大人君子享高爵厚祿者也士庶子者即異日之大夫士也使之内外護衛豈惟患難足以相守哉妖邪亦無從而興也後世務豐其屋而唯充以宦官宮妾至其衰也爲妖祟之區要不行周官王宮次舍之灋耳



后六宮圖

三内北宮門
閽人
女祝
守祧
内小臣
女史
酒人
寺人
庶子次舍
后六宮
夏
春
天
秋
冬
地
后六寢
大寢
前
中
後
東
西
漿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内豎
内宰
酒正
膳夫
宮人
食醫
醫師
追師
屨人
縫人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大約女宮人民當居此
女奴
官府次舍
庶子次舍
庶子次舍
庶子次舍
庶子次舍
庶子次舍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女史逆内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世婦每宮卿二人掌女宮之宿戒量人營后宮

后立六宮說

舊說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曾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傅保姆敎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獻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祝史等事夏掌政

令及拜爵救日月等事秋掌典刑及刑女等事冬掌絲枲宮室器用北器等事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于后贊理內政猶三公之于王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常

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于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春官復立世婦一官每宮以卿大夫士之妻詔相其禮事擇國中婦人習禮儀辨器數善酒漿熟女工者爲祝史酒漿春扰饎稾及縫人之女工世婦之府史等人皆有德器主指揮叙次諸宮女其少才知而朴實者爲奚主以力服役宮中大約如庶人在官者則臣民婦女之賢能者得以効用于后之左右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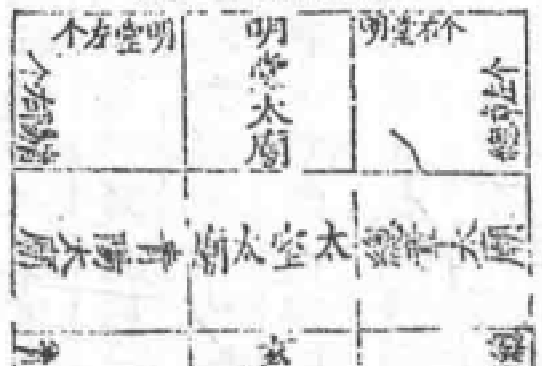
宮之禮濠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遠于天下也或疑卿大夫士庶人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王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皆至王之六寢九嬪云各帥其屬以時御叙于王所是也故詩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王之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也然則外命婦等至后之六宮又何嫌耶

女宮女奚女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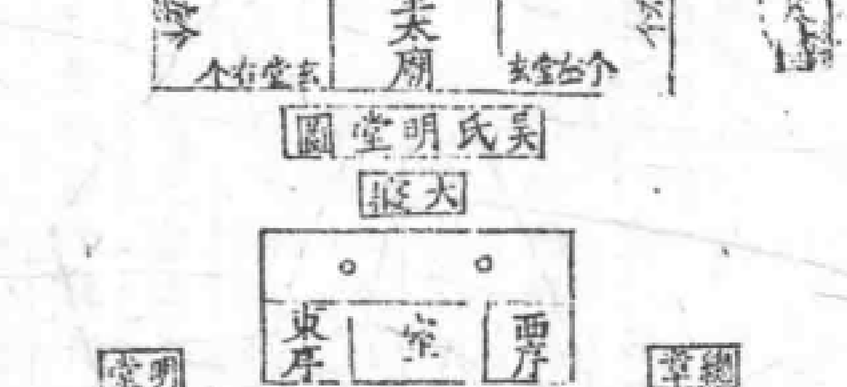
按天官有酒漿籩醢鹽地官有舂饎槀縫人之女工主給中饋奉齍盛縫衣裳皆門內細密之事祝史主贊后夫人禮事守祧主聚祖考之精神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官並貫之以女若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之賢而善于其事者以供職其次者爲奚少才知之稱亦用之以供役然必使有什佰大約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其與王之女御異者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于王女宮卽女奚之衆故不係之于王必領之以奄者以后夫人致禮使通內外之令爲宜也舊說以女及奚爲女奴非也夫婦人犯罪婦僻常居七

入雖士師聽之必于勝國之社閨闥百姓尚不使之闚豈可使入于禁中雜于女宮近于嬪婦識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于舂槀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是奚之與奴名自不同止于舂槀則其他職事未嘗得與安得執禮事而爲宮御世婦女御祝史等之役終于此而永不得配合人道苟若奚之得有出入而司暴氏司牧之則不得爲幽閑矣況舂事煩勞故使執其役而以奚五人爲之指揮統治若饎事之精潔非彼所得與故設有奚四十人也若必以奚爲女奴則豈以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祭祀賓客之至潔敬而其熟食乃造于不良污穢之手必無是理始末之思耳

鄭氏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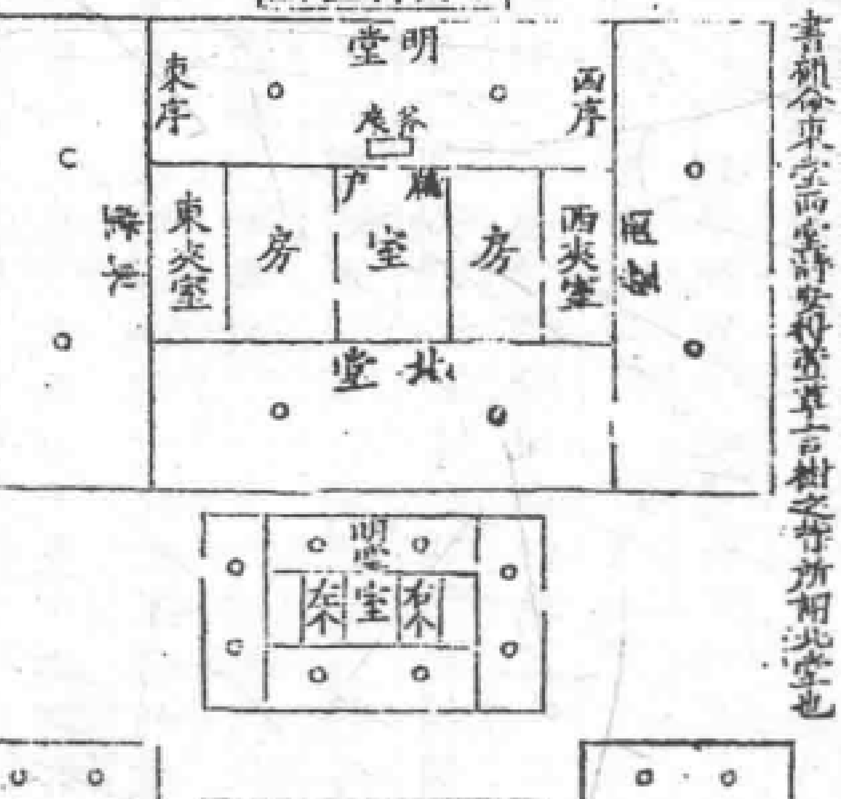

明堂太廟
明堂左个
明堂右个
青陽太廟
太室
總章太廟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玄堂右个
青陽左个
青陽右个
總章左个
總章右个

吳氏明堂圖


大殿
東序
室
西序
明堂
總章
東夾
室
西夾
後殿
東房
大室
西房
青陽
玄堂

書顧命東序西序詩斯干西南其戶言樹之者所謂夾室也

今定明堂圖


明堂
東序
西序
戶
牖
東夾室
西夾室
房
室
房
北堂
青陽
總章
明堂
中央室
玄堂
東夾
室
西夾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皆在房之東西制同名異有室謂夾室即顧命所謂西夾南嚮是也

明堂圖説

明堂居者雜見于經傳而其制則未有全文先儒紛紛之説以其不通融會悟而妄增臆見古義益晦愚嘗悉參攷經傳所載虚以求之則無不可通而亦無不可行也周禮宫人掌王六寢之修謂大寢一小寢五合而爲六禮記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故路寢者天子之常居即大寢也禮記月令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居大室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以爲天子之常居故知周禮六寢當有此等之名也周禮攷工記曰周人明堂五室謂之五室者即五小寢也是故宫人但言六寢觀于月令而後得其爲青陽總章等名玉藻但言路寢觀于攷

工記明堂五室即知其爲明堂月令但言青陽總章等名參著其爲天子四時之居則知其爲路寢之五小寢故路寢明堂實一居而二名無疑也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亦天子受朝之常位也然其所設夷蠻戎狄之位則有四門與路寢之門不同何也蓋此乃天子會諸侯于郊外與不巡守而殷見諸侯于東都之位也故曰王者布政之宫非若王宫之有后宫故四方之門與寢居不同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以爲居而又以爲廟不幾于神人雜糅且祀天地必于郊以達天地四方之氣唯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未有祭天神而于室中者無乃非聖人之言乎古之祭者有毛有尸

故四圭有邸者所以祀天帝于壇者也若迎尸則不可在壇故于明堂行之豈祀天而可于屋乎然則郊而祀天其迎尸亦必于明堂今于祀后稷稱郊于祀文王稱明堂者特互文耳蓋四郊之地皆有明堂而布政之明堂必附于四郊一以受諸侯之朝一以爲迎尸之祭國中制備故廟朝異處國外制畧故廟朝同所豈專爲祀帝于此而設如或者所謂飛樓椅閣上圓下方等附會不經之制哉至于孟子所稱明堂何爲者也此巡守于天下聽政之所其所營如寢居之路寢故方岳之下必有明堂不止于齊也時值四仲在國則舉祀五帝之禮在于四方各隨所在而柴于上帝其殷國則郊于東都其在四方之柴也亦必以文王配召誥用牲于郊

牛二是也然則四方祀五帝之祭亦必迎尸于明堂矣攷工記復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是后宫六寢亦如明堂之制矣大抵明堂者不過周人居室之常其在王宫則爲路寢在后宫則爲内寢皆謂之寢以寢息得名其在郊外則以路寢爲布政之宫其在四方則以路寢爲行宫皆謂之明堂以向明而治得名自漢迄今儒生議明堂者衆矣唯顔師古云究其指歸實布政之宫又云固是王者之常居最爲得禮之旨但云既在臯庫之内亦何復于郊野此則見其一不見其二者也夫明堂之名既無可疑但其制則有可言者鄭氏謂中央爲大室四面爲九室通融爲十二而易其名深有可議蓋以孟季之月而居于一隅既已偏側不正以一室而易

爲二名又何牽合不倫且堂室幽明異制今每月居一室若以爲堂而施階楹則不便于平居以爲室而有戶牖則不可以聽政況王者向明而治三季不得向明而冬之向北猶非人之所堪此誠不與吳氏據六寢之說以謂王大寢一在前聽政小寢五在後宴息其五寢則一居中而四居四角頗爲有理但所謂明堂者以其在前故曰明玄堂者以其向北故曰玄東屬春生曰青西屬秋收曰總今若偏于一隅而又皆取南向殊失命名之義且五寢一向亦非平居之所宜以愚觀之二說皆有所當但各有所不通耳鄭氏謂四方之向者蓋自古相傳之說必有所本但失大寢小寢之制以大寢一廟析而爲十二月之居則非吳氏以爲五寢者出于

經文是矣而總爲一向則非愚因各取夫二說之勝考之諸經而不繆合之人情而宜者定之如右周禮云掌王之六寢之脩大寢一每朝聽政之所在于五寢之前五小寢者乃四時便居附于大寢之後故總謂之明堂也其規制青陽明堂則宜清明洞達總章玄堂則宜温煖奥窗其用器在青陽明堂者則疎達高粗在總章玄堂者則廉深閎奄其車旗服食居青陽則以蒼居明堂則以赤居總章則以白居玄堂則以黑居大室則以黄隨其時而居之則利用安身無所不宜而凡月令所載可以推之而無不通矣蓋王者之車旗服食器用其奉祭祀臨百官皆有降殺等級故不可拘以四時此則平日順因其時而並行而不悖也其向則青陽向東

明堂向南總章向西玄堂向北必取向于四方者以受四時之方氣也若其堂室房戶之制則皆前後左右四面有堂其啓闔則爲四垂蓋人之情性貴有所適故或勞形作事則居于堂或韜光潛神則居于室而其堂必四面爲四方之向者四方風氣之至有正有邪四時皆然清明和暢則宜就之乖戾昏塞則當避之如夏月多南風固當向之然亦有北風或東西者則就南堂反非所宜冬月多北風固當避之然亦有南風則就北堂反爲所宜又如夏月人情多欲就清涼而亦有欲閑窗之時冬月人情多欲就温煖而亦有欲宣暢之時不可以一例拘也故五寢必皆如此之制然後幽明温涼靡不得其所以五室合而觀之則略如鄭氏之圖但不

分聽政私居之所故誤以五小寢合于一大寢耳夫如右之制則一寢可以四時居之而必爲五者蓋宸居與諸侯而下不同必四時有常居器物有定在各得夫濠象之合然無事移易而備物所以爲帝王之居也又嘗觀攷工記明堂之度東西之廣不過九筵南北之深不過七筵室之廣二筵堂之崇一筵便而無空居華而無費財非有宏麗難與之工故四郊四方隨在營建而不病于民也自秦人竭四海之力以爲土木之工漢室因之不能頓削後世遂習以爲常務于侈自壯觀且雜以夷狄穹廬之制皆爲一直洞達而無幽明濠象居之不宜復營離宮別館以安其身正室反虛而無用此何理哉間有好禮之君欲復古制柰典籍散逸既無可

據世儒各持臆說詭異怪誕愈不可憑孰知先王之制平易安利若此且因望秩于山川而封禪之議起不知望秩即祀帝于方岳之餘因視學于澤宮而辟雍之說興不知學宮亦因明堂而殺其制凡諸禮文皆以常爲怪以易爲難使人厭聞駭覩師心自用者遂欲一掃古禮而務簡是趨先王之道不行于後世者亦諸禮家之過歟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秉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灋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灋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灋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灋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范文正公明堂賦要語

三代以還智者閎閎諸儒廉惕譏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于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憫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洽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曰敬曰思思之何也萬微存

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于鷄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于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瘝瘵而百辛故聖人之實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恥惟下武之大寧亦省鉬于干戈取諸豫于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于皐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隱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于誠衡然後見天下齊于無體和于無聲龐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緜緜無反無偏浸浸澤以咸若樂鴻化于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臣請致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横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

明堂賦

宋廬陵羅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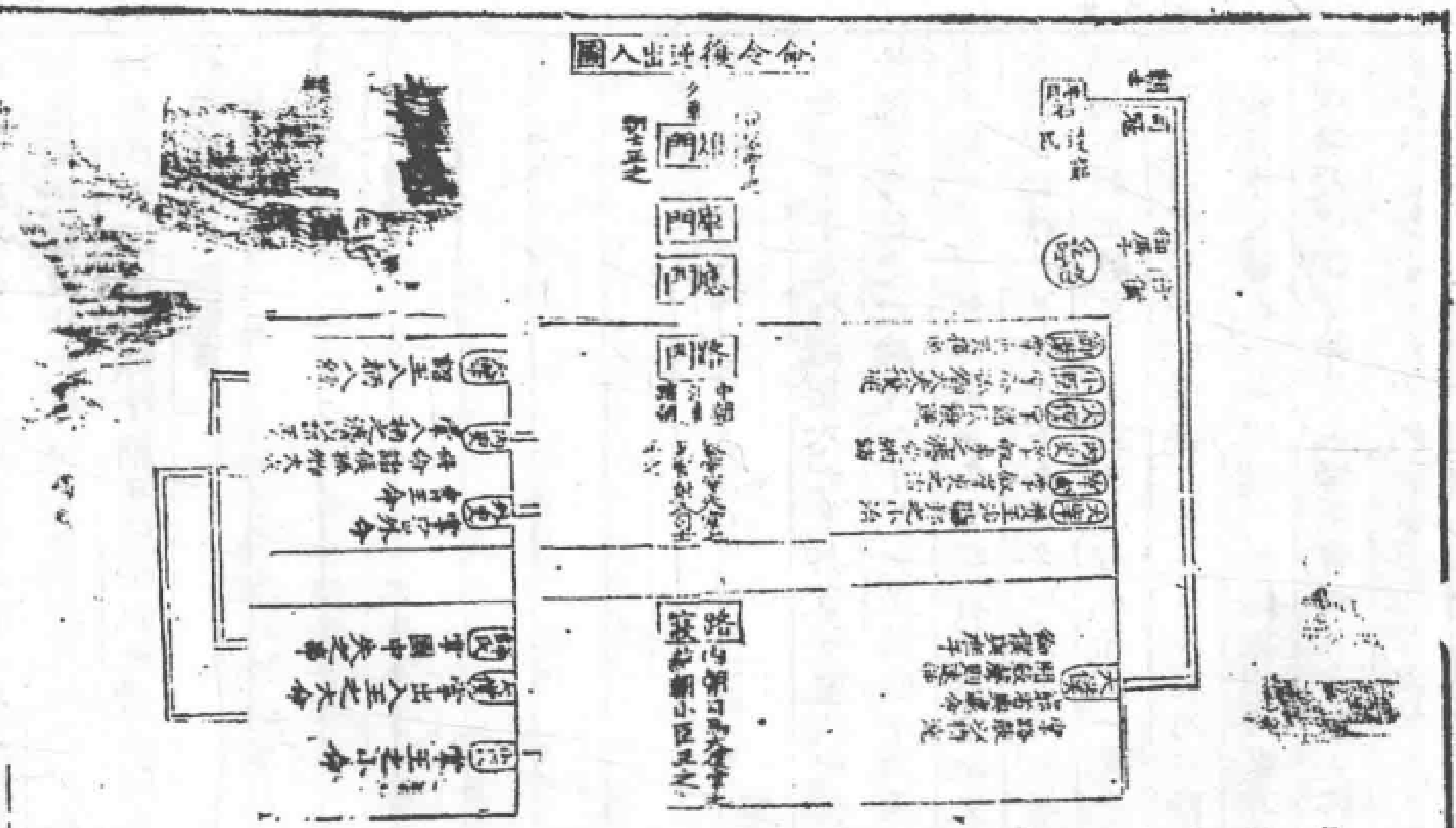
大哉明堂乎造權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于范文正詩昉于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乎敷宣然而衆前各喙竊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記禮已具左个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數至于大戴乃混辟廱而爲一暨乎蔡邕則合大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黷死生錯雜囚俘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讖説逞芽炎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别者大橋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豈三侯

辟雍太廟在其制皆與明堂爲之此處考據極是

[illegible]室象雉[illegible]路門為[illegible]門為中長即明堂[illegible]

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户八牖又名中朝魯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糾噫是未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証之于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註乎蓋古之宫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弦誦享射與夫饋酳選舉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攷工記而參詳燦然可証豈云荒唐夫所謂象木即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即月令之總章玄堂者即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乎古者制度多取于井豈惟都邑與土疆王后宫室蓋莫不然故凡言明堂者取其向之南而估之離乎下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若乃度筵度几曰脩曰廣可隨當代之制豈必寥然曰必古之是倣方今書文混一治象明兩三年大比而興賢萬邦効職而來享臨雍拜老郊廟格饗鹵簿之儀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

命令復逆出入圖



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內史掌八柄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掌書王命遂貳之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外史掌書外令　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　掌諸侯之復逆　掌路鼓之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小臣掌王之小命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

古今納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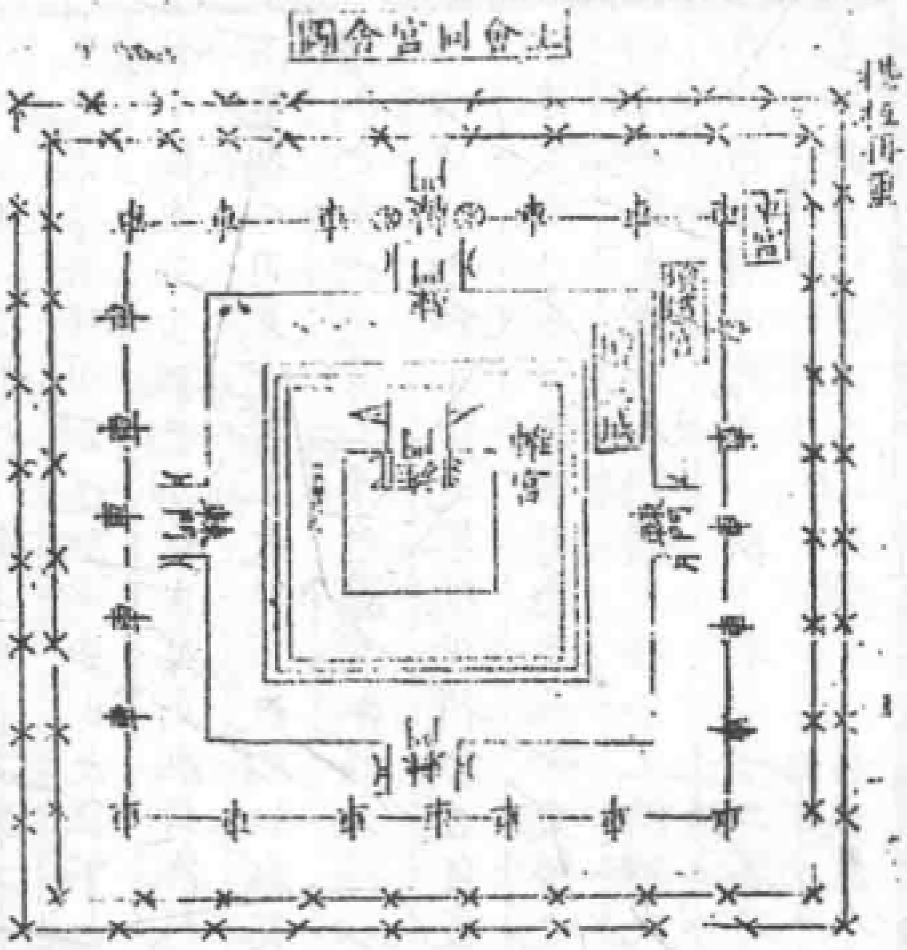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德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蔽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亡之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虞事簡二者總爲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大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羅否以灋國而獻可替否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

畢下大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否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詔書是也凡臣下之有復逆者大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灋正之矣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灋糾之矣內史掌叙事之灋受納訪又得以大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荅問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治則宰夫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有以知周制之詳矣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告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大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寧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大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叙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掌叙事之灋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閒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而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

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寧其掌握可不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公至正之灋凡有章奏宰夫省詳各盡所見呈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于天子謀謨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天下之治出于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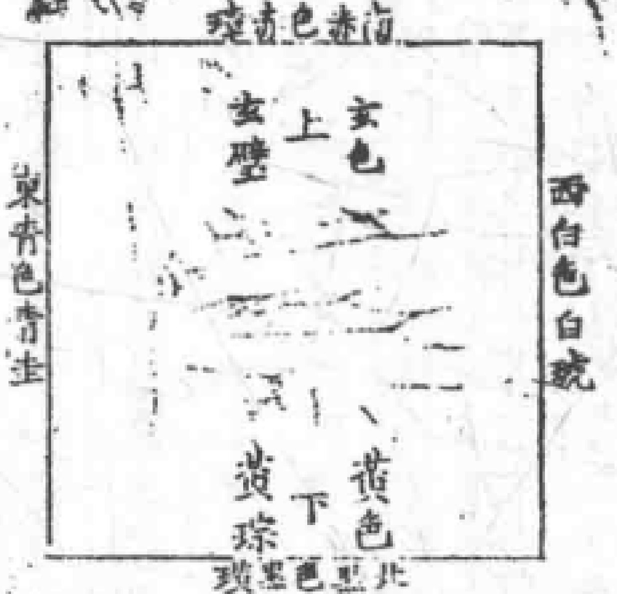
又按大僕正治朝之位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灋以贊小宰小宰掌宮刑以贊大宰凡復逆大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大宰凡命令大宰平章于寺諸史而宣之于大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

王會同宮舍圖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蓋出命則有帷宮帷宮之基爲壇壇之下有壝宮壝宮之外爲車宮又其外爲梐枑至尊所在重重擁護慮出萬全如此

覲禮方明圖



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誤）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

愚按圭璧二字誤蓋上璧下琮

天神之祀

大祀

郊　祭天南郊每歲冬至行之

四時常祀

春　迎春東郊　祀青帝　寅賓出日　夕月　風師　迎暑　出火　祈穀于上帝　巡狩柴于岱宗

夏　迎夏南郊　祀赤帝　祀黃帝　致日　祭暑　大雩帝　禜　柴于南嶽

秋　迎秋西郊　祀白帝　寅餞內日　夕月　雨師　迎寒　內火　大饗帝　柴于西嶽

冬　迎冬北郊　祀黑帝　致日　司中　司民　司命　司祿　享司寒　祈來年于天宗　柴于北嶽

非時祀

虞舜類于上帝　湯告于上天　武告于皇天　周公祭成周用牲于郊　太師類于上帝　國有大故旅上帝　大裁禱祠于上下神祇

地示之祀

大祀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四時常祀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羣立社

春　元日命民社　祈穀于方社田祖　四坎壇祭四方　祀戶　大田以八蜡饗祭社　巡狩望秩東方山川

夏　禜水旱　祀竈　祀中霤　望秩南方山川

秋　報社稷　祀門　羅弊致禽以祀祊　望秩西方山川

冬　大蜡　大割祠于公社　祀行　祀四海川澤井泉　望秩北方山川

非時祀

大師帥有司立軍社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大會同宜于社及行釋奠　有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海神祇　國有大故彌祀社稷禱祠　國有大災令國人祭　祭兵于山川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

郊社義

郊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冬至一陽生而郊此祭天之正祭也以其在郊外南方之圜丘故名之爲郊四面嘗設天神蓋日東月西風師東雨師西星則或南或北也自冬至祭天後每日以次而祀天神或使諸臣命秩同者攝之圜丘同樂故曰天神皆降非謂百神徙祀也古者大祭祀必七月戒三日齋前祭日月四望等神而皆如此日亦

不足矣惟于祭天後行之或于是日而攝祭既得精意于大祀又得精意于次祀而亦不失其爲致齋也

祀五帝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司服祀五帝亦如之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大小司寇禋祀五帝

或疑天一而已不應有五此後世纂入之文是不然周禮全經文誤者寡雖或纂入不應數處皆然蓋天體雖一而氣之流行截然不同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月令曰盛德在木之類是矣故王者因其氣之至而祀之也夫天無心也一陽之生天心于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也五氣之易帝之主宰于是而見故于四孟季夏以祭五帝然祭雖有五但因其方氣之不同而其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其所配則以五人帝而其從祀又以五神人者蓋上古聖人繼天而王其性雖無不全其歷數受命必各得其氣之盛若太皞以木德王周人以火之類又古者神明之後皆能燮調元和司天司地各有攸職世執其功如重爲句芒黎爲祝融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其功不可掩故必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人神也或又云祭不欲數上帝一歲五祭無乃煩而不敬乎蓋元后者天之元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祖考是故冬至之郊視于禘五帝之祀視于時祭其餘水

旱之祈禳災大故大烖大師之類告禱祠皆與祖廟並舉一如子孫之事其先王後人唯失其爲上天元子之意故若疏遠而不相屬甚有五年一郊者故觀此反爲數耳即如我太祖每日夙興必拜天地祖宗而後聽治皆出于此心仁孝誠敬之至亦可以謂之煩耶

迎氣

月令先立春三日天子乃齋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皆如迎春禮

致日

堯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敬致　春分朝日秋冬夕月

迎氣于四立將來天時以對時育物也致日夕月于分至所謂

歷日月而迎送之也

大祈大雩大享

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周頌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月令季秋大享帝小雅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月令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

按此必非每歲有此四祭蓋大雩于夏者因水旱而舉禱而獲應由是秋有報而冬春有祈耳唯耕耤之禮則每歲皆當舉行也又按元日即正旦書所謂月正元日也元辰蓋正月上辰日

取農事作于辰之意舊以元日爲上辛日元辰爲辰後亥日未詳

類

虞書肆類于上帝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大雅是類是禡　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召誥用牲于郊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大祝大師類于上帝

其禮類于郊故曰類唐虞之禪夏商之革受天明命而始有天下也營洛邑者宅中圖大以永保天命也王疾病天之元子與天休戚相關也大師者奉天命以討有罪也皆天下莫大之

國家非常之典唯天子得以行之疾病則攝于大宗伯

柴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皆如岱禮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天子巡守于四方當有聽政之地如王國之路寢故方嶽之下必有明堂時值四仲當舉祀五帝之禮故柴于上帝而以文王配曰祀于明堂者迎尸祀于其中也配以文王者周家王迹之興始于后稷故冬至祭天而以稷配王政之行成于文王故巡守柴上帝而以文王配也自王者之迹熄柴禮不舉典籍不存

諸侯各薦其方而僭祭張皇其事後世遂爲莫大之事而封禪之議起不知天子每歲在國必有五帝之祀巡守而不得行于王都故就方嶽行之耳然則每歲祀五帝亦當以文王配矣

大社

祭灋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鬽明祕反）

經傳言地則不言社言社則不言地蓋社即地也大社總大地之示也王者之治薄海內外爲天下百姓而立社故曰羣姓以夏至一陰生而祭之此祭地之正祭也其位不可拘但擇澤

之方丘可以祭者而用之耳然則圜丘亦必南方之丘而損益之矣有社必有稷以土爰稼穡也祭社以句龍配以有功于土也祭稷以后稷配以有功于稼穡也方丘之中列社稷壇壝四面當列五嶽四海四瀆山川丘陵各以其方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之類自夏至祭地後每日以次而祭地示或即于是日而諸臣攝之同丘同樂故曰地示皆可得而禮也

四時社祭

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禜水旱冬大蜡　大司馬春火弊獻禽以祭社秋獮弊致禽以祀祊　詩以社以祊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四時之祭春有祈秋有報冬則大蜡皆歲之常事唯夏之禜當因水旱而禜非有水旱恐亦弗舉　大司馬之蒐苗獮狩本以教閱其民遂獲禽獸以爲乾豆而用爲社祭也

大封先告后土

劃其方之土俾立社于其國以爲主自一統而分天下一家之意也

王社

祭灋王自立社曰王社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　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　小祝有寇戎之事祀于社

地一而已社有不同何也攷于司馬灋將用師旣禱于后土又曰冢社者后土則大社冢土則王社也蓋大社者四海之所共必于澤以受陰陽之精通山澤之氣故夏至報本之祭爲天下而祭也四時祈報之祭爲水旱也必于是行之王社者專指王國之地天子之所親治者也故自立社以示世守所謂左宗廟右社稷也故國有大故天烖與宗社相關必禱祠于此王身宗社所依故大師大會同必宜于社反行舍奠凡此皆言地而不及天尊天親地之義又大社在郊外澤中王出有時王社近在王宮可與宗廟數數以行禮然則國社侯社之意可知矣

軍社

大司馬小宗伯大師帥有司立軍社　大祝大師設軍社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

此與遷廟主行同義示有所尊也

亳社

商家舊社也周代商而立新社不忍廢之且以示戒也

人鬼之祀

宗廟常祀

春　祠　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薦鮪于寢廟
夏　禴　以雛嘗麥以雛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秋　嘗　以犬嘗麻以犬嘗稻　先薦寢廟
冬　烝　嘗魚先薦寢廟

宗廟間祀

告朔
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
太師造于祖　大會同造于祖反行舍奠　太師以遷廟主載于齊車

喪祭　虞　祔　練　祥　禫

春太昊　夏炎帝　季夏黃帝　秋少昊　冬顓頊
句芒　祝融　蓐收　玄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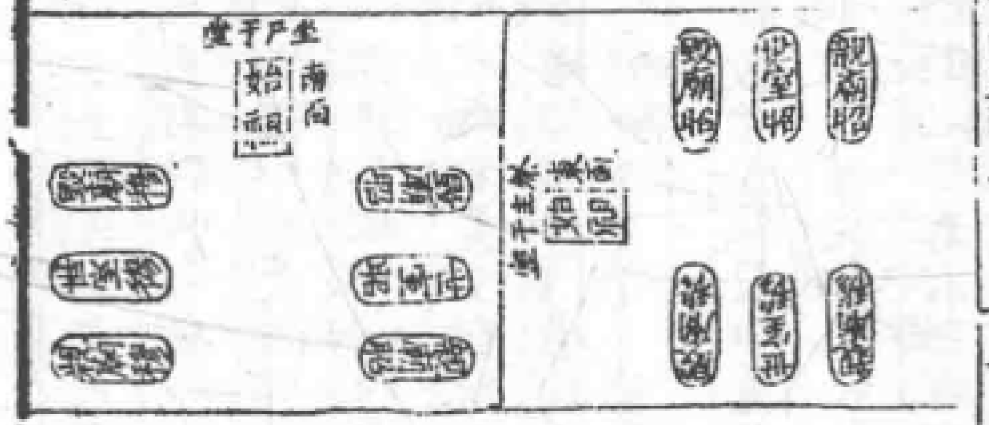
先鬼常祀

高禖　先蠶　先牧　表貉　司農
司書
舍菜于先聖先師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釋奠于先聖先師
畢祀帝之大臣　釋奠于先老

非常祀

令入祭先　大司祭表貉　大師禡于所征之地
凡有功德之在其地者　因國之無主後者　大厲　公厲　族厲

宗廟九獻圖



一獻後命卿大夫士爵

一獻王祼

二獻后祼所謂鬱齊獻酌玄酒在室

右降神禮　鬱即玄酒以一彝承之

三獻迎牲後王薦腥用泛齊

四獻后薦豆籩用醴齊所謂醴齊縮酌醴醆在戶

右朝踐禮　泛齊醴齊兩尊不貳

五獻迎尸後王薦熟用盎齊　尸飲五以玉爵獻卿

六獻后薦饋食豆籩用醍齊所謂盎齊涗酌粢醍在堂

右饋食禮　盎齊醍齊兩尊不貳

七獻王酳尸用沉齊　沉齊不貳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八獻后酳尸薦加事豆籩用事酒所謂凡酒脩酌[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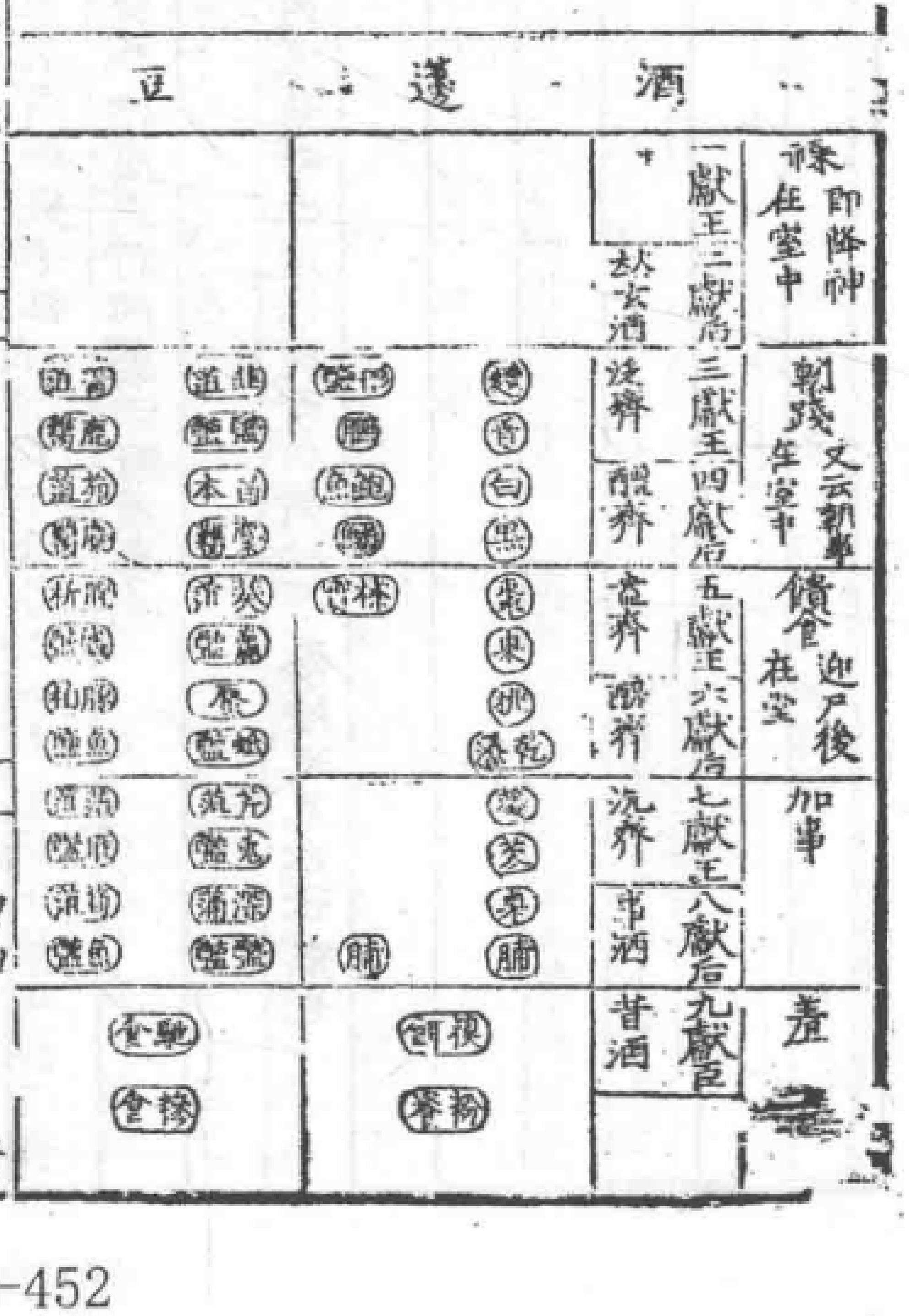
象夫人西酌罍尊

右加事禮

九獻后薦羞籩羞豆諸臣酳尸用昔酒所謂清酒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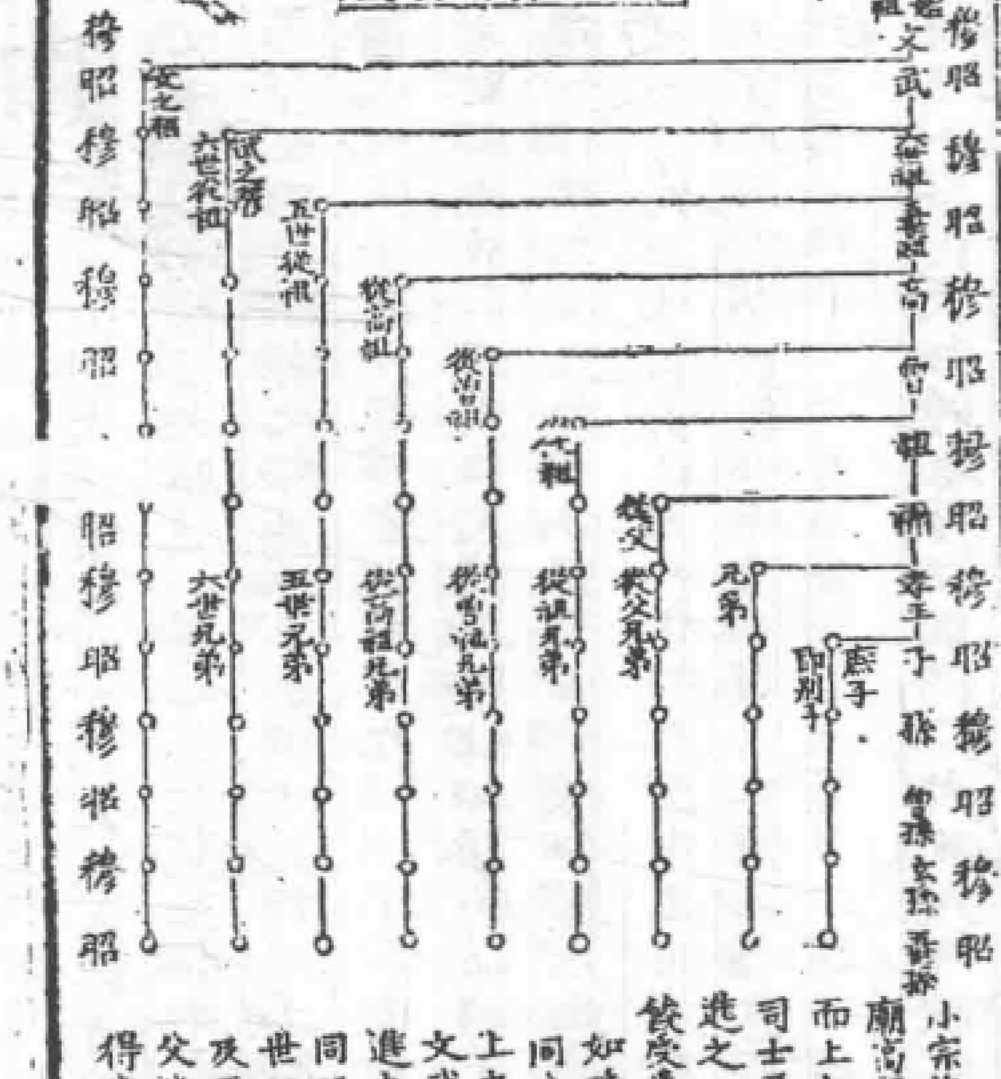
右羞禮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司士呼昭穆而進之

九獻籩豆圖



酒
籩
豆
祼　即降神　在室中
一獻王　二獻后
鬱
玄酒
朝踐　又云朝事　在室中
三獻王　四獻后
泛齊
醴齊
饋食　迎尸後　在堂
五獻王　六獻后
盎齊
醍齊
加事
七獻王　八獻后
沉齊
事酒
羞
九獻臣
昔酒
本
菁
形鹽
鮑
棗
栗
桃
乾橑
蕡
白
黑
脯

廟祧昭穆賜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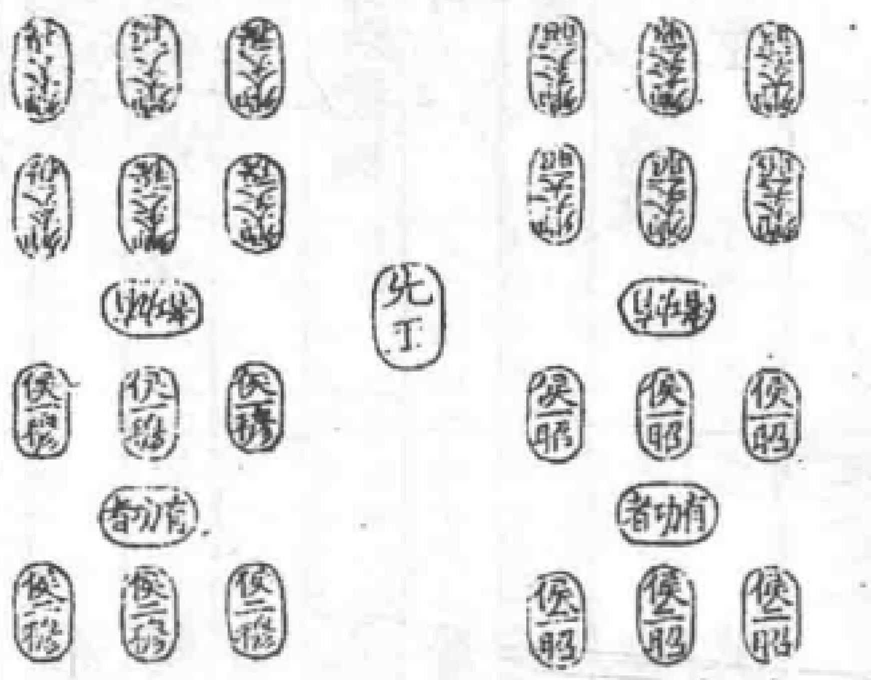
穆
昭
始祖
文
武
高祖
曾祖
祖
禰
嗣王
子
孫
曾孫
玄孫
來孫
文之穆
武之穆
六世從祖
五世從祖
從高祖
從曾祖
從祖
從父
兄弟
庶子
即別子
六世兄弟
五世兄弟
從高祖兄弟
從曾祖兄弟
從祖兄弟
從父兄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廟高祖而下也祧五世而上也

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文王世子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

如呼王身之穆則自同父兄弟至五世已上之從兄弟以及于文武相傳之兄弟皆進之呼[illegible]之昭則自同祖之伯叔父至五世祖已上之從父以及于文武相傳之從父皆進之然非嫡子得與故云上嗣也

公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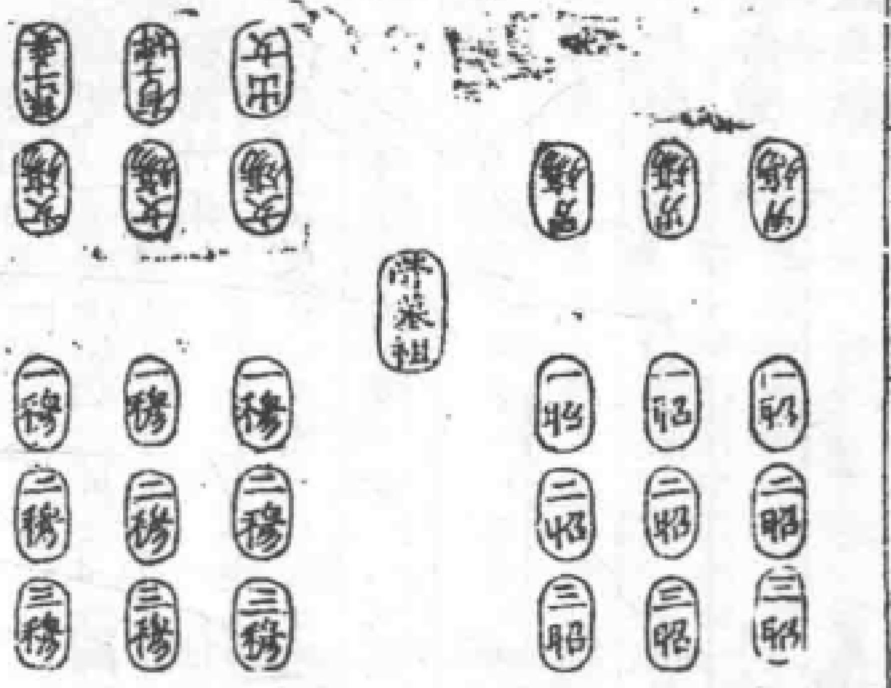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凡昭穆皆依廟位如文之昭則葬于昭如武之穆則葬于穆如所生子孫各就其所出之先王附葬久而如是嗣王崩別卜地而葬子孫祔葬亦如之所謂各以其族也

有功者居前謂在衆人之列稍居其前非謂當先王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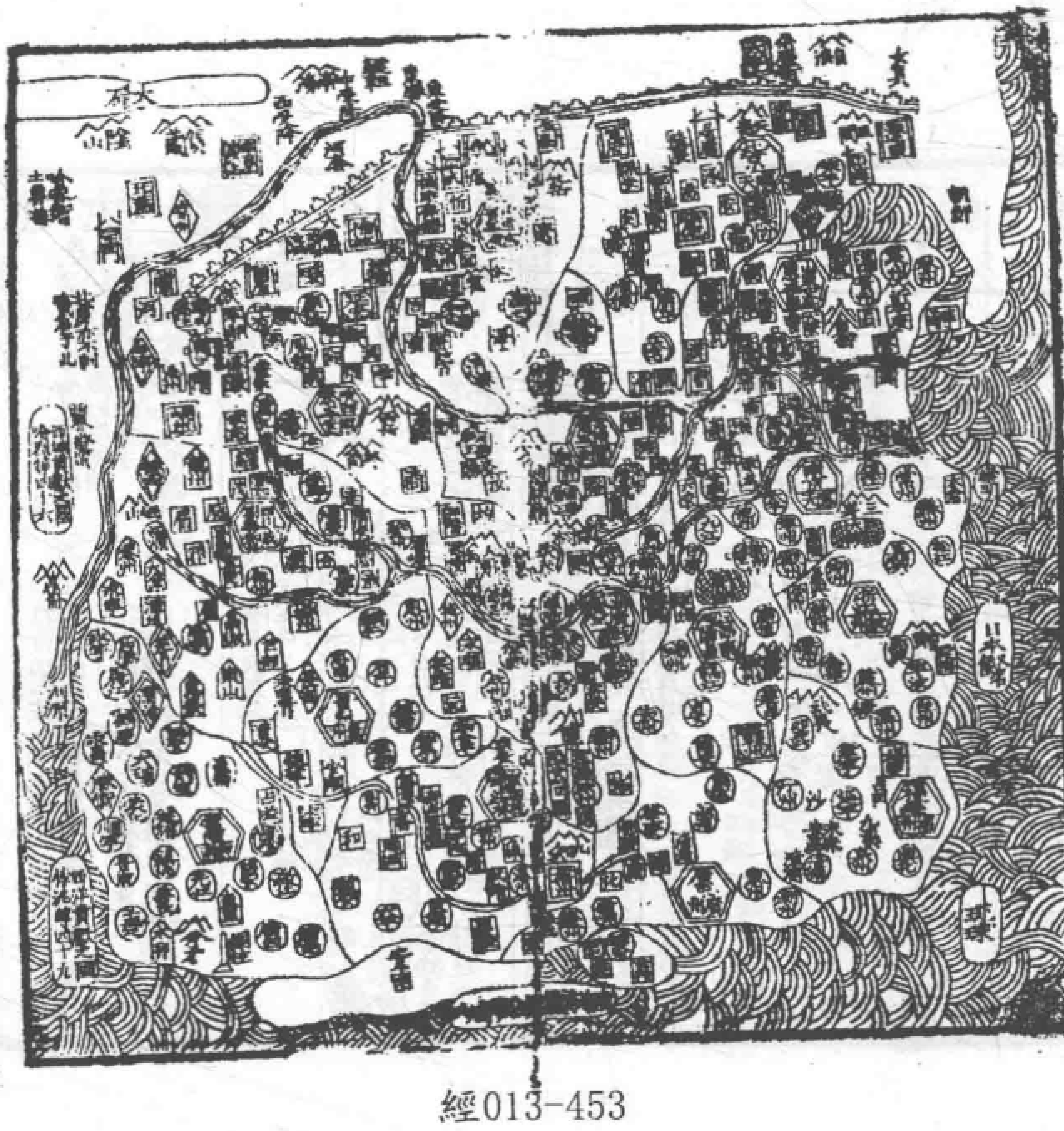
族葬圖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昭穆以次而葬未久如是地盡別爲墓貴者亦別授墓地長殤未娶中殤已娶並居成人之位

無子妾有子婢既嫁而出歸之女故居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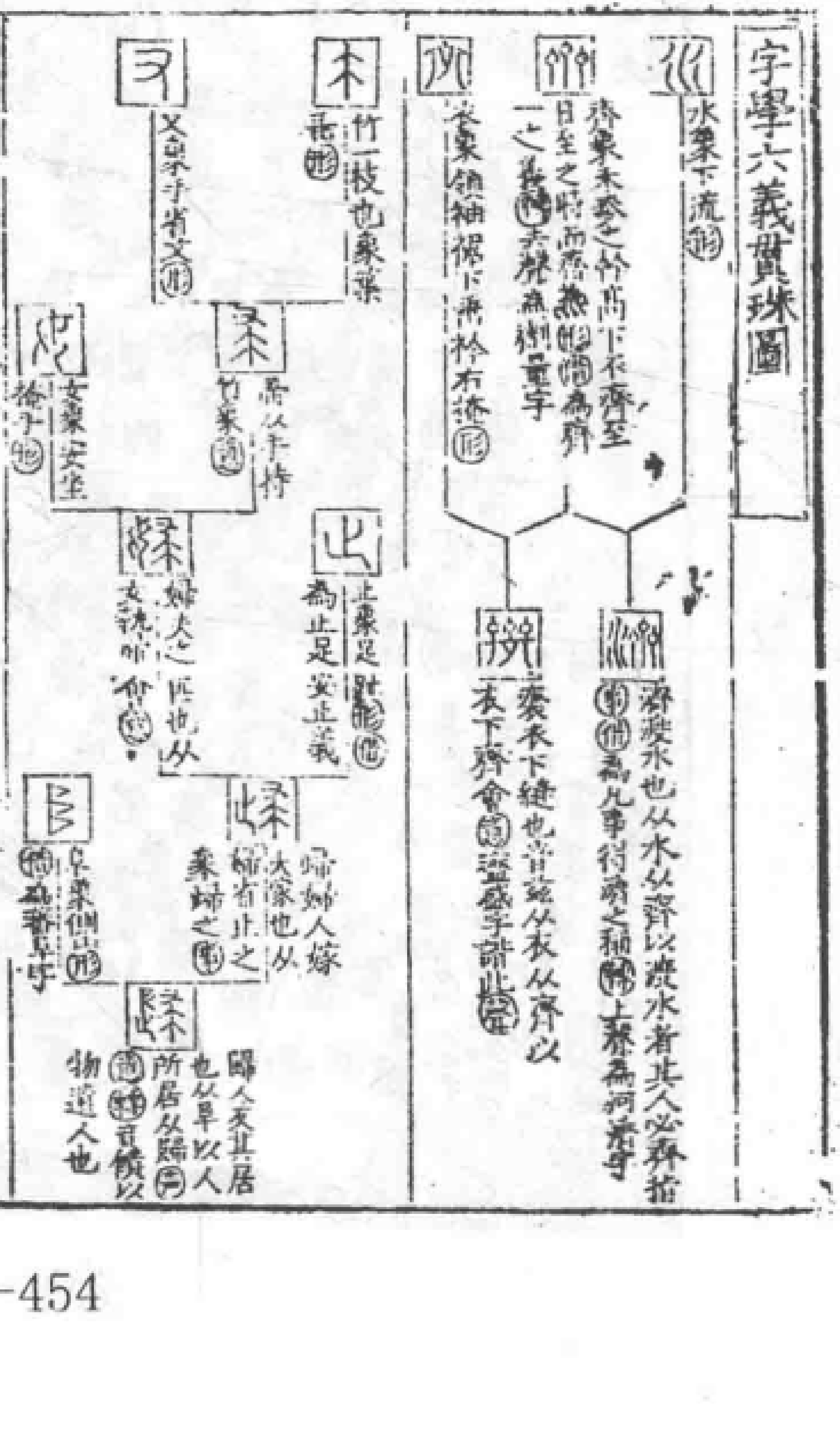


周禮圖說下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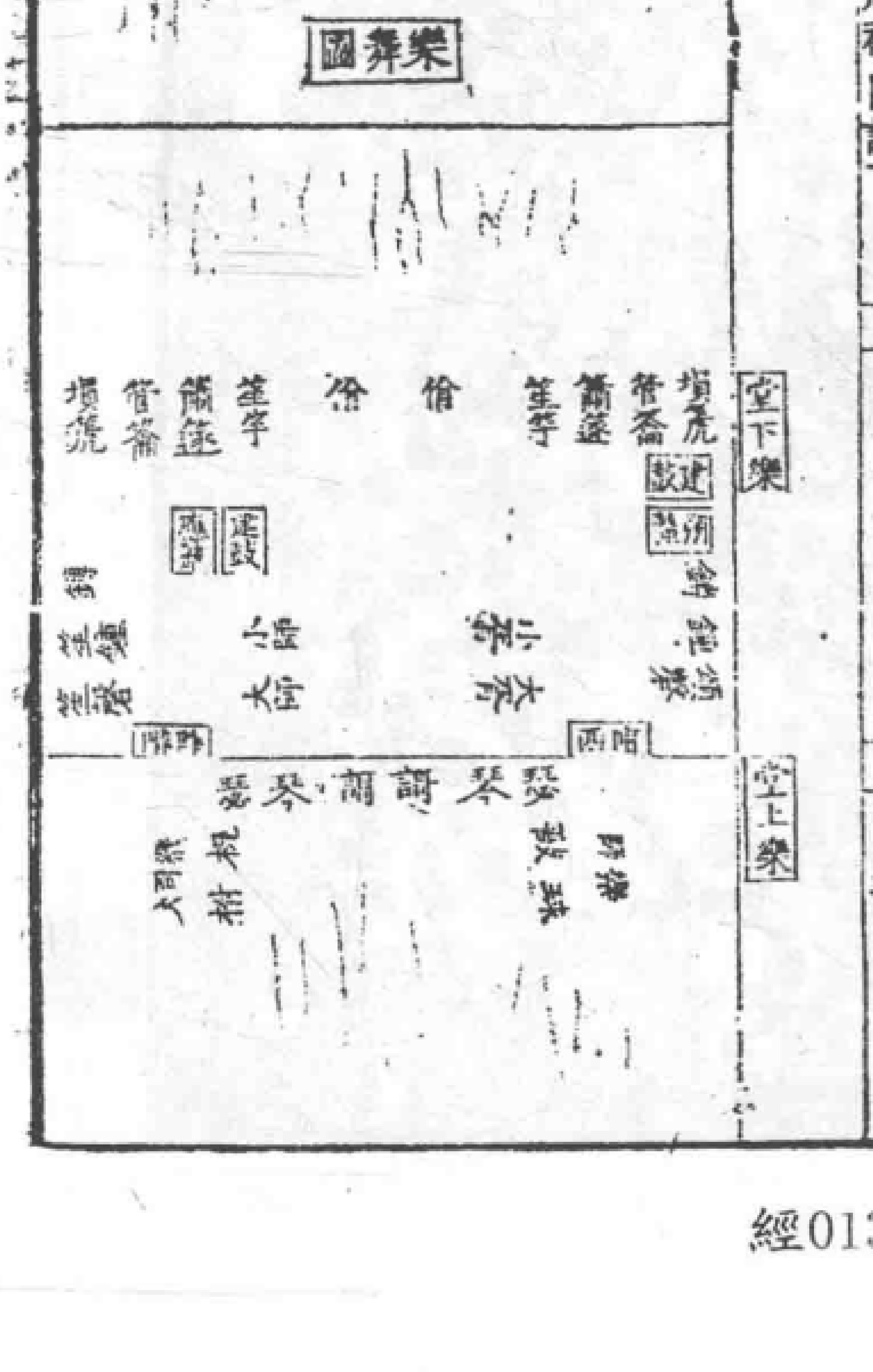
井邑丘甸　通成終同　　同封畿　漢封實封食祿攷
比閭族鄙州鄉　　伍兩卒旅師軍（已上圖並見六卷上治地事宜）
字學六義貫珠圖　　樂舞圖　樂器圖
司市次敘陳肆　八節　　九賦九職相胥　載師閭師（相胥）
班祿圖　班祿說　　班祿定式
十二章服　　射禮鵠正圖三
周大學辟廱圖　大學說二　　鄉飲酒圖　鄉飲酒義
九儀命圖　　司服　內司服
冕旒命數　　冕旒延紐紘紞

章甫冠圖說　　弁圖　緇撮圖
褍衰前後式二　　深衣式
玄端褍衰深衣說　　褍襲攷
瑞玉圖　　瑞玉說
九命旗總圖　　九旗圖　九旗說
車制二　　營軍壘舍
逐禽左　　合弓　八矢
校人二　馬政　　秦漢內外朝
漢兩府　　漢南北軍

字學六義貫珠圖


水象下流（形）
竹一枝也象葉（形）
又象手省文（形）
女象安坐（形）
帚从手持竹象（會）
止象足（形）
婦大之匹也从女持帚（會）
𠂤象側山（形）
歸婦人嫁也从止从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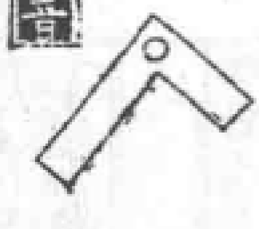
樂舞圖


堂下樂
堂上樂
塤 虎
管 簫
笙 竽
籥
笙 竽
簫 篴
管 簫
塤 箎
建鼓
小胥
大胥
小師
大師
瑟 琴 謌 謌 琴 瑟

樂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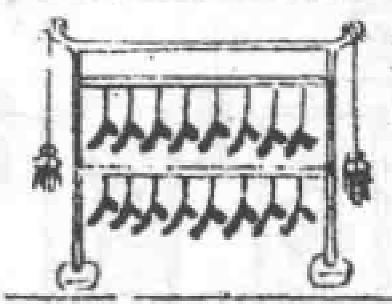
舊有尺圖但觧有未當本之經文參之註疏稍爲訂正如左

頌磬



石音

笙磬



頌磬〻之大者

大射禮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

書於予擊石拊石疏曰擊輕曰拊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

書鳴球即特磬玉爲之故字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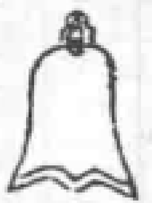
笙磬〻之小者即儀禮編磬

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植者曰簴橫者曰簨〻上板曰業〻上樹羽兩端爲龍首頷下銜璧垂旄牛尾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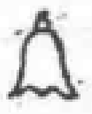
按編鍾編磬必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十六枚未詳

金音

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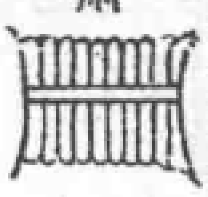
鎛



絲音

琴瑟

簫



竹音

邃管

籥篪

鏞大鍾也書笙鏞以間詩賁鼓維鏞

國語細均有鍾無鎛尚大也大均有鎛無鍾尚細也

鎛小鍾也周禮謂之編鍾其法如編磬每字一擊

鎛鍾十二依次陳之以應十二律

書傳云君出奏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奏應鍾左五鍾皆應

琴七弦瑟二十五絃世俗通用之樂

簫譜云長尺四寸頌簫二尺二寸形象鳥翼

廣雅云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

古文作肅畫有長短象鳥兩翼一作肅象有吹處

邃即今時五孔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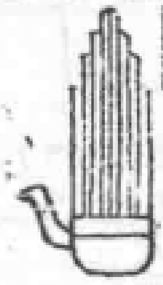
管亦今時邃用六孔併兩吹之

籥如邃三孔

篪八孔一孔上出孔徑三分長尺四寸圍三寸

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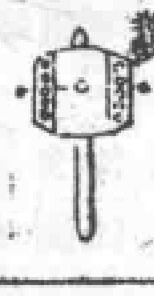
笙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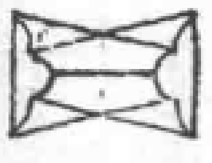
革音

鼓

鼗



拊



笙立竹匏中十三管參差如鳳尾形施簧于竹本宮管在左方

竽制如笙長四尺二寸二十六簧宮管在中

鼓常時所擊但有大小不同

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建鼓即路鼓王之鼓也

大師下管合奏鼓朄〻小鼓也小鼓爲大鼓先引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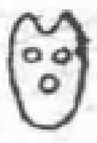
小師下管擊應鼓應即朄也二字用無異義聲相同故互用之

鞞即朄別名古文鞞字作申朄字旁中即申之誤朔鼙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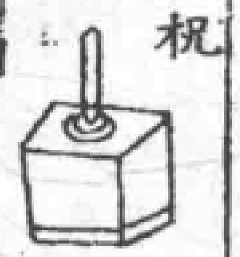
書拊琴瑟周禮大師登歌令奏擊拊鄭氏曰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即今節樂器中施杜兩端施革而擊之者蓋用同而制稍異耳

土音

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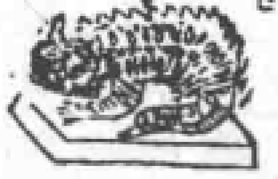


柷



木音

敔



塤土爲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六孔

壎篪其竅盡合爲黃鐘盡開爲應鍾相應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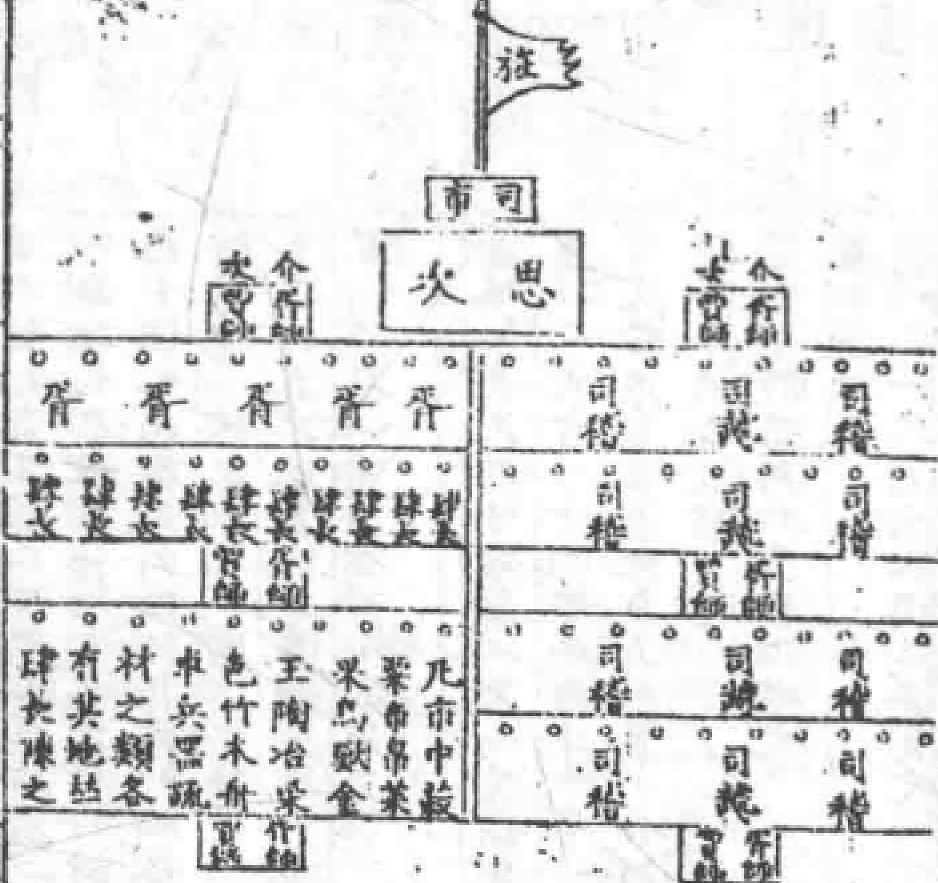
狀如方桶以木爲之中有椎撞其底及左右擊以起樂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別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

書戞擊鳴球註云即柷敔與球琴瑟用于堂上

按木非止柷敔凡絲革無柎則不成器故所輔以取聲者莫非木也竹亦有用木者

司市次敘陳肆圖


旌
司市
思次
介次
胥師
賈師
胥
胥
胥
胥
胥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肆長
司稽
司虣
司稽
司稽
司虣
司稽
司稽
司虣
司稽
司稽
司虣
司稽

凡市中穀粟布帛菜米鳥獸金玉陶冶采色竹木斧車兵器疏材之類各有其地然肆長陳之

司市下大夫二人 [illegible]

胥師二十肆一人

賈師二十肆一人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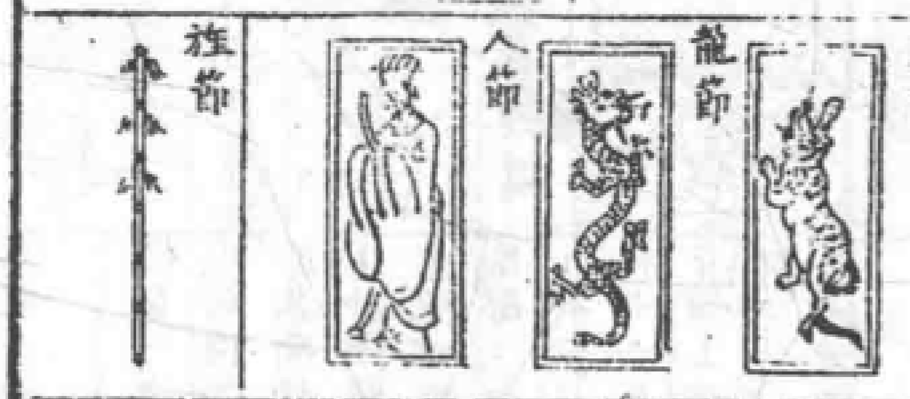
司虣十肆一人

司稽五肆一人

胥二肆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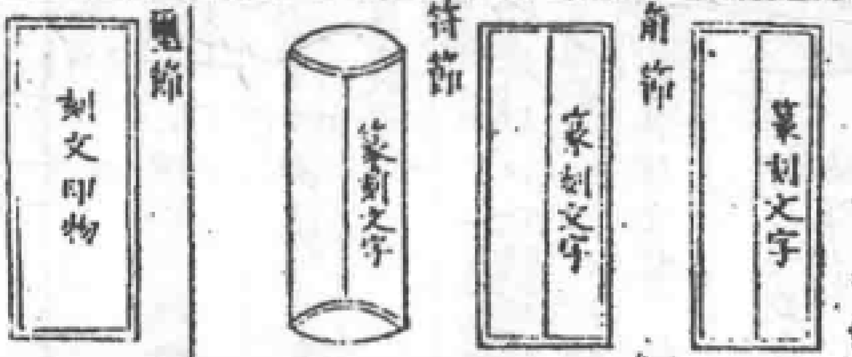
肆長每肆一人

八節圖



已上三節皆鑄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者英玉也蕩大竹也或以玉或以竹而截角節其上使則分其半反則合之天子之使有公侯卿大夫士不同尊者以玉卑者以竹然天子所專也

析羽而著于竿行則持之以爲表鄉遂官府所爲也


玉節
角節
符節
璽節
篆刻文字
篆刻文字
篆刻文字
刻文印物

已上三節皆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守邦國授于諸侯故以玉守都鄙在內而屬故以角二者亦天子所專也符節外內送令出入所持用竹而已門關所爲也

以玉爲章刻以文字以朱印之貨賄多出入則以爲驗司市所爲也

九賦九職相資圖

九賦

九賦之中除關市幣餘于九職無與山澤出于虞衡藪牧其餘千里之地孰非九職之民故曰九賦不外乎九職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九職

九職之中除虞衡藪牧當山澤之賦其餘七等之民分布于千里之內故九職即所以出九賦也

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

虞衡作山澤之材

藪牧養蕃鳥獸

百工飭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疏材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載師閭師相資圖

載師任土

載師所治廣總其大綱故自國中至畺而言其地

國宅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園圃 以場圃任園地

近郊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甸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稍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縣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

都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閭師任民

閭師所治小徵[illegible]故自三農至閒民而言其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凡無職者出夫布

班祿圖

畿				
三公	食大都 視大國君	大國君 三萬二千畝 三百二十井		
卿	食小都 視次國君		次國君 二萬四千畝 二百四十井	
中大夫	食家邑 視小國君			小國君 萬六千畝 一百六十井
下大夫	治公邑	大國孤		附庸君 半子男
元士	視列國卿	卿 三千二百畝 三十二井	卿 二千四百畝 二十四井	卿 一千六百畝 一十六井
中士	視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已上四等 八百畝
下士	視上士	上士	上士	上士 已上四等 四百畝
		中士	中士	中士 已上三等 二百畝
		下士	下士	下士 已上三等 一百畝

班祿說

按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攷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于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爲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于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于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班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于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眂諸侯之灋亦其證也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來爲當業亦已足矣必入于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于官而給之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夫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削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于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得聞者乎

頒祿定灋

侯國大夫士　庶人在官者之祿　稾人職曰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希如周禮之灋則上其食者如上地家七人下其食者如下地家五人平等如中地家五人矣　合用田百畝可供九人至五人

下士之祿　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合用田百畝可食九人當一井公田之入

中士之祿　孟子曰中士倍下士　合用田二百畝可食十六人當二井公田之入

上士之祿　孟子曰上士倍中士　合用田四百畝可食三十二人當四井公田之入

下大夫之祿　孟子曰大夫倍上士　合用田八百畝可食六十四人當八井公田之入

已上侯國大夫士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蓋少則無以爲食也

侯國君卿　大國卿之祿　孟子曰卿祿四大夫　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井公田之入

大國君之祿　孟子曰君十卿祿　田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當三百二十井公田之入

次國卿之祿　孟子曰卿祿三大夫　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當二十四井公田之入

次國君之祿　孟子曰君十卿祿　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當二百四十井公田之入

小國卿之祿　孟子曰卿祿二大夫　田一千六百畝可食一百四十四人當一十六井公田之入

小國君之祿　孟子曰君十卿祿　田一萬六千畝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當一百六十井公田之入

已上三等侯國卿之祿皆下于君十倍大臣與君同休戚故隨其國之大小而不同于君十倍也

王朝公卿大夫　公之祿　掌客三公視上公春秋三公稱公祿

當視大國君　卿之祿　掌客卿視侯伯春秋卿稱伯祿當視次國君　中大夫之祿　掌客大夫視子男春秋大夫稱子祿當視小國君　下大夫之祿　春秋下大夫稱字與附庸之君公之孤同祿蓋視附庸之君半于子男者也

王朝士　元士三命　視列國之卿三等之國卿祿不同疑視其功而爲之上下也

中士再命　視大國之大夫田一十六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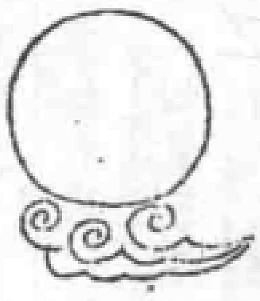
下士一命　視小國之大夫田八井

已上依命數而班祿異于侯國三等之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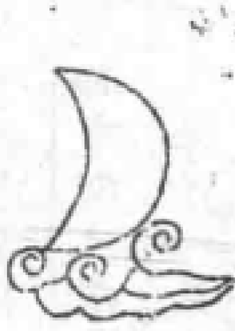
十二章服圖

解見春官內司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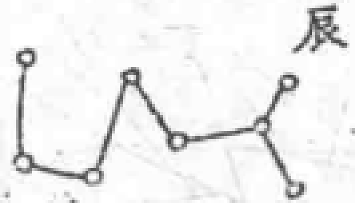
日



月（不常盈圓滿之形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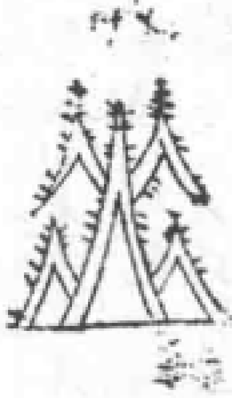


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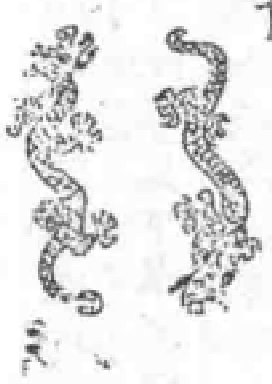


已上三章周畫于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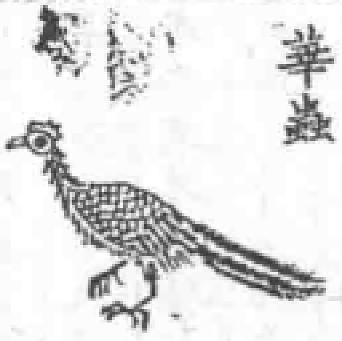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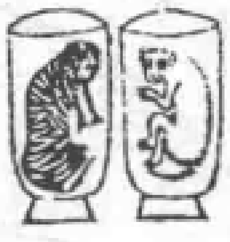
龍（周登龍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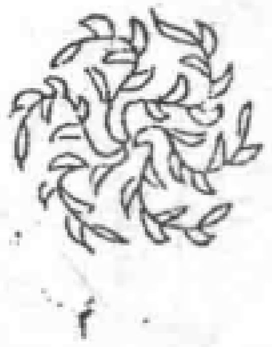
華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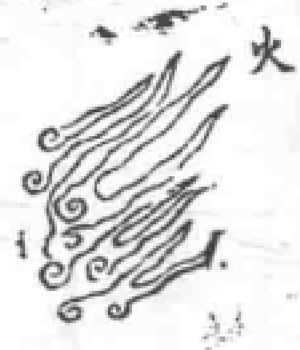
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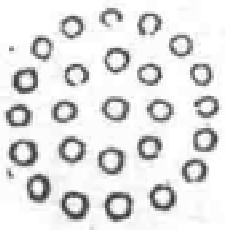
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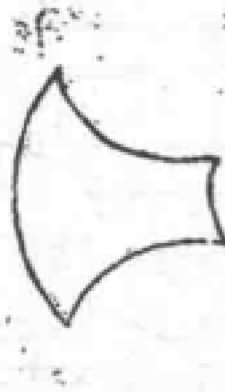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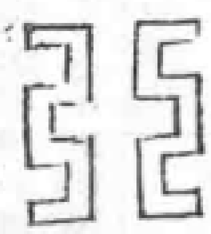
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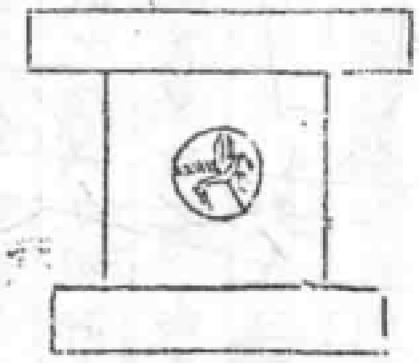
黼（不施柄者神武不殺之意）



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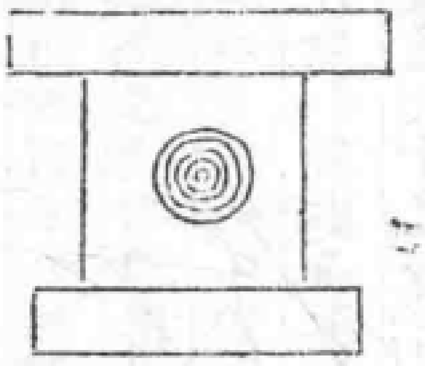
大射皮侯棲鵠圖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諸侯來獻功并貢士于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澤宮擇士以祭也其澤特最用虎熊豹麋之皮以爲侯中棲一鵠以爲的攷工謂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也凡侯皆布爲之儀禮白質丹質是也飾以獸皮者取服猛之義

正與鵠皆中之的但鵠一而正有五采三采二采之不同詩不出正兮專指采侯言記不失正鵠兼皮侯采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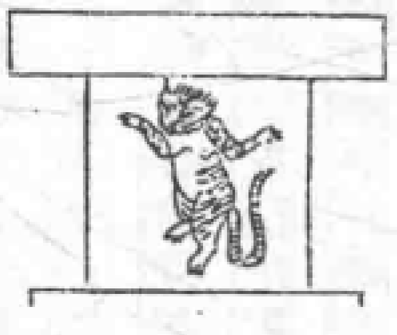
賓射五采侯正圖



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此諸侯朝會于天子之賓射三侯者虎熊豹二侯者大夫一侯麋豕此與諸侯習礼比擇士之大射其[illegible]畫覺天子之正內朱次白次蒼次黃外玄攷工記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也諸侯三正損玄黃大夫士二正止朱綠

燕射獸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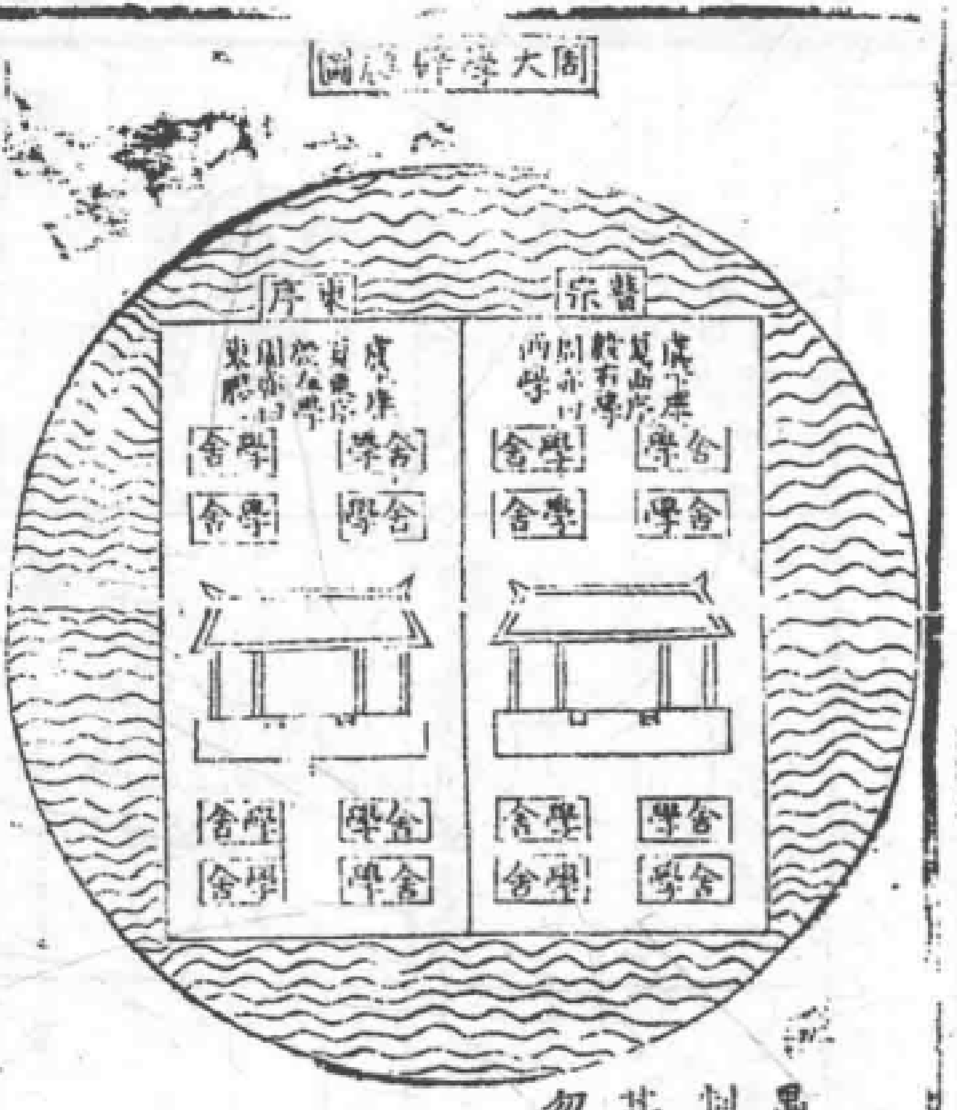


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天子燕王朝暮臣與息老物而射也熊麋虎豹字誤當以司裘天子虎諸侯熊大夫麋爲正白質赤質丹質皆布也觀天子之弁帶皆朱裏則此亦當用丹質天子虎諸侯熊豹皆用全皮大夫麋士鹿豕不用皮畫物而已此平時習射其灋尤寬故以獸皮爲的及物即爲中攷工記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蓋無正鵠故止曰獸侯也

造侯之度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廣與崇方高廣正方也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謂鵠居侯三分之一即記之倍中以爲躬也上兩个與其身三謂身居一分兩个各一分共爲三分即記倍躬以爲左右舌也下兩个半之謂半于上兩个所出之數即記之下舌半上舌也大約侯似上廣下狹蓋象獸之後足斂縮前足開張撲物之形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爲韻繫舌之繩出于舌八尺傳一寸也

周大學辟廱之圖



愚欲明周人二學之制故因古辟廱圖繫其大畧如此覽者其勿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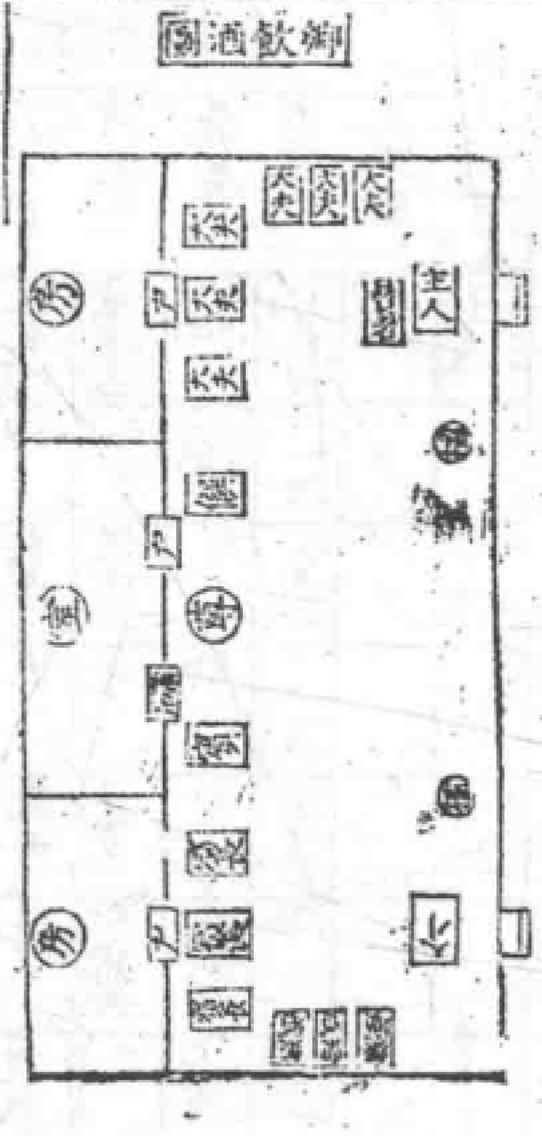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左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此養焉下庠西序右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此養焉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于西學也視先賢于西學則祭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竝建于一丘之上也由是觀之則成均班學政右樂祀樂祖東序養三老五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按東序者序乃堂名用以習射者在東故曰東序東膠者即東序之謂也其曰瞽宗者瞽善聲樂學者之所宗瀹在西故亦曰右學也學之左右各有其義若辟廱成均大學則其總名耳詩大雅靈臺篇曰於樂辟廱辟大也廱和也主太司樂典樂以教胄子故以

爲名一曰成均均調也猶黃帝鈞天之鈞取成和之義也水環于外者即所謂澤宮也習樂者必專心致志而後成故于澤中之丘以立學宮使無雜慮之干也其周禮謂之大司樂即記之大樂正指其所有事也又謂之大司成以其掌成均之濂也實則一而已

陳氏總合數處通融解之使無不合其說善矣成均班學政爲無所據蓋天子之視學也主于尊師乞言或合樂進退人才非別有學政之班猶之視師者主于拜將犒軍或易置師帥非別有軍政之班其學政之一由于師猶軍政之一由于將耳且天子之所至自有大次小次若曰成均居中以班學政此乃後世自尊大之事豈成周之制耶愚因畫圖如右更以文王世子所載攷之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教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祀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舞者樂之大乞言合語禮之大論說者通其義而皆在于東序則東序者學之成者乃居之也誦詩弦歌樂之小者執禮學之中而皆在于瞽宗則瞽宗初入大學之所居也若讀書則未離乎小學之事故猶在乎上庠上庠即虞庠小學也十四歲未成童已下之學年少猶未可遠出故在國之西郊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禮夫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夫所謂鄉飲者以養老爲義也天子養老于大學諸侯養老于國學是故鄉大夫養其鄉之老者于鄉學也故所謂主者即鄉大夫也所謂賓者乃一鄉中齒德之至尊者也所謂介者齒德亞于賓所以輔賓者古人每事必有介以輔其不及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中之貴者也儀禮曰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是也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者也苟序爵而躐居賓之位則屈夫齒而失養老之義序齒而降居賓之下則屈其爵而非貴貴之禮故別設位于賓之東以居之周禮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三命而不齒即此位也主賓介僎之義既明而後其位可得而正矣夫堂上之位莫尊于南面之正中以其有尊故坐賓于西北謂在北面南而稍西也僎則席于賓之東尊與賓竝也介則賓階上東面以受

生氣亦尊者所居也主則阼階上西面其位爲卑自卑而尊人也故所謂西北者謂在北而稍西東北者在北而稍東西南者在南而稍西東南者在南而稍東非賓坐西北而向巽僎坐東北而向坤介坐西南而向艮主坐東南而向乾也今人不知僎之義如知縣爲主則有以丞簿爲僎者因記言僎以輔主人而誤也其坐位則四隅相向古未嘗有此坐向語云席不正不坐苟如此尚得爲正乎觀于儀禮賓升席自西方介主人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蓋設必正方故升亦正方且記亦曰賓必南向介必東向今人設四隅之向者因記言四隅之位而誤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發明切當但亦有純駁斑如者不能不啓後人之惑如云介僎象日月復云大三賓以象三光是三賓復爲日月矣且大賓主于一唯主人獻衆賓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耳何嘗有所謂三賓乎其曰僎以輔主人贊乃主人之輔僎亦賓也何得言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乎夫堂上之位以向明爲尊其次則東面以受生氣爲尊賓與僎既南面則介自當東面主人居南而西面亦必然之理何必以溫和之氣配僎與主嚴凝之氣配介與賓而反失僎賓介主之大義乎古人制禮哭踊揖讓必成于三其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則哭踊豈亦象月而爲之耶蓋出自東房烹狗于堂東北皆出自主人之意而曰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亦不免于傅會也

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圖

九儀之命	諸侯	王朝臣	諸侯世子	大國臣	次國臣	小國臣
九命 作伯	上公九命 爲伯	二伯 三公加爲				
八命 作牧	侯伯加一命 九州牧	三公	公之子誓于天子下公一等			
七命 賜國	侯伯	卿出封				
六命 賜官		卿	侯伯子已誓下侯伯一等			
五命 賜則	子男	畿內諸侯 大夫出封	公侯伯子未誓繼子男			
四命 受器	附庸	大夫	子男 子男子已誓未誓下	孤執皮帛視小國君		
三命 受位		上士		卿	卿	
再命 受服		中士		大夫	大夫	卿
一命 受職		下士		上士	上士	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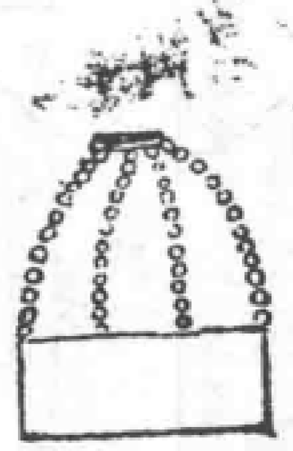
司服圖

王大常（日月星辰畫旂）		服	諸侯	王朝臣	大國臣	次國臣	小國臣
衮衣 龍升降	九命	衮衣二自龍山	二王後上公	二伯			
	八命			三公			
鷩衣	七命	鷩衣	侯伯				
	六命	火		卿			
毳衣	五命	毳衣	子男				
	四命	[illegible]	附庸君	大夫	孤		
希衣	三命	希衣		上士	卿	卿	
玄衣	再命	玄衣		中士	大夫	大夫	卿
純衣 素積 玄端	一命	未賜服 衣玄端					

內司服圖

九命章服	首服	王后（與天子同服 [illegible]）	諸侯夫人	王宮命婦	王朝命婦	大國命婦	次國命婦	小國命婦
九命 褘衣	副	褘衣	二王後夫人					
八命	首服止下一猶王以一冕貫于五服			三夫人	三公夫人			
七命 褕狄		褕狄	侯伯夫人					
六命				九嬪	卿內子			
五命 闕狄		闕狄	子男夫人					
四命 鞠衣		鞠衣		二十七世婦	大夫世婦	孤之婦		
三命 展衣	編	展衣	附庸夫人	女御	元士妻	卿內子	卿內子	
再命 緣衣	次	緣衣			中士妻	大夫世婦	大夫世婦	卿內子
素沙								

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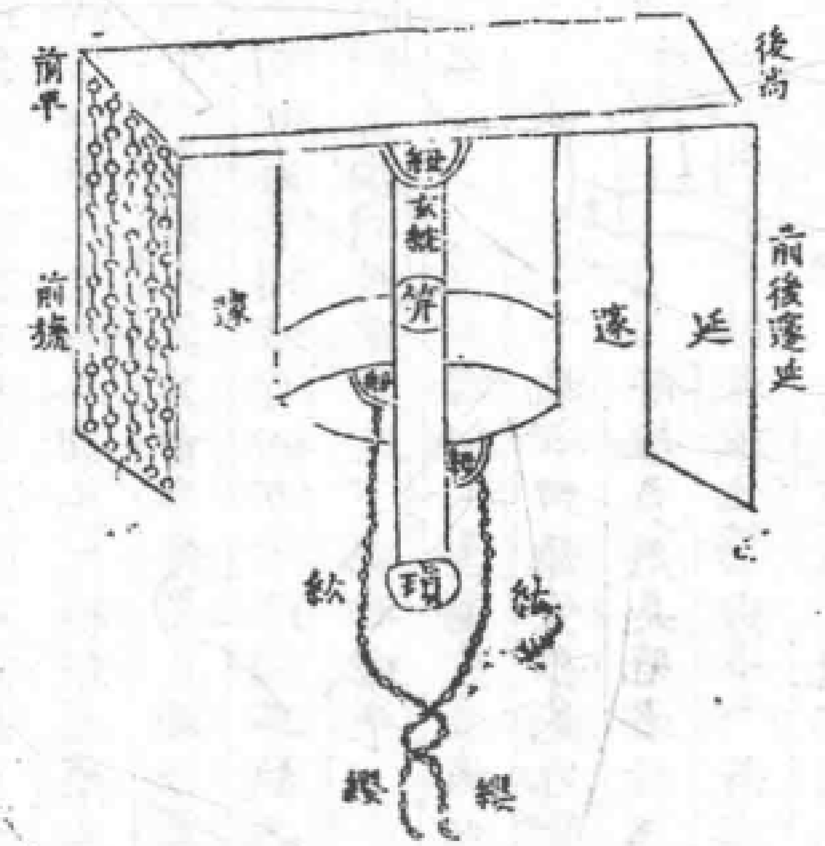


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　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以五采玉璂十二飾之會中詩所謂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璂也象邸者以象齒邸于弁頂輳處也玉笄者貫于弁以爲固也諸侯之弁會三采子男卿下會二采

冕旒命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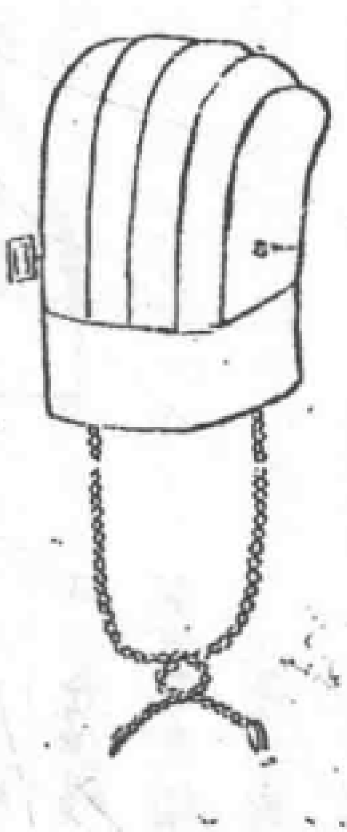
王五冕（[illegible]二旒）			諸侯	王朝臣	大國臣	次國臣	小國臣
袞冕	九命	袞冕九旒	二王後	三公加爲二伯			
	八命	山八旒	侯伯加爲九州牧	三公			
鷩冕	七命	鷩冕七旒	侯伯				
	六命	火六旒		卿			
毳冕	五命	毳冕五旒	子男				
	四命	藻四旒	附庸君	大夫	孤		
希冕	三命	希冕三旒		上士	卿	卿	
玄冕	再命	玄冕二旒		中士	大夫	大夫	卿
	爵弁	皮弁 緇布冠					

冕旒延紐紘紞圖



此圖五旒乃子男冕也其冠武上覆及延紐紘瑱紞纓笄等之制上下通用所不同者天子繅十有二就其餘則依命數而爲之與夫玉之美惡色之多寡以爲等差也

章甫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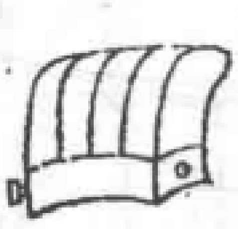
叔孫通禮圖章甫冠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上有三辟積武高四寸象笄左右有纓猶今進賢冠

章甫冠說

記玉藻朝玄端夕深衣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記儒行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語所謂端即記之玄端儒行逢掖之衣即玉藻之深衣觀語以端章甫竝稱則章甫者本玄端之冠觀儒行以章甫逢掖皆孔子所服則章甫亦可爲深衣之冠叔孫通去古未遠所傳之制似爲有據所謂進賢冠者今之朝冠即其遺制但後有山爲少異蓋山不麗于天殊失灋象之旨謹叅酌制之畫圖如右夫前高廣者人向明而立日月星辰皆在前高明廣大之象而背後斂于天樞故卑銳也三辟積者灋三光之垂象也武以着冠簪纓以爲固也章之云者爾雅山正平曰章甫之爲言美大之稱言是冠之平正美大服而觀之自見其不謬後世進賢巻容綸巾等制皆不出此又按喪冠與此無二蓋古人之冠用爲吉即以爲凶故曾子問有因喪服而冠者今世吉冠之制既廢喪冠之制猶存但太爲草畧世人遂以凶異目之今定章甫之制如此人將謂吉之同于凶不知古之凶本于吉也夫

首圓象天冠以覆首故其上必以圜若弁若緇撮無有平上者惟冕則平以灋天之南北極爲天樞紐之象又南極入地北極出地皆三十六度故亦象其前卑後高且以示尊貴者下人之意今之巾率皆四角平頂地有四方治地曰平故足方象地屨道如砥冠屨同制豈頭圓足方上天下地之理乎

緇布冠圖



詩都人士臺笠緇撮太古冠也止取以覆髻故名曰撮蓋弁冕冠皆未有時所服也古聖賢像多用是冠者後王之制雖美猶不忘其本耳其形與今之道家相類者老氏欲復太古之道故其冠亦用太古之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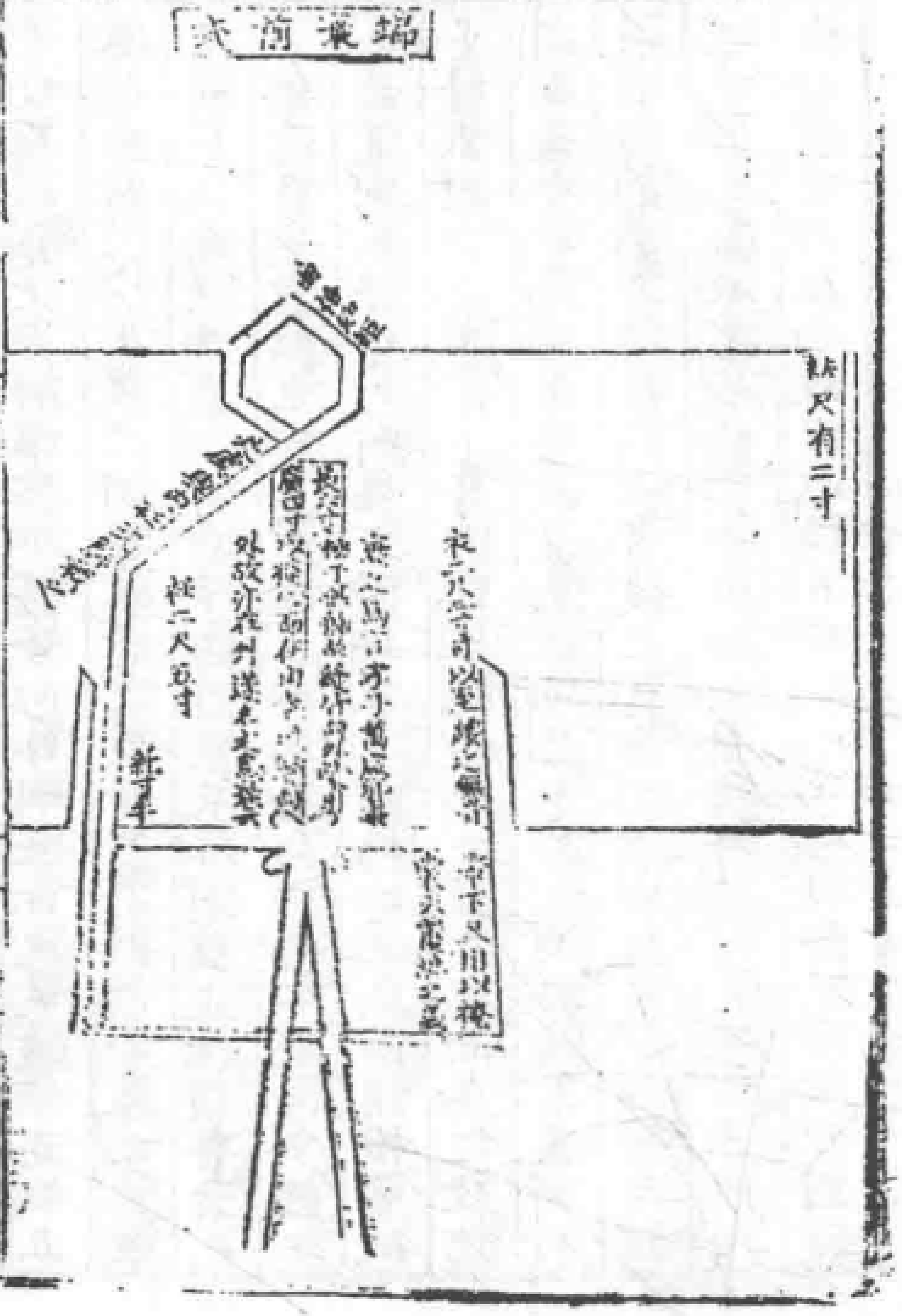
元方

萬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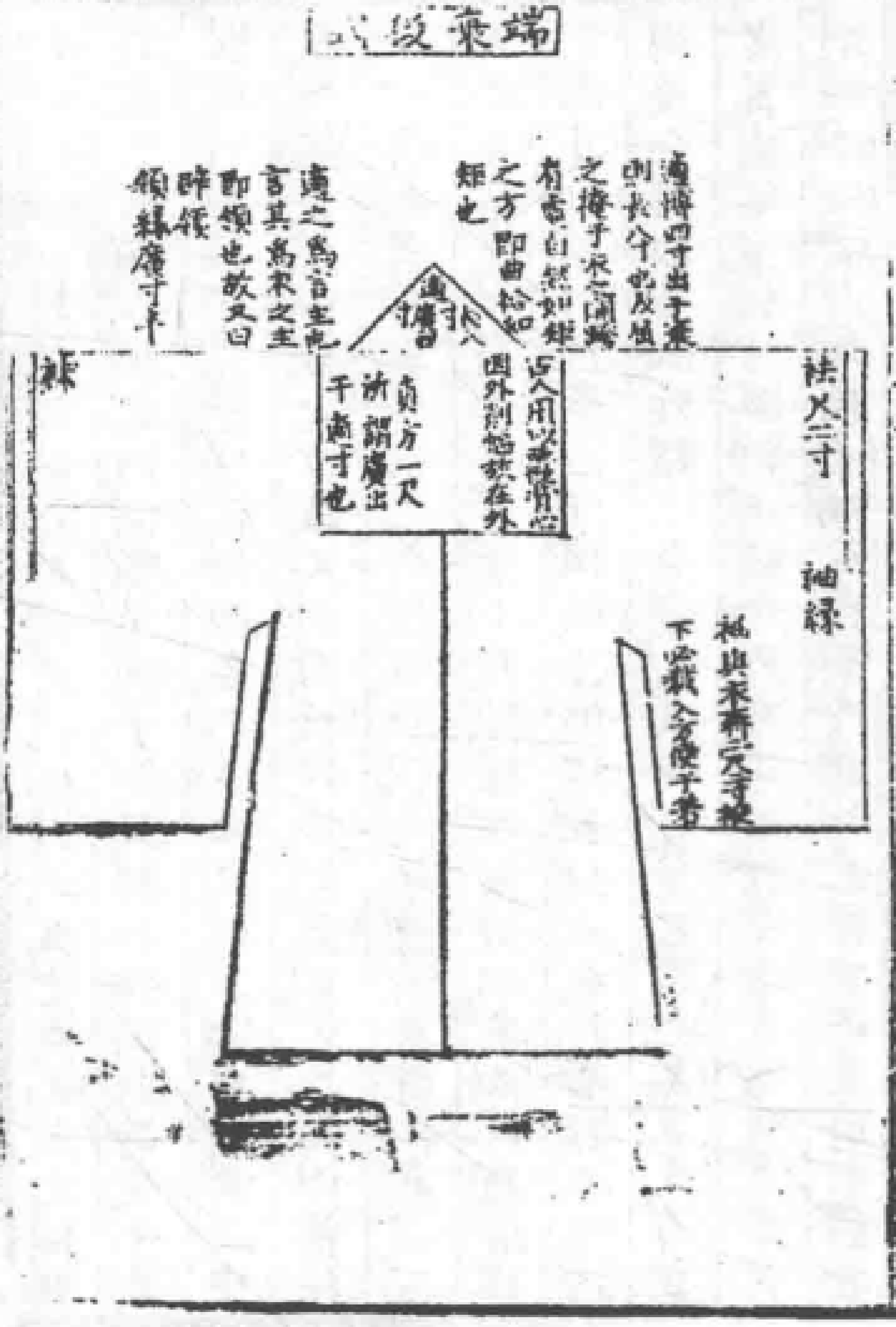
又高

木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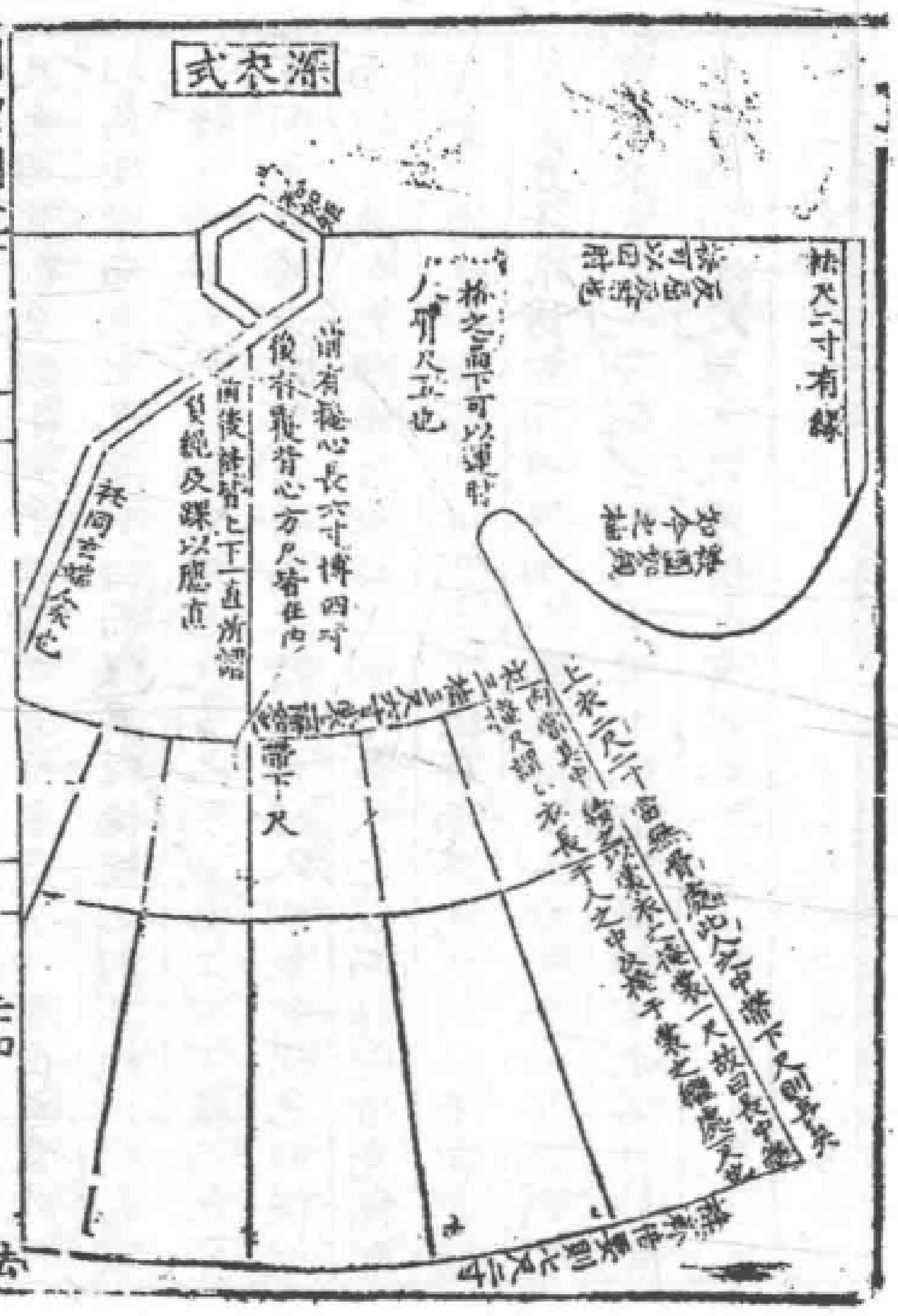
端衰前式


袪尺有二寸
衽二尺五寸
帶下尺用以掩

端衰後式


適之爲言主也言其爲衣之主即領也故又曰
辟領
負方一尺
袪尺二寸
袖緣
衽

深衣式


袪尺二寸有緣
袂之高下可以運肘
前有袷心長六寸博四寸
後有覆背心方尺皆在內
前後縫皆上下直所謂負繩及踝以應直
帶下一尺

玄端端衰深衣說

經有玄端之名其制不見古稱端衰謂衰之制即端也按儀禮喪服衣（上曰衣）二尺有二寸此衣之正身其長可以當無骨也（腰曰無骨）衣帶下尺謂二尺二寸之外又長一尺（通衣身裁之不如今前而後續以爲支離）用以掩裳天務地之義也袂（臂之服也）所屬幅袂連于衣也袪（袖口也）尺二寸袖口之寬數也衽二尺有五寸衽內外余也（觀論語左衽可見舊解以爲下垂非也）通衣之長三尺有二寸衽藏七寸者恐礙領也自綴于衣處又漸殺以至于掖而繫以小衣帶然後便于體其裁濾則內外衽交解裁之此皆自然之勢後人所誤以爲燕尾者也適之爲言主也言其爲衣之主即領也博四寸出于衰謂領之闊四寸而長八寸也（六）衰

（寸出于衰故長八寸也）註疏謂適爲辟領者何也辟之爲言夾也衣之開跨肩處已有布以補之所謂綮于闕中是矣別加領焉斯辟矣于是堅厚可以提挈並于項之兩旁各八寸故又曰左適右適其正中反屈處自然如矩之方故又曰曲袷如矩也衰負古人用以前後掩心者也蓋心者神明之舍後有肺以爲華蓋前有骨以爲護而天之五常座亦有華蓋覆于上句陳護于前故取象如此負廣出于適寸則方一尺衰六寸博四寸形稍長如心也此皆在衣之内因縫向外故皆在外謂之負者以其任在背也衰之爲言凡有罣者萬慮皆衰棄于無飾而縫向外故因以所見者爲衰云凡裳外削幅（縫邊向外）裳内削幅（縫邊向内）若衰裳内衰外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總服皆反吉削幅與下縫皆向外則衣自反矣儀禮先叙五服而總結之以凡衰之制言五服之衰皆然不止謂斬衰也蓋衰之别在齊斬及升數而不在于適負衰及外削幅先儒謂齊衰已下無適負衰者因求其義之誤又以爲縫向内皆不深考乎經文也若裳則五服皆内削幅下體輕故不變幅皆三袧所謂帷裳也下縫惟斬向外齊已下皆内向不純凶也夫衰反端而爲之故謂之端衰今欲爲端者亦反衰爲之而已衣帶下尺祛適衰蓋無不同惟内削副故前後掩心者後之負前之端皆在衣之内耳夫謂之端何也蓋衣裳皆均齊方正而無圓袂縫袵邪裳等制而所以掩心者端然在心故因以得名亦取以爲敬云爾若深衣之制則

取衣裳之通合爲一而其長及于踝（足圍骨）故因以深名而其制則于端有損益而無大異也是故上則端之衣也但縫其胺而圜其袖故曰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臂之交）袂圜以應規下則端之裳也但以六幅交解裁之而爲十二幅故曰應十二月袂者在上而廣者在下故曰深衣三袪（袂尺二寸三之三尺六寸也）縫齊倍要（七尺二寸）又曰非帷裳必殺之前後六幅各以邊向裏而以裁處向旁不加修剪製而衣之自然平而且直故曰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也惟長中繼掩尺乃制衣裳要縫之濶蓋上衣二尺二寸當無骨處此人之中也帶下尺則長矣内當其中繼之以裳是衣之掩裳一尺故曰長中繼掩尺若曰上衣長于人之中及掩于裳之繼處一尺也唯其如是既不失乎襍裁之義而衣裳合一深與適宜故可以爲便服而衣之也深衣白而緣黑從後視之則黑緣如燕尾然即後人所誤以衿爲燕尾者也夫古之衣服必上衣下裳而色亦不同蓋取灋乎乾坤其義爲至精也惟婦人則衣裳同色取從一而終之義今之服率皆長衫之制乃夷狄之服而非黄帝堯舜垂衣裳之道也唯朝祭之服則上下猶存而其色其制合于古者鮮至于君子求諸古而不得則人爲異服小人厭于今而思異則日變新衣古者天子巡守則同衣服而門關禁異服古之君子非先王之灋服不敢服亦攷禮者所當知也

裼襲義

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大夫之裘不裼不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龜玉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其無藉者則襲　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喪禮有所袒有所襲　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孔也）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衣即素）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redacted]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勞無袒暑無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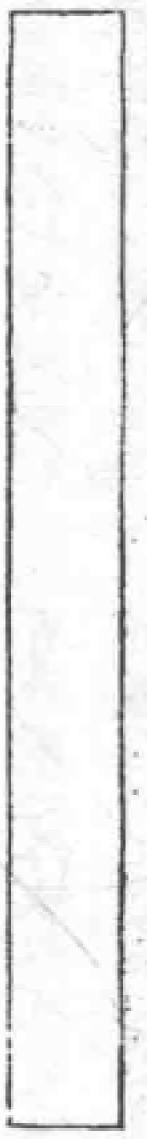
舊說古人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夏葛冬裘上皆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裼衣則謂之裼也此說何不近人情也愚謂裼襲惟裘有之若葛則直表而出之外加禮衣耳苟衣葛而又加以裼襲常服是豈夏月所宜觀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謂以展衣而蒙于縐絺之上也又云是以有衮衣兮蓋成王以七月迎周公詩人指所見周公之衣也冬月則常服之外加禮服禮服之外有裘裘之外或裼或襲裼則領神下齊皆露其文襲則全掩而不露蓋裼則不襲襲則不裼非有裼又有襲也唯其裘加于禮服之外舉目即見故古人多指其裘而不指其禮服若大裘而冕狐裘以朝君衣狐白裘此類甚多若裘在禮衣裼襲之內重重掩覆何以見之至謂開而見出其裼衣古人行大禮之時衣服何得如此不肅整豈紲袢之意乎夫冕服所以章德故以裘加其上蓋裘者服之本裘之加于衮猶靲之加于裳也且夏主發散冬主斂藏夏衣冬裘亦灋象之一事也然則胡以為別君臣涖事之裘色各不同而其裼衣稱是即表可以知裘矣夫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質為貴者君在則裼襲裘不入公門其有藉者則裼盡飾也此以文為貴也尸襲執龜玉襲其無藉者則襲充媺也此以質為貴也無事則裼尚文也弔則襲去飾也

喪禮之襲非襲裘也謂有時袒而露臂有時不袒但以衣掩臂

云耳蓋去飾之甚豈更以裘之文為貴而復論其襲不襲哉　子事父母亦當尚文衣純以青衣純以采是矣正宜著裼衣所謂不敢袒裼者謂非有敬事如割牲芸瓜之類不敢自擇便利袒裼以露膚已上　裼襲二字乃借義非正謂裼衣襲衣也　表裘不入公門謂全露其文而無裼衣于外惡其褻也犬羊之裘不裼謂其無文不侍于裼也然則庶人亦不敢衣裘以入公門矣　又詩云衣錦絅衣裳錦褧裳則或春秋之時衣錦而尚之以絅非此錦衣以裼之外復有絅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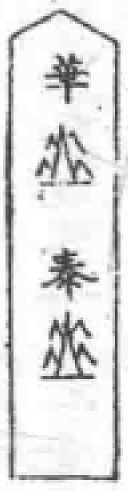
瑞玉圖

大圭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言朝日則凡大祀皆然）玫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記王藻天子晉珽方正于天下也　其制直方厚一寸上稍薄以便于搢故曰杼上終杼者剡也葵首者葵殺也言殺其首之厚也　一名介圭介大也

鎮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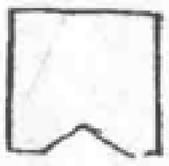


鎮安也刻四鎮山以義推之背面各二取鎮安四方之義尺有二寸應天數也

珍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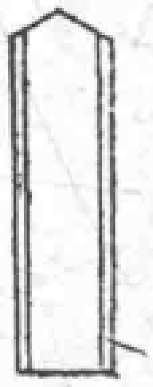
珍重也天子之圭尺有二寸其有重焉者此圭如其度故以珍名其異于鎮圭者蓋不刻也召監守重臣反以之發倉廩用之皆莫大之事也

瑁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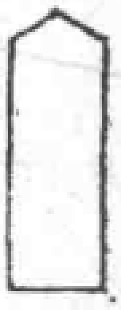
玫工記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玉方四寸卯刻其下擗諸侯五瑞合其刻者以為信取名于冒者覆冒天下之義也

桓圭



公執桓圭象桓楹雙植形九寸者九命也

信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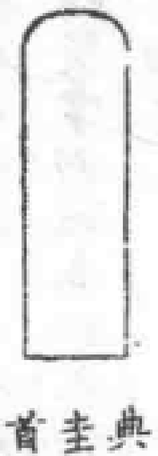


侯執信圭五等諸侯稱以侯稱故訛執亦以信名七寸者七命也

躳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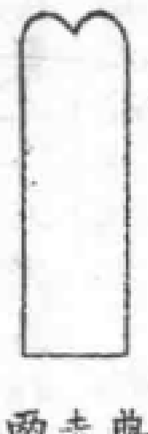
伯執躳圭象人身之形似信圭微屈七寸者亦七命也

琬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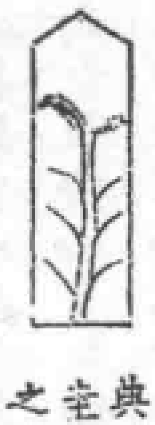
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玫工記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圓也謂規其首也

琰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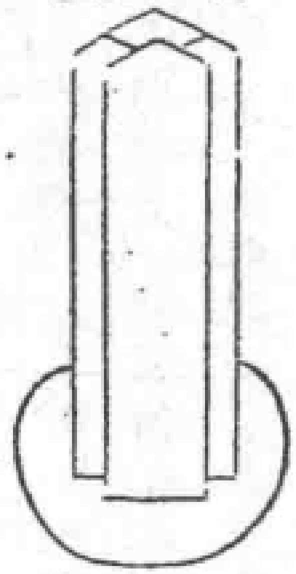
典瑞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玫工記琰圭七寸判規判齒也從圓而剡之為兩峯取剡制之義也

穀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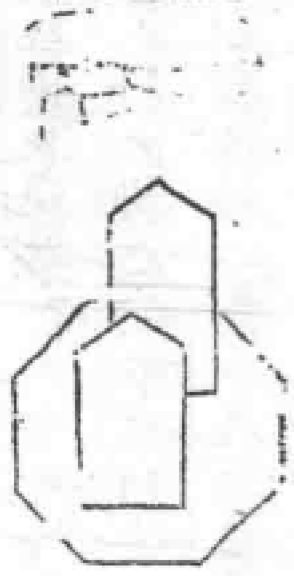
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玫工記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穀有和善生生之義也

四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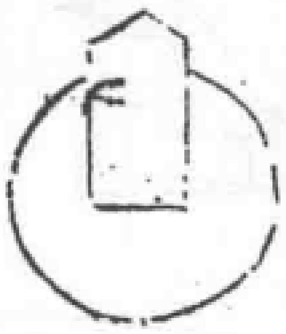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玫工記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以璧為趺而植四圭其上璧圓以象天四圭者四時之象十二寸者天數也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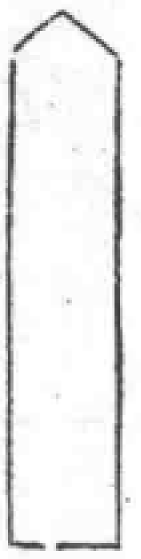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玫工記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琮為趺而植兩圭其上琮方以象地兩圭者地析之象五寸者半于天也

圭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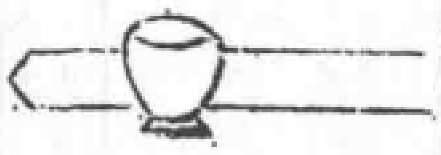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攷工記圭璧五寸圭櫛于璧日月星辰附于天也

土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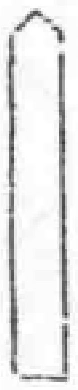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祼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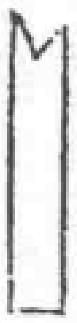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攷工記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瓚以承鬱鬯圭以為柄

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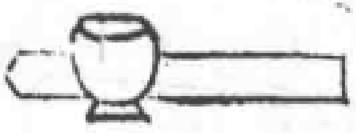
半圭曰璋聘禮璋以皮二王後享后以璋祀禮以赤璋禮南方斂玉首以璋

牙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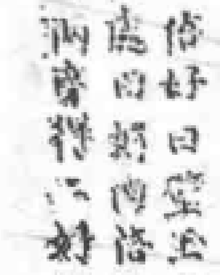
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攷工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　牙者猛獸之兵刻為牙象故以牙名取有備司殺之義曰牙璋中璋七寸者言如璋之度耳非謂中璋亦用以起兵當以典瑞為據

璋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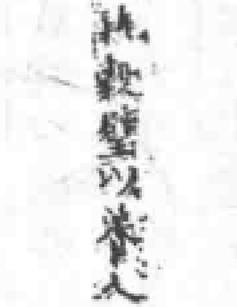
詩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攷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又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致稍餼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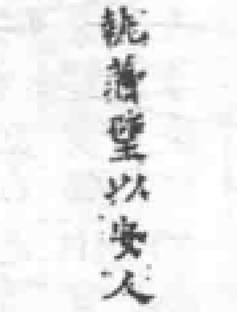
肉倍好曰璧注不刻處曰肉中空刻處曰好肉倍好者肉好三分之肉兩旁得二好得一也

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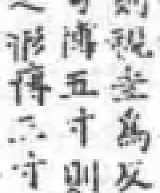
子執穀璧以養人為義

蒲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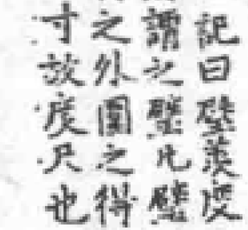
男執蒲璧以安人為義

子男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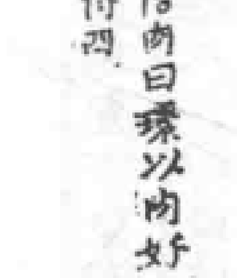
按璧圓虛中故子男之璧古圖皆為圓形但侯伯之圭長七寸子男之圭四面圓徑五寸則視圭為反重且天子之瑁所以合五瑞者博五寸則亦何以合之愚謂當為圓長之形博二寸而長五寸則既殺于躬圭而又不妨于合瑁謹存之以俟知者

璧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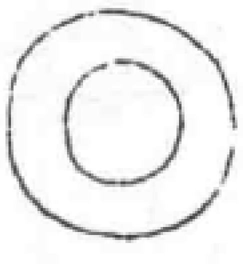
攷工記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蓋肉倍好謂之璧凡璧好一肉二好圓之三寸則肉之外圍之得九寸璧羨者九寸而羨餘一寸故度尺也

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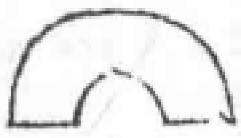
好倍肉曰環以肉好六分之肉兩旁得二好得四

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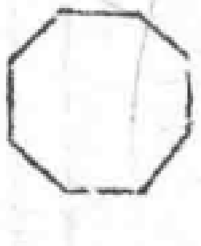
肉好若一曰環以肉好四分之肉兩旁得二好得二

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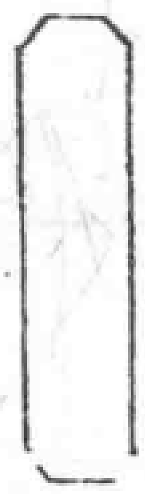
半璧曰璜北方所用冬物伏藏天半見地上之象

駔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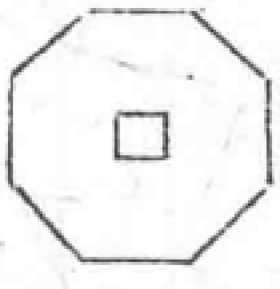
攷工記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大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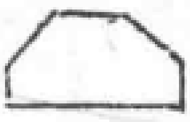
攷工記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組琮



攷工記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琥



琥制無攷舊說刻伏虎形然六玉無象物者以例推之北方陽之始璜爲半璧西方陰之成琥其半琮歟西方白虎故以取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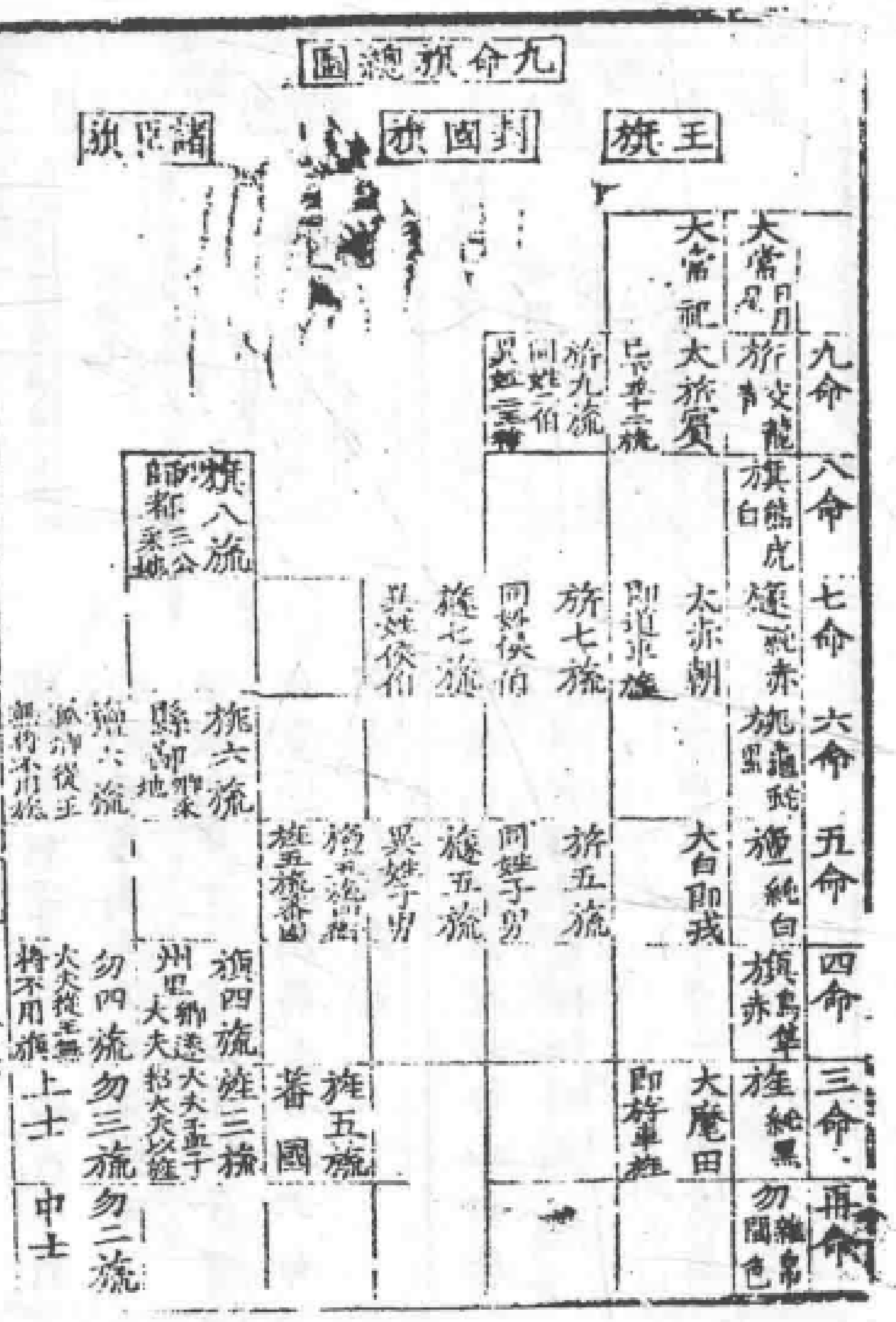
玉說

按玉備天地之全德記所載備矣圭爲直方象縱立而貫通上下之形玉之主也璧圜虛中以象天琮八方以象地又圭銳其首象春德之發生夏則一陰生不若春德之盛故半圭曰璋夏象也冬一陽復天之德故半璧曰璜秋陰盛地之德琥其半琮歟六者之形聖人所以擬諸三才者其義精矣○故天子諸侯執之以爲瑞玉自其德之所徵曰瑞自天子所頒曰命自傳之不失曰守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凡行大禮所執也大圭三尺天子以爲笏平日所執有事則搢焉也冒玉四寸天子以合諸侯之瑞所以朝諸侯者也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以爲內鎮宗后者或先王之后或王后世次相傳以主內政故曰宗也（已上天子及后之玉）○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躬圭侯伯守之璧五寸謂之穀璧蒲璧子男守之諸侯朝會于天子及自相朝會則執以爲信者也朝會之後則有享天子及后之禮虞書所謂五玉之贄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攷工記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蓋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故總云璧琮以享天子也攷工記又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則諸侯相享亦以璧琮但用夫瑑者耳諸侯遣臣聘于天子及侯國自相聘不當用夫諸侯之守圭璧故瑑圭璋璧琮以覜聘（已上諸侯及其臣朝享之）玉○其在于祭祀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五寸以祀

地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此祀神之玉若其主然也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此禮神之玉若享之者也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先王以祼賓客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即攷工記所謂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用于宗廟山川祼地以降神也其用于賓客禮賓如神也（已上祭祀之玉）○至于國家舉大事而以玉爲信者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琬圭九寸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九寸以易行以除慝穀圭七寸以和難天子以聘女牙璋七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因事用玉故象其事以爲名物也（諸侯聘女則用中璋亞于天子之圭也○已上舉大事之信玉）○又瀆器之玉上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封國則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凡建國市之度量由后出也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此先王同律度量衡于天下存其定制則久而不謬也（已上瀆器玉）○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此用于死者以禮天地者禮之也玉之用爲瑞爲祀爲信爲瀆器爲養生爲送死至于雕琢玉食則有如月令所載服玉又若冠玉珮玉車器飾玉琬琰之玉雜見于經傳不能盡舉此聖王所以重之而天下皆以之爲禮蓋以其成器可以適用者故以相贈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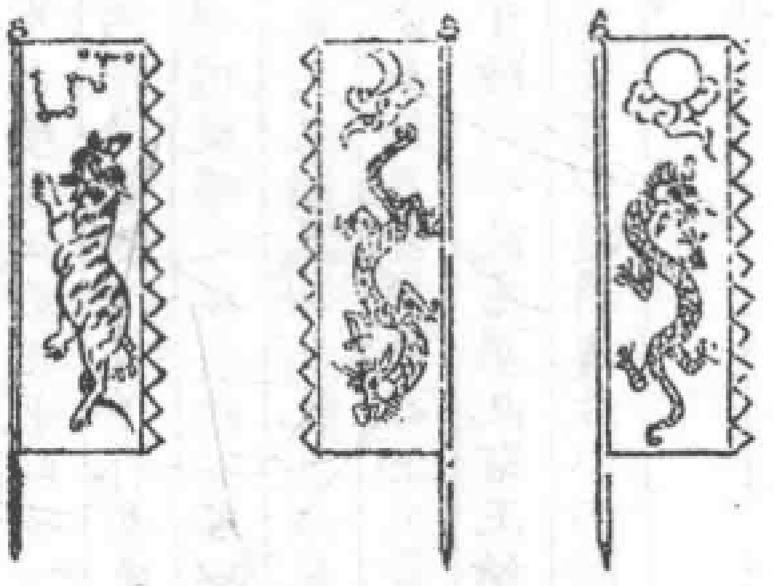
九命旂總圖


王旗
封國旗
諸臣旗
九命
八命
七命
六命
五命
四命
三命
再命
大常日月
旂交龍
旗熊虎
旞純赤
旐龜蛇
旟純白
旗鳥隼
旌純黑
物雜帛
大常祀大旅賓
大赤朝
即道車旞
大白即戎
大麾田
即斿車旌
大常十二旒
旂九旒
同姓上公
旗八旒
旂七旒
同姓侯伯
旞七旒
異姓侯伯
旂五旒
同姓子男
旞五旒
異姓子男
旌五旒
蕃國
旗六旒
縣鄙
旐六旒
旗四旒
州里
旐四旒
旌三旒
物四旒
物三旒
物二旒
上士
中士

大常旂旗旟旞旐旌物謂之九旗乃天子諸侯諸臣平日車上所建畫其象及書其名號故其幅縱長以爲文建于車上要必以兩相對故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以偶爲制又如天子之幃宮而設旌門諸侯之次舍而置其旂旐當以兩也○畫日月熊虎之類每一旗止畫一物舊制每幅皆畫則不能示遠矣非也○旗幅曰幓幓之所垂曰斿斿即旗幅之末殺而垂者大常十二斿即十二幅餘九七五皆然○旗之高以幅爲節○廣居高三分之一

○幓音杉斿由流二音

大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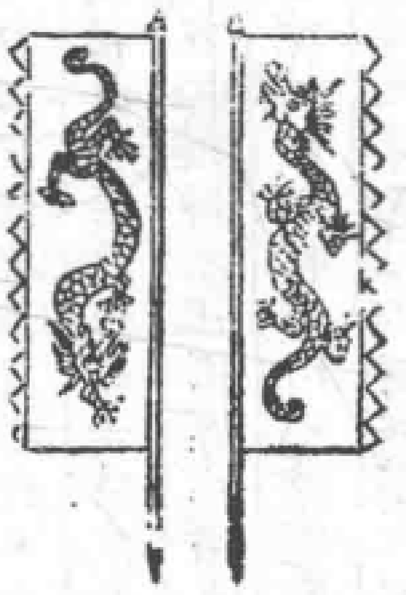
巾車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司常日月爲常儀禮大斿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龍章而設日月左傳三辰旂旗曲禮招搖在上桉日月星辰唐虞以爲衣之上周人則畫之于旗以爲大常唯天子得建之但司常有日月而無星辰者記云招搖在上舊註謂即北斗第七星名搖光者甚爲有理蓋北斗柄所指之方爲十二月建天帝用以施令者故王之中軍畫之用以指揮萬衆是故日月謂之大常祀事所建北斗星亦謂之大常則戎事中軍所建也然觀儀禮郊特牲左傳所云則交龍爲旂日月之下仍以交龍爲象熊虎爲旗如王之侯畫虎方稱旗之名也

大旗

即上虎畫
設斗之旗
亦曰大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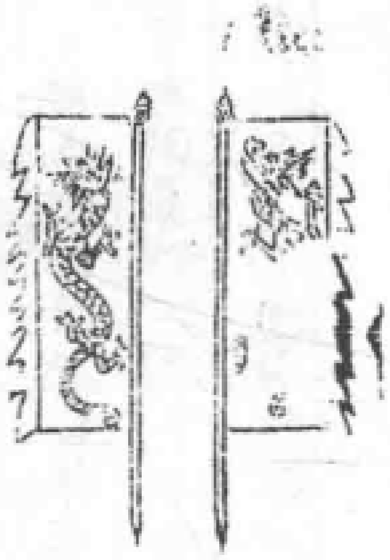
鄉師凡四時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　遂人凡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　大司馬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　及致建大常　凡旗唯五路所建爲大故此云大旗者皆指王大常之旗也司馬代王爲將故得建之大司徒遂人爲王致民故然云大旗也

大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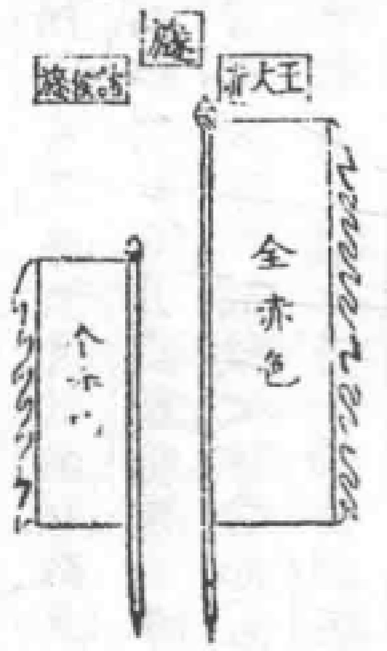
巾車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司常交龍爲旂按天子之冕服雖有五等如諸臣之制而五冕然十二旒以爲別故此大旂而下四者然亦如大常十二斿之數此交龍者亦畫如[illegible]亦作一降若諸侯旂升龍[illegible]已下又赤大白大麾[illegible]畫皆當如大常

諸侯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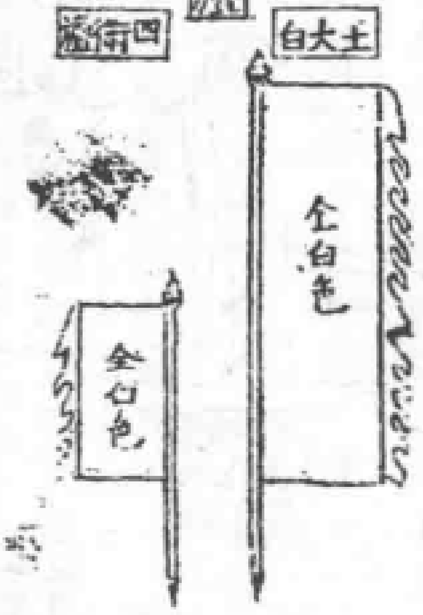
旂以封同姓然其幅自當依九七五命數故此乃同姓上公所建若同姓侯伯則當從七子男自當從五○異姓雖不以封二王後及爲上公九命者亦得建之

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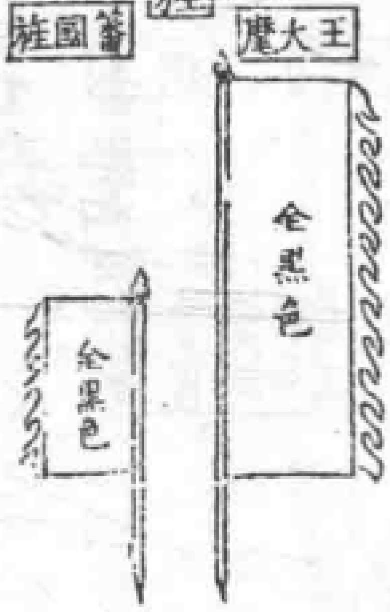
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司常道車載旞全羽爲旞天子朝覲之事十二斿異姓諸侯七命所建七斿若五命者旗幅亦當以五爲節

旃



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通帛爲旃孤卿建旃天子軍旅之事十二斿四衛如子男命數幅以五爲節若孤卿六命別當以六幅爲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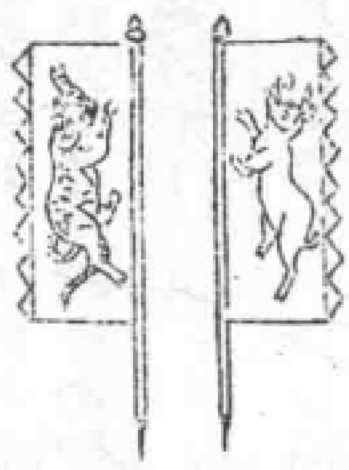
旌



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司常斿車載旌析羽爲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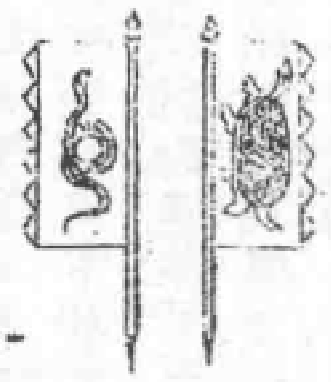
天子田獵之事十二斿蠻夷雖大曰子蕃國旗幅亦以五爲節

師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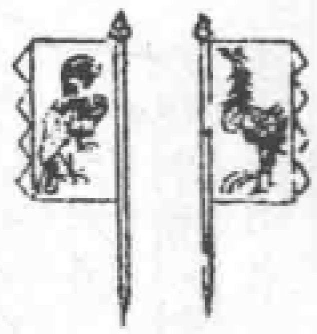
司常熊虎爲旗師都建旗師都者公之采地三公八命旗幅亦以八爲節

縣鄙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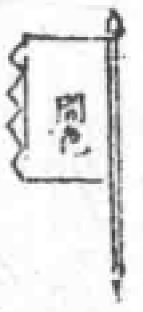
司常龜蛇爲旐縣鄙建旐縣鄙者卿之采地卿六命旐以六爲節

州里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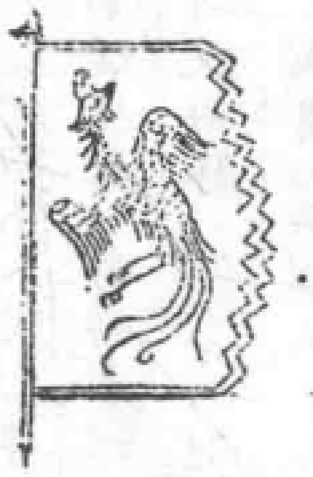
司常鳥隼爲旟州里建旟州里者鄉遂大夫所統除公卿有采地者大夫四命旟以四爲節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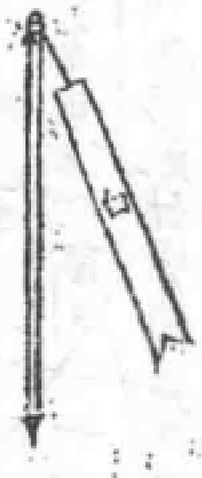
司常雜帛爲物大夫士建物間色故曰雜大夫四命士三命二命旗幅亦以四三二爲節

鳥章



詩織文鳥章卽記所謂前朱雀也舊圖畫之如上理或然也龍虎蛇然同按軍中旗主于指揮故其幅廣而飄揚古文旗字作㫃正此意也然其數皆單用非若車上旗之用兩故止稱龍虎鳥蛇而已

小麾



詩白旆央央舊圖如此蓋麾主布陣用之欲其易於指揮故狹而長也

九旗說

按旗之爲言主期民于其下古文作㫃㫃旗形也復從期者會意國事有常旗天子諸侯薪臣以辨等威書號名軍事之旗以別前後左右之罕又別有小麾以爲進退疾徐之節其制各不同不可以相混凡旗之辨莫重于色故畫者以象物爲主而色在其中不畫者則專以色爲主司常及大司馬所謂旂旗旐旟卽記之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方之色存乎其中矣通帛卽大白也色純而不施采故曰通旜字從亶意亦如此孤卿建之取其從王而不敢專招庶人以之取其質素無爲之意白兵象故巾車王革路建大白道車卽象路巾車王象路建大赤則此云道車載旜爲

大赤明矣斿單主以之巡遊田獵卽木路也巾車王木路建大麾夫五路之斿曰其青也曰大赤曰大白則麾爲黒無疑此云斿車載旌卽大麾則其爲黒亦明矣唯夫雜帛爲勿則無可攷然以三者之例推之則青之間色也蓋旂旟旐旗有象之四色旜旌勿無象之四色皆不離乎四方之色先儒不正明其色而統視之故不免有錯誤耳○九等之旗大常唯王所用更莫敢參其餘莫尊于大旂也故與大赤大白大麾爲五路所建其高廣一視夫大常者也○其爲諸侯所建則旂以封同姓大赤以封異姓大白以封四衛大麾以封蕃國皆如巾車所云其高廣則當視其命數矣夫王旣用大常以象天公與同姓用龍以象其變化矣其餘三路及異姓蕃衛之國不以象而止以色者其以君道爲無不可同于諸臣者歟○其在王國則司常賛夫司馬于大閱所頒諸侯建旂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皆有所將故旗有所象孤卿建旜卿大夫建勿皆無所將故其旗亦無所象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則王在國所常用而以從行者也○唯夫大司馬于振旅所建旗物與此不同愚謂旌旗以一人之耳目故大閱頒之而振旅辨之豈容有二蓋爲誤文不可强解若安營布陳則其旗麾之制又各有瀍于平日所建乃有不同耳

車制

按凡車之制方而任載曰軫曰箱四面皆廣六尺六寸大車深八尺兵車深四尺四寸小戎所謂淺收乘車皆然使坐立也軫之下木午貫而恒于車者横曰軸以受輪從曰輈以施衡合于軸而外行者曰輪以軌之八尺計之除車之廣則輪厚七寸其輪之大兵車六尺六寸田車六尺三寸大速小遲也支輪者曰輻輻三十外持輞内受軸者曰轂又曰軝徑一尺中宜有三四寸圜孔以受軸長一尺五寸出于軸外八寸兵車長三尺二寸故曰暢轂蓋古者行陣以車爲營轂出輪二尺五寸使之比次整齊不相磨擊與離次也軸貫轂而出與轂齊軸耑曰範範上之板曰陰所以約轂使輪不外脫也轂軸之交運動易敗故各施金轂内之金曰輨軸頭金曰轄輈從車後至前長丈四尺四寸亦曰轅輈之端高曲而施横木以駕馬者曰衡又曰軛平直而施横木以駕牛者曰輗又曰軏馬高牛卑也輈彎曲處有皮束之凡五故曰五楘梁輈駕于衡之兩馬曰服外兩馬曰驂皮繫于陰板而驂馬引於胸者曰靷亦謂之靳陰板有環以繫靷者曰續皮前繫于衡後繫于軫之兩端驅兩驂使不得内入者曰脅驅馬之韁曰轡亦曰脩手執之而垂者曰葦驂馬之内轡繫于軾前謂之納繫納之環謂之觼執兩服之四轡及兩驂之外轡而御之者曰六轡以皮爲環總約六轡而游移不定者曰游環馬銜曰鑣婁頷有鉤當胸帶曰膺而在膺有

以綴樊馬大帶纓鈌也鈴在鑣曰鑾在軾曰和或曰乘車之鑾在衡軫上橫木當陰曰軾卻畧兩曰蓋亦曰轑宜用朱鞹蔽旁曰篳篳析竹所爲茲見齊詩載驅藏用不常故經傳或有或無加木于車旁以防傾側曰輢詩無棄爾輔木止車將行則發之曰軔亦曰柅輗以上車之索曰綏草者別有器如短梯者曰登凡兵車曰軘輣取其屯衛朋比又曰輶車取其輕疾如猶加巢其上而望敵者曰轈攻城曰臨衝輎輓婦人車及載衣物者曰輜軿蓋印施葦紼者以其漆而外累故曰輜可以屏蔽故曰軿又曰轀輬取其如囪牖可開閉也器卓及泥行載物者曰輴輲輇三者名殊義同四輪而卑取其安而不傾覆也又有大車曰輂取其載之多小車曰軺人助輓者曰輂今之大車其輂之類小車其軺之類數此其大畧耳仰觀乾象若五車軨輻車府車肆甚詳故聖王經畧中原車制與經界相表裏實制戎馬之精意而平居則以之辨等威學者則以之觀才藝其用爲不小矣後世率從簡便平居則用肩輿名存實亡識者謂以人代畜而深非之至于車戰之灋遂不可復一有戎騎充斥更不可制卒有五胡金元之禍今平國之人一議及此遂謂必不可復然則古先哲王豈故爲此遲頓之器而費無益之財上天亦豈設此無用之象耶殊不知步騎今雖易辦而其敗莫能支車灋始雖未易卒辦而其功爲甚博今入徒計其始之難易而不要其終之利害譬之作室者北人多以甎土爲壁每遇火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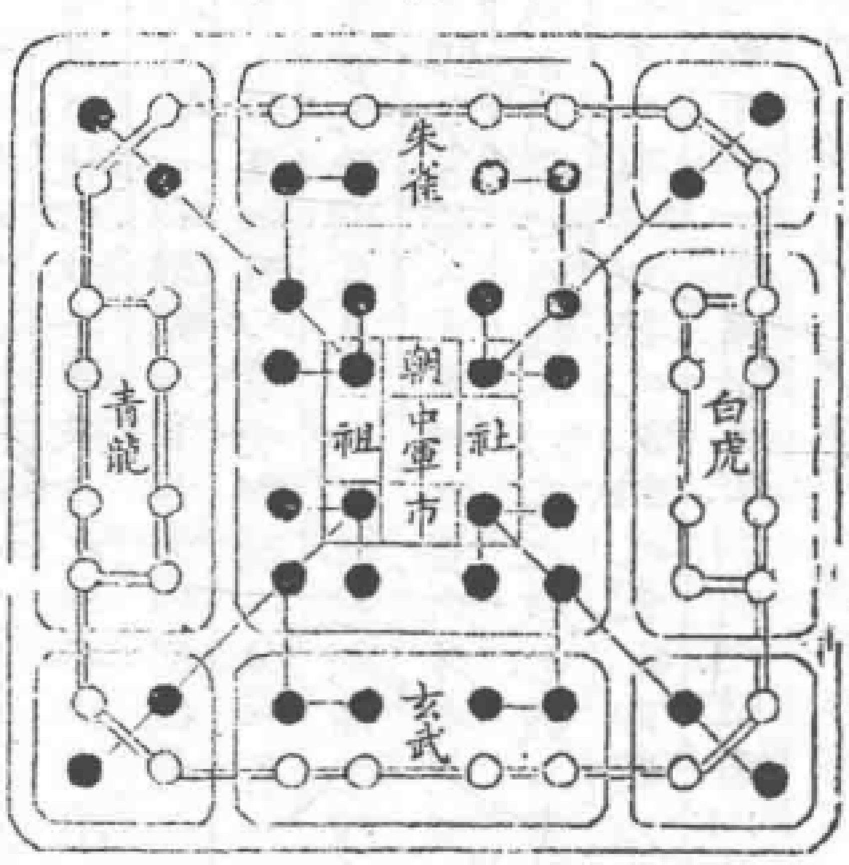
不過數十家止矣南[illegible]以蘆竹爲壁每延燒數千家及其重建則復如之徒取其始之易而不顧其後之害何以異此昔魏勝造如意車用之輒效惜乎其灋不傳方今歲有戎狄之禍盍召諸色人有巧思者放此意而斟酌之成造演習務欲輓駕輕易轉輒便利縱送擊刺鎗炮火器靡不如意行則爲奇兵突擊止則爲營在外庳可以遏豺狼奔突之勢亦制戎狄之一事也（軝音岐輨音管轄月八反[illegible]音木[illegible]引去[illegible]音敷[illegible]音決[illegible]音標[illegible]音鄰[illegible]爭禮反[illegible]登同[illegible]音肫胡[illegible]音文淵[illegible]音屏[illegible][illegible]音而春[illegible]月宣反[illegible][illegible]音前條[illegible][illegible]寒及[illegible]音搖）

夾漈鄭氏車說曰聖人作車圜而爲輪方而爲輿曲而爲輈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掬之乎上拱之乎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覆爲戒者輈也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虛受軸大穿爲賢小穿爲軹外以實受軸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之股近牙則謂之骹股入轂中謂之菑骹入牙中謂之蚤夫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輻故也或謂之楺楺木以爲之故也轂又有華以輓之輻有綆以固之牙又有漆以飾之此輪之制也即輿以攷之兩輢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軹則輢之植者以其旁止于此故曰軹轛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轛與後橫木則曰軫式前橫木則

曰執此輿之制也即輈以考之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圍在前持衡則爲頸圍在後承軫則爲踵圍此輈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輿之下有轐所謂加軫與轐焉也輈之前有衡所謂衡任者也軸末則有轄助輻則曰輔輿閒橫木則曰軨繫木乘輿則曰轂大車轅端則曰輗小車輈端則曰軏其制雖攷工記無所見要其材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可故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輦方轅）

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鉤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皆因宜以爲制稱事以爲之文也

營軍壘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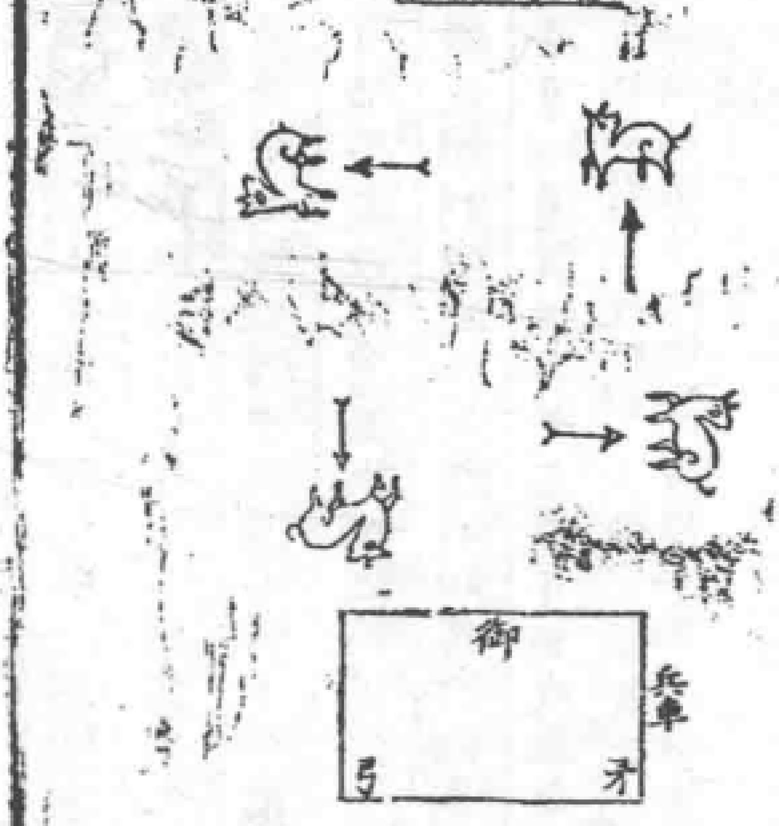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禮記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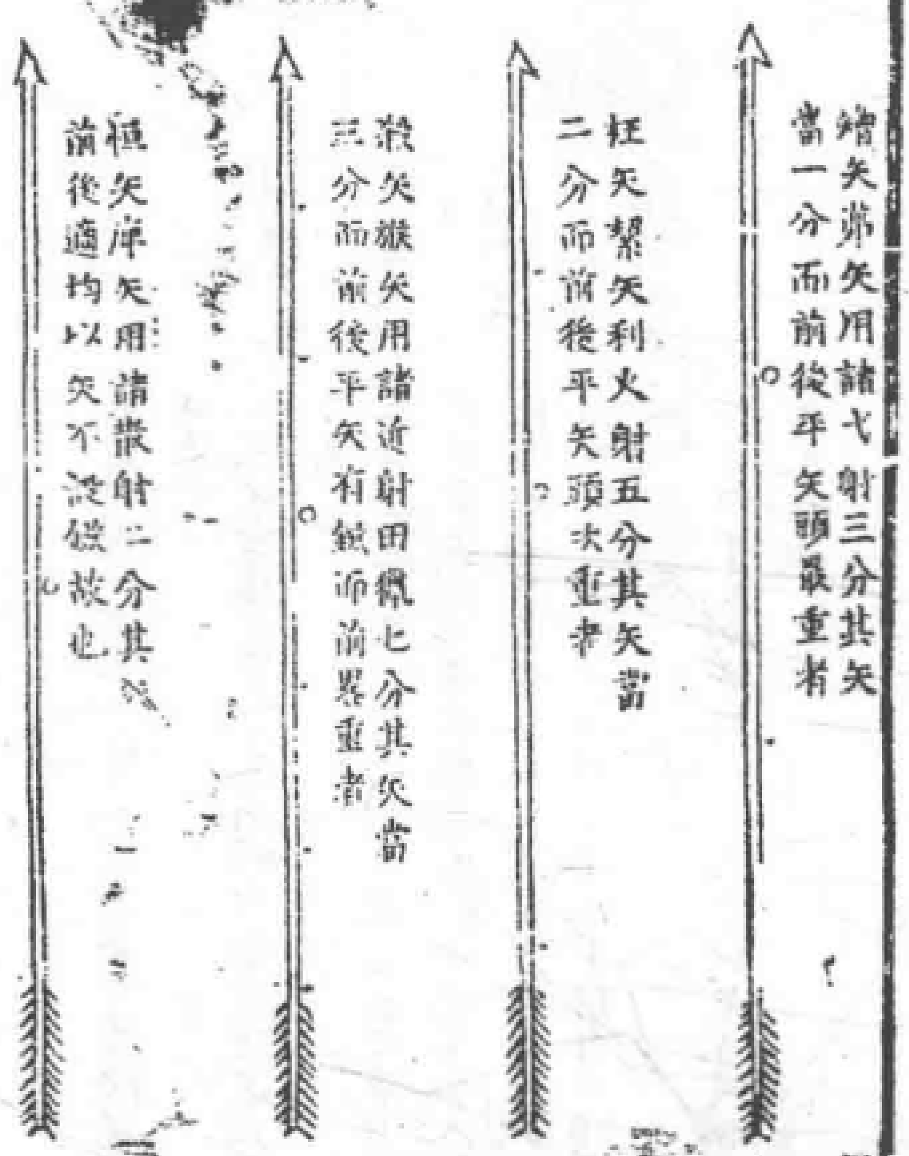
隨其師衆多少量人掌營壘之灋每營之中從橫大道各二分爲九州所謂州涂也市朝祖社畧如建國之灋餘見握機經傳

逐禽左圖



凡禽向東則車旋而在北向北則車在西向西則車在南向南則車在東皆取其向左而射之惡其逃生之意此射御之灋也故逐禽而左御者之善射左而獲射者之善苟不用此灋唯取禽之相近而射獲雖多而不中殺所謂詭遇而獲禽也

八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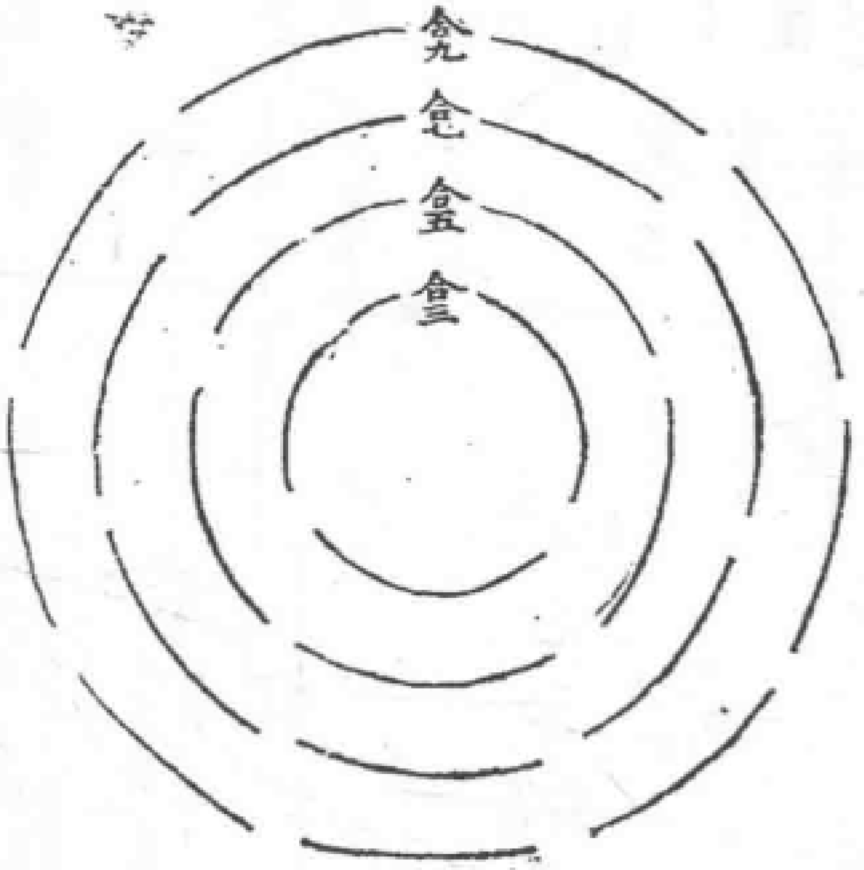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三分其矢當一分而前後平矢頭最重者

枉矢絜矢利火射五分其矢當二分而前後平矢頭次重者

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七分其矢當三分而前後平矢有鐵而前略重者

恆矢庳矢用諸散射二分其前後適均以矢不從鏃故也

合弓圖



凡弓初弛皆向外張之則向內弛弓九具合而成規不甚向外天子用之其餘以次反外合七合五至合三而止因以爲諸侯大夫士之節若初弛時而先圜曲向內不成合者此則弊弓不可用也

校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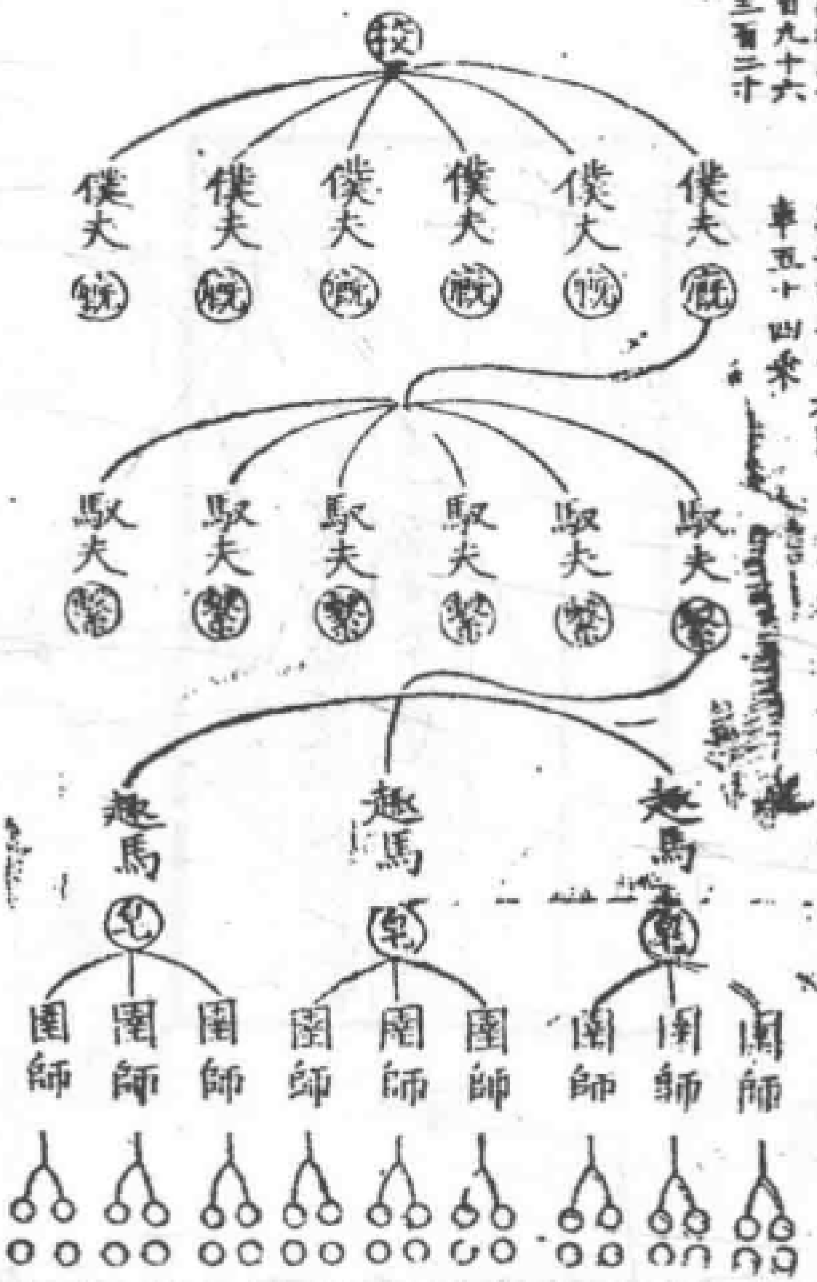
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每校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車三百二十四乘

六繫爲廄亦曰閑馬二百一十六匹車五十四乘

三皂爲繫馬三十六匹車九乘

三乘爲皂馬十二匹車三乘

一圉師馬四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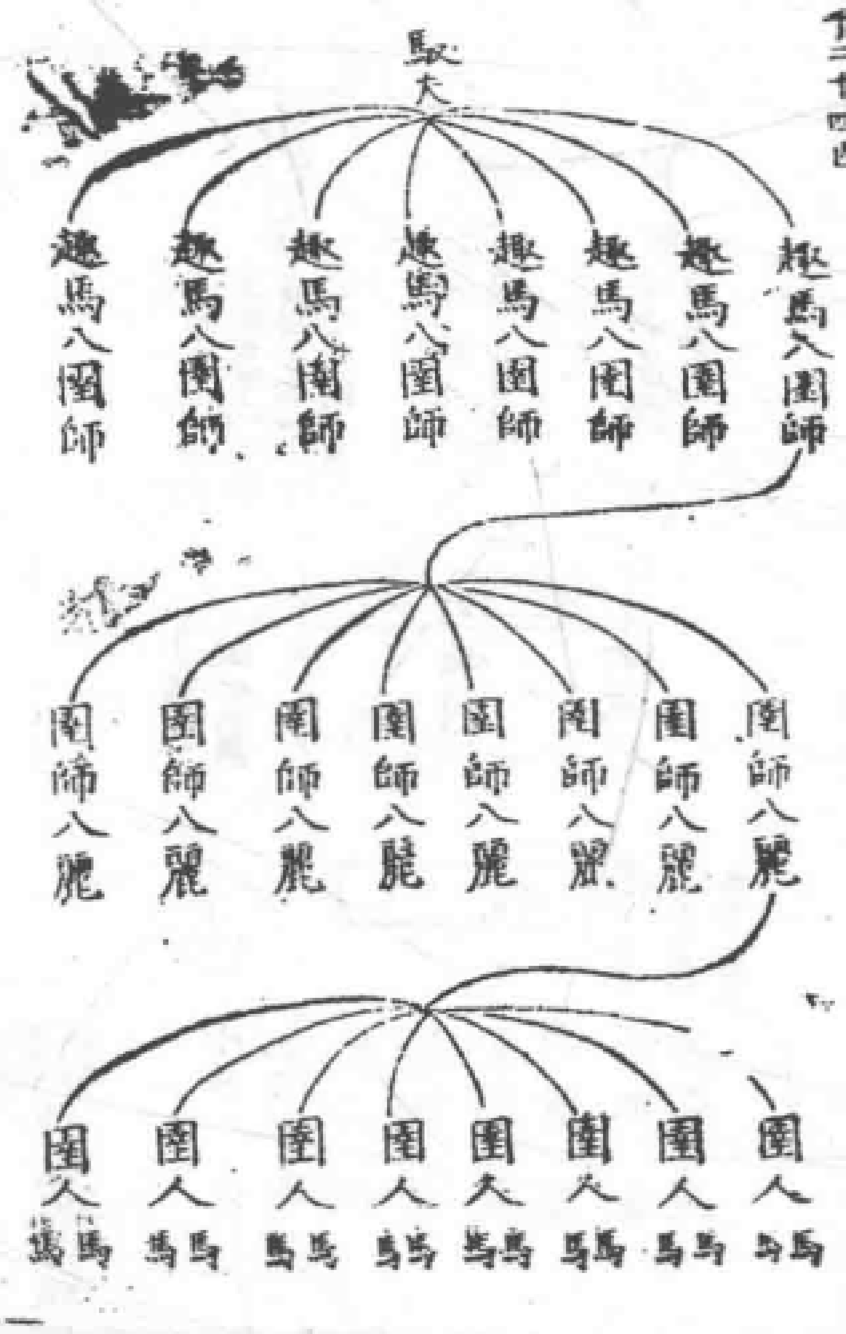

校
僕夫
廄
僕夫
廄
僕夫
廄
僕夫
廄
僕夫
廄
僕夫
廄
馭夫
繫
馭夫
繫
馭夫
繫
馭夫
繫
馭夫
繫
馭夫
繫
趣馬
皂
趣馬
皂
趣馬
皂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圉師

一馭夫駑馬一千二十四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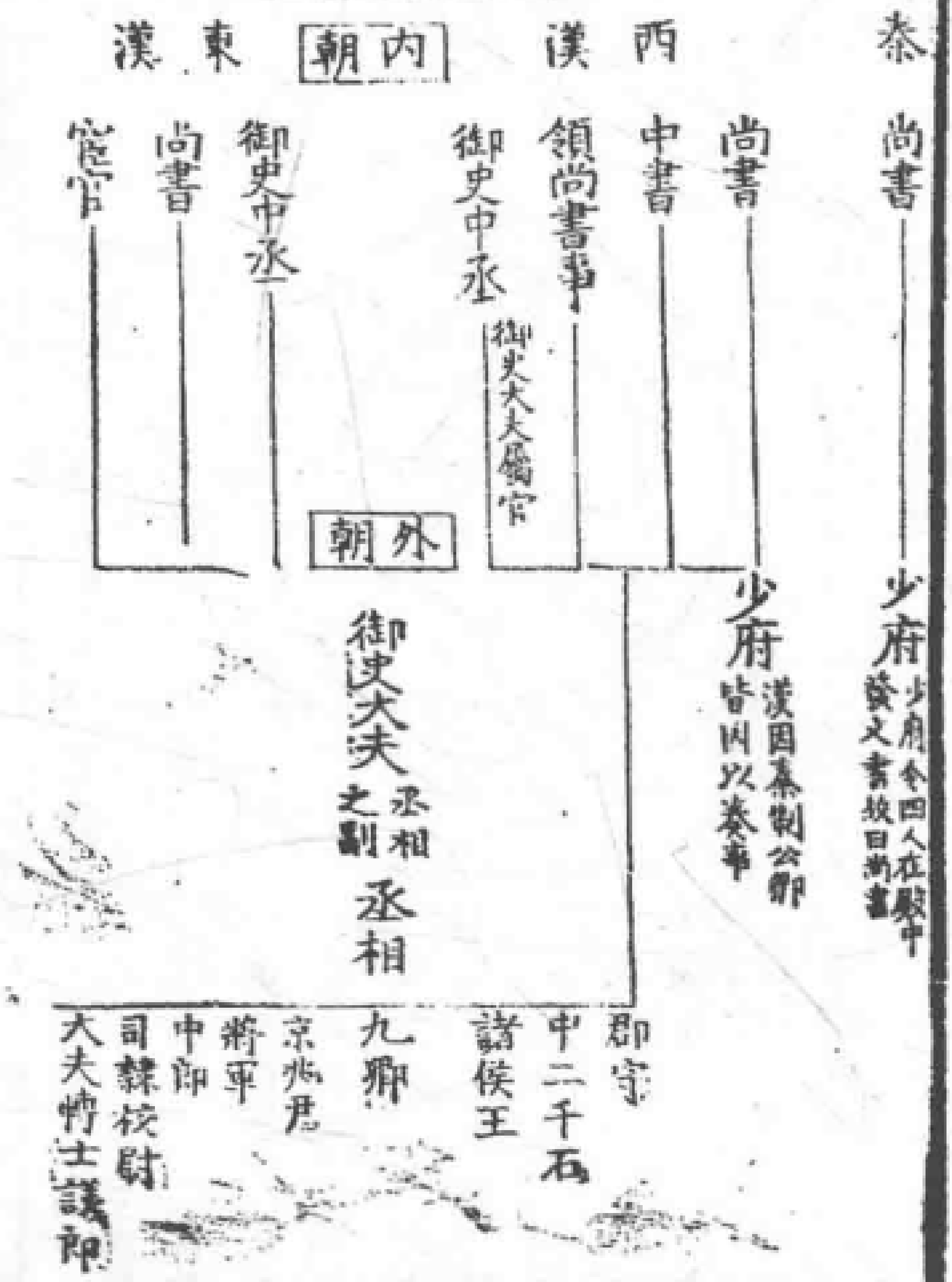
一趣馬駑馬一百二十八匹

一圉師駑馬十六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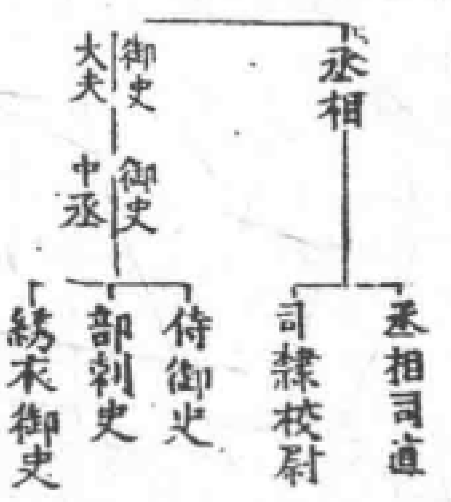
一圉人駑馬二匹


馭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趣馬八圉師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師八麗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圉人 馬 馬

秦漢內外朝圖


秦
尚書
少府
少府令四人在殿中發文書故曰尚書
西漢
尚書
中書
領尚書事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屬官
少府
漢因秦制公卿皆因以奏事
內朝
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宦官
外朝
御史大夫
丞相之副
丞相
郡守
中二千石
諸侯王
九卿
京兆尹
將軍
中郎
司隸校尉
大夫博士議郎

漢兩府圖


丞相
丞相司直
司隸校尉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侍御史
部刺史
綉衣御史

舊有四圖一宰夫之官分爲尚書中書後遂成兩省

三宮正宮伯之官分爲光祿勳衛尉後遂成門下省

二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鱉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鹽醢幕帟幄次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大府而下至掌皮的一項財則分入少府外一項財分入大司農

四自內宰至內司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人分之於大長秋

漢南北軍之圖

內北軍

衛尉兵（二萬人見武帝紀建元元年郡國材官騎士番上以充之掌巡徼京師）

中尉兵（即三輔之兵番上以充之）

衛將軍（文帝置後罷之）

外南軍

京兆（十二城門校尉屯兵）

馮翊

扶風

八校

（此軍屯于宣曲西陽兼南北軍）

期門（羽林）並屬光祿勳

中壘	北
屯騎	北
步兵	北
越騎	南
射聲	北
胡騎	南
長水	南
虎賁	北

郡國有材官騎士

周禮傳七卷分上下十四冊終
提學道委泰和縣學訓導陳鏘提撥監録
廬陵縣後學胡煥校對刊行

禮說十四卷

（清）惠士奇撰

清紅豆齋刻本

禮說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卽不能明聖人之襃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爲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氏爲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竝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謂周萇宏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氏攻說，翦氏攻禜，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犂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倂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半農先生禮說

在姑蘇虎邱右首萃古堂發兌

紅豆齋藏

翻刻必究

校閱姓氏

（凡與茲役咸屬品題雖受業居多不別爲綴次至高山在望麗澤相資長貴不挾隨筆著錄囊同人之志也中有謝世已久而曾在門墻獲窺著述亦附錄之）

許方遂（揚雲丙子）番禺知縣

衛廷璞（筠圃癸卯）番禺御史

詹良弼（敬甫丁未）饒平教授

胡定（靜園癸丑）保昌御史

張重光（曉巖歲貢）新會御史

楊鏞時（遜庭丙辰）大埔編修

莫世忠（健輝丁巳）高明庶常

梁無技（南樵歲貢）番禺

羅國器（躍劍丙午元）順德

何如瀅（建瞻癸丑）南海知縣

李炳（采作戊子）南海教諭

鄭之僑（[illegible]丁巳）[illegible]知縣

梁聯德（恒峯丁未）茂名知縣

蘇漁（芸軒甲辰）順德

何仞檉（赤木歲貢）香山訓導

胡宗發（孝則乙卯）山陰

曹懷（萬爲癸卯）保昌

李顯祖（鍾麓癸丑）番禺知縣

尹報遠（光錫戊子）東莞教諭

張世錢（以青戊子）教諭

許登庸（[illegible]乙未）揭陽知縣

李直（敬夫丁未）嘉應檢討

辛昌五（北村癸丑）順德檢討

邱玖華（陶甫癸丑）嘉應御史

饒鳴鎬（鳳軒癸丑）大埔知府

歐堪善（眘菴丁巳）樂昌編修

馮成修（達天己未）南海庶常

佘錫純（語山歲貢）順德訓導

何夢瑤（贊調庚戌）南海知縣

張昞（宜東辛卯）大埔教諭

殷瑞（[illegible]癸丑）東莞侍衛

梁連元（鴻溪庚戌）順德

謝仲玩（孔六癸卯元）陽春知縣

謝國史（孟載庚戌）澄海知縣

蕭系尹（最任癸卯）嘉應教授

蘇兆龍（呂載丙辰）番禺

郭曰槐（調遠癸丑）三水

簡觀（式三壬子）順德教諭

梁衡（斯任甲午）海陽知縣

胡斯盛（枚勳己未）順德教授

鄭叶梅（汝孝癸[illegible]）順德教諭
李元士（作玉歲貢）番禺
余聖言（介侯甲辰）海豐主事
黃冏（協牙乙卯）南海
羅喬（伯賓庠生）順德
陳世和（聖取拔貢）順德縣丞
吳世忠（仲坡庠生）南海
麥巒（翠巖庠生）香山
查廷瑤（[redacted]監生）休寧
梁善長（崇一己未）順德
吳俊常（子庸拔貢）新會

闞廷相（[illegible]生癸巳）順德教諭
衛德應（同侶丁巳）番禺
李瑜（[redacted]庚戌）大埔知州
陳應華（謙光恩貢）順德
何霙（小山歲貢）新會
王定九（乾用戊午元）海康
陳是集（翰朝癸卯）南海
龔朝伸（棻園歲貢）四會訓導
翁玉章（元通乙卯）順德
韓一海（橋村癸丑）番禺教諭
楊而和（大樂甲辰）香山

談德（際斯丙辰元）南海
梁調元（言周壬子）南海
蘇枚（卜英監生）新會
岑時發（淮泗癸卯）南海
黃廷俵（[redacted]）[redacted]教諭
蔡青錢（泉亭甲辰）海陽教諭
趙季錫（國瑛庠生）新寧
温應科（簡如甲辰）順德
何其光（雲洲庚子）番禺
何悅聖（謙長監生）順德
陳作仁（崇禹庠生）南海

周劉炳（藩[illegible]）東莞
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諭
楊絡熙（[redacted]丙辰）香山
衛秉義（健中拔貢）東莞
林絡烈（博侯庠生）順德
羅天尺（履先丙辰）順德
羅國忠（藎臣庠生）花縣
何絡禹（膺圖歲貢）香山訓導
梁鍾健（挺望清遠）高要教諭
蘇秋水（乃齊庠生）順德
彭廷霄（震一監生）四會

梁世則（躍瀾己酉）香山
歐陽源（灝杜戊午）花縣
朱陳偉業（[redacted]庠生）東莞
羅龍驤（登可丙午）香山
古植（仁養甲辰）嘉應知縣
胡景（邵明甲辰）順德
區重望（昌輯庠生）新會
鄧彪（炳園歲貢）順德
詹廣譽（涵川丁未）饒平知縣
游飛鳴（廷獻甲辰）南海
鍾獅（作韶丁巳）番禺

李瓚（山育壬子）嘉應教諭
王世榮（衍澤庠生）番禺
蘇思善（念微庠生）順德
周士藹（果南庠生）番禺
林大雲（平侯庠生）南海
蔡開隆（忠之丙辰）揭陽
何上舉（佳嗣庠生）順德
屈明洪（甘泉拔貢）番禺教諭
陳紹學（文荷丙辰）東莞
李竦（山陟丙辰）嘉應
吳芠正（念中己未）順德

陳九如（冠屏拔貢）瓊山
陳世蓮（聲伯甲辰元）順德
梁學洙（表時壬子）番禺
吳俊聰（子聽庠生）新會
何聖安（懋修監生）新會
周師旦（臣孚監生）順德
何紘（晃調乙卯）番禺教諭
陳海六（鰲山優貢）順德
趙黍（敦育己酉）東莞
蔡祖坤（世厚拔貢）海陽
何世熾（大五丙午）順德

陳有明（伯欽拔貢）海陽
鄧溥（煥宸庠生）順德
侯弼（肖巖乙卯元）香山
李上進（崇峻庠生）番禺
黃泰章（山斗歲貢）嘉應訓導
劉藻（品卿庠生）香山
胡大器（聲五丙午）順德
李方榕（卓南丙辰）保昌
黎偉光（樸園癸卯）順德
邵學元（東侯癸卯）南海
梁德隆（麟蔚己未）嘉應

蘇業長（潮來庠生）順德
羅卓士（傑人庠生）花縣
劉兆喆（定五乙卯）東莞
姚階及（升吉戊午）增城
蘇綸錫（元聘庠生）東莞
韋昜（文衍歲貢）香山
何友桐（敦復丙辰）順德
黎旻（琁平庠生）順德
葉潔齊（一泓甲辰）海豐
李愷（洵玉庠生）順德
蔡興茂（敦大恩貢）順德

李萼（山函戊午）嘉應
潘生木（顯蒼己酉）順德
蘇信（竹伍監生）順德
何乃琁（敬躋拔貢）南海
何夢圖（賚弼庠生）番禺
陳文挺（艮翰丙午）南海
何世元（子近歲貢）香山
胡士魁（凌楚拔貢）順德
彭源（濬功拔貢）四會
楊純仁（和濟監生）南海
周經（德盛拔貢）順德

鄭球（庠生）香山
何昌瑞（宏文丁巳）嘉應
胡有雄（立五丙午）順德
歐琔元（翊五庠生）東莞
鄭天輔（達任乙卯）香山
廖紹貴（榱璞監生）順德
林上錫（光朝甲辰）新會
鄧柱瀾（雄千庠生）東莞
蘇中昇（司直庠生）順德
邱明煇（沛舉庠生）順德
霍青錢（特英庠生）東莞

梁易簡（式章[illegible]）南海知縣
楊陞朝（道恕庠生）順德
趙康華（開曙甲辰）新會
羅必發（煥文庠生）順德
張成矩（偉奏庠生）東莞
周知畏（伯寅拔貢）潮陽
何士蛟（驥北丙辰）香山
梁占春（約彥庠生）順德
陳宗良（德裕庠生）東莞
何志行（[redacted]庠生）香山
林孟麟（茂廷戊午）順德

蔡躍（飛亭拔貢）海陽
梁東升（肩吾庠生）番禺
李天簡（本健歲貢）新寧
黃增美（子成戊午）海康
潘憲勳（華蒼己酉）順德
胡寧（宁賓拔貢）南海
伍如偃（景游庠生）新寧
陳奇烈（燕佳庠生）東莞
區尊九（貴思庠生）新會
何洪騶（驛發歲貢）番禺
羅公俊（履恒[illegible]）順德

霍壬琦（禹門庠生）南海
趙林臨（翰周拔貢）順德
潘飛南（[redacted]庠生）南海
趙綏（佩紳庠生）東莞
楊鳳詔（道侯庠生）順德
翁邦詳（[redacted]）澄海
蔡道濾（景行監生）南海
楊續烈（式達丙辰）大埔
羅蓋（霞西庠生）香山
陳躍川（荊山庠生）南海
葉光甲（[redacted]庠生）東莞

吳棟（丙午）連州
趙凌雲（虞奏庠生）順德
鍾映雪（戴倉庠生）東莞
馮中立（謙仰庠生）順德
廖鰲（希望庠生）新安
羅英士（上選歲貢）花縣
龐進（宇東歲貢）南海
吳孟旦（旭亭拔貢）番禺
陳志傑（調謀庠生）南海
李保光（韶存庠生）香山
陳酒澤（趙莿監生）順德

勞孝輿（亘峯拔貢）南海知縣
麥上才（與尹庠生）新會
龔瑊（鴻侶庠生）四會
羅炳（[redacted]丙辰）香山
吳世忠（蒼漢庚戌）順德
何犖（滙朝庠生）順德
李捷元（悅上庠生）東莞
游法珠（桂涯丁巳）順德
何宗成（東作庠生）番禺
陳煦（仲和丙辰）興寧
何士讓（公敬庠生）番禺

吳天沛（會徐拔貢）惠來
張經圖（君弼庠生）從化
蔡同高（世廣拔貢）海陽
陳華封（韶三監生）順德
蘇天作（藝謀壬子）東莞
詹約略（絅齋丙辰）饒平知縣
黃家漢（中官戊午）吳川
陳廷桓（闇絅庠生）新會
梁連茹（漢三戊午）順德
何奎（澄可監生）新會
林天弼（[redacted]庠生）東莞

莫孫聖（美裕庠生）新會
馬遇良（旒均庠生）順德
何際遇（粵梅庠生）香山
盧百能（介惠庠生）新會
吳舒濂（演周庠生）四會
黎作麟（蕃肖庠生）香山
邵斌（國信庠生）順德
何之仙（理中庠生）番禺
高世德（[redacted]庠生）南海
何文駒（御祿歲貢）番禺
呂盛（倫嵩拔貢）新會

區天保（庠生）順德
魏三槐（扶綱庠生）香山
何楊朝（[redacted]庠生）番禺
伍邦彥（允惠庠生）新寧
湯捷（澤適庠生）花縣
蕭士賢（宣仲庠生）香山
楊德光（[redacted]庠生）嘉應
黃復齋（雲士庠生）番禺
龐逵（介東歲貢）南海
吳秋（始亨庠生）番禺
梁為經（有年丙辰）嘉應

何紱顯（萬禹庠生）番禺
黃士達（[redacted]庠生）東莞
梁其煥（麗南庠生）香山
李瑋（山升癸卯）嘉應
陳起（孝先庠生）順德
楊最德（路大庠生）東莞
區錫爵（非池庠生）順德
李元皐（孫鶴庚戌）嘉應知縣
麥作梅（敬君庠生）東莞
鄧允中（衍道庠生）香山
黃壯（允翀丙辰）番禺

何捷廊（吟舟歲貢）香山
胡大忠（憲五丙辰）順德
何平（蒼牧庠生）番禺
張介文（采度監生）順德
姚錦川（若濟癸丑）潮陽知縣
陳宗功（韓起甲辰）嘉應
郭捷祥（茲亭拔貢）南海
張在文（作度監生）順德
許騰蛟（邦彥己酉）海陽
劉呂相（卯參庠生）香山
張義財（逵亭庠生）東莞

沈文琳（[redacted]戊午）海陽
黃弘（[redacted]丙辰）龍川
陳捷（鶚翰庠生）南海
羅錦（鳴可庠生）香山
龍元（錫日庠生）順德
歐邦敎（仲寬庠生）香山
何陟恒（北領監生）番禺
盧文起（深湖戊午）香山
何天成（謨簡庠生）順德
龐遥（沂東己未）南海
方樹績（奏膚庠生）香山

陳葭湄（庠生）南海
何颺（鏡道庠生）番禺
伍星耀（德輝庠生）順德
岑殿寧（朝泰拔貢）南海
梁士寬（韡蘭庠生）順德
陳書（元觀戊午）香山
何正權（巽行監生）番禺
陳飄雲（振侯庠生）嘉應
楊麟高（東伯庠生）順德
蕭英桂（宣維監生）香山
幸國英（上光庠生）番禺

余紹宗（達秉監生）順德
何則文（德揚壬子）順德
黃瑗（錫鏗庠生）新會
孫奮揚（思成[redacted]）揭陽
霍子明（[redacted]庠生）南海
龔雲從（則兼庠生）花縣
劉學經（義若庠生）海陽
湛繩祊（錦秋優貢）增城
楊萬寧（一峯戊午）揭陽
屈紹德（仲思庠生）番禺
繆勝（近謙庠生）香山

梁光黼（連璧 庠生）順德
鄭勷（亘上 庠生）香山
胡大猷（振五 丁巳）順德 侍衛
何遇琊（海瑚 歲貢）番禺
屈杰（會茲 庠生）新會
曾王綸（德樞 庠生）順德
李成福（道升 庠生）新會
徐逢舉（君聘 丁巳）東安
黃時霖（御行 歲貢）香山
羅達魁（君澤 庠生）順德
楊中興（直庭 庚戌）嘉應 知縣

梁文冠（弋雲 優貢）番禺
陳鶚暢（翰芳 歲貢）新會
伍宇光（允漢 庠生）新寧
賴起元（善長 庠生）順德
張雲翮（秋長 己未）嘉應
程光（始如 庠生）香山
何應中（道宗 歲貢）番禺
黃智勇（庠生）嘉應
伍廷蕙（庠生）新會
羅世健（臣乾 拔貢）順德
聶者輔（成周 丙午）新會

吳舒洛（景程 庠生）四會
譚益盛（與時 甲辰）豐順
高天與（[redacted] 庠生）高要
楊其名（實芳 庠生）香山
林雲會（楫用 庠生）新會
何上矯（[redacted] 庠生）南海
梁元龍（伯川 庠生）順德
高以誠（敬一 庠生）香山
陳天玉（杏亭 丁巳）嘉應
梁式翰（廷華 庠生）新會
梁維彰（[redacted] 庠生）南海

李名瑞（開德 庠生）香山
何文彥（岐昌 庠生）番禺
李世盛（秀鵬 庠生）順德
黃豐垣（維之 拔貢）揭陽
梁朝孫（敦朝 庠生）順德
麥國玉（廷璉 庠生）香山
陳元德（闇如 甲辰）嘉應
孔傳正（中夫 己未）保昌
王超宗（又會 拔貢）合浦
劉芙（鏡如 庠生）香山
羅桂菁（鄰水 庠生）順德

何夢聖（睿士 庠生）香山
古銑（玉成 丙辰）嘉應
梁錫爵（遠瞻 庠生）順德
曾良村（德孚 庠生）順德
朱道斐（英岸 庠生）新會
胡大成（近五 丙辰）順德
梁配道（以直 庠生）順德
余棨（鉽位 丙辰）饒平
唐啓韶（儀鳳 歲貢）香山
張漣（貞岸 拔貢）開平
胡士玉（荊長 丙午）順德

黃天重（昭明 庠生）花縣
麥文濟（作師 庠生）香山
陳鳳暢（翩芳 歲貢）新會
梁注（彤章 庠生）南海
黃文陞（聯秋 乙卯）南海
謝堈（靈川 丁巳）番禺
何朝蓋（賜廷 監生）番禺
李錦文（俊玉 戊午）嘉應
梁雲山（文升 庠生）順德
梁美錦（西錦 庠生）順德
吳洮（湖一 庠生）四會

張揆紫（暎金 庠生）東莞
何亦炬（洞友 監生）新會
姚序美（[redacted] 丙辰）潮陽
何士傑（太蒼 庠生）香山
温協華（[redacted] 庠生）新會
何必列（澳思 庠生）順德
聶鴻達（偉傳 庠生）新會
何九星（耀天 庠生）東安
鄭大進（[redacted] 丙辰）揭陽
梁世倫（明作 庠生）香山
蘇杏村（茹衡 庠生）順德

何璠（翊燕 庠生）順德
黎猷（宜中 戊午）嘉應
馮佐政（彥宗 庠生）順德
吳麒（載功 庠生）四會
羅國晟（惠昌 庠生）香山
任安仁（宅西 庠生）順德
薛超榕（葉村 庠生）揭陽
麥廷魁（秩玉 歲貢）香山
廖蓍（錫逵 監生）順德
湯來顯（世遇 庠生）花縣
周雲梯（天衢 拔貢）萬州

朱有斐（英畧庠生）新會
張始艮（順中監生）順德
李宣仁（順彰歲貢）四會
楊文振（式允丙辰）大埔
梁朝勇（敦能庠生）順德
何景行（御方監生）番禺
林　煒（素凝庠生）四會
李光景（雅畧庠生）順德
何士嘉（昂駒庠生）香山
梁德威（中和庠生）順德
高　瞰（融若拔貢）連州

何文就（驗本庠生）番禺
李其選（濟堂庠生）香山
陳志蕃（議舉庠生）廣寧
何　普（道周監生）番禺
高明遠（士毅庠生）香山
孔傳清（彌元庠生）南海
何鳳儀（則韶庠生）香山
楊允璽（伊鶚甲辰）大埔知縣
陳　材（達夫己未）新興
何全和（協邦監生）番禺
張　駒（澄千庠生）香山

何文參（與位[illegible]）順德
余泗淮（嶺參拔貢）南海
羅　澤（瑞仲丙午）番禺
譚夢隆（周思庠生）順德
許英光（[illegible]庠生）開平
胡師世（儒長庠生）順德
高　晉（心伯庠生）香山
謝　陽（始一庠生）番禺
李公芸（衛文庠生）四會
李兆紅（[illegible]庠生）海陽
陳　讓（遂揚歲貢）香山

梁大欽（而遠庠生）新會
彭利見（秋郊庠生）南海
李亦武（司直庠生）香山
吳元渡（濟之庠生）四會
黃琡輝（章容庠生）香山
李嗣芳（傳子拔貢）南海
何賡廷（仲唐監生）番禺
蘇珽斯（延斯庠生）順德
黃世傑（[illegible]丙辰）揭陽
潘捷元（[illegible]庠生）[illegible]
梁朝幹（而振庠生）新會

韓　丕（[illegible]庠生）順德
鄭　達（君上庠生）香山
譚　元（宜文庠生）順德
關夢星（汝東庠生）開平
黃學聖（魯門監生）香山
尹之睿（露四拔貢）東莞
勞　通（文生壬子）順德
何步洲（端書庠生）南海
麥國器（昌旦庠生）順德
林　鯤（兆鵬庠生）新寧
毛克武（乾一庠生）香山

羅維君（瑞叔乙卯）番禺
楊士翩（冲九庠生）香山
鄭志正（貞木壬子）南海
勞喬遷（貽秩己酉）順德
龔　瑚（夔侶庠生）四會
鍾枝光（孝徵庠生）新會
鄭　基（德侯庠生）香山
鄧文煥（明最庠生）東莞
韋　弁（[illegible]庠生）香山
何　金（聲初歲貢）順德
王翀霄（德彰庠生）南海

鄭式南（衡五庠生）恩平
何東元（梅客庠生）順德
邱元遂（乾惕丙辰）大埔
鄧之琡（楚玉拔貢）連山
何濂洲（居蒲儒童）順德
林　蓁（次五歲貢）四會
楊劼士（爲楚庠生）嘉應
韋　潮（[illegible]庠生）香山
胡太昌（儀高庠生）順德
梁東大（誠伯庠生）南海
譚一鳴（个臣庠生）開平

杜月高（[illegible]庠生）香山
朱權煥（秉衡庠生）東安
劉泰來（[illegible]庠生）鎮平
羅輝珏（恒五庠生）順德
方　正（子莊庠生）香山
羅覺時（紹會庠生）順德
蔡季遠（[illegible]庠生）海陽
吳根懋（久大拔貢）南海
高　臨（聰上庠生）香山
岑　標（則舉庠生）順德
龔　琉（鎮侶庠生）四會

毛瑞（在雲 庠生）香山
王學顯（瀛水 庠生）番禺
龐弘毅（茂冲 庠生）南海
吳尹（渭瓊 庠生）增城
郭儒（懿君 庠生）香山
余慎行（仲敏 庠生）開平
李秉雲（御天 庠生）順德
張達焯（衢貴 庠生）東莞
伍冲斗（元始 庠生）順德
謝晉桂（脩月 庠生）嘉應
譚必顯（養臣 庠生）順德

伍祖仁（挺士 庠生）順德
譚作英（潤發 庠生）開平
楊士昌（■ 庠生）香山
羅代創（履勳 庠生）順德
陳萬元（丙辰 ■）潮陽
嚴任重（振勳 庠生）香山
楊來儀（韶九 庠生）嘉應
梁作則（丙辰 ■）海陽
潘重山（孔良 儒童）番禺
譚畏天（德紀 庠生）新會
胡達天（贊君 庠生）順德

鍾大元（滄枝 庠生）南海
黃光廷（建章 庠生）順德
曹淵（希賢 儒童）番禺
劉有德（用新 庠生）香山
鄭尊爵（子秋 庠生）揭陽
劉勝友（明高 庠生）香山
翁應亥（■ 監生）海陽
劉行安（幼承 拔貢）東莞
胡光前（開先 戊午）順德
黃德祖（國幹 壬子）饒平
葉承立（奕華 庠生）嘉應

毛九鳴（凌皐 庠生）香山
劉大受（印可 庠生）揭陽
吳湛（忌沛 庠生）增城
何紹錫（數庶 監生）順德
歐觀祥（瑞峯 拔貢）清遠
黃夢桂（樞友 丙午）新安
梁超（喬岳 庠生）香山
吳孜修（超士 庠生）四會
李方（開立 庠生）香山
金茂和（■ 癸丑）海陽 知縣
邱夢梅（蕙甫 庠生）嘉應

李朝楠（謙卲 拔貢）保昌 教諭
梁栻（道之 己酉）四會
歐瑤（敬會 庠生）順德
湛禮發（海人 歲貢）增城
陳思忠（耀唐 庠生）南海
伍星耀（德輝 庠生）順德
吳漢瑞（元少 歲貢）四會
詹登高（漢階 乙卯）饒平
張元翅（齊九 庠生）香山
鄧善智（■ 監生）南海
許官興（■ 歲貢）番禺

梁奕德（明義 甲辰）嘉應
謝世蘊（一桓 癸卯）番禺
陳三錫（積中 庠生）南海
麥士芬（子原 庠生）香山
林之松（秦授 歲貢）四會
劉沛霖（蒼柱 拔貢）乳源 教諭
湛上濟（爲楫 庠生）增城
江綱（紀方 歲貢）番禺
翁紹會（■ 監生）海陽
李堪（炳琥 歲貢）四會
王朝選（日琤 乙卯）嘉應

唐德埈（允明 拔貢）陽山
李宗源（清如 庠生）四會
鄭必達（槐望 庠生）香山
崔兆光（輝祥 監生）番禺
戴家駒（逢伯 乙卯）保昌
劉大力（■）饒平
湛參（希旦 庠生）增城
彭華英（偉成 丙辰）大埔
何攀（鳴九 庠生）香山
彭弘志（展功 庠生）四會
古英華（■ 庠生）嘉應

梁宗紳（惠我 乙卯）嘉應
鄧斗才（文谷 庠生）四會
湛耀祖（昭長 庠生）增城
李業勳（■ 監生）嘉應
彭弘基（元功 庠生）四會
翁綿盛（■ 儒童）海陽
黃畧（英畧 庠生）番禺
林之樸（素也 庠生）四會
陳上木（崑濤 丙辰）饒平
鄔學乾（行健 庠生）番禺
周夢龍（躍千 庠生）四會

黃澐（穎秀癸丑）龍川（主事）
漆自仁（左穀監生）[illegible]
薛森秀（蔚之甲辰）儋州
沙如珣（[illegible]丙辰）龍川
詹士廣（[illegible]丙午）饒平
鄧璠（尼與庠生）南海
林殿元（[illegible]歲貢）花縣（訓導）
黃國寶（[illegible]己酉）澄海
鄭時達（惟上歲貢）順德
區觀球（兼三癸卯）順德
徐之鳳（[illegible]己酉）和平

黃桂（[illegible]歲貢）歸善
巫榮（[illegible]癸丑）龍川
黃國楹（[illegible]）歸善（知縣）
麥尚培（敏卿歲貢）南海（敎諭）
陳懷（維寬庠生）順德
徐淳（[illegible]己酉）和平
何以任（[illegible]歲貢）（[illegible]訓導）
詹式正（[illegible]己酉）饒平
徐潤（[illegible]己酉）和平
黃清（[illegible]歲貢）遂溪（訓導）
馬符錄（受之歲貢）南海（訓導）

歐士璋（[illegible]歲貢）（[illegible]訓導）
鍾俊章（[illegible]歲貢）龍川
沈先聲（[illegible]己酉）海陽
周鼎銓（[illegible]歲貢）（[illegible]訓導）
黃藻（慈山己酉）海豐
區士鋐（達人壬子）順德
黃德祖（闇幹壬子）饒平
鍾文秀（實夫壬子）嘉應
黃民莘（尹衡壬子）歸善
曾棟（[illegible]歲貢）長樂（訓導）
區琛（荀八庚午）順德

謝忠哲（[illegible]優貢）海陽
顏紹武（[illegible]甲辰）長樂
黃坤亮（巽伯戊午）海豐
李夢熊（伊仲庠生）順德
徐士元（英侯歲貢）花縣（訓導）
李翔雯（[illegible]歲貢）翁源（訓導）
江山源（德熙拔貢）長樂
黃洲（川秀壬子）饒平
王日昌（[illegible]丙辰）海陽
鄭嘉逵（汝槐庠生）順德
姚瀚（[illegible]監生）歸善

張芝書（侯若丙辰）大埔
黃士錩（震宇丙辰）保昌
張致中（茂嵩丙辰）惠來
鄭聯元（汝梧拔貢）順德
黃亶麟（郎超歲貢）永安
彭麗瑜（廷豸庠生）陸豐
藍朝陽（[illegible]庠生）東安
林文琬（輔生庠生）順德
徐廷相（伊衡庠生）龍川
湛聖傑（觀光庠生）增城
梁士昇（洪如庠生）順德

余克長（[illegible]乙卯）澄海（敎諭）
魏肖麟（[illegible]庠生）歸善
孔傳梅（[illegible]庠生）保昌
郭霖（大彬庠生）南海
鄒清瑞（[illegible]拔貢）龍川
李滙川（明三庠生）順德
黃從龍（掄佩戊午）新會
鄭參（[illegible]歲貢）歸善
彭雲際（[illegible]拔貢）陸豐
謝應馨（蘭伍庠生）博羅
周上進（翼千庠生）四會

吳魚（周穗庠生）南海
王臧（元芳庠生）永安
簡重（[illegible]庠生）歸善
龔璘（鎮侶庠生）四會
葉祖翼（[illegible]歲貢）歸善
胡深（[illegible]庠生）長寧
謝脊露（[illegible]庠生）連平
黃應熙（[illegible]歲貢）歸善
劉洋江（遠宗庠生）順德
馬掄英（[illegible]庠生）歸善
徐獻（[illegible]庠生）鎮平

崔魁士（積昌監生）番禺
郭君述（[illegible]歲貢）歸善
林時達（[illegible]拔貢）和平
譚樹坊（[illegible]庠生）歸善
張翀霞（巨任庠生）東莞
姚祖申（[illegible]監生）歸善
葉沛錦（[illegible]拔貢）連平
馮紹勳（[illegible]歲貢）歸善
孫芳洲（釆若庠生）揭陽
劉文炳（[illegible]庠生）歸善
葉開（[illegible]拔貢）陸豐

李永雄（■庠生）歸善
鍾淑文（■庠生）連平
李毓泰（齊泊庠生）四會
黃見龍（■庠生）永安
劉　燡（■庠生）歸善
戴　冑（庭藻丙辰）新安
吳艮弼（錫衡庠生）四會
賴爲煥（■庠生）歸善
劉漢縉（■庠生）連平
陳名琦（■監生）歸善
張家顯（明卿庠生）永安

區士鐸（天木監生）順德
鍾承斌（玉上庠生）東莞
鄧與璋（宜升丙辰）新安
許懋修（■庠生）歸善
朱詩韻（■庠生）博羅
林　桐（殿思庠生）海豐
吳郁乾（獻君監生）南海
黃元定（■庠生）歸善
鍾湘濤（伊在庠生）東莞
張　雯（雲龍監生）嘉應
楊鳳林（■庠生）歸善

姚嶺祖（■庠生）歸善
劉文穟（秉岡拔貢）龍川
江成錦（■監生）歸善
羅金章（祿上庠生）海豐
陳明揚（■庠生）歸善
賴爲憲（■庠生）歸善
葉佳元（■庠生）海豐
潘廷天（■庠生）長寧
程尙元（鰲先己酉）南海
廖泰臨（■庠生）連平
陳　仁（■庠生）東莞

曹必銘（■庠生）保昌
黎　琮（■庠生）歸善
李雲燦（爾殷監生）番禺
熊飛渭（■庠生）歸善
謝廷知（■庠生）和平
黃義金（■庠生）連平
林天柱（■庠生）歸善
陳欽學（■庠生）東莞
翟鳳翽（■監生）歸善
洪　鐘（■庠生）澄海
周廷倡（字六庠生）東莞

謝　琳（■乙卯）東莞敎諭
謝以光（■庠生）陽春
劉家極（桂石拔貢）陽春
韓廷輝（大升拔貢）文昌
張星煜（■庠生）歸善
黃朝堂（■庠生）陽春
司徒儻（體中拔貢）開平
周尙達（文津拔貢）海豐
劉啓釬（■庠生）陽春
曾秉龍（■庠生）和平
袁瑛見（■庠生）歸善

鄧　炳（穎器歲貢）新安
鄭　彥（浩如庠生）東莞
鄭上達（■庠生）新安
劉家梓（■庠生）陽春
黃朝賡（■庠生）陽春
黃奕正（■庠生）歸善
劉啓鍔（■庠生）陽春
李嶽烈（■庠生）長樂
盧能文（彬然庠生）順德
鄧致中（■拔貢）始興
區上楫（遂瞻壬子）高要

劉啓鏞（■庠生）陽春
黃中立（剛之拔貢）化州
蕭純佑（■乙卯）大埔
劉宗正（■庠生）陽春
袁如天（■庠生）長寧
李國棟（淑達壬子）嘉應
黃朝昕（■庠生）陽春
唐世俊（運參拔貢）東莞
黃鶴和（■庠生）龍川
黃應鳳（■庠生）陽春
鍾秉瑜（■監生）長樂

黃朝暎（■庠生）陽春
徐廷桔（■歲貢）龍川
陳廷對（獻京壬子）新安
胡元勳（■庠生）歸善
劉宗濂（■庠生）陽春
曾貫文（■庠生）和平
吳雷發（哲朋壬子）大埔
黃儒海（■庠生）陽春
趙艮瑩（■庠生）長寧
陳　上（■庠生）東莞
黃展綸（■庠生）陽春

蔣開瑞（[redacted] 庠生） 陽春　何廷楠（香林 丙辰） 連平

黃鶴鳴（[redacted] 庠生） 陽春　陳春府（[redacted] 庠生） 長寧

吳昌延（[redacted] 庠生） 陽春　王弘（仲含 丙辰） 和平

葉拱（[redacted] 庠生） 歸善　劉宗蓮（[redacted] 庠生） 陽春

王獻猷（[redacted] 庠生） 陽春　袁大作（見飛 庠生） 東莞

劉斌（[redacted] 庠生） 陽春　曾機（[redacted] 監生） 長樂

張夢說（[redacted] 戊午） 普寧　蘇珥（瑞一 戊午） 順德

禮說總目

卷一　天官一

建國立極邦之六典

太宰　禮俗以馭其民

疏材　閒民

九兩繫民

象魏

挾日

納亨

小宰　掌王宮之糾禁　（干寶註譌爲鄭）

以叙聽其情

傅別質劑要會

宰夫　胥掌官叙以治叙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宮正　廬舍　（德衰）

宮伯　士庶人均秩均叙　（庶子猶餘子）

膳夫　王卒食以樂徹于造　（王日一舉齊日三舉　大喪不舉）

因脩之頒賜皆掌之　（十二辰之會）

庖人　膳膏

甸師　蕭茅

鼈人　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疾醫癘疾

瘍醫以五氣養之

祝藥猶行藥　劀殺猶砭割

卷二　天官二

酒正五齊

從獻

酒人女酒（奚）

漿人六飲之醫

六飲之涼

酒正成要

籩人四籩之實（麷　茆　脾析）

醢人醓醬一物

醯人酏食糝食

鹽人飴鹽苦鹽

宮人井匽

掌舍三宮四門

玉府食玉

外府邦布（口錢）

職幣用邦財者之餘

內宰闈人光祿勳（古闈勳通）

內宰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淳純通）

閽人怪民不入宮

世婦（此屬內宰春官亦有世婦一目一綱）

女祝招梗

內司服綠衣

縫人翣柳

追師副編次

屨人舄屨

卷三　地官一

九州地域（域古作或）

田主（社之木主）

五地之民

土圭測日景

封采

大司徒祠五帝羞其肆（牲全爲肆）

小司徒九比之數

鄉師輂輦

天子六鄉（三公）

鄉大夫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射之禮一曰和二曰容

黨正春秋祭禜

族師春秋祭酺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舞師皇舞

牧人騂牲

牛人享牛求牛

牛牲之互

卷四　地官二

載師宅田士田賈田　賞田

夫家之征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師氏敏德

虎門

師氏以媺詔王保氏諫王惡

保氏五射

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

調人和難

媒氏中春合男女　丣卯丣酉之辨

司市日昃而市

質人賣儥之質劑

買賣人民　越逐遁逃

廛人總布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卷五　地官三

掌節守節達節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

遂大夫四達

里宰合耦于耡

旅師耡粟屋粟閒粟

稍人掌丘乘

土均掌平土地

草人九土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山虞澤虞山林厲禁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别

掌炭掌荼掌蜃皆豫共凶事

廩人大祭祀共椄盛　椄讀若极

舂人食米

槀人外內朝　槀爲犒

卷六　春官一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禋祀　實柴　燔燎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王執鎮圭　注以四鎮之山爲瑑飾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四望四類　山川丘陵墳衍
正室皆謂之門子
卜葬兆甫竁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疏毛牲曰刏羽牲曰衈
四時大田獵祭表貉
鬱人掌祼器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共其釁鬯

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
四時之閒祀
鬱齊獻酌　注獻讀爲儀

卷七　春官二

典瑞五采三采二采　圭璋璧琮
典命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未誓
以皮帛繼子男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
五冕
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
絰

玄端素端
守祧旣祭藏其隋
與其服
廟祧
冢人蹕墓域
以爵等爲樹數
守墓禁
墓大夫令民族葬掌其禁令
大司樂三大祭還宮無商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樂師詔來瞽臯舞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大夫判縣士特縣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執司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卷八　春官三

鼓矇世奠繫鼓琴瑟
鍾師九夏
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鎛師掌金奏之鼓
籥章豳詩　不曰豳風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大卜玉兆　瓦兆　原兆

卜師四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

占人四占

筮人九筮

占夢六夢

眂祲十運（煇）

大祝六辭二曰命六曰誄

衍祭（衍延通）

享右祭祀（右祐侑宥通）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古祝由之術

九拜吉拜凶拜（皆喪拜）

九拜稽首頓首空首

九拜振動

九拜肅拜褒拜

卷九　春官四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

甸祝禂牲禂馬

司巫共匰主

道布

蒩館

祭祀守瘞

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廟祧黝堊守祧掌之修除職在有司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詩大史主抱式）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內史掌八柄

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

方出之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駹車然複髤飾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車僕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司常九旗之物

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卷十　夏官一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眚　壇　殘　杜　滅）

師帥執提

中夏教茇舍辨号名之用

帥以門名　鄉以州名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合軍　大師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　（配享之位在庭）

馬質禁原蠶

量人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術遂古通）

司爟（爟讀如權）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險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環人環四方之故　（夏秋二官皆有環人）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射鳥氏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孤卿特揖

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旋揖門左門右

諸子掌國子之倅

卷十一　夏官二

節服氏袞冕六人裘冕二人

方相氏敺方良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　（大僕任

重冢宰兼官錄以補周官之缺）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乘石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

〔附〕中庸仁者人也〔註〕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象邸玉笄

司戈盾藩盾

司弓矢椹質

枉矢絜矢利火射

大馭犯軷　祭軓祭軌

田僕設驅逆之車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　物馬

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職方氏九州　十三州

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冀州其澤藪曰陽紆　雍州其川涇汭

幷州其川曰嘔夷　豫州其浸波溠

形方氏乖離之地

卷十二　秋官一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五禁　野有司律
五戒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八成　七曰爲邦倗
鄉士聽其獄訟　至王會其期
訝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司刺三刺
司約約劑　丹圖
司盟北面詔明神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職金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司圜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墨幪
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教擾之　與鳥獸言
野廬氏掌達國路
橫行徑踰
卷十三　秋官二
雍氏春爲阱擭　柞鄂
萍氏掌水禁幾酒謹酒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
烜爲明火　井代方諸　改火　改井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條狼氏誓御曰車轘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修閭氏掌比宿互欜者守其閭互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　備爪也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薙氏殺草　秋繩而芟之　含實曰繩　水火變之
硩蔟氏掌覆妖鳥之巢
翦氏除蠹莽草薰之
壺涿氏除水蟲
牡橭
銜枚氏　注橫銜之繣結于項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杖咸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侯
六服
小行人合六幣
卷十四　考工記

輪人牙也者所以固抱也（注牙爲輮）

揱爾而纖（揱讀爲箾）

欲其眼也（提誤爲眼）

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陽齊則轂雖敝

不藃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凡揉牙外不廉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輈人輪直且無橈登陁縊其牛下陁緧其後

輈欲頎典（注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冶氏戈廣三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桃氏重九鋝（鋝與鍰同　今文鋝古文選音刷）

函人合甲

鮑人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帴當作俴）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玉人瑑圭以頫聘

玉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注案玉案　聘禮

曰勞以二竹簋方）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旊人器中䏝

梓人天胷燿後　數目顅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匠人五室　明堂

殷人重屋（注複笮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扃說文作鼏非）

同學　潵齋　徐葆光編

嶺南受業門人校

禮說卷一

天官上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之建國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也惟王建極以立國設六官分六職以爲民極極者度也中也天生民而予之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之而制其數權輕重量大小以立度明本末建終始以立中是爲極亦曰典天道地道人道爲三極上天下地中有四時爲六典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民立於極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是民生於典也不協於極者皇亦受之則不能者勸不廸率典者天乃棄之則爲惡者懲皇建謂之極天敘謂之典錫汝極所以遵王道守爾典所以承天休因此三極立爲六典典常也法也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變習生常民乃有古政維今法維古六典皆古也治典立而萬民服教典立而萬民淑禮典立而萬民睦政典立而萬民畜刑典立而萬民肅事典立而萬民足室家以盈婦子以寧禮俗以成風化以淳天下和平是謂民極非中不立有典有則子孫服習民乃不忒異類咸格鳥獸仁德詩曰維清緝熈文王之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然則大宰所建者文王之典也式典者用之常惇典者行之篤敬典者秉之虔弗式弗惇弗敬而六典息矣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康成以舊所行者昏姻喪紀爲禮俗愚案士昏禮有辭辭曰某有先人之禮覲禮侯氏前朝有戒戒曰伯父帥乃初事先人之禮者家之先典帥乃初事者國之故事蓋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俗不同而一之以禮則無不同鶡冠子曰田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又曰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言天命者性師教者習因習而俗成焉荀子曰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淮南子曰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晏子曰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又曰嬰之家俗有三及病將死謂其妻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乃鑿楹納書以爲禮語此晏子之家俗也當時稱爲賢大夫管子曰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有亡[illegible]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由此觀之有一家之俗有一國之俗有天下之俗一家之俗大夫主之一國之俗諸侯主之天下之俗天子主之而皆以一人爲轉移故天下國家遠近大小雖殊莫不有祖宗家法顚覆典型紛更約束子孫不法祖宗而俗敗矣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商之俗成湯作之於前聖君哲相成之於後猶若不足而兢兢以巫風淫風亂風家必喪國必亡爲訓及受之身一人敗之而有餘蓋作之難成之難敗之甚易若此有周代商旣歷三紀

世變風移而靡靡之俗尚未盡革也敗之甚易變之甚難又若此故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辠雖小亂俗者必誅所謂禮俗以馭其民也可不慎哉

疏材所以配九穀閒民所以輔三農黃帝內經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魯語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曲禮稻曰嘉蔬注云菰蔬之屬詮言訓菰飯犓牛豳風叔苴傳云苴麻子則菰麻皆疏材家語舍以疎米注云疎粳米是穀亦名疎也越絕書甲貨曰粢爲上物乙貨曰黍爲中物丙貨曰赤豆爲下物丁貨曰稻粟爲上種戊貨曰麥爲中種己貨曰大豆爲下種庚貨曰穬辛貨曰果皆比疏食楊泉物理論曰黍稷曰粱粳曰稻豆曰菽三者各二十蔬果助穀各二十

曰百穀書艱食一作根食馬融曰根生之食蓋謂百穀也揚雄太元曰止於童木求其疏穀則疏亦名穀矣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氏謂之皁隸輿臺公羊謂之廝役扈養凡爲菹爲糝爲薪皆臣妾聚斂以獻皇祖介眉壽食農夫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葉榮淮南作果蓏）秋發實蔬冬發薪烝皆臣妾之職也而後世以爲利者乃與用事童僕趨時任桀黠奴以逐利而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橘千畦薑韭至比千戶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菜之美者名曰土英則疏材之利倍於九穀矣魏風園有桃言疏材不足以富國也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爲國之貧豈其然乎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爲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爲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書曰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謂之析父兄赴功子弟畢作謂之因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國無閒民則國擾家無閒民則家索野無閒民則野荒九職以三農冠其首以閒民殿其終誠重之也商鞅相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蓋無閒民自此始無閒民而有游民亦自此始先王重農兼重工商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三者國之三官周之東也百工喪職蓋九職不行久矣

子朝之亂也百工皆叛（杜注謂百官非也）盟平宮伐東圉久之乃平鄭之遷也與商人俱秦師襲鄭犒而退之韓起買環賈成必告弗敢專也周之工鄭之商其以國升降乎八材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是爲八材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范氏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所謂園圃毓草木者蓋如此而山澤之材則與民共之者也潤溼不穀樹之莞蒲礫石不穀樹之葛藟而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爭心也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是而已春秋莊公二十有八年築微三十有一年築郎築薛築秦成公十有八

年築鹿囿說者以爲築者規固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專利也澤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載師遠郊有牧田而閩隸養鳥貉隸養獸能通鳥獸之言皐蕃教擾之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而周宣王時有梁鴦者佐牧正之官善於其職虎狼鵰鶚無不柔馴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孳尾成群蓋順其性取之時用之節鳥不獝獸不狘君子讀鴛鴦之詩而知養蕃之有道焉典絲受良功典枲受苦功絲曰良枲曰苦而典婦功則兼絲枲而辨其良苦以授嬪婦使化治之民間繞屋桑麻春蠶秋績春無游女秋無嬾婦及周之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其端自上及下蓋哲婦傾城而嬪婦之職廢矣司空居四民冢宰分九職四民有士而九職獨無何也古者士出於農詩云烝我髦士士農之分也其始於管仲之治齊乎酒誥牽車牛是農而賈也春秋作丘甲是農而工也酒誥在九職未分之前春秋在九職不行之後此九者皆養民之本而以正其德以利其用以厚其生蓋此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惟修而善政盡在是矣故任之爲九職叙之爲九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即今之奴婢）園圃廬舍也嬪婦室家也閒民子弟也臣妾奴婢也虞衡藪牧器用之資與其皮毛筋角則商通之而工度之者也職有九民惟三三官理九職舉（呂覽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謂農工賈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使三匠久司徒期等逐因三匠以作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亦因百工故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杜注以百工爲百官誤矣）三官棄九職廢（三官亦曰三老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周書曰大工賦事大商行賄大農假貸六韜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庚貨曰積謂積麥也陶隱居本草以爲是今烏食者潘岳汧督誄所謂焚積火薰之是也）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商工不遷業庶人力於農則九職尤重三官也董安于治晉陽尹鐸繼之當時以晉陽爲保鄣及知伯將伐趙趙襄子往晉陽而城郭不治襄子懼張孟談曰吾聞良吏之治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民出令甫五日而城郭已治矣然則閒民曷可少哉魯三家分其國之民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則若子若弟取其半焉子弟謂閒民臣謂共官力役若今之丁載師所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康成以爲傭誤矣（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氾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禮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馬融云哀傷臣僕缺一時之祭然則士以下爲臣妾服緦歟）管子君臣篇有中民有小民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人有中曰參中民三農也小民無事爲閒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若夫絺綌徵於山農草貢徵於澤農齒角羽翮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皆虞衡所作之材也亦名爲農而以山澤別之故曰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各守

其職而萬民諧漢永平初禁民二業居巢侯劉般上言官禁二業田者不漁今濱江湖郡民多漁採以資口實冬春閒月不妨農事且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非二業也帝從之遂弛其禁然則九職雖分蓋通功易事者歟

文王以七屬官人周公以九兩繫民繫猶屬也大戴禮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牧者一州之貴也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長者六官之長也若夫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則有師儒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近者樂之遠者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此非得民之神者歟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父兄在焉子

弟從之故曰地從城城從民民從賢得城則得地得民則得城得賢則得民焉庶姓別於上則有族族人不戚君則有宗翼九宗逆晉侯遂四族殲齊戍皆宗以族得民者也族繁則渙族盛則強是故立大宗以糾合之檢彈之使一族愛而親敬而尊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故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所謂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者蓋如此降及春秋族不任宗宗不收族故晉有桓莊之偪宋有戴桓之亂鄭有駟良之爭而宗法壞矣大夫不稱君謂之主臣無有作福謂之利利者和也故義和爲利利者養也故祭告利成所謂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者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俾都家各養其民而和之以義也不然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委猶飫也）鄭之罕宋之樂民歸之矣居人臣之位而違道結民心害于而家何利之有若夫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則吏治不可不講也不煩之吏有似於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所謂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者蓋如此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談說不稱師爲倍獨學而無友爲孤而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者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任爲六行賓興於鄉里富爲五福斂錫於庶民降及秦漢任變爲俠富成於姦故匹夫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橫行於天下而上無禁利下有貧民鹽井丹穴皆擅而據之坊民弗嚴末流

必潰先王知之故道義有切磋之友統以師儒川澤有虞衡之官束於吏治則任不流爲俠富不犯於姦矣朱游少通輕俠及從師受經卒爲名臣龔少卿召翁卿之爲吏也所居民富郡有畜積此其驗也先王立政必先得民得民之道不出七屬有天下國家者宜留意焉（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猶綴也綴與贅通詩曰具贅卒荒傳云贅屬也箋云繫屬孟子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猶屬也屬猶繫也故鄭大戴七屬即天官九兩）詩曰爲下國綴旒綴旒者所以繫邦國也周自平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由是九兩廢而邦國之民不復繫於京師矣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罘罳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

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象之者也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覲耿光無怠無荒不愆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故也秦漢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臘祭先祖祭必有賓群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即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愚謂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孔疏云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愚案桴思一作罘罳說者以爲即招魂之網戶不知其名本起於樓釋名曰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牖戶之孔狀若網羅之目故曰罘罳望之樓樓然其名起於此漢闕畫雲獸梁天監七年鐫石爲闕奇禽異羽畢備非古也）

禮曰挾日傳曰浹辰周之正月魏闕挾日而斂五象成之九年楚人浹辰而克三都正義云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云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於卦爲蠱爲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易林乾主甲震主庚虞翻云乾成於甲蠱變成乾震成於庚巽變成震陰陽天地之始終也挾謂之雜雜謂之匝三王之道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呂氏春秋曰圜周復雜淮南子曰數雜之壽雜猶挾也後人撥拾淮南托爲文子改雜爲算失其義矣朝廷出令曰令甲趙武靈王出胡服令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漢有金布令甲之篇亦以此康成云從甲至甲爲挾日蔡邕云郊天陽用日耕耤陰用辰

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亨大宰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愚案漢禮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明堂社稷亦如之晝漏未盡十四刻夜漏未盡七刻皆再言納者一納牲一納亨也正月始耕祠先農其禮簡不再言納然則納牲與納亨異矣漢祠夜半行禮故祭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亨禮運祭元酒薦血毛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殽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古之三詔即漢之再納祭義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大夫士之祭也自薦孰始故特牲少牢皆曰饋食漢親耕及貙劉祭先農先虞㠯特牲如饋食但薦孰而不薦腥故有納亨而無納牲不再言納者以此穆答君猶嗣舉奠皆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之子不舉奠辟諸侯舉奠者尸未入祝酌奠奠於

鉶南天子奠斝諸侯奠角上嗣舉之故曰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牲入廟與君對共牽牲尊君之適也說者以穆爲子姓失之矣牽牲在祭初舉奠在祭末天子諸侯皆將傳重故惟上嗣得與焉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南齊太常丞蔡仲熊議郊堂之禮引東京禮儀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孰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孰進孰者納亨也則晝漏未盡納牲明矣）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言納亨者舉其正也

周官干寶注已亡劉昭注漢志間引其語如秋官夜士云若今都候之屬天官少宰云若御史中丞案左右都候主劍戟士徼循宮以況夜士可也而少宰全不類中丞特以其在殿中察舉非法有似小宰掌王宮之糾禁遂以中丞當之決非康成之語其爲干注無疑今皆雜於鄭注賈公彥之無識也詩信南山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劉昭亦以爲干注曾子問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唐人正義非出一手兩處不同則劉昭所謂干注者抑或然乎至若以司門爲如今校尉太僕爲若漢侍中皆干注也而舞師翇舞云翇亦草染羽爲之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以爲鄭注今本鄭注無之而干注英蕩及弧旌枉矢吾取焉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謂枉直蓋枉矢於弧然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康成云取名變星飛行有光若今飛矛矣則干說亦未爲得也（孔穎達曰鄭司農解九數之名書本多誤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旁要而替以句股爲漢之九章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然則干注本馬融今皆雜于鄭注矣）

六叙正羣吏曰正其位作其事受其會三者臣之所以事君曰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體臣注云情爭訟之辭非也邇臣守和安得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曾謂先王之世而羣吏有爭訟者乎愚案詩東山之序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故東山之卒章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采薇遣戍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一則曰憂心孔疚再則曰我心傷悲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而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乃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有告者必有聽者有告而無聽于是祈父刺宣王不敢斥王而呼祈父曰祈父亶不聽當是時小宰之六叙廢而在朝無復有聽其情者矣曰亶不聽者責其不能聽也先王之於羣吏旣進其治以書其勲復制其食以厚其養又聽其情以悅其心所謂體羣臣者可謂至矣情見乎詩大史序之王者不作而詩亡詩亡而王迹息者以此大戴禮公曰今日少閒我情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還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子曰可爲家不可爲國上失政政出自家門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此非孔子之言而託之者也

古之盛世君臣上下皆得言情何嫌何疑而云不可且魯之有名無情也久矣及哀公而愈甚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而上下之情不通誠能度其上下而咸通之則君與民合爲一心臣與君孚爲一德又何患乎三桓乃不通其情而更益其妄於呼此公之所以終孫於邾也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誠能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寢之

小宰八成有傅別書契質劑要會之名傅別故書作傅辨杜子春讀爲傅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合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案質劑左氏謂之質要荀子謂之質律詩謂之質成言可奉爲法律而事由之要結而成也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頒興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爲信焉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要者合要故左氏謂之質要辟者法律故荀子謂之質律又旬計曰日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故詩謂之質成然則傅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所謂辨合符驗者即此應問云萬方億醜并質共劑

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簿書最目獄訟要辭皆名曰契合齒分支列子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釋名曰莂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管子貸粟米者有別券五穀以平賈取之定其券契之齒九家易曰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契一作挈漢有租挈及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

宰夫八職其四要凡目數注云要若歲計凡若月計目若日計愚謂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即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車之進退其要在轄戶之闢闔其要在樞設轄而車行立樞而戶轉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舉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並照之而觀其成者也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齊戒受之亦曰質是爲質要春官御史掌贊書凡數注云自公卿以下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愚謂凡即官成之凡數即官常之數凡者大共名也數者大別名也推而共之爲凡推而別之爲數其義難知其數易知失其義守其數謂之有司讀其書不知其說謂之誦數之儒蓋凡則其總而數則其緒焉爾目者都目漢有司徒都目司徒總領綱紀故有都目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都即數之凡目乃數之目也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

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有形埒者人皆見之有篇籍者世共傳之所謂數也釋數而任智者窮弃數而用才者凶數出於道道出於天王者體天而數立百官守數而道存衍而廣焉三百三千反而歸於一協於極隋牛弘嘗問劉炫曰周官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而益不治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課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鍛煉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若此之相懸也而唐張九齡亦云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胥徒之猾緣隙而起然則要凡目數古得之簡今失之繁地官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十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所以絕民之爭訟且息文書也故邦國雖遙以朞爲斷安得有百年不決之案乎

府掌契史掌書徒掌令皆有專主獨胥掌叙若無所專契以治藏書以贊治令以徵召皆有職事獨叙以治叙若無所職何也康成讀胥爲諝有才智之稱賈公彥則謂易有歸妹以須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胥與須通康成亦以注易矣愚案說文胥作疋或曰胥字其象爲足其義則記也從夂從㐬則爲䟽爲疏皆疏通之義古文詩大雅作大疋樂官有大胥蓋以此詩云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云胥鼓南然則雅與胥通也故爾雅一作爾疋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紀無不疏通故曰胥胥者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叙事得其叙之謂訓而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則屬瞽史諭言語協辭命則屬象胥吾儒詁訓之學皆從此出焉樂正授數司成論說非是則不能通也是故先王之世在官有學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攸叙者倫時叙者罰惟叙者功萬事萬物各有秩叙而不亂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詁訓之師授受不絕猶古之象胥也秦揣而更之滅書簡之文弃先王之語由是青黃變色馬鹿易形事物盡失其叙而天下亂矣契有質要契之叙也書有凡數書之叙也今有甲乙令之叙也胥得兼之故若無所職無所專而有才智之稱日月以叙時載辭以叙信五物以叙事百物以叙財十煇以叙降兩旌以叙和三市以叙地九嬪以叙御凡事皆有叙而官吏之六叙以正羣吏者胥實治之而閭胥掌徵市胥執度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縣象胥傳言協禮雖有才智不亂舊章荀子曰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不敢損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祿秩焉所謂叙也是故其人雖亡法存故府維胥叙之各得其所羣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備後玉事從先古（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案雅一作盃方言曰盃椷也秦晉之郊謂之盃郭注云所謂伯盃者也伯盃即伯雅則大胥小胥即大雅小雅明矣詩曰籩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然則宴胥猶宴雅與）

宰夫八職曰治要曰治凡曰治目曰治數曰治藏曰贊治曰治叙曰徵令獨令曰徵餘皆曰治及贊而已康成謂徵令趨

走給召呼非也徵令者小司徒行之司書逆而考之皆國之政教而以召呼當之誤矣宰夫掌禁令及百官府之徵令而叙羣吏之治故以治叙委之胥徵令委之徒徵令者傳王之令也韓非曰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案晉有都令史八人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置五人謂之五都令史總領衆局方軌二丞故曰都丞其名起於戰國卽漢之令史能通蒼頡史籒篇者補之其職主書後世改用士流始重其選在周則府史胥徒而已都丞雖卑令史雖賤而以之徵令則令之行也猶雷風之鼓萬物也是故出之王爲命內史書之大僕與小臣出入之藏之官爲令御史贊書之宰夫與其徒掌兩徵之徵猶召也若後世尚書召板徵猶神也莊子曰明者爲使神者徵之言無往而不應也是故節爲徵信命爲徵令徵令猶申令也申令振鐸夏有遒人遒人徇于路徒從小宰徇于朝（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大喪宮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荀子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袒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袒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兼尚尊也書云高宗諒陰諒讀爲梁陰一作闇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柱楣楣則梁也葛洪曰横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康成讀闇

若鵪鶉之鵪（烏南反）闇謂廬也廬有梁謂之楣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悉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屋下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者皆不廬故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士疏且賤必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說者謂朝廷之士居廬服斬都邑之士居堊制周失之矣孔安國以高宗三年不言故曲爲之說曰諒信也陰默也古訓兼音義以信默訓諒陰似失其音何晏集解弃鄭取孔杜預遵之遂謂人君既葬不居廬以此注春秋左傳豈非春秋之皋人乎（白虎通曰婦人不居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門外東壁爲廬）司服職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親疏貴賤一也周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於是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既葬而除之禮婦爲舅齋衰而子柿使其妻繐衰當時皆以爲非禮矣諸侯之大夫亦以之服至尊而謂之禮則愚未敢信釋名云繐惠也齊人謂凉爲惠

言服之輕細涼惪也以輕涼之服服至尊蓋自衰周始縣子曰絺衰繐裳非古也

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凡在版者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師古音工衡反更猶今之上番）衛司馬掌之每當交代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而罷焉唐之府兵宿衛者皆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五百里爲五番至二千里爲十二番皆月上然則月中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叙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叙各得其均地官鄉有均人主徒役謂之公旬旬猶均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故春官有大均之禮以恤衆論語爲力不同科馬融曰爲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旬之有均也力役之有科也鄉師作秩叙作以此宮伯行秩叙行以此歟古者兵出於民容民畜衆謂之師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入則衛於宮出則耕於野三時不害而兵亦足其秀者糾其德行教之道藝皆彬彬乎有儒者之風其桀者去其淫怠斥其奇衺而無勇悍不馴之氣宮正爲之版籍其名內宰爲之圖畫其象邦有大事作而令之是爲王之爪牙及宣王之末六鄉之士不滿六軍乃取王之爪牙以充之由是調發轉移不以其地番役更代不以其時至不能養其父母而祈父之刺興矣祈父主封圻宮伯主宮殿

父猶伯也王之爪牙謂士庶子之守城郭者靡所止居靡所底止言秩叙之不均也然則祈父蓋夏官之掌固與古者卒謂之士庶子猶餘子也呂覽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亡矛說苑佛肸以中牟叛城北餘子袪衣入鼎戰國策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古之鬬士皆曰餘子周書曰成年餘子務藝儉年餘子務穡大荒餘子倅運蓋卽九職之閒民宮正所教宮伯所作之士庶子說者以爲公卿大夫之子豈其然乎秦爵有公士越軍有教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教士乃教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故國子則授之車甲司馬弗征而士庶子則猶有徒役之事焉或衛王宮或守城郭或屬都家王宮有糾禁城郭有守政都家有戒令蓋皆以秩叙行之者也有卿大夫之庶子有民之庶子卿大夫之庶子爲國子遊倅之所存民之庶子爲國粥餘閒之所養而衛王宮守城郭屬都家謂之士庶子軍行則從歲終則饗有功則勞死則弔焉蓋所謂國粥歟而朝大夫都則之庶子在府史之下則胥之職也而以卿大夫之子爲之則胥非賤吏可知矣趙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郎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篇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之貴遊子弟也王之庶子眡列國之大夫王

充曰吏衣黑衣宮闕赤單然則漢之衛卒皆服絳褠衣矣周時亦蓋亦服赤歟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司馬彪云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閑民也管子問篇曰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閑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覽報更篇曰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閑民信矣（古曰餘子漢曰分子洪氏隸釋載北海相碑鴉梟不鳴分子還養耿勲碑脩治狹道分子效力義井碑陰稱分子者六十人蓋家之餘子壯則出分故曰分子古之閑民也晉夏仲御別傳自稱會稽北海閑民明閑民即漢之分子矣）

膳人職王卒食以樂徹於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闇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者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深衣注云餕者食朝之餘天子言日中諸侯言日夕互相挾故王卒食則徹於竈以便籔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以樂徹者荀子曰天子曼而饋雍而徹淮南子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鼛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四氣之和故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說者謂徹饌奏雍津潤已竭其不然乎雍和也奚其竭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是爲四飯樂者德音功成乃作以之侑食者明天子至尊非功

不食非德不飽王曰一舉者康成云朝食也謂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旦也晝也餔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而已賈疏謂三舉者三太牢亦失之五穀者民所仰君所養故五穀盡升則五味盡御于王不盡升則不盡御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餽五穀不升謂之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大荒不舉者凶饑也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玉藻朔日太牢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朔月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則又何據而云然也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則晉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晉小君穆姜既葬襄公與晉侯宴於河上其爲非禮益顯矣愚謂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尚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廛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珍異四時食物久則瘦臞（臞一作臞臞音稍）腐敗故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愚謂膳夫掌肉脩之頒賜廛人斂而入於膳府者所以供王之頒賜也大宰掌九式必有分頒內饔選百羞不忘好賜皆所以恤下推恩故饗飲之禮觴不下徧君不宜

羞穀不下淶上不舉樂由余曰乾米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所謂珍異之有滯者皆腌陳之物以時斂而發之則官無蔚藏而澤亦得下流焉是以祭必有餕尸餕神餘臣餕君餘賤餕貴餘下餕上餘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煇胞翟閽至賤之吏皆得食其餘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者矣世稱中山以羊羹亡國非也饗士大夫而羊羹不及其司馬貴者且猶不及況其賤者乎則境內必多凍餒之民可知也民多凍餒國焉得不亡晏子之魯朝食有豚晏子曰去其二肩也去藏及畫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亡之矣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藏餘不分則民盜豚肩雖小漫藏之招也故積多不能分謂之吝吝列四惡古者聘賓歸饔餼肦肉及瘦車言以分人無不辯也曾謂晏子未聞禮乎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物之囏阨凡有天災民病司救又持節巡行而以王命施惠晉之復霸也上無滯積下無困人閭巷治吳天有蓄藏親巡孤寡共其乏困說者以爲小惠然皆本於周官

牛膏膷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說則然晏子春秋曰食魚無反惡其鱢也說文引周禮膳膏鱢凡鮏鱢从魚者皆言魚則許氏以膏鱢爲魚膏矣又胜臊从肉者爲犬豕犬膏臭胜豕膏臭臊鄭司農如之杜子春反之皆言犬豕獨康成謂雞膏胜以爲雞屬木秋木休廢犢犧物成而充得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爲膳其說不知出何書也又腥从星音穌佞切與胜从生音桑經切者不同腥謂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康成亦云肉有如米者似星今驗之良然則腥乃豕肉之不可食者膳膏腥當作胜俗通作腥流傳已久不可復正矣呂覽云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繁露亦云凡物乘泰而生厭勝而死飲食臭味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不可不察薺以冬美甘勝寒芬以夏成苦勝暑得天地之美而四時和蓋其法掌於食醫者歟月令五臭無臊故春臭羶內經五臭無羶故春臭臊則臊類於羶也繁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則又胜臊同類矣月令冬臭朽內經冬臭腐說文朽作歾腐也腐之言無也氣若有若無爲歾或从木獨秋臭腥故秋膏腥月令內經與周官皆合蔡邕注月令以爲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春木勝土故春食未羊夏火勝金故夏食酉雞季夏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故季夏食牛秋金勝木而虎屬寅冬水勝火而馬屬午虎非可食而禮不以馬爲牲犬豕無角其類也故以其類爲食焉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愚案十二辰之禽先儒無說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馬亦牲也而云禮不以爲牲豈膳夫六牲獨無馬歟淮南子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則又以

菽爲火麥爲金（康成謂黍爲火麻爲金菽爲水稷爲土麥爲木木雞火羊土牛金犬水豕孔氏以爲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賈氏亦引易說太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則羊屬火又屬金矣）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易林曰三年生狗以戌爲母又曰黃獵生狗白戌爲母是金犬生於戌土推之十二禽皆然許叔重曰古文亥爲豕與豕同則十二辰之禽起於古矣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爲莤莤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案縮說文作莤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其說與鄭大夫同而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莤酒爲證然則縮酒縮酌皆當作莤从酉从草義見乎文

假借作縮音是而義非矣夫茅牡蘧而秀藙其根茹綯爲索漚爲菅束爲屯表爲蕝覆地曰藉封土曰蒩苫屋曰茨束矢曰握蓋鼎曰鼏或折以卜或執以招或以爲旌或以爲屏花赤者藑毛刺者菁三脊者靈及其用之於祭也其名二曰苴曰莤其義三曰藉曰湑曰灌藉也者祭以之承也湑也者酒以之清也灌也者神以之歆也包于匭藏于館實于筐苴不兼莤莤得兼苴士以上祭皆用苴非天子不名莤王祭不供聲罪討之正其名也杜子春破莤爲蕭失之矣艾蕭何物而居其上乎或曰莤讀爲蕭猶箾讀爲簫則合蕭茅爲一物矣豈其然愚謂其音同其物異地員篇曰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謂籍者以杈刺泥中搏取之愚案說文籍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矠（矠魚鼈以爲夏稿）莊子作擉（冬則擉鼈於江）列子作籍（牢籍庖廚之物）韋昭謂矠擭也般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籍以木竹圍繞而刺之籍讀爲柵栅木欄也愚案說林訓罧者抑舟謂積柴水中魚聞抑舟聲藏柴下擁而取之周頌所謂潛尒疋所謂槮籍非罧非槮乃西京賦所謂叉簇之所攙捔簇與籍音義同（楚角著獨二切）東京賦云䲸䳄不簇謂貍物也秋官有硩簇氏簇謂叉取之司農讀爲爵簇之簇簇謂巢鳥之巢猶魚之穴故取之之名同挺叉來往似無柵欄列子牢籍亦非貍物般說誤矣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蔨胡胡猶互也（見釋名）蔨猶曼也互物之甲斂張開闔其

狀曼曼然故曰蔨胡脩蠯圜蝸其類皆然月令其蟲介高誘注曰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蔨曼漫音同義亦通互一作沍左傳固陰沍寒沍一作涸讀爲互言閉之固也戰國策蚌方出曬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兩開也開爲兩閉爲蔨康成謂貍物鱴刀含漿之屬釋魚云䰿鱴刀蚌含漿案鱴刀鮆魚也一名刀魚飲而不食九江有之貍藏之物其出以時蓋謂魚之貍者多此類不獨龜蜃爲然含漿乃蛤耳非與魚同類其爲貍物則一也賈疏失之一說籍與椓通曹大家東征賦椓蠡陳思王遷都賦椓蠡蟹皆謂取互物也椓一作涿秋官有壺涿氏其官掌除水蟲與鼈人皆下士一除之一取之凡邦之籍事二官兼

掌之者歟康成謂涿擊之也故書涿為獨司農讀為濁音與涿近書亦或為濁愚謂濁與擉音同古文通箸蔟椓擉文雖異而音義皆同也（地名涿鹿一名濁鹿索隱曰古今字異戰國策不雨或誤為不雨春秋後語以其音不諧遂更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其可笑如此）癘疾者四時之鬱氣也川鬱為污樹鬱為蠹草鬱為蕢氣鬱為癘木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謂癘疾春氣在頭故病痟首其病有端三陽受寒伏留不去頭痛員員入連在腦腦逆而酸（說文酸痟頭痛）所謂痟首疾也寒涼者脹溫熱者瘡故夏病痒疥風行脈竅肌膚憤䐜散於分肉肉有不仁所謂痒疥疾也金肺受邪形弱氣爍一觸秋金遂成風瘧身之衛氣日夜循行邪客風府與衛交爭故有瘧寒疾也陽氣不藏故冬病欬五行傳謂欬者口舌痾木沴金非也四時皆有之月令夏多欬心與脾欬也周官冬有嗽腎欬也陰下陽上諸陽上浮氣逆而喘無所歸休故有嗽上氣疾也形不足者溫以氣精不足者補以味或收使斂或散使宣緩急燥潤或耎或堅贊其運氣資其化原而五穀得天地之和其味尤美而完焉故食歲穀以安其氣全其真食間穀以去其邪保其精而病有久新方有大小藥有厚薄惡石氣勁必伐天和芳草氣美其毒滋多不輕服也佐以所宜以平為期毋增其氣氣增而偏偏則受傷夭絕天年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如此時氣為客藏氣為主胃氣為宗精氣為榮悍氣為衛邪氣為淫主客平則氣和榮衛通則氣

順歸於其宗邪淫自正反是乃病感邪則甚氣有所積有所聚積氣為陰陰伏而沉不離其經聚氣為陽上下無常莫知其鄉麗於形流於血氣血離居形氣相失肺氣絕尺澤竭心氣絕神門閉（必結反）肝氣絕大衝歇腎氣絕大谿洩胃氣絕衝陽滅故動氣而知其藏也所謂以五氣眡其死生者如此五聲者氣之籥五色者氣之華也角聲為呼徵聲為笑宮聲為歌商聲為哭羽聲為呻心為噫肝為語腎為欠為嚏胃為噦肺為欬聲微者氣奪聲不發者氣濕語言不擇者氣亂聲嘶者弦絕聲喝（一介反）者病深故聞而知之者醫之聖也所謂以五聲眡其死生者如此色之見也有淺有深病輕者見淺有枯有澤內敗者色枯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黃如枳實青如草茲赤如衃血白如枯骨黑如炲此五色之見死也黃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雞冠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五色之見生也所謂以五色眡其生死者如此蒼主肝竅於目赤主心竅於耳白主肺竅於鼻黑主腎竅於陰黃主胃竅於口（見淮南子）一說腎竅耳心竅舌舌非竅也故以耳屬心焉是謂九竅蓋精神之戶牖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則所謂變者可知也人身有三部部有三候上部胸至頭中部膈至臍下部臍至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故曰平八索建九紀八索者八體首也腹也足也股也目也口也耳也手也九紀者九藏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肺也心也胷也肝也脾胃也腎也精其術者以九竅之

變九藏之動與五氣五聲五色兩而參之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乎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侯讀爲矦與家閭同音）魏文侯曰善說者謂上醫眂神中醫眂氣下醫眂色非也凡物有氣而後有神有神而後有色神者氣色之精集於珠玉爲光明兩而參之不言神而神在其中矣抑又聞之四時之沴氣關乎政令而以德化爲轉移故曰政令者氣之章德化者氣之祥災眚者傷之始變易者復之紀醫術也其通於天道者乎（管子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

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所謂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一說五藏有七神謂脾藏意與智腎藏志與精并三藏爲七府有六而三焦一府主持諸氣有名無形不屬五藏三陽在頭故受寒則頭痛呂氏春秋曰鬱處頭則爲腫爲風）

瘍醫療瘍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作五穀非也史記軒轅治五氣說本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氣之和使然也五氣不和結爲五鬱不發不洩其氣外溢肉潰皮拆面目浮腫肌膚瘡瘍五色不明五聲不彰此五氣之沴使然也故療瘍者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折其鬱氣先取化源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無犯司氣無犯間氣氣之上下爲司左右爲間司氣以紀歲間氣以紀時先時而至爲有餘命曰氣淫後時不至爲不及命曰氣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安其主客適其寒溫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爲得氣無失病機謹候氣宜不可過之以平爲期此非以五氣養之之法歟春氣在左秋氣在右夏氣在前冬氣在後長夏氣在中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是故五氣不明五治不分失時反候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有六而云五者少陽與少陰同法（厥陰少陰少陽太陰陽明太陽爲六氣）

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

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爲注音同古文通左傳蘇章之附注賈服皆云注屬也[illegible]傳之注即函人之屬故荀子注纊（注一作經）注與屬同義離騷奔屬屬與注同音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爲然墨子非攻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王半山以爲祝由誤矣（刪本墨子無祝字宋人以意刪出之）祝藥劀殺瘍醫之術太元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達之次七曰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此言瘍醫之術其精劀殺猶砭割注藥以食

其因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實賴之以此救凶終以不廢內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劑以砭殺以藥是爲劑（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古州與祝同音故皆讀爲注史記索隱注云注音丁救反御覽引釋名注病作疰祝由說文作祝䄔音相近也）

禮說卷二

天官二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釋名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鄭云成而滓浮如今宜城醪矣釋名亦云宜城醪蒼梧清言一清一濁也泛一名醠說文云醠泛齊也醪汁滓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酤詩無酒酤我毛傳云酤一宿酒也鄭云如今恬酒矣高誘云醴以糵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顏師古謂醴少麴多米非也醴不以麴高誘說得之釋名盎者滃滃然濁色也盎說文作醠亦云濁酒鄭云葱白色如今酇白矣酇讀爲醝廣雅云醝酒也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醝解冬寒也釋名云緹者色赤如緹也鄭云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詩釃酒有衍說文云釃下酒也謂盪酒以筐賈疏云若今糟牀矣釋名云沈者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鄭云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沈一作澄則清可知也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卽此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釋名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鄭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釋名醳酒云久釀酉澤似非新成一名舊醳鄭云舊醳謂昔酒盍醳酒有舊有新舊爲昔酒則新爲事酒矣醳之言澤也故醳一作澤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也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五齊之醴爲濁三酒

之事爲新皆卒造之酒故泲醴以事其味尤相得也醆酒涗於清注云盎齊差清故和之以清酒則泛醴爲尤濁矣其用之祭祀則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然則造之者酒人辨之者酒正有式有法凡祭祀皆然也學者見禮運有醴醆醍澄而無泛遂謂禘用四齊惟大祫備五齊三酒時祭用二齊醴盎諸侯禘用二齊時惟一齊盎而已時小於祫誠然祫大於禘豈其然盎一作醠說林訓曰清醠之美盎未涗濁既涗清宋元豐禮以爲酒正八尊設而弗酌司尊彝六彝六尊設而酌之今太廟明堂請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緹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爲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犧西象東壺尊實清酒皆爲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乏匱愚謂尊皆不空五齊神所享故不貳三酒人所飲故益之是以尊常滿貳者有數不貳者有量惟無算爵則無數無量爾宋禮有酌尊有弗酌之尊則先儒之所未言也存以備攷（禮記外傳曰五齊尊而三酒卑謂之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

三酒有酌數五齊有器量其獻也必有從謂之從獻從獻之脯燔亦如齊酒之有數量焉齊酒之數量酒正掌之脯燔之數量量人制之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

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獨獻佐食有脀無薦既下尸又下祝從獻之俎設於階閒豈非以其賤歟盎從獻肝爲貴燔次之嗣舉奠尸授肝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少牢酳尸牢肝用俎換於俎鹽言用俎明亦有用豆者故同一肝鹽或在豆或在俎腊人祭祀共豆脯則脯亦有在豆者矣康成謂脯非豆實豈其然乎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至徹俎升燕而後大夫祭薦所以別尊卑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則士尤卑矣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賓醉而出必取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霤廣君惠也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出而閽人乞肉者以此射姑出不執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邾之亡也宜哉內則有腶脯有析脯腶爲脩析爲羹則脯有濡有乾濡者炙以飴蜜豉汁淹之脯脯然宜於豆乾者腶而捶焉乃施薑桂挺挺然宜於籩古者尚之冠醴子子取以見母昏醴賓賓取以反命贊醴

婦婦取以授人然則脊兼燔而尙肝薦兼醢而尙脯皆曰從主於獻也食醴無獻酬故脯燔不設而大饗尙腶脩脯以籩燔以俎皆因物也內饔辨焉詩曰如酌孔取箋云孔取謂度其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所謂酌有數量也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云炮燔以爲飲酒之羞凡飲酒之禮旣獻賓乃薦羞所謂從獻之脯燔也酌有淺深大小薦有長短多少因從酒故薦從酌鄉射記所謂脯五職職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漢祀岱宗脯長五寸則漢之脯短於古矣曲禮脯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二尹縮祭半尹是脯不徒爲豆實兼折以爲俎實也鄉射記祭半職橫于上半職猶半尹縮猶從俎橫設故橫於上者於人爲從謂

之縮祭（杜氏通典曰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行禮風俗通曰祀岱宗作脯廣一尺長五寸祀記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傳送洛陽）秋官司厲掌奴其奴男子入於皋隸女子入于舂稾秋官皋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舂抌女稾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舂稾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春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亦曰宦女宦女者官婢也不獨給事舂人稾人總謂之舂稾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而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蓋酒陰類祭先灌求之陰詩曰天立厥配配讀爲妃傳訓爲媲說文云配酒色也從酉妃聲（妃作嬰省爲妃）酒之溺人猶女之惑人先王亦所以示戒歟或曰女奴入舂稾則酒人之奚非女奴也愚以爲不然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其父殺人而死妻子從坐爲奴則非古法也康成謂從坐男女沒入縣官蓋起於戰國歟月令染人曰婦官蠶典婦功之屬官淮南子云庶女尙藁藁與枲通尙猶典也而天官典枲受監典絲受良皆非女子獨內司服縫人有女御女工及奚而已而婦功絲枲有府史工賈故男子主之且以其有黼畫組文之美布緦縷紵之功以共祭祀以給喪紀以待時頒故婦人不與焉（古配讀爲妃易遇其配主鄭注曰嘉耦曰妃虞注亦曰妃嬪蓋配古妃字非改配爲妃也）

配（大戴禮哀公問配以及配禮記配作妃古今字）戰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舉觴（一作觚）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一作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是酒之作也始於帝女女酒之名蓋取諸此墨子曰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酒孰曰酋故酒人爲大酋然則舂酋者酒人之奚也（如淳曰酋音酒醞孰與久切）酒正四飲漿人六飲皆有醫醫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漿人掌之酒正辨焉說文醫治病工毆者惡姿也得酒而使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愚按內經黃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

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毆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譩譆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言以手應之病者作聲則止譩一作醷莊子曰生者喑醷物也亦作意漢書意烏注云恚怒聲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故醫醷皆從酉以毆意得聲康成以醷爲梅漿失之矣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訓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然六飲之涼卽內則之濫康成謂濫以諸和水紀莒之閒名諸爲濫

愚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葢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甕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二物酒正不辨者非以其無糟歟涼廣雅作䣼本說文雜味也釋名謂之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酢而濫濫者古者以飲澆飯謂之飧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喉不令澀噎故未嘗羞先飯飲卒食又三飯三飲三飲者三漱漿也古有客舍賣漿家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葢四飲兼清糟爲八加以水涼謂之十漿

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歲會日成月要皆官契也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則成要卽書契矣稱責以傅別取與以書契賣買以質劑出入以要會傅別質劑要會皆書契之名府實掌而藏之故曰府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治之者府贊之者史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聽之者小宰也聽謂之成故小宰八聽爲八成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饋食加籩羞籩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之饋食燕食可知矣朝薦腥饋薦孰加籩后獻尸所薦羞籩房中

之羞後鄭說也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史記鯫千石鮑一斤鯫一作鯫鯫卽鱐析乾爲鱐破開爲鯫一說鱐卽蕭藏魚也蕭俗作鯗古音若詐今音若想鮑亦煏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矣凡籩實皆乾賈誼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愚謂脡加於俎鮑實於籩禮也曷爲不可以養太子也豈王者備物太子則否歟而膳夫養王及后世子似與王同世子之膳歲終不會所以優尊不閒與王異則又何說而獨去鮑魚也或曰去鮑魚惡其臭猶去邪蒿惡其名加籩之實蔆芡㮚脯楚語屈到嗜芰芰蔆也有疾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

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相亦以爲違而道愚謂蔆芡栗脯分實入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兩籩棗烝栗擇有司徹則麷蕡白黑棗糗而已不聞有蔆芡惟王者大饗得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珍異庶侈皆羞而陳焉大夫而薦芰是僭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說者謂芰非祭物誤矣饋食之籩果屬有五桃其一也先於藤榛次於棗栗家語乃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托諸孔子不亦妄乎尒疋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梨曰鑽之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又有瓜桃李梅之屬安見桃爲下也釋草蔆蕨攈郭注云水中芰說文蔆楚曰芰秦曰薢茩茩廣雅作苟方言芡雞頭北燕謂之葰（一作葰廣雅葰芡雞頭也音僉桑切）江湘之間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葰式蓄切）莊子謂之雞廱司馬彪云雞頭也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說山訓曰雞頭已瘻

籩人籩實有麷今之麥芽釋名云漬麥覆之使生芽荀子曰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言其柔脆也先鄭云熬麥曰麷說文亦曰煮麥讀若馮後鄭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其音若馮與說文之讀符矣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逢樹瓜田四角去蠚瓜蟲謂之蠚集韻曰⿰麥粦⿰麥婁寒具引干寶司徒儀祭用⿰麥粦⿰麥婁逢之類也蓋今之麥飥⿰麥粦一作⿰黹粦賈誼連語宋昭公衣苴布食⿰黹粦餕即此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醢人豆實有茒音桺

從艸丣聲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茒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則茒讀爲桺又何疑毛傳曰茒鳧葵也茒俗作茆古無茆字（說文有茒無茆卯古卿字音去京切茒訛爲茆失其聲矣）故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茒水草杜子春讀茆爲丣康成從之故曰茒鳧葵蓋以茅非水草又不可爲菹也俗本茒皆作茆故音義云茆音卯北人音桺茒讀爲桺六書正音豈獨北人乎齊魯諸儒讀茅爲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則茒亦可讀爲茅也故天文訓以卯爲茂丣爲飽讀亦如之然飽古文作⿱卯食從卯不從丣若破茒爲茆則古文所無不可不辨玉篇廣雅皆從俗失之者多矣饋食之豆有脾析豚拍司農以牛百葉爲脾而謂之析者析猶散也莊子曰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膍與脾通司馬彪亦以爲牛百葉或云胲備也大祭備物殽有膍胲愚謂胲聚也聚爲胲散爲析故脾析一名膍胲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胃謂之胘說文以胘與膍皆百葉一曰鳥膍胵胵者鳥胃也又曰五藏總名愚謂脾連於胃爲五藏之宗故脾析又名胘謂之膍胵者以此（胘音弦胵處脂切）既夕禮大遣奠四豆亦有脾析注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蓋雞胃也脾肶即膍胵文異音同實一物豚拍一讀爲髆豚肩也見說文一讀爲胉豚脅也見廣雅士喪禮兩肩亞兩胉亞即此

醢人共醢醯人共醯釋名曰醢多汁者爲醯醯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愚謂醬屬醯人名曰醯醬則醯即醬也不應分爲二士昏禮醯醬二豆二豆者壻與婦醬爲對醬則醯醬非

二物矣五齊七菹皆醯物也謂皆以醯調之醯物猶醬物一物二名膳夫職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罋內饔職所謂百羞醬物者卽此古有鹽梅而無豉醋醋讀爲昨說文云客酌主人也漢始有豉說文所謂配鹽幽尗五味調和須之而成食乃甘於是始有酢漿爲醶急就篇所謂鹽豉醯酢漿尚書孔注亦云鹽鹹梅醋蓋今之醋古之梅也則古無醋明甚左傳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聘禮歸饔餼醯醢百甕皆不言醬則醯非卽醬歟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大羹湆設於醬西粱設於湆西皆公親設也賓取粱及稻祭于醬湆閒三飯以湆醬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取粱與醬以降而不言醯以此知醯醬爲一物也荀子曰醯酸蜹聚敗則酸廣雅謂之醋豈其然醯人有七醢三醬釋名曰醬骨肉相搏㬋也醢有骨而無汁者曰醬然則無骨而有汁者醢汁多者醯芥醬卵醬醢醬醯醬皆醬名醯醬者醬之多汁者也（弟子職醯醬誤爲醬醯學者不可不知）醯人羞豆酏食糝食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賈疏云酒酏若今起膠餅餗者易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案餗說文作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健卽餐一作鬻或作飦古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酏卽此康成云狼臅膏者臆中膏似今膏屨矣屨一作饡說文云以米洓飯也釋名云肺膞膞饡也以米糝之如膏饡也是以漢之膏饡當古之糝食康成破酏爲餈而以膏饡當之亦無不可案膞說文作䐆讀若遜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肺腴楚辭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王逸注云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腝美也雜之以米卽內則之糝與酏同類其異者酏小切狼臅膏而糝取牛羊豕之肉燕禮羞庶羞注云謂膮肝膋狗胾醢也腴膞音義同玉篇分爲二失之廣雅臑腴膞膗也愚案四者皆肉羹所謂庶羞臑一作㬉㬉與膞通康成以餌餈酏糝爲內羞與庶羞別庶羞者膷臐膮皆有胾醢庶羞惟肉內羞兼穀說者以肉爲陽穀爲陰故有司徹曰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鹽人共飴鹽康成謂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其形如石甚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爲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鏤爲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尺下有碧珀黑逾純漆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癥瘕諸疾然則石鹽末之亦曰末鹽或青或赤或紫或碧或紅或黑不純一色是爲飴鹽以調鼎實鏤爲虎形兼供賓客者歟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引池爲鹽曩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而成若不俟風日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是爲苦鹽煉以海水所得最多刮鹻淋鹵十得六七鐵竹爲盤（或用鐵或用竹）鹽色青白是爲散鹽異物志云剛鹵千里蒺

槃之形其下有鹽累棊而生盖天產者石鹽而苦鹽散鹽皆成以人功者也隋志後周有掌鹽之官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二曰盬鹽三曰形鹽四曰飴鹽而飴鹽取之戎形鹽則物地以出之郊特牲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若煎煉而成則非天產熊氏云郊天所用疑卽石鹽鹽人凡齊事鬻鹽康成云湅治之盖所謂煎鹽歟內則有卵鹽康成云大鹽孔疏云形如鳥卵亦石鹽也本草經曰戎鹽累卵水經注甘水之鹽如水精龍城之鹽若巨桃朔方青鹽入藥分皆戎鹽矣解池之水亦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然則天產不獨戎鹽也土自成鹽是謂鹽鹺而味苦號曰鹽田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一名女鹽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其散鹽之不善者乎巴川傘子鹽形如張傘異於常也湯溪之口煮石爲鹽亦成以人功矣管子海王一篇爲千古興利之祖而尒疋九府岱岳有魚鹽禹貢鹽絺貢自海岱則其利似非起於春秋也然名山大澤不以封海王之利諸侯莫敢專之專之者自齊桓始（集韻鹺鹻戎鹽也）

宮人掌六寑之脩爲其井匽案井匽一名偃見莊子一名屏匽見戰國策一名厠牏見漢書注莊子庚桑篇云觀室者周於寑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厠寑廟以饗燕屏厠以偃溲此井匽乃屏厠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匽豬者非也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注云屏當作井匽路厠盖厠如井者漢書石奮身自洗厠牏蘇林云牏音投孟康曰牏中受糞函東南人以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又云厠行清賈逵解周官以牏爲行清然則匽卽厠也鑿木空中如井形故名井匽盖虎子之屬也虎子盛溺器井匽受糞函一名槭窬說文云槭窬褻器故宮人掌之猶漢侍中執虎子也宋王鑄諸侯像使侍褻器以辱之歟說文牏築牆短版讀若俞盖與窬同然則厠牏卽槭窬也一作侯頭頭與牏音同假借字釋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晉灼所謂小袖衫者卽此然侯與厠不同音則厠牏非侯頭明矣劉熙謂侯頭者直通之言晉灼以爲厠近豈其然乎或曰側音轉爲侯井匽卽渠堰見荀子盖制水之具司農所謂受居溜水涑豪者也康成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然以井爲漏井則井匽分爲二當攷

會同之舍有三宮曰車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於外築壇於中張帷於上三者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曰戟門（古孑戟通棘）曰旌門曰人門仰車爲門門旁列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時各舉其一久則全設暫則偏共而人門獨曰無宮者言雖無宮亦然尤以人爲重也野外無宮以藩爲營土方樹之廣二丈衛以扶胥夾以劔刃是爲木螳螂一名行馬古曰梐枑謂之閑又謂之列列有內外故梐枑再重師氏虎賁氏使其屬守之虎士立爲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菑菑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盖

師古車宮之遺意而知先王會同之舍寓行師之道焉委壝土起堦埒兼以備不虞非徒壯威儀也行馬施於門外即古重門擊柝卒梟之防隋唐三品以上階銀青者門皆立戟則禁衛之設達於羣臣矣旌門一名渠門用之軍旅齊語有渠門赤旂爲櫨置櫨於門若今牙門眞人水鏡經曰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折則不利軍之精也一名和門用之田獵門中通車旁容一握驅而入轚則退懲不敏也穀梁謂流旁握者流與旒通謂和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轊各四寸爾掌舍設門司常置旌二官聯事同物異名惟天子會同之舍封土爲壝諸侯則否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爲壇禮也春秋時大國適小國作壇以昭功其僭久矣楚公子圍尋盟於虢而設蒲宮葢緝蒲成帷張爲殿屋竊取帷宮之遺制而僭爲之平丘之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及會命外僕速張于除則除地張帷亦諸侯會同之禮案聘禮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葢張帷四合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雖有壝壇畫階不成宮也入竟布幕而不言除墠則草舍可知矣詩云召伯所茇毛傳云茇草舍召伯分陝爲上公作二伯猶止草舍焉然則非天子不爲壇也（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景陽開西和門通使于魏以誤齊軍此軍中左右兩和門也楚考烈王卒李園入宮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春秋會盟皆有壇土基三尺土階三等升降揖讓以相接焉於是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葬是而爲壇則僭也）玉府王齊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學者疑之食玉者神仙道家之法其說見山海經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

黃帝是食是饗乃採玉榮以爲玉種而河圖玉版亦曰少室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如其說則食者乃玉膏非玉屑也離騷所謂登崑崙而食玉英者大率皆寓言神仙怪迂之事聖人所不語而食玉載於周官則又何說葢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尊之爲寶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於身而祼用圭璋其名曰瑒清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齊則共之是爲食玉食猶服也謂潔清其氣祓除其心神明其德而已非口食之也且君子之食莫備於食璧而不聞食玉食玉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一說王齊鬱人薦鬯食玉謂鬯圭也杜預注左傳云珠玉曰含何休注公羊引禮緯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爲春秋之制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己瓊瑰食之說者以爲食珠玉者含象又引呂靖韻集玫瑰火齊珠而莊子有發冢無傷口中珠之語遂謂春秋時珠玉襍用以爲含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氏謂昭公之出平子攝行君事佩璵璠葢生嘗以之佩死欲以之斂愚謂天子以珠出於讖緯漢儒信緯不信經故據以爲說莊子所謂詩禮發冢不獨誚羣儒兼以戒厚斂且云口中珠者玉之圜好如珠即玉府之珠玉也秦風毛傳瓊瑰石而次玉說文云石之美者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琅玕火齊珠孔安國曰石而似珠者漢楊王孫贏葬以矯世乃云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則含不以珠明甚古者葬用明器含以次玉季平子卒將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

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聖人明戒如此典瑞贈玉不以大圭鎮圭生所服者死不以之贈則玉府含玉亦不以服玉佩玉珠玉生所佩者死不以之含曰明器神明之也故死者不用生者之器食玉者含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荀子曰玉貝曰含又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也則何休杜預之說皆非也（槁骨貝也士喪禮含以貝列子云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設明器亦謂玉圓似珠）東晉冕飾以珠侍中顧和奏曰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璇珠從之愚謂飾冕古用采玉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皆美石似珠謂之珠玉玉府掌之魏明好婦人之飾改用珊瑚珠晉易以白玉北齊五采隋唐白珠諸臣青珠皆玉也而名珠然則含以珠者美石之圜者歟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康成云夏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又與何休之說不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不聞以珠而諸儒人人異說康成盡以爲夏殷之禮穀梁子曰貝玉曰含含當作琀說文曰送死口中玉也（說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釋名曰琅玕石似珠也隋志云白璇蜂珠是也）葛洪謂玉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芝形如鳥獸色若山元水蒼屑以爲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蓋古之食玉歟則愚未之敢信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真者其命不極元真玉之名服玉之法以烏米酒以地榆酒化之爲水或以葱漿消之爲粉亦

可餌爲丸燒爲粉赤松子以元虫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焉然食之令人發熱不得其方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康成謂陽精之純信矣（金樓子曰玉茹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惟此二物可以煮石故服玉之法化以地榆）

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于室屋者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泉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于萬民六畜者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貢禹曰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零陵先賢傳曰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白土嗇夫鄭產乃言之郡郡爲表上口錢得除因名白土爲更生鄉蓋漢之口錢病民若此然謂起於武帝則不然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以食天子至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爲二十三則口錢明非起於武帝矣古者民二十受田一家之主伯也亞旅無田則出夫布故以漢口泉當之十歲已下十一已上所長上所強上所長者謂之國粥粥者

養而長之上所強者謂之閒民民無常業轉移執事盎年二十乃出口泉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則一家畢作故脩閭氏掌國粥而比其追胥加賞罰焉然則國粥即閒民也追謂追寇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焉故曰狙候顏師古讀狙爲覷失之矣蜡氏注云蜡讀如狙伺之狙蓋蜡者蟲所集狙者人所聚故讀從之也又讀如宿偦之偦賈疏云夜宿逐賊謂之偦愚謂諝從言爲象胥偦從人爲追胥（淮南本經訓設詐諝廣雅諝智也而玉篇不收其所遺者多矣）

職幣掌式灋以斂幣凡用邦財者之餘邦財者官府都鄙與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齎皆是也漢屬少府歷代因之有左右藏唐左藏署令掌錢帛襍綵右藏署令掌銅鐵毛角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周之內外二府似唐之左右二藏職幣所掌者乃二府之餘故倉有餘粟府有餘幣皆謂之餘灋用絲麻菅蒯各不棄捐制之以灋咸得其用逸周書所謂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蓄七陶八冶歸竈九柯十匠歸林（注云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以時）言無弃物也物謂之幣幣謂之財財謂之賦司書入之職歲敘之巾車之毀折入其齎泉府之賖貸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亦曰幣餘之賦各爲書以楬之辨其物而良盬分奠其録而貴賤定拼其不足而檢其羨焉故曰振謂廢者起之亂者治之委者作之滯者流之則天

下無弃物而財恒足矣上之賜予取之此則物不久藏也不留謂之斥不盡謂之餘康成以漢之斥幣當周之幣餘豈其然乎餘灋用者稾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而以其餘供灋用灋用者恤囏阨養老孤及待賓客覊旅凶荒是也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盎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灋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以供灋用焉職內掌邦之移用有餘則轉而之他不足則止其灋亦如此職幣則豐不益而凶不止故常見其餘桓譚新論曰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入十三萬萬以供賞賜卽周官職幣之餘也然漢未聞有灋用豈非漢無灋而周有灋歟九賦九式皆灋用也奚獨幣餘斂之節之在冢宰而大府國之淵故藏以待之職幣獨言振者明幣有金銅也凶年多作布亦所以振荒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大宰有幣餘之賦民患輕作重患重作輕子母相權以振救焉此財之所以常不匱也周官備災後多怠弃景王作重幣以絶民資而幣餘之法壞矣（漢書孝元皇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天下之經費在司農而少府以供天子私費近乎周之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也漢之司農猶周之大府矣少府之屬有中藏府掌幣帛金錢貨物令一人六百石上之賜予賞主之司徒袁安以病乞身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是也六幣爲上士周之職幣猶漢之中藏府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說者謂閹尹主領奄豎之

官於周禮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開閉之屬如其說則內宰亦宦者爲之歟非也周之內宰猶漢之內卿內卿光祿也漢初爲郎中令後轉爲光祿勳其府在宮中故曰內卿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光祿主宮門故曰勳然則古勳閽通矣易艮卦九三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艮爲閽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書曰歔黯（見說文）詩云昏椓椓與歔通去陰之刑也故箋云昏官名椓奄人韓詩曰若此無辜勳胥以痛勳猶昏也言天昏札瘥相濺汗而病漢書贊云烏呼史遷熏胥以刑蓋謂腐形卽詩所謂昏椓也爾雅昏爲强力勳爲功勞故勳昏通周之閽人屬內宰司昏守夜給使省闥亦不全用宦者而漢光祿勳掌期門羽林卽內宰之人

民也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次之又取死事之孤養之羽林名曰孤兒如周之死政之孤司門以其財養之者養孤而兼及其老則周之忠厚踰於漢矣而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卽周之宮伯所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蓋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屯有次舍謂之區廬胡廣云若今伏宿屋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有貴賤其貴者爲爪牙羽翼出從行入宿衛期門羽林是也其賤者爲奔走傳呼戴靑幘直區廬是爲區士亦曰廬兒周之士庶子亦然其上者衛宮中學道藝次者守城郭樹溝塗下者隸屬於都職視胥徒蓋貴賤別與而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晝漏盡夜漏起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拆卽宮正所謂夕擊柝而比之使不得有懈惰擅離部署者然則宮正

宮伯如衛尉內宰如光祿勳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然漢之光祿衛尉掌宮殿門戶及門衛屯兵而已周之內宰九嬪九御無不統奇衺功緒無不糾服位禮儀無不贊而詔所以立齊家之閑節貫魚之寵使婦人不得用奄變而后妃雖貴不廢女功其法至詳且密由是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而琴瑟鍾鼓房中之樂興焉漢之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中人皇后卿也成帝省減掖廷用度許后上疏以爲大長秋繩以詔書搖手不得官吏忮佷一切操人則內宮之財用皆大長秋掌之有似乎周之內宰而正椒房玉堂之位俾后妾無陵節之鄉此豈閹尹所能勝其任者哉匠人營國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

者襄楷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帝座居中宦者四星供市買之事然則面有朝百官理政事焉後有市宦者供市買焉東漢之衰也以市買之人處政事之位違天意矣天地之位有前有後聖人法之以建經紀夏長於前故面朝冬藏於後故背市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著西蠶頌則孫氏在西郊矣晉亦如之宋大明四年於城西白石里爲西蠶其禮始備隋於宮北三里爲壇季春上巳皇后躬桑于壇南東向禮王耕南郊后蠶北郊諸侯耕於東郊少陽之位而夫人蠶於北郊康成謂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禮少變也愚案古有天子東耕儀因是有皇后西蠶禮唐太

宗以爲平秩東作合在東方宋因之禮院言周蠶于北郊以純陰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然則耕蠶並在東矣可乎王太陽諸侯少陽后太陰夫人少陰東耕西蠶皆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白虎通曰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耕於東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桑于西郊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

內宰佐后立市而出其度量淳制質人則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杜子春讀淳爲純純爲幅廣制爲匹長康成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䄸爲謚而以四䄸爲太廣（䄸八寸）故因趙商問而破四爲三以合幅廣二尺四寸之度愚案淳本作綧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準爲法故曰綧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爲平故曰敦槩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葢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墬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爲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旣增成其說而於質人註又讀淳爲淳尸盥之淳葢亦疑而無定論歟射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葢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兩者卽此五兩則

一束十端是爲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此非所謂淳制歟康成破純爲緇失之賈疏謂昏禮取誠實每端二丈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愚謂古者錢幣兼行故有制錢有制幣制錢不足陌制幣無全純非古也六朝東錢八十爲百西錢七十爲百京師九十爲百梁大同初詔用足陌而民不從其後遂以三十五爲百而制錢之法壞矣北朝舊制民間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匹六十尺爲端其後幣有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而制幣之法壞矣天文訓曰黃鍾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爲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則制幣與純帛同也小尒疋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得之又云倍兩謂之匹匹有謂之束失之穆天子傳錦組百純純猶兩也郭璞亦曰匹端名高誘註國策訓純爲束以此詩曰白茅純束純束者禮納徵以儷皮儷皮者鹿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葢取雙雙之象歟旣夕禮賵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或曰凡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十制六玄四纁五合三玄二纁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葢用之鬼神者也漢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繒幅狹者亦然喪禮用之康成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故制幣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

曰純量曰制制廣三袱魯人之贈也廣尺郭璞曰今名短度絹爲莱輸今古皆然矣吉凶禮用制賔嘉禮用純（說苑賜以束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降及下士庶人緇縵布帛各一匹而已蓋視尊卑上下爲差等旣不以丈入爲端又不以十端爲束諸儒異說如此）閽人掌門禁怪民不入宮康成謂怪民狂易蓋指孝成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我居此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靈帝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德陽殿門稱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謂凡民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此災異也誰能禁之愚謂怪民執左道者漢之方士周之怪民也戰國時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托鬼神名爲方士汾陰出寶鼎闕下獻玉杯漢文賢明猶爲之惑後覺其詐卒被誅夷然則新垣平非所謂怪歟及武帝時李少君少翁欒大之屬其怪益甚矣東晉元帝時曁陽人任谷有羽衣人與之交而有娠產一蛇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之宮中郭璞上疏乞遣谷出以爲周禮怪民不入宮谷之妖乃怪民之尤者陰陽陶烝變化萬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其後元帝崩谷亡去此皆所謂怪也子不語怪者蓋以此若夫幻人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奇幻儵忽漢朝元會作之於庭近乎怪矣然黃金四目敺疫有狂夫何怪之有一說巫蠱爲怪民愚謂巫屬春官非怪也後世失官方士竊之以神其術漢武好方士故其術大行於是埋蠱東宮戾園遂敗喋血京師

然則怪民入宮其爲禍也烈矣不徒曰怪民而兼曰奇服蓋怪民未有不服奇服者江充之召見犬臺宮也衣紗縠襌衣冠步搖冠曳燕尾之裾垂飛翮之纓此所謂奇服說者以爲服妖巫蠱之禍胎於此故曰奇服怪民不入宮武帝望見充而異之目爲奇士而信用焉然則奇士與怪民相類也何以別之曰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爲奇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道先王之法言爲怪民

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上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官而濯摡爲齍盛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涖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涖臨而比校之也同一齍盛也一曰共一曰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春官世婦則曰大賔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故載於彼而闕於此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世婦視宮卿猶漢倢伃視上卿其次視下大夫

其次視中士猶漢娙娥以下至七子尊者視中二千石卑者視八百石其職視卿則謂之宮卿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得稱世婦且宦官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漢始而謂成康之盛亦然失之甚矣宮卿女祝女史皆后宮官也女祝視大祝小祝女史視大史小史後世遂有女尚書女博士之名葢濫觴於此

女祝招梗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康成謂梗禦未至也愚案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筮人有筮更更卽幣更謂將禱神先筮吉日也鄭大夫讀梗爲亢未詳杜子春讀梗爲更得之案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卽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御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亦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卽更明甚魏黃初詔曰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閒無不沃酹愚謂宮中有女祝掌內祀招梗禬禳非衰世之事也古者重鬼墨子有明鬼篇恐後世不能敬著以取災故聖王書之竹帛以鬼神爲務然其言非孔子所謂敬而遠之之義周官內有禱祠以除疾殃至漢而巫蠱之禍烈焉可不戒哉

王后六服祿衣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祿士喪

禮作祿衣內司服作緣衣皆不言其色士喪禮註云黑衣裳赤緣之爲祿所以表袍然皮弁服白布衣素裳士喪禮祿衣與皮弁同陳則是祿衣白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分爲三等兩兩相配則冠禮素積正對喪禮祿衣說者謂士喪禮陳襲亦分三等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其不然乎愚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大戴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則緣衣黑矣男子玄衣婦人祿衣士喪禮以祿爲散衣與繭衣爲一稱而以配玄冠失之且襲不言冠未可引爲證也麴塵告桑薦之鞠衣春緆絺當暑裳之展衣夏玄校初涼御之緣衣秋皆婦服也子羔之襲以稅衣故士喪禮因之歟說文無祿巾車夏篆故書作夏緣葢篆緣皆以彖得聲當讀若彖士喪禮注云古文祿爲緣則知古無祿字審矣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高誘曰王后之六服有菊表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尚青而薦之所未達也愚案漢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以爲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身無禍殃年壽永究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是以帝與后皆有五時衣春青夏朱秋白冬黑季夏黃有司掌之而各以時服焉周之六服葢配天地四時故五色益以玄王之冕服有六后服亦如之其義深遠矣色有對方有比方比者相生對者相克衣有時服有祭服時服不以祭祭服不以時月令周官之所以異

而同也管子曰春盡夏始服黃靜處三月五陽生土數五故季春薦鞠衣赤與白謂之章故夏服赤而展衣白白與黑謂之黼故秋服白而綠衣黑大裘玄禕衣亦玄六服之最尊者乎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是爲五采后服揄狄青闕狄赤鞠黃展白綠黑如王之服卽漢所謂五時衣然大傳之說康成不取以爲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婦人一德無所兼則后服與王殊矣陸農師謂毛傳展衣以丹縠爲之則展衣赤展一作襢通帛爲襢襢絳色也與禮同義其說有據又夏服赤爲得時然以爲褖衣白則臆說也褖衣有纁袡則纁玄相配安見褖衣之非黑乎展衣旣赤則五色無白五時無秋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

各如方色魏秘書監秦靜曰有五時服又有四時服以給百官三年一易名爲五時止給四時而闕秋服然則秋不服白也漢魏皆然則周可知矣六服之裏皆素沙則五時皆以白爲地也白爲地者使之張顯以白裏白何顯之有且純白非吉旣有素沙又何闕焉方言云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襦王肅以纁袡爲婦人蔽厀本此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則知漢之袿袍襈重緣者亦如是矣案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袿袍之制也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是爲襈重緣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襈撰也青絳爲之緣也顏師古則云今之襈如古之積叠

襞積爲之所謂皮弁素積豈其然廣雅云袿長襦也襈者衣裗裗一作流爾雅衣裗謂之視視者袿衣之飾陸氏釋文亦云飾以重繒揄古搖字骨空論云揄臂齊肘注云揄音搖一作褕以其服故從衣一說王之服五采相錯后服亦然服之五色猶樂之五聲樂則各以其聲爲均而文之以四聲衣則各以其色爲地而飾之以四色蓋一聲不成樂故一色不成衣古皆衣絲惟有故乃素服也春宮角非角一聲春衣青非青一色推之五時皆然摯虞亦云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絲然則漢之五時衣亦五采相錯歟五采備謂之繡左傳稱與夫人繡衣則后服亦如王服也（周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襈袖皆爲襈則襈非積矣襞積在腰不在袖釋名訓爲緣得之）

縫人翣柳故書作接橮先鄭云接讀爲歰橮讀爲柳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後鄭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云度西曰柳穀愚謂度居也史記作居與宅同故度一作宅穀與谷通漢書穀風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卽谷風也古柳丣同丣古酉字丣古卯字朝時開門爲丣丣在東方爲暘夕時閉門爲丣丣在西方爲昧故東曰暘谷西曰柳谷亦曰昧谷日將沒五色聚焉故柳訓爲聚爾雅日所入爲大蒙蒙猶昧也虞翻議康成以卯爲昧裴松之謂劉昌聊柳同用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皆以丣爲丣不辨東西失之甚矣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楯卽輴腞卽篆謂殯以輴車篆爲轂約巾車

所謂夏篆說文所謂夏軓柳之言聚故曰聚僂栖之飾也書注皆誤太元曰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也賁色不純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此（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僂翣以督之古柳者作僂淮南齊俗訓曰舟車楯肆古輴亦作柳僂翣一作縷翣見荀子禮論篇）后之首飾有三曰副編次覆首為副編之為編次之為次皆髮也而有差等儒者莫能言故以漢法況之副若步繇編若假紒次若髲髢步繇者繇與搖通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黃金山題貫以白珠繆以桂枝八爵九華鏤為六獸以象六珈珈之言加也加於副上非副也蓋副上之飾耳釋名謂副猶副貳兼用眾物成其飾得之矣假紒者假髮為髻肅宗賜東平琅邪兩王書而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是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則其制異於漢當時以為服妖而漢之假紒亦名為副故廣雅云假紒謂之䯱䯱古副字以髮為之長髮猋猋然故從髟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為副其次為編歟髲髢者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焉髢剔也剔刑人之髮也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則夫人服髲髢如后矣而吳薛綜則云漢廢珠厓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髲莊子亦云禿而施髢則似髮少者皆得服之其飾之尊卑則未聞也少牢被錫大夫之妻被與髲錫與鬄音同古文通故康成讀被錫為髲鬄（鬄與髢同）而以當追飾之次焉首飾有三以配六服莫知其詳夫人副褘褘衣者服副昏禮女次純衣則純衣者服次矣和熹鄧皇后加賜馮貴人頭上步搖加賜者雜記謂之褒諸侯有褒衣夫人亦如之故得服副褘後漢書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且云說本康成而康成以假紒為編步搖為副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俗名珠松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為假紒又何疑皇太后翦氂簂夫人紺繒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服簂者不得兼步搖然則編猶簂歟簂以覆髮廣雅謂之幎釋名曰齊人曰幎飾形貌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士冠禮注云滕薛名簂為頍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賈疏云下謂底重底為舄禪底為屨愚案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其庳者自關以東謂之鞮下禪者謂之鞮郭注云今韋鞮也然則禪以皮而複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複古以木重底為舄服著之屨則通用惟褶服以靴靴胡履也施於戎服毛傳云舄達屨也屨之尊者為達則舄屨通名（字苑云鞮苴履底鞮卽靴）莊子跂蹻為服釋文云屐與跂同屩與蹻同麻曰屩木曰屐鞵類也以藉鞋下若古之複舄矣

禮說卷二

禮說卷三

地官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卽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告文侯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

氣間而至也康成謂文侯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畿疆以建王國以作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弗敬（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本邦誤爲郙御覽引之作邦域從俗也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已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督聽是古物皆作勿矣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讀爲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已之威儀也）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葢本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薛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矣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𣡕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廹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孔穎達抑劉扶杜且云

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是爲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彦未達其義乃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木有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

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爲木主古論不行於世（古論謂古文論語）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爲土數故壇方五丈其主請准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而主於車之禮前此及後未聞）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橐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槐

槐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下者爲死高者爲生牝爲谿谷牡爲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爲十合之爲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長墳衍晳而瘠原隰豐肉而庳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皁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覈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原隰動宜蠃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汚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

與偏人蕃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爲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爲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爲榮其象爲析其類群分故其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爲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爲茂其形爲圜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爲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爲斂其色爲白其氣爲消故其民晳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爲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爲玄其色爲黑其氣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土大陰所至爲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爲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庳五地之植物穀爲先說者不及愚竊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

之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旣方旣阜阜者實之成麥全曰穟通作蓻菽戴甲而生爲莢禾長稠大本長相居熱相扶族聚爲叢荄根於中者爲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生化之宇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或問曰五地卽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熱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疏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大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毨於秋氄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孶尾毛在後爲尾孶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

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强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强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

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說非也曆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恒星東轉黃道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恒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可見故不名爲心而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天心卽地心又何疑然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與（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當極之下蓋天地之中也）恒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曆書（呂覽謂極爲天中是矣而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辠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王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爲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

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國以田爲祿亦以田爲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留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糾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強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爲采又兼并附庸小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闕方伯之職廢強凌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郱鄑郚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酅存所以知酅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則酅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虧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

駁周官陋矣顧與魯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爲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矦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男之地也（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晏子春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爲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卽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爓腍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鬄解亨者煑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爲陳後鄭破肆爲鬄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鬄似不相當康成讀肆爲鬄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爲肆分之爲半四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臑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爲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犬人職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牷之言全也古文牷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𩜙齊牲全故五官奉牲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殽者體解節折房爲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爲殽半爲房全爲肆（士喪禮四鬄注云今文鬄爲剔是儀禮有古今文未聞剔作肆內饔職賈疏引之作四肆蓋因鄭注改經文實

無所據也）肆古文作𨽸易有彖爻象此彖者全體析之成爻（彖卽㣇乚）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時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爲井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矦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閱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糜粥穅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

三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兼以三月歟問遺賢良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爲然也古有命民是爲貴者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侯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古者凡瘖聾跛躃童昏僬僥以及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胥臣乃云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鄙師酇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爲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爲之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倖百石職厮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漢

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蓋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邊守圉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歲三日之公旬未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輂輦注云故書輦爲連愚謂地名蓮勺蓮讀爲輦猶地名不羨羨讀爲郎以此知古音不亾故俗語不失其方（釋名云羨汪也汧汪郎也然則羨音郎得古音矣）蓋古連輦通車從夫雙引爲輦車從辵步挽爲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爲輦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輂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

車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梩者鍬鍤築者杵頭鐵沓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漂杵之語孟子以爲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壤篇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臿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梩朝鮮洌水之間謂之𣂁（注云𣂁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梩音駭江東呼鍬刄爲鍪音茂反鍪一作枲梩或作柌）鍪一作𣂁臿一作疀尒疋謂之疀注云皆古鍫插字說文謂梩與枱同（俗作耜）從木以里㠯爲聲一曰徙土輂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趩從走亦以里爲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爲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者何以異焉六鄉有六鄉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令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強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見襄二十五年傳）宋四正則二軍可知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

四選（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爲四選）選三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爲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其說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爲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爲證又非不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葢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爲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爲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事暇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爲六十又何疑周官殘闕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饔割亨酒正共酒旣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還就而曲爲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門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音附）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

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則假五十六而免者免爲士卒而已有司仍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蓋以此）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傅者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曹大家曰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之說仍存以備考（康成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則征之者謂出口賦錢也故曰今之筭錢民或謂之賦）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宮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郎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蔽也槃辟雅拜詭衆立異褎衣大袑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埽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

曾子子貢入廐脩容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葢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雅有節孔子以爲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閻室無惰容推而至於造次顚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爲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葢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爲射有五善不亦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以此出而長入而治也反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子以其敎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敎士敎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敎之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敎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敎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敎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愨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愼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爲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爲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之吏以長鄰比千人百人爲豪爲英所謂使民與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爲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爲禜非創自康成而黨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葢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黨正祭禜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

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祭社等周頌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零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零與靈通幽禜蓋零星歟一說禜猶營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王充曰春二月秋八月雩靈星之祀是也今春雩廢）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春秋祭脯之辭也脯者布也步也布德曰脯祭神曰步步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即此蓋四蟲當盛陽之月感陰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蠱處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爲災由政起因以爲名庶氏除蠱剪氏除蠹用大祝六祈禬禜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莽山之草薰之蓋焚其草以灰洒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螣族師春秋祈報以殺四蟲百螣之烖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釀說文釀者會歙酒（歙古飲字）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爲釀出食爲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蓋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辠罰金而已沿及唐宋國家每逢嘉慶賜民大酺即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蔑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翦氏之法不行四蟲百螣交相爲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爲一書其風渺不可追矣

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意而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辠奇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辠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辠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辠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即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即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令民爲什

伍而相収司連坐一家有辠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尙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圖土內之未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孳孳求姦懇懇用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淫暴家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

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収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舞師帗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言執一言戴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薛綜云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愚謂皇書或爲翌鳥冠也卽建華冠狀如婦人縷鹿飾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說文皇作翌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帗作翇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翇明矣後鄭謂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非蒙羽於首乎宗廟蒐而舞旱暵皇而舞鷸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鷸讀爲述亦作述或作鷸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鶡蘇鶡似雉鳥尾爲蘇蒙其尾爲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曰去其瞀而載之木瞀卽鍪兜鍪也木卽鷸鳥冠也賈疏抑先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祭義術省注云術當作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斷以爲建華卽鷸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王之服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卽術氏或分爲二失之（漢虎賁中郎將服弁戴鶡尾）說文羽舞爲雩雩一作𦏺翌猶𦏺也干寶曰亦草染羽以爲翌康成亦云染羽象鳳皇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五嶽四鎮四瀆）山川爲小祀（山林川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

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别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淮南說山訓云犉屯犂牛既犐以犙（犐無角犙無尾）決鼻而羇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犛耕也犛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犕犂信矣犉屯犐犙醜牛之貌以爲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呰其父君子弗爲也（犉古髡字）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犢信矣）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繹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王之

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尨也謂簡擇先尨牲後繫牲凡牲必有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腯是天子兼有肥牛稷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别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即索牛歟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爲犧左傳萊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之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賓柴又何說乎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楅衡或曰縣肉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軠廣雅曰軠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軠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椵謂之迦互設於牛角以防觸牴此楅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肉西京賦所謂置互擺牲此縣肉格也三物一名或圜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一從一橫大宗伯疈辜故書疈作罷先鄭讀爲披後鄭破爲疈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禮說卷三

禮說卷四

地官二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皂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爲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辠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饟而徙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戸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戸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

存國之功食田六百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寧爨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鮑國爲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

及焉晉惠公賞以說衆作轅田（轅通爰）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爲官賈工治功能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

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鼻鄭爲宅掌宅之官也）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爲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爲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

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五
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
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
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厲
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晉有菜田田騶後魏有公田）戰國策子之相
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亦見
韓非子）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
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
以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衛
嗣君欲以薄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
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

此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
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昉於此
乎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
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
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
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則以石計
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爲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
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
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賞仍以田明矣曲
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統古者於禘
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

乎（左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下有上祿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爲絳縣師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案縣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然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井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
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
采地亦非祿田所謂王命尸臣官此栒邑栒故豳國提封萬
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鑾旂黼黻
琱戈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
得專焉及周之衰遂爲己邑溫子卽狄樊皮叛王君子惡之

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鄉外有
六遂甸稍縣畺犬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爲亂
所謂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田猶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宣十四年衛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鑿矣自一室之祿至千室之祿皆田也故古者名祿爲田成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朔已死朔子武尙幼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哀盾忠勳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古者天子畿內不以
封秦仲爲西垂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邱周之
犬邱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
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駟鐵皆襄公時作而序

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小臣傳合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洛後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虢會而都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兆鄭縣爲舊都豈非附會者爲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會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說本穆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未聞封於京兆其識卓矣漢中南鄭猶京兆西鄭也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大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與於鄭桓公也）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士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即夫布說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見說文解字）且民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倅等閒也而貴賤分故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衞於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稾人職外內朝有冗食即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即閒民也康成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爲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爲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玄靜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康成則分爲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

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餘同）不知甸地稍地畺地皆縣地也稍人掌邱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即甸地稍地畺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爲邱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爲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用法不曲如弦也縣師掌師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幷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孑以伐隨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旣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槀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邱甲使邱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焉而遂人鄰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即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較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

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爲敶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官牛人有公牛而牽徬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用無常又安用乘馬邱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空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爲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爲左偏右廣爲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覲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爲卒亦偏爲前拒蓋

無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邱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爲齊田甸乘亦同音故邱甸通爲邱乘說者以爲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爲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爲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筴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爲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爲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

經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魯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而已如以十井爲乘則包咸之說（見論語註）吾未之前聞（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疇騎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有騎則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學習騎射故曰疇騎見韓非子）春秋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儆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千

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輿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杜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爲什倍兩爲五十倍卒爲二百齊語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施令民自出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市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頒之受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魯用田賦猶鄭作邱賦服虔曰作邱甲者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爲古法則非子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芻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爲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非己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於文以己承之曰巹巹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己己（見說文）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己則敬失其基禮失其幹愼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爲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墨墨而已矣學問求諸己

廉恥行諸己忠恕推諸己立達取諸己安人安百姓修諸己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爲我非爲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曰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爲仁而孝德者爲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己之義也而復禮之目未詳故顏子請問）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之晝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郄皆不能自克者敏之竊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己亦如之詩曰良士蹶蹶言動而敏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爲行本歟（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己也能用力非克己乎而皆曰一日者言由己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識己爲識仁子貢之施濟求之人孔子之立達反之己故曰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五行己屬中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未有不愛己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己取之可矣史遷紀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己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莊子謂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蹩躠爲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爲孔子之語其謬已甚皆自至人無己之一言始）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爲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大學在成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繆公學著人齊風毛傳云門屛之間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著與宁通）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爲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國之學在虎門之左此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也（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於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肅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尒疋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爲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氏焉者以門爲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聽也以虎門爲端門國子爲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爲周禮誤矣

師氏詔王媺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

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爲嬍王有嬍則道之使成失者爲惡王有惡則閑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著人荊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嬍者師保之力也楚大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蠭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

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爲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傳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佗惡加萬民胡亥毒痡四海太元曰黃兒中蕃君子洗從言有老臣以爲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嬍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還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爲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爲貞二以不順從爲利言詔嬍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爲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

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爲利也爲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爲未之三皆指公而已三言者一曰取聖言二曰領聖言三曰巳得聖言也說之謂順命卽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謂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書曰放勳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周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纂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無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咸此之謂也晏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命知臨之宜咸臨之吉辭）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蘧惡之有中謝者爲昭蘧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爲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妬爲師而恥爲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巳若者亡故荊興於文衰於

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說爲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

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弩射尤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衺而誅讓其衺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媺而後司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媺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衺民之衺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衺者鄉八刑師氏之詔詔以此一人有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衺以閑民衺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奇衺閭胥觵撻族師

刑罰皆所以禁民衺民有過惡州長歲糾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衺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

媺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録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爲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衺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媺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品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

德高一鄉者爲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寖以頹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寃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善實由於本之未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衺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又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爲師氏保氏之屬言哉言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

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辠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辠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

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尒疋玉十謂之區註云五瑴爲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爲十瑴和難之瑴圭也瑴之言穀十數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遜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國鄰近於鄉族人則疎

於從父昆弟矣亦可補調人之闕焉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頒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漢律衷刺刃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調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調人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爲姦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刼質白晝群行而漢亡矣

管子春三丣（俗作夘）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三丣（今文酉古文丣俗誤爲夘）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丣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丣之辰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家語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丣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丣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卽春分十日之內三丣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摽有梅毛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作殺女）家語所謂冰泮

而農事起昏禮殺于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爲證焉丣爲春門三丣爲八舉（木成數八）丣爲秋門三丣爲九和（金成數九）古文丣丣同形書無善本故正之（說文丣象開門丣象閉門）晉束晳以爲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爲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陰外陽內萬物之旣）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丣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管子春三丣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謂二月榆落魁臨於丣八月麥生天罡據丣蓋麥生而嫁娶行榆落而婚禮殺合於天時者歟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卽管子掌媒之合獨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爲二月之合宿故三丣爲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非合獨而何丣從日爲昴丣從日爲昴昴白虎宿星當從丣說文誤作昴（徐鉉音莫飽切）詩云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丣象閉門昴爲白虎不當從丣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莫能正也丣從田

爲留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漢人改留爲劉而有丣金刀之訛則丣丣之相亂也久矣（虞翻云古柳丣字同王充曰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爲丣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鄭箋引之作柳舒是古留柳亦通矣律書言二十八舍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則直讀昴爲留也）祝融作市其象爲離離明爲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昃時夕時不曰中而曰昃者皇侃以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爲昃也賈公彥引書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爲昃也家語日出聽政至於中昃王肅云中日中昃昳中說文以日西爲昃失之矣日東爲朝日西爲夕日昃爲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昳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昳中日至衡陽是爲隅中至昆吾是爲正中皆曰昃時也昃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爲公爲卿故曰朝市而主四方商賈日昳晡時爲臺爲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爲睨睨猶昃也方睨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昃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爲市取諸噬嗑上明下動日昃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爲盈日昃必在中日中爲昃故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昃日西是皆以昃爲夕也可乎昃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辠人之喪以昏殣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

昬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穀梁作稷）乃克葬何休云下昃蓋晡時晡時則夕也曷爲不書夕而書昃且晡時而葬是以皐人葬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朝隅中至日昳爲中晡時至黃昏爲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昃葬小君頃熊（一作敬嬴）以日中下昃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在西其三在東有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商闕）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爲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矣

質人掌賣價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用器及四時食物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爲辭實利在侵削猶漢筭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斂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

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爲斗斛淳制爲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室質音相近楊注誤）

價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爲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軍有常刑國繫圜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則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價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賚告者凡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沒入官故易有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闔閭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喪馬睽初九喪貝震六二億發聲古以貝爲貨）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內自歸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足肣（音琴謂兆足歛）然則易之繇書之誓周官之

文參相合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鄰里酇鄙縣軍有伍兩卒旅師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虣掌市市不鬭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鼜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鄉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遷徙雖有逋逃莫敢越遂不獨軍中爲然矣董逋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匸藏也品衆也品在匸中踦嶇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芋尹無宇之關逃入王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當復之朝（康成曰復之言報也）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齊有北國騶造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叉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尒疋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爲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圜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儳布是爲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布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國故曰邦布百畝爲夫五鄰爲里民間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爲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廛人有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肆長有儳布

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辭布辭之言貲也猶漢之貲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叙叙猶監也作布之叙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絘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儥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者門關征廛之布儳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儳蹔也音才鑒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歟管子謂陽朋於國有不知政於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握猶持也古之儳布也肆長斂之廛人掌之而朋不與知焉一說儳布者總布之别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儳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者聚而束之以書楬之漢律曰布謂之總總曰升升曰登晏子春秋十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爲登或爲升皆名爲總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稯漢令徒隸衣七緵布緵一作稯八十縷爲稯五稯爲秭二秭爲秅（西京雜記曰五絲爲躡倍躡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璲璲者古之偁泰之緵以縷爲絲十絲爲升則異說也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主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漢制如此而緎紀無閒焉五扶爲首則二十系也漢之首異乎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緵粗謂之首詩傳曰鬷數箋曰鬷總也疏云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總而集之故鬷爲總）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者國軓也亦曰國準軓爲法準爲平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歲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軓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而貸之穀爲上幣爲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贏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軓之存於有司者歟不贍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斂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歲糴賤狗彘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軓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軓較出式上是爲軓前故知管子國軓卽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爲消藏繦千萬貫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留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爲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見荀子）卽稱責之傅別蓋旅師以質劑傾斂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券契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誠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國軓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軓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爲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軓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稍人有邱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筴（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玉爲工五貝爲一朋山虞服耜注云服牝服疏云車平載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爲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爲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

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爲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關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針有補瀉難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爲廢則魯舊有關先王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爲賢大夫不能振而與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爲置又以廢爲發（詩一發五豝發讀爲廢）莊子發藥列子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

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衺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譏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曰廢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爲置矣）

禮說卷四

禮說卷五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地官三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達節六掌節守之小行人達之達之邦國三曰山國曰土國曰澤國達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命召則合之故當其常則二節以走一節以趍值其變則效節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守東都衞元守關中别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玉節所以重鎭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蓋析玉而分

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皆用玉契今則惟有文符非愼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璜爲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謂英刻書蕩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疏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爲允然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繒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旌符管三節

皆用竹漢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旄注旄首曰旌卽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子亦云龜紐之璽以爲佩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泠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爲之鑴刻璽書或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賈皁通貨賄出入於市爲璽節出入於關爲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名姓也門關古用棨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爲封棨傳至晉猶然羊祜嘗欲夜出軍司執棨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守節鎭焉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矯誣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舉邦國都鄙則鄉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鄉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齊約齊旣與秦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罵齊而借宋之符樂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鳩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聞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漢使陸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焉此皆達節也六國擯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

面而受要卽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騎也然則角節蓋犀象歟王制金璋璋一作章王氏謂金爲印章孔疏謂章定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剟一字以上辠皆死此秦之符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臺者也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爲水德數以六爲紀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定其制也符節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六器惟璋璜璋半圭璜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徵信故屬地官（許叔重曰漢制以六寸之符分而相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毦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犛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兩存備攷）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爲萊六遂之萊卽六鄉之易而鄉遂一夫百畝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畮休百畮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畮休二百畮爲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畮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

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强土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癃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剗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湝土卉土中

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爲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疑卽秦晉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爲甽高爲隴一畮三甽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隤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甽平能風與旱是爲深耕後

世耕後有風災旱則立槁矣甽一名區區猶卬也隴也氾勝之書分爲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畮下田弃甽言上田甽多下田甽少也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畮無不甽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氾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收至畮百石勝之試爲之畮收四十石）大喪及窆遂師抱磨案磨當作秝（郎擊切）說文秝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

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得縱行必衡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之職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磨得其聲失其義矣歷過也磨石聲也厤治也皆以秝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戰國策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之適歷與適均謂之適秝不同康成謂磨者適歷執綍者名或作磨或作歷雖古文假借音同者通然得子失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稀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千人引而六綍滿豈非適秝乎韓昭釐侯出弋上車靷偏緩其右攝而適之高誘

注云適猶等也合觀衆說則適秝之義明矣廣雅訓秝爲潤遠潤遠非適也失之（續漢書曰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輧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緋車者白絲三糾緋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執緋有行適歷之義也案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還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蹴船令聚廣雅訓秝爲潤遠以此）遂大夫之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勤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曰四達衛宮中者掇八次之職（四角四中）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晝三巡夜三鼜則戒之事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有司而掌固贊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飾器也（兵甲之屬）財用也稍食也材器也（墊築藩落）國之守政可通者四遠近相移有無相補勞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田行役則有作師之同徒稼穡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遂大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親其人民明其五候賈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姧謀愚謂五候猶四達也夏官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候四竟故曰四達書云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程典曰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所謂通守政歟制地君曰官府之藏强兵强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里宰合耦于耡康成謂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愚案周書曰五戸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古文君讀爲威閭胥里宰亦稱君威猶君也）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與起而撿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爲衛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及耕千耦梵梵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即古之里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年耆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禮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畯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爲街正南陽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犂以耕管子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是爲以與耡利甿

以彊予任甿彊者童五尺與耡者犂也說者謂輓犂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犂二牛三人此非古合耦之遺法歟抑又聞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耡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然則合耦於耡非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屋三爲井以井計曰耡粟井以耡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爲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爲廛以廛計曰閭粟廛以閭名一夫之粟也（廛民居區域猶閭架也）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司徒攷夫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師旅平與積亦以此斂而聚之聚而須之者也康成謂屋粟不耕者所罰之粟閭粟閭民所罰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屋非因罰得名閭民既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閭猶廛也詩曰禾三百廛又曰十畝之閒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閒桑且閑閑泄泄非廛居之地歟康成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疏云餘夫奇則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然則閭粟者餘夫奇受一廛之粟也魯語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籍謂耡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廛謂之戶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閭壤下壤管子相壤定籍其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爲正夫故曰耡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爲三夫故曰屋粟閭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閒故壤曰閭壤粟曰閭粟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下樂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㜸惡爲之等者蓋如此土均平政亦以地㜸惡爲輕重之灋而行焉蓋土有三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閭壤亦名閭田管子曰高田十石閭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閒穀閒穀者旅師之閭粟也辰戌之紀其穀元黅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蒼丑未之紀其穀黅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爾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土之利氣之化也是爲閒穀閒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衆多不純一色故曰閒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爲書旅師之閭粟卽此然則耡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閭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邱乘韓詩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蓋古敶乘甸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敶乘甸判然分爲三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爲之說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似八誤爲六）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俗本一誤爲四）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一乘爲兩）器制也一甸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似出於稍人之邱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輂輦未聞

乘馬邱牛春秋魯作邱甲實本於齊一邱一馬七甲四邱爲乘故一乘之甲二十有八司馬穰苴變通其法一邱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邱乘之法亡矣輂輦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帥之巾車所謂良車散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軍中輜車車後開戶）毀折則入齎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三輪四輿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問篇曰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然則鄉師治輂輦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邱甸不亦妄乎侈靡篇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未聞有鞍而齊唁昭公以鞍爲几秦送重耳疇騎二千則鞍騎起於春秋矣山國軌篇曰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求於民則軍中輜輦亦非民間之物可知也揆度篇曰百乘田萬頃戶萬戶開口十萬人當分者萬人輕車百乘馬四百匹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戶開口百萬人當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萬戶開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蓋當分者爲卒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輜重不存焉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于司馬帥役以聽于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和遂人以土均平政故六遂有土均之職六鄉爲均人皆掌土

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皆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蔓山汎山涸澤流水林藪凡鎌纏斤斧網罟得入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焉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角四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土音中徵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凡十五土皆可得泉惟庚泥青商騂石灰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復呂泉英三土則在山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沃土位土爲三土羣土之長也蘟土壤土浮土爲上土忞土纑土壏土剽土沙土塥土爲中土猶土弘土殖土彀土鳧土桀土爲下土皆在三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爲三則楚蔿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氏之木土薙氏之草土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丱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場人之場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土形方氏之所正乖離之土凡在大司徒土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

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之貢也則以黃金爲率無金則用絹無絹則用布季絹三十三制纂布百兩皆當黃金一鎰田里之租一鎰食百乘之一宿關市之貨百鎰爲一篋十篋爲一穀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則然而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書曰庶邦維正之供邦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言文王無淫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貢各得其正司書合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其政令調其媺惡適其輕重之平是

爲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曰騂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鹹潟曰勃壤曰埴壚曰彊檃曰輕爂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䖴土蟲易全處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種大苗細苗樹宜五麻菜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膏肥膴膴若澤若屯名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上者五壤也穎莖黃秀種無不宜一說壤者塲也科鼠之塲曰坻螾塲曰坦科鼠者蚡鼠謂之科者言起地若鼃坻坦猶墳勃也鹹潟者是爲渟鹵甚鹹以若地不生物狀如爐火土之最下名曰五粲其種所宜白稻長狹有土化之法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臞而墳土之下者五埴也其種鴈膳黃實朱跗剛土曰壚不黏而疏既強且麤土之中者五鑪也（壚與鑪通）其種大邯鄲而粟大埴壚二土合爲一蓋中下錯歟彊檃者磽礰磊塊埒闢之區若糠以肥色黃而虛土之中者五壚也（檃與壚通）其種大荔小荔青莖黃秀月令美土彊（其丈切）左傳數彊潦說者謂彊檃墝埆之地不堪種植豈其然乎輕爂者火飛爲爂華然若芬色如蠶炭有類屑塵土之次中者五剽也（爂與剽通）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渴澤者二尺見水比之於澤水去土柔不離不坼捍然如米色黝以黑種宜芒種嘉蔬是

殖蓋五浮之土歟騂當作垶赤剛土也釋名曰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其種青粱黑莖黑秀然則垶剛赤緹一土分爲二蓋五弘之土歟土有強有弱有輕有溼皆非中和垶剛赤緹彊檃墳壚鹹潟（虞翻曰剛）（鹵柔）非強土也墳壤勃壤弱土也輕爂輕土也渴澤溼土也強者弱之弱者強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溼者茇艾燒之使強弱相得輕重相衡燥溼相調則有草人物地之宜土化之灋焉取骨煑汁漉去其滓麋鹿貆狐牛羊犬豕漬而曝之汁乾乃止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稼不蟲和以蠶矢古法用糞蓋取之此煑水以雪名爲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液相宜糞種畝收百石我言不信聞之先齊（糞種皆以獸獨彊檃用貆北山經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注）

（云札木似楡可燒以糞稻田出蜀蓋亦糞之類也緹赤黃色芄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色糒剌埤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潟潟鹵斥古今文冉駹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然則鹹潟宜麥歟）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下麥爲荑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爲穱麥謂稻下種麥案澤地爲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窒爲突耙之以陰保濕而處薙夷毋潛使子之野盡爲泠風（古音風協潛）五耕五耨盡其深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兗州人謂蜮爲蟘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所謂禾下麥者以此愚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今歲稼而明歲萊故曰稼下地以水殄草揚芟作田作者易也變也否則旣曰田矣又何待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詩曰以茠荼蓼荼陸草蓼澤草茠而去之職在薙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漢律因之瘳田茠艸

春秋隱公二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以爲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穀梁以爲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者非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訓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無其道則不書於經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

之策孔子削而更之曰衛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不書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鄭不共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辠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荊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此晉弔周喪王求彝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之皆失求之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爲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匈奴稱臣朝貢列爲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吳之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爲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爲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求假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臣不有曰假君曰求

下交也臣曰假上僭也君下交爲泰臣上僭爲凶（楚公子圍之汰也亦曰假之寡君王莽盜漢先假後篡）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焉用問且使太子問之諸侯其說益誕矣（宋眞宗祀汾陰趙湘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目錄奏御從之）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求必欲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蓋卽古之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挾此祕書

備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間風俗輶軒之所未盡採太史之所未及陳凡地慝方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詁爲訓偶語爲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而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說說有兩義一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越謂之請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誦訓道方慝土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察物無遺六鷁飛五石隕鸜鵒來冬多麋凡所謂慝備載春秋矣開塞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獵王獲隨兕子培刼而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伏其辠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故記果有太元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兕者隨兕一名科雉隨讀爲科兕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祥此土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失其職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是有方慝先王設爲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謂辟咎春秋之所謂

省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人輙大自攻治曰予一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輙奏言而宋李沆爲相亦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非也古者四方異聞盡在地圖方志人君朝夕之所常聞盜賊水旱風雨災變皆方慝也誦訓又時時道之以爲警戒則人君之修心奚由而作乎若夫陰陽禁忌聖人不言非誦訓之所詔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所諱所惡謂之方慝而保傅傳

謂日月之時節先王之諱大國之忌風雨雷電之眚皆太史之任則諱惡非災眚歟康成以爲四方言語所惡不避之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失之淺矣荀子曰奇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如其說則四方怪變博物者能名之而已則又失誦訓詔之之義也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曰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發憤杼情因以風諫至於身罹愍病而終不能忘深得古誦訓詔之之義焉楚語曰倚几有誦訓之諫乘必以几倚几亦謂王在車漢法駕出侍中多識者一人參乘散騎爲侍從騎並乘輿車謂夾王車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

之言則寘臥如醉於是誦訓之官雖存而實廢矣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訩猶慝也究王訩者詔王慝也

山虞澤虞掌山澤之政令而爲之厲禁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者司農謂遮列守之不賦者謂取材於地而不賦於民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則與民共之矣平其守者使之勿爭舍其守者令之勿犯入禁者有時斬材者有法竊木者有刑服邦之季材豆籩之川奠玉府之財物喪紀之葦蒲皆取之於山澤焉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古而如通）左傳鞶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蓋裂帛以飾帶帶謂之鞶卽左傳之鞶厲厲乃鞶之飾故毛傳云厲帶之垂者謂裂帛垂之以爲飾也春秋紀裂繻公穀二傳作履緰蓋履厲音相近古裂讀爲厲文異音同漢郊祀歌迣萬里晉灼曰迣古迾字讀爲厲學者不知音以爲康成好破字則是先王設官守山澤以厲民也可乎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辠大矣奪之官邑而漢元時御史大夫貢禹亦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然則虞衡之官養護繁殖卽子產之所謂蓺山林而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取之以時合於天道則地臧不泄山川得以含氣出雲而國不夒水旱亦聖人財成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虞西虞南

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暴人東至雀梁休於深雚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此及周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譏之築者障塞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於列國矣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爲王守其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故季氏伐顓臾成公築鹿囿皆非禮也且山爲苑澤爲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爲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囿溫囿皆苑也溫匽之利歲入八十金而燕有氈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

之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閭師任而徵之貢其物而已惟漆林倍其征左傳謂澤之目籞（萑蒲說文作目籞）藪之薪蒸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者豈獨漆林乎齊語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大林麓中山中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藪中川中澤藪小川小澤藪侯國亦如王國也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爲無功而民受賞是亂國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紀年書之以爲美談則知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之嚴征之纍更甚於春秋矣韓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民無

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商賈阜通之者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列者不蕃不牆故曰隤牆填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椎故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兩繫邦國曰藪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霸者以富國王者以富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獸養于藪牧是爲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澤之作廢民于生穀故先王禁之誤矣甲子木行御而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北

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夏不斬陽非是則弗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爲官山海之說海正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興虞衡之職亦由此廢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葢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丱人掌金斬山木鼓山鐵毋籍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亦見中山經）昔者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芮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以此路史乃謂緜其威械故貊爲非也表貊

（貊一作貉）四時田不祭蚩尤也玉起於禺氏（禺一作牛牛禺音同）古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權其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幣有七筴陰山之礝碈燕之紫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右衢黃金江陽之珠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邊山之玉是爲七筴以狹爲廣以寡爲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

然漢造銀錫爲白金而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實詛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丹矸（矸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一作金錫赤銅似誤）上有代赭下有鑑鐵上有葱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下有鉒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著爲圖說爲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童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嘗而知之豈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

距封十里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辠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丱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遮迣以守之而巡其禁令未聞封爲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丱人有禁令遂創爲犯令辠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之爲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須其餘於萬民歟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徒皆八十人丱人之徒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翮之政絺綌草貢之材染草炭灰互蜃疏材之物因斂之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矣若夫採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荼掌聚荼及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蓋皆斎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所謂下里物也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爲不祥故不爲之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㠯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

然則炭荼蜃物之官其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備其物舉而罰之是時霍光當國遂可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熙寧初判太常寺章衡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掇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大者固當講明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荼互蜃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凡禮成於三故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從凵爲器

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皀與鬯皆從匕以此匕一名柶用比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畱犂應劭曰畱犂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扱米扱收也一作接孟子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收之而去然接淅說文作滰淅淅者汰米滰者浚乾之非稾人之事也故云扱以授舂人扱接音同故讀從之曾子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旣酌奠復焫蕭尚未迎尸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跛倚以臨不敬大矣故禮敬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讀爲捷內則接以太牢注亦讀爲捷尒疋接捷也古接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士冠禮捷柶注云捷柶扱柶於醴中蓋捷柶於醴猶扱匕於盛是爲扱盛（捷又作鍤音義亦同）穀梁子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稟御稟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故帝耕於籍后獻其種及帝籍之收藏于神倉則有王后親舂之禮禮蓋如天子三推而舂人終其事焉公羊子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稟盛者新稟者陳燾者下陳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春秋宋萬弑其君捷鄭伯捷卒公羊捷皆作接古捷接通非誤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覽之可察方言并識古音矣）

舂人職凡饗食共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飮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盛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蓋言或燕或食

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爲三大禮陳饋八簋卽祭之饋食籩豆有踐卽祭之朝踐燕諸父諸舅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無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天子親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養老三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然飮酒實于觶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蓋奠而不舉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明行事日中禮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彤弓饗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立飫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既安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舂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或曰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曰厭厭夜飮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飮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稾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

劭曰不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廹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東京司空即西京御史大夫）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然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廬右諸侯之舍中三公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司徒殿面西三公朝面北）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庫門外非也覲禮諸侯受舍于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雉門爲中）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右九棘之下蓋諸侯之舍歟聘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不得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間左嘉石而罷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矣爲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爲九卿則九卿卽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卽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歟愚謂王有三朝曰聽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賓之者是也王與宗人圖嘉事之朝曰燕朝每日眡治朝畢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爲內朝亦曰路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槀人主冗食者司農讀槀爲犒蓋本書序槀飫篇注云槀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膏沐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槁猶存謂之徂治謂之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爲飫賜槀飫之官名槀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槁禬之注云故書槁爲槀大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洪氏隸續載漢斥彰長田君斷碑有勞⿰酉高之語⿰酉高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酉高一從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泰族訓曰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肉爲鮮乾肉爲犒犒與槁通未聞訓爲勞廣雅謂犒與罷倦煩御同義西京賦曰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槀人之事也槀從牛從酉皆非古文⿰酉高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禮說卷五

禮說卷六

春官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王通曰禮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天統元氣故推神於天接以祀禮地統元形故示之以民（古祇字示旁作民）接以祭禮人統元識故推鬼於人接以饗禮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愚謂在天成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天之象也天心見於復其德圜而神故祀之日以冬至而位於圜丘在地成形社稷五祀（五行也故屬地）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地之形也萬物見乎離其德方以知故祭之日以夏至而位於方澤象者神氣也故祀之禮燔燎而升煙所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以報陽形者骨肉也故祭之禮殺牲而薦血所謂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報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播五行陰陽變化精氣爲物謂之神游魂爲變謂之鬼故人鬼居上下之際天地之間聖人合莫以嘉魂魄而享之於宗廟焉肆獻祼者享之始也饋食者享之終也祠禴嘗烝者享之時也謂之享者以人道事之死如生亡如存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仕職所謂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物鬼者羽物鸁物鱗物毛物介物之鬼是爲百物之精而以夏至日致之則非蜡祭明矣王有二社王社在門右大社在澤中澤中方丘謂之大社亦曰泰折折

與社音相近長言之爲社短言之爲折又壇圜折方故郊曰泰壇社曰泰折（孔疏以門右之社爲大社而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謂王社在籍田臆說也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在中門之右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故在澤中之丘）社必兼稷者稷麗乎土猶日麗乎天圜丘之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則非獨昊天也方丘之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則非獨后土也康成以五祀爲四郊疈辜爲蜡祭其不然乎又云不言祭地失之失者也崑崙神州誕矣哉坤元不讚大地示不稱皇郊祀天而主日社祭地而主稷（司服毳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貍沈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大社祭地而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皆及焉則皆地示也地統於天故曰郊社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故祀天之禮三祭地之禮三土爰稼穡中央爲宅五行之君與天合德坤位在中黃裳元吉號曰北郊漢儒之惑或曰四方何神也曰郊有四望社有四方一也春秋傳曰不郊無望詩曰以社以方在天曰望在地曰方漢郊祀歌云練時日矦有望焫膋蕭延四方謂選練吉日良辰而有事於四望取蕭合膓間脂而焫之馨香以延四方之神則漢并方望而爲一矣上帝爲天而五行之神亦各以時爲帝大社爲地而二十五家之里皆有社名江淮間呼母爲社俗儒遂謂大社非地上帝非天未可與言禮也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神祀祀天神社祭祭地祇鬼享享宗廟則康成亦以大社爲地矣賈公彥以爲舉社以表地舍其大而舉其細何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惟天子得徧及

四望四方也然春秋昭十八年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明祭社必兼四方矣然則非天子不四望諸侯亦得及四方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不祭天亦不祭地故大社惟天子得立之詩曰迺立冢土毛傳云冢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則國社變爲大社矣大社非地而何大宗伯無地猶許氏說文無劉劉乃漢姓許氏漢人安得無之非無劉也畱卽古文之劉也地乃大祭宗伯掌禮安得無之非無地也社卽所祭之地也春秋三傳盡攺從劉毛詩王風尚存其舊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禮獨不言祭地有是理哉（劉爲卯金刀說本讖緯光武篤信之故經傳盡從劉漢儒識字若揚子雲未聞卯金刀之說康成好讖緯亦無闕爲王風畱子毛傳云畱大夫氏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公羊曰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卽詩所謂丘中鄭箋從毛亦無異說則畱卽劉信矣或云畱子國漢屬彭城子房所封鄭注以爲宋邑左傳侵宋呂畱卽其地也安得指爲畱子國乎）

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愚謂禋從示煙從火皆以垔得聲精意以享謂之禋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猶人鬼之祼郭景純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祼也可乎天神之樂六變地示之樂八變人鬼之樂九變盍奏樂以致其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祼鬯地示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樂六變天神降降神以樂不以燔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唐宋皆有燔玉宋元符初曾

攺言先儒以爲實柴無玉槱燎無幣今祀衆星不用幣以此考典瑞玉人之職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然圭璧以祀未聞以燔唐太和九年王起議禮神九玉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黑璜四圭兩圭圭璧各有二其一禮神一則燔焉宋治平四年詳定所言禮天以蒼璧燎亦如之議者欲以蒼璧禮天四圭從燎非也請皆用蒼璧元大德九年集議以爲鄭注或有玉帛未定之辭崔氏謂天子自奉玉帛牲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以爲燔玉盡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禮無燔玉漢祠大乙胙餘皆燎之無玉晉燔牲幣亦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修舊禮乃云郊之有四圭猶廟之有圭瓚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言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盍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無煙又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而已又云祀天之有煙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後祭或先祭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于壇天子望燎柴用柏愚謂煙柴猶祼鬯廟先祼郊先燔曷爲而未允乎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則崔氏之說亦非無據玉有瘞有沉故魯語曰不愛牲玉於神議者謂古無瘞玉失之牲玉同

燔行於唐宋政和大德去玉留牲未爲得禮如謂禮無燔玉亦未聞有燔牲祭時積柴加牲其上馬融說也大戴禮劄列禳瘞是爲五牲劄劄牲列副辜禳面禳瘞瘞埋而燔無聞焉獨羊人釁積康成謂積積柴豈積柴實牲體獨用羊乎必不然矣積古文作眡仲師讀爲漬云漬軍器得之路史謂牛人祭祀共享牛求牛享以祀神求以降神一燔一祭其說雖巧未足憑也祭天特牲以少爲貴先燔後祭分而用之豈非臆說乎漢儀南郊焚犢北郊埋犢皆在祭終晉太常賀循以爲燎在壇南用犢左胖漢禮用頭唐宋因之先燔首後燔體蓋本之此祭終而燎乃牲幣耳後世遂以祭終之燎當祭初之燔非禮也祭初燔柴不燔牲漢郊見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賦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旗名）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㸌幽都南煬丹厓所謂通權火者如此古燔柴之禮未嘗亡也張晏曰招繇神名一作皐搖如淳曰皐挈皐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說近鑿顏師古不知漢之權火即古之燔柴乃謂衆祠一時薦饗宜知早晩故以火爲之節度其說益陋矣

說文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漢志作脤顏注云脤讀爲蜃公穀兩傳皆曰脤者俎實生曰脤（生一作腥）熟曰膰左傳受脤於社祀有執燔戎有受脤則脤爲社肉矣而昭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

皆臆說也大宗伯以脤燔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古者異姓聯兄弟雖甥舅之國亦以親兄弟之禮親之故孔疏以胙肉爲脤膰而掌蜃祭祀共蜃器亦非獨盛社肉則脤膰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豈其然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九儀之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出爲子男康成謂未成國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愚謂則者則土也茅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墬埶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御覽引漢書作列土）一說則者制度也禮有九錫二十則車馬衣服樂爲一等皆與之物朱戶納陛虎賁爲二等皆與之則鈇鉞弓矢秬鬯爲三等皆與之物惟盛德始封得賜三等子男始封賜一等得有樂是爲四命受器器者樂器也後有功稍賜至二等是爲五命賜則六命賜官朱戶納陛爲則虎賁爲官而皆謂之則者蓋以二等有制度而無物也進爵爲伯是爲七命賜國復有功稍賜至三等弓矢以征斧鉞以殺進爵爲八命之牧秬鬯二卣禮於文武成王以賜周公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宣王以釐召虎進爵爲九命之伯毛傳云九命賜秬鬯是也昭十五年傳鍼鉞秬鬯文公受之崔氏謂晉未賜鉞不得專殺誤矣古者節以專殺

後世持節督軍而以黃鉞非人臣之器故不輕假然揚于亂行魏絳用鉞大夫猶然況盟主乎晉且賜郊豈徒秬鬯齊亦賜履非但斧鉞而皆謂之侯然則周爵不過侯歟一說公羊九錫之樂樂器一作樂則五命賜則者樂則也典命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故得具聲樂納陛者堂階之礣爲陛級以登朱戶者天子黃闥諸侯朱戶所謂宮室異則也大夫出封雖加一等爲五命未得賜則三年考績有功乃得賜焉魏晉至隋非受禪不加九錫儒者諱言其禮而白虎通以九錫分爲三卽易之三錫非一時賜之也如秦之白起稍賜爵爲左庶長左更國尉大良造以至封侯爲上將軍益稍稍賜之與功大小相稱俾建功者勸而慕進者勤勞不倦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眂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各記所聞其說不一然賜必有功而非一時驟加九錫則同也古者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天子虎賁八百人諸侯三百人禮有等差以漸而降至大夫士亦得備承事而告奔走焉故大夫出使虎賁從行禮也至漢而其禮尤重光武以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矣中山王焉就國虎賁官騎稱娖前行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毛傳謂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嘽嘽者

稱娖前行之象歟然則六命賜官益賜虎賁矣曹莒無大夫則六命或未有官臣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晉士起大國上卿稱士則小國無官臣可知）玉作六瑞四方象鎭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古伸字）曲身象躬玉之形也粟文象穀藻文象蒲玉之彩也其瑑飾則無聞焉瑑者頫聘之圭璧卿大夫執之以頫聘天子及聘問諸侯故加瑑飾以別之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頫聘之圭璧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頫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非至美者也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賔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孔疏云一圭之上環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及宮室兩楹故曰雙植象桓桓亭郵表也謂於亭郵之所立木卽今之橋旁表柱諸侯葬用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華表也愚謂古桓獻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說文桓作瓛從玉獻聲讀爲桓以此禹貢和夷底績鄭注云和讀爲桓酈道元云桓水以南爲和夷桓一作洹）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燥而水生焉水陰德也天産作陰其色黑位於北至陰肅肅出乎天禮之法屬陰法不平則神傷神傷則濕濕則天不生水故以中禮防之地溼而火生焉火陽德也地産作陽其色赤位乎南至陽赫赫發乎地樂之聲

屬陽聲不和則形纍形纍則燥燥則地不生火故以和樂防之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是故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葢天地之化合於坎離百物之產根於水火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形神調而生理脩由是神不病淫形不病燥而水火成旣濟之功焉水流濕者天產而其形行乎地火就燥者地產而其神上乎天也氣由神生道由神成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五禮六樂皆出乎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鳳凰者陽之精也騏麟者陰之精也萬民百物者陰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鬼神以此事萬民以此諧百物以此致矣葢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在天地若陰陽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流分者陰德天作之動登者陽德地作之法義者中和之禮樂聖人以杜之者防之也此鶡冠子度萬泰錄二篇之說實與春官大宗伯互相發明因竊取而合之云爾水生於燥故天有漢津神之在天者也火生于濕故地有火井形之在地者也則天作陰地作陽其理不益顯乎天產本乎地故水地爲比地產本乎天故天火爲同人深於易者知之齊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而問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景公不知以問晏子

晏子曰寒溫節也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故曰形神調而生理脩月令仲冬行春令而水泉竭傷於淫也仲夏火王欲靜無躁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葢以和樂防之古之法歟抑又聞之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物生有體立之在禮物成而克其樂雍雍故曰立於禮成於樂（荀爽曰陽動之坤而成坎坤者純陰故曰淫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其說似本鶡冠子天作陰者陽動之坤地作陽者陰動之乾也月令仲夏用盛樂所謂以和樂防之又云止聲色則聲色乃美色淫聲止者放而遠之爾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爐治爐冶成則火與火生於淫亦以此莊子曰水中有火大而雷電而火生焉非所謂水中有火樂）周書曰天道尚右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地道尚左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緯書之說豈其然乎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疏云古者似巳文同故於穆不巳師徒異讀（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廟在雉門外之左社在其右門當午則廟當巳社當未矣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故社位於未取似續之義故廟在於巳歟韓非子曰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此之謂也兆五帝於四郊兆說文作垗畔也爲四界祭其中是爲域外祀之垗典祀掌之守各有域周謂之垗

秦謂之時。（釋名曰•祀。巳也。新氣生。故氣巳也。何休曰•祀者無巳長久之辭。此詩似續之義。古祀與巳同。又與似通。易巳事遄往。虞翻本巳作祀。注云。祀舊作巳也。古祀巳同。信矣。以與巳本同。似與巳亦同。古音也。劉熙不知古音。乃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古文祀作巳。循域作或。卷作券。何訛之有。）

宋元豐詳定局言。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如是則壇兆從其氣類。祭辰從其星位。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愚謂司民非星也。劉敞星傳。軒轅角有大民少民。康成遂據以爲司民。案軒轅后宮所居。月犯之女主憂。春秋元命苞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晉志云。少民后宗也。大民太后宗也。謂之司民可乎。司民謂先民。猶先嗇也。神農爲先嗇。天地開闢有神民爲先民。先民謂之司民。猶先嗇謂之司嗇。康成分爲二。失之。息田夫而祭司嗇。獻民數而祭司民。大宗伯槱燎不及焉。則司民非星審矣。（潛夫論曰。天地開闢有神民。蓋本楚語。路史乃謂古帝皇有神民氏。都於神民之邱。一曰神皇氏。然則司民蓋神民氏歟。）梁天監六年。明山賓議曰。舜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北郊設岳鎭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瀆。徐勉議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也。至十二年。詔更詳議。朱异議曰。望是不卽之名。凡遙祭者皆名爲望。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凡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爲允。愚謂山川旣包於四望。而四望之外。更有山川。此明山賓所謂煩黷者也。四望天神從祀於郊。山川地祇附祭於社。蓋山澤通氣。實能降與上下之神。與水火雷風爲乾坤六子。故祀天祭地。皆兼及焉。後世以四望爲地祇。失之矣。先鄭謂山川道氣出入。言氣出入於山川之竅。其本在地。而精神上屬乎天。故六宗四望皆天神也。日朝月夕。風磔雨收。謂之四類。洪範庶徵。日月風雨。日月成歲。風雨惟星。旣合於丘。復分於兆。四類之爲用也大矣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則四類亦用此樂可知。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益信。康成以爲卽五嶽四鎭四竇。豈其然乎。或曰司民非星。而天府藏曰祭天之司民何也。府曰天府。祿曰天祿。民曰天民。神之也。敬之也。書云王司敬民。賈誼曰。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或曰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民也。故左角謂之少民。（見魏書志）

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穀梁亦云。未畢喪。孤未爵。（謂天子諒闇不爵命）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亦云。錄父以使子也。父在子代仕之辭。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

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叅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歟周書皇門篇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効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及其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歟學之師氏掌之太子會同賔客作而從焉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少宗掌其政令而魯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紇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以爲其先人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時周召爲勳賢之裔尹姞爲禮法之家雖舊族衰門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於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即位善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爲先且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則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則門子學於虎門矣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即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雜記曰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也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

故曰商祖伊尹世世享商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以此

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云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脺（脃七歲反舊作脺誤劉音清劣倉沒二反字書無脺有脃今本或有作脃者則與劉音協矣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羸者耎易破）案小爾雅壙謂之竁塡竁謂之封與鄭義合於文從穴毳聲讀依杜可也然鄭大夫讀爲穿亦非無據漢書王莽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壙即小爾雅所謂壙謂之竁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則竁讀爲穿信矣許叔重曰穿通也竁穿地也文異義同仍讀依先鄭爲允漢書多古文徃往亂於後人酈注所引蓋其舊也易不封不樹虞翻注云封古窆字然則竁古穿字歟宋郊祀歌月竁來賔則又讀爲窟矣竁與毳窟與䯊音義同（鄭注腐膬之膬膬誤爲脺當作膬）

雜記釁廟用羊及雞封于屋中衈于屋下康成謂衈封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此刉衈之正義也小雅執其鸞刀以啟其毛祭義鸞刀以封毛牛尚耳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衈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曰衈非也穀梁叩其鼻以衈社豈羽牲乎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涂祭爲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衈社穀梁作衈社）然則刉一作祈衈一作聃玉篇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兼取膟膋故耳從血用祈神聽故聃從申中山經曰刉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刉猶

刲又曰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注云刉亦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刉康成謂毛牲曰刉亦非也案刉犬人職作幾康成謂肆師職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爲祈案幾說文作𧖴云以血有所刉涂祭也（涂猶釁）𧖴省爲幾廣雅作禨云祭名楚人鬼而越人禨（禨一作魕從示從鬼一也）然則𧖴幾禨三字通皆祭名也刉非祭名破幾爲刉又何說乎刏牲曰刉薦毛曰衈祭血曰𧖴三者相因其名易亂故正之衈周禮皆作珥古文簡假借多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所加故說文不載先鄭云珥以牲頭祭也存之以備一說

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貉一作貊）肆師爲位貉一作伯伯爲兵禱其禮亡詩曰吉日惟戊（音牲）旣伯旣禱（職救切）毛傳曰伯馬祖也將用其力故禱其祖說文引詩伯作禡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明指四時之田因田而祭矣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害馬之神馬祖天駟房星或弭其災或祈其福或報其功合而言之曰四時之表貉肆師舉其凡校人詳其目也康成讀貉爲十百之百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孔穎達謂貊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則似貉非祭馬祖矣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蘇竟曰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說者謂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然則表貉蓋祭畢歟唐禮禡祀軒轅氏或曰祭蚩尤世本曰蚩尤作兵大戴禮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

何兵之能作案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闞鄉常十月祀之有氣出如絳號蚩尤旗而山陽鉅野有肩髀冢云蚩尤死而別葬焉其說甚誕漢禮於武庫祭蚩尤非表貉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蓋立牙爲表所謂表貉是歟大司馬春蒐冬閱有師表貉於陳前卽漢之貙劉斬牲之禮貙與貉皆獸也田曰于貉祭曰表貉似謂取禽旣斬牲卽立馬不用命者視此斬牲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獲籌曰馬祭表曰禡漢亦有乘之之名似言尚武然貙劉一作貙膢貙膢者食新也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於是日出獵還祭宗廟故曰貙膢而禡轉爲伯伯轉爲貉字滋益多莫知其說小雅吉日美宣王田則禱禮存焉毛公大儒鄭箋從之田祭馬祖又何所疑軒轅與畢皆兵禱歟近有講音學者見吉日戊協禱遂謂戊古音茂不知文焉知音禱一作禂皆從示以周壽得聲平呼若周去呼若呪正與戊協詁訓兼音義祭以剛日戊之日剛其義也戊之言牡馬必乘牡其音也毛傳所謂維戊順類乘牡者以此且茂與牡古音通何必強爲之辨乎（說文云禂禱牲馬祭也從示周聲詩曰旣禡旣禂）

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

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晉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旣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大享有祼賓之禮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上公王禮再祼侯伯子男王禮壹祼洛誥祼於太室而曰王賓則賓于王者惟祼禮爲盛君子於此觀威儀省禍福焉祼之節則亡矣其畧有三賓鬱鬯於六彝爲祼之初節播芬芳於二瓚爲祼之中節達臭陰於淵泉爲祼之終節是爲三節名曰肆獻祼肆者肆師築而鬻鬱人實而陳祼者小宗奉而授小宰贊而行獻者獻於尸奠於神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大祝令鍾鼓肆師詠怠慢其賓客則大宗攝酌獻王親拜送云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鬱人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馨聞威儀喪而腥聞殷以此滅周以此興於呼奈何弗欽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非也量人掌俎實制膰燔故曰宰祭）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說者謂特牲饋食祝酌奠奠於鉶南是時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及尸入主人拜妥尸尸執奠祝饗是爲舉斝角主人拜如初大夫士之祭則方饋食之始天子諸侯之祭則在坐尸於堂之後迎尸入室之初鬱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正當其節非也尸執奠而不飲雖舉斝而實

未嘗卒爵也及加爵行尸爵止而後上嗣舉而卒爵焉且是時皇尸未食朝獻未行而先獻鬱人量人其不然也必矣故康成破斝爲嘏謂王飲尸尸嘏王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特牲主人受嘏出寫嗇於房還而獻祝故曰出房時謂當獻祝時其說近之祭或無尸未聞無祝故天子有太祝而佐食無聞尸神象也祝相尸佐食助之三者事相成尸之嘏王也必先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乃執以嘏王三者亦相成則有祝不可無佐食也故先獻尸次獻祝次獻佐食者以此且佐食一名利利者養也祭告利成養之成也佐食之功君子報之其人雖微先卿而獻然則鬱人量人蓋天子之佐食歟抑制從獻之脯膰詔祼將之儀節其事與佐食有聯遂次佐食而獻之歟詩卷阿箋云王之祭祀擇賢者爲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祝贊道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賓筵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是天子必有佐食矣賈公彥乃云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此何所見而云然乎愚謂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鬱人量人宜在羣有司之列特牲謂之私臣少牢謂之私人舉斝者舉觶也所謂賓一人舉觶於尸卒爵者所謂升受下飲卒爵升酌歷而皆飲之者所謂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也位門東北面其獻有薦脀禮曰奠觶（或作觚注云古文觚皆爲觶）詩曰奠斝皆爵也奠斝猶奠觶則舉斝猶舉觶矣有司徹注云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則古觶爵通名周曰爵

殷曰斝斝先王之爵天子用以獻酬諸侯以下用觶也古熏字多作釁鬯人釁鬯大祝隋釁女巫釁浴皆當讀爲熏案齊語三釁三浴韋注云釁或爲熏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釁以犧猳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萑葦劉昭亦以此註後漢志矣漢書豫讓釁面吞炭顔注云釁熏也以芬藥熏之是古熏多作釁之明文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鬯爲香艸香艸曰熏熏之言釁也女巫釁浴注云釁浴以香薰藥草沐浴則康成亦讀釁爲熏矣（說文釁從分得聲故王釁讀爲門釁讀爲熏）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資猶齎也少牢資黍注云資今文作齎外府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作資後鄭云齎資同耳其字從貝以齊次爲聲掌

皮財齎注云予人以物曰齎今詔書或曰齎計吏然則資鬯者謂齎以遺之蘇秦之至趙也燕文侯齎以車馬金帛蜀守文翁以刀布齎計吏而遣博士淮南王上書亦云資衣糧入越地古齎資通信矣爲鬯者有器與官使其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柏香桐潔擣而煑之爲鬯鬯有鬯圭則諸侯亦有鬯人也資鬯者無器故無官天子齎遺之而不自爲焉故曰諸侯以熏熏卽鬯明甚說者謂未賜圭瓚故不以鬯而以薰吾不知薰爲何物也喪禮有浴無釁浴謂之渳渳以鬯斂以玉摩莎鬱艸以出其香沙除稍琢以流其汁故曰大渳渳在斂初先渳後斂蓋兼用玉鬯矣設斗沃尸不以酒小宗伯因鬯連言秬耳鬱人渳共肆器大祝以肆鬯渳尸典瑞祼圭以肆

則所謂肆器者非玉器而何康成以肆器爲大盤非鬱人之所當共也古無釁尸之禮故先鄭破釁爲徽徽言美熏言香兩讀皆通從熏爲允未築未煑曰鬱已築已煑曰鬯漢斂以玉匣古之制也珠襦金縷失之侈矣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救其僭也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說者譬之暴骸中原不亦陋乎仲梁懷曰改玉改步猶晉文請隧而王弗許曰大物其未可改也霸主尚不敢改玉改行而況若季氏之幺麽者哉案說文莙從艸君聲讀若威是威有君聲也故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又案呂氏春秋殷皆作郼是郼有殷聲也故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親郼如夏親郼者親殷也威讀爲君郼讀爲殷故徽亦讀爲

熏先鄭破釁爲徽以此（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胄與愚謂古文殪作壹方言殷作衣壹戎衣者殪戎殷也說者謂壹著戎衣誤矣古威與賁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蔚其音若威采芑卒章威協狁其音若君是威與君古音同也說文齊人謂靁爲賁讀若云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靁靁音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威音君說苑正諫篇曰好道者多賁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賁讀爲齎賁與迷協此古音也）

秋嘗冬烝饋獻用壺尊饋獻者饋食之獻嘗薦熟時於是后薦豆籩而獻以壺焉揚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云壺禮也婦承姑事猶洗濯而以塗愚謂婦承之姑者婦饋食於姑猶后薦豆籩於廟而獻以壺尊故其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其義本易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而家道

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三至五坎坎為盜象）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為弧失其義矣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為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也故後說之壺古易皆作壺壺尊也昏禮設尊於室為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為外尊此之謂設壺大射儀兩壺獻酒獻讀為莎是壺尊亦盛鬱矣後世以三酒實壺尊失之諸臣之所酢皆有罍小罍謂之坎故坎之六四有貳用缶之象缶即罍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說者謂壺缶皆飲諸臣貴者以壺賤者以缶燕禮皆用壺卿大夫方而士圜焉古者貴賤不嫌同名饋獻之壺其最貴者乎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三禮圖曰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

司尊彝四時之間祀鄭司農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非也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曰殷祭而以間祀當之可乎後漢孝明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有司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如孝文祫祭於高廟故事間祀悉還更衣續漢書曰禘之為諦祫之為合諦審昭穆合食於祖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光武廟之別室也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為正殿間祀於室是為便殿便殿為更衣則間祀非正祭矣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

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禮運十二月蜡賓皆間祀也非正曰間歲穀之外有間穀正色之外有間色正祭之外有間祀一也康成以追享為請禱朝享為月祭故遂以二者為間祀間祀也追享也朝享也判然為三安可合為二哉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為非禮而罷之陵寢雖非古間祀之禮本於春官其不可罷也審矣

鬱齊獻酌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云泲秬鬯以醆酒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愚案獻酌獻尊皆讀為莎（素何反）似非聲誤獻一作犧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沙莎通）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鄭仲師亦云飾以翡翠而雞彝鳥彝皆刻畫為雞鳳之形是尊彝同飾矣然鬱齊獻酌盛之以尊是為獻尊似非以飾得名康成謂獻尊酌醴而不和鬱豈其然乎鬱人詔祼將之儀故仲師讀獻為儀亦非無據後之學者信其所不可信疑其所不必疑犧讀莎獻讀儀（音俄）觀之書其文通（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民儀有十夫古獻儀通王莽作大誥合而用之曰民獻儀九萬夫）考之詩其音協（小雅）（儀協莪傾儀協多）稽之禮其義愜學者猶疑之而魏太和中掘地得尊如牛象遂目為古犧尊實未敢信以為然也醴齊縮酌縮酌用茅注云醴齊和以事酒泲之以茅縮去其滓詩曰伐木

所所釃酒有藇毛傳云所所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湑茜也茜古縮字是爲縮酌古文所與許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云幾所猶幾許故所所一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案邪許一作邪軤一作嘑與一作輿謣（邪許見淮南子邪軤見文子嘑與見劉子輿謣見呂氏春秋一也）挽車者唱邪軤牽石拖舟者歌嘑與舉大木者呼輿謣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斫柹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晉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是爲斫柹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柹與縮酒之茅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爲舉是改詩辭先儒訓詁斷不可易信矣凡酒脩酌康成讀脩爲滌（滌與滫通）以水和而泲之令齊人命浩酒曰滌愚謂廟用脩故曰脩酌猶朝踐用獻尊故曰獻酌不必破爲滌也陸佃云脩爵名荀子曰脩爵無數孔疏云脩爵無算爵蓋所謂凡酒與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事有三名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祼禮始於肆成於獻故曰肆獻祼祼當朝踐用兩獻尊名曰獻酌則獻尊酌鬱齊又何疑（瓚如盤其柄圭尺有二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龍頭鼻口有流前注蓋用以行酒尊以酌之瓚以行之爵以獻之六彝陳而不行二瓚行而不獻）一說脩猶溲士虞記明齊溲酒言以明水溲之貴新之義脩當作滫內則注秦人溲曰滫滫與滌古音通說文皆從水以脩條得聲條很氏條讀爲滌滌本音條故不言誤

帝牛在滌滌謂之搜（搜通作廋廋者匿養牢中）故注云搜除是滌讀爲搜矣漢周亞夫封條侯功臣表作脩師古曰脩讀爲條是脩條通而滫滌亦通也秦人曰滫齊人曰滌儀禮曰溲三者音義同酌以尊獻以爵司尊彝及鬯人不言爵但言尊集韻卣或作脩康成讀脩爲卣者以此禮器賤者獻以散特牲利洗散獻於尸則散似爵名康成以爲滌尊亦必有本矣圭瓚以行酒王制注云鬯爵或未之前聞周有獻尊又有獻豆摩莎跳刻兩義相兼犧獻同聲齊人之語不其然乎祭義言朝事闓蕭光以報氣饋食加鬱鬯以報魄則知鬱齊不獨用之於祼也且云醆以俠甒加以鬱鬯俠甒謂兩甒即朝踐之兩大尊明大尊亦和鬱矣大射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獻酒者鬱齊也祭侯以鬱禮之祭則神尊皆酌鬱[illegible]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許叔重亦云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其文從鬯彡其飾也明鬯皆和鬱而鬯爲飲器中有鬯酒又以将之則鬯覆非圭瓚明矣周語鬱人薦鬯犧人薦醴蓋陳之爲犧尊和之爲犧酌薦之爲犧人王即齋宮祼鬯饗醴以自香潔然則犧人即鬯人不和鬱者皆凡酒也（應劭曰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或說今鬱金香漢郊祀歌一章曰尊桂酒賓八鄉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太宰丞李元記曰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其十二章曰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華之末也以之雜酒故香且美說苑曰天子以鬯爲贄鬯者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然則鬯者合釀百草之華以祀天祭地非獨用之宗廟也）

禮說卷六

禮說卷七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春官二

白虎通曰天子圭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圭上兌下方位在東璧方中圓外位在中璜半璧位在北璋半圭位在南琮內圓而湊外直而牙位在西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無過者復得其圭有過者畱其圭能正行者復還之三年圭不復紬以爵還圭畱璧璧所以畱者以財幣盡輙更造也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明得造璧矣案白琥禮

西方不聞以琮元璜禮北方不聞以徵召徵召自有珍圭也疏琮以斂而有渠聘琮以享而有瑑駔琮以權而有鼻大琮以鎮而有牙宗后以爲鎮后理陰教故以起土功又黃琮禮地則土功其類也可補典瑞之闕焉春秋繁露曰圭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圭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圭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圭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然則藻之絲玉之厚取則天地陰陽又藻地白而加采典瑞玉人之所弗及也存以備攷絲謂采五絲五采也周官射無四正藻無四采逸詩四正具舉是射有四正也繁露白藻四絲是藻有四采也蓋二王之後歟（射人職王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士二正典瑞職王藻五采公侯伯藻三采子男藻二采鄭注四正謂正爵非也）藻藉以韋衣木板而畫之繫以元纁爲聘記謂之組繁露謂之絲蓋染絲織之以爲組也或屈之或垂之屈之爲質垂之爲文組之大者如綬小者如條條以結纓綬以結璲皆染絲爲之繫玉之組亦然不畫也畫者其板耳綬即古之佩條即古之紃康成曰繅（繅藻通）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繩繁露謂之絲者以此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注云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璋所以郊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詩斯干毛傳曰裳下之飾璋臣之職故顧命王受瑁臣秉璋棫樸言賢人衆多奉璋者皆髦士也王肅謂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杜預亦謂臣爲君使執璋康成以璋瓚當之則惟用之於祼矣禮天用蒼璧不以璋赤璋禮南方不以白

何休謂璋以郊其色白者蓋羣臣奉以行禮不徒用之於祼也段氏雜俎曰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鬭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大喪用琮愚謂發兵用琥禱旱用龍祠廟用瑒（瑒即鬯圭所謂祼圭尺二寸有瓚）節行用珩引陛用瑗（上下除陛從官扶輦瑗大孔璧奉以引之防傾覆也）聘人用珪召人用環絕人用玦穀圭聘女親迎加琮（親迎諸侯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或曰古之璋猶今之笏故天子搢珽羣臣奉璋

春秋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春曹伯終生卒蓋世子冬朝而曹伯春卒故知曹伯有疾使其世子來朝春秋志之以爲合於禮公羊譏父老子代而依違其說未

知在曹在齊在齊者世子先代父出會在曹者世子射姑代父來朝穀梁謂曹使世子伉諸侯之禮則失在曹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則失在魯獨左氏以爲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與命職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曹世子未誓故待以上卿皮帛繼子男之禮何休膏肓謂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康成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寬亦云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皆降下其君非安居父位然則攝者攝行其事不居其位也吉凶皆然父有癈疾不勝喪則適孫承重爲攝主不得以父在爲辭吉禮可攝則凶禮獨不可攝乎鄭志趙商問謂父有廢疾不立而立適孫父在而爲其祖服非世子乃諸侯也故康成答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大祥議者欲持禫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議曰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是何禮也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康復自于宮中服三年喪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不可是時朱子獨以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及檢喪服傳得疏所引鄭志大喜以爲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今得鄭志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乃始無疑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無斷決而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愚謂議者不行三年而持禫兩月固非禮矣天子絕期而爲其

祖期吾不知是何代之禮也且古未有父在而子受國者故曰攝寧宗既受國矣居其位不行其禮可乎哉春秋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父在而子居父位經書晉侯以惡之故攝者不居其位也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乎非乎曰非也吾聞貴妾攝妻（禮有攝女君）適子攝父未聞臣攝君周公非攝乎曰非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武王崩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何攝之有坐明堂朝諸侯是賊莽假之以盜漢也楚昭王出奔子西攝王保於脾洩以靖國人由于責之凜凜若秋霜焉吾故曰臣不攝君攝者攝行其事事之大者喪也祭也曲禮老而傳傳謂傳重喪祭子爲主而父不與故七十處於內不居廬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寧宗受重而不服重身登大寶而委重於親失之甚矣父在爲祖斬非喪有二孤歟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喪無主矣寧宗不爲之主而誰主乎無二孤者無二主也胡紘不學焉知禮禮有宗子之父父在而稱宗子則爲祖斬何疑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踐土之會衛侯出奔母弟叔武攝位受盟從公侯在喪之例書曰衛子猶葵邱之會宋襄在喪而書宋子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與晉魯同名儼然人君矣然則弟可攝兄歟曰否宋背殯爲不子衛立君爲不臣臣不攝君禮有攝主何也曰祭有主主有位王不與祭大宗攝位謂之攝主管子曰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其亡茲適上賢者亡役賢者昌掌猶攝也言臣

行君事惟祭則然其他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亡而已禮賤不攝貴故士不攝大夫而況臣與君乎周厲王流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氏春秋乃謂厲王之難天子曠絶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來竹書紀年遂謂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妄矣自古豈有攝天子哉子代父曰義也臣代君曰篡也管氏之論篤矣乎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隋志大裘冕無旒以羔正黑者爲之取同色繒爲領袖其裳以纁而無章飾唐罷而宋復之陸佃以爲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

服大裘以衮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衮夏至祀地服衮去裘以順時序何洵直以爲飾服氏有衮冕有裘冕是各異冕無同冕兼服之理記曰大裘不裼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襮何必假他衣以藩飾之佃又以爲覆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愚謂裘之裼也見美也見則美在外服之襲也充美也充則美在中裘質衮文中裘表衮是美在外也謂之襲可乎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王肅增損郊特牲之文托爲家語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又自注曰大裘爲黼文則合大裘與黼裘爲一矣又云被裘象天旣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其說不知何據脫裘服衮以衮襲裘兩俱無據孰者爲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君用純狐青大夫士

雜以豹褎諸侯朝服緇衣羔裘不用狐青也狐青乃冕服之裘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卿大夫以朝服助君祭）是祭服用羔裘矣然則五冕不言裘省文黼裘以誓省者聽誓命省牲鑊也（誓在祭前十日省在祭前一日之夕）黼如斧形刃白而身黑康成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蓋大裘之次天子黼裘以聽誓省牲大裘以祀天享帝焉玉藻君衣狐白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蓋物之難得者故君衣狐白臣衣狐青士不衣狐白物以難得者爲貴也犬羊之裘不裼非以其賤乎祀天尚誠貴質而服賤者之裘愚所未通以俟達者荀子曰天子山冕又曰大路之素郊之麻冕一也山冕謂山龍郊乘素車服麻冕則大裘不被衮明矣（白虎

通曰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別尊卑也鄭駁異義曰麻冕者素冕麻不加采色漢祭天乘殷路謂之桑根車周乘玉路非素也荀子不見周官）

司服五冕衮爲龍鷩爲雉毳爲虎蜼希爲粉米元無文裳刺黻鄭說也唐楊炯述其說而爲之議曰龍變無方象先王之德享先王服之雉被五采表先公之賢享先公服之毳祀四望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之獸所以象其物希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所以象其功小祀百神不可徧擬惟取黼之相背異名而已鄭義也希冕刺而不繢故曰希希當作黹假借作希蓋黻冕也詩曰玄衮及黼箋云黼黻謂絺衣秦風謂之黻衣亦足衮黻也注云衮有黻文故黻衣一名黻冕黻亦作紱顏師古曰畫爲亞衣亞古弗字於文亞爲撟弗

狀似兩己古之尊彝禮器皆作亞形晉以黻冕命士會說者以爲蔽厀失之孔安國謂衮龍黼黻天子諸侯服之粉米藻火大夫服之士藻火而已孔頴達謂衣則尊者在上故首衮龍裳則尊者在下故先黼黻古有是說馬融亦云蓋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前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玄衮及黼書麻冕黼裳是裳先黼黻矣此說近是然以宗彝繪在尊則毳冕又何物先鄭以毳爲罽衣或非無據也宋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者乃黼冕非蔽厀之芾也愚謂黻者黑與青而芾色皆赤以淺深爲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安得以芾爲黻乎明堂位注云韍或作黻四朝之服其詳未聞論

語禹美黻冕虞也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韍異物韍從韋以韋爲之黻從黹紩衣也則黻非蔽厀亦明矣今之蔽厀古之蔽前尒疋蔽前謂之襜釋名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江淮之間或謂之袚袚卽芾字見說文（古文從市篆文從犮）市與韍一字兩形韍與韠一物兩名黻與韍異物同聲詩之毳衣卽禮之毳冕青如緂赤如璊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如水艸之芮豈其然乎說文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璊虋禾之赤苗然則罽也者毳衣也或赤或青五色備秦去韍而佩綬故蒼頡篇以韍爲綬非古也古者韋帶以佩韍廣雅云韍謂之韠而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蓋市從巾象連帶之形故玉藻曰紳韠晉

語曰韠帶異義之說誤矣（說苑修文篇曰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諸儒異說存以備攷）

司服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案西漢帝師褒成君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者再至東漢建武中凡大臣薨素服臨之永平初太常桓榮病顯宗臨幸入衖下車及卒變服臨喪送葬東海恭王薨發哀而已制服無聞焉晉咸寧二年詔大臣薨三朝發哀一月不舉樂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亦未聞爲之服也東晉賀循議曰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愚謂君爲臣服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素弁加絰同姓以麻異姓以葛

漢舊儀丞相有疾皇帝親問從西門入卽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帝師鄧弘卒安帝服緦麻幸其第此君爲臣服猶古之錫衰緦衰歟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齊衰故子從母服非禮也春秋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則君不服臣久矣禮大夫卒闕一時之祭祭猶闕之何況飲酒旣不飲酒焉可作樂禮小功至不絕樂則股肱之痛甚於小功旁尊皆報至尊不報故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無服者無報服也孰謂君不服臣乎小記君弔必皮弁錫衰（未當事也當事乃弁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服君乃服也禮君不撫僕妾而士之喪君若有賜則視斂斂卒君坐撫當心士雖微亦不以僕妾視之矣魯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小斂公不與春秋非之故不書日君不服臣

蓋始於此（大記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熊氏曰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孔疏曰柳莊非常衛君未襲而往急弔賢也然則公子益師魯之卿斃）禮服正幅爲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大夫以上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侈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穀梁委端搢笏左傳弁冕端委周語端委以入）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而襲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皆元冕也章甫委貌皆元冠也元冕元冠同曰元端則元端所包者廣矣服虔以爲端委者衣尚褒長其長委地故曰委杜預因之亦云端委禮衣而不言冠蓋以齊桓委端晉文端委皆大國之侯疑非委貌故異其語晉語委弁章昭曰委委貌一說委冠卷秦人曰委則端委非委貌也然端委卽元端委貌卽元冠天子亦服之況諸侯乎康成云西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謂齊祭異冠自祭其廟若助祭於人則鄭志答趙商所謂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公齊時服之祭清服之則又齊祭同冠矣然士助祭爵弁其齊元端安在其爲同也且所謂異冠者絺冕祭元冕齊元冕祭元冠齊爵弁祭亦元冠齊以爵弁非齊服故與元冕祭者同服元冠惟殊其組纓之色耳推而至於天子雖裘冕祭袞冕祭亦元冕齊故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鬼神陰幽故衣冠陰色所以交接鬼神表其如見所祭者之心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皆然故齊則君臣同服司服職云其

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天子達於士一也素冠素衣爲素端其制如元端而素毛傳謂練冠鄭箋謂既祥之冠愚謂練祥之齊冠說者謂練冠以布素乃白練則素非練冠失之矣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變服而葬故亦變服而齊則練祥二祭齊服素端又何疑乎天子練祥之事大祝掌之元端則爵韠素端則素韠熊氏皇氏謂諸侯已下皆元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天子亦如之練祥之齊服素端素韠或曰練無韠祥有韠（葬則素冠而加葛絰練則首絰除矣素衣而要葛絰練筮日筮尸皆在三日齊之前也少牢旬有一日筮日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削幅爲素服正幅爲素端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案隋說文作隓一作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爲挼因墮爲隋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隓康成謂守祧之隓卽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于苴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苴士虞記備載饗辭而特牲饗在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爲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隓隓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于豆間及地不於苴也而主人隓祭則當受嘏

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隓祭佐食旣受隓祭遂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受而詩懷之出而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親天子受嘏之禮見于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隓蓋嘏辭歟隓爲嘏設不嘏亦不隓故言隓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隓釁在逆牲前牲猶未殺非薦血也灌鬯求神謂之釁鬯旣灌然後迎牲然則隓者灌也灌于茅象神歆之是爲莤茅先鄭云隓神前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隓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連頌言綏者不一而隓無聞焉竊意隓者皇尸祭神之目而綏者孝孫受嘏之名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隓隓者毀也凡幣以禮神灌以降神皆曰隓綏者安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不綏士虞記喪主不嘏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不受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詩曰以綏後祿又曰綏我眉壽言綏者不一皆受福之辭）少牢主婦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注云不嘏者夫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尸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爲尸祭綏爲主人受福之祭明矣（士虞禮尸祭爲墮少牢主祭爲綏有司徹主祭亦爲綏曰其綏祭其擩）如前說則藏其墮者謂嘏辭（古文假借墮與綏通）蓋旣祭則藏於祧守祧掌之禮運所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藏其墮者謂

莤茅蓋旣祭則藏於館司巫共之守祧藏之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失之祝以孝告謂祝通孝孫語於先祖嘏以慈告謂嘏傳先祖語於孝孫則祝輕而嘏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嘏辭說皆藏之也周公祝册納於金縢之匱（鄭注云凡藏秘書藏之以匱必以金緘其表）則嘏辭可知蓋藏之無故不啓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謂之受釐釐說文作禧言受神之福也受福之釐猶受嘏之綏歟（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漢之祝釐即周之祝嘏也）司巫菹館館或作飽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褢妊故曰任包然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說爲允有司徹司宮埽祭注云埽豆間之祭舊說埋之西階東明黍稷肺脊旣祭埽而埋之不藏也（墮與服同藏弆豆間之祭鄭注曲禮綏讀爲妥音湯果反說文墮音徒果切綏與墮以音近而通當從綏爲正）鶡冠子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墠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持可將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所謂藏其墮者蓋如此其嘏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旣齊旣稷旣匡旣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幾猶期也式猶法也言高曾規矩不增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齋也稷猶疾也所謂墠以全犧正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以璽也勑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天之休此非天子嘏辭之存者歟

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崔杼齊卿也莊公

以其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愚謂冕弁藏於私家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皆非禮也故祝嘏之辭與冕弁之服皆藏於廟將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藏其墮與其服也墮者隳祭之嘏辭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祖宗之遺衣爲重子孫之祭服爲輕先其重者首列遺衣後其輕者末言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卽遺衣誤矣祭服視其尸先王之尸衮冕先公之尸鷩冕故祭服亦如之孫爲祖屈不敢以衮冕祭先公尸衣其衣子孫亦服其服而助祭羣臣則各服其上服焉司服掌之凡大祭祀共其衣而奉之穀梁子曰衣服不脩不可以祭大夫士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收繭稅以共造云

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康成曰天子遷廟之主藏於二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也案禮冠於廟春秋襄九年傳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如康成說則魯之周公衛之康叔乃得稱先君之祧是時公會晉侯反及衛曷爲不冠於康叔之廟而冠於成公之廟乎服虔以成公爲衛之曾祖曾祖卽云祧則祧非始祖廟矣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聘於公孫段氏公孫段者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禰廟而傳云豐氏之祧則禰廟亦稱祧也春官守祧先王先公之廟皆曰祧然則遠廟爲祧之說非乎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則文武列於昭穆也及遠而親盡當遷獨文武以功德不毀故

後世謂之二祧因是有遠廟爲祧之說魯之世室魯公武公象周之文武而武公之廟立於成公六年則知文武二祧之名必起於東遷之後矣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爲壇祭之蓋高禖也殷祠娀簡周享姜嫄曰高禖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爲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閟宮爲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禖宮亦非也高禖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奄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女祧每廟二人者廟各以其妃配魏景初元年有司請於太祖廟左爲文帝昭祧右擬明帝穆祧帝方在位預立二祧君子是以知魏之將亡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正墓位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案禮大夫四翣葬以大夫冢人當爲之蹕四翣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側者不殯之名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投之域外里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投之域外矣蹕者止行人又曰辟辟者辟行人王燕出入士師辟邦有賓客訝士辟三公有邦事鄉士辟六卿有邦事遂士辟大夫有邦事縣士辟辟者身爲前驅宮中有事隸僕蹕邦有大事遂士蹕諸侯爲賓士師蹕喪祭賓軍鄉士蹕賓客居館訝士蹕蹕者帥其屬夾道鄭司農謂若今衛士填街蹕也（填街一作填衛應劭漢官）

（儀曰函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塡衛）然內豎爲王后之喪蹕又爲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課促惟至尊乃蹕也古者王門蹕郊兆蹕山林蹕古文蹕爲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則蹕與辟名異而實同朝士之辟也帥其屬以鞭呼且趨條狼氏亦如之（公墓春秋謂之公氏魯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者公墓之地氏猶家言死者以墓爲家溝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爲域外溝而合之爲域內）冢人掌公墓以爵等爲樹數許叔重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欒木似欄欄桂類春秋緯所謂藥艸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墓大夫掌國民之墓亦無封樹之文而春秋緯則云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蓋起於近世古者生無爵死無墳故不封者亦不樹也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也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冢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爲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然則冢人墓大夫曷爲弗禁也冢人固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在其中焉何以知之以族葬知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圖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之一旦豈安民之意哉冢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左氏以爲緩穀梁子疑之因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公羊子以爲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

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曰隱爲桓攝攝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喪服曷爲而有改葬緦改葬緦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於是出而爲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弒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斲子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此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益明矣古之葬也筮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葬爲死者非爲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冢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葬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可以不禁媒氏遷葬與嫁殤本兩事康成一之謂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我未之前聞如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沖死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曰冥婚（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開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葬不可復改也既葬而復改猶既棺而復開仁人孝子所不忍見不忍言者也後世無故而行之遂成風俗亦何異於狐埋之而狐猾之者哉壽張侯樊宏遺勅薄葬又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而從之合于古矣）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

爲宮大吕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注以圜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而十二律配十二辰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天帝之明堂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而天社地神在東井輿鬼之外爲地宮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宗廟也爲人宮又以律吕相生之次卑者不用尊者避之後生先用先生後用則上下損益相生之古法亂矣又謂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五味調謂之和五采備謂之繡五聲和謂之樂五聲無商猶五味無辛五采無白也無辛則五味不調未可謂之和無白則五采不備未可謂之繡無商則五聲不和未可謂之樂也說者謂鬼神惡商如其說則天神地示皆惡商矣而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是將使四時無秋五行無金而後可也有是理哉唐趙愼言謂三大祭無商商音金也周木德金尅木故去之唐土王請加商調去角調又云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以破商聲堅剛之說是則然矣而木德去商土德去角豈其然也水德去宮可乎宋紹興中有司議以爲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陽聲之首黄鍾爲角陽聲第二太蔟爲徵陽聲第三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蔟爲角太蔟下生南吕爲羽南吕上生姑洗爲徵（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古法也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徵或未之前聞）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黄鍾子爲宮大吕丑爲角子合丑也大蔟寅

爲徵應鍾亥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爲聲其說似近理然顚倒四音尤拂於經五聲六律還相爲宮三大祭之樂古還宮法也天宮黄鍾爲角者（夷則之宮黄鍾爲角）夷則之上宮聲清爲上以清角爲宮故曰上宮周語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羽生角（夷則之宮仲吕爲羽仲吕生黄鍾）故推本其所生而名之羽者雨也易林曰羽動角甘雨續草木茂年歲熟蓋取諸此大蔟爲徵者（林鍾之宮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林鍾之下宮聲濁爲下以下徵爲宮故曰下宮周語所謂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者也（太蔟之宮南吕爲徵以下徵爲宮故曰太蔟之下宮）姑洗爲羽者林鍾之羽是圜丘六變三宮四均圜鍾宮夷則宮林鍾宮是爲三宮圜鍾以其宮爲均夷則以其角爲均林鍾以其徵其羽爲均是爲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函鍾宮以其宮爲均無射宮以其角爲均（無射之宮太蔟爲角）南吕宮以其徵爲均（南吕之宮姑洗爲徵）黄鍾宮以其羽爲均（黄鍾之宮南吕爲羽）黄鍾宮以其宮爲均大吕宮以其角爲均（南吕之宮大吕爲角）林鍾宮以其徵爲均（林鍾之宮大蔟爲徵）大蔟宮以其羽爲均（太蔟之宮應鍾爲羽）是爲四宮四均宮君商臣以商爲均君臣易位革命之象故商不爲均非無商也商不爲均也均一名調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函鍾一名大林其聲函胡濁而下周語所謂黄鍾之下宮也六徵旨大論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害速順則其害微故宮可居商位而商

不可居宮位旋宮獨無商者以此鶡冠子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角木調以徵火）南方者萬方華羽焉故調以羽（徵火調以羽水）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録藏焉故調以角（羽水調以角木）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調猶均也徵居角位羽居徵位角居羽位更迭爲均謂之調惟宮商君臣之位不易其方古者商不爲均信矣北方羽而調以角猶周語夷則角而名以羽也韋注失之董仲舒曰風者木氣也其音角雨者水氣也其音羽雨以潤風以散角羽調則燥溼平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詩鼓鍾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

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今乃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基云所謂淫樂者鄭衛桑間濮上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其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用樂不與德比又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孫毓云四章之義明皆正聲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爲雅爲南大德廣及四夷以爲籥舞和而不僭安得謂之淫愚謂樂則先王之樂也德非先王之德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德正則樂正雖邪者亦正德邪則樂邪雖正者亦邪假令操新聲於虞廷則羣后讓庶尹諧自若也皷雅音於亡國而欲挽政散民流其可得乎孟子謂今樂猶古者以此曰淫曰過曰凶曰慢皆邪也淫者其德僾過者其德僻凶者其德暴慢者其德偷德貞則聲無淫德中則聲無過德吉則聲無凶德恭則聲無慢大司樂禁之於建國之初所以正其行而糾其德也王肅謂作樂非其所則淫失之苟無回德雖以咸池之樂張於洞庭之野可也若德之回則凡祀大神饗大賓用之郊奏之廟聞者痛心見者蹙頞矣是故淮水三洲鼓鍾笙磬皆先王之樂也賢者獨以爲淫其誰曰不可

樂師詔來瞽皐舞說文云皋气皐白之進也從夲（土刀切）從白禮祝曰皋登謌曰奏皋𡴀（古奏字）皆從夲周禮曰詔來鼓皐舞皐告之也先鄭謂詔來瞽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讀爲容）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古文勑作來勑有來音猶刻有亥

音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又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則皐讀爲告矣後鄭謂皐之言號漢書服虔注曰告音嘷呼之嘷則皐有號告二音左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古孝反）使我高蹈言魯俗舒緩皐者緩聲而長引之也喪禮之復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故北面緩聲長引而招之曰皐某復者以此案詩九皐皐當作臭臭古澤字讀若浩皐從夲臭從大韓詩云九臭九折之澤俗作皐失之越絕書有馬嘷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皐事見吳史是皐與號古文通也（左傳豺狼所嘷嘷與號通）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司農曰宮縣象宮室

四面有牆一名牆合周書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大荒者大司樂所謂大札大凶大烖大憂不牆合者令弛縣也縣如牆合是爲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謂之曲縣康成謂去南面以辟王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春秋城不以制魯墮三都墮謂滅損之酈道元曰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蓋闕之以象軒城矣說者遂謂南面無城則不然說文轂鞁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轂其形曲古文曲作𠃑象鞁之形然則宮如口（說文口回也象回帀之形）軒如𠃑也（古文曲作𠃑）王肅曰軒縣曲一面吳姚信有昕天說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詩云如輊如軒毛傳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通俗文云前重曰輊後重曰軒蓋前重則後輕後重則前軒不平曰軒不周亦曰軒軥車曲輿謂車牀曲前闌與軒同義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謙之義也軒城軒縣蓋所以示謙歟唐志軒縣去南面設於辰丑申之位天子宮縣四面將射改縣大射儀不言改者國君與臣行禮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妨射故不改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辟廱者築土雝水外圓如璧其水旋邱以節觀者天子四面諸侯三面泮宮闕其北軒縣闕其南

小胥職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熊氏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小胥判縣特縣者大夫士治心及治人之樂也特牲少牢大夫士祭祀無樂而鄉飲酒有工歌所謂治人之樂而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所謂治心之樂不可斯須去者惟疾病乃徹而去之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康成謂去琴瑟者不命之士以爲命士特縣非徒琴瑟而已然鄭詩女曰雞鳴士也而曰琴瑟在御此非侯伯一命之士歟賈誼曰大夫犆縣士有琴瑟諸侯之大夫視天子之士故犆縣魏絳有金石之樂僭矣左氏以爲禮失之唐風山有樞剌晉昭公而曰子有鐘鼓明諸侯乃得有鐘鼓也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霤則大夫特縣惟磬而已程繁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琴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然則非諸侯無鐘鼓信矣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之言鋪也比之言類也興之言廞也風之言發也（長言之若凡短言之若發）雅之言秀也頌之言容也分爲六合爲三曰風雅頌而賦比興在其中矣天有三時三時不害王化之基春三月是爲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故風者如春之發也發乎情性根乎陰陽男女歌詠各言其傷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夏三月是爲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故雅者如夏之秀也養長之道賢賢親親歌於朝廟上下歡欣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秋三月

是爲容平矣氣以肅地氣以明故頌者如秋之容也百穀登萬寶成禮樂作鬼神歆肅肅雝雝毋怠毋凶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舜歌南風夏小正正月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者南風也故風莫盛於南祈年歆豳雅祭蜡歆豳頌則風兼雅頌矣南其風之始豳其風之終乎物之容狀至秋而平故以雅治人風成乎頌而樂與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于是樂有二南及周東遷南風不競天道在西北而秦有夏聲繼周之舊周之舊者南也故曰以雅以南則雅亦名南不獨風矣雅之變也與風俱變也雅之亡也與風俱亡也一成而不可變者其惟頌乎古文雅作疋鄭箋以疋爲萬舞文王世子胥鼓南胥讀爲雅（即古文疋字與胥通）古者舞詩歌之鼓之故曰胥鼓南言肆雅則鼓南風也春誦者誦此夏弦者弦此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歌者亦弦歌此南夷之樂曰任古南任音同遂以南爲夷樂非也正南曰荊州荊爲楚南有江漢江漢楚之望說者謂南風者楚也亦非季札觀樂而知周之興師曠歌風而知周之廢或曰天文周楚同野故同風（左傳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也則周楚同野矣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皆在南故秦有夏聲夏猶南也皆言大也）

雷出地奮豫地中有水師先王作樂以象出地之雷造律以法地中之水水者萬物之準也其色素其味淡準爲五量之宗素爲五色之質淡爲五味之中故律由此生樂由此作得意愷歌以示喜偃伯靈臺以示休豫之義也豫順以動故和

行師師克在和故由豫者大有得將驕必敗故鳴豫者志窮凶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故曰志大行也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儀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故名其樂曰武宿夜言武王宿商郊士卒皆歡娛夜半持律管至敵壘大呼有聲來應管乃五行之符太師職所謂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以此若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左爲陽陽主生左執律者德成衡也右爲陰陰主殺右秉鉞者傷成鉞也一獻於祖用命者賞之一獻於社不用命者戮之愷猶豫也振旅之樂歌說者謂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愷歌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出於後世而漢有短簫鐃歌名爲鼓吹其聲惟用正宮調宋元豐中以爲其聲害雅樂欲調治之或以爲不可然皆莫知其故蓋本武王十三年正月師渡孟津甲子至於牧野推律自孟春及季冬殺氣相并而聲尚宮故歷代鼓吹惟用宮調是爲軍聲可知消息而決勝負其術亡矣或云枹鼓之音爲角見火光爲徵金鐵矛戟之音爲商嘯呼之音爲羽寂寞無聞爲宮角聲當以白虎徵聲當以元武商聲當以朱雀羽聲當以勾陳宮聲當以青龍所謂五行之符也

禮說卷七

禮說卷八

春官三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瞽矇世奠繫鼓琴瑟（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杜子春謂奠猶定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康成謂世之而定其繫書於世本然則繫者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㠯姓故曰繫世古有正姓有庶姓庶姓六世而別正姓百世弗殊周語司商協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京君明識音律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故繫世必鼓琴瑟㠯定焉司商者大司樂瞽矇其屬也協名姓者同姓合族異姓主名故昏禮問名協猶合也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聯兄弟也定世繫者蓋㠯協名姓聯兄弟歟太師掌同律㠯合陰陽陰爲柔陽爲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㠯播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此之謂也殷之德陽㠯子爲姓周之德陰㠯姬爲姓故殷王㠯男書子周王㠯女書姬姓有陰陽出於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天問啟棘賓商賓商樂章名棘猶革也（古棘革通）改定樂章（古樂皆名商賓商誤爲賓天猶詩商誤爲誅賓字之誤也）荀子曰審詩商商者五帝之遺聲大招有楚勞商楚之樂也故大司樂一名司商瞽矇世奠繫而弦歌諷誦者㠯此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周語矇賦矇誦康成謂諷誦詩蓋當作匱諡時其作之也太師帥瞽而廞

廞陳也與也陳王之行迹而興起之于是瞽矇諷誦其治功之詩㠯爲諡且定繫世而昭明德焉故有德者世興無德者世廢楚語所謂教之世㠯休懼其動者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祭祀敬祀其神銘誄繫世敬傳其名銘謂銘旌爲銘各㠯其物王則太常誄之言累累其行而諡成繫世古之世本今之譜牒傳其名者繫世亂則名不正故子爲衛政必先正名不曰正而曰奠奠者定而安之衛輒有祖無父繫世之亂甚矣國之傾危何時定乎魯昭二十有二年景王崩王子朝與子猛爭立春秋書曰王室亂穀梁子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成者定也言繫世之未定也二十有三年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書天王則其名正名正而後繫世定胡廣曰宗正歲一治諸侯世譜差叙秩第亦奠之之義後周有宗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魯語所謂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也小宗伯掌之書曰七世之廟可㠯觀德父子異世曰繼兄弟同世曰及祖孫隔世曰詒非是則不世也不世則不廟春秋子般卒公羊子曰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蓋無子則不世也故不廟小宗入繼大宗則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喪服疏衰期不杖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古無伯姪叔姪之名疏廣疏受蔡質蔡邕今之所謂叔姪也兩漢書皆曰父子至晉書始有叔姪之名敗壞禮法者晉也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我姑者我謂之姪名安可㠯不正乎）報者何也至尊不報旁尊皆報降其父母至尊而爲世父母叔父母之旁尊故曰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然故曰凡周之世不顯亦世此之謂世奠

繫若夫姞爲姬耦子孫蕃阜嬀育于姜後世其昌嬴能敗姬秦竟滅周（古音周讀若朱）吕此定世百世可知其術已亾徒存其說而已堪輿經有五姓之說陰陽因吕五姓協五音亦未見其合也世無神瞽誰知其說乎

詩曰肆于時夏夏大也肆陳也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夏有三王夏之三吕享宗廟肆夏之三吕享元侯分爲三合爲九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九夏之奏一也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愚謂行吕肆夏尒疋堂上謂之行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則王出入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陔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夏陔與祴通所吕示戒也故其文從示從戒而鄭司農謂人君行步吕肆夏爲節若今行禮於太學罷出吕鼓陔爲節則肆夏又與祴夏同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如司農說不必破肆爲陔也然大夫得奏陔夏不得奏肆夏康成曰奏陔夏吕鐘鼓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肆夏之類有采薺薺一作齊蓋齊夏也趨吕采齊尒疋門外謂之趨王出路門而采齊作則是門內奏肆夏門外奏齊夏升車亦如之和鸞中采齊俗讀齊爲齋齋不聽樂金奏何居失其義矣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齋夏王齋未聞有樂夫人安得獨奏哉大射儀公入驁公出而言人者射宮在郊吕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或曰驁大也燕不驚而大射驁大之也或曰驁敖也射儀毋憮毋敖或曰登車之樂驁駿馬也尧日壬申乘馬忌之吉日庚午差馬吕之奏吕出入亦猶誦訓詔辟忌歟昭夏一作韶夏韶者昭也牲出入奏之大饗不入牲則弗奏也博碩肥腯本於民力之普存君子見郊牛之口傷而知魯之民力盡矣五官奉牲封人歌舞昭夏之奏也吕昭德也豈徒贊牲而已乎納夏奏而九賓設章夏奏而九功叙族夏奏而九族睦皆德音也敬吕和寬而栗所吕表王度之如玉如金故凡進退周旋皆視吕爲節而不敢越焉周之盛也鐘師奏九夏及其衰也祭公作祈招招者九招也（招與韶同）春秋時九招存其三曰祈徵角招（祈招徵招角招）九夏存其三曰繁遏渠（孔疏云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祴夏鄉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笙師春牘應雅吕教祴樂先鄭謂春牘吕竹其端兩空髤畫吕兩手築地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應中有椎長六尺五寸雅狀如漆筩而弇口輓吕羊韋有兩紐疏畫大二圍長五尺六寸後鄭謂牘應雅三器在庭皆春吕築地賓出奏祴爲之行節明不失禮案舊唐書春牘虛中如筩無底舉吕頓地如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吕節樂也或云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名睢陽操用此後世代吕拍板長闊如手厚寸餘吕韋連之擊吕代杵愚謂春牘如杵信矣然

云起於雎陽則非樂記治亂㠯相注云相卽拊相者㠯韋爲表裝之㠯糠今齊人或謂糠爲相故一名相而舂牘亦有頓相之名似牘與相爲一物白虎通所謂拊革著㠯糠者或非頓相也且拊㠯會守相㠯治亂樂記已分爲兩物矣又拊名撫拍㠯手拍之牘名頓相㠯手築之拊中實相中虛康成合爲一可乎賓出奏祴樂之於地㠯明醉而不失禮所謂治亂㠯相也則相爲舂牘亦明矣古曰舂相（曲禮鄰有喪舂不相）漢曰雅舂（楚元王傳雅舂於市）相與雅皆送杵聲作樂象焉牘應雅三器皆曰舂㠯此

鎛師掌金奏之鼓許叔重曰鑮淳于之屬所㠯應鐘磬也愚謂鎛卽金錞錞錞于也錞之言敦鎛之言薄㠯薄爲敦古人好作反語猶㠯徂爲存㠯亂爲治㠯甘爲苦（甘草一名大苦）㠯故爲今也鼓人職㠯晉鼓鼓金奏又云㠯金錞和鼓謂擊晉鼓時㠯金錞和之鎛師掌金奏之鼓者晉鼓也然則鎛卽和鼓之錞明矣不然鎛師何不明言擊鎛而云掌金奏之鼓乎金奏謂金錞金奏之鼓謂金錞所和之晉鼓鎛師主擊之也許氏云堵㠯二金樂則擊鑮應之謂奏金而鑮應則鑮非卽和鼓之錞歟周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晉語鄭納歌鐘二肆及寶鎛則鎛非大鐘戚施不能仰而使直鎛則鎛不高縣金錞圜如筩甚薄故一名鐲㠯芒筒捋之其聲極震隋開皇定樂有金錞二四人舉二人作宋宣和樂府就擊於地然則鎛不高縣也鎛當作鑮省作鎛尒疋大鐘謂之鏞注云鏞亦名鑮失之康成謂鑮如鐘而大亦非或曰鎛亦縣但不高耳舊唐志曰錞于圜如碓頭大上小下縣㠯籠牀芒筳捋之㠯和鼓

鼓人凡軍旅夜鼓鼜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杜子春云守鼜一夜三擊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聲相似愚謂趣一作掫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掫者夜戒守故行夜爲干掫掫一作諏服虔曰干扞也諏謀也從言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俗誤爲趨得其聲失其義矣沈約宋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古音戚今音切豉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有異同鼜㠯蚤爲聲故又讀爲造次之造（七報反）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扞掫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蹙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昔者長琴處搖山始作樂風樂之有風尚矣然孔子正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而不言風季札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亦不言風晉語姜氏引鄭詩將仲子之卒章楚成王引曹詩蜉蝣之三章皆曰詩不曰風猶籥章中春逆暑歛豳詩不曰豳風然則豳詩與鄭詩曹詩等耳康成謂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豈其然乎說者謂南與豳非風故不言風誤矣十三國皆然豈獨南豳也南爲周公左豳爲周公東舊豳次齊孔子刪

詩移之於末則十三國實以周公爲始終焉齊曰泱泱魏曰渢渢風之美者歟唐有陶唐氏之遺民則亦有陶唐氏之遺風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雅頌亦可謂之風也風雅頌猶賦比興分爲六合爲一故一詩而賦比興兼焉風雅頌備焉或曰豳非國也地理志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是豳亦國矣如謂周無豳國亦未聞有邶鄘也說文邶舊商邑豳即美陽民俗以夜市有豳山先鄭謂豳籥豳國之地竹後鄭謂豳人吹籥之聲章匡衡亦云太王躬仁邠國貴恕曷爲而非國乎尒疋四極西至汃國說文汃西極之水也南都賦砏汃輣軋波相擊之聲埤蒼曰汃大聲也讀爲八說文亦云從水八聲徐鉉音府巾切失之汃誤爲邠形聲兩失其地不同

皆名爲國謂豳非國鑿矣古邦國皆仍舊名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至商侯履遷於亳而有天下爲殷商凡二十九王而周武王滅之封其後於宋及春秋而吳夫差伐齊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此宋也而仍曰商則商爲宋之舊也（左傳孝惠娶於商陸德明曰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舉夏爲諱而稱商非也如其然則夫差曷爲而亦爲之諱乎）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文丁四年（一作太丁）命周公季歷爲牧師至西伯發伐殷而有天下爲周及周公旦居東陳詩而仍繫之豳則豳爲周之舊也商

豳皆夏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豳雅豳頌者以此春秋昭七年衛侯惡卒王追命之曰余敢忘高圉亞圉言不敢忘豳也二圉居豳國爲豳侯祖澤存焉耳古者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故稱祖以命諸侯周自公劉發迹於豳至二圉而殷策命爲侯伯此王命衛侯所以獨稱之也二圉蓋其字非其名孫稱祖字禮也稱名可乎（世本高圉侯侔亞圉雲都二圉之名也或云雲都亞圉字）（或云亞圉弟皆非）季札以邶鄘爲衛風明邶鄘亦衛之舊矣分爲三失之漢書詩國十五抪徧九州師古謂十五者周南召南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魯商得之周書曰昔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禁南氏以分然則二南古之國也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呂氏春秋亦云禹自塗

山巡省南土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䟽謂南豳非國哉說苑成王翦桐葉爲圭而封唐叔虞於晉晉語唐叔射兕于徒林殪爲大甲以封於晉易林曰唐邑之廬晉人是居晉曰唐宋曰商皆仍其舊也書終費秦詩終魯商商之爲宋也又何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注云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是春秋皆名宋爲商也）太卜三兆一曰玉兆者龜號玉靈龜策傳所謂玉靈夫子是也祝曰假爾玉靈炤見物情祓之以卵灼之以荆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爲玉故曰玉兆天龜靈故玉亦稱靈然則玉兆者天龜也二曰瓦兆者旊人爲簋合土爲之其形象龜簋一名敦敦首亦象龜古器質故用瓦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疊啓其德爲坤黃中通理坤爲土故曰瓦兆地龜

仰敦首向南仰之象也然則瓦兆者地龜也三曰原兆者易有原筮禮有原兆一也揲蓍必原筮而後吉卜龜必原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㠯霸大横之兆漢文㠯興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也故原兆者㠯人而參天地焉（少牢之敦鄭禮器之簋皆象龜南首孔疏云簋敦龜聲相近也）祭器有宗彝有瓦簋先王㠯宗彝之象繪為章㠯瓦簋之象開為兆或曰兆者寶龜之名衛有昭兆龜策傳三瓦而陳㠯應之天陳謂陳龜瓦謂瓦兆其兆有三與天相應古之灋也舊注失之又云卜之不中㠯土卵指之者三蓋㠯土為卵三虔祓除則三瓦之為兆也審矣司常龜蛇為旐釋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周大統玉兆

周殷地統瓦兆殷夏人統原兆夏先周次殷次夏由今王而上及前王故觀樂者先觀周樂占兆者先占周兆三才兼三兆全龜經有壽房兆棲鶴兆房者下房象后宮也鶴者介鳥象高人也一說壽房象坤（卜兆得壽房筮得坤之比）即古之瓦兆而王莽起明堂卜波水北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豈其然乎易林萃之繇曰陰弗能完瓦碎不全蓋兌為毀折故瓦兆不成也（萃為兌之二世卦）

卜師四兆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方者其德也弓者其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功由之成未有德不方體不正而能立義成功者也故四兆㠯方兆始㠯弓兆終焉蓍之德圓言其用也卦之德方言其體也用陽而體陰龜陰

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㠯荆謂之楚焞所㠯必用荆者凡木心皆圜而荆心獨方故用㠯為灼龜之契此方兆之所由名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定在占先體在兆先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之正者莫如弓析幹不迤析角無邪寒而奠體唐太宗嘗㠯良弓示弓工工曰非良弓也問其故曰角幹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太宗㠯為然此弓兆之所由名也不曰正而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否王何卜攻讐臧會卜僭皆非義也而皆獲吉者問正為貞問者不正鬼神亦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喪雄禦寇之利兆遇沈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也邾文公卜遷梁元帝

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一不利一不吉當時㠯為不吉者此兆為鬼賊所留卒之元帝喪邦而文公保國苟利於民其功大矣如㠯為不利於君而不遷安知文公不為元帝乎其國不保焉能保身然則功兆義兆相因也義則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利民之功元帝㠯為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喪其功也宜哉吾故曰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立而功成

龜人掌六龜龜俯者靈故天龜靈謂行頭低甲亦前低仰者謝故地龜繹繹猶謝也謂行頭仰甲亦前仰前弇果故東龜果謂甲前長後弇獵故南龜獵謂甲後長尒疋曰諸果諸獵龜人曰果屬獵屬諸猶屬也言其類衆多也左倪類故西龜

靁類猶靁也謂左食者行頭左庳甲亦左長右俛若故北龜若俛猶庳也謂右食者行頭右庳甲亦右長郭景純曰甲形皆爾㠯卜則審其說得之然則靈而俯者象天氣下降繹而仰者象地氣上騰前後弇而長者東南象陽爲經左右庳而長者西北象陰爲緯卜師所謂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者㠯此賈公彥㠯睍爲睥睍失之龜人所辨者甲之體耳安問龜之左右顧哉墨子曰昔者夏后開鑄鼎於昆吾而卜於白若之龜其兆之由曰逄逄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所謂白若者卽右俛若也北龜墨而白若屬非一色千歲者青純豈盡東龜也其方之色惟龜人能辨之其書亾學者莫能言矣辨其體者龜無定體恒隨四時春在後左夏在前左

秋在前右冬在後右龜人各㠯其時辨之太史及占人亦㠯其時眡而作之而占之故曰動乎四體象膽亦然隨四時在四足皆神物也龜無定體亦無定色故靈龜其五色者㠯此（說苑曰靈龜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管子曰龜龍伏闇能存能亡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正之言貞也故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猶問也問者先正志故曰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龜人各㠯其物入於龜室室在廟中王者發軍行將必釁龜廟堂之上㠯決吉凶漢高廟中有龜室古在禰廟郊特牲作龜於禰宮上春釁龜日用甲乙龜策傳曰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㠯血灌龜於壇中央

大祝八命占人八頌皆兆也兆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兆象曰體兆氣曰色兆廣曰墨兆釁曰坼占人之四占卽洪範之卜五宋世家載古文尚書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是爲卜五孔安國今文尚書濟作霽涕作驛霧作蒙齊詩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尒疋釋言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皆曰闓明發行鄭箋亦曰豈弟猶發夕也又引古文尚書㠯弟爲圛而訓圛爲明葢本尒疋而爲之說孔潁達誤㠯鄭注尚書爲古文且云古文尚書無㠯弟爲圛之字是不考宋世家攸偁古文假借悌一作涕索隱偶忘鄭箋專據孔傳乃云驛者駱驛連續涕者涕泣相連令人嗢噱而孔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㠯今文校之定爲圛然則孔安國尚書乃今文非古文

也康成之說非徒本尒疋又見相如封禪書其書曰闓昧昭晰（之世反）昆蟲闓懌闓懌猶愷悌愷悌猶開明蟄蟲㠯發出爲曉故康成㠯昆蟲爲明蟲陸佃不知其說乃引說文㠯駮之誤矣尒疋釋詁愷懌樂也言開發則樂服虔曰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其義也龜兆有明有昧霧闇圛昭謂之占坼動乎四體見乎墨色八命曰象乃占人之體卜五曰克乃八命之征八命曰瘳乃卜五之濟古濟霽同釋天云濟謂之霽鄘載馳傳曰濟止也病瘳雨止其理本通占人占之㠯眡吉凶一說圛雲也逸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雨雲霧皆兆之氣象也說文圛讀若驛故遂誤爲驛得其聲失其義矣發動爲明故圛兼明義卽古悌字則悌有圛聲故愷悌通爲闓懌可補

說文之闕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信矣今安國尚書往往與遷書所載不同學者疑焉鄭注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蝨曰剋蓋今文也蝨與霧古音同或讀爲蒙故一作蒙（尒疋覭髳猶冥霧也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故曰覭髳髳雺蝨音義同釋文霧音亡弄反故一讀爲蒙尒疋疏引洪範曰雺鄭注云雺聲近蒙釋文雺或作霧音亡公亡侯二反是霧有蝨蒙二音故今文尚書一作蝨一作蒙）筮人九筮一曰筮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爲蠱更者行事之權其象爲巽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所謂庚斷甲者㠯此更之言庚也甲爲始庚爲續先甲後甲者開其始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

二曰筮咸咸感也蓋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婦貞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夫不正漸三婦不育恒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同氣相感而吉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象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爲嫁娶之吉占是爲筮咸三曰筮式式之言法也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太史抱天時注云抱式㠯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興宗爲郢州參軍彭城顏敬㠯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筮亦如之是爲筮式四曰筮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

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天一地二水甲火乙天三地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水己天七地八火庚木辛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之數一分一合體立用行二篇之策大衍之數皆出於此是爲筮目五曰筮易通機布度其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父母）福德爲寶爻（子孫）同氣爲專爻（兄弟）水配金位爲福德木入金鄉居寶貝土臨內象爲父母火來

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木漸微六親九族五星四氣福德形殺壬相休廢君子吉小人否是爲筮易六曰筮比比輔也下順從也一陽居尊羣陰從之其卦辭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故卜有原兆筮有原筮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筮皆㠯比名先王巡守必先卜征卜必兼筮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攺卜焉攺卜則亦攺筮是爲筮比七曰筮祠隨王享西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盥賓困有赤紱鼎有雉膏坎有樽簋皆祠也渙有立廟晉二受福損初祀事益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匕鬯巽用史巫既濟殺牛不如禴祭禴之言薄也春祭曰祠祠者詞也品物少文詞多也是爲筮祠八曰筮參參猶三也三代異法三法並筮法立一人故筮有三

人筮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有中曰參兩則爭參則和故三占從二是爲筮參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葢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筮環之辭霍光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爲變環爲還乾變於巽還於離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筮㠯更始㠯環終（庚從貝爲賡古文續字）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㠯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康成謂天地之會者建厭所處之日辰今八會其遺象也賈公彥謂陽建左還陰建右還陰建謂之厭厭在辰前一次假令陽建寅辰在亥陰建辰前一次在戌然則建者斗建也建有陰陽者天文訓所謂北斗之辰有雌雄者是也雄左行雌右行始建於子月從一辰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五月斗建午日在未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午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厭日前一次故合於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㠯舉百事數從甲子始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子母相求凡八合康成所謂八會其遺象者卽此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堪輿大會八小會亦八越絕書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此大會歟十日爲母十二辰爲子是爲子母相求五月合而一陰伏故謀刑十一月合而一陽萌故謀德陽爲德陰爲刑陰陽刑德有七舍七舍者室堂庭門巷術野冬至陰氣極德在室夏至陽氣極德在

野三十日而徙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合德則刑德會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寶成此占夢所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歟日明於晝晝動爲陽月與星辰明於夜夜靜爲陰動有爲靜有夢夢必有所遇故太元遇之初取象於夢曰幽遇神言不㠯刑遇而㠯神遇陽神日冥陰神月冥故其象見於日月星辰占夢之官㠯經運之別九十占六夢之吉凶經運者在人爲精神心術之運在天爲日月星辰之氣也後世失官而其書亡矣其詳未有聞焉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八徵者曰故曰爲曰得曰喪曰哀曰樂曰生曰死此八者形所接六候者曰正夢曰蘁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形接爲事神交爲夢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能識感變之所起與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是㠯占夢者推明十運九變之術與夫八徵六候之端雖譎怪無窮而其理晧然不惑故其時之民皆得甘瞑於太宵之宅而其神不驚舍萌四方獻吉贈惡亦猶方相氏時儺敺疫之意云爾吾聞醜夢不勝正行妖祥不勝善政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左氏之說吾無取焉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葢古舍萌之禮歟舍萌者釋菜於神贈之在堂送之四方男巫之職也招魂帝告巫陽巫陽對曰掌夢葢㠯此（噩夢列子作蘁夢莊子曰使人丹㠯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

（之寤釋文蘁音悟又五各反逆也逆猶迎說文關東曰逆關西曰迎而相遇也相遇而驚謂之遌則蘁讀爲遌矣杜子春讀爲驚愕之愕釋其義非改其文法言周書噩噩義非驚也古文假借音同者通脈要精微論曰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云云亦見列子此古占夢書）逸周書言太姒得吉夢㠯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名太子發命祝㠯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遂作程寤言文王在程而得吉夢蓋六夢之寤夢也然則堂贈者贈之於明堂歟精誠發於寤寐盼昕寤而仰思是爲寤夢楚辭九章言天不純命百姓震愆離散相失仲春東遷說者謂仲春二月刑德合會嫁娶之時遷從東行室家離散則在上者失其道也占夢觀天地之會媒氏㠯仲春令會男女則淮南刑德會門之說信矣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

占夢二十卷其占出於天文本於歷象易曰占事知來象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占夢之官曰大人言惟大人可㠯占之小人妄言禍福雖言而偶中奚足信哉（朱穆曰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注云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堪輿天老所謂四月癸亥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者也）眂祲十運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鄭司農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然則鑴者鐍也說文玉部瓊璚瓗通故鐍或從矞或從巂長言爲夐短言爲矞形聲皆同鐍省作矞一曰錐有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矞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鈌環謂之鐍與鑴通讀爲觼軜之觼觼一作鐍亦見說文康成讀爲佩觿之觿失之淮南子曰

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注云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則矞非瑞也說者㠯爲內黃外赤謂之矞雲瑞應氤氳之氣誤矣矞或作穴音相近也漢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中外有僪背兩耳（譎鐍僪矞實一字）後魏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暈有佩璚（佩即背璚即僪）則佩璚爲鑴信矣康成曰監冠珥也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雜占書曰日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又有兩珥尤吉荊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然則冠珥爲吉祥兼占月矣隮虹也隮之言齊與日齊升也升氣爲虹虹之言攻其攻也不在日側而當日衝詩曰蝃蝀在東言日在西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朝隮於西見於西方曰隮日東出而虹西見也春

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僪（一作鑴）分爲抱珥（一名監）刺日曰僪（其象鑴）向日曰抱（其象監）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塡星之變司農謂彌者白虹彌天康成謂貫日也郎顗云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而蘇伯況云天有白虹自子至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秦豐都黎丘正値其都豐當其咎此所謂彌天也然則貫日與彌天異矣犯日者謂之貫竟天者謂之彌永建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此所謂貫日也兩說相兼乃備淮南子曰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如其說則十

暈之劑蕃彗孛之屬與司農㠯闇爲日月食非也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傳曰日月雖非同宿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是爲瞢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是爲闇易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此之謂也說者㠯爲昧者日月之災且云折其右肱无咎言遇此災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後漢用其說遂㠯水旱日食策罷三公失之矣（通俗文曰鈌環曰鐍鐍環之有舌者與觼通）說文日旁之氣爲十運其色爲五雲保章觀色眡祲觀氣是爲祲象象之言

想也揚賜曰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㠯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故十運㠯祲始㠯想終其經十其別九十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積善至於明五福㠯類升積不善至於幽六極㠯類降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升降之氣各㠯類應眡祲於是敘其降而告之王救其失安其宅故曰安宅敘降寶典四位一曰定定得安宅定乃靜靜乃正厥惟敬哉敬所㠯宅天命也成開五示四曰安宅示斈言安宅自妻子始蓋由妻子㠯及兄弟由兄弟㠯及家邦云爾康成讀運爲煇淮南子晝隨灰而月運闕高誘讀運爲圍方言曰運爲躔月運爲逸說文運逸徙也然則運

爲行而非氣故運讀爲煇煇讀爲圍煇一作煒春日青煒夏日赤煒秋日白煒冬日元煒從火韋聲高誘讀爲圍㠯此蓋自漢始（運一作暈呂氏春秋曰日有暈珥高誘注曰暈讀爲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釋名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尒疋弇日爲蔽雲注云卽暈氣五彩覆日也）愚謂暉讀爲員音云古員運音同故周官暉作運墨子非命篇運鈞一作員鈞京相璠曰琅琊姑幕南員亭故魯鄆邑（鄆公羊作運）是古員運音同矣詩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是煇讀爲云也或音熏失之春秋說題辭曰雲之言運也含陽而起㠯精運也煇爲雲氣明煇卽雲釋名曰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故其文運其音云覽冥訓曰光暉熏萬物釋名讀爲捲（渠云切）薛綜讀爲渾（見西京賦史記

功臣表渾渠鄉名渾作煇漢表亦然莊子雜篇曰不暉於數度暉一作渾薛讀本此春秋魯地下讙俗名夏暉是暉聲近讙故釋名讀爲捲）大祝衍祭男巫望衍康成皆讀衍爲延得之而云聲之誤也似失之延衍羨三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漫衍之戲卽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也東京賦乃羨公卿登自東除注云羨延也謂延之上殿是羨與延通也玉人璧羨注云羨猶延東京賦本此古文假借音同者通何誤之有（秦始皇本紀葬㠯下閉中羨下外羨門羨皆讀爲延匈奴呼衍王貴種也其後遂爲呼延氏㠯其號爲其姓衍亦轉爲延）大祝辨九㩙㠯享右祭祀康成謂右爲侑引特牲祝侑主人拜然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子曰祐

者助也虞翻云大有兌爲口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禮器周立尸詔侑無方所謂詔侑者非口助而何則祐與侑其義同矣古文儀禮侑皆作宥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㠯詔侑人也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此祝傳嘏辭故曰綏予孝子又曰綏我眉壽介㠯繁祉蓋當綏祭而祝嘏主人之辭則仲翔口助之說信矣尒疋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侑也注云介紹勸侑皆相佑助或訓右爲尊則我未之前聞（家語宥坐說苑作右坐則宥與右通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侑與宥古今文易天命不祐祐一作侑又作右馬注云天不右行則祐佑右皆通繫辭可與祐神荀本祐作侑古祐與侑通益信祭之有侑猶賓之有擯孝經說曰㠯身擯侑有司徹右几注云古文右作侑祭統啟右獻公注云右助也）說文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鍇曰言不足復㠯手助之仲翔之說本此

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㠯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爲大祝言甸讀禱代受眚烖小祝將事候禳求遠辠疾男巫祀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豈非㠯巫祝能治病歟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烖則曰造巫恒恒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却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恒者無恒之病巫醫弗爲信矣黃帝問於岐伯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內鍼石治外或愈或否何也岐伯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閒動作避寒陰居避暑內

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屈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虛邪賊風入空竅肌膚達五藏骨髓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即祝禱說者㠯爲南方神失之古聖人傳精神服天氣有疾勿藥自已亦無待於祝由後世德薄史巫紛若齊景公欲誅祝史者蓋㠯此岐伯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然則惟修德可㠯禳之豈祝由之所能已乎管子曰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是故事神之道惟貞與恒大戴禮曰貽天之福迎之㠯祥作地之福制之㠯昌與民之德守之㠯長此之謂也王會篇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云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蓋古之祝由歟史記篇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㠯亡然則神巫亦足㠯亡國歟此巫祝之所㠯利於貞恒也易曰貞疾恒不死後世舍貞恒而別求不死之藥妄矣

九𢷎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皆喪拜也喪有吉凶𢷎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㠯下爲吉大功㠯上爲凶其拜也㠯吉凶分左右吉尚左凶尚右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𢷎也吉喪故吉𢷎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功㠯上皆凶𢷎矣奔喪禮云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雖不服猶

免袒則小功吕下皆吉𢷎也一齊衰不杖吕下爲吉杖齊衰吕上爲凶其拜也皆稽顙吕吉凶分先後吉先拜凶後拜雜記曰三年之喪吕其喪拜非三年之喪吕吉拜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拜爲賓顙爲已先拜者先賓後已後拜者先已後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順者先拜賓順乎事至者先觸地哀之至禮惟主喪者拜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不主喪故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言爲後乃主喪耳晉語反之云再拜不稽顙誤矣杖齊衰父在爲母夫爲妻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謂母在爲妻稽顙者他人吕物來賵已也輕已哀情而重人賵物可謂禮乎愚謂賵者君之賵也士喪禮公使宰夫賵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此將葬而柩至邦門賵拜之禮如是夫主妻喪敬君之賵故雖母在得稽顙舅主適婦之喪喪無二主則父在賵拜不稽顙矣天子諸侯絕期而后夫人之喪亦曰三年者蓋父在爲母期父必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故杖齊衰之喪亦謂之三年也賵賻哈襚總謂之贈士喪禮既祖還車公賵元纁束馬兩賵有馬贈無馬賵則奠幣於車箱贈則實幣於棺蓋主人皆拜稽顙其禮不同同名爲贈則君贈皆稽顙矣

大祝九𢷎一曰䭬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䭬與頓皆云下首而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

曰稽顙蓋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於腰說文所謂下首則䭬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也稽顙觸地無容然後頭直至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顙及致糗於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矣齊桓使使者式璧而聘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蓋叩頭也則稽首非叩頭明矣凡拜皆吕手爲容也賈誼容經曰跪吕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拜吕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吕舉項衡吕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霤所謂項衡吕下者蓋稽首也商書拜首稽首孔傳云拜手首至手然則手先據地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其實手在地首在手故拜手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孔傳合爲一得之矣孔疏分爲兩云初拜頭至手乃復申頭吕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爲稽首豈其然乎康成謂空首者頭至手是爲拜手孔賈疏皆謂臣於君則稽首平敵則頓首君於臣則空首臆說也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䭬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然則空首猶䭬首降拜謂之空未升成拜也豈君於臣之禮哉左傳秦哀公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亦非獨行之平敵也三者將母同（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言稽首之禮甚明據掌謂兩手據地非拜首而何故拜手與稽首連言者吕此注云據掌吕左手覆按右手疏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於其上此何禮也愚所未達）

通禮義纂曰自後魏吕來臣受君恩皆手舞足蹈吕鳴喜歎蓋本古者拜首稽首之禮愚謂拜有容惟凶拜無容振動者

舞蹈之容也振動或作振董鄭大夫謂振董者兩手相擊兩手相擊曰抃呂氏春秋曰古者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吹篪展管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㠯康帝德是爲抃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今倭人拜猶然古之禮也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釋文云撎卽今之揖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左傳曰敢肅使者公羊傳曰揖師而行揖猶肅也何休曰揖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曲禮爲其拜而蓌古而如通蓌猶蹲也）杜預曰肅手至地誤矣士昏禮婦拜扱地扱地者手

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禮之重者尋常肅拜焉得手至地乎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蓋舉手向外爲拱引手向身爲厭古之撎也則肅不至地益明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猶男子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拜也褒讀爲報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爲褒褒拜者答拜也天子賜諸侯衣曰褒衣天子答諸侯拜曰褒拜

禮說卷八

禮說卷九

春官四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杜子春曰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賈公彥云禮道中無祭法非也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神士大夫亦得祭焉說文道上祭謂之禓一曰道神禓或作場國語壇場之所孔注云場祭道神是古道中有祭矣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愚謂小祝有道齎之奠則其禮非起於漢也喪事甸師代王受眚災小祝設奠大祝讀禱豈非排禍於人移過於下乎乃知古者相沿之禮俗雖先王亦不能盡除文帝除之武帝禁之其識卓矣康成㠯道祭爲遣奠豈其然乎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然則武帝雖禁之而其後仍不絕也一說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禮有出祖天子之出也亦如之其葬也亦如之喪禮躐行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行者七祀之一祭行兼及霤門戶竈故曰分禱五祀王七祀而五者康成謂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設之於階庭（見後魏志）

甸祝禂牲禂馬爲牲祭求充爲馬祭求健康成讀禂爲侏（音朱）

大也莫知其說賈公彥謂俗讀則然而漢時人傍侏爲侏大義取肥意學者惑焉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左傳張我三軍史記陳涉自立爲王號爲張楚張而大之故曰侏張）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卽輈張輈與侏古字通得之而㠯侏張爲驚懼之貌失之周書譸張爲幻猶詩所謂哆侈成箕哆大貌侈者因物而益大之名禮有侈袂半而益一侈者侈也故訓爲大侜侏譸輈皆通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謂之譸張譸張者其情難知故爲幻哆侈者其形不測故成箕其情其形皆張而大之之義初無有驚懼之說在其閒也則又何說而訓爲驚懼哉晉書苻堅報慕容垂曰侏張幽顯布毒存亡宋書荅吳表曰玁狁侏張侵暴中國魏書趙修傳曰擅威弄勢侏張不已島夷傳曰桓元侏張則侏張非驚懼也太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倜與侏同（從周從朱等耳周與朱古音同）倜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矣

祭祀則司巫共匰主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或曰布者㠯爲席康成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案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尒疋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卽周官之酺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㠯立立者爲之立號或立爲社或立爲稷或立爲布布猶酺也

步也族師祭酺校人祭步所謂布也巫掌其禮（酺步布音相近而通）然則道布卽宗布歟祭必有主故因匰主而連及之蝝螟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下之害者也蓋起於周而秦漢因焉冪人布巾疏畫皆黼莊子所謂盛㠯篋衍巾㠯文繡篋衍笥也卽盛主之匰覆之㠯巾亦曰道布冪人共之非司巫之職也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云執之㠯接神爲有所拂仿拂仿者去凶邪之氣說林訓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俗祭司命㠯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風俗通云俗取新斷織夏至㠯繫戶亦此類蓋布者鬼號故或執之㠯接神或繫之㠯迎神功布道布宗布曹布名異而實同也

祭祀蒩館司巫共之康成引士虞禮苴實于篚刌之而饌於坫上洗之而設於几東說者㠯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蒩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巤卽肆師之表齍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㠯蒩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師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其用也重矣春秋楚子入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皆宗廟之器蓋㠯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㠯爲不如是不足㠯感動仁人孝子之心也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於末所㠯通精誠副至意其說近是鄭衆亦云屏攝束茅㠯爲屏蔽獨韋昭㠯屏爲屏風攝爲要扇說本康成翣㠯木衣布其形如攝漢之扇也葬則置於牆

遂謂宗廟亦然或未聞于古一說葅館葢糈籍也糈與葅同籍之㠯館是爲葅館淮南子曰巫用糈籍中山經曰糈用五種之精離騷注糈精米是也云㠯享神似非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糈故靈氛占㠯茅巫咸要㠯糈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然則精米古用㠯卜矣莊子所謂鼓筴播精也（播精一作播糈音所見文選注）鼓筴揲蓍播糈卜卦鼓之播之皆卜之之法其法用六六觚爲一握故曰握粟日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糈此卜㠯糈之明文合觀衆說非徒享神也祭祀必卜故巫共之算經曰粟從六甲出故六粟爲一圭卜用六者㠯此楚辭啓匱探筴注云發匣引籌今之匣古之館也（一說糈與䞕通說文齋財卜問爲䞕古㠯米爲財故其文或從貝或從米皆㠯疋得聲讀若所握粟猶齎財也）

凡祭祀司巫守瘞注謂祭地祇埋牲玉守之者祭未畢畢則去之鄭志張逸問五嶽血祭山川埋沉不審五嶽當埋否答曰五嶽始於血何嫌不埋則血祭皆埋矣尒疋祭山曰庪縣不言埋張逸亦引㠯問答曰尒疋之文雜不可據㠯難周官也校人玉人注皆云祈沉㠯馬孔穎達引之作庪沉釋文亦讀祈爲庪（九委反）集韻作枝云祭山名葢祈誤爲枝耳邢昺云庪謂埋藏卽大宗伯貍沈之禮孔穎達謂庪非埋郭景純亦云或庪或縣迄無定論康成所謂雜者㠯此詩鳧鷖箋云潨水外之高有瘞埋之象疏因謂祭川旣沈而復埋之誤矣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

津人得之河上沉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沉而復埋之說乎瘞者禮云瘞繒李巡謂埋玉則玉帛及牲皆瘞可知孫炎曰旣祭埋之康成謂守瘞者祭未畢故孔賈皆謂瘞在祭初不在祭末也南山經瘞用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則瘞卽庪審矣中山經曰縣㠯吉玉又曰嬰㠯吉玉則嬰縣皆祭名祭曰縣埋曰庪庪與瘞古文通（說文有瘞無庪徐鉉増之贅矣）古有瘞玉有祭玉祭玉三璋天子巡守宗祀執㠯先焉旣祭藏之不埋庋（廣韻庪又作庪集韻通作祈）

凡喪事司巫掌巫降之禮康成謂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旣斂就巫下禓其遺禮葢人無賢愚皆有魂魄魂魄分去則病盡去則死故分去則術家有錄人之法盡去則典禮有招魂之義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故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六徵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之謂禓禓之言殭也殭死能爲神也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人名巫爲靈子言靈降其身也離騷九歌皆歌其事（九歌湘君云隱思君兮陫側陫側者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士虞禮設于西北隅厞用席厞與陫同謂西北隅厞隱之處故曰陫側不知神之所在故設於此庶幾歆饗所謂隱思君兮陫側也西北隅謂之笮笮者側也說者㠯側爲不安失之甚矣）禓讀爲傷假眞訓曰傷死者其鬼嬈（音遶注云善行病衆人）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使殤猶下殤

所謂巫降之禮蓋如此或曰巫降者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其說誕矣漢司直師丹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而杜業目爲背經術惑左道蓋借此㠯毀師丹非公論也

司巫共匰主說文匚（府良切）受物之器從匚單聲宗廟㠯盛主廣雅匰匴笥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匰祏爲石函則匰爲木笥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傳徙祏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祏於貳車曰徙曰反可舉而移則祏非石室也蓋祏謂之函㠯其函主故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㠯爲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之㠯藏主有事出之

旣祭納焉而又㠯石室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爲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爲之說則所謂北壁內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㠯石爲主案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祏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姞姓惟南燕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爲之各㠯意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案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二年祕閣校禮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虞主太常言嘉祐治平虞主亦不題諡）焚書之後學者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祖釋軷猶㠯菩芻棘柏爲神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爲菆是何禮也宋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㠯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廟之北壁其埳去地六尺一寸案漢儀皇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竝食者若禮㠯其妃配右父左母內主西壁麋信注穀梁亦云然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㠯木不㠯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爲石室一

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二主三品㠯上有神主五品㠯上有几筵愚謂盛主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爲祏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祔㠯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㠯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匰祏石而匰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

男巫望祀旁招㠯茅古者禳皆用茅也齊景公爲路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踊上也登也齊人語公羊踊於棓而闚客）柏常騫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矣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㠯方書歲月日辰及二十有

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未聞築室置茅且去之而已亦未聞殺之也古有巫毉毉屬天官㠯治疾病巫屬春官㠯事鬼神後世毉存而巫廢其術猶傳於人閒方士竊之㠯役使百鬼栢常騫蓋得其術者也旣禳鴞而殺之遂欺景公云能益壽而又恐其無徵也是時鉤星在四心之閒地當動柏常騫占而知之遂㠯得壽地且動爲徵苟非晏子知其術洞其情㠯折之則必爲漢之文成五利矣古巫知天道故曰史巫亦曰神士觀天文而知地動得其術者惟東漢張衡其術不傳而遂絕後之方士學不如張平子術不及柏常騫敢爲大言㠯欺人主皆庸愚誕妄之尤者歟（漢志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極後有四星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高誘曰勾星客星也勾星守房心則地動天官書辰星亦然）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康成謂三月上巳如水上賈疏謂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曾點暮春浴沂㠯此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㠯除災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句謂陽氣和暖禊於名川也漢書八月祓灞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人胥祓除又㠯七月十四日矣九歌禮魂會鼓傳芭春蘭秋菊姱女容與者卽女巫祓除之禮不獨春三月也素問謂蘭除陳氣菊亦宜然蓋除舊迎新祓除疾病云爾所㠯必之水上者去宿垢厭爲大絜古者顓頊浴沉淵舜浴從淵澡身而已燕人戴易浴㠯蘭湯浴之陋也北朝竇泰母娠及期而不產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如其言果生泰此古女巫之術歟

廟祧黝堊守祧掌之其廟修除職在有司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尒疋地黝而牆堊青邱之山其陰多雘黝屬也東萊用蛤謂之叉灰堊屬也不獨飾牆與地兼㠯飾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㠯丹也朱門洞啓當陽之色鬼神尙幽故宜黝堊或曰修除謂埽糞非也士喪禮記所謂朔月執帚垂末內鬣舉席埽室童子爲之其事近褻故埽除糞洒隸僕之事似非修除修除者除陳而新之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云修舊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爲修除公子奚斯大夫也爲修除之有司則守祧奄人不得主其事可知矣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久不修也極稱之志不敬也然則修除大禮宗伯主之奄人陰類也故爲主黝堊而已或言祧或言廟猶或言宮或言室壞廟之道易檐改塗塗者黝堊易者修除也何休曰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何休所謂西北角者卽喪大記所謂廟之西北厞薪禮取其廟室笞㠯爲死者炊沐）案山海經堊非一色黃白青黑故范氏注穀梁黝堊皆黑也韓非子曰殷人四壁堊墀

太史正歲年㠯序事康成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朔謂合朔中謂中氣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五運相襲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所謂中數曰歲也又曰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

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天㠯六爲節地㠯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氣盈爲太過朔虛爲不及天行六氣地播五行㠯作民事㠯厚民生事由之序功由之成此太史之職也朔數曰年者或曰四時具爲年或曰五穀熟爲年春秋編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而四時或不具蓋闕文歟白虎通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二帝曰載三王曰年三載過密謂二帝也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歲者㠯紀氣物帝王共之太元曰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滿爲寧虛爲恙置閏㠯償焉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公羊子曰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㠯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子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天子不㠯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氏獨㠯爲非禮且云不告閏朔弃時政也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謂頒十二朔之政於諸侯閏月謂之後月附於前月則後月奉前月之政而行之故閏月之政天子不頒諸侯不告如左氏說則似別有閏月之政天子頒之諸侯不告而後可謂之棄時政也明堂月令曷爲止有十二月而無閏月乎且十二月王居堂閏月獨居門非常月也故居門門非堂則閏非正餘分閏位獨紫色鼃聲則謂天無是月也其謫曰不可喪不數閏千古遵行閏不告月諸儒異議愚竊惑焉劉歆㠯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是附會左氏而曲爲之說也然則春秋何㠯書曰爲朝廟書正月謂之朝正餘月謂之朝廟周語謂之月祀周官謂之朝享是禮也告朔乃行何休曰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㠯譏之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或曰祖廟春秋兩書閏月一爲朝廟書一爲葬齊景公書魯閏朝廟猶可也齊喪數閏喪禮亡矣故穀梁子曰不正其閏也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食在晦故不言朔則已已齊侯元卒閏月自明故不書閏此說非是凡日食必在朔不書朔者皆官失之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書閏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東晉寧康二年博士謝攸孔粲等議㠯爲乙未閏月之日不書閏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杜預獨謂乙未日誤者㠯爲前年十一月乙亥朔辰在申再失閏頓置兩閏㠯補之前年有兩閏則後年不應復閏故云日誤蓋預之妄如此一年兩閏可乎張齊賢謂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康成亦謂閏月聽朔於明堂門還居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㠯特牲告其帝及神配㠯文武非也居門不視朔告帝不於門一說天子頒朔諸侯告朔告朔諸侯之禮也穀梁子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玉藻亦云朝日於東聽朔於南此天子每月視朔必先朝日古之禮

也後世朝日㠯春分而視朔之禮廢矣時則訓孟春朝於青陽左个仲春朝於青陽太廟季春朝於青陽右个十二月皆然各就其時之堂而朝日焉蓋先朝日後朝廟也（五經異義曰閏月不㠯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焉有司告日今月當行某正至閏月蒙殘餘分之月故不朝經書猶朝是也）

王大出師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謂太史主抱式㠯知天時處吉凶式即栻也漢書天文郎桉式抱猶桉也顏師古曰式所㠯占時日天文即今之用栻者也龜策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徐廣曰式音勑太元曰戴神墨履靈式（小司馬云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曰旋栻猶運式也）蓺文志有羨門式法二十卷其法出於律歷之數而小數家因此㠯為吉凶而行於世焉劉勰曰星筮有占式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故曰占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稽之有則故曰式筮人九筮三曰筮式筮亦用之不獨占天文也星用占筮用式故曰星筮有占式

太祝六辭二命與誄誄乃凶禮命兼吉凶春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氏云追命桓公褒稱其德然則上錫之曰命下讀之曰誄其誄辭則昭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㠯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文杜氏㠯為如今之哀策孔疏謂褒德叙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㠯告柩即小史所謂讀誄是也然賜謚讀誄其事相因累其行而為辭因之㠯定謚若

不賜謚焉用讀誄乎春秋時但有追命之文未聞賜謚之禮蓋諸侯之無王久矣曲禮曰言謚曰類類猶象也請謚于王象聘問之禮一曰請謚必㠯其實類者類於平生之行言猶告也天子之謚成於天故天子將葬則作謚太師帥瞽而廞諸侯之謚成於天子故諸侯將葬則言謚嗣子遣官而告下不告喪故上不賜謚桓公之錫命也莊公告之可知然既葬而謚已成然後王追錫命非禮也薨而不告則失在魯葬而追命則失在王交譏之許慎云追錫死者非禮也白虎通云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何休謂生有善行死加善謚桓行惡復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言天王然春秋生而錫命曰加之服死而錫命不曰予之謚則諸侯之無王久矣太史賜謚曰小喪小史賜謚曰卿大夫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一說大夫將葬而請謚諸侯既葬而言謚曲禮類見與言謚皆既葬乃行存㠯備考魯昭公薨季孫意如欲為惡謚㠯示子孫則君之謚其臣定之矣與楚何㠯異乎說文讄禱也累功德㠯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誄謚也謚行之迹也謚㠯誄成故誄訓為謚則似誄必有謚矣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謚康成謂哀公謚仲尼為尼父蓋㠯字為謚賁父尼父皆是也春秋有命而無謚或史氏失其傳歟（王充曰謚臣子所誄列也蓋起於春秋則太史不賜謚久矣）白虎通云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然春秋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三傳皆無賜謚之文穀梁子曰謚所㠯成德也

於卒事乎加之言事卒於葬故葬乃舉諡亦不言命於天子何休以爲諸侯薨天子諡之又以爲祖祭乃諡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皆疑辭也則天王不賜諡可知矣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無駭者公子展之孫故公命爲展氏請者諡與族而命者惟族而已未聞更賜之諡也蓋其祖旣以展爲諡其孫因以展爲族雖賜族不賜諡然一命而二者實兼焉康成之說信矣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子曰孔氏父字諡也康成之說本此范氏因爲之說曰孔父有死難之動故其君以字爲諡愚聞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諸兄不名先王之臣不名盛德之士不名孔父先君之臣也孔子盛德之士也故皆字之而不名古有字諡蓋以此春秋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二君之母也其尊同其禮同一曰仲稱字一曰成稱諡則又不同何也曰皆諡也仲子以字諡（或云以字爲諡字當作氏非也羽父請諡與族易爲而改諡爲氏乎是失請之之義也少牢饋食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展氏是也疏云公子展以展爲諡在春秋前其孫無駭取以爲族故公命爲展氏檀公魯哀誄孔丘注云誄其行以爲諡疏云尼則諡也父且字）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康成以爲歲者太歲也案大歲有兩說一曰咸池一曰歲陰斗杓爲小歲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亦如之東南則生西北則殺大時者咸池小時者月建天元建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歲星爲陽右行大歲爲陰左行歲陰所居不可背而

可鄉前三後五（歲陰前後）百事可舉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歲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歲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四仲謂卯酉子午四面之中四鉤謂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徧於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小周天咸池主五穀平秩西成故曰大歲或云咸池卽陰陽家所推以忌乘航者誤矣咸池日也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日右斗左揚子太元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百穀時雍是爲大歲天道十二歲而一終右行四仲者堯典命羲和獨舉四仲各統一時故曰大時仲讀爲中書傳曰春張昏中種穀夏火昏中種黍秋虛昏中種麥冬昴昏中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以授民時則歲功成矣天神之貴者青龍其雌在地太元曰倉靈之雌不同宿而失離則歲之功乖此之謂也大歲或言日或言星日爲大歲星爲大陰一左一右一陰一陽右與左應陰爲陽妃以成歲功故曰十有二歲之相相之爲言合也合至和也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經之以星辰要之以大歲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二歲以爲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可以觀天下之妖祥矣日星同宿謂之合辰歲超一次龍度天門四仲四鉤皆天門也說者謂天門在戌豈其然乎五運行大論曰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其說本於此郎顗亦云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注云戌亥之閒爲天門也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爲乾

方而卯爲春門酉爲秋門歲星超辰不獨在戌也保章氏觀十有二歲之相察十有二風之和康成謂十二辰皆有風吹律㠯知和否其道亡矣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然則天有十二節之氣故生十二辰之風其理本諸身建諸天地而不悖焉由是先王造爲十二律㠯應十二風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後世言律者不知風焉知律哉天地之和者尸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爲乖別管子曰東方曰星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發出節時柔風乃至百姓壽百蟲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發爲風保章氏掌天星故兼風星主土在地爲土在天爲星星好雨在地爲雨在天爲雲分九州之封域辨五雲之祲象其職皆在保章氏育隧出凱風中谷出條風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北方曰鳧來風曰狻西北方曰石夷來風曰韋正月有俊風俊者舜也舜風者南風舜作五弦之琴㠯歌之故曰俊風惟號之山其風若劦（惟一作鷄劦一作颼）三力爲同先耕五日瞽奏協風劦猶協也天地之和於是乎協保章氏之所察也或讀劦爲戾戾者乖別是爲韋風戾相韋背保章氏之所命也非劦之謂失其義矣管如箎六孔十二月之音㠯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風動風動則吹灰古之制管㠯候氣者所㠯候風也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說者謂吹灰不出爲衰全出爲猛半出爲和豈其然風出乎土故候風必於土古有候風地動儀蓋保章之術也虞幕能聽協風㠯成樂物生非所謂察天地之和者乎音官省風省㠯兆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貌言視聽㠯心爲主金木水火㠯土爲中雨暘寒燠㠯風爲本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故其罰常風候風而知地動者亦㠯此漢官靈臺待詔有候風十二人又星官有風隅占四隅之風四隅者四鉤并四中爲十二風隅角也故一名風角六氣之位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風勝則地動陰陽大論言之詳矣知其說者豈獨張平子乎（賈逵服虔皆謂風屬東方說本管子康成據五行傳風爲土氣土乃木妃故箕好風東方之木合於中央之土大言之爲陰陽小言之爲夫婦兩說未嘗相背也孔穎達駁之誤矣且內經亦㠯風屬東方也陰陽大論又云風承土兩說豈相背乎巽爲風爲木管子之說本乎易也）

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㠯方出之是命嘗㠯策出祿㠯方策曰簡方曰版案聘記百名㠯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古之名今之字鄭注尚書云一簡之文三十字似不盡然劉向㠯中古文校三家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則一簡不滿三十字矣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簡有長短故字有多少歟鄭序論語則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是策有長短也竹牒曰簡編之曰策不編曰方齊桓定令削方墨筆薦之於廟而云不及百名則一方不止三十字矣漢制

度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吕命諸侯王卽周內史命諸侯之策也三公吕辠免亦賜策而用尺一木兩行選舉亦如之皆版長尺一而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則似百名吕上矣士喪禮書賵於方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其數奇未聞其義也古之方猶漢之牘牘者吏所持亦曰簿魏晉謂之手版漢遺單于書吕尺一牘則與策同似非手持之版槧版長三尺笏二尺六寸牘形如笏然笏有正方圜殺貴賤等差而牘無等差不殺其角可執可書則一也周勃下廷尉恐不知置辭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昌邑王賀廢居故宮宣帝使山陽大守張敞察其狀賀簪筆持牘趨謁是牘可書兼可執矣漢稱三尺法孟康曰吕三尺竹簡書法律也鹽鐵論則云二尺四

寸之律後漢曹褒制禮寫吕二尺四寸簡周磬亦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則是漢時竹簡皆長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成數也內史讀四方之事書注云若今尚書入省事疏云漢法奏事讀之案張蒼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蓋柱下有藏書之室御史居其下主四方文書故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然則四方之事書御史贊焉內史讀焉或曰事書卽書名書吕象事故曰事書古書必同文故外史達之瞽史諭之內史讀之達者同其文諭者會其意讀者正其音保氏敎國子者亦吕此流傳既久人用其私莫能辨正古今異文是非異意南北異音由是六書亂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班斿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吕選受詔進讀羣書內史讀書亦如之蓋古之讀書有師承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有師承其書雖存焉能讀乎（孔穎達曰鄭注論語序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漢之所用策書與六經異也）

太宰吕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八柄之灋吕詔王治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殺是爲內史所掌之八柄而大宰詔王之馭羣臣也則曰爵吕馭其貴祿吕馭其富予吕馭其幸置吕馭其行生吕馭其福奪吕馭其貧廢吕馭其辠誅吕馭其過不曰殺而曰誅誅猶讓也謂有過則譴責之不言殺者馭之有道焉用殺哉其曰馭何也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危之也張衡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

鄰卒於金虎蓋言不制之臣比周相進與君爲鄰貪求之德堅若金惡若虎也象在易之頤頤之上九一陽統四陰四陰並進故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有宮鄰金虎之戒焉而其占无咎者蓋上九有吕養之又有吕馭之其下雖眈眈逐逐而仍无咎也故上九爻辭曰由頤厲吉厲者危之也言危則吉否則凶小宰吕六叙正羣吏曰吕叙制其食眈眈逐逐得其叙矣上九有吕制其食馭其幸是吕上施光大有慶（音羌）下皆順吕從上焉不然逐逐變爲宮鄰眈眈成爲金虎衰周之象也何慶之有或曰聖人養賢未聞馭賢馭羣臣豈養賢之謂哉人不皆賢有直有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錯之言置也所謂置吕馭其行也言舉一直而置之羣

枉之上則羣枉皆直蓋由上制而馭之得其宜故在位之臣莫不興行而所養皆得其人也不明周禮焉知周易（王弼注頤爻之貴六四爲盛非也陰賤陽貴而頤之爻義靜吉動凶故曰頤征凶居貞吉初九靈龜貴也動而朶頤亦不足貴矣六四陰爻何足貴乎頤爻之貴上九爲盛矣六三處震之極故曰道大悖上九居艮之終故曰大有慶也正古音[illegible]與頤協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顛吕從貴謂上非謂初四陰爲類二最在下越而從貴故象曰失類廣雅類末也本在初末在上說者吕顛爲初失之甚矣）管子六乘有殺生貴賤貧富而無予置非也予謂賜予置謂錯置予失其道如漏卮無當雖江河不能滿也置失其方如曲木無繩非斧斤所能直也六乘雖存又何吕馭羣臣

王之喪車五乘曰木車漢儀謂之羸蘭車始遭喪所乘曰素車卒哭所乘曰藻車一作轢車轢卽蒲蔽倉色既練所乘曰駹車髹桼色大祥所乘曰漆車雀頭色禪所乘而木車有櫜有服櫜韔戈戟服衣刀劍素車有服無櫜餘皆無服康成謂始遭喪君道尙微備姦臣也卒哭則君道益著在車可去戈戟如其說則既練吕後君道乃全并去短兵矣而士喪乘堊車曷爲亦有犬服建之笭閒吕兵器自衞乎且有貳車攝服又何所備而防衞之謹嚴若是也蓋兵者不祥之器古之用兵吕喪禮處之喪車設兵非備不虞持險奉凶吕表哀戚貴賤無等上下皆同及其葬也乘車載干笮設依撻猴矢志矢皆具焉亦豈有所備而然歟王之出入虎賁旅賁執戈盾夾車先後而趨凡祭祀會同亦如之不獨遭喪爲然矣書所謂吕虎賁百人逆子釗者蓋吕天子之禮迎入翼室居憂而爲

天下宗主故曰一有元良萬國吕貞推心置腹光武中興乃云恐有姦臣設兵吕備何示天下吕不廣也且爲君之道自世子時而已著矣既登大寶猶謂君道尙微不亦悖乎士之喪車亦有五乘斬衰堊車與王始喪同齊衰素車與王卒哭同大功藻車與王既練同小功駹車與王大祥同緦麻漆車與王既禫同士乘棧車其制如漆車（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內服吕布爲斂衣及晉定新禮吕在喪無飾欲去之摯虞謂周禮虎賁氏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太保命諸大夫吕干戈內外警設明喪之際宿衞之防患謂宿衞不因喪而廢故旅賁氏夾王車或服而趨或介而趨喪則衰葛不介也則戈楯豈因喪而設乎）駹車然複髹飾說文云幦髤布也駹車犬幦幦卽複覆軾曰複一作幭髤卽桼木汁可吕髤物然誤爲犬磨滅之餘孤乘夏篆故書篆作緣緣讀爲彖古緣篆同音夏小正元校者黑若緣色則緣色黑也故鄭司農曰夏赤色緣緣色謂吕赤黑色飾轂蓋雀頭色歟或曰夏篆篆謂轂約說文作夏軝謂車約軝也一曰下棺車曰軝軝讀爲輴則篆緣軝輴音義同矣詩曰約軝錯衡毛詩云軝長轂之軝朱而約之故司農吕夏爲赤色孔疏云吕皮纏轂上加朱漆考工記所謂陳篆也康成謂吕五采畫轂約者夏染五色故云然及箋詩而不破毛傳義得兩通棧車一曰臥車棧與轏通左傳逢丑父寢於轏中是也一曰役車詩曰有棧之車毛傳吕棧爲役車鄭箋亦云役車輂者吕載任器謂之輜重故曰輜輂而臥車亦名輜軿蓋衣車也前後有蔽陽貨載蔥靈卽此中立二木兩傍開

蒽內容人卧亦可載物則棧與役二車形制畧同矣而士乘之爲棧車庶人乘之爲役車則又何吕別士庶也尙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不得朱軒注云軒輿也士吕朱飾之飛軨如今蒽車也然則役車無飛軨不得闟蒽矣棧車無革輓而有桼飾故其輿飾吕朱是爲雀飾亦曰朱軒黑多赤少非純朱也庶人木車單馬其輿無飾士庶別者吕此其形制仍同也蒽靈卽窗櫺古今字說文櫺窗閒也徐幹齊都賦曰蔥櫺參差古之卧車取名焉詩曰我任我輦任者任車卽牛人職所謂牽徬轅外輓牛吕載公任器者也載任器故曰任車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吕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吕至齊暮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詩所云我任者謂此車一名牛車卽庶人之役車康成謂負任者高誘云任猶將也皆失之（服虔曰車有藩曰軒然則役車有藩不吕朱飾說文云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也）車僕職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杜子春云苹當爲軿蒼頡篇曰軿車衣車也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同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菑謂建之有蔽者爲苹無蔽者爲輕九旗之物物當作勿一作旛謂之旗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吕趣民故遽稱勿勿猶匆匆也說文云多遽悤悤周之司常卽泰之職志志者徽識九旗之屬康成謂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然孤卿不畫大夫士雜帛則許氏悤悤之說抑或非無據也（古文物作勿猶域作或）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康成謂都家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則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之喪臨於周廟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魯祖文王鄭祖厲王是爲所出之王各立廟於其國故爲之周廟吕氏春秋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則似魯有周廟始於惠公惠公者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惠公立四十六年而隱公卽位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似周之郊廟平王命之司馬遷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豈其然也夫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魯吕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故於其家亦立桓公廟然則周廟之設於列國猶公廟之設於私家其爲非禮顯然矣孔穎達謂天子之子吕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之祖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釆畿內則又何說而亦得於釆地立祖王之廟哉蓋其禮起於東遷之後濫觴於春秋通行於戰國齊靖郭君封於薛其子孟嘗君代立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薛者齊之都家也薛有齊廟孟嘗君請之猶魯有周廟惠公請之平王命之都家立祖王之廟誰請之而誰命之歟我未之前聞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廟也康成謂都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

說近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伏羲㠯前九皇六十四民（民一作氏）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祭法所謂泰厲公厲族厲即此謂之厲者前代有功之人而無主後立祀㠯報其功且使無歸之鬼不爲厲也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五吏者五官之神重食於木犂食於火土該食於金修與熙食於水皆有所食無所食而有功者謂之厲泰厲者有功於天下天子立之公厲者有功於一國諸侯立之族厲者有功於一家大夫立之先王報功之祀典至詳且悉若此俗儒疑焉㠯爲古無厲祀其不然乎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故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由是鯀無所食而爲厲晉侯夢黃能入寢而祀夏郊焉鯀於天下有治水之大功而食泰厲之祀其誰曰非宜也若夫漢祀泰中泰中者泰二世近乎古之泰厲泰祀杜主杜主者周右將軍近乎古之公厲皆無功烈于民而祀典亦及焉失之矣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㠯特羊殷㠯少牢足㠯共祀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未聞祀所自出之公則都家安得有祖王之廟乎且宗廟享烝則獻禽尊之也都家祭祀則賜禽畀之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得之齊遺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齊都有齊別廟楚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明武城亦有楚之別廟也猶漢立廟於郡國吾故曰濫觴於春秋（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㠯師曠配之王肅曰厲殃漢之淫祀耳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學者遂疑祭法之厲起於漢非也西王母居玉山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蓋自古有之矣韋昭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雒書云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或云即九頭紀孔廟碑所謂前開九頭㠯叶言數者也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漢舊儀曰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㠯成人者故其祭祀皆㠯人事之禮食之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皇在漢皆餼則厲非淫祀即祭法之泰厲也鄭司農㠯爲即小宗伯之四類抑或然乎又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于民者皆享之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食厲者食於厲也故配享明星）

禮說卷九

禮說卷十

夏官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康成謂眚猶眚瘦王覇記曰四面削其地如其說則眚與削何以別乎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氏注云災謂辠惡紀治理也有辠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辠也無虐煢獨不侮鰥寡馮虐犯寡者謂虐而侮之道術篇曰兄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兄曰寡兄弟稱弱弟春秋衞侯殺其弟叔武可謂之馮虐犯寡不可謂之賊殺其親賊殺其親者其辠焚易離九四倒子爲突有焚如之象春秋子弑父臣弑君名之不正久矣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賊殺其親者正之正其賊之名也而康成以衞侯殺叔武當之則人君有絕宗之道公子不得臧君衞侯君也叔武臣也君殺其臣名非不正也而其臣無辠天子使其吏治之可矣又焉用正之經書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告之也非正之也眚公羊作省省與眚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眚之言省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則眚之非削之亦明矣暴內陵外則壇之康成讀壇爲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然則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公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榭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此古幽之之法蓋置之空墠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爲出其君出非幽也失之易履九二稱幽人虞翻謂履變訟初爲兌訟二在坎獄故稱幽人周書四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墠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賊殺其親放弑其君一曰正一曰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聲其辠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子曰戕猶殘也捝殺也注云捝謂捶打方言謂之𢱧（音廩又洛感反）關西人呼打爲𢱧晉魏河內之北謂𢱧曰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捝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之曰戕小介正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捝殺之謂哉董仲舒劉向以爲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弑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杜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古杜之之法諸侯不出境大夫不出門管子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秫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欲盡忠於國能乎以令召城陽大夫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此古者有辠杜門之法也商鞅相秦大子犯灋以爲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故趙良曰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大夫如是則諸侯可知戰國中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隘之者猶杜之也春秋宋人遷

宿公羊子讀遷爲還（還與環通音胡慣切）一曰遷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蓋杜之也然則宿孰滅之曰宋滅之假杜之之法行取之之計而掩滅之之名焉爾楚欲吞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敗之亦欲使齊之境内盡東其畝此楚土宋而晉土齊（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公羊土齊猶杜齊也註云以齊爲土地失之）土之言杜也卽九伐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衞之畝者亦以此魏錮諸侯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此非古杜之之法歟無辠而杜之因以彫翦本支委權異族其亡也不亦宜乎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滅國利其土地而已非誅其君也公羊子曰滅者上下同力亡國之善辭滅者善則滅之者之惡益顯矣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乎外内亂鳥獸行矣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死叔術乃致國于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信矣鄭語彭姓豕韋則商滅之其後仍爲商伯蓋湯滅豕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與爲伯也左傳襄公四年曰滅斟灌哀公元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滅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

仲春振旅師帥執提注云提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案髦一作騑集韻云車翣也以禦風塵古有旌車然則提鼓立于車上矣一曰馬髦馬長毛大周正樂曰馬上鼓曰提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郵墅曰枹鼓枹一作桴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然則達窮之路鼓卽後世之登聞亦有木可提持者歟旅師執鼙司馬法千人之師執鼙鼙或作鞞騎鼓也其形似鞞而庳薄則又以鼙爲馬上鼓矣古無單騎凡車中之鼓皆曰騎鼓可也周宅鄗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此古之警鼓歟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號名者徽幟也縣鄙以名家以號百官以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焉蓋象喪禮之銘旌也其說見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有旗有幟以形名爲旗形名者木爲蒼旗火爲赤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莅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是爲形名之旗號名之用茇舍韋吏撰車徒讀書契而辨之者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形名名之故曰號名之用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鼓五舉三幟鼓六舉四幟鼓七舉五幟鼓八舉六幟大

司馬中冬大閱三鼓作旗以此吏卒男女皆著異衣章衣章者小徽幟也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胸前蓋被之以備死事者也大旗署戶邑及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若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衆臣在朝表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故曰人執旌旗以號相命此之謂也後世詭道行軍伏旗鼓謬號令自以爲出入若神然非所謂明白知之之義矣尉繚子曰卒有五章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爲章九旗之屬職在司常帥之旗書曰某門某子卒之章書曰某甲某士秦刻石之罘其東觀辭曰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然則章旗所以定職守決嫌疑也（徽幟之長短無文孔穎達以事喪禮證之蓋長三尺）

帥以門名註云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舜典曰闢四門鄭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宋有澤門晳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秦有橫門君趙有廣門官春秋戰國皆然遂謂唐虞亦然豈其然乎宋襄戰於泓而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帥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盧門二族皆卿而爲軍帥謂之門官者以此其後遂爲將軍晉六卿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闈之委積盡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厲士而勸功也鄋瞞伐宋司徒皇父禦之耏班爲御以敗狄於長邱皇父之二子死焉宋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關之委積耏班食之因謂之耏門死者未見恤而生者獨旌焉豈先王之法乎韓非謂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則知遺人之職廢於戰國矣鄉以州名注云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案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賈疏謂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居鄉者以鄉氏則南鄉東鄉皆氏何疑

左傳孔疏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大閱治兵皆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康成謂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避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引司馬職文明此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也案治兵王載大常巾車職大麾以田大白以即戎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王制疏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巾車注云大麾色黑

夏后氏所建蓋夏后氏之旂去其旒旒爲有虞氏之緌卽巾車之大麾王制三田皆用之合於巾車大麾以田之說不在九旗中惟田抗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言明非田不建大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太常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焉先儒謂春夏用之秋冬則否誤矣司常之屬旌旗之細也名爲徽幟亦謂之章詩曰織文鳥章有九旗又有九章九章著明五敎不亂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旟曰旐曰旞曰旌九章曰日章曰月章合之爲日月之常曰龍章曰虎章卽交龍之旂熊虎之旗曰鳥章曰蛇章卽鳥隼之旟龜蛇之旐晝行舉日夜行舉月行水舉龍行林舉虎行阪舉鳥行澤舉蛇曰鵲章曰狼章曰韓章行陸舉鵲行山舉狼載食而駕舉韓韓者建皐也虎皮一名皐比武王克紂包干戈以虎皮故曰韓（櫜臯韓古文通康成作櫜服虔作臯管子作韓）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卽此章是爲九章九旗之屬也五敎曰耳目曰身曰足曰手曰心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所以敎其身車馳徒走車驟徒趨所以敎其足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所以敎其手誓於陳前斬牲以徇所以敎其心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所以敎其耳目司常所謂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者蓋謂形色之旗也徽幟旣然旌旗獨不然乎曰軍吏曰百官所謂官府各象其事曰師都曰州里曰縣鄙曰鄉遂曰郊野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曰孤卿曰大夫士所謂家各象其號一旜也或曰

孤卿或曰師都一物也或曰大夫士或曰鄉遂謂師都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一舉其名一舉其號也一旗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一旟也或曰百官或曰州里謂師都之軍吏州里之百官一舉其名一舉其事也一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縣鄙在六遂遂人掌邦之野故曰郊野舉其名則知其事與號也分之爲事爲名爲號而合之以形色之同秋冬所以敎其耳目者又如此康成謂冬大閱爲空秋治兵爲實而變易其旌旗旌旗所以號令也數變易爲五敎亂矣又安能一氣專定進無所疑退無所匿乎幟象絡旌被之於背是爲徽說文謂以絳微帛箸於背春秋傳揚微者公徒孔穎達謂爲公者揚徽猶爲劉氏者左袒是也徽一作揮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然則幟垂於肩被於背吳語所謂肥胡吳都賦所謂祀姑（肥胡祀姑形聲相似韋昭讀爲肥胡左思讀爲祀姑）注云幡名麾旗之屬康成謂九旗之屬亦然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方言亭父謂之亭公其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褚當讀爲幡（帶古反）褚與徽皆幡名見廣雅所謂亭長絳衣徽之象也郭景純讀爲褚言其衣赤義亦通仍讀從幡爲允漢時走卒皆赤幘絳韝謂之褚者以此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軍交和而舍章子乃變其徽章以雜秦軍由是秦兵大敗而淮陰擊趙亦陰選輕騎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以亂其軍或持之或立之或被之或揚之皆同物也（廣雅亭父更褚卒也）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案戰國策韓齊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攻魏雝丘以救燕三國之兵皆罷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不得還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晝以車騎暮以燭齊師怪之以爲楚與燕魏合謀遂引兵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曰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日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争上是軍壘有左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爲左右和之門師克在和故曰和唐禮仲冬講武四出爲和門建旗爲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東京賦叙和樹表注云軍之正門爲和失之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鄭司農謂植者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會之要者簿書案春秋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者植也謂楨榦書者要也謂役要不受功者不受要也公羊謂不蓑城何休曰若今以草衣城或讀蓑爲衰（初危反）謂功之等衰次第非也魏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是爲蓑城即何氏所謂以草衣城之法蓋古皆土城故覆之以防傾頹漢魏皆然春秋胡獨不然乎戰國董閼于之爲晉陽也宮垣皆以荻蒿楛楚其墻之楛高至丈餘然則古

者不獨覆城垣兼覆宮垣矣蓋水昏正而栽賞羣幹聚羣材百物皆具焉所謂屬其植也司農以爲部曲將吏失之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案行堤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堤防可衣者衣之則蓑城與衣堤皆古法也（四時篇曰西方曰辰其時曰秋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而大司馬中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中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康成謂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祭以仲月非首時也王制天子諸侯之田一爲乾豆亦見公羊何休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不知所謂薦者因田而薦歟抑因祭而田歟孔氏賈氏皆以爲周禮四仲祭者獻禽也然則因田而薦非因祭而田直曰獻禽可矣又曰享礿享烝何也孟夏礿而中夏又礿孟冬烝而中冬又烝不亦黷乎南師解曰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天子諸侯祭天及禘祫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而左傳則有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文始殺在仲秋則閉蟄亦當在仲冬矣杜預分爲上下限十月半蟲始蟄爲上限十一月初蟄蟲閉爲下限皆可烝周官祭以四仲蓋在下限是因祭以首時而曲爲之說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蓋周建子爲春故烝祭在十二月於夏爲孟冬於周爲季冬桓八年經春正月己卯烝於周爲孟春於夏爲仲冬如杜預說在可烝之下限不爲過而書者穀梁以爲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時也然則不行夏時

祠礿嘗烝皆失其正故春秋書而非之周官蒐苗獮狩獨用夏時祭以四仲得其正矣桓四年春正月狩與八年春正月烝皆在仲冬之月合於周官說者以爲春狩與春烝皆非禮故書月莊四年冬狩於郜昭八年秋蒐於紅爲得時故不月（公穀皆曰秋曰蒐）何休亦云狩例時書月者譏不時也（范甯亦云祭祀得禮者時失禮者月）然則春秋亦行夏時歟不然莊四年冬狩夏之八月乃仲秋之獮昭八年秋蒐夏之五月乃仲夏之苗秋而狩夏而蒐烏在其爲得時乎春秋祭不書祠礿而書嘗烝田不書苗獮而書蒐狩則凡書於策者皆非時田時祭可知也大閱在中冬經書秋八月（桓六年）左氏以爲簡車馬穀梁以爲觀婦人而昭十八年七月鄭人大蒐治兵於廟則蒐閱皆非時田明

矣（何休曰比年蒐三年大閱五年大蒐漢禮猶然）昭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穀梁子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如其說四時皆可蒐而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則亦四時皆可烝歟吾故曰時田時祭不書於策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食韭礿者以四月食麥嘗者以七月嘗黍稷烝者以十月進初稻是薦也非祭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始生尊實醆也夏初受杌實黍也秋先成敦實稻也冬畢熟始生曰祠初受曰礿先成曰嘗畢熟曰烝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蓋合祭薦爲一而以首時其義如此劉向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

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田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何休謂田以共承宗廟夏不田而於苑囿中取之劉向不信周官獨主公羊夏不田之說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革命建丑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周官用夏時之明證也（何休曰春薦尚韭卵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豚冬薦尚稻鴈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漢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此無牲之薦也然羞嘗麥犬嘗麻則薦有牲矣王制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士薦用特豚大夫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獻羔祭韭說者謂祭特牲薦以豚祭少牢薦以羔薦賤於祭不用成牲無牲柰無成牲也康成謂鬼亦在祧薦而不祭祭有尸薦無尸謹周謂月朔加薦象生時朔食謂之月祭祧廟則否）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

甫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辜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師下云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云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猶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明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辜安得無六軍也或云詩言戢干戈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草隱五及偃武行文帥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伯功也況天子之巡守曷爲威之

以兵然後懼而服乎說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涖釁主皆曰大師是命將出師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焉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昭王南征抎于漢中穆王東征渴於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龐龐乎奕奕乎豈非一時之盛哉東蒐者王之東巡守也選車徒大合衆則巡守有六軍又何疑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讀爲狩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行天下非巡狩而何覲光揚烈曷嘗不詰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信矣是故向戌弭兵而春秋益亂蕭俛消兵而河朔遂亡

大會同則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孔穎達謂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春秋襄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盟於宋宋人享趙孟司馬置折俎禮也體解節折謂之羞羞牲魚蓋饗兼燕矣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古者於旅也語文辭者饗燕之辭魏侯觴於苑臺魯君舉觴而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公罔之裘揚觶而語皆是也服虔以爲仲尼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聘行享禮其說必有據矣

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謂功臣配享案唐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于廟廷禘則否是時令文祫禘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集禮官議大常卿韋挺等議曰周禮六功之官惟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皆遵鄭學未有以爲時享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從之降洎周齊俱依此禮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改修禮復令禘祫並配焉案司勳大烝月令所謂大飲烝也孟夏飲酎孟冬大飲烝皆祭宗廟之禮左傳襄二十二年所謂見於嘗酎與執燔焉是也執燔助祭非宗廟而何康成謂飲酎與羣臣飲于朝大飲烝與羣臣飲于學鑿矣孟冬百物大備其禮尤盛故祫祭于太廟曰大飲烝是時大享先王功臣皆從與享而天子亦得與其助祭之羣臣飲酒于廟之寢歟盤庚孔傳曰大享烝嘗也孔疏云時祭烝嘗爲大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惟禘祫配食時祭不及失之矣冬祭曰大烝乃時祫爾非謂三年一祫也配享列於庭魏高堂隆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位於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

異也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周書大匡篇左傳引之曰周志今之周書古之周志也）言有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證也北面於庭朝立之位燕則升堂脫屨位不在庭君禮大夫三獻大祝三進爵於配食者可也古有立朝有坐朝治朝則君臣皆立燕朝則君臣皆坐坐則脫屨升堂大夫以上皆然士則立於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孔叢子謂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左傳以王命討不庭杜預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然則有位於廟其位在庭矣朝有著位廟亦如之詩著三章先言著次言庭末言堂則著不在堂也其配饗神座齊永明十年何諲之議曰功臣配饗題列坐位具書官爵謚名前朝遺事無主設板大小厚薄與尚書召板相同然則板即主也晉安昌荀氏祠制謂之祭板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之神座盛以帛囊而檢封焉唐禮祫禘功臣神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自漢及唐未聞配食在堂之禮楚詞云三公穆穆登降堂諸侯畢極立九卿（堂音羌與協）但言登降而已非謂位在堂也覲禮侯氏奠圭奠幣在中庭皆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亦升堂成拜則朝位亦不盡在庭蓋天子以賓客禮之故致命成拜皆在堂歟春朝與秋覲不同秋覲天子當依而立尔疋牖戶之閒謂之扆（扆與依通）扆當牖東戶西則扆位在堂矣春朝天子當宁而立尔疋門屏之閒謂之宁蓋門旁有塾門外有屏天子立於其閒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東西對立則君臣之位皆不在堂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者惟覲禮爲然也或曰宁位在門堂宁與著通諸侯內屏著在門內天子外屏著在門外尔疋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位者羣臣東西之列位雜問志曰春祭蒼帝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則知在庭之位非始於漢矣（曲禮下卿位疏云卿位路門內門東北面位論語過位色勃如也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包氏以爲君之空位誤矣入門尚未升堂則位非君位也燕朝在路寢大夫得升堂）

馬質禁原蠶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宋雍熙中嘗欲禁之值史館樂史以爲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蠶之有原其來久矣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用晚蠶薄利方及卒歲之資今若禁之竊恐病民未見其利上覽之遂寢其禁司業孔維以爲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徒傷馬桑亦殘焉（淮南子曰禁原蠶爲殘桑也）今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苟無明據豈敢妄陳案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請依周禮禁原蠶爲允上雖不用而嘉之以其言付史館而有司檢討先蠶故事以爲先蠶者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壇炊於壇之壬地又郊祀録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而爲壇北郊不設燔燎則先蠶非天駟房星矣中山經宣山有桑其枝四衢葉大尺餘

名曰帝女之桑詩所謂猗彼女桑也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卽荀子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實爲龍精而晉志祭先蠶以少牢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隋志祭先蠶以太牢其神曰西陵氏則肇興蠶織者也校人秋祭馬祖注云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似非易服牛乘馬蓋取之隨神化宜民始於黃帝然則作乘馬者軒轅氏矣（路史謂軒轅氏在帝皇非黃帝也其言不雅馴）禡之言馬也禡禮祀軒轅以此北齊以馬蠶同祖故先蠶亦祀軒轅失之校人夏祭先牧注云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寒哀者韓哀侯也古寒韓通世本云韓哀侯作御說者謂古雖有御至是加精巧

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菀窳寓氏乘雅寒哀似皆起於近世非古昔先民安可謂之作乎軒轅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淳化鳥獸蟲蛾故後周以先蠶爲西陵氏然則先蠶猶先牧始養蠶者而馬蠶之祖則龍精也

量人掌建國及造都邑之法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司農謂州涂者還市朝而爲道（還與環通）康成謂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先鄭以州爲道失之後鄭以州爲師亦未爲得也涂謂之術術謂之遂月令審端徑術學記術有序皆是蓋田首曰遂而五縣爲遂亦以遂名邑中道曰術而千里爲術亦以術名度地篇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然則州涂者州術也州之內有涂涂之內有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而壘舍成焉營軍之壘象建國之都皆以其法別而制斷之量人所以造都邑者如此則其所以營軍壘者亦如此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法亦見度地篇其言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之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掌固職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蓋如此康成亦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則知先秦兩漢皆然矣一說量人所量者里數也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

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蓋營壘以里計所謂軍社之所里者卽此孫臏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然則軍市軍社之所在皆曰里也壘謂軍壁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黃帝設爲壘壁（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古術遂通故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作遂或以術爲州妄之甚矣王制鄭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疏云屬者繫屬連者連接卒者卒伍州者聚居齊語亦云羣萃州處然則里術州都市朝州涂皆聚也）

司爟故書爟爲燋（燋與爝通音裁約反）杜子春讀爲爟爟爲私火康成謂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爲熱火燉然則司爟夏主熱司烜秋主明熱以爨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而明者不皆熱也故司爟專取火司烜兼取水乃知

火之寒者非獨蕭丘之燄矣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齊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不祥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爟讀如權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如其說則爟火者權火也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皐矣欲令光明遠照如淳曰權舉也說文亦云舉火曰爟而以爟火爲烽火則似不然祭祀舉爟與冦至舉烽不應同類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與冦至舉烽何以別乎且伊尹管仲所以皆爝以爟火者亦謂得賢臣良弼以告上帝鬼神卽所謂祭祀通爟火也然則通爟火者祭爟之禮凡祭祀則舉焉名曰祭爟秦漢因之是爲通權火甘泉賦所謂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西燿北爌南煬蓋卽實柴槱燎所以報陽歟一說祭爟者祭火星也古之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星周之司爟實掌其祭以報其功康成謂禮如祭爨是燔柴於爨也必不然矣所謂四時變國火者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羽獸南方朱鳥火煙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煙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煙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煙青倮蟲中央黃龍火煙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爲春青冬黑又以爲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南宮朱鳥軒轅爲權主火權火之名蓋出於此柳爲鳥喙衡散爲榆燕萬在地赤心者善則榆柳爲南方之火信矣（燕萬榆也）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也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火目爲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夫文戌火爲歲故爲之禁焚萊者罰并州舊俗遂莫敢煙爨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焉時則訓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萬物皆然而司爟亦以此施火令春秋桓七年春二月焚咸丘火田也周之二月夏之季冬禁火之時而以火田此春秋所以書而非之也蒐火弊苗車弊獮羅弊狩徒弊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尒疋火田爲狩皆失周官之義矣（羅氏職蜡則作羅襦康成謂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說者遂云冬以火田非周官之義也）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康成謂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涂者徑畛涂道路此井田之法匠人掌之遂溝洫澮專達於川而山間有川川上有涂造溝因地勢梢溝因水勢曲爲磬以行之深爲淵以積之大爲防以障之此博舉天下之水詳其利害而國必依山川因之設險以守其國

則知司險所設之五溝不獨井田爲然也而匠人溝洫之法亦從此出焉度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爲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因而阸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籠臿板築土車兩畚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若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交積薪水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堤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

往往而爲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者其大略如此後世井田既廢而溝水利者或引以溉田或疏以通漕然五水不分五溝不設戎馬橫行如入無人之境而司險藩塞阻路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矣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其說亦見地圖篇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不耕之地殖謂壞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苟非地圖焉知阸塞不知守國何以行軍蕭何入關先收秦圖書者以此荀子謂古者城郭不辨溝池不

拼（拼古摒字史記作摒）固塞不樹如其說則司險之職廢矣豈其然乎難經以經水比人身十二經枝水比人身十五絡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其說得之矣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王曰陳可伐也陳小國而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然則設險以守以而守國不徒以險也

夏秋二官皆有環人夏官環人掌致師而環四方之故秋官環人掌送逆賓客行則達之舍則環之故皆以環名官環與還通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此夏官環人所謂環四方之故者也量人量市朝之州涂司農謂還市

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齊語環山于有牢韋昭曰環繞也馬融讀環爲繯（郎絹字）謂繯山之牢故橐野之飛征古本齊語亦作繯賈逵曰繯還也劉昌宗讀爲患（戶串反）亦必有說矣

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案尒疋容謂之防注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荀子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戶牖之閒謂之依言張設于戶牖閒則斧扆亦名容與唱獲者之容皆象屏風故事異而名同也古者貴賤不嫌同名信矣容一名乏車僕大射共三乏

大射燕射司弓矢共并夾射鳥氏主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云并夾鍼箭具矢箙也說文箙箝也（箝與鉗同一作鍼皆從金以甘咸得聲）并夾反爲箙猶不來反爲貍後世反切之學出之此

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弘乃設射不來不來者貍首也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古者來朝諸侯稱侯氏（見覲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萇弘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之甚矣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德義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不可

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享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若夫君子之怨小人之禍詩之小雅備矣君子之怨也所以救小人之禍也及小人之禍既成則君子鴻飛冥冥又何怨焉通典謂前漢尚書四曹後漢六曹隋爲六部唐以六部爲天地四時之官法周之六官然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唐之吏部周之司士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實司士之職似司士一名司馬猶秋官縣士掌野左傳謂之野司寇歟詩正義曰士察也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

王日視朝特揖孤卿旅揖大夫旁三揖羣士還揖左右門宿衞之士鄭司農曰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也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畢其餘揖之乃就位羣士不待王揖發在其位王揖之皆逡遁而復位云案燕禮言爾大射儀言揖遠則爾近則揖爾猶近也謂揖而近之說文𢱭手爲拜（音拱）從兩手下之爲拜故揖與拜通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歟三孤六卿則奇拜二十七大夫則再拜八十一元士則三拜所謂禮以少爲貴者蓋如此晉靈公不君趙盾將入諫靈公望見之逡而再拜盾乃孤卿禮當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

之再拜說者謂敬以拒之是不然無道之君彈人爲樂焉能敬大臣乎何休曰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大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大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

痤入支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蓋燕必有君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惟此時爲然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謂舉手禮之即君揖臣之禮自古未聞婦人揖凡婦人皆肅拜也婦人肅拜猶男子揖說者以爲母不應拜子誤矣古者不獨君揖臣亦有臣揖君楚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北面疏揖疏者徒跪也子事父臣事君皆跪而升堂禮於堂上無揖疏揖者堂下正立拱手歟朝儀士旁三揖喪禮士旁三拜三揖者三舉手三拜者三屈膝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嚮揖之三旁拜爲汜拜則旁揖爲汜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士微矣喪則拜而朝則揖先王所以勸士者至矣哉其有致仕在家者入朝君必先揖之而后

及卿大夫士古君臣相接以禮其禮之隆又若此

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豫機密親近之臣也何以知之以燕禮知之宮正即司宮諸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諸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大子宮或曰庶子賤者燕禮士旅酌畢乃獻庶子射禮士旅酌畢而復射則不獻庶子復射畢而後獻之如獻士之禮獻在士後則庶子賤者歟非也庶子內臣也燕禮獻羣臣畢然後獻內臣故士旅於西階既辯乃獻庶子於阼階既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亦在阼階皆內臣也則庶子爲內臣之長矣古者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庶子訓人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學秋合射攷藝進退皆訓人之事有外則有中諸子者中庶子也荊軻入秦因寵臣中庶子蒙嘉而得見秦王則庶子非親近之臣乎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古者太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歟曰然漢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衞交戟古法也然則太子將兵歟曰否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以爲是宿衞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

而太子弗與焉西晉裴頠以太子非賈后所生宜防其變表請增東宮宿衞萬人然而四率精兵終不能免愍懷之禍也楚有東宮之甲商臣遂與宮甲圍成王適足以濟其蠭目豺聲之忍而已故古者太子之宮不藏兵革秦因周制有中庶子官漢王商史丹傅喜等皆嘗爲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及晉尤重其選顧譚溫嶠皆居是官甚見補益然皆不典兵也夏官諸子存游倅修德學道天官宮正聯什伍糾德行敎道藝晉之霸也亦如之故郤縠爲元帥惇悅詩書士會將中軍講求典禮及秦以力征并吞諸侯而其風息矣古者庶子掌公族非徒國也家亦有焉衞公孫鞅事魏相公叔痤爲痤之中庶子（中一作御）是家臣也雖家國不同同

掌公族晉有公族大夫即夏官之諸子歟甲衛士謂之介夫故有正夫有游夫游謂之倅車有游闕夫有游倅春秋傳孟孫卒將辟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者小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是爲正夫以其餘爲羨羨猶游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游夫即國之貴游後漢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盧子幹獻書于武曰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愚謂貴游不徒宗室公卿之子王之庶子亦與焉如是則孽不奪嫡庶不亂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爲宿衛奔奏禦侮之臣安得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乎（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則子幹之言中矣）

禮說卷十

禮說卷十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夏官二

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衮從尸服裘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衮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尒疋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衮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

方相氏歐疫蒙熊皮黃金四目注云如今魌頭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與魌通）愼子曰毛嬙先施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韓退之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猶今假面也大喪及墓方相氏以戈入壙毆方良注以方良爲罔兩然則罔兩當讀作方良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則罔兩讀作方良矣（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段成式謂罔兩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立石虎以此說文在虫部云蛧蜽山川之精物也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王說云魯語賈逵注則謂罔兩罔象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非神名也韋昭以爲蛧蜽山精好斆人聲而迷惑人杜預以爲水神衆說不知孰是獨段氏附會周官一說方良史記作罔閬蓋彷徨也莊子曰野有彷徨司馬彪以爲狀如蛇故說文

在虫部魌一作䫏淮南子曰視毛嬙西施猶䫏醜也說文云今逐疫有䫏頭（廣雅水神罔象蔡邕說顓頊三子其一居若水爲魍魎）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大僕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先鄭謂窮者窮寃失職來擊此鼓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後鄭足成其義謂肺石達窮民朝士掌之驛馬軍書者郵驛上下程品也案漢律有變事有驚事凡上言變事謂之變事令驚事告急謂之驚事律達窮者變事上言也遽令者驚事告急也令者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則入律驚猶遽也故曰遽令變者非常故擊路鼓否則坐肺石而已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撾鼓公車上奏其事焉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王之政必先窮者軍書雖急不以先窮路鼓本以達窮民也窮遽皆有律令言令則律在其中非律令亦不得擊此鼓先鄭讀以令屬下何失之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遽也

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孔傳以太僕正爲大馭孔疏謂大僕下大夫而大馭中大夫其官高於大僕且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而大馭最爲長春秋隨侯寵戎右少師漢文愛趙談而參乘又最爲密昵故安國以太僕爲大馭也然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大馭雖尊不得爲長春秋有御戎戎右二官君之車爲戎車則御戎者卽周官之戎僕大馭掌玉路

不掌戎車而戎右贊王鼓傳王命掌戎車之兵革使者卽隨少師之職而孔疏以大馭當之誤矣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者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燕朝路寢之庭在路門內司士掌治朝在路門外朝士掌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內是爲三朝而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獻子以卿兼之其任不可謂不重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卽周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王眂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眂燕朝則擯又周書所謂旦夕承弼厥辟也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非周書所謂愼簡乃僚其惟吉士者乎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謂大僕也毛傳謂冢宰冢宰於治朝聽朝則贊王聽治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王之大命大僕出入之小命則其屬掌之詩所謂王之喉舌者非大僕而誰一說冢宰兼太僕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然則侍御僕從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不擇知惠端誠足信者充其官以爲人主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而以巧言令色側媚者充之是自閉其門塞其嚮乃更旁開邪竇以環主圖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愼哉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事僕謂大

僕行事謂大行孟卯謂茂曰公不如爲僕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韓獻晉卿甘茂秦相皆兼大僕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矣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左右在側聲樂不並奏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蓋古親近之臣若此録之以補周官之闕焉

天子七廟廟有五寢埽除糞灑隸僕掌之王宮六寢廟闕其一何也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太寢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謂中央之室室上重屋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洛誥王入太室祼孔疏謂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者是也太室公羊作世室謂魯公之廟世世不毀象周之文武康成既以文武爲二祧又謂二祧無寢失之甚矣路寢之制亦如明堂而王宮六寢廟闕其一非無說也春秋傳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子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諸侯有三宮儀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則有中宮可知小宰憲禁於王宮內宰憲禁於北宮北宮后宮也后有六宮王有六寢寢必有室有正有側側謂之夾夾於燕寢以居九嬪故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側室也在燕寢之旁媵妾不祔廟廟無九嬪室故六寢闕其一也春秋有路寢小寢高寢何休曰天子諸侯皆三寢父居高寢

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小寢內各有一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說苑曰高寢位中路寢左右是謂三承明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漢有承明廬張晏曰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其名蓋取諸此承明有三倍之爲六矣周禮作雒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四阿反坫重亢重廊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然則殷人重屋七廟皆然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赤黃白黑則五寢象五行與明堂同矣每廟太寢一小寢四（三禮義宗言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孔疏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月令執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寢祖廟也康成以爲路寢豈其然古者天子六寢諸侯三寢秦有高寢太寢受寢受寢者小寢歟（宋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廟無寢因堂爲室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康成謂二祧無寢未聞其說）

乘石升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傳曰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淮南齊俗訓曰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是也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爲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賈疏云乘几者乘以登車尸乘以几重其初昏與尸同也王后則履石諸侯大夫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

用臺易林云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後世以石一名騙石扁騙古今字孔疏謂几即㡀豈其然桒（古文必乘）以几故古文兖從几

弁師五冕之紐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案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詩有頍者弁康成訓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蓋頍之象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裹髮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爲帽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裙帽亦如之垂裙覆冒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縱縱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爲以貫疏不明故正之急就篇曰冠幘簪簧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結之鬢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愚謂結髮以帶帶謂之鬢鬢謂之鬟鬟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鼻（簧簇漢之簪名顏師古以爲步搖誤矣王伯厚攺簧爲簂亦非釋名云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齊人曰頍齊人曰幌康成亦云滕薛名簂爲頍然則簂即幘也不應重出幌與帽古今文）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注所引馬絆綦與綦車轂之綦皆取結義獨所謂薄借綦者莫

知其說案說文云不借綦喪服傳注云繩菲今之不借孟子趙岐注云蹝草履也敝喻不惜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然則不借一作不惜言不相假借亦不足憐惜也（借古音惜故唐詩外借一作外惜借不借通爲不惜也後人不知紛紛好辨多所不通漢人多識字唐人略識字今人不識字）釋名齊人云搏腊於文借惜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然則薄借綦齊人語即說文所謂不借綦也案廣雅不借薄平皆履名其紟謂之綦內則注云綦屨繫也士喪禮綦結於跗連絇（音渠）絇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璂一作璂或省作其會一作䯤說文云骨擿可會髮者詩曰䯤弁如星儀禮作鬠云鬠笄義取會聚之意晉志云縫中名曰會以采玉爲璂璂結也謂縫而結之穀梁傳曰齊謂之綦楚謂之踂（女輒反）衞謂之輒輒一作縶然則綦亦齊語謂連併而絆縶也（御覽引釋名搏腊作搏借其音同也方言云複舄中有木者隋志云複下曰舄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乾腊之義則似舄之言腊義取其乾而釋名云搏腊者把作麁貌則草履之賤與複舄之乾異矣）

中庸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莫知所出案表記注引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本何注公羊曰仁之也注云若曰可悲又案方言凡相憐哀相見驩喜九嶷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公羊人之誤爲仁之非何鄭有異同傳寫之誤人之猶方言人兮也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賢者仕於伶官不得志誰憐哀之者惟西方美人憐哀之耳若得遇之驩喜又當何如也如此說詩倍

覺有味且使學者知詩之文辭皆本古訓其略猶存尒疋方言非若後世詩人苟焉而已人也人之人兮皆古訓古訓既亡諸儒異說故因薄借綦而并及之（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年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公羊謂之憐方言謂之嘳又謂之思或謂之無寫皆憐也所謂相人偶者其義如此然其文莫知所出）呂氏春秋愛類篇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齊宣易牛梁武麪牲皆不知仁呂氏之說甚明可補中庸正義（法言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案隋志弁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會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為之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自天子至于執戈通貴賤矣魏臺訪議曰天下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通用烏漆紗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以下無琪惟文官服之不通武職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從之弁加簪導自茲始弁師王之皮弁象邸玉笄謂弁無笄道者非也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蓋本弁師之制而加焉耳其琪飾之數經傳無文録以備攷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一作簪兟也以兟連冠于髮也）揥摘也所以摘髮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天子以玉笄而導亦如之降此通用玳瑁及犀隋則惟弁用象牙笄導焉弁師象邸者象牙導也邸與揥音同古文通衞風象揥毛傳云揥所以摘髮孔疏訓摘為搔而不能名為何物學者疑之蓋揥者漢

之摘也長一尺為簪後世或名篦或名導導以擽鬢簪以固冠簪即古之笄導即古之揥魏風佩其象揥毛傳云象揥所以為飾蓋刻鏤摘頭以為飾也王之皮弁玉簪而象導也明矣導亦名簪通俗文云幘導曰簪揥一作楴廣韻云整髮釵篦一作鎞玉篇云釵篦又曰鎞釵即整髮之楴楴揥同字篦揥同物是為導亦曰摘許叔重曰骨摘之可會髮曰䯤詩云䯤弁如星則似摘一名䯤以骨為之故從骨然弁師注云故書會作䯤司農讀為會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以組束髮謂之檜（一作鬠）沛國人謂反紒為䯤愚案士喪禮鬠笄用桑會髮曰鬠笄與摘皆所以會髮故亦得䯤名詩云象服是宜毛傳解象服與象揥同皆云以為飾孔穎達謂以象

骨飾服失之遠矣范甯注穀梁以象服為吉笄近之愚謂象服即象揥佩猶服也謂著於首（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曰揥取也佗狄切協韻佗帝切愚謂揥古摘字說文揥作禘故讀亦作諦皆以啻為聲讀若摘則揥與摘通故毛傳訓為摘後漢志摘長一尺有等級皇太后則以玳瑁為之端有華勝上有鳳凰下垂白珠其飾爾盛矣故毛傳云象揥所以為飾也）凡男子有二笄一固髻一固冠固髻者韜髮作髻訖揷笄於其中以固髻內則櫛縰笄總是也固冠者束髮加冠訖（縰韜髮總束髮）揷笄於其中以固冠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是也然則象揥以固髻玉簪以固冠歟或曰幕人設皇邸鄭司農云邸後版也則象邸蓋冕之版矣冕版前俛而弁前後平故以弁名周曰邸漢曰版古今異語皇邸以羽飾則象邸以象飾可知其說近是然舊說皮弁無版有版者爵弁耳案尒疋邸謂之柢柢揥皆從

木以氐帝爲聲實一字樀者弁之屬則邸非聲而何賈疏以爲弁頂則版也似非一說弁皆有版並存以備攷

司戈盾掌建乘車而設藩盾舍則設之行則斂之康成謂藩盾如今扶蘇蘇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閒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大者八尺輪三十六乘輓者每乘二十四人以大扶胥爲武衛焉中者五尺輪大櫓扶胥七十二具小者鹿車輪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皆以矛戟爲翼扶胥爲衛在車兩轓故曰藩盾（藩與轓通）止則設焉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所以陷堅陣敗强敵說者遂以扶胥爲車名失之甚矣大扶胥者左傳偪陽之役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者是也古者材士持强弩矛戟夾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以爲羽翼狄虒彌以一人當之非所謂有力如虎者乎扶胥之大小眡其輪之高卑高則建大卑則建小建櫓於輪非以輪爲櫓也卽古之輂軍行載器止則爲營一名車耳車耳曰藩因以建盾一名龍盾詩曰龍盾之合畫龍於盾爲龍盾合者合而載之以蔽車漢書以牛車爲櫓爲櫓者設盾以爲車蔽也康成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爲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太元積之次四曰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藩也注云藩車耳藩一作藩古今文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屏蔽塵泥或用革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轓說文作軓省作反讀爲藩車耳反出者車之兩反旁出如耳也顏師古不知而駁之誤矣）

司弓矢職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又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椹或作鞎先鄭定爲椹後鄭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尒疋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古文臬或作埻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椹以爲正若臬然矣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椹爲齊人鈇椹之椹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莝卽此蓋斫莝以椹爲藉耳尒疋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質一作櫍詩云方斵是虔榩省爲虔猶櫍省爲質箋云取松柏斵之正斵於椹上則是用以爲藉也詩曰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則椹質又爲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雎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椹莝椹也質剉刀也失之穀梁傳云葛覆質以爲臬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爲刀則射者何可以爲的也顏師古謂鈇非斧得之鈇爲剉刀質則莝椹明矣椹質故書作鞎質車革前曰鞎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皮爲鞎或者非誤乎郭璞謂鞎以韋靶車軾（靶猶鞔也）卽詩之朱鞹毛傳云路車朱革然則鞹一名鞎車之前後皆用革鞔前曰鞎後曰第又皆以簟衣之或飾以羽卽詩之簟茀前曰禦後曰蔽（椹一作砧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所謂擣衣砧淮南子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椹質的射準也）

枉矢利火射康成謂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矛與兒

古音同（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左傳豎頭須韓詩外傳作里鳧須是務與牟鳧與頭古音同鳧與矛亦然）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凡車戟以强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爲首晝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星有毛羽狀如蛇行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絜矢象焉四弩之矢也康成以枉矢屬弓絜矢屬弩失之説見大公六韜有注俗本合註爲本文疑後人所改當攺（兩見太平御覽一見三百三十六卷一見三百四十九卷）大黃黃肩弩也肩一作間參連弩者三十弩共一臂也（秦去權反又音眷）

大馭犯軷説文作範軷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邊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又云範者範軷也讀與犯同然則馳驅之範因犯軷而得名範者象其形犯者言其義與車前之軓同音學者得其義而失其形久矣則犯軷當依説文作範軷詩及聘禮云出祖曾子問云道而出則軷一祭而三名其牲犬也犬人伏犬王車轢之詩云取羝以軷而羊人無文説者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月令冬祀行亦名軷中霤禮云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而迎尸蓋祖道本祭行神當亦有迎尸之禮祖在城門外行在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王出大僕前驅大馭戎僕爲馭及犯軷馭下祝是大馭爲祝及祭酌僕是大僕爲尸祭軓祭軌乃飲此非

尸祭而尸飲歟聘記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處者於是餞之然則犯軷遂驅之而亦不遂行也既犯軷而後祭則迎尸在犯軷後可知矣其位則隨所往之嚮而爲之或曰在城門外之西毛傳云軷道祭也鄭箋云行神之位取羝以祭神又焚烈爲尸羞焉孔疏云天子諸侯軷祭有尸聘禮卿大夫軷祭酒脯無尸崔氏云宮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無道路之神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故知釋軷不祭山川也崔氏之説失之矣一説玉路以祀天祀天有尸尸之出也亦如之少儀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僕謂大馭非也尸不乘玉路注云軌與軹謂轊頭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疏云兩軹卽左右軹車轂小頭轂末之軑車旁著九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愚謂軓車轍軹小穿本非一物康成一之亦必有説矣孔疏以轂末之軹爲車轍之軌似依注而爲之説及邶風正義則又云軌當爲軹少儀誤耳葢亦疑而未定歟尸不乘玉路何也曰尸未入廟其尊未伸故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安得乘玉路也轊頭曰軹軾前曰軓毛詩音義以軓爲轊頭失之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使禽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禦借作衙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强衙改節徵弱蒙恩則知漢隸禦皆作衙矣（禦與圉通列子禦寇戰國策作圉寇圉卽圉通作衙）召南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云書多士曰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所引多士乃馬融尚書亦見書正義）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

子之所易曰王用三驅則田獵有驅禽之法知虞人驅之者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駟鐵箋云奉是時壯者謂虞人然則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驅逆之車名曰佐車佐猶左也逐禽由左從左射之車僕藏所謂輕車之萃即此一名輶車詩曰輶車鸞鑣輶猶輕也箋云驅逆之車也乘車鸞在衡輕車鸞在鑣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矣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疏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對異散通曾莊公乘丘之戰佐車授綏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熊氏謂據諸侯誤矣佐車者武車也武車不式豈獨諸侯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云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愚謂止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磬也提之言遲晉之言進馳則奔矣（控一作鞚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張揖埤倉曰鞚馬勒也勒馬曰提亦謂之控）

校人廄有十二馬有六種一廄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廄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匹乃十廄良馬五種之數也與二廄駑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駑十二閑之全數也五良十廄一駑二廄共十有二閑郊國六閑四種良馬三種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亦如之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邦國六閑三良一駑之數也家四閑二種良馬一種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分爲三閑六百四十八匹相并爲八百六十四匹乃家四閑一良一駑之數也此依鄭注而計之如此王馬失之少家馬失之多唐馬六閑閑有左右爲十二閑猶周馬六廄廄有左右爲十二廄唐合十二閑爲二廄猶周合十二廄爲二校唐有祥驎鳳苑之名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而後魏河西牧馬至二百餘萬匹恒置戎馬十萬以擬京師軍警之備兩漢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在河西六郡養馬三十萬頭而周之王馬僅三千餘匹何足以給軍國之用乎騋牝三千邦國則然耳而謂王馬大數亦然陋矣周馬之數無聞然宣王師千之試其車三千魯大蒐於紅革車千乘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則王馬與國馬一時之盛可知也漢有御馬謂之秣馬食粟苦肥氣盛怒至日步作之孝文節儉惟百餘匹而王馬三千以給軍國則太少以奉乘輿則又太多矣古者卿有軍事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而家無私廄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王度記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以爲等差無取乎多馬也足以給朝事而已是以楚相孫叔敖棧車牝馬中行穆子（一作寤子）爲晉卿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魏亦有五乘將軍秦鍼以車多懼選非失之侈乎觀起多馬楚車裂之其法嚴矣子產之家兵車不過十七乘也漢袁盎用事於景帝之朝秣馬一駟公孫弘爲三公有馬

十乘而周之家馬八百有餘似失之大夫守百乘之地以故家有四閑乃國之軍馬非家之私廄也家不藏兵革而春秋之世私家授甲相攻則其馬之多曷足怪焉馬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叱撥之別十青之別二烏之別五白之別一赤之別五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赭白之別六騮之別八騧之別六駱之別五騅之別五騟之別八駮騰之別六駮之別三驃之別七其略在魯頌駉篇所謂物馬毛馬者蓋如此毛齊其色物齊其力馬佹爲駜馬肥爲駫馬盛爲騯馬和爲䮙馬遲爲篤馬疾爲颿馬驟爲駸馬馳爲騁馬突爲駻馬奔爲駾馬驚爲駭馬立爲駐馬順爲馴馬犗爲騬馬衆爲驫馬多爲駪馬駿爲驁馬逸爲驂馬力爲駥馬駁爲隲馬駒爲褭則所謂戎事齊力者觀其文可以知其義矣

庾人職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曰駕蒼龍案尒疋馬屬絕有力駥又曰馬八尺爲駥郭注引庾人職龍作駥而高誘注月令引庾人職作龍然則龍與駥古音同也龍亦作驡潛夫論曰求驡問驡或云驡野馬非也學者好怪乃謂龍者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頭有翼鳴聲九音遇明主則見於是有龍馬負圖之瑞應皆妄言也大戴禮曰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月令春驡夏駵秋駱冬驪而駥驡並不見說文則知古通作龍矣（驡一作驀良馬也音采朗切蓋土音也以形聲求之實不可解）易震爲龍虞翻本作駹注云駹蒼色震東方舊讀作龍非也案說文駹馬面顙皆白亦非純蒼蓋蒼龍而兼的顙與龍轉爲駹猶龍

轉爲驡（采朗切）古音皆通或以爲誤豈其然說者謂漢得大宛名馬象龍象龍天馬名也龍爲天駟故馬以龍名何休曰天子馬曰龍諸侯曰馬卿大夫士曰駒詩云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毛傳云大夫乘駒鄭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

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爲兗州鉤鈐星別爲豫州昴畢散爲冀州箕星散爲幽州營室流爲并州參伐流爲益州虛危流爲青州天氐流爲徐州軫星散爲荊州牽牛流爲揚州益州者禹貢梁州周以梁并雍則爲雍州之地秦之蜀郡漢以其地爲益州蜀之分野與秦同分徐州者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周省徐入青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漢或分或改以其地爲徐州說者謂兗瑞也信也又云州以沇水得名豫者紓也言中州稟中和之氣其性安紓冀乃帝王之都其地有險有易分野爲趙故屬昴畢舜以冀州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幽之分野爲燕故屬尾箕言北方太陰故以幽爲號并之分野爲衛故屬室壁不以衛水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地在兩谷之間也合梁爲雍四塞之地故以雍名亦謂西北之位陰陽氣雍閼也正東青州土居少陽其色青故名正南荊州荊强也言其氣躁强亦曰警也言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東南揚州分爲吳粵故屬斗牛以爲江南躁動厥性輕揚亦曰澤國水波揚也漢都雍州爲三輔屬司隸不統於州而以雍之西爲涼州西南爲益州又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

周之制是爲十三州因置十三部刺史元命包漢人僞造故言益州而不言雍州則讖緯雖起於春秋之時實亂於哀平之際信矣孔頴達曰舜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漢末公孫度據之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在周職方爲幽州之地賈公彥曰漢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郭璞以爾雅釋地九州爲殷制夏無幽并營殷無青梁并周無徐梁營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發源於雍州而東南流爲荊州之川頴出少室湛出昆陽皆發源於豫州而東南流爲荊州之浸蓋頴之别爲濦濦有大小小濦出汝南濦强與頴水合故頴或謂之濦頴水又東大濦水注之東南流逕召陵縣故城南

而上承汝水枝津世亦謂之大濦水南逕慎城西而入於頴慎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者頴水從此會於淮故左傳謂之頴尾蓋頴首陽城而尾下蔡下蔡故州來班固獨指此爲荊州寖則其地古屬荊州矣召陵及慎漢屬汝南爲豫州在春秋則皆楚地楚曰荊人則皆古荊州之域也湛水北枕山山有長阪水流其下故有湛阪之名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東流入汝昆陽在犨縣北而湛出犨北魚陵西北而東南流歷魚陵下其地接方城方城卽葉縣漢昆陽屬頴川爲豫犨屬南陽爲荊然則湛合汝從豫入荊也汝有濆酈道元謂濆濦聲相近故世謂濆水爲大濦水亦或下合濦頴之稱則似頴湛與汝濆合爲一水矣正南曰荊州江漢汝濆皆南土國風列於周南故江漢爲川頴湛合汝濆爲浸（濦讀爲殷與濆同音）古荊州北接陳汝控帶許洛齊語桓公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鄭語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所謂荊州諸侯也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案父城有應鄉故應國新蔡故蔡徙有大呂小呂亭故呂國定陵襄城有東西兩不羹在漢或屬頴川或屬汝南陳故陳國屬淮陽皆古荊州淮南子曰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頴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頴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亘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汝頴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見荀子議兵篇）然則頴湛卽頴汝也康成以爲宜屬豫州豈其然乎春秋傳楚令尹子瑕城郟水經注頴川郟縣汝水逕其故城南卽子瑕之所

城也則頴汝宜屬荊州益信

介疋九藪秦有楊陓呂氏春秋秦之陽華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緡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爲洛間言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卽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鶩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即陽華蓋山也衍而為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瀍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然而職方屬冀不屬雍何也穀梁子曰鄭在冀州鄭在豫而云冀者蓋冀帝王之國為天下之中州是以禹貢首冀州而鄒衍叙九州赤縣之畿亦自冀州始故自平逢之山至陽華之山凡十四山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亦月者歲之中也蓋地中山中祭以歲中陽華屬冀以此雍州之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曰汭泦之即泦讀為鞫毛傳云芮水厓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

外曰鞫則汭非水名渭汭夏汭漢汭雒汭洛汭沙汭淮汭桐汭皆曰汭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虔曰汭謂內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渭水入河是為渭汭其地在京兆船司空猶夏水入江為夏汭其地在江夏雲杜縣亦曰汭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然則汭非水名信矣雍之川莫大於汧渭班固言芮出汧東入涇是汧水入涇謂之汭也呂忱之說不其然乎并州之川嘔夷注云祈夷祈嘔音相近水經注亦作祈夷出代之平舒縣東逕縣之故城南澤中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乃祈夷也在代故亦曰代水豫之浸曰波溠注云溠宜屬荊案湖有

溠漳有溠江有溠湖水別為金浦溠漳水別為柏梁溠江水別為觀詳溠皆以溠名然則溠不屬荊也尒疋洛為波則波溠明為滎洛之別名矣應劭謂孤山波水所出區區小水安足為一州之浸乎（馬融廣成頌曰浸㠯波溠負㠯滎雒說本職方曰浸曰負明波溠即滎雒也注引水經注溠水出黃山在唐隨州棗陽縣東北則溠屬荊矣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在唐汝州魯山西北滎水在滎陽縣東）尒疋潬沙出注云水中沙堆為潬溠猶潬也故可為梁左傳梁溠蓋以此（地理志汧縣汧水出西北芮水亦出西北明芮即汧也鄭氏謂汧有二源一出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一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即古之隴坂東北注為魚龍水二源分流一入渭一入涇入渭者謂之渭汭入涇者謂之涇汭說文云汭水相入也）說文滱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即漚夷水并州川案靈丘唐蔚州治通典云漚夷在其界漢屬代郡未聞北地有靈丘則說文非許氏之舊矣然以滱

水為并州川則班氏之說也祈夷水北至桑乾滱水東至文安本非一水酈氏以滱為溫夷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一作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然則嘔夷蓋溫夷歟一說陽陓大陸一地兩名禹貢大陸屬冀州康成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而漢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信都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康成謂鉅鹿與信都相去非千里地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共山共水出焉古音降讀為共今之共水古之降水說文作洪亦云然而以館陶北屯氏河河之故道為大陸則亦冀州之地也春秋傳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謂鉅鹿絕遠當在汲郡脩武縣之吳澤脩武故甯也酈注引韓詩外傳武

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脩武亦以爲吳澤卽大陸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卽漢河內朝歌縣去鉅鹿雖遠而皆有大陸之名蓋以其爲地腹緜絡綿邈高者山下者藪廣且平者陸焉用指其處以實之哉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似陽紆在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爲一者亦猶堯之冀州皆跨川亘陽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盱或爲旴高誘曰陽盱河在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紆李善注云盱音紆）

形方氏𠌶離之地𠌶今作乖俗譌爲華說文𠌶爲草木華从𠂹从亏𠌶背呂也象脅肋形從𠌶康成讀𠌶爲佤哨之佤𠌶離者佤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佤字而於𠌶部加華訓爲華斜（廣韻作蘤又作菙卽𠌶字）華邪者猶佤邪云爾𠌶一作菲廣雅睽菲也菲哨衺也明佤與華同（佤衺實一字廣韻分爲兩一音夸一音乖）形方氏掌正地形故其形𠌶斜者正之不正者謂之佤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當攷說文斜讀若荼詩其虛其邪鄭箋從爾雅邪讀爲徐則邪非徐也（荼古舒字舒徐義同）邪一作斜亦作衺佤卽窊字說文云汚衺下也從穴瓜聲一作窳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汚窬陸德明曰汚窬猶汚邪也然則佤邪猶汚邪歟徑侹爲直佤邪爲曲（史記汚邪滿車說苑下田洿邪）一說佤卽竵說文云不正也從立𠁥聲似非地形當攷

禮說卷十一

禮說卷十二

秋官一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管子曰小辠入以金鈞薄辠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亦見齊語蓋束矢以示罰鈞金以贖辠禁之而不聽乃入束矢鈞金說者謂訟獄者皆然誤矣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見情無情者入鈞金若不入矢則是自服不直不入金則是自服無情乃所以禁民訟禁民獄也折獄不以剛舊說謂金取堅剛失之淮南子曰有輕辠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者隨辠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爲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握謂中央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鄉射專指大夫言故云兼大射兼指諸公卿大夫言故云異束於握上謂可握而持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師古以一發爲一放則四發爲四矢然案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鵠尾鵲尾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康成謂一弓百矢蓋本書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之文此二說者一用之軍旅一以賜諸侯皆不言束也而謂秋官聽訟入矢亦如之其不然乎舜典金作贖刑注

云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注云黃鐵孔穎達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古贖辠以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數令與銅相敵康成駁異義言贖死辠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一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辠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辠皆以銅也禮器內金亦謂所貢之銅注云金炤物疏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此禁民獄者所以入鈞金歟易噬嗑外卦爲離離爲火五行之位火承金坤之六五上升乾位得中而明故因得黃金黃言中金言明也素問云金發而清明廣雅以清明爲金神折獄以明得其情矣得情勿喜故有貞厲之戒焉禹貢金三品銅三色也魯頌大賂南金言南指荆揚王肅以三品爲金銀銅孔穎達以爲亦足黃金之美者謂之

鏐白金謂之銀則貢金銀者當以鏐銀爲名也禹貢有鏐鐵錫鉛銀而無銅故知金爲銅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此即荆揚所貢之金也古以銅爲兵楚金利故吳越之劍南人貴而寶之弗使出境然則三品爲銅信矣三色者青白赤也康成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與三十斤相去縣絕則鈞金猶金分蓋亦隨辠輕重之名矣晉律贖死金二斤失贖辠囚罰金四兩漢律贖死金二斤八兩皆黃金也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有三其三曰詢立君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涖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衆曰師以爲舜有天下也衆錫之曷爲不曰天錫之而曰衆錫之天遠而衆邇也不孚於衆而合乎天妄矣且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而或跨之或加之或壓之皆可以爲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足以啓其覬覦之心而前有蒲宮後有奧主臣强於君末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爲

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叅之以卜筮未有不謀乎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是故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湯武革命堯舜巽命澤滅火曰革柔順剛曰巽剛爲君柔爲民言君中正而民順之矣太康尸位黎民貳也成湯代虐兆民懷也帝癸喪邦衆弗協也武王克紂衆一心也故曰衆歸之者王衆去之者亡

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辠注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刑之疏云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曰服蓋漢法如此康誥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

惟民其勅懋和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明堂位曰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說文當皋人曰報從夲從𠬝𠬝服皋也荀子曰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管子曰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然則陳之以道先民服之及其要囚又加服念所謂上服也罰雖有倫猶曰未遜刑一人而天下服殺一人而萬民和所謂下服也書曰恫瘝乃身程典曰余體民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蓋疾痛本諸身求諸民故曰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則下服必先上服也敎之以三物糾之以五刑求之以五聽然猶必三刺三宥三赦而後加刑

則民之陷於刑者亦寡矣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者以此康成以漢法解周官似失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以權惟明克允苟非服念焉能用權五刑故有五服傳曰皋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攷工記牝服讀爲負呂刑上服下服服讀爲附蓋服本有附音並非改字不識字而自謂通經妄矣）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或恩輕而義重或名重而情輕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我所謂服者大明服也後漢太尉劉愷奏議引呂刑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而上服下服禮記服作附蓋服與皋定而施刑附謂皋疑而議減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挾猶舉也上刑挾輕下附者舉輕以明重下刑挾重上附者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大小猶輕重也行故事曰比）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謂之附莊子曰以刑爲體謂之服

士師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康成謂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嚻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今漢律亦亡其粗莫能言矣離載者載奇兵也韓非子曰非傳非遽載奇兵草皋死不赦離之言奇載而下帷是爲姦非若兩人同車法所不禁也賈疏失之士師野禁即大司寇之野刑所謂上功糾力者謂民農則重本重本則少私義少

私義則公法立力乃專一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故謂之糾力呂覽上農篇野禁有五古之禁書猶存其略焉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越畔賈不敢爲異事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爲害於時也苟非同姓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灰僇者月令仲夏毋燒灰燒灰者僇庸謂傭賃者而云不敢私籍則古有在官之傭故遂師得移用之以救其時事歟男女嫁娶不出鄉里則民無百里之戚不敢越鄉而交大司徒

所謂聯兄弟以安民蓋如此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此在上者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在上者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是爲野禁亦曰野刑不禁以法而禁以身不刑其體而刑其心故其時野無曠土國無罷民康成以田律當之誤矣

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康成謂糾憲未有聞焉案小司寇正歲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則憲者國之刑書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內宰憲禁于北宮蓋皆宮中之刑而表縣之以爲法小宰掌宮之糾禁宮正亦掌焉宮正糾德行內宰糾其守則糾亦用諸宮中州里糾過惡黨正糾戒之鄰長相戒相受鄉遂縣之士亦各糾其民則皆用諸國中者也大司寇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恭徧及萬民矣戰國策安陵君成侯者奉襄王之命以守安陵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安陵說苑作鄢陵漢縣屬潁川郡戰國屬魏爲安陵小國也韓魏滅而獨存所謂大府之憲卽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稱憲之上篇則憲卽古之章也管子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辠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辠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大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辠死不赦是爲首憲春官太史之所藏須之官府都鄙者卽此布憲執旌節以

宣布於四方達于四海蓋正月布之正歲縣之（周正月夏正歲）墨子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百姓者憲也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者以此

士師八成七曰邦傰傰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傰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傰宗蘇林曰傰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陪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傰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傰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傰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傰署也强者爲圍弱者爲屬圍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鄘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鄘成侯師古曰鄘音陪又普肯反從邑爲鄘從人爲傰傰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與倗逼廣雅否弗倗粃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淮南中詷邦汋也勝詭陰謀邦賊也吳之宰嚭梁之朱异身內情外國將生害邦諜也薛宣之子劍戮近臣犯邦令也弘羊之客詐稱御史撟邦令也陽虎之囚季孫爲邦盜也朱博之附傅晏爲邦傰也杜業之毀師丹爲邦誣也是爲士師掌士之八成士指訝士訝士諭邦國之辠刑成四方之亂獄蓋以此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此邦誣之謂

歟妒昧爲誣交譎爲汋雖有妒昧之臣苟非交譎則妒昧不行故八成以邦汋始邦誣終

書傳曰今之聽民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謂議獄察其辭辯其訟異其要近者聽于朝遠者上於國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而求所以生之之道若求其道而不得則士師受中刑殺仍登中於天府蓋司民登數司寇登中皆於祖廟使神監之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說者曰會者就也春秋之例魯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某若公在外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是就之義會必有期凡我會彼彼會我各及其期曰會若不及其期則曰弗遇譏無信也（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然則會必有期明矣故司刑議獄亦曰會其期期者一旬二旬三旬之期也君與臣會君不爲卑臣不爲伉春秋叔老會鄭伯公孫敖會晉侯禮也左氏謂卿不會公侯失之矣不明周禮焉得通春秋都家不會何也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之訟獄言四方則兼都家邦國矣有辠刑則明以諭有亂獄則往而成都家亦如之故不言會也且四方之聽朝冢宰贊之矣豈都家獨不然乎

訝士諭辠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士謂士師也讞疑辨事先來詣訝士乃得達於士師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案孝景五年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云讞平議也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然則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治猶讞造猶移有疑則讞不決則移愼之至也亦欲使邦國之治獄者務先寬也漢之廷尉周之士師造士師猶移廷尉爾（郡國有疑獄皆讞廷尉）

春秋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謂內大惡諱而目言之者以遠也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賂者取郜大鼎于宋固明書之而不諱矣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尤失經義公欲成亂故會於稷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春秋屬辭以直不以罔宋亂已成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是罔也非直也豈聖人之心哉說者求其義而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自古訓亡而孔子之雅言亦絕學者遂莫能明春秋一字之辭由是杜預之徒妄爲之說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聽之正以獄成

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妄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辠兩說皆未允以民成之者與民共聽之而已魯公孫敖爲襄仲聘而自娶焉仲將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此成之之事也如但和解兩家又何必使舍之且使反之乎舍之反之非所以斷成其事歟邾婁定公

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辠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所謂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蓋如此春秋所謂成宋亂者亦以此詩曰虞芮質厥成質者劑也兩造之辭爲兩劑故曰以兩劑禁民獄虞芮之獄文王成之明宋之亂桓公不能成也合詩禮參觀則春秋之書法見矣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涖者往而成之也獄訟成士師受中中者獄訟之成辭故都家刑殺士師書成在官曰官成在國曰邦成以待萬民之治謂之中歲終則天府登中故受中之官名爲典成之吏士師之八成由此出焉冢宰八灋之官成亦

曰八成八成者八聽也（一曰聽政役二曰聽師田三曰聽閭里四曰聽稱責五曰聽祿位六曰聽取予七曰聽買賣八曰聽出入）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然則聽訟謂之成也

朝士之地傳即司約之地約傳謂傅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於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故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咸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誘注曰屬連也鄭司農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故爭界而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皆不能決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便可立斷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

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于戶口圖地約則書于土地圖器約則書于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于丹圖者歟又封建諸侯亦有圖至漢魏猶然故明帝所封平原王則有平原圖以圖決訟朝士職所謂以其地傳而聽其辭也案圖驗界宜屬平原而曹爽偏聽清河之辭乃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是謂地傳不足憑丹圖不可信故孫禮爲之歎息而流涕焉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謂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地傳者版圖也

朝士職凡盜賊軍鄭司農謂盜賊羣輩若軍非也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

君子不責其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子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辠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辠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無故持兵入人之門雖傷國君猶若無辠然春秋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渤海盜賊起太守龔遂單車之官移書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然則漢律亦然不持兵者不爲盜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

司刺掌三刺因以名其官三刺者三訊也壹訊羣臣再訊羣吏三訊萬民徵訊其人考訊其辠（訊問也辠罪也）慎之至也是爲刺其象棘棘外刺而赤心故樹棘爲位象以赤心三刺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叢棘者斷獄弊辠之地刺者哀矜哲獄之情康成謂三刺辠定則殺之若三刺而情可原則宥之且赦之矣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求民情斷民中豈無宥且赦者而惟戮是聞必不然也則刺非殺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成公十有六年刺公子偃公羊謂內諱殺大夫故曰刺穀梁謂先名後刺殺有辠先刺後名殺無辠則直以刺爲殺矣愚謂刺之者訊之也春秋殺大夫未聞列其辠偶公子買先列其辠而後刺之則刺之非訊之而何且又安知刺公子偃者先刺之而後殺之歟抑

先刺之而後宥之且赦之歟如曰刺之者殺之則春秋書刺與書殺等耳何諱之有乎晉獻公命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命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其實未嘗殺也惟文公刺懷公於高梁則直殺之矣（內傳言殺外傳言刺）然厲公殺三郤亦云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則是春秋殺大夫列國皆曰刺以掩其專殺大夫之名及孔子脩春秋始改書殺以著其專殺大夫之辠獨於內仍書刺者諱言殺故書刺則刺非殺益明刺者或殺之或宥之或赦之辠未定之辭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者刺之刺者問之故申胥釋劍而對漢安檀侯劉福坐爲常山太守祝䄍上訊未竟病死注云訊考問之（䄍古詛字）所謂刺公子偃者亦如此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閒謂之棘然則刺與棘通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刺之之謂也漢置刺史奉詔察州令定訓爲殺似失之（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一曰治神之約二曰治民之約三曰治地之約四曰治功之約五曰治器之約六曰治摯之約大者書于宗彝小者書于丹圖古者天地異官民神異業故首治神而治民次之治地次之九職任於民六府修於地而功成焉故治功次之有功乃受器故治器次之有五器因有三帛二生一死摯故治摯次之六者皆有約約者結也要也子貢曰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神約者非命祀之謂蓋謂凡邦之大盟約北面詔明神大司寇涖之司盟掌之戎右贊

之司約書之而登其書于天府其貳在司盟者是也天官以八則治都鄙而馭神之則爲先秋官以六約治萬民而治神之約爲上易之觀也省方觀民神道設教者以此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興積質人之所賣儥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若夫遷殷而盤庚命衆封衞而聃叔授民非司約之所掌也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正其界也春秋郤至爭鄇田閻嘉爭閻田周之東遷也地約之亂久矣故子駟爲洫四族喪田因之作亂宋鄭之間有隙地兩棄之而以六邑爲虛惡其爭也然則約劑大亂開視約書不信者殺先王早已防之嚴矣功約者如二號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常畫其象司勳藏其貳焉春秋之義苟有以定國安民必書功于廟故襄公朝晉獻子書勞禮也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而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衞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衞三卿故書爲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周禮在魯相證益明矣摯約者謂六摯大宗伯作之

射人相之司士擯之賸夫賸之古者相見必以摯故有士相見禮春秋禮廢已久定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是時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皆執皮帛繼子男而遂不復以執羔爲尊貴矣至是晉上卿執之魯人始貴而尚之記者慨摯約之失官也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古者功名著乎盤盂銘篆存乎壺鑑皆在記年之牒號曰春秋而謂盛世無之豈其然乎或曰丹圖者丹繪也夏禹撰元要集寶書書以南和丹繪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其言不雅馴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礫不可奪赤故古之圖書以丹示信焉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其辠也漢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書其功也說文引揚雄說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則漢之告廟以丹書不獨封功臣矣抑又聞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所自也緑圖幡薄從此生焉古者緑圖記千歲之事丹圖書萬民之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千歲之事在其中矣緑圖幡薄亦奚以爲幡薄者幱幭也廣雅云幱幭謂之帊其文皆從巾故曰幡以其爲物也薄故曰薄其色赤故曰丹圖埤蒼云幱幭赤紙所謂赫蹏書（孔穎達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蓋古之幡薄也丹書之遺法）荀子曰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亦見穀梁）董子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如不盟然而

有所謂善盟不義之中有義焉然則會盟非歟秋官曷爲有司盟也曰秋官之盟非春秋之盟春秋之盟不行於三王之盛世秋官之盟五帝用之然則二典曷爲不言盟曰虞禮六宗周祀方明一也皆不言盟而盟禮具焉矣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詔之以上帝涖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是故春秋善胥命而詩人刺屢盟其心一也古者非會同不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屢盟盟禮已亡先儒無說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則會盟之禮猶存其略焉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爲之號曰方明設六色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六色以象之六玉

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楚辭九章亦云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即此六神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或曰六神五祜吉祥之星見韓非飾邪篇）

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疏謂犯命者盟之不信曰詛之盟大詛小盟詛皆有辭墨子曰昔者齊莊公之時有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以爲殺之恐不辜釋之恐失有辜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摽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奭之（奭孽也音害）殪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司盟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其禮蓋如此雖事近乎誕而云在齊之春秋則非無據矣墨子雖涉異端敢於侮聖談道者斥之而我獨有取焉者以其去聖人未遠也盟禮既亡而共羊盟社漉血讀辭其禮存焉所謂齊之神社者其說亦見墨子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春秋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以爲尸女尸女者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名讀春秋者疑之及觀墨子而其疑渙然釋矣故不讀非聖之書者不善讀書者也毛傳謂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而不言羊秋官小子羞羊珥於社稷珥祈神聽事類於盟墨子所謂盟於神社也然則盟詛蓋用羊歟孔疏謂詛用一牲公子鱄之去衛也濟河而盟曰昧雉彼視（昧古茂字）

蓋盟也而其辭則詛矣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古會盟之辭也盟有大小詛亦如之三物亦不必豭犬雞楚趙同盟毛遂歃血兼取雞狗馬是盟之大者三物並用矣天子馬牛諸侯犬豭大夫以下雉雞而兼用羊羊者祥也上下同之或曰獬豸神羊古者決獄命觸不直（說苑奉使篇曰齊魯之先君相與刺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辠若此刺羊是古之盟約皆用羊矣）

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共金版康成引介疋鉼金蓋冶金謂之鍊鍊金謂之鉼鉼金謂之版論語說棨殺龍逢地出金版誕矣太公金版玉匱劉歆以爲近世之書信哉金版者國之典筴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

之蓋藏之府朔旦省而行焉昆吾者職金之官也四月孟夏王嘗麥于太祖命大正正刑書假於社各牡羊一牡豕二王在東序大正居戶西南向九州伯咸在西向王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王若曰予小子聞古有遺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常能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闢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其常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順爾臨獄無頗保寧爾國世世不殆大史乃降大正乃中降王則退是月大宗序天時祠大暑少宗祠風雨百享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所謂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者也刑書九篇是為九刑大正

者大司寇凡秋官皆曰正王制正聽之漢有正平丞說者謂秦所置蓋周本有是官而秦改置云爾旅上帝作筴告天與諸侯作筴命之西京賦乃為金策用錫此土是古策皆以金矣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故莊子謂之金版六弢鄧析私造刑書名為竹刑明國鑄刑書以金不以竹也銘之版曰刑書銘之鼎曰刑鼎二者不同杜預一之誤矣國家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為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大戴禮保傅篇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素問曰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左傳庀刑器孔疏云書之于版故號為器吳越春秋金簡玉字皆瑑其文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七略曰太公金版）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謂用金石者檢

雷椎桲之屬賈氏無疏學者嘗焉雷與椎金石也槍與桲竹木也連類及之凡守城有鹿角槍埋於坑拒馬槍塞於路皆木也揚雄傳木雍槍纍師古云以木擁槍蘇林云竹槍廣雅云簇謂之篍（一作籤謂之筸）是為篍槍蔡謨與何驃騎書所謂數百步內布竹篍如蝟毛賊不能飛者通俗文云剡葦謂之槍蓋取竹葦而銳其端兵略訓所謂剡摲筡卽此鼂錯傳具藺石如淳曰城上雷石雷一作礧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殘未碎潘岳汧督誄辭所謂罵（音的）以鐵鑠機關既縱礧而又舁焉是也一名礟石閒居賦云礟石雷駭注云礟石今之拋石（礟與拋通音匹孝反）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一名檜魏志謂之霹靂

車亦曰拋車霹靂與雷象其聲也後世易石以火號震天雷蓋師雷石之遺意而加酷矣椎者金椎桲一作桴誤墨子雜守篇曰凡禦雲梯之法必廣城以禦之不足則以木桲之左百步右百步然則桲者禦衝之具因雷而及槍因椎而及桲乃竹木非金石也桲讀如公羊恢郭之郭蓋恢而大之之名或讀為搏搏乃鼓桴誤矣一說發石之木名檑故曰檜雷後世易以火號飛火槍蓋其遺術桲讀為礟蓋千金椎也秦始皇造橋鐵墩重不可勝刻作力士像以祭之墩乃可移動是為千金椎

書甘誓湯誓皆曰孥戮汝孔安國云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又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辠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

犯蓋明知古無從坐之法而由爲之辭令出惟行犯者不赦權以脅之非通論也案說文無孥後人所造帑在巾部金幣所藏左傳鳥帑帑爲尾鳥之後也故人之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曰樂爾妻帑毛傳訓帑爲子俗讀帑爲吐蕩反因作孥以別之由是奴帑孥相亂而不可復辨矣鄭司農解周官引書曰奴戮汝則孥當作奴明甚泰誓囚奴正士論語箕子爲奴許叔重曰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藁罰弗及嗣帝之德也辠人以族受之殘也收帑之律始於秦古安得有帑戮之刑哉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先儒以爲此卽帑戮之刑王肅謂同産皆坐無遺免者康成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孔安國謂刑者非一皆非也古之行師儲有餘備不虞乏軍興服上刑無餘非乏辠亦非殺非殺奈何戮之爲奴名勒丹圖入于辠隸職在司厲所謂奴戮者如此司農引書及論語箕子左傳斐豹爲證得之康成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乃漢法非周制也（孔安國尚書作孥戮史記作帑戮漢書作奴戮）說苑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亦見呂氏春秋）蓋春秋亦有從坐者然祁奚卒救而免焉益信古無之矣郤芮食采于冀故曰冀芮與呂甥謀弒文公依秦漢法當族然辠止及身并奪其邑而已其子缺未聞從坐也後卒爲卿復與之冀春秋且然而況先王之世乎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牛古音偶與師奴協）管子作草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官奴者辠隸之奴也

司圜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康成謂著墨幪蓋古之象刑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也）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謂出圜土居州里民猶耻之司圜職所謂雖出三年不齒者也愼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然則唐虞之象刑卽司圜之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又異其章服以耻之罷民猶罷士亦曰惰游玉藻云垂緌五寸惰游之士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蓋出圜土之罷民所謂三年不齒者則冠垂長緌當其未出則著墨幪焉而愼子謂以幪巾當墨則又不然罷民役之司空猶漢之城旦黥而曰墨墨而役之者黥爲城旦不墨而役之者完爲城旦著墨幪者蓋完爲城旦者也當黥者墨其額不當黥者畫墨其巾而已非謂廢墨辠而以幪巾當之也荀子不知其義乃曰象刑起於亂今悖矣國以耻爲維人以耻爲大有耻而格爲良士無耻而免爲幸民故德道禮齊象刑乃作惰游之士沉浮民閒害於州里所謂無業之人嗜酤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而其辠未麗於五刑康成謂書其辠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必不然矣雖害於人無大辠惡不昬作勞有似乎罷於是坐之嘉石入之圜土役之辱事以勞苦其體墨其巾長其緌縞其武服之以不齒之服以發其羞耻之心如是三年而猶不改是靦然人面而爲禽則殺之無赦故曰不能改而出圜土者

殺一說出者解脫而出漢律諸囚徒私解桎梏鉗赭加辠一等爲人解脫與同辠故義縱爲定襄太守凡獄中重辠有私入相視者盡以爲解脫而殺之則是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漢律之所謂解脫也然甯成抵辠髡鉗解脫亡去宴然家君則漢律雖嚴輕辠解脫者不殺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古律罷民辠輕出圜土者殺則象刑較漢律而尤嚴矣先王以九職任萬民欲使天下無一人無業此象刑之所由作也刑不虧體罰不虧財以爲如是可以止矣不然罷馬不畏鞭罷民不畏法雖增而累之其無益乎賈山曰陛下卽位赦辠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然則著背之明刑起於秦漢也亡髮者賜巾是髡者得加冠飾矣蓋漢律之輕於古者如此（後漢鄴令甄邵諂事梁冀有同歲生得辠於冀亡奔邵邵陽納而陰告冀冀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而其母死乃埋尸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冀誅而河南尹李燮遇邵於塗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此康成所謂書其辠惡於背者也然則漢之辠人衣赭者皆書背矣）

服不氏養猛獸掌畜及閩隸養鳥而皆教擾之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列子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然則服不氏能服不服之獸而教養柔馴其術本於古之神聖而夷隸貉隸

能通鳥獸之言則皆偏知之所得也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爲百蟲將軍而崇伯鮌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蓋卽黃帝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以力使禽獸之術得其術而或以爲祟或以爲神爲神者乘龍而上天爲祟者化爲黃能而入羽淵後世其術絕然往往有能通鳥獸之言王充稱廣漢楊翁仲乘蹇馬之野有放眇馬於田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蹇此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而管輅亦曉禽言則能解六畜之語者不獨東方介氏之國矣大司樂合樂以作動物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蠃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合樂以來之則鱗介皆可致而況毛羽之屬乎傅翼戴角分牙布爪者爲物含齒戴髮四肢九竅者爲人人與人爲伍物與物爲羣豈非物以異類而相遠人以同類而相親然而苟有教之誨之者人性固無有不善物性亦無有不馴是以明王在上鳥之惡者飛鴞格獸之猛者白虎仁大戴禮曰聖人有國龍至不閉鳳降忘翼爪鳥忘距鷙鳥忘攫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夭駒此之謂也

昔臧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晉陽處父聘衞舍於甯嬴重館人甯嬴氏皆逆旅之官也賈逵孔晁以甯嬴爲逆旅大夫則周未聞有此官劉炫以爲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隸不知人與氏皆官名

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畺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illegible]旅則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曾卿也鄉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擊欜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而誅昌翔窺伺之姦然則甯嬴氏者野廬氏也周之廬猶漢之亭五里一郵十里一鄉鄉有亭亭有室風俗通曰亭畱也蓋行旅宿衛之所古者列樹以表道挈壺以表井夜宿晝息賓至如歸野廬氏所謂宿息井樹者野之道路皆然矣十里一廬三十里一宿五十里一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

道路之官爲野廬氏國有五溝五涂以爲阻固司險瀋而塞之野廬氏敘而行之則舟車擊互車不必轘轅舟不必砥柱也有節者爲之辟無節者不得行道路有節合符爲驗以傳輔之田成子去齊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然則野廬氏蓋逆旅之君矣西晉十里一官櫳卽古野廬之法然官非下士又無胥徒守之以貧民主之以賤吏則何足以禁奸禦暴乎且因之以殖利依客舍收錢名曰櫳稅故當時目爲道路之蠹焉櫳門之設晨開昏閉卽脩閭之閭互所以禁止行人凡操持不物者行作不時者野廬氏禁之晨行者宵行者司寤氏禦之皆有道禁夜禁苟非辠人與奔喪莫不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蓋日入慝作故古無夜行之人也（太元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潘岳謂夜行者貪路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遂欲盡去官櫳獨畱逆旅異乎吾所聞士師野禁亦曰苴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覩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蹊田皐輕奪牛罰重說者以爲輕重失倫橫行徑踰其細已甚矣豈無大於此者乎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姦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覩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禁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孔門子

游稱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於呼此子羽之所以爲方歟太元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此之謂也衞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注疏不明故補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行直道是謂橫行管子謂里域不可以橫通亦以此

禮說卷十二

禮說卷十三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秋官二

雍氏春爲阱擭穿地爲塹以捕禽注云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淮南子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虎掌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䍚以羉獸足逸周書曰不卵不䍚以成鳥獸然則山不爲苑澤不爲沈春阱擭而秋杜塞之亦所以助生阜而畜功用斆翨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掎其脚絹當作羉俗省爲絹其

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罦絶其羂西京賦所謂罝羅羂結者卽此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兎注云兎羂也一名兎䍙（巨亮反）係其脚故曰蹄齊語渠弭於有渚緩山於有牢卽雍氏所謂澤之沈山之苑牢立柵以遮獸渚立隝以捕魚緩齊語通爲環小匡誤爲綱馬融廣成頌所謂緩槖四野之飛征也軍行依山澤爲險阻兼取川禽原獸以佐軍糧管子所謂南伐西伐北伐之主者以此雍氏之所禁也而管子行之周官之法至齊桓而一變矣（墬形訓曰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云少海澤名則渠弭爲澤明矣賈注云渠弭海也其說本此）根生之物爲草草麗乎土故掌土化者其官爲草人浮生之物爲萍萍麗乎水故掌水禁者其官爲萍氏萍氏禁川游兼

義酒而謹酒韓非子曰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則生適者節也君子有酒節之而已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鄉飲設禁射飲設豐賓飲告旨主飲謝崇賓主百拜終日爾恭其爲節也陔矣書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翩翩衘羽飲河頳其後也鳳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取爲嚴名思其義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水性柔人多溺詩曰旨酒思柔則酒能溺人亦如水矣制柔以剛故書曰剛制于酒然而剛制不如溫克也周公作酒誥言沉湎之爲害而殺羣飲之民則似剛近乎虐然以酒禁委掌水之官謂浮而不沉者莫如萍不湎於酒猶不沉於水則仍取溫克之義焉不然殺羣飲何異刑弃灰㮣舉而行

重罰非所謂殷罰有倫也豈周公行之爲仁商鞅行之爲纍哉（莊子外篇曰周周衘羽以濟司馬彪注曰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是以衘他鳥羽而飛過河言人可求益于物以補其所短也韓非子曰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衘其羽而飲之人之有所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說文無尾爲屈從尾出聲俗省作屈衘羽飲河其言有味若衘羽濟河有何味乎衘其羽似非他鳥也）司烜氏掌以鑒取水于月鑒者鑑諸一名方諸淮南子許愼注曰方石也諸珠也古諸珠通劉子曰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類感之也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以五石葛洪有岷山丹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中之水古之鑒也豈其然乎案唐乾封元年累敎李敬貞議封禪用明水實尊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

之下數石考工記云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注云取水火于日月之器準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應時得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未有得者此年祠祭用井水代之蓋金錫相半自是造鑑之法非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合用方諸當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王充曰月中之獸兔蟾蜍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于天螺蚄臽缺方諸鄉月水自下來同類明矣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干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蛤一名魁大元曰大魁顧水酋酋之包言水之聚也符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方諸一名蚌鏡古謂之鑒以此

司烜之烜一作煤一作焜煤爲楚語焜乃齊言煤讀爲貨焜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左形右聲說文並存說者又謂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方俗之訛也然則煤焜燬烜皆通矣夏官司爟秋官司烜爟爲熱火所以爇也其形在地烜爲明火所以照也其精在天在地爲木乃火之形在天爲日乃火之精形用其熱精用其明故熱火取諸木明火取諸日焉或明或闇火性善藏見則有爟伏則無光故司烜氏修火禁以心星之見伏爲出內之紀綱也方諸取水或以井水代之說本管子春飲於青后之井夏飲於赤后之井秋飲於白后之井冬飲於黑后之井中央飲於黃后之井易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言久則濁穢宜易其故乃知古者不徒改火且改井矣井卦九三井渫渫者渫其惡也故不食壽陽有歡樂井言三伏赫曦望見此井則爲之喜故井水渫惡行人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更之則天下皆受其福矣管子曰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水有茲火有毒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是故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後世不然人多夭折未必不由此（王褒頌卑辱奧渫注云奧幽也渫汙也汙穢則除去之故曰渫）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康成云屋讀爲剭剭誅謂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辠法也司烜掌之則辠人夜葬歟漢書長安令尹賞爲虎穴收捕輕薄惡少年內穴中皆死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康成所謂楬頭即此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從木音竭屋誅蓋刑於喪國之社荀子曰辠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殣古之法也然則辠人夜葬漢法亦然矣既葬而楬著辠名立於其地焉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楬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楬之言桀也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一說穿穴曰竁喪國之社屋之屋之者掩其上而柴其下使不得達上邦若屋誅司烜氏穿穴以通明故曰明竁蓋事畢則仍揜之火秉明故職在司烜氏班固述哀紀曰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古者複穴開上取明謂之霤明竁之義

取諸此（廣雅云褐裘衣也）。虞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子玉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後來亦皆施用及隋造律始廢之淮南子人間訓有伏郎尹而笞之三百蓋起於戰國近乎古之官刑左傳又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魯孟孺子鞭成有司之使則是賤者非士大夫獨條狼氏有誓大夫鞭五百之文與曲禮刑不上大夫之言相反于是學者疑周官非聖人之書不知官刑與教刑虞書並舉官有慢事案以訊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象以典刑自昔然矣周公之爲師保也使伯禽與成王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耻之楚文王田於雲夢三月不反保申

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王辠當笞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寧得辠於王不敢負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曰小人痛之君子耻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此教刑也古者雖天子必朝師故國之至尊猶不廢笞後世之言禮者乃謂刑不上大夫豈其然乎春秋大夫無遂事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劉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蓋以爲擅生事者將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條狼氏誓之以爲戒若夫過誤之失常人所容懈慢爲愆輒相提拽乃至尚書解衣就格人君自起撞郎則吾未聞之於古（孔疏謂鞭刑及隋而廢非也隋文每杖人於廷一日數四高熲等切諫乃令殿內去杖後怒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令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則隋亦未嘗廢也唐開元二十四年夷州刺史楊濬犯贓決杖裴耀卿疏以爲決杖施於徒隷不可加於高官贖死雖優受笞爲辱恐百姓見之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而裴說亦諫決杖貴臣且謂張嘉貞日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可杖恐吾輩行當及之是時秘書監姜皎廣州都督裴伷先犯辠嘉貞奏請杖之故說云然）漢律有嬌詔害嬌詔不害害者死條狼氏所謂敢不關者嬌詔害者也不死而鞭律輕於漢矣如其不害（漢律雖不害猶免官）則專之可也而又何關焉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不請者不關也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然則命之顓斷而後可以不關歟穀梁子以爲大夫不廢君命不專君命有君命而留之爲廢無君命而遂之爲專若是者刑茲無赦是故冢宰八法以官刑糾治司寇五刑以官刑糾職條狼氏之誓也所以糾之也曰轘曰殺曰鞭

曰墨是爲官刑官刑糾官職修抑又聞古之大夫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是掩其干紀之實假以不關之名此而不刑國無紀也國無紀必亡」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轘一作軫於文皆從車蓋古之斬刑或云車裂龜策傳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鶡冠子曰害百姓者軫以狥說者謂齊車裂蘇秦秦車裂衛鞅其法起於戰國非也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轘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弒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狥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辠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弒君之賊矣說者謂以左傳證周官康成之失然則東晉

不可以證西晉南宋不可以證北宋乎如謂左氏不可信則先秦無可信之書矣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以爲然愚獨以爲不然轘者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刑臣不臣二忠爲患轘者患也子不子倒孚爲𠫓（孚古子字𠫓古突字）焚者𠫓也易曰突如其來如突猶逆也子而逆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掌戮亦云殺其親者焚之夫焚與轘皆刑之酷者也而加之逆節之子二心之臣即刑當其辠子高不問其刑之當否而輒加以無道之名則是弑君者不轘殺親者不焚而後爲有道之刑也不亦異乎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其所以包藏禍心實由於辨之不早而反掖之寃

必起於親近之臣厥則尤親近者也故誓之以車轘即其事以警其心焉徇者使之明聽其辭故奮鐸誓者使之潛消其慝故執鞭（易離之突猶太元遇之衝故其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脩閭氏比宿欜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欜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閈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曰愈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古者有虞氏始置木爲閭而謂之互者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郤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一在外一在內移日然後去墨子自楚還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齊有里尉猶周官之里宰閭胥也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周官之脩閭氏徼宿互者宿守閭互而擊欜以衛焉月令中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蔡邕破閭爲闌謂宮中之門曰闈奄尹主之閭里門非奄尹所主愚謂宮中有永巷巷門謂之閭韓非子曰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婦人守之故曰婦閭戰國策有守閭嫗不必破爲闌也（迦一作椵封人注云福衡如椵狀賈疏云衡者橫木於鼻令之騶猶然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椵一作枷廣成頌曰枷天狗紲墳羊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堡無患於是有狗枷之名則犬之有枷不始於漢矣）

備所以衛也牆垣所以衛其家爪牙所以衛其體淮南齊俗

訓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高誘注云備後垣是牆垣者家之衛也秋官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而獻其皮革齒須備司農注云備謂搢是爪牙者體之衛也故備一訓垣一訓爪人無爪牙之衛乃削草爲甲鎔金爲兵以爲衛故甲兵亦名備左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若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老子曰入軍不備甲兵（見韓非子備俗本作避非）言不恃備以救害也桓魋以家備往白公以戰備獻一說備讀若釆（蒲莧切）音如辨象獸指爪說文釆從田爲番獸足也象其掌釆訛爲備聲之訛也踰備當作踰阫（普回反）音若裴莊子曰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阫一作培顏闔鑿培而遁注亦云培後墻則備當讀爲阫或曰不然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

纍害故曰備者國之重也兵者國之爪也垣與爪俱以備名本乎古矣

柞氏注云柞除木之名先鄭讀柞爲屋笮之笮何休曰親過高祖毀其廟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笮者廟之西北扉也西北隅幽隱之處謂之扉亦曰笮徹取其木以爲薪而炊沐焉舊說扉屋簷非也爾雅栭謂之楶廣雅楶謂之笮笮言廹迮扉言腓側則扉爲屋笮明矣賈疏目爲俗失之廣成頌云棼萊柞木注云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依鄭義當音側白反章懷讀爲槎本說文案爾雅屋上薄謂之筄注云屋笮蓋柱上爲薄柱頭爲櫨所謂楶也徹取其木卽取之此說文笮在瓦下棼上棼者複屋棟是爲複笮廣雅曰棼閣也卽今之樓太史慈討賊緣樓行詈手持樓棼慈射之貫手著棼謂著樓簷下棟攷舊說以扉爲屋簷一說屋笮者屋漏也釋名曰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西北隅曰屋漏親死撤其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然則屋笮者當室之白也孫炎謂日光漏入抑或然乎康成曰漏隱也扉隱之處則直訓漏爲扉矣一說柞屋棧也亦謂之簣柞一作笮在各反見急就篇

薙氏殺草謂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月令燒薙注引薙氏職夷作薙皇氏云夷音薙先薙其草草乾燒之含實曰繩皇氏音孕古作𦢊管子曰壬子水行御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贕𦢊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

蓋水氣行草木先受之而後及羽卵毛胎𦢊婦焉任身含實其理本同月令國多女災禾稼不熟水傷含任氣相感也𦢊一作蠅太元云好蠅惡粥又曰蠅其膏女子之勞一作鼆家語王肅注云鼆魚之懷任然則女含胎魚遺子草結實皆從黽象其腹也（耿黽怒鳴故象其腹）萌之者斫其新夷之者芟其陳注云以鉤鐮廹地芟之若今取茭矣芟乾草也謂收乾草有陳根也秋敗其實冬剗其根從春至冬一年之事六鄉之易六遂之萊必休之乃可復種者以此釋地云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者新成柔田畬和也田舒緩也然則菑者柞氏攻木薙氏殺草皆以水火變之則草木化爲糞壤二歲乃柔三歲乃和此田所以有再易三易歟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而後種黍稷焉其法在農官則柞氏薙氏之職也故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載始也言耕之事始于此

說文曰凡字朋者羽蟲之長鳥者日中之禽舄者知太歲之所在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字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所貴者象形以望其來所惡者覆巢以使之去此硩蔟之官所由設也春秋鳥鳴亳社而伯姬卒其爲夭也信矣鴝與鸜鵒非夭也退飛而宋襄喪師來巢而魯昭失國則又何說歟漢永平中神雀集於宮廷而賈逵稱爲瑞元和中異

烏翔於殿屋而何敢目爲災既而遠對無徵敢言竟驗然則非常者乃爲天乎哲蔟氏覆而墮之如不去則庭氏射之自臧文仲祀爰居而其官廢矣漢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五月五日作梟羮賜百官卽哲蔟之遺意若夫鷄鶉鷸鴉一名嘆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逄蒙縮手養由不睨雖有庭氏救日太陰之弓亦無所用之故曰力不勝天天不勝德似鳳者華介雀者滅

庶氏除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翦氏除蠹以攻禜攻之莽草熏之大祝六祈有禬禜攻說之名黨正族師有禜祭酺之禮蠹猶蠱也嘉草一名莽草一名芒草見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艸可以毒魚葌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

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尒疋葞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或云葞卽白薇非芒草也吳氏本草曰莽草一名春草有毒五月採治風蓋蠱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蠱歟左傳公聚朽蠹而殺飛爲蠱蓋蠱皿蟲蠹木蟲生于陰中異名同類物不堅爲盬盬與蠱通凡害物之蟲皆是也食心食葉食根食節皆似蠱而害良苗族師祭酺酺者蝝螟之神能爲災害故族師祭之庶氏以攻說禬之翦氏以攻禜攻之以禳其災又以嘉草攻之焚莽草而以其灰洒之以絕其害荊楚之俗取菊爲灰以除麥蠹氾勝之術取麥種襍乾艾藏之以馬蠶矢漬穀種則無蟲蠲蟲生於濕熱燥之則蟲不生而收當

倍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逄（逄麥芽也齊民要術謨爲逄）樹瓜田四角去蟲（胡盧瓠水蟲也）其法本於庶氏翦氏後世失其傳矣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一說芒草杬也尒疋杬魚毒杬一作芫見急就篇顏師古云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死浮出故名本草經云芫華一名去水味辛殺蟲淳于意診脉曰蟯瘕以芫華一撮飲之卽出蟯可數升病已然則能毒魚者亦能殺蠱也莽草蓋其類歟段氏雜俎言西域有禳蠱法作木天壇法以禳之後漢公沙穆爲弘農令時有螟蟲食稼穆乃設壇以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銷此段氏所謂西域禳蠱法古之遺術也則庶民攻說翦氏攻禜亦必有道矣

壺涿氏除水蟲赤犮氏除貍蟲水蟲潛於藪澤貍蟲隱於牆壁注云水蟲狐蜮貍蟲䗪肌蛷疏云水蜮卽水中短狐而䗪肌蛷則闕焉廣雅負蠜䗪也蛷螋蛷也本草䗪名土鼈博物志曰蛷螋溺人影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莎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傅蠷蛷瘡則愈蠷蛷卽肌蛷也陸佃埤雅䗪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蛷螋遺溺稽聖賦所謂蛷旋於影蜮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佃謂蛷螋者言搜求而去之則臆說也案蛷螋段氏雜俎作蠼螋（蠼音瞿古瞿求音同）蠼蛷蠷肌聲相近支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以䗪爲負蠜乃鼠婦也本草䗪無甲有鱗狀似鼠婦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

有蜚劉歆曰蜚負蠜郭璞曰負盤也或引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說近乎怪矣學者好怪以爲然愚謂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犮氏之所除而去之者也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君子曰災也水蟲之災自外生貍蟲之災自內萌自外生者顯而有神自內萌者隱而無形故常藏於隙屋於文壁孔爲隙從阜象牆二小夾日莊之末年叔牙慶父貍蟲之應也處宮之中在君之側若不去之必將亡國是故自外生者敺之以土鼓自內萌者毒之以蜃灰害雖微而將大物無小而不除周公所以垂爲訓歟召南雀穿屋鼠穿墉而獄訟成焉雀所處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而社鼷不灌屋鼠不熏穿墉以爲藏身之固非所謂切近災乎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之謂貍故貍之爲怪也好居隅隙之間赤犮氏目察匽陬掌除物怪涼州張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重華兄祚小字螽斯都尉常據諫曰螽斯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螽斯子孫繁昌何爲災也先是祚蒸重華母馬氏及重華死馬氏遂廢重華子曜靈而立祚祚尋殺曜靈專爲姦虐涼州人咸賦牆茨焉此貍蟲之應與春秋有蜚同故特書之以爲災也（重華末年猶莊公末年重華兄祚猶莊公兄慶父祚蒸馬氏猶慶父通哀姜其事皆相類螽斯與負蠜亦相類）

牡棹姑榆也棹一作姑釋木無姑其實夷似卽釋草之莁荑本草莁荑一名無姑一名蕨蓎似卽釋草之蔱蘠郭注以莁

荑爲白蕡仍謂無姑卽蕪荑則與莁荑何以別乎急就篇注云莁荑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棹榆其莢圓厚然則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姑猶牡蘜之不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卽棹之省俗讀爲枯槁之枯失之矣

鄭注銜枚兩見一見大司馬職曰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一見銜枚氏曰橫銜之繣結於項賈疏云繣兩頭繫也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後結之顏師古注漢書引鄭注結作絜曰繣絜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絜音頡則又訓繣爲結絜爲繞矣同時所見之本不同若此

銜枚氏掌司囂囂則亂亂則師田失律囂則讙讙則祭祀不敬嘑呼歎鳴歌哭皆是也故爲之禁苟非師田祭祀則弗禁也或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哭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故有哭於國中之道者亦謂之野銜枚氏爲之禁而孔子亦惡焉如其說則士大夫去國者鄉國而哭奔喪者齊衰望鄉而哭禮也皆國中之道也奚爲而禁之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故哭所識則於野張帷禮也所謂野哭也又奚爲而惡之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不特不敢哭於道并不敢哭於家故殯宮朝夕奠皆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非是則弗禁也然則何哉孔子惡野哭者曰非此之謂也郕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不以禮是爲野舊說滅蓋子蒲名王肅謂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

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其說似是而非伯牛有惡疾亡之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見漢書）蔑猶滅也蓋痛之甚也如是則何
野之有且古人以惡名何不可以滅名哭不必其子焉知非
其父夫禮臣既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既死父不忍呼其名哭
者蓋其父也而呼子名君子以為野矣哭有禮亦有節哀矣
而難繼情在而無文皆野也孔子之所惡也然則古不禁哭
亦不禁歌歟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買臣擔束薪歌於道中
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一援
作亟）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
之明哭國者斮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無
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辠射言惟軍中則然古無哭國之法
也故其禁在銜枚氏（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曰樂將祭而狗入室呼之曰富出以為不
祥其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是俗哭呼名矣喪大記曰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云自堂及
房婦人所有事自堂及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而哭猶野哭也則野哭非謂哭於野也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
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
伊者氏共王之齒杖先鄭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
時亦命之為王杖然則七十賜杖名曰王杖周之禮也王充
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
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風俗通曰俗說高祖
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者
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賜老者而
三齊略記所言漢祖事與此同且云漢世元日放鳩蓋為此

其說非也王子年記少皞結薰茅為旌以桂枝為表刻玉為
鳩置於表端則鳩杖起於少皞亦非也伊耆氏共王杖則鳩
杖起於伊耆矣鷹化為鳩不仁之鳥感春之生氣變而之仁
故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因著其形於杖以扶之助生氣也或
曰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豈非古遺而漢因歟大祭
祀共杖咸康成讀咸為函案咸古椷字天官書閒可椷劒索
隱曰椷音函函容也函字本有咸音故從咸則知先儒讀咸
為函得其音矣秦置酒饗羣臣先召諸子賜食罷而出胡亥
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殘敗之而去蓋燕饗在堂履杖不
上堂陳於陛下僻隱之處故胡亥下陛得壞之八十杖於朝
者履杖上堂猶劒履上殿異數也康成謂老臣雖杖於朝事
鬼神尚敬去之故大祭祀共咸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
之杖有函曲禮席閒函丈丈或為杖王肅謂古人講說用杖
指畫然則函杖猶杖函也蓋函藏於席閒杖之言丈也王杖
長九尺言丈者舉成數也王杖御覽玉部引之作玉杖失之
（廣雅曰匧謂之椷）
秋見曰覲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言請辠也覲禮
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注云凡禮事左袒（吉凶皆然）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易曰折其
右肱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事者
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辠而
何漢有請室應劭曰請辠之室大臣有辠造請室而請辠焉

自上言之曰比功自下言之曰請皐詩曰道阻且右言左順而右逆也軍禮不功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射禮司馬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喪禮商祝與夏祝交于階下則反之康成謂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以此蓋左爲陽爲吉右爲陰爲凶也春陽中萬物生故朝以圖事秋陰中萬物成故覲以比功夏萬物見其象顯故宗以陳謨冬萬物藏其象幽故遇以協慮覲乘墨車蓋將請皐所以自貶損朝則建旂乘路焉上公九斿九乘侯伯七斿七乘子男五斿五乘詩蓼蕭采菽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鞗革沖沖和鸞雝雝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則朝乘路車如其命數也康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失之矣而采菽箋則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此仍以爲諸侯之車服孔疏乃謂王乘駟馬迎諸侯則鸞旂驂駟皆非諸侯之物豈其然乎元鳥龍旂十乘箋云二王後八州之大伯所謂九命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而侯氏乘大夫之車亦惟覲爲然矣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皐之辭歲事者歲功成於秋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康成謂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乃云計斷九月者秦以十月爲正誤矣

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覇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覇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侯（前侯俗本誤爲前疾自宋至今讀者不悟）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論語邢昺疏（鄭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𤵸古文矦作𥎦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衡後軹而軓在其閒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水經注

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然車之制莫詳於詩禮前軌見考工而侯胡無聞焉實事求是仍從說文為正（古音侯讀為胡漢書贊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易林范子妙材戮辱傷膚後相秦國封為應侯此侯讀為胡之明證也呂氏春秋郈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再為渫侯猶胡也則古侯讀為胡益明左傳童謠曰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襦與侯協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濡與侯協）小雅及曲禮疏皆引大行人一作前侯一作前疾則知詩禮正義非出一人之手矣（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禕美也言漢之德胡其美也封禪書君乎君乎侯不邁哉邁往也言胡不往也魏書高車傳斛律部帥倍侯利勇健處女諺曰求良夫當如倍侯侯與夫協乃知四夷尚有古音）大司馬九畿大行人六服畿限也以平邦國故曰畿服事也以親邦國故曰服周語分之為九合之為五方千里曰甸服亦曰邦畿是為邦內甸服則知邦外亦有甸服矣邦外侯服謂邦畿外方五百里之侯服也侯服外曰甸曰男曰采曰衛各方五百里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衛者皆賓服也是為侯衛賓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自侯及衛各以遠近來賓故曰賓服衛服外曰蠻曰夷各方五百里皆要服也是為蠻夷要服要服外曰鎮曰蕃各方五百里皆荒服也是為戎翟荒服詩曰因是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箋云韓外接蠻服因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賜之蠻服追貊之國而總領之然則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也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選其賢者以為之主其來貢也則請於州牧故曰因時謂之時者

亦謂時牧時服荒忽無常易之比也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然九五顯比而後夫在上前禽在初一合之一失之絕域殊俗先王之所不能親患故不列於六服焉爵之伯猶服之男故鄭伯也而當男服詩無衣七章晉大國也為甸侯鄒莒郳鄫路偪陽小國也皆為采衛則似以國之大小為服遠近之差齊元舅衛孟侯魯宗國皆大邦也蓋皆侯服歟吳伯也而春秋書子凡在要服雖大子也鄭與曹皆伯爵而曹伯甸鄭伯男則又以封之先後為敘矣故曰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王者治天下若一家也大司徒之建邦國制其域而定其貢諸公貢其地之半侯伯貢參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大國貢重小國貢輕齊魯衛侯也皆食諸公之地故公侯之貢重於伯而大司徒侯伯貢同是以春秋盟主遂使伯從公侯之貢子產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如其說則貢之輕重非徒以列之尊卑兼視其服之遠近然曹以甸而重鄭以男而輕爵列同而貢之輕重頓異則未免於偏當時主盟者必以為不可平邱之會子產爭承至日中而未決者蓋以此禹貢冀州帝都故無貢周官亦然而邦畿之賦總銍秸粟米五者自百里至五百里近則賦粗而多遠則賦精而少要以五百里為限故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

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此之謂也六服之貢惟祀惟嬪惟服皆爲包匭爲篚約而易舉輕而易致惟器惟財惟貨或多而難舉重而難致則從水運禹貢曰浮曰沿曰逹曰逾曰至曰入曰亂曰會皆水運之道所運者皆八州貢篚而粟米無聞焉說文水轉穀曰漕春秋秦晉泛舟其漕運之法乎自雍及絳路經千里而從渭入河從河入汾舳艫相銜坦無險阻而不以爲勞且歲飢偶一行之如乞糴於齊歸粟於蔡急病而救災也若夫數千里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起於秦而漢因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而更底柱之險敗亡無算所謂得一錢之賦而喪數十錢其煩費若此隋唐亦如之艱難之狀百倍於春秋矣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廣衍而力耕農通灌溉其食自足本無藉於他州故邦國九貢無粟米而九賦斂財賄則粟米居多自郊至都亦如禹貢以五百里爲斷可知也古者以米爲財喪大記曰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故知財賄爲粟米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撫諸夏而綏百蠻贊羣后而調元氣九法在大司馬九儀在大行人九穀六畜之數要在職方氏由是懷方而達物至合方而好善同形方而大小相比訓方而上下志通（左傳鄭伯男也國語男作南古文男南通漢元鼎四年封周後孽子嘉爲周子南君蓋封以子男之爵男借作南也初元五年進爵爲侯綏和元年又進爵爲公與殷後孔吉皆爲公地各百里則其初不滿百里非子男之爵獻薛贊顏師古注皆非也酈道元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紹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其說亦非也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郢字子南木字彌牟子以父字

爲氏猶魯仲遂之子爲仲嬰齊故曰子南彌牟其後遂爲子南氏若仲遂之後以仲爲氏矣公羊說孫以王父字爲氏失之竹書命子南爲侯者蓋靈公本欲立子南子南立則名正言順爲衛後者莫宜於子南氏故惠成王命子南爲侯此紀年之意也若以氏爲爵吾所未聞且漢拾周後而立衛後可乎又稱君而氏子南是爲公子郢立後則又何說服男訓爲任讀亦如之方言戴焉一名戴南南猶焉也則男南音義皆同矣子南卽子男復何疑　王制注謂周公復唐虞舊域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疏云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是爲九州之內康成以九州之內爲釆九州之外爲流釆者取其美物以當綏稅流者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卽周鎮蕃之地世一見之國然則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詩所謂百蠻指荒服也世一見者四塞世告至當鎮蕃之服在四方爲蕃塞故曰四塞是爲九州之外明蠻夷要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夾之要服夾之荒服夾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千里之外爲要服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比之言親先王所以親諸侯易之比封取名於此注云此服名因於夏夏之此服周之賓服也管子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見要服三千里四面相距六千里九命作伯故曰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乘黃覲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康王之誥布乘黃朱謂陳四黃馬而朱鬣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諸侯之賵亦如之雜記曰上介賵執圭將命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非所謂圭以馬歟蓋弔之賵猶聘之享故其禮亦如之聘享或以皮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聘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短一寸爲異耳璋以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老子曰拱璧先駟馬拱璧者圭璋也此圭璋曰先

也璧以帛琮以錦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謂爲錦）加琮此享禮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黃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享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衮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春秋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宥者宥幣玉似琥璜不以繡黼而以馬錫馬見於易乘馬見於詩又不以乘而以三是何禮也王命諸侯之禮亡其數不可得聞矣孔穎

達曰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致饔以酬幣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禮賓不以玉魯賄荀偃束錦加璧非禮也聘禮禮玉束帛以禮聘君未聞賄其臣雖有重賄亦不以璧宋以妾爲夫人饋左師束錦與馬先之以玉則春秋六幣之亂久矣韓起聘鄭私覿子產以玉與馬是大夫而行諸侯之禮也楚公子棄疾私見鄭伯齊公孫青私見衛侯皆以馬而不以玉君子以爲禮禮惟朝聘享覿乃有圭璋非是而以玉貨之而已春秋尚錦衛貨叔鮒晉貨子猶皆以錦鄭注二王之後享用圭璋經傳無文似出臆說古之聘也當其來聘則使卿辭玉於賓及其將歸則又使卿還玉於館蓋圭璋大器故始則辭終則還之而受璧琮說者以爲輕財而重禮孔穎達謂六幣皆財也雖圭璋亦受之而不還豈其然乎圭璋璧琮琥璜作之爲六器吉禮以事神合之爲六幣賓禮以和好聯之爲六玉凶禮以斂尸會同設方明六玉獨無琮康成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illegible]設尸六玉又云取象方明蓋取上下四方之象也璜琮禮地方明即六宗天神也故不以琮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而不言琮者省文穆王見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康成謂子男於諸侯下其瑞享用琥璜下其瑞者瑑之可也曷爲改用琥璜乎六物以和諸侯故太元曰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明非羣辟不以圭璧也呂氏春秋乃云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

而加以垂棘之璧是璧不以帛而以馬矣則六幣非亂於春秋歟杜預謂古之獻物必有以先魯賄荀偃以璧馬爲鼎之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左傳先吳之鼎先吳猶故吳也吾聞圭先馬未聞馬先鼎失之甚矣（吳越春秋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

禮說卷十三

禮說卷十四

東吳　半農　惠士奇

考工記

輪人爲輪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以牙爲輮書亦或爲輮世間謂之輞案廣雅⿰車單⿰車矍⿰車豦（⿰車豦即渠）輮蛩輞也⿰車單⿰車矍說林作蟬匷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注匷音矍而云車類誤矣鹽鐵論作蟬攫曰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韓非子曰古者樸陋故有珧銚而推車然則古之珧銚今之⿰車單⿰車矍皆車之輞歟釋名曰關西曰輮或曰軝軝急就篇作⿰車粵讀若民牙與互通紡車之輪謂之互一名⿰車圭⿰車矍說文作篗云收絲者即紡車之輪所謂筦也篗一作籆與匷攫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作⿰車矍從車得其正矣方言曰篗榬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榬注云所以絡絲者然則⿰車單即榬⿰車矍即篗也

輪之輻望之欲其掣爾而纖案掣說文云人臂皃徐鍇曰梢長纖好也音所角切先鄭讀爲箾一作簫一作梢音山交反甘泉賦梢夔魖扶獝狂梢與扶義同謂皆梢而去之說文舜樂曰箾韶訓箾爲擊云以竿擊人左傳象箾南籥孔疏謂象箾武舞箾與捎通義取擊拂然則箾者干也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簫韶九成而鳳凰儀逸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蓋干畫雜羽之文有似乎翼吹簫象鳳鳴舞干象其翼也則箾爲干明甚曰象箾曰韶箾皆謂舞以干戚曰管象曰簫韶皆謂奏以簫管韶箾與簫韶猶象箾與管象也孔安國得之矣干爲兵器有征伐之容故漢房中歌曰簫勺羣慝天門歌曰飾玉梢以舞歌梢即箾也執之以舞非干而何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則車輻可當干記者言輻之形如干之狀故曰掣爾（廣雅掣擊也音山育反廣韻採入三簫即古掣字捎藪捎潚皆與簫通）

輪人爲輪望其轂欲其眼也先鄭讀眼爲限後鄭云出大貌釋名云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之說同然眼說文作輥云轂齊等皃案輥與掍通洞簫賦掍其會同兩都賦掍建章掍一作混其訓爲同兼取約義集韻云束木也揚雄曰掍申椒與菌桂詩云約軝軝即轂也約謂革纏之而加漆焉非掍之象乎是爲陳篆篆漆文也三十輻聚一轂會合齊同可謂轂之善矣方言曰掩掍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衞之間曰掍掍誤爲眼說文引周禮甚明從之爲允

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藃荀子弛易齵差淮南子兕齵之郄齵者參差有辨郄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輆（苦禮切）注云匡輆戾礙也玉篇亦云軭車戾也賈生道術篇曰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然則不匡者菑蚤合密之調也藃先鄭讀爲耗後鄭謂藃藃暴也晏子春秋云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後鄭謂後必橈減幬革暴起蓋槁則橈減嬴則暴起兩說相證益明菑猶立也臿也義與剚同蒯子歌揷石菑即菑蚤之菑（東方人以物臿地爲剚剚一作菑）

輪人爲轂。轂小而長大而短則有柞與摯二病欲除其病莫若伸其圜以爲長屈其長以爲圜則長短大小均齊而二病除矣欲言轂圍先言牙圍六分其輪崇取一爲牙圍三分其牙圍畱一爲牙面面踐地者也踐地之面不漆其餘皆漆椁其漆內之數而中詘之以其半爲轂長郎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面皆等椁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詘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詘者測圓之法而轂之圜徑亦從此出焉先鄭謂藪空壺中後鄭謂當輻菑者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壺中謂轂孔所以容軸者而當輻入處謂之藪賈疏所謂轂大頭寬者指賢小頭狹者指軹寬狹處中者捎藪也轂之兩頭爲軹參分其轂二在外二在內爲藪（藪以置輻）藪軹之間爲賢軹者止也言轂止於此賢者間也言當藪軹之中間藪者聚也言衆輻之所聚狀若蜂藪云爾（依注轂以轂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以爲藪則藪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轂兩廂共徑七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後鄭云輻廣三寸又云輻厚一寸則輻不圜何以知之以車人職知之車人職云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此大車也其轂徑尺有五寸其輻橫濶三寸側厚一寸故書博或爲搏（徒丸反）杜子春云當爲博後鄭從之以此知輻不圜也如以爲圜則大車之轂其圍四尺五寸一輻廣三寸三十輻共廣九尺而聚於四尺五寸之轂有是理哉或從故書博爲搏搏言圜厚言徑輻圜三寸徑一

寸乃可（徑一圍三古之約法非密法也）然如此則輻太弱轂太強強弱不相得非車之利也故輪人爲輻三寸綱其二寸以爲厚橫三側一然則易爲又曰股圍骹圍蓋輻之形如璧之羨規其四角隋（他果反）而不圜兩頭大小股骹似之故取以譬焉兩強不能相服故曰轂強必以弱輻衆弱足以敵一強故輻不抗而搖一強足以當衆弱故雖有重任轂不折康成謂輻入轂中猶蒲在水中爲弱似未盡然所謂輻廣三寸半者亦隋長而非圜徑可知矣五分轂長去二爲賢賢圍一尺九寸二分去三爲軹軹圍一尺二寸八分賢軹皆有金各以法消去金厚之數則賢圍大于藪軹圍小于藪故賈疏曰寬狹處中鄭注所謂去一當作去二乃與藪相稱者是也（據鄭注金厚一寸郎用鄭氏筭法徑當消去二寸則圍當消去六寸以六寸減賢軹兩圍則賢圍一尺三寸二分軹圍六寸八分）案藪說文作樔云車轂中空讀若藪急就篇作轈疑樔誤爲橾（從巢從木一也巢誤爲桑）古音若藪漢讀爲橾又抗一作仡方言曰僞（古說字）謂之仡仡不安也注仡吾教反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凡揉牙外不廉注云廉絕也案說文揉作煣屈申木也從火柔聲廉作熑車網絕也從火兼聲長門賦曰心熑移而不省故注引鄭注曰熑絕也則知古本考工亦作熑矣集韻熑移作熑爈云火不絕兒熑省爲廉其音同也或非誤當兩存又揉輻必齊注云揉謂以火橋之案橋一作撟長笛賦曰撟揉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撟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若老反者作橋一沈音居趙反者作撟亦當兩存撟與矯同耆

讀篇曰嬌。正也。輪人爲蓋。蓋之柄爲達常。其杠爲桯。桯含達常者也。蓋斗謂之部。部者鑿孔以納蓋弓者也。部厚一寸。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下直二枚者。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巳。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于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巳。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注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爲宇曲低於部二尺撓之故低）欲求其減之數。則以爪末低於部。二尺者爲句。（即於曲處垂線長二尺爲句）宇曲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以句積與弦積相減餘十二爲股積）除之股面三尺幾半也。謂不滿三尺半。（內少方五寸）以股面加尊三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幹。（轄或作幹本作輨俱音管）輪直且無橈。則登陀縊其牛。下陀緧其後。說文。馬尾乾。今之般緧則般緧在馬尾。故曰緧其後。又緧一名馬紂。故關東謂紂爲緧。一作鍬。釋名曰。鍬道也。在後道使不得却縮也。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夾頸爲鞅。後道爲鞧。言濟在前。楷在後也。一作鰌。荀子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廣雅云。絢紂。鰌也。驅車之轅。率尺所一縛。詩五楘梁輈。注云。楘歷錄也。梁輈上句衡。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是爲率尺所一縛。說文云。曲轅轒縛直轅纂縛。（轒一作纂借官切）車衡三束也。（又直轅車轒一名纂居玉切又治車軸曰）

（鑿所脊切）三鋒戟。方言謂之三刃枝。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所謂雄戟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鉅者。（鉅與距同）橫捷曰鉅。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於戟者也。旁出爲枝。是爲胡。著柲直前爲援。援上爲刺。胡下爲句。胡中爲內。內謂之鉅。其柄謂之柲。其鋒謂之戳（音敖）其子謂之戚（音扉）春秋傳楚武王授師矛以戈遺孔疏[illegible]子[illegible]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刼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曲刃鉤之。直兵推之。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刃却偃而外利。以推攘而害人。所謂直兵推之也。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牽而害人。所謂曲刃鉤之也。曲刃謂胡。如鉤內利。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鉅。三鋒向上而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欒樂乘槐本而覆。（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郭須世說云。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叉者上刃鉤者下刃。舊圖謂戟支曲下爲胡。（曲下者鉤也）則知聶氏臆造失其舊矣。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呂布營門射戟。正中小支。小支。胡也。戟旁曲枝。故說文謂之枝兵。戈亦有枝。而平頭者。蓋戈無刺也。戈戟皆句兵。皇矣詩所謂鉤援。即此毛傳以鉤爲鉤梯。而不言援。失之矣。戈戟有鉤有援。直曰援。曲曰鉤。則鉤援爲戈戟。又何疑乎。淮南子曰。古之兵。槽矛無擊。修戟無刺。而方言又有無刃之戟。秦晉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謂之戈。毛傳云。殳長丈二而無刃。然則無刃者

殳無刺者戈兼而有之者戟康成謂援之外句者胡也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橫以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以別乎且援既曲又安得有著柲直前之刺也以此知賈公彥之說非也鄭司農謂援直及胡其孑則援之外勾指胡明矣胡中無胑則下亦無勾康成謂胡以內接柲者亦謂胑也柲者其本接與捷通非胑而何孔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刄頭不向上故曰鉤孑又曰平頭

馬融云鋝與鍰同俗儒謂鋝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許叔重說文解字本於賈逵亦云鍰即鋝而謂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為鋝則與馬融之說異矣康成謂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亦無定說呂刑孔傳云六兩曰鍰王肅亦云然孔疏謂康成之言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然亦不知所出也案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賈逵所謂俗儒之說其詳葢出於此載於孔叢故安國據以為傳然則三鋝重一斤二兩鈞一作選張敞好古文字其言曰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顏師古曰選本作鋝鋝即鍰重六兩然則今文鋝古文選漢武帝造白金名白選選一作撰即鋝也音刷蘇林音選擇之選失之矣白選三品大者重八兩次六兩次四兩本無定數故諸儒疑之而不能決也尚書大傳云夏后氏死辠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葢古選撰饌通皆與鍰同鍰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書大傳一饌六兩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鄭司農謂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革裏肉者草之敗叢削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康成謂屬者上旅下旅札續之數草堅者札長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謂上身一髀褌一踁繳一蘇林謂兜鍪盤領髀褌為三屬兜鍪冑也以冑為甲固非以踁繳為甲尤非上旅甲下旅裳甲裳三屬其札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賈逵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以帛綴甲而有盈竅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氏春秋郝之故法為甲裳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郝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郝君以為然然則蔡草之道先視其竅竅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組練實為之助焉故曰隨縄而斷因鑽而縫竅者鑽空所謂視其鑽空而窓（小孔貌）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郝之綴甲舊以帛用公息忌之言而以組其後有人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郝君不悅復用帛而不用組則是古之綴甲組練兼施矣綴以組謂之組甲綴以練謂之被練古之法也杜

預排抵先儒撥棄古法乃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如其說則組甲三百有甲無袍被練三千有袍無甲也而可乎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削甲札者司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組甲絣者太元曰錯絣也廣雅曰繐（於近切）幽（布耕切）絽（青吕切）紮（力若切）絣也揚雄傳曰絣之以象類晉灼以絣爲雜師古以絣爲併併以連之雜以撰之所以箴縷縩繐之間攕揳哯孄之郄此非古合甲之法歟詩曰貝胄朱綅傳云以朱綅綴之（綅古纖字見間傳注）謂以朱綫綴甲少儀國家靡敝甲不組縢注云組縢鎧飾以組飾之及紟帶也合觀衆說則賈逵之說益信一說屬者札也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然則甲皆七屬也蓋札多則重重則不便屈信而易敗凡物剛者恒折是以壽短札少則輕輕則利於屈信而耐久凡物柔者常存是以壽長函人三甲首曰七屬師行三十里持重者服之減爲六屬又減爲五屬出奇制勝趨利者服之而魏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日中而趨百里則尤利於輕更減而爲三屬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虎賁之士跿跔科頭并去甲胄以爲輕便矣此皆氣之趫力之盛進則能神退則能速荀子所謂干賞蹈利之兵歟趙武靈王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此之謂也後世甲輕故典韋陷陳重衣兩鎧若皆七札焉用兩重乎太元曰比札爲甲說苑曰革剛則裂比猶屬也革利於柔合以爲甲舉之而豐

衣之無齡凡皮皆曰札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爲屬敢爲解一說合甲小匡所謂鞈革也注云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鞈省爲合古今文甲一作脅音相近齊國之法重皐入犀脅輕皐入鞈革則合甲輕於犀甲信矣鞈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鞈如金石

鞄人爲革伸之而直如其枉也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帴當作俴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俴者同實是帴當作俴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俴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俴淺之俴得之矣說文帴讀若末殺之殺猶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帬帔一曰婦人脅衣則音義皆非集韻帴讀爲翦訓爲狹說本鄭司農亦無剔義而小戎詩俴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俴又與管子義符則帴當作俴益明或云讀若戔宜音殘非也劉昌宗讀爲片云狹小之義亦可備一說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間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爲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

絇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絇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鋪卜切）乎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爲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而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當作駹將當作埒矣又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又云瓛桓圭公所執從玉獻聲獻讀爲桓列女傳晉獻驪姬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是獻協權古音也一說獻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故獻桓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素何反）蓋音相近而通歟犂冠疑卽犂錧錧冒於犂故名犂冠然珩形似磬而冒非磬形當攷又云椎擊也齊

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邾婁爲鄒皆齊魯閒俗語犂錧似磬犂冠似冒以今曉古也久之而今復成古不可復識矣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見離騷王逸注）玉篇亦云珵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珵作珽說文有珽無珵盖珵卽珽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珽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說者謂杼上者綱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綱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仔（音序）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故前短天子之珽杼上故上長（珽比他圭最長）既曰方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而又綱之誤矣一曰杼削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杼訓爲削也）方則其形如削謂椎頭四角有廉稜西山經曰崟山之玉堅粟精密澤而有光郭景純云玉有粟文所謂穀璧（禮記縝密以栗栗或作粟）唐代宗卽位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二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景純之言信矣然曰五穀豐誕哉又泰冒之山多藻玉說文云璪如水藻之文虞書璪火黺米又云瑑璧上起美色也然則琬琰蒲穀玉之文理出於天然非關雕琢粟謂之穀藻謂之蒲養人安人其說妄矣瑑圭璋璧琮說文謂起兆瑑康成云瑑文飾也疏云直瑑爲文而已古有染玉法南山經曰侖者之山有木如穀其汗如漆名曰白䓘（音羔）可以血玉注云血謂染玉作光彩然則瑑爲文者蓋染之歟一說血玉者天府上春釁寶鎭及寶器是也鎭與器玉之美者司農讀釁爲徽蓋

取飾意亦謂染玉作光彩也血玉不以牲康成之說似失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此臆說也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於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見白虎通）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命於即位曾桓衞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玉人之鎭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云寶瑞也鄭箋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

二寸非瑞也故以爲寶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即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歟箋義失之傳義爲長天子之圭中必康成謂必讀如鹿車縪之縪鹿車者其形窄小裁容一鹿縪猶綦也結於轐而連於軸方言曰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綦車下鐵者輹也一名車下縛子夏易傳曰輹車下伏兔謂之車屐以繩縛於軸因以名焉輹與轐通俗名鉤心亦謂之橛包以金縛以繩大車謂之綦小車謂之畢畢與縪通喪服傳冠繩外畢畢者繩之末也以繩繫軸猶以組繫圭故舉以況之劉昌宗讀縪若蹕謂兆

俗語音然方言淮楚則非獨北音也車屐一作車劇蓋音同歟廣雅曰組縪縫也輹束也釋名曰輹伏也伏於軸上也說文伏兔下革謂之𩋞𠫢古昏字讀若閔

聘用瑑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瑑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繅皆三采三就瑑圭之繅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瑑圭聘記所謂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是也鄉黨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誤乃曰圭諸侯命圭學者遂不復知瑑圭璋璧琮爲何物矣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凡國家典章制度全不留心

以故三禮皆擯棄其誤乃至于此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㮚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檈爲圜案士昏禮之盛棗㮚也以笲（音煩）如筥𥯛籚（𥯛羌居反籚音盧漢之筥具）而加於橋橋所以庪笲故康成以爲案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純猶兩也與淳通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諸侯夫人勞聘賓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㮚擇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銀加文畫焉一爲奇二爲純二竹簋而方

則四也注失之案承食器如㡯筭之橋橋之制未聞案者今之槃古之禁有足曰禁無足曰棜皆以承尊禮器大夫用棜士用禁以下爲貴也特牲饋食用棜或實獸於其上或覆壺於其中如漢陳食之案不獨承尊矣（康成曰棜之制如今大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鄉飲酒謂之斯禁以㡯兩壺少牢饋食謂之棜以㡯兩甒皆大夫之禮故康成云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隋他果反）局足高三寸然則案有足也古器無案起於秦漢考工記蓋秦漢間之書斆漢之笑簏一作笑簏寒具筥也方言曰簏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間謂之笑簏古之竹篚也盧𥮎音同古今文（說文笑作凵象形凵盧飯器以柳爲之或從竹去聲）

矢人爲矢雖有疾風弗之能憚故書憚或作但但言驚憚言畏狀矢之形畏不若驚當作但言矢輕重停勻風不能驚也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音都達反廣雅怛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怛一作怛傷也詩曰中心怛兮則怛兼兩義一作靼音義同

旊人器中膞康成讀膞爲輇謂栫泥轉均封膞擬度端其器也淮南子曰一膞炭熯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膞者埒之式則埒亦可名爲膞入火而熯則膞爲瓦器之埒矣（埒音普回反又芳符反）膞讀爲埏老子埏埴以爲器埏埴者埒也鶡冠子曰膞膞之土注云膞形埒即封以擬度之器又

曰合膞同根謂之宇宙合膞者器中膞之謂也膞一作專服虔曰大專槃物專讀爲鈞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然則鈞專埏膞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梓人職云大胷燿後燿讀爲哨（音稍）馬融廣成頌曰鷙鳥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本其師之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音衢）尒疋曰臞脙瘠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數目顧脰顅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或云羸小貌或云直貌故書顧作牼司農讀牼爲鬝頭無髮之鬝廣雅曰鬝（若嗐切）髮（口入切）鬠（音瞎）頒（口本忽二切）禿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注云楬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則鬝與楬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鬝一讀爲閹說文從髟閹聲楬之爲閹揄之爲楬肩肩楬楬長而直也楬一作毼士喪禮毼豆兩丹壺記碧盧禿楬說文顅頭鬢少髮與鬝義同

盧人爲廬器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說文曰僤疾也周禮句兵欲無僤僤有兩義一訓疾音但一訓動音善一作潬亦作嬗一作蟺亦作蟬皆讀爲善訓爲動上林賦象輿婉僤言車之動宛潬膠盭言水之動靈光賦騰驤蜿蟺言蛟龍之動然則僤者動也先鄭讀僤爲彈掉之彈亦取動意當依說文作僤後鄭云故書彈或作僤俗誤爲但書無善本賈疏不詳貽誤後人久矣後鄭云蜎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蜎之蜎案尒疋釋魚蜎蠉注云井中小蛣蟩廣雅曰孑孓蜎也蜎即虷秋

水篇虾蟹與科斗司馬彪云虾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蜎然則蜎者水中孑孒掉尾之蟲動摇不定故曰置而摇之以眡其蜎蜎乃動摇之狀也勁則不動故曰橫而摇之以眡其勁賈疏謂蜎蜎擾擾然近之矣乃云井中蟲蜎從俗讀也以尒疋爲俗可乎又曰蜎蜎然均旣曰蜎蜎焉得均說林訓曰孑孒爲蟁言蜎化爲蟁所謂蜎飛也訓蜎爲均誤矣孑孒即蛣蟩文異音同字林云孑無右臂孒無左臂

明堂五室象五行祀五帝在國之陽九七爲陽明堂之數半之爲室倍之爲堂三四步四三尺者古算法也三爲實四爲法而一則每室各得七步爲修餘二步以益廣則每室各得九步爲廣以四乘三得十二尺爲二步即廣修之較五室凡

室二筵者東西廣九筵南北修七筵廣修相減餘二筵以爲較也然則明堂五室三代同制夏度以步南北七步東西九步殷度以尋南北七尋東西九尋周度以筵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此明堂之數半之爲室者也有室乃有堂言室而不及堂則得後而遺前顧左而失右矣前太廟後太室是明堂有前後也左个東右个西是明堂有左右也以前後分之則前修七步後修七步合之得十四步則堂修二七也以左右分之則左廣九步後廣九步合之得十八步（注差半步）則堂廣二九也此明堂之數倍之爲堂者也蓋從分其堂則左偏爲左个右偏爲右个橫分其堂則外爲堂有階内爲室有户故分之則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爲堂木火土金水爲室合之則前青陽後木室前明堂後火室前太廟後太室前總章後金室前元堂後水室李謐明堂制度論謂路寢有左右房明堂有左右个个者路寢之房也訓个爲房未之前聞个古介字（秦誓一个臣古文一介臣）故說文無个蓋今文个即古文介馬融曰間介無蹊古者士相見必有介謂之中間然則个猶間也明堂左右介者左右間也謐又謂堂之修廣當以理推而以記者爲謬非也記曰堂二室一其言甚明注者謬耳截廣補修堂方十六步廣修之較四步是四分之一也故曰廣四修一門堂亦如之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於黃帝矣疏五過論

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蓋言人身之五中猶明堂之五室也由是察五色正五音敘五事立五倫設五官啟五門列五服作五刑皆從此出焉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徧覽是非周觀得失堯舜以昌桀紂以亡皆著於明堂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薛綜曰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殷人重屋注云重屋複笮也賈疏以爲重檐愚謂笮讀爲格蓋複格也逸周書曰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九晁注云復格累之櫨方言櫨屋梠注云雀梠謂屋檐也亦呼爲連綿格即笮廣雅格謂之笮說文謂之複屋棟即今之樓（許叔重曰麥筵一丈）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案扃說文

作鼏云以木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卽易玉鉉大吉也儀禮鼎設扃鼏鼏以覆扃以舉舉鼎則去鼏陳鼎則抽扃判然兩物說文一之誤矣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案禮鼏若束若編以茅爲之非堅剛之物與鉉迥殊許氏不應錯誤至此說文冂部云冂覆也冂從鼎爲鼏則鼏非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且儀禮非叔重所不見者蓋後人亂之則說文非許氏之舊信矣士冠禮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是以易之鉉當禮之扃所以舉鼎者也而以鼏當之可乎禮器犧尊疏布鼏注云鼏或作冪楚辭招魂作羃傳寫之訛（顏師古曰鉉爲耳扃爲關橫關之以舉鼎所以貫鉉非卽鉉也易曰黃耳金鉉非扃明矣）顏師古謂扃以貫鉉非卽鉉也先儒合爲一

物矣之其說近是並存以備攷

禮說卷十四　終